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三七册目次

韓集點勘四卷　（清）陳景雲撰　清乾隆十九年陳黄中樸茂齋刻文道十書本　〇〇一
五百家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　存十一卷（十六至二十一　三十七至四十一）　（唐）柳宗元撰　（宋）童宗說　韓醇等註釋　魏仲舉輯　宋刻本　〇三九
孟東野詩集十卷　（唐）孟郊撰　宋刻本　一四八
王建詩集十卷　（唐）王建撰　宋臨安府陳解元宅刻本（卷二至三　六至十配清鈔本）　二三三
重刊校正笠澤蘩書四卷補遺詩一卷續補遺一卷　（唐）陸龜蒙撰　清初顧氏碧筠艸堂刻本　二九六
司空表聖文集十卷　（唐）司空圖撰　宋刻本　三四七
唐黄先生文集八卷　（唐）黄滔撰　附錄一卷　明萬曆三十四年葉向高等刻本　三九一

韓集點勘四卷

（清）陳景雲撰

清乾隆十九年陳黄中樸茂齋刻文道十書本

韓集點勘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景雲撰。景雲有通鑑胡注舉正。已著錄。是編取廖瑩中世綵堂所註韓集。糾正其誤。因彙成編。卷首註曰校東雅堂本。以廖註爲徐時泰東雅堂所翻雕也。末有景雲自跋。稱瑩中粗涉文義。全無學識。其博採諸條。不特遴擇失當。即文義亦多疎舛。今觀所校。考據史傳。訂正訓詁。刪繁補闕。較原本實爲精密。如別知賦之一旦爲仇。證以爾雅。元和聖德詩之麻列。證以李白夢遊天姥詩。城南聯句之噩吒。證以周禮鄭註。梁國公主輓歌之厭翟。證以毛詩鄭箋。師說之句讀。證以經典釋文。送韓侍御序之所治。證以魏文帝與吳質書。祭李使君文之驚透。證以揚雄方言、左思賦。烏氏廟碑之立議。證以漢書顏註。太原郡公神道碑之耆事。證以王安石文。劉統軍墓誌之爻訟。證以漢書叚熲傳。太傅董公行狀之其子。乃證以唐書李萬榮傳。以至鄆城聯句之詼噱。當爲虞噱。證以李蕃傳。進學解之守正。當爲宗王。證以新唐書及文粹。皆援據精確。他如引赤藤杖歌。證南宮不止稱禮部。引唐志五岳四瀆令。證廟令老人。引德宗祔廟高宗已祧。證諱辨之治字。亦具有典據。而於時事辨別尤詳。可稱善本。惟尸子先見公羊傳。而云出漢書。稍爲疎漏。又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詩。忽參宋人諸詠一條。非惟無預於校讎。乃併無預於韓集。殊乖體例耳。

清故文道先生墓誌銘

吾吳昔多博聞好古砥節勵行之碩儒　本朝百年來位不大而名最著者則有義門何先生何先生及門無慮數百人其最相契如晦翁之於蔡季通呼爲老友者是爲少章陳先生自何先生歿後先生獨以名德見推爲中吳文獻之重輕者幾三十年乾隆十二年十月十三日以疾卒於家典型凋謝遠近爲之嗟歎卜葬有日故人門弟子咸謂先生有道而文宜按古私謚之義謚曰文道先生

其孫具狀徵銘於余按狀先生諱景雲少章其字先世家常熟代有聞人所謂河東陳氏也自曾大父天麟始遷郡城大父明義喜藏書深禪理多與明季遺民故老游父治昌慷慨尚義拯人之急母朱孺人先生生而穎異初就塾時同塾諸兒所課皆能背誦年十七睢州湯文正公撫吳試士拔置第一十九從義門先生游益講求通儒之學窮究經史晝夜無間學遂大殖父喪服闋補吳江縣學生康熙癸酉試京兆不售而歸再至京館藩邸三年復辭歸時年甫四十以母老遂絕意宦游後藩邸再遣使敦促漕帥赫公命淮安守造廬延請皆堅謝不赴此先生出處不苟之大略也其爲學如飢渴之於飲食終日丹鉛不離手凡經史四部書從源及委貫串井然地理制度考據尤詳下及稗官說家無不綜覽而尤深於史學早歲溫公通鑑略能成誦前明三百年事談之更僕不倦若身列其間能剖決其豪芒得失者爲文章簡嚴有法所著有讀書紀聞十二卷綱目訂誤四卷兩漢舉正

五卷國志舉正四卷韓集點勘四卷柳集點勘四卷文選舉正六卷通鑑胡注舉正十卷紀元要略二卷文集四卷皆能有功前哲嘉惠後來其他少時帖括之文及應聘所修通志等書非先生所留意故不復紀也性孝友居父母憂每慟輒絕歲時祭享必涕泗沾衣與人交有始終外和內剛不因人熱所居老屋數楹朝饔暮鹽人不能堪處之怡然晚歲名益高迹益晦終年杜門足不踏塵市蓋先生視世絕少可語世亦鮮知之者所謂不食之

碩果讀書之種子豈與世之工鞶帨營華膴者爭一時之得失哉享年七十有八配吳孺人吳江兩司寇後諸生景槐女劬躬守約奉姑至孝雍正十年先卒年五十子男二昇長洲縣學生黃中吳縣學生入國子監女一歸國子生張爾樸孫男四慶曾文雍文寬慶餘以十三年正月廿四日葬於吳山北麓之新阡奉吳孺人祔黃中為人耿介博學有文為先生克家子以余不能取容當世顧獨重焉余雖不獲親炙先生然與其子交深且久遂不敢以不文辭銘曰

惟道與文立德立言於時不偶於古獨肩彼富貴者磨滅忽焉先生有書後世永傳吳山之麓鬱鬱新阡我銘幽宮徵在萬年

虞山後進王峻頓首拜譔

文道先生傳

先生諱景雲字少章吳中人也世為常熟名族稱河東陳氏曾祖天麟始遷郡城祖明義明季避寇尹山偕里中李灌園侍御遂寧李血石明府結蓮社之契號稱長者父治昌慷慨尚義先生自幼善讀書就傅吳太守綺家太守奇之嘗寓問塾兒所課輒能背誦蓋已耳熟之矣稍長屬文宿儒器重湯文正公斌巡撫江南試士拔置第一繼從何學士焯講求通儒之學學益大殖學士歎曰昔朱晦翁呼蔡季通為老友余愧晦翁而子實季通也尋補縣學生康熙癸酉應京兆試假館王文靖公熙第諸公重其名咸願與交先生峻謝不事投謁既不售歸再至京館藩邸以道自重三載復辭歸以母老不出藩邸再遣使敦促漕帥某公命淮安守造廬延請俱弗起乃益窮究經史參互考訂丹黃甲乙寒暑罔間其汲汲於學猶水火之於人不可一日缺凡古今載籍洞悉源委貫串靡遺于地理典制

尤極研晰即丁字部書莫不関覧于前明事跡更若身列其間燭照而數計也為文精核而有體要著文集四卷讀書紀聞十二卷綱目訂誤四卷兩漢舉正五卷韓柳點勘八卷羣經刊誤四卷文選舉正六卷通鑑胡注舉正十卷紀元要畧二卷皆能發前人之覆為後學津梁有何學士所不逮者學士每以疑義問先生先生曰是出某書某卷第幾頁幾行閱之無不合間輙如響應以是服其博聞強識云秉性孝友與人

以誠外和而內剛名高而跡晦為江左儒林之宗晚歲杜門足絶城市朝野望之歸然既卒故人門弟子徵貞曜文表之義私謚曰文道先生

贊曰國朝通儒首稱顧徵君炎武厥後江表文獻獨推先生蓋有道而能文實徵君之伯仲也余少慕先生及與其子黄中舉詞科得聞先生論議益嘆其學之閎深黄中學行超卓有國士風古稱碩儒有後其信然哉其信然哉

年家子仁和沈廷芳拜譔

韓集點勘卷之一　校東雅堂本

東吳陳景雲

李序

教人自為注　韓子作樊宗師墓銘云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序所謂教人自為者正訓以詞必己出耳為當如字讀注與音並非　注

論語十卷　張水部祭韓子詩魯論未訖注手跡猶微茫則此云十卷者乃未成之書也今所傳論語筆解出後人僞託

目錄

祭文中祭寶部張員外後脫祭河南張員外一題

又祭滂文後衍祭張給事一題

卷首宋莒公語

馮元謚章靖以博洽稱宋史有傳莒公雅重之故校韓集特從馮本

感二鳥賦

觸白日之隆景　景古影字時方仲夏故曰隆景　雖家到而戶說　二句括光範上書不過事離騷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公語本此或作戶曉者非　篇末注引歐公語　結句明云無羨斯類而歐公乃以不過羨二鳥光榮

議之非篤論也
復志賦　將就食於江南　注全採洪譜之文但多
貞元元年四字按歐陽詹哀辭云建中貞元間余
就食江南則非至貞元元年始避地江左也此四
字當刪去
閔己賦　題注　公之去徐在府主未薨之前外集
有題李生壁文可証非因府喪而罷也　本傳有
才高數黜官語蓋謂貞元末由御史黜官至元和
初自謫籍名為博士久之又從省郎下遷也此賦
作於貞元中在公從事使府之後未除朝官之前

晁說失之　咸通本乃咸通中中書舍人令狐澄
藏本第五卷寄崔立之詩視物隅襁褓下注引澄
本即此本也
別知賦　題注　按公与崔羣書貞元十八年也書
云僕自少至今從事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則公
之取友天下當自貞元二年入都之歲始也是賦
作於二十年歲行猶未滿兩周故曰將也注非
知來者二句　言此別之後良友既不可以頻得
而還容又未離謫地故申之以捨郭郭云云也舊
注解來者未切募引論語尤可削　斯百一而為

收文粹作斯一旦而為仇　按爾雅釋詁云仇匹
也詩與子同仇一旦為仇猶言傾蓋如故也似作
仇字其義獨長而諸本未採
元和聖德詩　題注　按序云臣日與羣臣序立紫
宸殿陛下親望穆穆之光則此詩必非分教東都
時作也　所在麻列　按麻南宋初蜀人韓仲韶
本作森朱子之說蓋暗與舊本合特偶未採及耳
然太白夢游仙姥詩仙之人兮列如麻則作麻列
亦似有據　分兵禁禦注神策京師行營　按師
當作西　匝外句注鎮州常山縣　按縣當作郡

滌濯剗磢句注　詩勿翦韓詩作勿剗見經典
釋文此注所本
南山詩　海浴褰鵬噣注　或作鶱之鶱當作騫
蠲蝪堆眾皺注　朱子言此蜀本之誤者當謂嘉
祐中蘇溥刊本上言方從蜀人韓仲韶本則南宋
初臨邛韓醇所刊本也蓋后蘖之注雖出於韓而
字之從皺則嘉祐蜀本已然故特分別言之耳又
沈元用名晦錢塘人崇寧六年進士第一人宣和
中嘗刊韓柳集後入金曾再應舉登第歸朝歷官
徽猷閣學士

將歸操　題注閒殺鳴犢作　鳴上當從蜀本增竇
字　狄之水兮注與清水合沛濆　按沛當作泲
別鵠操　題注　鵠与鶴本一字古人皆通用
秋懷詩　題注　按詩乃元和初自江陵掾召為國
子博士時作行狀云時宰相有愛公者將以文學
職處公有爭先者構飛語公恐及難求分司東都
是詩中有云學堂日無事蓋方官國子也又云南
山見高稜則猶未赴東都也玉語穿心兵諸語其
在已聞飛語後歟更以釋言篇參証公元和元年
六月進見相國鄭公後數日即有為讒於相國之

座者則是秋正公憂讒畏譏時也　彼時何卒卒
注　司馬相如當作司馬遷　汲古得修綆注
莊子外篇綆短者不可以汲深荀語本之注自當
引莊
赴江陵途中　將疑斷還不注　蔡說非誤洪譜自
跡耳方氏增考年譜辨之詳矣按公岳陽樓詩云
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安姦猜畏彈射斥逐恣欺
誑又祭張署文云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
有舌如刀皆斥王韋之黨非謂李實也苕溪一條
當刪　昨者京師至　京師當從蜀本作京使

岐山下二首　題注　據唐史程昔範敬宗初官拾
遺為宰相李逢吉私人名在八關十六子之列則
昔範乃名非字也
北極贈李觀注　題下注已見前卷重雲篇此複出
當刪
此日足可惜　假道盟津注即盟津也　盟當作孟
東西出陳許　東西當從宋閣本作東南　按公
始至徐徐帥館之睢上至秋方辟為從事詳見与
東野書中注家自失採遂誤以為初至即授幕職
也此詩乃未為從事時作故喜張之來有連延三

十日晨坐達五更之語若已入使院則方晨入暮
歸安得此閒適耶合全篇細讀之舊注之踈益見
矣　淮之水舒舒　時送籍返和州故有淮水楚
山二句和隸淮南又楚地也
醉贈張秘書　性情方浩浩　東坡文見客舉杯徐
引則吾匈中為之浩浩焉又題畫詩聚蚊金谷是
何人皆本公詩語法言淵騫篇貨殖曰蚊此蚊字
所本　阿買不識字注或問阿買是退之何人
按或問下脫魯直二字此必其子姪小字句乃韓
仲韶注既引趙說此注複出當刪

送靈師　梟盧叱回旋注　按晉史劉毅擲得雉大
喜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舊注刪改本文殊晦澁
不可解又誤晉作宋　千尋墮幽泉注尋或作潯
按潯與尋同而潯字並當作㵳見說文　別忠
二州牧　按二州牧未詳當出牧某謂李吉甫也吉甫
以貞元中自郎署左官於外及在忠州又六年不
遷故曰久淹此詩作於貞元二十年而二牧之贈
僧詩則又在前觀下作者句可知矣　落落王貞
外注　戶部當作吏部
縣齋有懷　風雨靈臺夜　靈臺四門博士也漢光

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謂三雍宮　誰為傾國媒注
李延年傳漢武帝歌　按傳當作傳　何假一綫
貢注　按公馬少監誌云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
京師後五六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則貢在京師
皆乃未成進士以前事至登第後上宰相書則自
稱前鄉貢進士矣此注貢於京師四字當刪　何
用尗游宦注後漢向平字子平　按上平字當作
長
合江亭　泛舟湖終南綠口合江亭今名綠淨閣取
韓詩綠淨不可唾句蓋唐州刺史林時過此而目

規其懸榜也　邦君寶王佐句宋本下注故相齊
映所作老郎一聯下注宇文郎中炫又增其制君
侯一聯下前刺史元澄無攷廣使楊公中丞奏黜
之朝廷遂用鄭君此考異所謂篇內三處注文也
按此三條定公自注之文刊本誤以為出於後人
而削之趙本注亦止存二條而缺其一　宇文炫
官終刑部郎德宗欲復用房杜炫時為拾遺與同
官陳京等力爭而止見御史傳矣
陪杜侍御遊湘西寺　注湘西寺在潭州　按湘西
當作湖南　指摘刑獄疵　按公自陽山遷教復

並移江陵法曹蓋本道廣使楊憑故抑之歸敘功
曹詩所謂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軻祇得移荊蠻是
也時韋王之黨方煽憑之抑公乃迎合韋黨意耳
詩中樹蘭雜帶自作詩工句指摘瑕疵蓋謂使家
之抑也
岳陽樓　洞庭九州間注　按公是時方自潭赴岳
以郴荊南不應遠及九州之境觀下夜纜巴陵洲句
則此樓以其在岳州之南乃洞庭中小洲當名也
注引洪說之誤　猶拜諫夫仗　謂御史之秩也
唐制三院御史有缺缺出御史大夫及中丞薦授

貞元之季御史臺久不除大夫皆中丞專其事公
之入臺時李汶為中丞蓋由汶薦也時同官中名
家著者如柳宗元劉禹錫李程張署等俱汶所薦
故宗元祭汶文云愼擇寮吏必薪之楚斯爲論矣
時公先出官於外故不預祭耳惜史逸汶傳而薦
公事亦失傳當以宗元祭文及新史王播傳參考
自可得之　但嚴失正當　當謂衆當也衆當見
漢書師古注當謂處其罪時公量移江陵法曹故
云爾言皆從司刑而不得其平也
送文暢　昔在四門館注　按博士上衍國子二字

叙題下注自明　少小學城闕　按詩子衿刺學
校廢也少小句蓋言此借少當為士耳注未明悉
僕射領北門　謂河東帥嚴綬也注承洪説之
誤唐以太原為北門屢見於史田季安時鎮魏博
不當言北門至宋都大梁始以魏地為北門如寇
萊公鎮魏自言北門鎖鑰非準不可是也洪說失
之又唐河東帥府無統蔡部觀公作郭僕墓誌可
見故陸以威德壓胡羯之句
答張徹　日月垂十齡　按公此詩發端云肯叙始
識面而共下以汳郊避亂時偶連居為識面之始

則知公與徹邂逅在貞元十五年己卯去汴居徐
之日至丙戌凡八年故曰垂十齡也若從丙子計
元和改元之歲已踰十載與詩語不符矣　汳皆
深褒反注　按公詩叙朝正畢與徹相別惟畢事
歸傳馬二句言已歸彭城而徹留京安省選以下
四句又另叙十七年以後事公赴省調選者再至
十八年春始有四門博士之授省選遂授足者謂
此也公前選入都後與徹相聚及公得官而徹方
下第北有道途故逆以應法汳皆二詞皆惜別之
詞洪注適為十六年事非也　渺附群掇鷺注

按揚雄劇秦美新云掇鷺之翰充庭鴻之漢
渺附入韓詩掇鷺為予於西京諸君章句以鷺漢
白之焦而祖文王之前言文王之辟雍學士皆潔
白之人則渺附句語本揚子而義采韓詩義與下
句並切太學言之也又注引法言釋蝦蟆是矣而
背之矣下則謂無七十子之徒仲尼也十字則學
者之義觸矣
為士　安帖力抑翼　安帖二字本作帖亦誤
伏以歸翔告　按公為東野於鄭尉慶乃在元和
初若貞元十九年歸孝乃在汴州此所不得有此

爲也　感物增戀嫪注聲韻云姻嫪說文云因也
按韻當作嫪姻因二字並當作姻
古風　題注　貞元之季人主方崇貨外史多掊克
以事進奉有税外方圓之目科率日多民力重困
公詩殆以是時作史記平準書云[illegible][illegible]獄與罷
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
篇末四語意蓋本此
嗟哉董生行　生祥下瑞無時期　按時當從宋闕
本作休
汴州亂　題注　首章意乃公羊子所云下無方伯

次篇則上無天子也
利劍　題注　按此詩歲月無可考詳味詩意似爲
疾讒而作与汴州事無涉又孟東野送公從軍詩
中有行爲孤劍詠句疑指此詩從軍蓋公初赴汴
幕時也
汴泗交流　東坡言彭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
泗爲池　此詩張僕射有和篇其末云韓生許我
爲斯藝勸我徐驅作安計不知戎事竟何成且媿
吾人一言惠蓋擊毬之事雖不爲即止亦深以公
言爲有當也

鳴雁　公在徐幕時有與李翺之書云僕於此豈以
爲大相知乎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違憂懷
患即有所求息意
桃源圖　題注　武陵太守當是竇常兄弟五人
並以詩擅名有聯珠集行世元和十年常爲朗州
刺史朗州唐武陵郡之官寄劉夢得詩柳子厚和
之見柳集中韓有岳陽樓別竇司直庠詩及竇司
業牟墓誌二人皆常之弟常之刺朗亦見牟誌又
朗州至宋因避聖祖諱改爲鼎州　南宮先生疑
是盧虞部汀韓盧倡和甚多詳見本集臨邛韓本

題下注必與一郎官賡和廖本改郎官爲禮部郎
非也尚書諸曹唐代統稱南宮蓋猶云南省不專
指禮部如和虞部盧汀詩稱虞部爲南宮即其
証也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滌瑕蕩垢　按揚雄文滌
瑕蕩穢
謁衡岳廟令老人　按唐制五岳四瀆令各一人
正九品上掌祭祀此廟令蓋謂衡岳廟中令也
古意　題注　按宋建安魏本自公縣齋有懷以下
皆樊氏澤之語又自仲尼悲麟至微沈子幾晦哉

恐樊氏引沈頌登華旨之文也此下更有按公詩
詩及國史補所云公實如此初無他旨也四語蓋
顏自詫得詩微旨而樊氏深不然之故力辨其非
廖瑩中昧於文義輒刪樊說四句全失其本意矣
頌吳郡人傳師之孫唐末進士仕吳爲翰林學士
登華旨篇文苑文粹並載

憶昨行　陽山鳥道出臨武注　按江南乃湖南之
誤又連屬廣南此宋制也唐則郴連並隸湖南
宋朱新仲猗覺寮雜志云韓詩驛馬距地驅頻隤
蜀人謂立地爲拒地立地者不容少休意按蜀人
方言如土銼岸既之類屢見杜詩蓋少陵久寓蜀
地故旅中所咏即用土人語耳韓子陽山之行路
不由蜀何故忽採方言入詩乎漢書甘延壽傳既
距注云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而能拔取之拒地之
拒殆與距同夫人以手據地可以距則馬以足蹠
拒實出說文蹠謂以足據持之　據地亦可言拒矣韓子時從臨
武險嶺南出經鳥道之險驛馬力疲足倦據地不
前策之而猶不能行故曰驅頻隤正狀其隤義也

近者三姦悉破碎　按三姦序伾叔文執誼李
軌法言注謂三姦陳恒王莽也故公永貞行云天

佐未許庸夫干盍宜以窺覦神器之罪坐諸人又
篇中侯景九錫語其意亦同後人讀至此亦不能
無嘆其甚矣之疑也　君當先行我待滿　按公
詩意方欲與張君偕赴當洛闕所謂君當先行者
即蒙上被擢北去言之耳此與寒食出游詩皆叙
張方有邕管之辟並未及雍林之除蓋此時張之
新命尚未下也注誤　從此直到耇與鮐注　詩
中耇字別本有作者字故有閟宮以下十三字注
今正文既作耇此注當刪　昨者宋本作昨日則
以下八句似謂是歲八月朔順宗內禪之赦及細
考之非也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計旬餘即可達
郴州功曹以是月十四日在郴州故理或有之但
細玩家申名使家和句時使府在潭州自郴申潭
之陽往役其中十二日則可到作昨日自誤
也又洪譜亦謂此指憲宗受禪之赦不知憲宗受
禪無赦至踰年改元始頒赦耳其考尤疎

劉生詩　倒心回腸爲青眸　按青眸即指上歌舞
之人公感春詩云豔姬蹋筵舞清眸刺劍戟可以
互證倒心回腸言劉生因成意移耳爲當讀去聲
此注不引宋玉高唐賦感心動耳回腸傷氣之文

而梁司馬遷書既屬牽引至採阮籍青眼事尤誤
鄭羣贈簟　首句注　按笛當作簟蘄州貢簟見唐
史地理志故曰天下知
游青龍寺贈崔補闕　去歲羈帆注　按注乃採樊
氏語而江陵下刪原文歧命於湘中一句則與本
句湘水不相關矣　年少　按補闕十七登第少
公八歲元和初列官諫署年方踰壯故有年少得
途句
贈崔立之評事　題注　按公荅崔立之書首稱斯
立足下蓋字斯立而名立之也注誤　芻嬿法官

韓一　十四

未登朝　立之貞元中登第後復中詞科初授校
書郎秩滿除畿尉當時相傳畿尉有六道入為御
史評事京尉者有佛道仙道人道之分見崔琬御
史臺記京尉即赤尉謂長安萬年二赤縣也芻嬿
法官二句蓋言立之自畿尉名入止遷評事不得
御史但比赤尉尚有仙凡之異耳蓋除御史則登
朝為常參官矣唐常參官一名登朝官　本卷後
有酬崔十六少府攝伊陽尉乃別是一人非斯立
也斯立行二十六亦見韓詩與少府之行異又少
府以赤尉攝伊陽令未嘗為伊陽尉伊陽為畿縣

非赤縣注全誤　錢帛縱空衣可准　唐百官月
俸多給錢帛縱空謂官閒祿薄也　摵摵井梧注
潘岳秋思賦　按思當作興
哭楊兵部　題注　知當作刺知州之置自宋始唐
無此官又李肯之陸欽州述言云言字衍
赤藤杖歌　滇王掃宮避使者注當如避道之避
按如下脫避舍二字
崔十六少府攝伊陽　題注　按詩序言已新居洛
下而崔以赤尉越至遂與鄰居則公與崔相識在
元和二年分教東都後非自江陵名入時也河南

韓一　十五

洛陽二赤縣皆在東都郭下崔之攝伊陽蓋以赤
尉權攝令也
送侯參謀　題注　按公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丞
是已三載詩云幸同學省官又云東司絕教授蓋
與侯並為分司官也已而公除都官郎分司如前
而侯則往應河中之辟注未明曉　人馬何蹋騰
注馬逝也　按逝當作壯
感春第三首　放車載草農事濟　按時討王承宗
於恆州配河南府饋運車四千兩河南尹房式以
凶旱人貧難以徵發憲宗可其奏放車載草指此

事也　起居諫議注　按裴度為河南功曹西川
節度使武元衡奏辟掌書記尋自蜀召為起居舍
人非從河南入也注仍洪譜之誤方氏增考已辨
之矣
送李翺　題注　四年正月己酉　按下文是月有
乙未丁酉則其前不合有己酉當是乙酉之誤
送石處士　常山險猶恃　按公送石處士序云方
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恒州成德軍治所也時方
討成德帥王承宗中尉吐突承璀統行營兵駐邢
軍久無功故有鉅鹿師欲老二句邢州唐亦稱鉅

鹿郡屬昭義軍先是承璀兵深入成德境為承宗
所拒故退屯於邢當石洪赴河陽時尚未有洗雪
承宗詔故曰去去事方急也注引赦承宗事誤
招揚之罘　食有肉與魚注馮讙遷之韋舍　按當
作遷馮讙韋舍
寄盧仝　獨抱遺經究終始　按晁氏讀書志唐盧
仝春秋摘微四卷祖無擇得之於金陵崇文總目
所不載獨抱遺經句殆指是書言之惜其不傳也

韓集點勘卷之二

東吳陳景雲

石鼓歌　歌中敘元和初為博士嘗告祭酒以石鼓
所在勸其移置太學惜未之從故有中朝大官二
句歐公集古錄云石鼓在今鳳翔孔子廟先時散
棄於野鄭餘慶始置於廟按餘慶帥鳳翔在元和
九年乃韓子作詩後事竊因歐公之言詳考之知
韓公前此所告之祭酒即餘慶也公為博士之歲
餘慶以故相為祭酒故曰中朝大官餘慶為祭酒
三月旋拜尹洛之命意其涖官日淺故公所請未

及施行耶至遷鎮鳳翔卽有移置孔廟事蓋理公
前語也然則石鼓之得久存於世不至銷蝕埋沒
如公詩所歎者固出自鄭相收拾之力而亦公在
太學有以啓之耳先儒作石鼓考者如王厚之鄭
漁仲諸公皆援据該博而初不言鳳翔移置事自
公發其端故表而出之
題炭谷湫祠堂　匪衷雌雄鳥　按鳥當作劍
送陸暢歸江南　名以能詩聞注　唐史公主傳無
雲陽主疑非雲安卽岐陽之誤暢長慶初入江西
廉使王仲舒幕府至太和末以前鳳翔少尹預誅

鄭注事見唐史

送劉師服　師服歸後復入京師元和十二年駙馬都尉于季友坐居喪宴飲得罪師服以与同飲笞四十流連州此詩令名二句惜其不能踰之終身乃至犯刑而辱親也

調張籍　刺手拔鯨牙　按刺手當與送窮文捩手覆羹同義注誤

寄崔立之　首句注　按西城謂寓都城西耳詩中明言客居京城也藍田在都城東南不當言西也後寄崔形詩云藍田十月雪塞閉我興南望愁羣山尤可證也注非

韓二　二

不敢捩眼窺注　前說見送窮文捩手覆羹可證詩話一條當削

視物隔褷縱　下注澄字謂唐人令狐澄本卽上文姚令威所據唐本是也詳見方氏舉正澄桂管廉使定之孫相國楚之從孫附見舊史楚傳乾符中爲中書舍人別見新史藝文志又舊史楚傳後附子綯及孫滈偶滈下衍一澄字新史世系表及藝文志遂誤以澄爲楚之孫綯之子方氏亦沿其誤澄所著有貞陵遺事見新志又嘗書其從祖楚白樓賦見趙氏金石錄

答竇塞兩儀注　乃魏道輔語然福不盈眥禍溢於世此班固賓戲之文又况人章跡所本道輔語猶未悉也

觀名計之利注　按觀之名計之利莊子雜篇中語朱子偶失記耳

月蝕詩　按玉川月蝕詩洪慶善指言吐突承璀用事見容齋續筆未說爲長

孟生詩　宵數成池角　按蔡子容詩孟郊篇什況咸池白注云唐人粗可知詩三百篇爲咸池集取送之詩義又劉貢父詩話亦云孟方作隔咸池僅三百篇至宋次道跋東野詩都云蜀人寒溪洲退之贈孟郊咸池二卷一百八十篇与鍊劉之說不同未詳孰是

韓二　三

按爲久滯　按因語忘著淹滯實謂注淹久也此亂例用與上蔡差同

示爽　強笑班行內注　按題下注近之觀名科二瑯乃已登科入使府若州詩當作於長慶中非元和間知制誥時也後注与前相戾又凡列朝班者皆可云在班行內非典語之稱後說尤無據

贈別元十八　題注　按其說是特語猶未詳白序作於元和十二年正表行五即桂時大林寺在江州廬山元十八嘗構溪亭於山之東南見樂天詩又樂天有送元十八出廬山從事南海詩並同游

大林後尋赴嶺外使幕矣本從事桂林而云南海
者猶以桂林亦嶺南五管之一故可通稱耳　英
英桂林伯注　按伯謂九州之伯左傳云五侯九
伯是也注未分曉　已照贈子篇注　按注說是
也柳序稱元生之為學恢博而貫統韓贈詩第五
篇內中言序皆平生考子序送僧浩初序云近李
生礎自東都至退之寓書曰見送元生序云云退
之在東都送李生還湖南乃元和四年事則見柳
送元序必尚在其前然序與此詩相去已踰十載
不當上云想此未三年耳三年二字傳錄有誤柳
序作於永州方送元生為湖嶺之游其栖止廬山
蓋南游迴棹後事也　巖巖桂林伯注　按歐陽
生哀辭云容貌巖巖然此句蓋亦稱其容貌之莊
至史記其德嶷嶷乃五帝本紀中稱帝嚳語若引
以頌美臣下不倫甚矣
荆趙子　婆娑句注　王衍當作王述期事詳晉史
陶侃鎮荆時衍死久矣
除官赴闕　湓城去鄂渚　陸游入蜀記云自江州
至鄂州七百里泝流雖日得便風亦須三四日韓
詩云湓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過矣按通典潯陽

西南到江夏六百里江州至鄂州理所
南山有高樹　題注　下篇非為李宗閔作方氏詳
之甚詳語見下篇題下此注及下篇三字與後篇
當是為宗閔作句並當刪等語尤贅
猛虎行　出逐猴入居　按猴方本作猱朱子辨之
然猱字亦竊疑未安蓋猴乘虎出則甚易入居其
穴乃謂虎牙而餒之內可為何嘩而不敢歸穴乎
猴猱二字傳錄有誤
奉酬盧給事　按東坡謝御史詩云袖有驪珠三
十四蓋化公此詩二語為一也宜以坡詩方說之
誤字刪
南內賀朝歸　按唐南內興慶宮非人主正衙朝賀
地據新史穆宗母郭太后居興慶宮朔望三朝穆
宗率百官詣宮門上壽則此南內朝賀乃朝太后
也此詩其公在穆宗朝除京兆尹與中丞李紳爭
臺參後作唐人以中丞居風憲多呼為法吏詩云
法吏多少年磨淬出圭角法吏自指中丞也又皇
甫湜作公墓誌其中敘爭臺參事斥紳為使氣有
礪其鋩之語詩所謂圭角猶猶法之芒鋩均指紳
之得君勢盛也據實錄京尹之除在長慶二年六

月其復除兵部侍郎則是冬十月觀篇首秋曦句
則詩以秋日作亞臺府不協移牒紛然時也　致
官九列齋　舊注以此詩為公官庶子日作非也
宮庶子在元和中朝南內乃長慶間事前後了不
相涉又自舍人改庶子乃自要職從閒官非貶也
此詩蓋作於貶潮還朝後三黜謂為御史郎官及
刑部侍郎時凡三黜官耳況明言致官九列齋庶
子之官不得齋於九列則注說之誤益明矣　著
籍朝廠妻　命婦亦入朝太后注未明悉
雜詩　題注　按第七卷雜詩題下注公時為右庶

子元和十一年作与謔瘧鬼題下注元和十三年
為刑部侍郎時作二說皆未有確據又第十卷中
閒游題下語亦然皆當削
謔瘧鬼　出汝去莫違　按出當從宋閣本作咄
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　辟如兔得蹄注　按得兎
而忘蹄本莊子語王弼周易略例引之繫辭無此
文
城南聯句　禮鼠拱而立注　按文子曰聖人師拱
鼠制禮故曰禮鼠杜詩野鼠拱亂穴又注陸機當
作陸璣　浙玉炊香粳　注說是析稌見內則尤

古浙作折之明證蓋浙与淅亦音與而義同耳又
魏文之文當作武　趙燕錫嫡姪注　按娥字說
文云帝堯之女舜妻娥皇字也秦晉謂好曰娙娥
此注倒其文據漢書娙娥武帝所置後宮位彌顏
師古注娥好貌韓詩娙字顏注可与說文然引
運田關彊畦　按周禮以彊予任甿鄭注彊予
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彊甿本此
納涼聯句　掃寬延鮮飇　按此下脫注一條誤刊
入後秋而聯句題敺江汰下當改正
征蜀聯句　填隍伭傜傜注　玉篇傜傜健也蓋言

填隍士之奮力　戰樞時銷洗　樞當從宋蜀本
作函
雨中寄孟刑部　按舊史簡自倉部員外郎遷司封
郎中新史所謂從曹乃司封非刑部蓋自戶曹遷
大曹故曰從曹也又韓子誌李千墓文中稱簡為
工部尚書簡歷此官亦未見於史為與不為其除
刑部同則史之疏略多矣　詞場再鳴先　按再
鳴者謂發策登第又擢詞科也鄭羣墓銘中有
再鳴以文句与此語意正同
遠游聯句　題注　按注謂遠游即東野從於江南

時其說似是而非蓋從役於江南乃在涇陽府任從
調吏役也遠游在初春而歸期訂晚秋豈有楚官
而春去秋還者又詩中歷叙吴楚諸地蓋時將為
湖嶺之游故云爾觀東野集中有過彭澤次沅湘
及連州吟諸詩皆此游作亦可略見游跡之遠
矣　取之詎灼灼　按取之劉貢父詩話作前知
為是
郎城與句　此年名作靈注　按元和二年當作十
二年　宮姑分年約注　按風俗通當作通俗文
親交獻謏嘲　按謏廣韻蘇奏切然言也与下
嘍字義什不應連用宋杭蜀本皆作謏又與上
句話字意複亦恐非是疑謏字之說謏謝見國語
又唐書李藩傳王仲舒与同舍郎呂酒邀賓為俳
說謏語相狎獻謏謂者殆亦同此耳　五狩朝恒
岱　按五岳獨言朝恒岱者因二岳在恒鄆二州
境時王承宗李師道皆未納土故也　雪下收新
息注　詩以晚秋作至雪夜入蔡乃是冬十月事
注不當引
又魚招張功曹　題注　按詩作於貞元二十年春
至陽山後乃俟新命於衡陽前一年也祭李郴州

文中叙投叉魚詩事在俟新命之先而謝郴州寄
紙筆詩又在投叉魚詩之前謝詩有冀卿正著書
句蓋方在謫居故云爾益可証是詩為陽山時作
公以是冬与張署會衡界上而叉魚在春故有思
敘友朋同僚之語而招之来蓋此也舊注非
木居士　按題木居士詩洪譜不繫某年然詩以郴
州祈雨及郴口諸詩編繫之乙酉而木居士廟在
衡州屬邑公自郴之衡嘗過其地故留題云爾是
時羣邪之勢猶盛王公叔所謂伾文未擯時也
二詩蓋專指伾文言之柳子厚坐伾文黨謫遂
後与人書追叙伾文始末云素卑賤暴起領事射
利求進者填門排戶誦公詩而論其曲正可引柳
以注韓也　次篇前二句申言伾文寒微暴貴出
自糞土而驟升雲霄也當二人勢盛時其黨互相
推奨有伊傅管葛之目伊傅殆指伾文而管葛則
劉柳輩標榜之詞也後二句殆深斥當時之大言
夸飾謂二人可伯仲伊呂之流欺伾文既擯後三
十餘年而夢得作子劉子自傳猶盛稱其才謂有
遠祖景略風是且取爐餘之木復雕畫之也
詠雪　按簡纂前規注謝靈運雪賦　按靈運當作

惠連
入關詠馬　題注　舊注誤方氏舉正亦以此詩為
元和改元西歸日作亦誤也公元和中自河南令
入為職方員外郎因前過華州時見華陰令柳澗
事上疏論之坐是下遷博士公詩疑緣此而作華
州乃入潼關孔道也公先以言事遠謫迴翔久之
方有省郎之召乃復以抗直左官宜不能無槩於
中故以馬之一鳴輙斥自比耶若從江陵還朝時
公年未踰強仕不應有歲晚力微之慨矣　樊澤
之曰歲晚力微不應鳴也其說是蓋不應鳴而鳴

斯為妥矣　唐人詩文中凡止稱關者皆謂潼關
至藍田武關則必繫關名以別之即公集中亦然
可參考也　李林甫欲絕言路有立仗馬一鳴輙
斥語事見本傳一鳴二字本此
梁國公主挽歌　移封大國新　按公主始封普寧
元和中從永昌及薨追封梁國自郡封進國封故
云爾　龍轜非厭翟　按周王姬下嫁車服下王
后一等乘厭翟車見詩鄭箋歷代因之唐制亦爾
觀新史諸帝公主傳可見
和崔舍人詠月　重門限禁扃　按崔時以翰林學
士兼舍人方供奉禁闈故有重門句然舍人內直
亦在禁中公掌制日嘗有仙郎宿禁中語
詠雪贈張籍　縞紛碎若挼　按挼有乃禾素回二
音此當從素回切廣韻曰摯也如從乃禾切不惟
乖韻義亦不協矣
酬王二舍人雪中見寄　按題下注皆方氏語其說
次是至涯為舍人本傳略之二語初疑其未諦按
王涯誌文云以中書舍人出請撥欲郤考二人本傳
皆以郎官知制誥未嘗為舍人而誌文與詩題
云爾者蓋唐代凡知制誥官例得稱舍人以制誥

本舍人典之而以他官兼知即職與之同故亦得
稱之如劉夢得哭部詩亦稱舍人此尤可證然韓
集中祭虞部張員外文文苑英華詳具年月日下
并列同祭姓名六人首云中書舍人王涯次云考
功郎中知制誥韓愈未嘗以二人併掌外制並稱
舍人則方云涯為舍人而本傳略之者其說亦是
也　韓子赴江陵途中有寄贈王二十補闕詩即
涯也又有次石頭驛寄王十中丞詩則仲舒也二
王姓同行異即見本集至王璠呼涯為二十見又
別見唐史　涯傳無為舍人事而仲舒官舍人詳

見碑誌及史傳或本題下誤注仲舒蓋由此又柳
子厚集中稱仲舒為舍人時以兵部郎中自注而仲舒除此
官在子厚歿後此又知制誥得稱舍人之一証也
送侯喜　如今便別長官去　按一官之長曰長官
漢孔氏書傳及鄭氏詩箋中皆有此稱其來久矣
奉和盧四兄元日朝回　戎服上趨承北極　按唐
制朝日百官班定金吾將軍先出班奏平安戎服
句謂此
送李六協律　宋諸本題下皆注翺字孫同韓子代
張籍上李浙東書中有李協律翺故耳然翺之行
七非六也即見本集與楊子書此誤正與以王舍
人為仲舒同
贈張十八助教　題注　按四門國子兩署也博士
助教兩官也注合而言之殆近虜說應遂虞矣
和席八讀　題注　按席夔與杜子美同時名見杜
集與韓子相去殊遠人謙本道士注家之誤有如
此者豈當刪去何必存而辨之　公時與夔同掌
外制故有倚玉一聯或作市誤也及公貶潮而夔
猶在右掖公之謫詞即夔所草
廣宣上人頻見過　按廣宣以詩名入供奉內道場

有集名紅樓皆應制之作緣此頗恃恩抉勢干謁
公卿嘗私傳禁中語於韋右丞貫之貫之叱而出
之公詩意亦猶是也
太安池　舊注疑太安池即安樂公主定昆池其說
近之下公主當年一池即承太安池耳游太平公
主山莊一題諸本無之第是唐今大安也下注闕
字殆偶遺是詩也按唐録定昆池在長安西南十
五里故有[illegible]人劉[illegible]定昆池
方四十九里直抵南山尤當作第一　注　或疑
游太平公主山莊一題當繫是詩後下注制字亦
可通
閒游　子雲祗自守注安得時了傳實觧用事　按
安當作良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　題注　遺老即謂開元遺老
時上距開元六十年當日遺民宜尚有存者如元
微之連昌宮詞亦借宮邊老人立言也　注旨蓋
謂皆年父老幸值元和中興皆欣欣徵見太平之
盛惟安樂而思終[illegible]終開元之治免躬天寶之
亂耳宮雖蕪於頹虜而制宮詞東都復
駐此宮故公詩云兩句注皆未得其解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　中興遺史紹興元年三月張浚自陝西回蜀宣司幹官郭弈有詩云秦山去盡蜀山來日照關門兩肩開刺史莫辭迎候遠相公新送陝西回蓋改韓詩以誚浚富平喪師事是可採入拊掌錄也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　題注　按淮西之平裴度以宰相督戰李商隱韓碑詩所謂腰懸相印作都統是也舊注以韓弘當之誤

桃林夜賀晉公　題注　按桃林在潼關東詩蓋作於次潼關前上都統詩中冠蓋相望句即謂在桃林還衙詣西來者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　韓子從晉公還都後擢刑部侍郎叙平蔡功也同時幕僚如馮宿李宗閔皆遷官獨正封不得例遷且反奉分司之命是必有抑其進者故腹聯云爾正封後歷中書舍人有詩名牡丹一篇尤爲時傳誦見松窗雜錄

元日酬蔡州馬尚書　按蔡州疑當作華州當史憲宗紀十三年十一月以華州刺史令狐楚充河陽節度使十四年三月以華州刺史馬總充鄆曹濮等州觀察使則總之除華州當即在十三年冬經偶略之而本傳云十四年自忠武改華州四字蓋三字之誤耳四年元日總正在華公於都下酬其去年元日在蔡所寄詩故中有三峯之語

答道士寄樹雞注　就城雲仙二錄新舊史藝文志皆無之洪容齋力斥其託名妄書而云或以爲劉無言所著至朱子語類及張邦基墨莊漫錄中則謂二錄皆王銍性之僞撰按銍父萃汝陰人元祐三年進士有文與東坡嘗和其詩銍亦北宋末名士陸放翁嘗推其記問該洽而生平好撰僞書欺世識者嗤之則洪張二說似朱張尤爲得實

矣容齋又言古孔傳續白氏六帖採摭唐事殊有功而悉載雲仙錄諸事自穢其書（雲仙散錄馮贄撰）按孔帖兼載二錄而容齋獨舉雲仙蓋偶遺其一要之此二錄皆底下惡書也注家不辨而俱引之殆亦穢韓子之詩矣

左遷至藍田關　雲橫秦嶺　按班固西都賦曰於是睎秦嶺通典云在藍田界

次鄧州界　早晚王師收海嶽　按海嶽之地皆在鄆部時鄆寇將平故云爾先是淮西甫平即有敕令公亦與平鄆之後當例降德音可還因此內移

耳詩以初春作因有雷雨句及仲春而海岳收矣
緣降赦在秋故至冬始自潮移袁也
晚次宣溪　題注　此赴潮過韶作公以是春三月
至潮安得入夏尚在韶乎注非
題秀禪師房　按題曄潮詩題云贈潮州刺史乘曄
赴任其時方爲嚴程所迫途中山水皆未暇游眺
故後日移袁過韶寄詩韶守有欲借圖經聞看佳
處之語則到僧家把漁竿必非赴潮時事定量移
後過其地而留題也後詩題下注尚未考及此
韶州留別張端公　江總案韶　按南史江總傳梁

韓一　一六

元帝徵爲始興內史始興即韶州以江陵陷蓋用
當州故事又吳志虞翻傳孫權徙翻交州裴注引
翻別傳有門性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棄海隅
諸語公自以直諫謫潮與翻之徙交同又潮州地
亦漢交趾所轄故以翻自比舊注未明
游西林寺　題注　魏弘下按簡字白樂天游大林
寺序可證弘簡在貞元末有舊志在柳子厚集其
游廬山蓋將官江州刺史時也又長慶初有樞密
內臣魏弘簡乃姓名偶同者
自袁州還京　歲暮難相值一聯　按公以冬日次

安陸歲已暮矣然末聯又非專言時序也韓詩歲
中其暮障君章句口暮晚也謂君年歲已晚詩意
本此蓋公早歲與道州同佐汴幕是時僚寀多逝
僅存二人故深喜晚相值之難耳合後寄隨州
詩觀之義益明矣
雨中寄張博士　歲晚偏蕭瑟　按觀雷頻以下三
句則時非冬日可知無疑白樂天和篇中有蒸濕
饑病語蓋苦雨在初夏明矣落句歲晚之義與寄
周隨州馬僕射二詩中歲暮歲晏同楚辭及年歲
之未晏兮正公所本也

韓一　一七

奉和張侍郎　再領須句國注　按衍鄆之二字東
平郡名須句其舊邑唐之鄆州即晉東平郡也通
典云鄆州古須句國似尤確宜當採之　仍還少
昊司　馬總始以檢校禮部尚書鎮天平及召入
未至復令還鎮加檢校刑部尚書故有是句司寇
秋官秋月其帝少昊故云爾又天平屬邑曲阜本
少昊之墟此句蓋雙關再鎮天平意注未明悉
早春與張十八博士　題注　令狐澄本作三弟宗
小楊嗣復行六非二也見白樂天集嗣復入相
唐史有傳澄生長貴胄而於流時率輯不偶未悉

其行次足知考訂之難此諱行錄之可資採證也館閣書目諱行錄一卷以四聲編登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諱主司名氏起建隆之一年[illegible]書目中[illegible]書目於惠宗新史藝文志作諱行錄不先德錢王抄書八姓名則二志俱逸之矣[illegible]户部父右諱本字非

送桂州嚴大夫　飛鸞不假驂　按驂鸞二字本江淹別賦孟范至張郎桂林著驂鸞錄則又取韓詩語

奉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　題注　按題本作遊避高宗嫌名易之非誤

韓集點勘卷之三

東吳陳景雲

原道　題注　按東坡云云亦伊川語決以為蘇說自蜀本韓仲韶注始及後[illegible]由[illegible]仲舉五百家注本已刪之此復採入何也

行難　作越州從拜[illegible]刺史[illegible]州乃潮東治所[illegible]李[illegible]云由侍御史入為祠部員外郎嘉門浙東使詩御史乃為省郎

師說　題注　按柳子厚語文云衡湘以南為進士皆以子厚為師則當時學者皆[illegible]宗仰愈矣何云人不歸之耶且言子學[illegible]學者不歸己而歸韓故有[illegible]各本無二字其說尤謬當刪　授之書而習其句讀　按周禮天官宮正注云[illegible]陸氏釋文云成如字徐音[illegible]成[illegible]詳[illegible]成家徐謂晉徐邈也山谷蓋從成讀非以意創又陸氏列成於徐前則亦以其讀為長故公[illegible]以此[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學解　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注　[illegible]

[illegible]乃左遷後文[illegible]則[illegible]

年共泊尚有未[illegible]此句乃伏後三年博士之根

作年為是此弟子雖微誠之辭然唐時國子生亦
有久在學舍者如何蕃入大學二十餘年陽城諭
諸生以歸省是也　行雖脩而不顯於衆注　按
洎字與顯字義絕不相近疑是汩之誤蓋誤白作
汩後又轉訛為洎耳　荀俱作汩　按宇正新史
文粹並作宗王東坡荀卿論言如此王道述禮樂
刑政宗王似較字正尤精切非訛也　欲生其貐
苓　按貐苓當從莊子所謂豕苓者義云一名豬苓
尊草名也方回豬矢之說亦矣
諱辯　與賀爭名注　按董說是也元稹為禮部在
長慶初賀前卒久矣　律文三條皆本禮經故即
引鄭氏原注釋之下文云考之於經質之於律謂
此　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　按治乃高宗廟諱
而此文及平淮西碑俱不避蓋德宗祔廟之年高
宗已祧矣大與碑皆作於後之說不諱禮也　注
傳有五世之祧　[illegible]當作博見楚辭招魂王逸注
五白博塞也
[illegible]上　為我[illegible]子詩書　按史言公舉進士投文公
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為延譽由此知名在鄭相知
公在早歲非自江陵乃還始受知也公登第之歲

韓三　二

鄭入翰林其後鄭相乃以職親地近遂與公久不
相聞及貞元之季公始登朝而鄭相已遠謫再秉
國鈞特擢公藩掾因悉徵其歷年詩文也　於後
之數月　按月南宋本作日而[illegible]洪譜同公始見
鄭相在元和元年六月而李翰林以次年正月入
相相去僅七月以下文再[illegible]累月語推之則前當
作數日明矣
張中丞傳後敘　愈嘗從事於汴徐　按雙廟在宋
州汴府[illegible]也又泗州亦徐府文[illegible]第二句蓋
其下祭雙廟與過泗州[illegible]之[illegible]本而府作兩
州非也
汴州東西水門記　蔫童嗷嗥　按蔫童謂李洍也
與送張道士詩中呼吳元濟為狂童同
藍田縣丞廳壁記　注貞元[illegible]年進士下脫六
年中博學宏辭科一句此條乃[illegible]之語其說是
也又出於人二字亦見柳子厚[illegible]文尤可證其說
之有據　說數[illegible]四[illegible]注　按公酬崔少府詩
云但[illegible]不[illegible]博士[illegible]此[illegible]字[illegible]義即
公論鹽法狀中所謂[illegible]必[illegible]者
蓋當時俗[illegible]數讀

韓三　三

上聲方說行之虞山錢受之在萬歷末作送楊顯
丞序引韓記以愓字作惕偽謬誤甚　雁務行以
進　按注子外篇士成綺序行　一蹶均注　按
漢書鄒陽傳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師古注言
躡其故迹
科斗書後記　平劉偵於滑州　按兩當作南
鄆州谿堂詩序　此六十年注　按李納下當刪子
字補傳子師古師古傳師道十字
爭臣論　爲禄仕者也　按詩君子陽陽序君子遭
亂相招爲禄仕鄭箋禄仕者苟得禄而已不求道

韓三　四

行
改葬服議　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雖有其
文未著其人　按子思之說雖出孔叢子而自子
思以來未有行之者也惟南史殷[illegible]值侯景亂奉
母東奔鄉里母卒又迫以兵亂未葬服衰麻居家飲
食恒若在喪王僧辯奏起爲中從事弁爲其葬禮
葬訖種方即吉史傳中僅有此一事則其服仍以
二十七月爲斷而未嘗不除也外此則未見其人
禘祫議　按時既勅[illegible]令百官[illegible][illegible]公方爲國子博
士亦百寮之一乃以位賤不及議者蓋爲代都省

集議惟南宮[illegible]與國子博士非朝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故曰賤不及議也[illegible][illegible]不名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元以
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
答楊子書　題注　按柳子厚與楊誨之第二書元
和六年也時誨之年未二十若當貞元十七年韓
子與敬之書時尚數歲耳其非敬之之兄易明矣
敬之從父憑誨之父也子厚有憑從子承之哀辭
作於貞元之季承之蓋逈而夭所作辭賦書論甚
傳見於哀辭則謂遠其兄甚者乃指承之耳人哀
辭亦有弟哀痛弟以歎之也

韓　五

上宰相第二書　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　按漢書
賈[illegible]傳上曰將帥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注屬耳
近耳也公語本此須注之近謂近口也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蓋愈見於貞元九年九月入相距公上書時已涉
三歲似不得云近而公云然者蓋以三相在位茂
月較周公之輔相七年猶爲近耳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題下或注張字當作之下以
[illegible][illegible]二人並見唐史遂以元和五年自常州除浙
東見當史憲宗紀而[illegible]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州[illegible][illegible]史[illegible]之
爲誤也柳子厚以元和四年[illegible][illegible]弟建書未有已

自常州以僕海討避也明年仰避浙東興剌衢事
當以寫紀為正
上張僕射書　題注　按少陵在嚴鄭公幕府其還
閱呈鄭公詩中有晓入朱扉之句詩以秋日作於
使院從事之晨入夜出起九月至二月乃當時幕
府定制如此殆恐李秋後發方書錄故限出入之
制耶公錄論此事亦未闕見從益亦制難改也
與崔群書　書言從一宮於此者有四門時上也
洪氏年譜甚明題下注蓋本之是時公已去徐三
年在徐幕注當削

與陸祠部書　按書末言方今在朝廷者多以游談
娛樂為事此謂王仲舒裴度諸人也王裴皆朝
賢有清望者止以頗聚燕飲遊遨為人所中傷官
此書在諸賢未謫之前年蓋作此年矣
答侯高書　按商字述聖官終秘書監集有修武宗
實錄則大中間事
答呂醫山人書　少安無躁　按左氏哀七年傳吞
子其少安注安徐也
送孟東野序　尸佼　按尸佼晉人秦相商君師之
鞅死之入蜀見劉史藝文志卜存到注亦據班志

但四十六篇六當作二
送許郢州序　題注　按以韓文公送鄭州文參證
蓋從水部郎出守久與其守口許嫌則仲與乃名
也又世系表仲與作仲容郢州作鄧州溪玉成作
志雍之注亦非志雍乃郢州刺史見世系表　鄭恒
相求而書不相得　按書一作苦名見韓登山文
乃揣籲中無此一字當以法忘儲
送竇從事序　飫海敵其陽　敵南宋臨印本作敵
為長海敵其陽謂據地之前承夷洛太甚也上
句山陽其陰則言其地之在乎中原者閉不通也

故二六國之孫有古者高冢上山海古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聞將可為注　按李愿文章正
宗引此作身可為之　同時有兩李愿一隱盤谷
一為西平王晟子南宋人不以為是安歙本此序後
附列高從一注以為西平之非而平子注跋則
注平路白米書中所謂家居盤谷碑本後語
是也其他以所序及和盧郎中送盤谷子詩考
之則盤谷子為李愿自明矣引言之也序作於貞
元十七年西平子為衛將軍和盧詩則元和
八年也西平子方為節度使官見唐史無栖隱事

送董邵南序　董生不得志於有司事在貞元中詳見公詩時仕路壅滯兩河諸侯競引豪傑為謀主由是藩鎮益強朝廷旰食此開成初宰相李石告文宗云而董生北游正藩府急士王室多事之日文中立言尚欲招燕趙之士則鬱鬱適茲土者其亦可以息駕矣送之所以留之其辭紆而婉矣

贈崔復州序　按詩碩鼠小序曰刺重斂也其首章曰爰得我所二章曰爰得我直此序專為于頔重斂而作與詩人所刺同發端先言小民不得其所繼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蓋即用詩語而反之民窮依怨惟仁人否亦有未蘇之望曰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病乎其旨之矣

送張童子序　以及五部之長注　按序中言北過大河之陽唐河陽軍治孟津北蒲州也蒲乃河中節度使治所地在大河之東非河陽也方說誤穀梁傳水北曰陽孟津在河南而軍有河陽[illegible]緣節度使雖治孟津而領懷州刺史懷在河北故也

送何堅序　道之守陽公注　按十九年當從柳集陽同崇道愛碣作十五年

送王秀才序　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下脫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一句當從諸本增入

送王塤秀才序　軻辟子弓　按論語微子為朱張說氏音義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公指子弓為孔門軒臂鉯據弟子傳然王注似亦未可廢

送李端公序　貞元[illegible]到劍在杜佑淮南幕府與佑方食飲不句介端公若為坐客之首唐人稱御史為端公蓋是時已為使府御史矣後佑入朝府罷端公當久不[illegible]游河朔入幽帥劉濟幕當作詩有不上望京樓之句蓋中之鬱鬱深矣及至東

都而韓子送之歸府諷其効忠燕帥修開元時藩臣之禮蓋深以乃心王室勗之觀舊史所載端公在幽州詩則知斯序立言之旨矣　十日十二子相配　按甲乙丙丁之屬十日為母子丑寅卯等十二辰為子見周禮[illegible]人疏　其將復平　按兩平字文粹與宋浙蜀二本並同朱子蓋暗與古合

送區冊序　鳥言夷面　按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鳥言本此

送楊少尹序　後世無工畫者　按晉顧愷之梁張

韶縣並畫羣公祖二疏圖見舊史褚無量傳　白
以為其都少尹　按唐以河中府為中都設大尹
少尹如東西兩都制其都者中都也
送鄭尚書序　風魚　虞元關本作風雨為是徐偃
王應麟無怪風雨而義同此也　家有百人注
李訓當作鄭注朱子引通鑑偶誤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題注　按魏文帝
及陳思王与吳質書中並有所治字正不必乙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竹樹關下注　按許康佐
歷官具見唐史本傳無刺洋尹京事則此使君必
韓二　十
非康佐與以嚴漢為嚴武同
石鼎聯句序　龍頭一聯　按前人選有都賦又
易大有九四爻辭匪其彭　[illegible]
經典釋文　磨礲去圭角　[illegible]
而危分鄭注去己之大圭角貴系人下合處所向
本此
祭田橫文　題注　按此說非也當日則公貞元十
九年為作於未入汴州之先公既抑於宏詞試先
範上書後不見省錄薄游燕薊亦無所遇故發憤
大息於於激於時賢之不能得士耳至從杖相平

淮西乃此後二十餘年事尤不足置辨
歐陽生哀辭　閩越人舉進士由詹始注李茂公錡
按錡當作椅獨孤及福州寺碑銘謂中和侯家
沈公至而俗易謂椅也新史宗室世系表蜀王愔
五世孫椅為福建觀察使　李翱既為之傳　按
李習之作歐陽傳歐公云已逸而新史所載事迹有
出於哀辭外者豈宋景文好採摭小說故也
祭穆員外文　題注　按篇首不載其年員外之父
秘書監寧以貞元十年殺人　[illegible]大夫人總
小故[illegible]以解也人注中宣州觀察
韓二　二
使當作秘書監為宣使者乃秘書長子贊員外之
兄也
祭郴州李使君文　按權文公李郴州志古時寧盛
推其理行方苗[illegible]而韓子祭文則深惜其被讒
欲為之[illegible]於身後[illegible]志情微其詞耳
翩翾[illegible]鬱湮　按鬱湮二字本左太沖吳都
賦揚雄方言鬱湮也
祭虞部張員外文　存皆表白　按表當從宋本作
衣又山[illegible]家之亦當從宋本作家私
祭河南張員外文　一人相語　又當從宋本作夕

七日庶魚注　庶魚當作庶角　背下尻高
尻當作尻注同　丞相南討注　十六年當作十
二年　議兵大梁注　都統下使將二字有誤
祭裴太常文　題注　按文苑此篇乃元和九年作
舊史憲宗紀元和六年皇太子寧薨罷興無太子
薨禮司業裴茝精禮學特勅於西內定儀又新史
藝文志茝元和太常少卿嘗從司業遷太常以九
年卒官也茝所著有內外親族五服儀二卷書儀
二卷皆詳於忌服太常存茝無疑舊注云其人無
可考非也又茝在貞元末為專執誼所說斥官於
外亦見本集後順宗實錄末卷

祭侯主簿文　謹男殿中省進馬佶　按進馬官名
屬殿中省見新史百官志又續通典云進馬侍衛
中資蔭官唐舊儀凡大陳設馬在樂懸之北與大
角相次進馬二人戎服執鞭侍立馬左隨馬進退
祭馬僕射文　命公并侯　按方鎮表元和十三年
蔡准西節度使忠武軍增領蔡州時總方自蔡移
治故曰并侯舊注未明　遂殿之州　謂為安南
都護也詩殿天子之邦毛傳殿鎮也公本此注誤
祭鄭夫人文　百口偕行　按公論潮州有過始興

感懷詩云日隨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蓋
追憶昔日始興北還後偕行避地之人也以詩証
文則他本作百口之誤益明矣
祭十二郎文　三世一身　語見北史王慧龍傳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　召公主書記　按公嘗記南
陽公鎮徐州十一年中掌書記者凡三人許孟容
杜兼李博獨無後名當是後先以記室辟既至而
吏授他職耳公作記之明年南陽指錯觀此誌中
三遷句及在徐府勤而有勞語則後之從事於
徐有年非其至在李博後故不獲挂名廳記也又

南陽薨時馮宿實主書記此則繼博為之者復之
未嘗主記史明矣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　改度支郎中使注度支或作
屯田　按使字當屬下句讀使侍郎者領度支使
之侍郎也今誤斷其句更以此下不得其屬觀之
則作改度支為是屯田非度支屬也
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　不如偽之河東便　按此
河東乃謂蒲州非晉陽也與韓弘妻誌公居河東
同蒲州古河東地以晉陽為河東自唐代始而蒲
州則置河中府矣

河南府王屋尉畢君墓誌　繼數尹　按徐之從事
爲河南尹謂杜兼也兼以元和四年十一月卒繼
之者陝虢觀察使房式五年冬式自河南徙宣歙
以鄂岳觀察使郗士美繼之詳見舊史憲宗紀
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　按文先述闓妻語曰妾夫
在嶺南失中入曰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
御史坐事死嶺南正與李肇所記合闓之逮死已
大書著明而注尚云未嘗略及然讀意何也闓既
還除河中其史許曰詳有閑汴帥忌其何用修隙
因蠲以升門之說於此閒情事所有此文詳書
其還害之地亦不爲無意也

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　一歲再奏　按盧從史
以貞元二十年帥昭義至元和五年而敗首尾共
七載孔戡之去昭義即從史派回南之前一年故
曰從史居五六歲谷驕若爭云云則戡之留昭義
久矣留字若連一歲爲句殊與前文不相應留字
當屬上讀而一歲再奏四字絕句蓋從史初甚重
戡故一歲中奏遷其官者再也
河南尹杜君墓誌　字某　按兼字處通見權文公
送杜少尹序而史云字處弘蓋有兩字　上

韓集點勘卷之四

東吳陳景雲

烏氏廟碑　盧從史始立議　按漢書鄒陽傳羊勝
公孫詭欲使梁王求爲漢嗣袁盎等皆建以爲不
可師古曰建謂立議則立議猶言建議也以立
字斷句非　至馬鄰山　按注文所謂或者之論
皆溫公考異中語蓋溫公所見韓集乃舊有杭本
其文作走可突于渤海上至馬都山渤海下無接
海二字與今本不同故公云爾然謂公未見舊碑
樊說是也　唐平盧一鎮分轄幷渤海之間契丹

在平盧西北而渤海在其東馬都山當是平盧東
境與渤海接壤之地又唐以平盧師兼領海運事
日承平既久渤海之事於是亦缺然運道無虞
故歲罷運錢以千萬計也　右領軍使　按右領
軍在河東忻州秀容縣北也即邊地故有積粟廣
兵出入畊戰事若左領軍則職典禁衛不當有下
二語且左領軍止有將軍無軍使或本自誤也
河東節度使鄭公神道碑　自歸以雲罰　按令狐
楚表奏十卷蓋集前後佐桂林太原二府事四帥
幕下所草非專爲鄭儋從事時作也　初桂帥王拱

秦辟楚楚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預鄆府燕
樂漸義謝歸太原諸帥皆高其行相繼引入幕府
及後表奏之編自佐桂林奏府始由掾以雲孺子
蓋用狄梁公登太行望白雲并州親舍事方氏媚倦
之謂拙承小說之失實也
田氏先廟碑銘 句丞句逞 按春秋桓公八年春
正月己卯烝公羊傳曰烝亟也注亟數也擇文可
去巢交句敢或本此或訓爲力及作急字解者非
可作承轄 按漢書濟南穀山于不翁遷蕃臣
織以承輔天子

劉統軍碑 以勢自憚 按劉除陳州由佐新帥上
官說卻蔡兵之功允佐即謂新帥言劉之成名本
在鄭使上而欲盡處之禮以事大府故曰以勢
自憚也注引韓全義事殊誤 峻之大夫 按峻
猶陵也張說平自今碑銘云巖巖忠肅公三峻之
旨此同作浚非 及癸巳歲 按統軍以元和八
年五月許州水災事徵還六月歸第至冬而卒秋
河水出之秋字疑傳錄誤況下文則云六月隆熱
則上不應言秋尤明矣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 字某 按府守閣士見劉夢
得集 人史迎觀望見 按天寶末房太尉爲扶
風郡守郡後改鳳翔府當其孫爲此府參軍時乃
祖故吏民定爲有存者故云
太原郡公神道碑 與宮中事 注舊與嗜同王介
甫薦度支墓銘有宗饒嗜事語 止用韓文尤可證
則朱子之說
曹成王碑 救兵州東北屬鄉 按兵州文章正
宗作貝州爲是蓋蒙上句隨州之文謂隨州也屬
鄉方今作廣鄉與唐史合蓋史言王帥伊慎擊
李希烈兵於隨州屬鄉大破之按漢書地理志南

陽隨縣下注厲鄉故厲國隋在唐爲隨州故九
域志云厲鄉隨州村名蓋本漢志朱子言當作屬
鄉爲從舊說于本文云厲鄉爲是雖本史記老子
苦縣厲鄉曲里人注然自上戰事乃隨之厲鄉非
老子地也又攷穆鑠伊慎傳引兵攻隨走康將於厲
鄉康將李希烈所遣將而蓋當王遣慎擊走希烈
兵之在厲鄉者故曰救耳權轢兩碑尤可互證又
自諸隨光化以下五句皆叙以隋州事無及安州
語朱子去安州遠之說亦非
扶風郡夫人墓志 司徒作中書武公之家婦 按

侍中二子少府其次也則盧夫人乃夯婦今云家
婦未詳或疑少府是嫡子故云爾然以公少府兄
行狀考之蓋同母無嫡庶之異也 見子後注
按繼祖乃德宗賜名事見李肇國史補則少監誌
云諱繼祖非有誤也朱子之說誤
秘書少監獨孤府君墓誌 按誌言君生之年德公
殁世則始生而孤明矣注云從而誤 秘書兄朗
舊史誤以爲弟新史已正之蓋據公誌 誌言上
將有所知不可於與謂裴均也不言其姓名蓋緣
均時江陵時公嘗在幕府以故爲府主諱耳

秘監同姓之李約其序均之辭甚醜見新史均傳
但史言以爲德宗時事亦當據公誌正之 秘監
妻韓夫人以夫從之殁十月卒其父文公作誌言
子晬生十年卯此誌之大宮也誌以四月作蓋其
時猶未命名故稱其小名耳本傳及世系表皆言
名序必又後來所改也
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 孝權大父注 誌言大
父諱孝先注或作奉先按或本是也唐人重家諱
不應犯祖名
衛府君墓誌 贈太子洗馬諱某之孫注 方氏增

考年譜云此誌今本皆作衛之子及質之善本實
中立誌之子中立字退之所謂善本即汪彦章所
據王仲信本也方氏又云中立餌奇藥求不死而
卒死故白樂天謂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孔毅
夫陳無已之徒皆指以爲公晚年惑金石藥非也
觀白氏所紀退之微之杜子崔二四人皆非有
聞於時者適以中立之字偶同耳其說宏辨而核
譚見慶元魏本所刊韓文類譜中慶曆中集諸家
之說採魏本爲多方氏此條獨在所削且於李博
士誌後復引孔陳云云蓋反以爲篤論矣

河南令張府君墓誌 抑首使說注 按注上齪字
當作齪應劭漢書注喔齪急促很齪即齪也二字
非特音同其義亦一 師俛遷注李鄘爲江東節
度使 江東當作河東
劉統軍墓誌 父詡詳 父詡或作父誦朱子謂名
詡無理疑避諱而改然後漢有司徒尹詡見段熲
傳是古人已有名詡者
鳳翔節度使李公墓誌 宿衛四十餘年 按李公
以建中四年扈蹕立功及元和六年自金吾出鎮
其居宿衛二十餘年耳四字傳錄之誤

平淮西碑　題注　按羅隱記石烈士事此碑立於蔡州及仆碑磨文後錄文以重摸其文云勒銘淮浦尤明證也後州人以裴晉公嘗師平蔡特立廟其地復移置碑於廟庭至宋政和中州守陳珣因謁晉公廟讀碑文大不平即磨去之重刻韓文事見夷堅志先是祥符間吳興姚鉉輯唐文粹採文昌作而置韓碑於陳姚二書前後相反如此　道下注想是唐安公主也　按公主下脫女字　張籍不辭　按籍當從許釋文讀呼毛反　遂定易定注義成節度使張茂昭　按義成當作義武義成

韓四　六

乃鄭滑軍節非易定一州地　今益以汝注從隸汝州　按隸當作理河陽軍今治盟津今移軍駐汝　舊定作方注　按汝州屬陝虢觀察使所轄非東川地注誤　元濟盡并其衆注騎軍　按儀史騎當作驃　其往撫師　按漢書李廣傳司馬法曰援旅撫師以征不服　凡茲廷臣注　按判官書記下孫氏原注有皆朝廷之選[illegible]之判官謂李正封馮宿書記謂李宗閔今着三人姓名注仍史文之舊也廖本刪此二語是也以判官書記之職皆行軍司馬一人兼爲之謬甚矣　河

南附起注　按汴當作鄆時鄆師李師道方與蔡寇相首尾與汴無涉又統諸軍討蔡者即汴師韓弘也　三方分攻注　按三方分攻即上所謂道古攻其東南文通戰其東愬入其西也三方中即已伏後西師之根矣至大軍北乘二句始詳叙顏胤武合攻其北之事自常兵時曲至郾城來降乃皆前文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之要而言之此之新城二句則所謂顏胤武合戰益用命也自是賊勢日蹙專備北境故西師得成擒虜之功西師向尤與上分攻相應細尋文義舊注之誤甚明

韓四　七

見矣

南海神廟碑　題注　觀察使當從方氏舉正使上增大字　使之職與書記同公鄆州谿堂詩序作於此碑後中有從事陳曽當即是人蓋旋去桂幕而從事於廣也　大字從今注下或作幕　按幕當作篆揚子法言篆邪也此篆字所本古本揚子亦有誤作篆者蓋二字相似易訛也

鐃鼓衛鼙　從之船等兩旗五句　按舟中樹兩旗鼓當時以迎神此嶺外祀神舊俗　南宋時邛韓本注侯船及乘驂諸句皆紀其事也東坡書此

詩汩之作汩之然似從集為長蓋因中流阻風停
棹故有待侯不來之悲耳　北方之人兮二句
此言中原士大夫方多勝口吹毛者也揚唐史子
厚之永州乃是徙方此時也言深為言路所排
言為侯元非皆此也北一作此為一作謂皆誤
宗卿當重修羅池廟記略云柳侯祠羅池三百
餘年英靈猶存元祐五年賜額以靈文廟崇寧三
年進封以文惠侯承特錢之議常祠為所謂施利
錢者歲不知幾何年以上而為公帑則餘則廟得
之以備營繕此記乃政和初所刻石即代替

錢也至紹興末加封文惠昭靈侯政和元年入進
封文惠昭靈公見元史蓋柳侯著靈南土州人祀
之久而益虔碑文所謂歆於垂世者信矣
江南西道觀察使王公神道碑　公字弘中　按法
言修身篇或問士如何斯可以禔身曰其為中也
引深王公字本此　按仲舒進州之請乃為同列
所擠同列者韋執誼也時雖在郎署方承恩用事
故得逞其私與王碑文無預
許國公神道碑　恆無宿儲　祥符本無恆字為是
見樂正碑作於長慶中應避御名　京兆尹　時

韓方尹京監護喪事者即公也故公祭韓令公文
中有云錫秘物之必周余將命而臨視是也祭文
乃門人沈亞之代作亞之時為櫟陽尉京兆屬邑
也
柳子厚墓誌　勇於為人　按子厚同時有鄭康
成詩箋云為猶助也史言王叔文黨柳劉諸人
定為死交勇於為人即言其黨比附叔文而微其
辭也　不自貴重顧藉　按顧藉之義與顧惜同
公上留守相公啓無一分顧藉心是也　或以二
字屬下非

八司馬初貶有不量移之命後八
人中惟程异以大臣李巽力薦後得進用位登宰
輔可謂有餘力推挽矣然物望素輕躋於相位旋
即身名俱滅視子厚之以文章傳世百世不磨者
所得孰多耶异先子厚卒當韓誌柳墓時正兩人
蓋棺論定之日故誌中云云似專為异而發也太
史公有言富貴而名磨滅者不可勝記惟倜儻非
常之人稱焉韓子之軒輊柳程猶斯志也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　題注　按送竇從事序中稱
殿中侍御史潜蓋先是司業佐留府之官也誌中
明言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則前此

使府所歷官具在其中矣注何以不載為疑耶
為郎官令守　按郎官虞部都官郎也令守洛陽
令渭州守也守字句絕又前誌銘已有郎官
郡守語正與此同考異欲乙令守二字則當屬下
句法為句恐非
尚書左丞孔公墓誌　不能進退郎官　按唐制郎
官有缺左右丞舉之亦有已在郎署而為丞所沐
且有除而丞不放入省者是郎官進退丞皆得主
之故戮自以不能舉職為慚也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按公以貞元三年至京師是

夏平涼有吐蕃劫盟事公兄御史弇遇害始生和
戎之議皆馬燧也公見燧殆在劫盟後燧念弇新
沒王事故撫卹公者特厚耳　王雪可念注　王
丞相下當有夫人二字見墓誌注
幽州節度判官張君墓誌銘　自申於闇明　按張
平子置管中論曰之明云由助聽闇闇還引尋韓
子語似本此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　司空之後注　後文當作序
文　晉其出注　廣頻當作增命　年四十八注
按長慶三年歲在癸卯下以癸卯卒年四十八

則其生當在大歷十一年丙辰非元年也人誌既
載卒之歲月及得年若干則始生之年自見此注
尤贅　廣川書跋云李干誌李翺書誌云干字子
漸韓集無此按子漸之字當取鴻漸於干義其名
從干為是
毛穎傳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云中山在溧水縣山
出兔毫為筆最精韓文毛穎傳中中山謂此按中
山出兔亦見白樂天雞距筆賦白又有紫毫筆詩
則云宣自宣城以新史地理志參證宣州貢筆句
詩語合而溧水則宣之屬縣也則宣城之貢即出

自中山明矣但當秦始皇時楚郡壽春在江之北
而溧水中山則江南地秦未克楚都其兵不待先
渡江而南朱子所謂雖寓言而不能無失者殆謂
此也
鱷魚文　將其醜類　按定四年傳將其醜類注醜
衆也文末年傳注醜類惡物也
太傅董公行狀　其子乃復欲為士寧之故　按乃
當從唐史作廼李萬榮子名也乃廼雖同而字有
今古之異諸注家不注萬榮子名蓋皆誤以為虛
字而忽之耳

薦侯喜狀 題注 樊爲選首者蓋州家解送舉進
上之首如張籍舉進士由汴州解送是其證也 汝
州刺史[illegible]使不能大用故亦[illegible]舉士 按唐
[illegible]秘書監致仕之父也
為[illegible]公讓官表 又雖邦注 [illegible]知十年[illegible]
[illegible]以中丞兼刑部侍郎故曰又雖邦兩非別除也
注中為字當作舉
舉錢徽自代狀 按集中舉人自代狀凡六篇此其
一也餘五篇皆先具新除之官於前如國子監尚
書兵部之類此狀乃除刑部侍郎時所行狀字

下當有尚書刑部四字蓋偶脫耳 常參官上後
三日舉一人自代諸州刺史亦如之皆建中制也
以韓子歷官言之如御史職方吏部考功中書舍
人兵部侍郎及兩任吏部侍郎皆當有舉人自代
狀而集止有六狀蓋逸者已大半矣惟都官之除
時方分司東都尚未入省不當舉自代人耳又
刺袁潮二州止有袁州舉韓泰自代狀而潮州舉
狀亦逸之當時雖左降官潮州亦例舉人自代如
柳子厚集中有柳州舉自代人狀即其證也
舉張正甫自代狀 按長慶中正甫爲尚書右丞駁

于頔更謚事見頔傳中其詞亘可知事在公舉自
代後
論鹽法狀 今臣計其所法[illegible]萬不當 按唐
字句疑不當猶言不止也左傳云不五稔杜注少
尚書唐五年多則不當人柳子厚序恭亦有此去
千萬不當語
[illegible]水 題注 [illegible]後來常從江南不知[illegible]說何
揚
贈崔立之 題注 按江集有酬崔少府詩乃別是
一人非崔丞也又少府行十六與崔丞行二十六

又不同注誤
上崔虞部書 [illegible]而不終注自顯而顯 按漢書
鄒陽傳作[illegible]益本親[illegible]亦誤也
通解 [illegible]而不通者矣 按此句下脫其可不
謂之大賢者哉一句當從宋刻本補
河南府同官記 題注 此記殊譏繫於元和四年
宋子於本傳附注注之蓋記中既五年而乃合永
貞元年官之上下文義甚明此注中元和五年當
作四年又既五年注當刪 題府漢陽注 按均
州爲僕射後知閩中幕下出鎮襄陽記中兩稱僕

相以其新命言之也僕射不為亞宰相自唐中葉後已為定制今注脱其加使相事似未明悉　儆時出旌旗　按東都留守只之官例賜旗甲見唐史呂元膺傳出旌旗城外行之即謂出所賜旌麾也

鼎州請置鄉校牒　無所從學爾　按與此亦或作耳非是按爾字多作語助句絕與下語公從文中字不合去二字而本五與首字與任並存而已今由家于作耳非是語推之此爾字似當作爾汝之爾屬下句須益此牒即按謂德秀才故云然

也如公上張僕射書云受牒之明日亦是從署幕職天下月又卑執誼貶崖州司戶刺史請攝軍事衙推有夠辯席賢之牒此尤刺史署衙推即牒其人之明證又按萬陳諫除官制中有兩諫語與此牒中兩從顯蓋當日自有此又體

順宗實錄卷一　太常卿許孟容議議文　按議似當作諫

卷二　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　按陸相貶忠州別駕本於貶所未嘗有刺史之授詳見實錄第四卷此刺史二字誤

卷三　五坊小兒　按南部新書五坊使者鵰鶻鷹鷂狗謂之五坊置使分領之若小兒則又以小閣分隸五坊而給本坊役使者也　張薦卒於赤嶺東迴紇碑　按舊史張薦使吐蕃至赤嶺東被病殁於紇壁驛吐蕃傳其柩以歸此迴紇碑乃傳錄之誤

卷四　以尚書左丞韓皋　按新史方鎮表元和元年始升鄂岳觀察為武昌軍節度使當順宗世鄂岳未嘗為節鎮武昌軍節度使五字疑衍　六月乙亥　按舊史順宗紀是年七月戊辰朔乙亥乃

七月八日也六月無乙亥一本作己亥為是又一月中前有乙亥後不當有癸丑以下文癸丑推之乙亥之誤甚明　貶故忠州別駕陸贄　按追贈陸贄陽城事不繫月日以舊史考之乃七月丙子蓋日月並脱也又沈[illegible]坊除官之命乃戊寅非戊子七月亦無戊子當以史為正　議者言恭死由贄諸　按贄謫合之以為史狀長下脱字字

卷五　貶韋執誼崖州司馬　按新史宰相表執誼之貶在是冬十一月又司馬新舊史執誼傳並作司戶而本紀及宰相表作司馬與實錄同當是自

司馬再貶司戶猶劉柳諸人初貶刺史再貶司馬
[illegible]又劉柳等七人但謫遠州無一再貶者而崖州
之貶猶再涉餘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爲衆惡所降
然[illegible]畀紀表舉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故[illegible]本傳無異文
元誼至崖州刺史李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推事益緣司戶與
[illegible][illegible]皆州[illegible]官故可[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司馬與州之上
佐刺史不得[illegible]罰矣此亦[illegible][illegible]再貶司戶之證

張萬福元和元年卒　按前書萬福卒[illegible]六月己
亥之後但未書日可[illegible]其卒之在六月己亥元和元
年四字乃衍文　永貞二年正月[illegible]戊朔注　按

順宗之崩在正月甲申則此月之朔非[illegible]戊也戊
[illegible]異[illegible]之
欲[illegible]南遷遷注　按注中既不著中丞之姓又
[illegible]佗書有證何由知其爲[illegible]公此注當削

本傳[illegible][illegible]秘書郎注　已詳[illegible]上[illegible]之誤[illegible][illegible]之有
博[illegible]名然其[illegible][illegible]中往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此[illegible]亦近之
調四門博士注　以公博士之[illegible]在十七年[illegible]
洪樊二譜之說最爲[illegible][illegible]按公十七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
書有僕守一官且不[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秋[illegible]
士後益可證公爲博士非十八年也　[illegible]知[illegible]子

博士注在江陵有答張徹詩　按答張徹詩乃公
從江陵還朝官四門博士日作非在江陵時也
華嶽令柳澗注　郎中當作郎官　[illegible]孝功[illegible]
竄走當作竄定　進中書舍人注[illegible][illegible]年冬　按洪
譜[illegible]文作九年爲是

書後

近代吳中徐氏東雅堂（堂主人徐時泰，萬歷中進士，官工部郎中，後崇禎中[illegible]里。[illegible]已易主，[illegible]客[illegible]，人呼而[illegible]其宅遂燬于火，後以[illegible]名[illegible]書[illegible]已）刊韓集，用宋末廖瑩中世綵堂本，其注採建安魏仲舉五百家注本為多，間有引他書者，僅十之三。後刪節朱子考異散入各條下，皆出瑩中手也。瑩中為賈似道館客，事迹見宋史似道傳，其人乃組織文藝全無學識者，其博採諸條，不精甄擇，尤有抑文義，亦多蹖駁。閱者但取魏本及考異全文比勘，得失立辨矣。瑩中之敗在德祐元年，則書出德祐前可知。徐

氏刊此本，不著其由來，殆深鄙瑩中為人，故削其氏名，今閩板後目耶。又世綵堂韓集與瑩中所刻似道悅生堂禊帖並為世所希有，又家為閩中著姓者，有[illegible]於高曾多及見曾孫，故以世綵名堂。朱子高第廖子晦亦其族也，至於瑩中，遂以相門狎客隳其家聲，而猶竄朱子之書，蓋先世之緒言猶在，不敢忘淵源所自也。

雍正丁未春日長洲陳景雲書

男黃中手錄

小門生全州蔣良騏書諱

五百家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

存十一卷（十六至二十一　三十七至四十一）

（唐）柳宗元撰　（宋）童宗説　韓醇等註釋　魏仲舉輯

宋刻本

五百家註音辯柳先生文集二十一卷、外集二卷、新編外集一卷、龍城錄二卷、附錄八卷。內府藏本

宋魏仲舉編。其版式廣狹、字畫肥瘦、與所刻五百家註昌黎集纖毫不爽。蓋二集一時並出也。前有評論詁訓諸儒姓氏、檢核亦不足五百家。書中所引、僅有集註、有補註、有音釋、有解義、及孫氏、童氏、張氏、韓氏諸解。此外罕所徵引、又不及韓集之博。蓋諸家論韓者多、論柳者較少、故所取不過如此。特姑以五百家之名與韓集相配云爾。書後外集二卷、新編外集一卷、乃原集未錄之文、共二十五首。附錄二卷、則羅池廟碑及崇寧追封與加封誥詞之類、而法言註五則亦在其中。又附以龍城錄二卷、序傳碑記共一卷、後序一卷、而柳文綱目文安禮年譜則俱冠之卷首。其中如封建論後附載程敦夫論一篇、又揚雄酒箴、李華德銘、屈原天問、劉禹錫天論之類、亦俱採掇附入。其體例與韓集稍異。雖編次叢雜、不無繁贅、而旁搜遠引、寧冗毋漏、亦有足資考訂者。且其本槧鍥精工、在宋版中亦稱善本。今流傳五六百年、而紙墨如新、神明煥發。復得與昌黎集註先後同歸祕府、有類乎珠還合浦、劍會延津、是尤可爲寶貴矣。

有客衝寒急遠征，一身端為利名輕。陔南戒養虧真樂，薊北馳聲戀俗情。漫說持家妻共子，空勞相事弟兼兄。東裝早辦歸裝計，莫負良朋勸勉情。　嘉慶歲十一月四日

五柳主人以京師書肆急須料理，冒寒北行。余意謂家有老母侍奉事大，早作歸計為要，須力諫、勸勉之。去後遂檢是書，因追賦一律以贈。　復翁

余向閱柳文，以吳門郭氏本為最善，東城王聖問氏有殘本，數年前書賈曾以示余，索重直，且未審其為鄭本與否，故未之得。時往來于心不能釋。自遷居縣橋，去顧所居不遠，然之書主人已作古，無從問津矣。今茲五柳主人以此二冊贈余，啟書之，至盡即前所見物也。書存十六至二十一、三十七至四十一卷，第之原不可知。因檢近刻直齋書錄解題，見有重校添注柳文四十五卷、外集二卷，姑蘇鄭定刊於嘉興，以諸家所注輯為一編，曰集注、曰補注、曰章、曰孫、曰韓、曰張、曰董氏，而皆不著其名；其曰重校、曰添注，則其所附益也云云。案諸是本，庶幾近之，然亦有不同者。每卷題五百家注音辯唐柳先生文集或知鄭刊貼首不云重校添注也，卷中曰集注、曰補注外，又有曰舊注者、曰章、曰孫、曰韓、曰張、曰董此本董作童，外又有曰注、曰黃、曰劉者，未知直齋所解題者即此否也。世傳增廣注釋音辯柳集亦多矣，大抵元明刻本，惟此殘宋槧十一卷，猶精墨妙，音出宋刻宋印，急收之，以為續百宋一廛賦之助，豈不与前賦昌黎宋槧諸殘本競美乎？戊辰冬至前一日，燒燭書此跋，時已二更餘，新月既墮，微霜作飛，寒威從窗隙中來，一種清興，祇自領之，却憶贈書良友，正放舟過梁溪也。　復翁

說

天說

黃曰韓文公登華而哭有悲絲泣岐之意惟戚戚則能知之今其言曰人能賊元氣陰陽而殘人者則有功蓋有激而云柳子因而爲之說謂天也元氣陰陽不能賞功而罰禍要其歸以仁義自信其當矣然曰天不能賞罰善惡者何自而斷退乎韓文公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正爲柳子設也韓曰劉禹錫云子厚作天說以折退之之言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作天論三篇以極其辯然公答劉禹錫書云凡子之論乃吾天說注疏耳禹錫天論今附此卷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蓏（童曰按許慎注淮南云在木曰果在地曰蓏張晏云有核曰果無核曰蓏又一說云有殼曰果無殼曰蓏○蓏郎果切）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爲癰瘍疣贅瘻痔（童曰說文瘻頸腫也瘍頭創也一曰久創痔後病也○瘍音羊疣音尤贅朱芮切瘻音漏痔丈里切）蟲生之木朽而蝎中（蝎音曷木中蠹者）草腐而螢飛（腐爛也螢音榮）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齧倪結切）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孫曰墾耕也墾康很切）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窾墓以送死（窾空也音款）而又穴爲偃溲（童曰偃溲溷也所以留之溲音搜○偃一作匽）築爲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爲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劉曰燔燒也合作燔然音煩）革金以鎔陶甄琢磨（甄稽延切）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孫曰倖倖衝衝很戾也）倖倖衝衝（倖音幸）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人一作大一有之字）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

呼而悲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内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耶

天論上

劉　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徠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荅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騭之說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剌異霆震于畜木未甞在罪春滋乎堇荼未甞擇善跖蹻焉而遂孔顏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眊氣雄相君力雄相

長天之能也陽而蓺樹陰而揫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斬材窾堅液礦硎鋩義制強訐禮分長幼右賢尚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爲公是非爲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爲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爲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事耶唯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耶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耶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恒在佞而罰恒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

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爲邪任人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巳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恒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恒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劉禹錫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群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强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群次乎邑郛求蔭于華榱飽于餼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郛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郛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巳

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預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爲荅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濰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爲濤也流之泝洄不能峭爲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漢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沉亦天也阽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駭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沉有不沉非天曷司歟荅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幷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沉一以濟適當其數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淄之覆也勢

有疾徐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於勢邪荅曰天形恒圓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乘其勢乎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耶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爲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尤者耳問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荅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爲體也不妨乎物而爲用也恒資乎有必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爲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内也爲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内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狌犬鼠之目庸謂晦爲幽邪吾固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烏有天地之内有無形者邪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逃乎數耶

天論下

劉禹錫

或曰古之言天之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子之言有自乎荅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顔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夫腎腸心腹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爲清母重爲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爲庸噓爲雨露噫爲雷風乘氣而生群分彙從植類曰生（按尚書傳云海隅蒼生謂草木也）動類曰蟲倮蟲之長爲智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廷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知餘難以神誣商俗以訛引天而毆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鶻說

黄曰唐之中世酷吏羅織姦臣擅權朋黨相軋者四十年藩鎮跋扈者二百載腥風疫氣彌漫宇内仁人君子罹之嗚呼故巴蜀不臣子美以賦杜鵑之詩眷眷焉白樂天亦以有江魚羣鳥之嘆然或相乳韓吏部喜而序其事以見斯人無慭幼之恩鶻能縱鳥物子縱之而為之說以見斯人多害物之忍是敎予皆有數而云韓曰退之法公墓謂子厚既退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觀公此說必有當今者責子厚之氣力而不知釋其篇末意昭然○鶻胡骨切

有鷙曰鶻者穴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孰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燠熱掌乙六切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章曰浮圖之跂塔之最高處○跂丘弭丘智二切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耶翮下革反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鷇卵韓曰鳥子生而須哺曰鷇○鷇古候切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攫居縛切不為其他凡食類之饑唯旦為其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饑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

夫今之說曰以喣喣而嘿喣況羽切嘿呵選切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鵂晦於晝而神於夜張曰梟不孝鳥鵂鶹也莊子鵂鶹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梟堅堯切鵂音休鼠不穴寢廟孫曰左氏襄二十三年臧武仲曰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循牆而走孫曰左氏傳七年正考父鼎銘曰三命而俯循牆而走是不近於喣喣者耶今夫鶻其立趯然趯音跳趯跳也其動砉然韓曰砉皮骨相離聲孫曰莊子砉然響然○砉呼狊切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說為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飢

祀朝日說

韓曰公時為監察御史作禮記王者大夫以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注曰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於國城東西各用方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朝音潮下同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朝音昭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孫曰詩雨無正之卜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

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口孫
國語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將殺之叔向聞之夕以君平公乃趣赦之注豎內豎襄名也闔上夕嚮至於朝也
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孫曰昭十二年左氏楚子次于乾谿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注子革鄭丹夕莫見也
齊之亂子我夕孫曰史記齊簡公四年初簡公與父陽生之在魯也闞止有寵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驟言諸簡公曰田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注闞止子我也夕省事也
趙文子礱其椽張老夕韓曰國語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礱盧紅切
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韓曰國語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注襄子智伯瑤也士茁智伯家臣茁側滑切
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闥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韓曰漢官儀故事黃門郎每日暮向青瑣門拜故謂之夕郎蓋郎今之給事中云
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孫曰周禮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朝日以五采則夕月以三采可知魯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小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
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類足矣類一無其字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為之也條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捕蛇者說

韓曰公謫永州時作謂當時賦歛毒民其烈如是黃曰苛政猛於虎孔子過泰山之言也泰山屬於魯是時魯之政可謂苛矣毒賦甚於蛇柳子在零陵之言也唐都長安零陵相去三千五百里見唐賦所及者遠也是時唐之賦可謂毒矣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孫曰白章謂白文也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孫曰腊謂乾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童曰踠曲脚也足疾也瘻頸腫也一曰久創癘疫癘也○攣閭緣切踠音宛又於遠切瘻音漏癘音厲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若汝也余將告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孫曰汪然涕貌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殫盡也音單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餓渴而頓踣踣僵也音匐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藉借也疾夜切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悍音旱叫囂乎東西囂虛嬌切一音敖隳突乎南北隳許規切譁然而駭者譁音華駭下楷切雖雞狗不得寧焉吾[illegible]恂而起恂音荀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illegible]謹

食之食音飤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韓曰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䄍說

黄曰子貢觀蜡歎一國之人皆狂孔子以文武弛張之道辭而闢之云若可已而不可已也子貢學蜡說謂名存實匱欲舉而去之是宜爲孔子所斥其說曰水旱螟蝗癘疫可以黜神慝吏貪暴罷弱可以責人要其言歸重於人之所輕神之責是矣然又有致雨反風去蝗與虎者焉出於偶然湯水旱非人之罪慝人事有不可以已又孰不委於天而盡廢人事耶蜡音乍或作臘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䄍孫曰蜡祭名也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進有司以問䄍之說則曰禮記曰䄍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合百神於南郊以爲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賀于戶部戶部之詞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孫曰唐制䄍祭凡一百八十七坐方當年饑不祭則闕其祀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䄍乃通韓曰禮記八䄍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䄍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䄍乃通以移民也郊特牲云其方穀不熟則不通於蜡焉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惝怳誕音但漫莫官切又莫半切惝齒兩切怳許兩切惝怳驚貌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爲心也一毋心也乎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于人者何也予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一無上十字豈人之爲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沓貪乎罷弱乎罷音皮下同非神之爲耶故其黜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其教之實則隱以爲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張曰金縢周公居東大木斯拔以風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劉曰昆爲弘農守崤黽多虎昆爲政三年虎皆負子度河宋均爲九江守郡多虎均下令去其檻穽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是非人之爲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爲則十年九潦

八年七旱者（韓曰二句出莊子秋水之文）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謾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乘桴說

（黃曰韓退之說論語與世之學者大異如子在回何敢死而曰回何敢先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而曰子所雅音之類皆自出新意不同諸子而海東異亦然中璧夫子於論語其語不多異而乘桴一說蓋出於諸儒言意之外非聖心之大然者是知韓柳二家皆不免穿鑿之弊○桴芳無切）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孫曰桴編竹木大者曰筏小者曰桴）從我者其由歟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說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遊息者也桴者所以遊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為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則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以復者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極生人之道（極一作桂）不得行乎其時將復於至道而遊息焉謂由也勇於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從之也其終曰無所取材云者言子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世而未得所以為復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氣而明復之難耳然則有其材以為其桴（一作以為桴無其字）而遊息於海其聖人乎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以此追庶幾之說（追一作進）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歟者當是歎也回死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以廢異聞且使遯世者得吾言以為學其於無悶也揵焉而已矣（揵一作捷）

說車贈楊誨之

（韓曰誨之楊憑之子也憑自京兆尹貶臨賀尉誨之南為賀州公謫永州過永之誨之公作是說以遺之當之獨以為柔外剛中未必不為車以贈誨中未必不為常公反復論辯有二書見于集之別卷）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為功也不攻則速敗（韓曰攻牢也）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若箱也（韓曰箱車箱所以載）圓之所謂若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補注謂行於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杼山而侔（童子曰考工記凡為輪行澤欲杼行山欲侔杼削薄其踐所以為輪）上而輕下而軒且曳（韓曰詩戎車既安如輊如軒輕俯也軒仰也曳宁木）輪以杼祥而職左（韓曰禮記祥車曠左左未喪之乘車也）華而長轂以戰

孫曰左氏曰長轂九百注長轂戎車也○轂音穀巢焉而以望韓曰與高而巢以望敵也成十六年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者作巢安以愛老禮記大夫七十而致仕乘安車白虎通曰老夫不致仕乘安車自偹以老夫於輜以蔽內張曰輜說文云輜車前衣車後也於軺不物車前後皆蔽若今庫車○輜音菑垂綏而以畋劉曰周禮巾車五路一曰玉路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旒音流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于庭以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韓曰大車之箱也達而行之者輪相中者軸長而固者蚤韓曰蚤讀為爪考工記注蚤謂輻入牙中者也○蚤音爪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轅韓曰考工記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轅音袁却暑與雨者蓋張曰考工記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氏仁義之林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為古辭沖然而有光其為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宜御乎物若輗軏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汙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高以遠乎法則廢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四牡騑騑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為六官右為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九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蓄狗韓曰魯定公十年會齊侯于夾谷孔丘相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黃曰唐世士風鄙甚矣其相戒約曰君子求磨員其方見員元太山嬾之歎戮小兒轉圜之器以媚世為方為良謗不貲焉公為誨子求車以贈楊生者盡矣其末篇曰誨之方其中懼圓其外者未至焉謂楊生或能方其中而其外當孺以圓不肯乎陸中也使其自得也未至而更以圓戒之豈不同乎臥作者或見笑於次山之家

謫龍說

韓曰當在永州者以作孟有所微而然者也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群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墜地有光曄然韓曰煒輝也孟曰也被緅裘白紋之裏韓曰緅帛青赤色首步搖之冠韓曰步搖一名行步則搖曰夫貴遊少年駭且悅之稍押焉奇女頩爾怒曰韓曰頩說文斂容怒色也○頩音名以拾頩又音傍拗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即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儷也韓曰儷偶也○儷

歐計切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偷偷也（偷偷音偷）因取裘反之化爲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復吳子松說

（韓曰吳子即吳武陵）

子之疑木膚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果氣之寓歟爲物者裁而爲之歟余固以爲寓也子不見夫雲之始作乎勃怒衝涌（勃蒲沒切）擊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偃然爲人拳然爲禽敷舒爲林木嵬峨爲宮室（童曰嵬峨山高貌上吾回切下五何切）誰其搏而斲之者（斲竹角切）風出洞竅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召竅穴（竅一作穴）與夫草木之儷偶紛羅雕葩剡芒（葩披巴切）臭朽馨香采色之赤碧白黃皆寓也無裁而爲之者（無之字）又何獨疑茲膚之奇詭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參差不齊者哉（差初宜切）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恨者人或權褒貶黜陟爲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又以仁義爲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貌遂其聲而毀其所譽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豪譽禍賊僻邪（童曰譽毀不明也……）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佰多清明沖淳（淳一作醇）不爲害者彼非無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戾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徵之猶無以爲告今子不是病而木膚之問爲物者有無之疑乎胡横訊過詰援擾焉如此哉

羆說

（童曰公之爲羆說蓋有所指而言○羆音陂）

鹿畏貙（貙丑俱切獸名似貍……）貙畏虎虎畏羆（孫曰說文羆如熊黃白色）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爲百獸之音昔云持弓矢罌火（孫曰罌缶也）而即之山爲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貙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爲虎而駭之貙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爲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捽搏挽裂而食之（童曰說文捽持頭髮也……）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爲羆之食也

觀八駿圖說

（韓曰穆王嘗於畫中見八駿之名一曰絕地二曰翻羽三曰奔霄四曰越影五曰踰輝六曰超光七曰

韓醇曰八駿圖必本諸此云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韓曰列子云周穆王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遂宿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古書記穆王駛八駿者蓋此爲說後之好事者為之圖宋齊以下傳之下一作來觀其狀甚怪成若鶩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孫曰螳蜋謂母方言螳蜋謂之髦或謂之蝆南楚之間謂之蟷蠰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羲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孫曰帝王世紀伏羲女媧蛇身人首神農人身牛首媧公蛙切孔子如倛頭孫曰荀子云仲尼之狀面如蒙倛蒙倛者蒙倛之頭韓曰倛方相也音欺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齕草飲水齕齕也下沒切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為負販者有不足為吏者有不足為士大夫者有足為者視之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燠一也推是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驊騮白羲音義一本作義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為牛為蛇為倛頭為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倛頭之問問一作聞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黃曰韓子曰古之聖人有若牛首烏喙蒙倛者貌似而心不同不可謂之非人此所以寘鄙言之為怪柳子曰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倛頭之謂然不信有得此所以欲焚八駿之圖文公之於聖人信其心形貌之似而重求其心子厚之於聖人與之以人而不信其形貌鱗蟲之怪二子之論正大同而小異

五百家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五百家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傳

宋清傳

（韓曰公此文在南來州後作蓋寓當時之交游者不爲之援引附炎棄寒有愧於清之爲者因以諷）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孫曰居儲積也）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童曰讎賣也音售以昭切）咸譽清疾病疕瘍者（疕卑履切○一本作疵疕頭瘍也瘍病故病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饋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貽一作賒）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怫音佛）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翦子踐切）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孫曰姓郭號橐駝馬類也背肉似橐故以名之 黄曰事有可觀而長者解牛得養生問答合得諸人爲天下之道與牧馬何異牧民之道以養生而知橐駝傳宜其有爲而作也○橐音託駝徒何切）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瘻（韓曰瘻文選作僂也○瘻隴主切）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豪下一有家字）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

伺傚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韓曰孔作曰孳孳音字又津之切○一有以字）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旣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去一作夫）其蒔也若子（童曰蒔種也音侍）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一有焉字）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哉一作矣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孫曰勗勉也呼王切）督爾穫蚤繰而緖（[illegible]）（繰蘇曹切）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嘻一作嘉）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一有也字）

童區寄傳

（韓曰其文曰桂部從事爲余言之當在柳州作[illegible]）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以一作以）自毀齒已上（孫曰古者丈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齔毀齒也）父兄鬻賣（鬻音育）以覬其利不足則取他室束縛鉗梏之（[illegible]）（鉗者以鐵束之梏手械○鉗其炎切梏姑沃切）至有鬚鬣者（[illegible]）力不勝皆屈爲僮當道相賊殺以爲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么小也）漢官因以爲己利苟得僮恣所爲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孫曰周士貞元十七年第進士元和中從事桂管）爲余言之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童曰蕘采薪也）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illegible]南越中謂野市曰虛）寄僞兒啼恐慄爲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爲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

童大駭將殺童遽曰爲兩郎僮孰若爲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一有然字）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奇之（孫曰証杲卿之孫元和初爲桂管刺史觀察使○証音証又之刃切）留爲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韓曰戰國策燕太子丹欲以匕首刺秦王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爲荊軻副而往史記作舞陽）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梓人傳

（韓曰公蓋託物以寓意端爲佐天子相天下進退人才之說也黃曰王承福梓者而伴喻於韓陽潛梓人而得傳於物又曰梓人傳意大抵出於孟子孟子言爲巨室必使工師求大木是何異於梓人所謂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否者乎孟子言教玉人琢玉之爲非是何異於梓人所謂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不齊於主人之牽制若乎）

裴封叔之第（孫曰名墐公之姊夫）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隟宇而處焉（童曰說文隟壁際也當作隙轉作隟去逆切詳注第九卷）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孫曰尋八尺引十丈尋引所以度長短也）家不居礱斲之器（礱音聾斲音卓）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孫曰易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賈誼傳天下圜視而起注云驚悍也）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

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里胥一里之長胥謂其有才智爲什長者）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童曰尚書之文）有方伯連率（孫曰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又曰十國以爲連連有帥率與帥同）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孫曰嗇夫鄉小吏版尹掌戶版者）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童曰衒行且賣也音縣）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躰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韓曰听听笑也魚斤切笑之貌）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圮毀也部鄙切）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童曰周禮考工記之文）今謂

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揚氏潛其名

李赤傳

（韓曰太白自謂謫詩類李白而赤其名狂士也其所養不知黃曰司馬長卿名相如以名慕藺相如者也不效其全璧之高風而彼哭之爵為闡氏所不為牛僧孺字思黯以字慕汲黯者也不效其好象之高節而市人之行有役直所不齒李太白以神仙風姿布衣入翰林使高力士脫靴眼空四海不李赤感於厠鬼以世為溷以圂為帝居清都白固如是耶）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游宣州州人館之（一本無州人二字）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易音亦）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孫曰經縊也脰項也音豆）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巾走去赤怒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為者赤乃就牖間為書輾而圓封之（童曰則下圓口什揉音一戈又才伙反又叢二切）又為書博封之訖如厠久（一有而字）其友從之見赤軒厠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厠也（溷胡困切）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孫曰史記趙簡子夢遊鈞天廣樂）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厠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厠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厠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汙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厠舉其牀拄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厠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為書讀之盡與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固有厠鬼耶赤之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矣（一作耳）又何暇赤之笑哉（補注東坡有李赤詩并題跋見本集）

蝜蝂傳

黄曰多藏必厚亡財多必害己古人所幾子厚知其上其體王孫則為其藏食自責也其招海賈則為其以利易生也腰千金以甘死所以哀零陵之氓貪事負以至死所以閔蝜蝂之蟲戒之詳矣然規權要私卒罹黨禍者言之不能行卹其身及禍而後悔累又曰蝜蝂善負愈重而後起然工於為人故獲負而無害負蝂遇物愈貪而不已然無所用故受禍而莫救韓曰公之所言蓋指當時用事貪取黲甚者○蝜音負又扶缶切蝂音板

蝜蝂者埤曰蝜蝂爾雅作負版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卬音昂亦作仰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因一作困卒躓仆不能起躓知利切仆音赴又音匐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己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一本有曽也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哀一作悲

曹文洽韋道安傳 元闕

孫曰曹文洽李義成軍牙將也貞元十六年監軍薛盈珍遣小吏程務挺誣奏節度使姚南仲罪文洽亦奏事長安知之乃及務挺於長樂驛中夜殺之沈盈珍表於廁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專殺之罪亦作狀白南仲遂自殺明旦門不啓驛吏排之入得表狀於文洽尸旁上聞而哀之○又是歲五月東六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子壬子軍亂殺判官鄭通誠建封子愔知軍事以抗王命韋道安死之韓曰二公傳請本皆闕外集中有韋道安詩言其事甚詳觀其詩則傳之意可見矣題云曹文洽韋道安傳則事必相關豈詩所謂自言故刺史者耶或與道安同救刺史之急者也

五百家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新刊五百家註音辨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騷

乞巧文

（集註荊楚歲時記七夕婦人以綵縷穿七孔鍼陳几筵酒脯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或云見天漢中奕奕白氣有光五色以為徵應見者得福此乞巧之所自也然公為此文假是以見其拙焉韓已耳晁无咎取之於變騷而系以詞曰巧不可為也鍇捶而使乞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女子貢拙鍾者為楊僕用力少而見功多而抱甕者羞之夫鳩不巢拙莫比焉而退源乃曰雖鳴之鳴遊方吾獨恐其先源詩復世虎鼠鼓拙以為巧意皆之不然者今皆然矣其之者宗元之作雖亦閔時萬要歸濤厚與宗元拙矣）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餐餌馨香（舊註學術也）（餐音起切餌仍吏切）蔬果交羅插竹垂緌（而追切）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孫曰漢天文志織女天孫也嬪婦也河鼓即牽牛也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使鵲為橋作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紃縫製（孫曰紃條也紃音旬下製也）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紝（口林切）（弁冠也紝衣衿也）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傴僂將事（傴於矩切僂力主切）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於天轇轕璇璣（孫曰轇轕猶交加也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注正天文之器璣音機○轇音膠轕音葛）

（黼音甫黻音弗）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孫曰天津九星橫河中主四瀆）儷于神夫（韓曰儷偶也）于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孫曰天文志左旗九星在天河鼓左旁右旗亦如之而河鼓居其中）靈氣翕歘（呼切）茲辰之良幸而弭節（孫曰弭節按行也）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黿螺蚌（步項切）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彷徉為狂局束為諂吁吁為詐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己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巇（巇許宜切險也）中心甚憎為彼所奇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己曾不惕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抃嘲似傲貴者啟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恧（女六切）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叢己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狴邊迷切犴又五旦切）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睢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群掉尾百怒一

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鬬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恒使玷黜。沓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默測憎憐。搖脣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喑抑銜冤。喑音陰 擘眥流血，擘音的 一辭莫宣。胡為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啽哢飛走。啽哢鳥聲也啽音弇哢音弄 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夸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嚚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韓曰漢書文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 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矉頞蹙，韓曰矉目恨張也頞音遏 喙唾胸歐。喙呼惠切唾吐卧切歐音嘔 大赧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呐舌，呐與訥同 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便平 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臠，韓曰楚辭突梯滑稽居卷切不附突梯 滑稽以柔儒之突梯滑稽貌莊子臠卷傖囊而亂天下卷臠不申舒貌音拳攣又旁劣切一切 為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韓曰王制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〇屬字音燭

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褏朱裳，韓曰褏衣袂也音袖 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為之，而誑我為？汝唯知恥，諂貌淫詞，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為大，失不汙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敢一作安 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黃曰聖賢之本意於此而發於外所遺有注撰時見有合

明所泰有寬訣所謂智多寡巧拙之所由分昔夫言之騷不廉任之不異身名榮辱位高下則非巧拙之所爭也故大智者為大辯者訥知愚者聖人所與无智名者史氏所稱世俗所謂拙者安知其非真巧歟子厚殁不重責己其為巧拙之大意特在於言語用舍仕宦進退之間又何足以知真巧拙所在耶

罵尸蟲文 并序

韓曰公此文蓋有所寓耳貞元中公以黨累貶永州司馬宰相惜其才欲澡濯用之詔補袁州刺史其後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癈之公甞疑其假此以蔽其惡也當是謫永州後作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於帝以求饗。韓曰酉陽雜俎天人有三尸上尸清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臟下尸血姑伐人胃命凡庚申日言人過於帝古語云三守庚申三尸伏七守庚申三尸滅 以是人多謫過、疾癘、夭

死柳子特不信(特一無字)曰吾聞聰明正直者爲神帝神之尤者(者一無字)其爲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陰穢小蟲縱其狙詐延其變詐以害于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爲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蟲若果爲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于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後爲帝也余既處里不得質之于帝而嫉斯蟲之誣爲文而罵之

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一作自形其形)陰幽跪側而寓乎人(寓一作託)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童曰成十年左氏晉侯夢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文肓心上鬲下也音荒)不擇穢卑潛窺默聽兮(竊一作竊此居切又如字)道人爲非冥持札牘兮摇動禍機卑陬拳縮兮宅體險微以曲爲形以邪爲質以仁爲凶以僭爲吉以淫諛諂誣爲族類以中正和平爲罪疾以通行直遂爲顛躓以逆施反闔爲安佚諧下謾上(童曰謾欺也莫官切)佪其心術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張曰睨邪視也五計切)走讒于帝遽入自屈冪然無聲(冪音覓)其意乃畢求味己口胡人之恤彼脩蛸恙心(韓曰蛸蟲中長蟲也序個□此本蛔作蛕)短蟯兀胃(韓曰蟯亦腹中蟲如消二切)外搜疥癘(張曰疥瘙癢也癢旁字也)下索瘻痔(童曰瘻瘡也痔後病瘻力鬭切痔治里切)侵人肌膚爲己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爲利帝之聰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答汝讒慝叱付九關貽虎豹食(童曰楚詞宋玉招魂虎豹九關啄害下人言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關閉啄齧天下欲上之人而殺之)下民舞蹈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遂收汝之生速滅汝之精蓐收震怒(韓曰蓐收天之刑神禮記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將勑雷霆擊汝酆都(酆音豐)糜爛縱橫俟帝之命乃施于刑群邪殄夷大道顯明害氣永革厚人之生豈不聖且神歟祝曰尸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廬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告于玄都

斬曲几文

(韓曰觀其文蓋揣當時以諂曲獲用者又譏上之人不明弃直而用曲則不才者進其用微矣皆貶謫後作歟前蓋相先後云)

后皇植物(韓曰楚詞九章后皇嘉樹橘徠服兮註后土皇天也)所貴乎直聖主取焉(主一作王)以建家國巨爲棟楹(上音棟下音盈)齊爲閶闔(上昌本切下音嗑)外隅平端中室謹飭(飭一作飾)度焉以

凡孫曰周禮室中度以几几三尺也○度待洛切維量之則君子憑之以輔其德其一作有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揉木韓曰揉屈伸木以限肘腋欹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上音喝下音葉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脅不遑息余胡斯蓄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墝埆韓曰何休曰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墝埆瘠也○上口交切下克結切反時燠寒鬱悶結澀悶一作閉癃塞艱難癃音隆塞一作寨不可以遂遂虧其端離奇詰屈韓曰鄒陽上書云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縮恧蹙蹶恧女六切蹶上也高也比音蹙下五官切含蝎孕蠹也韓曰蝎木中蠹也胡葛切蠹音妒外邪中乾音干或因先容以售其蟠韓曰見上書曹也音蟠音盤下同病夫甘焉制器以安彼風毒敗形陰冷遷魄韓曰相傷擢之今令呂叶切禍氣侵骨淫神化脈體反筋倦來衛逆乃害茲物以爲己適器之不祥莫是爲敵烏可昵近以招禍僻僻音且人道甚惡惟曲爲先在心爲賊在口爲愆在肩爲僂在膝爲攣戚施蹢躅孫曰戚施不能仰者蹢躅也蹢有蹢躅其行脚跟不着地○上亭歷切下丁丘切傴痀拘拳古皆斥遠莫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盗泉韓曰陸士衡猛虎行渴不飲盗泉水熱不息惡木陰孫曰管子云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猶恥之況與惡人同處尸子云孔子至于盗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朝歌迴車孫曰史記鄒陽書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

歌墨子迴車韓曰晉灼云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簡牘載焉載一作稱昭王市骨樂毅歸燕韓曰燕昭王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首而返君王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況生者乎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二焉今王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哉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以爲亞卿今我斬此以希古賢諂諛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專咨爾君子曷不乾乾張曰易君子終日乾乾○乾音虔既和且平獲祐于天去惡在微保其傳黃曰好惡根於心而託物以自見原若不飲貪泉王者不食邪蒿以本著之非曾白之節執方者不蓄置輒之器宜也子厚急於禮法曲擇摩抄同於傴僂者多矣而反斬絕曲几几而有神得無甚誅之乎寃乎

宥蝮蛇文 并序

韓注見先各取冒尸忠曾王持此宥蝮蛇文以附竄逐之日韓曰蛇以蝮寓譏君子以至爲皇帑指喪安王孫尸蛊蝮對卜人讒安之按也其情之而竄之也投畀有北之意也其有之也以秦人不忍而致之意也蓋辭審僭比義而宗元放之焉○蝮音覆

家有僮善執蛇蝮蛇文間色如綬文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出南方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左注犯於人死不治又善伺人聞人咳喘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巧噬音誓肆其害然或慊不得於人則愈怒慊舊音嫌恨也苦簟切反齧草木草木立死後人來觸死莖猶墮指攣腕腫足攣力緣切腕烏貫切腫時勇切爲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既乎

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
內彼不即汝而汝即彼犯而鬬死以執而謁者
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
彼耕穫者求薪蘇者（孫曰樵者[illegible]蘇草也）皆土其鄉知
防而入焉執耒操鞭持芟朴以遠其害汝今非
有求於榛者也密汝居易汝庭（孫曰易謂芟治草木）不凌奧
不步闇是惡能得而害汝且彼非樂為此態也
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僻氣甚
禍賊雖欲不為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
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

所為若是叩其脊諭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夫天形汝軀（[illegible]）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
膂屈脅惟行之紆目兼蜂蠆色混泥塗（[illegible]）
其頸蹙恧（[illegible]）其腹次且（[illegible]七余切）褰鼻鉤牙穴
出榛居蓄怒而蟠銜毒而趨志蘄害物陰妒潛
狙（子余切）汝之稟受若是雖欲為鳳為蘧（[illegible]）
（[illegible]）為可得已乎凡汝之為惡非樂乎
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搖風動百毒齊起首
拳脊努呥舌搖尾（[illegible]）不逞其凶若病乎已
世皆寒心我獨悲爾吾將薙吾庭（[illegible]）

葺吾檻窨吾垣（[illegible]）嚴吾扃俾與草木植而穴
隙不萌（[illegible]）與汝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
為得而行害造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既
寧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辜惟汝之寶陰陽為
戾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扶（[illegible]）宥汝于野
自求終吉彼樵豎持芟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
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患實
大他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中焉能悔嗚
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不知反訟其內今雖宥
焉後則誰赦（[illegible]）陰陽爾造化爾道嗚呼在可

不悲歟

憎王孫文

（[illegible]）

猨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猨之德靜以
恆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
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則內其柔弱者（[illegible]）
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群
萃然後食衎衎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

植故猨之居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囂(虛驕切)勃諍號呶(上音豪下尼交切)唶唶彊彊(孫曰唶唶大聲也彊彊相隨貌詩鵲之彊彊○唶音責又子夜切)雖群不相善也食相噬嚙(倪結切)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攘木實未熟輒齕齩投注(下齕)(沒切齩五狡切)竊取人食皆貫其嗛(舊注以頰貯食也[illegible]嗛苦簟切)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恒蔚然以是猨群衆則逐王孫王孫群衆亦齚猨(韓曰齚齧也仕革切一作齚)猨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湘水之浟浟兮(孫曰湘水出零陵郡)其上群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猨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踉叫囂兮(跳徒聊切踉呂張切)衝目宣齗([illegible])外以敗物兮內以爭群排鬬善類兮譁駭披紛(譁音華駭下楷切)盜取民食兮私己不分充嗛果腹兮(韓曰莊子三飡而反腹猶果然果如字又苦火切飽貌)驕傲驩欣嘉華美木兮碩而繁群披競嚙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怨苦兮號穹旻(號音豪旻音珉)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猨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傚廉來同兮聖囚([illegible]囚謂文王囚於羑里)禹稷合兮凶誅(孫曰謂舜用禹稷去四凶)群小遂兮君子違(小乎下本有人字)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既兆其盈虛(否備鄙切)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illegible])

逐畢方文(并序)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過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老弱燔死(燔音煩)晨不爨(取亂切)夜不燭([illegible])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不得休(罷音疲)蓋類物爲之者訛言相驚云有怪鳥莫覩其狀山海經云章義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孫曰[illegible])若今火者其可謂譌歟而人有以鳥傳者其畢方歟遂邑中狀而圖之禳而磔之(舊注磔裂也陟格切)爲之文而逐之

后皇庶人兮敬授群材大施祿字兮小薇草菜各有攸宅兮時闔而開火炎爲用兮化食生財胡今茲之怪戾兮曰十夔而窮災（夔音[illegible]）朝儲清以聡邃兮夕蕩覆而爲灰焚傷羸老兮炭死童孩呌號顛突兮户駭人哀相夫狂走兮（[illegible]）倏忽往來欝攸肆暴兮（孫曰哀三年左氏[illegible]欝攸從之注火氣也[illegible]）混合恢台（韓曰楚詞九辯[illegible]恢台之孟夏兮[illegible]）民氣不舒兮僵踣顛頹（僵音薑踣匹[illegible]切）休炊息爨兮灰伏爆爆門塵曠黑兮啓伺奸回若墜之天兮（墜一作墮）若生之鬼令行不詭兮國恐盍巳開之禹書畢方是祟（韓曰山海經乃[illegible]禹所經[illegible]）嗟爾畢方兮胡肆其志盍言聴明兮（韓曰書曰[illegible]）念此下地炎皇所愛兮僇死無貳幽形扇毒兮陰險詭異汝今不懲兮衆勤咸至（[illegible]）皇斯震怒兮殄絶汝類祝融悔禍兮（韓曰祝融火神[illegible]黎爲高辛氏火正[illegible]之曰祝融[illegible]）回禄幷氣（孫曰左氏[illegible]於玄冥回禄[illegible]冥水神回禄火神）大陰施威兮玄冥其行事（張曰[illegible]於玄冥[illegible]太陰之神）汝雖赤其文倏其趾逞工衒巧莫救汝死黠知急去兮（黠下八切）愳乃止此高飛兮翱翔遠伏兮無傷（翱翔音敖祥）海之南兮天之裔汝優游兮可卒歲皇不怒兮求汝世日之良兮今速逝急急如律令

辨伏神文 并序

余病痞且悸（[illegible]）謁醫視之曰惟伏神爲宜明日買諸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求觀其滓（滓側里切）曰吁盍老芋也彼鬻藥者（鬻音育）欺子而獲售子之懵也而反尤於余不以過乎余戄然慚慊然憂（[illegible]）推是類也以往則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衆矣又誰辨焉申以詞云

伏神之神乎惟餌之良愉心舒肝兮魂平志康歐閑滯結兮（[illegible]音）調護柔剛和寧悦懌兮復彼恒常休嘉訢合兮（訢音忻）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其樂揚揚余殆於理兮榮衛壅極伏不羈積堤兮（孫曰史記倉公傳[illegible]）求是以食往沽之市兮（沽買也）欣然有得滌濯𩰪肖駁其狀兮往尤于醫懺滓以觀兮既笑而嘻曰子胡昧愚兮茲謂蹲鴟（孫曰史記[illegible]山之下沃野有蹲鴟[illegible]芋也）𧹞身猥大兮叢蘢（[illegible]）坏畢（孫曰坏畢謂[illegible]之地）受氣

頑昏兮陰僻敧危（敧丘宜切亦作欹）累積星紀兮以老爲奇潛苞水土兮混雜蝝蚳（韓曰蝝蝗子也蚳蟻卵也○上悅絹切下丈飢切）不幸充腹兮惟𤸎之宜野夫杖害兮（童曰杖很也音寘）假是以數刮肌刻貌兮觀者勿疑中虛以肥兮外澤而夷誤而爲餌兮命或殆而今無以追兮後愼觀之嗚呼物固多僞兮知者蓋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禍書而爲詞兮願寤來者

愬螭文 并序

零陵城西有螭室于江（補注零陵永州郡名說文螭若龍而黃一說无角曰螭○螭丑知切）法曹史唐登浴其涯（音沂）螭牽以入一夕（一作昔）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於是作愬螭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孰主之兮（韓曰莊子天其運乎地其處乎孰主張是）壽善夭殤終何爲兮堆山釃江（釃山宜切又所綺切）司者誰兮矣然爲人使有知兮畏危慮害趍走祗兮父母孔愛妻子嬉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潎潎湘流（舊注潎潎水流貌二潎字並音敝）清且微兮陰幽洞石蓄怪螭兮胡濯兹熱卒無歸兮親戚叫號閭里思兮𡊮其安游覩湘纍兮（孫曰揚雄反離騷因江潭而淮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注諸不以罪死曰纍原赴湘死故曰湘纍○纍力追切）嗟爾怪螭害江湄兮（湄音眉）涎沫重淵（涎徐連切字當作次重平）[illegible]一物莫威兮蟉形決目（蟉力幽巨糾二切）潛伺窺兮膏血是利秋自肥兮歲既大旱滓莫施兮妖猾下民使顛危兮充心飽腹肆敖嬉兮洋洋往復流逶迤兮（逶於危切迤音移又夷佀切亦作也）惟神高明胡縱斯兮蔑棄典彝逞怪姿兮胡不降罰肅川坻兮舟者欣欣游者熙兮蒲魚浸用吉無疑兮牲牷玉帛人是依兮匪神之愬將安期兮神之有亡於是推兮投之北流心孔悲兮

哀溺文 并序

（韓曰文蓋指事寓意與柳海賈之說同）

永之氓咸善游（永一作零陵二字童曰游水也說文行水也）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絕湘水中濟船破皆游（一作皆浮游）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孫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爲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怠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爲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作哀溺

吾哀溺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爲憂世濤鼓以風湧兮浩涆蕩而無舟（涆戶旰切）不讓祿以辟富兮

又旁窺而詭求手足亂而無如兮負重踰乎崇丘既浮頤而滅脊兮 浮頤一作搖頭 不忍釋利而離尤 韓曰 驗壓生不入以離尤兮上 繼人無濟也以悲作雄 呼號者之莫救兮 當 愈搖首以沉流髮披鬟以舞瀾兮 救以持之被髮 髮若只歧髮鬟亂也貞陽切 塊偎偎而爲遊 張刃良切又音振 龜黿互進以爭食兮魚鰐族而爲羞始貪贏以齒厚兮終負禍而懷讎前既沒而後不知懲兮更攬取而無時休哀茲氓之蔽愚兮反賊已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兮姑指幸者而爲謀夫人固靈於鳥魚兮胡昧罰而蒙鉤 童曰罰 也劉 覓 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善游雖最兮卒以道夭冥書皆行兮以死自繞推今而鑒古兮鮮克以保其生衣鉞紂兮 孫曰史記紂兵敗走入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 專利滅榮 孫曰國語周厲王好利近榮夷公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 豺狼死而猶餓兮牛腹尸而不盈 孫曰以羿死也牛至死服浦未肯 民既貧死而無知兮 貨首茂一無民字 故與彼咸謚爲氓死者不足哀兮冀中人之爲余再更噫

招海賈文

韓曰此又祀元答取以續楚詞者之一也昔屈原不遇於楚彷徨無所依欲乘雲騎龍遨遊八極以從己志而不可得也然念其故國至于將死精神靡散四方上下無所不往又有衆鬼虎豹物之害故大招其魂而復之上曰皆不若楚國之樂者招海賈文雖變其義蓋取諸此也宗元以謂時世盲利遠而不復不如已故悲興亦以誠世之士行險徼幸不知居易以俟命云○賈音古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 盪音蕩 泊作汩 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隳突 上呼規切 下陀骨切 渝涅無形兮往來遽卒 好忽切 陰陽開闔兮氛霧滃渤 上烏孔切 下蒲末切 君不返兮逝恍惚 無一 舟航軒昂兮下上飄鼓騰趠嶢嵲兮 童曰嶢嵲高也○趠敕角切嶢音堯或書作嵽音魚列切 萬里一瞬舉入泓坳兮 才律切 莫 二孫切 於交切 視天若畝 孫曰步百爲畝 與 同 旁蟠出抃兮翔鵬振翼天吳九首兮 孫曰山海經云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爲水伯其爲獸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背青黃人面此作九首恐誤 更笑迭怒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爲虜黑齒鹺𪙉鱗文肌 韓曰木元虛海賦或迻於黑齒之邦注黑齒 外國名童曰齒 三角駢列耳離披 韓曰山海經 背 不正 士服切 鰲 切 有刺如三角 萎○ 音陵 反斷叉牙踔嶔崖 童曰齒 山高險也 蛇首豨鬣虎豹皮 韓曰 而越 悤 蛇 角切 音欽又 的 切 約 此形如 而四足 沉 臨海水異物志虎鯌長五尺黃黑斑文耳目齒牙有似虎形 變乃成虎○ 豨豕也 群没互出譴遨嬉臭腥百里霧雨瀰君不返兮以充飢 豹水蒼鮨 韓曰張衡思玄賦 弱水之潺湲兮 以 大招 東有大海溺水 只 東海

具水淖溺沈沒焉物也弱一作溺其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詩曰山海經云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環之不能載鴻毛鯨鯢疑畏童曰鯨鯢大魚也淫淫嶷嶷魚力切其二切君不返兮卒自賊怪石森立涵重淵溫含音高下迥置滔危顛童曰迥遠也迥呂結切崩濤搜蹤峙戈鋋張曰鋋小矛潼延切君不返兮蓋沉顛其外大泊泙㴱淪張曰泙水名谷也㴱淪水廣貌○泙音平㴱外淪切終古迴薄旋天垠入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海流不屬泜泜超忽紛盪沃焦而一跌兮跌徒結切沸入湯谷孫曰淮南子云日出湯谷入虞淵韓曰輔騎遠遊朝濯髮於湯谷湯谷在東方少陽之位舳艫霏解銷若木童曰黃帝住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孫曰淮南子云建木在都廣若木在建木西○舳音軸艫音盧君不返兮魂焉薄海若鬐鬣號風雷童曰海神名曰海若巨鼇顱首丘山頹韓曰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而山根無所著隨波上下不得暫峙先聖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孫曰天問云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鼇音敖顱戶敢猖狂震蕩翻九垓孫曰易霜雷纏纏許遠反垓音該君不反兮糜以摧沓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苦恟音凶而以志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韓曰周禮險野以人爲主易野以車爲主易平也韓註曰上黨潞州也言天下平陸之地尺以爲貫而無虞也踐也蹂如又二切蹈徒到切蹈蹂厚土堅無虞岐路脈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鐘擊鮮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須勝焉得聖指鹽魚童曰孟子膠鬲舉於魚鹽之中范子去相安陶朱韓曰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江湖變姓名適齊爲鴟夷子之陶爲朱公治產積居與時逐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呂氏行賈南面孤韓曰呂不韋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後事秦莊襄王以爲相封文信侯弘羊心計登謀謨韓曰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言利事析秋毫爲大司農盡管天下鹽鐵作平準之法盡籠天下之貨於是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賜爵左庶長煮鹽大冶九卿居孫曰東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武帝時二人皆爲大司農丞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爭下車道迎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誰爲殷沓海賈兮賈尚不可爲而又海是圖死爲險魄兮生爲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五百家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弔贊箴戒

弔萇弘文

補註晁无咎取此文於變騷而為之說曰弔萇弘文者宗元之所作也萇弘字叔周靈王之賢臣爲劉文公之屬大夫敬王十年劉文公與弘欲城成周使告於晉魏獻子莅政悅萇弘而与之合諸侯于狄泉衛彪傒曰萇弘其不沒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及范中行之難周人殺萇弘莊周云萇弘死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盡語其史識然也宗元哀弘以忠死故弔之云

有周之羸兮（羸力追切）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爲侯咸強逆制兮殲貴命轉幽（轉一作輔）疹蠱膠密兮（疹丑忍切又音軫字當作疢蠱音古毒也）肝膈爲仇（仇一作尤）姦權蒙貨兮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盡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軀以抑蕩高圻陊兮（張曰說文云陊小崩一曰山崩丈爾切）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壓乙甲切溺奴狄切）堅剛以爲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剽匹妙切狡古巧切）怛就制乎強國（孫曰謂范中行之難萇弘與之晉以爲討周人殺萇弘）兮翁茸欣植（翁烏孔切茸如容而隴二切）松柏之斬刈兮盜驪折足兮（孫曰周穆王八駿其一曰盜驪驪音黎）罷駑抗臆（罷音皮）鷙鳥之高翔兮（鷙音至）孽孤惴而不食（惴之瑞切）竊畏忌以群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剬援羸以威懷兮茲固蹈殆而違安殺身之匪子戚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奏功兮哀清廟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爲譏（韓曰覽去聲皇覽見離騷）（[illegible]）姑含垢以從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頹幽而不列版上帝以飛精兮䵩寥廓而殄絕（[illegible]）揭馮雲以狂翔兮（[illegible]）（䵩說文云飛聲一音貢一音紅）終冥冥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忽心沍涸其不化兮（沍音互涸音鶴又胡故切）形凝冰而自慓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卒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與爲友（一有以字）比干之以仁義兮（韓曰論語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一本作比干之）（仁一作比干之以仁義字）緬遼絕以不羣伯夷殉潔以莫怨兮（[illegible]曰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敬余忠甫（一本敬弔忠甫一作敬弔子忠甫）

弔屈原文

晁无咎序此文於變騷曰弔屈原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屈原投汨羅而死以弔原至揚雄乃爲文而顛反其辭自投諸江以弔之蓋悲其遭時不祥以[illegible]

貝以義責其…人兮二人者不…也及乎孟子浮湘與昔人雖讒去留若異太史公外謂屈原作離騷亦可謂能…故讀之論…元之弔而…固而知柳者其…矣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孫曰…）求先生之汨羅兮（曰…州刺史十一年再貶永州…山又入江…以至江…披髮行吟澤畔乃作懷沙…自投汨羅以死汨水名在長沙羅縣音覓）攬蘅若以薦芳（孫曰蘅杜若皆香草也…）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詞而有光（明一作）

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孫曰…搶…）遭世孔疚（…我心孔疚○疚音…）

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褏（韓曰書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華蟲也…以草…左氏第十四年…先生之意…若反得以進御云耳○羔…）牝雞咿嚘兮孤雄束味（韓曰書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若不得伸其喙而小人反以肆其咲耳○咿嚘音…）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孫曰哇咬淫聲…伊憂…同哇…淫聲曰哇歌謂淫聲乃環而觀之…而不聽也大呂六呂之一…大呂之聲則蒙耳…）

堇喙以為羞兮（韓曰堇烏頭喙烏喙皆有毒者羞饋羞也○堇音覲）焚棄稷黍犴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穢…切）榮若繡黼榛折火烈兮（韓曰榛室…）娛娛笑舞（娛一作…）讒巧之嘵嘵兮（…懼也…曰予…）

惑以為咸池（孫曰咸池黃帝樂名）便媚鞠恧兮（音竟…與嬈同…女六切）美逾西施（韓曰毛嬙…西施之美容）謂謨言之怪誕兮反寘瑱而遠違（…瑱…以玉充耳○瑱…）匿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為（…俞緩…二人古之良醫）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從之（鍼與針同…一有…舍字）但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韓曰孔子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童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愊兮（…悃…愊…）滔大故而不貳沉璜瘞珮兮（瘞於計切）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童曰荃…香草…不芳…）

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彷彿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張曰眶目眶音匡）呵星辰而驅詭怪兮（韓曰…原…見…天地山川神靈…行事…問之作天問…以渫憤懣也）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霆兮（夫一無字）苟為是之荒茫耀姱辭之曭朗兮（張曰姱好也又…曭朗日無精…不明…直視也…音黨）世果以是之為狂哀余衷之坎

坎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平）忠誠之既內激兮抑衘忍而不長芊為羋之幾何兮（韓曰國語羋之興者其在羋乎羋楚姓與羋同○羋音弭）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為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兮（媮音偷）懷先生之可忘（黃曰賈生得罪於漢投文汨羅以弔屈原日休不用於唐作文相以悼賈賈之見疏有似屈原之忠而沮於上官靳尚也屈之不用而賈有似賈生之才而投閒長沙也其擬人固以倫矣子厚既坐匪人視三閭大夫相去幾無乃徒追慕其文天將之辭被騷十九熱而浮矣又不加省而投文弔之亦足以發中流千古之笑）

弔樂毅文

晁補之曰弔樂毅文者宗元之所作也樂毅賢其先曰樂羊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怨之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乃先禮郭隗而致性委質焉以為上將軍下齊七十餘城唯獨莒聞之毅畏誅遂降趙以書遺燕惠王曰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勇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公傷毅之有功而不見知而以讒廢也故弔云是以附諸騷篇○一本作弔樂生文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孫曰志謂石刻）樂生之墓余聞而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大厦之騫兮風雨萃之（孫曰騫崩也）車亡其軸兮（孫曰大厦與軸以喻毅）乘者棄之嗚呼夫子兮不幸類之尚何為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此即上所謂畏誅降趙之意諸君寵以驚動燕齊田單與戰軍戰逐燕比至何上自悔懼歸趙）狂顧徬徨為燕復為趙兮（韓曰趙封毅於觀津號望）東海洋洋嗟夫子之專直兮不慮後而為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亦惡是之遑遑仁夫對趙之悃款兮（孫曰樂毅奔趙燕惠王使人讓毅且謝之毅報書云）誠不忍其故邦君子之容與兮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跽陳辭以隕涕兮（補注騷經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跽長跪也巨几切）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臧（言一作信）

伊尹五就桀贊

黃曰觀人之言必求其志柳子贊伊尹謂其去湯就桀意欲遇而救民之速者皆信其說蘇氏曰不然湯之當王也伊尹何疑焉桀能改過而免於討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寧之於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元意欲以此自解其從二王之罪也蘇氏可謂能以意逆志矣韓曰公以附王叔文見逐昔與許京兆書云早歲與負罪擬者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強其素意如此今又作此贊自解說以桀比叔文言其居勢頃便可以速得志耳以叔文為桀而以德宗為湯是累公之贊云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

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爲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爲堯舜而人爲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 孫曰易憧憧往來憧赤容切 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亳郊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 童曰書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一日勝殘 張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語 至千萬與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陑 音而 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爲偶道之爲大爲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爲誨

梁丘據贊

韓曰以孟子之賢而臧倉猶得以沮君梁丘據不毀晏子之賢是誠可取公之贊厥遠方左右近臣無一人爲之地者其曰激贊梁丘據有以哉

齊景有嬖曰梁丘子 孫曰梁丘據字子猶齊大夫 同君不爭古號媚士 韓曰昭二十年左氏齊侯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 君悲亦悲君喜亦喜 孫曰列子云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據從而泣 昬賢不賛卒賛於比媚亦所仇激賛有以梁丘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已晏子躬相梁丘不毀悠其爲政政寔允理時睹晏子食寡肉缺味愛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發君罕或師是尊君以諛 音庾 聞正則忌讒賢協惡民蠹國圮 部鄙切 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况晏氏激賛梁丘心焉孔瘁

霹靂琴賛引 霹音辟靂音歷

霹靂琴零陵湘水西 補注曰零陵爲永州 震餘枯桐之爲也 孫曰雷之其旨爲霹 始枯桐生石上說者言有蛟龍伏其竅

（童曰窾苦一也音款）一夕暴震爲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硿然倒臥道上（張曰硿石聲苦東戸宋二切）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以爲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於火爲異是琴也既良且異合而爲美天下將不可載焉（孫曰不可載言美之至也載一作再）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越之左與右（韓曰禮記朱絃而疏越注云越瑟孔也如字）以著其事又益以序以爲他傳辭曰

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既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爲之贊者柳子

尊勝幢贊（并序）

以佛之爲尊而尊是法嚴之於頂其爲最勝宜也既尊而勝矣其拔濟尤大靈飛而災去影及而福至睦州於是誠焉爲不疑（孫曰睦州謂李睦州也以李錡之叛得罪貶循州元和二年正月以赦量移永州）礱石六觚（韓曰漢書破觚爲圜斲雕爲樸觚方也○觚音孤）其長半尋乃篆乃刻立之爲福馬孺人之墓（洪注馬孺人睦州外婦元和五年五月卒于永州葬焉公有大府李卿外婦馬氏誌見外集）孺人之生奉佛道未嘗敢怠今既沒睦州又成其志擇最勝且尊之道文之於石以延其休則其生佛所得佛道宜無疑也贊曰

世所尊兮又尊道勝無上兮以爲寶拔大苦兮升至眞靈合贊兮神而神駕元氣兮濟玄津誰爲友兮上品人德無已兮石無磷（音藺）延永世兮莫坤垠靈受福兮公之勤

龍馬圖贊（并序）

（汪曰公集中所載八駿之圖而獨於此賛龍馬之奇宜可信而不誣者耶）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孫曰靈昌郡名滑州）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韓曰開元二十九年三月滑州刺史李邕獻馬肉鬃鱗臆嘶不類馬日行三百里）好事者豫人盧遵（孫曰豫人公之內弟）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虺許鬼切）拳髮環目肉鬣（鬣音獵）馬之靈怪有是耶居帝閑爲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孫曰開元十三年十一月玄宗封泰山二十三年正月耕籍田）鳴和鑾者數十事（鑾音鸞）遇禍亂帝西幸（孫曰天寶十五年玄宗幸蜀）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爲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觀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至神兮倮尾童鬣（倮力果切）踈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韓曰顏延年赭白馬賦實有騰光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理平和樂百樂陳兮（百一作禮）一鳴鑾在御大路遵兮（童曰詩遵大路）兮世痝道悖（痝莫紅切）還吾眞兮哀鳴延首慕水濱兮沛焉潛泳旋淪兮（張曰旋淪水深廣說文淪小波也）淵居海逝靈

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阽殿身兮董曰阽猶危音鹽又都念切匪馬之棄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誡懼箴

韓曰或問公憂懼二箴當王叔文敗時作恐未必然觀其辭意亦然謫後作也

人不知懼惡可有爲知之爲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昧昧勿思禍至後懼後一作而是誠不如君子之懼懼乎未始幾動乎微事遷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史道符乃順而起起而獲禍君子不恥非道之從非中之詭懼而爲懼雖懼焉如君子不懼爲懼之初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常則誰懌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戚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爲急內不自得甚泰爲憂省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韓曰易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乃可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師友箴 并序

黄曰子學官者然亡吾今代師且友而友下者可若必得仲尼沒牙而師友之退之師説曰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蜀由退之之説且亨者不敢侍巳之長有所資於人由子厚之説則學者輕人之説而終於自是韓柳優劣由此而判

今之世爲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爲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爲箴既以儆己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童曰孟子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韓曰鮑叔牙與管仲爲友後薦仲於桓公以爲相杜甫詩云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二人可作懼吾不以中爲可師恥爲可友謹是二物用揚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爲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毋忽

敵戒

黄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无敵國外患者國常亡子厚敵戒其立意亦同孟子嘗觀思范文子之言而後知孟子柳子之説有爲而發文子云惟聖人能內外无患自非聖人內寧必有外憂此晉厲公侈文子欲釋楚爲外懼之言也審此則孟子之存敵國固以警戒國之君而子厚之爲敵戒亦爲德宗順宗設耳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爲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爲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訑訑乃亡韓曰謂秦滅齊楚燕趙韓魏六國後不二世而亡訑訑自得貌又恣意之貌也孟子訑訑之聲音顔色○訑音怡又湯何切晉敗楚鄢音偃陵范文爲患孫曰成十六年左氏晉師敗楚于鄢陵范文子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孫曰成十七年左氏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韓曰襄二十三年左氏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秪益爲瘠童曰說文瘠病也音漬又音曳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三戒 并序

東坡曰予讀柳子厚三戒而愛之乃擬作河豚魚烏賊魚二說并序以自警見坡集

吾恒惡世之人不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薛曰子厚三戒臨江之麋則爲依勢以干非類者設永某氏之鼠則爲竊時以肆暴者設二說之譏使強而貪若知所戒也黔驢之戒其猶在得失之域乎使中才庸人得是說以匿名愚迹不犯非分或得爲之然仕於王朝人以黔驢爲戒不才若愚其不才而敢分表才不使者知其不肖而蒙於有德則列于庶位孰非吹竽之徒耶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童曰麋鹿麑子也音迷泥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啖音淡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尨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韓曰慭[illegible]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㘚虎濫切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尨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

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犬（作大一又）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椸無完衣（童曰弋一曰[illegible]刪凡趙魏之間謂之椸一曰衣架禮記男女不同椸架○椸音移）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累倫追切）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鬬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臰數月乃已（臰尺救切臰與臭同）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銘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 并序（韓曰漢惠帝即位詔有司為高帝立原廟至唐尚存載在祀典）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离（童曰离高辛氏之子音薛與契同）佐命垂統股肱天下（孫曰書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一本作天子）聖德未衰而內禪（禪音禪）元曰繼天而受命（孫曰舜姚氏禹姒氏后稷姬氏契子姓皆堯之元臣其後迭有天下）四姓承休迭有中邦五神環運炎德復起（韓曰五神五德也至漢為火德）周道削滅秦德暴戾皇天噃脩審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興之（韓曰春秋蔡墨曰史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在周為唐杜氏高祖贊及之）又俾九臣之後（孫曰九臣九官也謂禹為司空棄為后稷契為司徒皋陶為士垂為共工益為虞伯夷為秩宗夔典樂龍為納言○九一作元）翊而登之所以紹復不績不墜厥祀故曲逆起為策士（張曰周武王封舜後於陳陳之子孫以國為氏至漢陳平為高祖封曲逆侯○曲逆音去遇）輔成帝圖吐謀洞竅奇如神舜之冑也汝陰（韓曰汝陰夏侯嬰所封嬰之先出自姒姓杞簡公為楚所滅弟佗奔魯悼公以其夏禹之後給以采地爵為侯後因以為夏侯氏）脫帝審網（韓曰嬰為沛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嬰證之嬰坐之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摧虜暴氣扶秉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鄭侯（韓曰鄭蕭何所封何之先出自子姓宋戴公裔孫樂大心子蕭宮長萬有功封于蕭後因以為氏○鄭音贊）保綏三秦控引

漢中孫曰項羽立沛公爲漢王都南鄭以何爲丞相何進韓信東定三秦何留收巴蜀宏規廓度以大帝業高之裔也淮陰韓曰淮陰侯韓信所封信之先出自姬氏左氏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采於韓因以爲氏整齊天兵遵揚靈威獲趙夷魏拔齊殄楚孫曰破趙謂斬趙王成安君陳餘夷魏謂虜魏王豹定河東吞齊謂虜齊王廣殄楚謂會垓下平項羽平陽韓曰平陽曹參所封參之先封曹以國爲姓○陽下或有夏字非是破三秦虜魏王孫曰高祖至漢中以參爲將軍還定三秦與韓信攻魏復擄魏王豹絳侯韓曰右稷封于邰七世孫古公亶父居岐山之周原後因爲氏曰周至勃事漢封於絳定楚地固劉氏皆稷之裔也克復堯緒昭哉甚明天意若曰建火德者必唐帝之胄故漢氏興焉受炎運者必唐臣之孫故群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聖祚以垂德孚探昊穹之奧言載幽明之休祐殺白帝子大澤以承其靈童曰高祖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帝斬之後人至蛇所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建赤旂於沛邑以昭其神張曰高祖爲沛公旗幟尚赤假手于嬴以混諸侯韓曰秦嬴姓謂秦併六國而復歸于漢憑力于項以離關東韓曰謂項羽剽悍而關東心離奉纂堯之元命纘作管切而四代之後咸獻其用得乘木之大統孫曰謂周木德也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童曰高祖十二年過沛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乃尊舊都尊或作奠以壯王業之基生爲湯沐之邑設爲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下魂遊于此孫曰高祖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其以沛爲朕湯沐邑惟茲原廟沛宮之舊也韓曰惠帝詔郡國立原廟原重也謂先已有廟導祭蚩尤於是庭而赤精降張曰高祖既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靈命於是邦而群雄至登布衣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纘其緒化環堵爲四海而黎元得以安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蓄靈擁休比爲發跡蓋以道備于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于是而後廣之宇內天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內成其制而心懷于舊宜其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其終俾生靈盡其蒸焉故高帝定位建茲閟宮孫曰詩閟宮有侐建茲閟宮即上云沛宮也閟音祕惠皇嗣服爰立清廟注見上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夫以斷蛇之威安知不運其容用佐歲功以流澤歟以約法之仁張曰高祖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安知不流其神曉與同音香相舊邦之遺黎歟以紹唐之餘慶統天之遺烈安知不奮其聖化大祐於下土歟然則侯慶乞靈焉可已也銘于舊邑以迪天命其辭曰蕩蕩明德時惟放勛勛音勳揖讓而退祚于後昆群

蚍輔龍（孫曰晉世家文公即位賞從亡者未至介子推子推入綿上山中至死不見子推從者憐之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其處所）以翊天門（翊一作明晉王）登翼炎運唐臣之孫秦綱既離鹿駭東夏長蛇封豕（許曰左氏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封豕大豬也）蹈躍中野天復兗緒鍾祐于劉赫矣漢祖播茲皇猷揚旂沛廷約從諸侯（從將容切）豪桀震慴威聲布流總制虎臣委成良疇勦殄覇楚（勦子小切）遂荒神州（孫曰詩遂荒大東）區宇懽濡黔黎輯柔表正萬國炎靈用休定宅咸陽以都上游留觀本邦在鎬如周（孫曰詩王在在鎬文王都豐武王都鎬）穆穆惠皇宗禋克承崇崇沛宮清廟是憑原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專元命亦舉嚴祀建旂釁鼓（釁許僅切）（旂一作旂）遂據天位魂遊故都永介丕址煥列唐典（見題注）嚴恭閟墜勒此休銘以昭本始

劍門銘（并序）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庬俗剽（孫曰剽狠也）嗜爲寇亂皇帝元年八月帥臣衆恭（孫曰永貞元年八月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卒）群疑不制妖孽扇行（孽魚列反亦作孼）怙恃富強諂天阻兵（孫曰書劉闢傳天左兵阻兵安忍皋既卒度支副使劉闢自爲留後諷諸將表請節度即以闢爲節度使帝即位欲帥鎮四方即拜檢校工部尚書西川節度使闢竟帝可用益驁變吐不臣語求統三川）攻陷他部北包劍門（孫曰闢欲以所兵取梓州遂攻東川節度）憑負丘陵以張鷙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童曰蜀爲古梁州之地）禮部尚書嚴公以國害爲私讎以天討爲己任（韓曰宰相杜黃裳薦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元和元年正月以崇文爲行營節度使將步騎五千爲前鋒京西兵馬使李元奕東川節度使李康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闢）推仁仗信不待司死（童曰孟子有司死之士）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孫曰漢文紀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喋大頰切字當作蹀蹀謂履踐之）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柢侯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于是儲偫饗賚（偫音峙賚直里切）取其豐獲乃遣前軍嚴秦奉揚王誅誕告南土十一月（孫曰當作十二月）右師逾利州蹈寇地乘山斬虜以遏奔衝左師出于劍門大攘頑嚚蹋刮刼帑蟻潰鼠駭險無以固（下以一有字）收奪利地以須王師（孫曰闢將）封劉闢腸振拔根柢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勳力鼛鼓一振元戎啓行（孫曰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取其渠魁以爲大戮（孫曰九月崇文克成都斬闢）由公忠勇憤悱（上孚吻切下音斐）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啓闢險阨夷爲大塗襄沮害氣對乎天意致用休嘉議功居首增秩師長（韓曰傳云）進爲大藩宅是南服（韓曰十月以嚴礪爲東川節度）將校隼吏願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韓曰蜀在星分野爲井絡在封爲坤維曰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爲井絡）時惟外區（孫曰張載劍閣銘云壯茲狹隘土之外區外區謂在區域之外）界山爲門環于蜀都叢險積貨混并羌髳（韓曰書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國皆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羌驅羊切髳音矛）狂猾窺隙猖狺嘯呼（舊註狺狺犬吠聲嘆字作犬狺狺○狺魚斤切狺同）憑據勢勝厚其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則害及巴渝（張曰巴渝在唐爲渝州南道）乃出王旅乃咨列岳牧臣司梁（補註即謂劍閣）當其要束器備攸積糗糧是蓄（補注書峙乃糗糧糗乾飯）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士玄機在握分命鏗貅（上音坑下音休）陳爲犄角（韓曰左氏駒支曰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又掎偏引也居綺切）右逾

岷山左直劍門攻出九地（孫曰孫子云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乎九天之上）披重雲攀天踰空夷視阻艱破裂層壘殄殲群頑內獲罔圉（補注左氏亦聊以固吾圉也）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嘽嘽（童曰詩王旅嘽嘽韓曰嘽嘽衆也詩嘽嘽駱馬他丹切）大憝因殪（孫曰大憝謂闢也書元惡大憝○憝徒對切）戎夏咸獲帝固厥功惟梁是先開國進位南服于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銘功鑒亂永代是觀

塗山銘（并序）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之道儀刑後王（孫曰詩儀刑文王刑法也）當乎洪流方割（孫曰書湯湯洪水方割）災被下土首壺口而導百川（孫曰書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此是治水自壺口始也）大功建焉虞帝蓋期承順天曆（童曰書舜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又曰天之曆數在女躬女終陟元后）自南河而受四海（孫曰孟子云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謳歌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以爲禹謨）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韓曰哀七年左氏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生塗山在壽春東北書云娶于塗山孔安國云塗山國名皇甫謐云今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江南）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孫曰禮記能禦大災則祀之○禹有治水之功）乃賜玄圭以承帝命（童曰書禹錫玄圭告厥成功）位莫崇乎執大象（孫曰老子執大象天下往）乃輯五瑞以建皇極（孫曰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之玉也○輯音集）政莫先乎齊大統

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丕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孫曰右尊也）帝王之世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著爲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遑寧（孫曰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聘問）

（之仲尼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者也）羽旄四合（孫曰定四年左氏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周禮至羽為旌旆羽為旌旄一作毛）衣裳咸會（孫曰莊二十七年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虔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韓曰啓禹之子太康啓之子書甘誓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五子之歌在太康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為羿所逐不得反國）皇祖之訓不由（韓曰書皇祖有訓皇祖謂禹）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于後歟是以周復退追遺法復會于是山（韓曰昭四年左氏椒舉言于楚子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周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也）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為之銘疾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孫曰侯衛五等之諸侯）統壹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以殛聖謨則戮防風（一本明則作明刑刑戮作則戮）遺骨專車（見上註）克明克威（闕）疇敢以諭宣昭黎憲（一作獻）耆定混區（孫曰耆音旨）傳祚後亂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貽後訓則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并序）

（集註唐孝友傳曰壽州安豐李興亦有志行柳宗元為作孝門銘云云全載于傳）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戶甿（與氓同）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韓一作疾）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啖嚼（上音淡下疾爵切正作嚼）宿而死興號呼撫膺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洟夷智切洟音夷）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孫曰苫音以草覆屋）伏匿其中扶服頓踊（孫曰扶服與匍匐字頓踊謂跳也）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為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涌出奇形異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案興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為業（一作伍）而能鍾彼醇孝（音醇）超出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天如神之德（童曰史記稱堯仁如天其智如神）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求求無極臣昧死上請制曰可其銘云（一本下無上三字）

懿厥孝思（童曰詩永言孝思）惟茲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
經（童曰天經謂孝也）泣侍羸疾默禱陰冥引刃自刲殘肌敗
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張曰詩高高在上）曾不
是聽創巨痛仍號于穹旻捧土濡涕頓首成墳
陷膺腐眥寒暑在廬葦木悴死鳥獸踟躕（踟上音馳下音廚）
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孫曰二位天地也）孝道
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烝烝
（韓曰舜克諧以孝烝烝人不格姦）仲尼述經以教于曾（孫曰孔子為曾參而作孝經）
惟昔魯侯見命夷宮（孫曰國語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穆仲曰魯侯孝王曰然則能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注魯世家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立孝公夷宮曰是為孝公注云夷宮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亦有考叔寤莊稱純（韓曰左氏鄭莊公寘姜氏于城潁潁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顯顯李氏實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鄰邦伯
章奏稽首殷勤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祕祉
三秀靈泉（孫曰三秀芝草也楚辭采三秀於山間靈泉即上所云醴泉湧出也）帝命
荐加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
億齡揚芬（孫曰十萬曰億億齡言其無窮也）

武岡銘 并序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黔音鈐）蠻獠雜擾（舊註獠西南夷名獠音老又竹絞切亦作獠）盜弄庫兵（集註元和六年辰溆蠻酋張伯靖殺黔中御察使督府苛刻困衆衆叛殺長史據播思錦諸州連九洞以自固九月以蜀州刺史崔能為黔中觀察使敗前使竇群為開州刺史）
賊脅守帥南鈞牂牁外誘西原（韓曰事見西南夷置牂牁郡西原西南夷地名）置魁立帥（一作伍）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
羣皇帝下銅獸符（孫曰事制郡守置銅虎符竹使符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發兵也）發備蜀荊漢南越東甌之師（孫曰若謂名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廣即上蜀謂劍南東川節度荊謂荊南節度漢謂山南東道節度南越謂廣州節度東甌謂福建觀察）四
面討問畏罪憑阻遁逃不即誅時惟潭部戎帥
（孫曰湖南觀察使治潭州也）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
五百屯于武岡（韓曰武岡邵州縣名）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
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
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攸訴投刃
頓伏（孫曰時黔中觀察使崔能荊南節度使嚴綬及公綽討之三歲不能定綬上言曰今蠻以便宜先遣部將李忠烈齎書諭之伯靖果以其後心伯靖不上表請歸荊南乃聽綬招伯靖伯靖果以其家屬與秀和等出江陵就戮詔釋往伯靖遂以其家屬以伯靖為右威衛翊府中郎將六州平）願完
父子卒為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龔
母弟生壻繼來于潭威致天庭皇帝休嘉式新
厥命兇孫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
公為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孫曰以公為鄂岳觀察使韓曰考公綽傳不書其平伯靖之功豈史逸之耶）益兵三倍為時碩臣殿
于大邦文儒申申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聞

公之去相與髙蹈浮呼 孫曰哀二十一年左氏齊人歌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髙蹈 注髙蹈猶遠行 若寒夫裘昔公不夸首級為巳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為虺蜮 童曰虺蛇蟲也蜮短狐也似鼈三足○虺許偉切蜮音惑又越偪切 大不為鯨鯢 孫曰宣十二年左氏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鯨鯢以喻不義之人 恩重事特不邇而遂莫可追巳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鄰 鄰一作隣 以示我子孫 孫一有彌字 俾萬年俾我奉國如令之誠鄰之我懐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嶺 童曰嶺髙也音嶺 巫水之磻 韓曰巫水五溪也磻曲也音盤 魚駭而離戰犯而殘尸恐谷竄拔攘仍亂王師來誅刑 一作末 斯死以綏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 援一作授 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友其性我塗四闢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旣骨而完旣士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蠶賊 孫曰詩去其螟螣及其蟊賊釋蟲云食根蟊食節賊○蟊音矛 由公而仁我始寇讎由公而親山畋澤獻 舊註周禮有獻人獻與魚同畋音田 輸賦于都陶穴刊木 張曰詩陶復陶穴書隨山刊木 室我姻族互以姓是祀公受介福揲蓍以占 揲舌揲切又音舌揲書一作揲擇 公宜百祿皇懋公功陟于大邦 孫曰謂蹇郭岳 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兌之冊 孫曰辰州有冊穴 有犀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略視鄰之德恒遵公則爲余之世永謹邦制 一作以永邦制 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井銘 并序

始州之人 孫曰謂柳州人 各以甖甁負江水 孫曰甖甁大腹小口瓶康瓠謂之甈甈瓴也舊註瓴破罌也○甖音鶯甁五計切 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恒爲咨嗟怨惑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爲井城北隍上 孫曰隍城池也 未晦果寒食冽而多泉 補註易井冽寒泉食冽清也 邑人以灌其土堅埴 舊註埴堅土也巨至切一本作堅非 其利悠久其相者浮圖談康諸軍事牙將米景數者將安瓦用罰布六千三百 孫曰周禮廛人掌斂市之罰布注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貨行之曰布藏之曰泉 役庸三十六大𣂑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 孫曰八尺爲尋 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嘻胥以于政 孫曰以偱也 其來日新 以神一作盈

舜禹之事

晏元獻曰此文血丁謂舉試宜等嫉忌晏博士華等所作

魏公子丕由其父得漢禪 禪音擅 還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韓曰魏黃初元年十一月文帝升壇即祚禮成敘曰祀畢帝顧謂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由丕以來皆笑之柳先生曰丕

之言若是可也嚮者丕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者之不知言未見丕之可笑者也凡易姓授位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見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爲亂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得於舜也以聖舜之得於堯也以聖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奈愚人何其立於朝者放齊猶曰朱啓明（猶一作獨）而況在野者乎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已而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一作仁）命二十二人興五教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曆數齊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隤然（隤徒回切）聾其聰昏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烏在哉或曰耄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於文祖舜之與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晚益之自繫猶是也而啓賢聞於人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漢之失德久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袁陶之賊生人盈矣（孫曰宦董卓袁紹袁術陶謙也）丕之父攘禍以立強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丕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爲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曰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三載子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可與曰是舜歸德於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堯者益已死矣其幼而存者堯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

謗譽

凡人之獲謗譽於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

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于上位則道必咈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謗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于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譽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鄉之（補註鄉讀如嚮鄉之嚮也）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為信也豈唯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為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為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貴顯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戴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謗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如之石）吾又安取懼焉（取一作敢）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之善不善莫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咸宜

黃曰遭興運而躋位遇亂世而誅戮孰子咸以為宜使居爵位而皆賢誅戮而皆不自胡為不宜哉然世亦有如劉文靜裴寂之徒當李唐之興非有卓絕之姿而尸天之功卒之故降支誅滅殺言并有混於蕭曹之輔漢遭興運而躋位官謂之宜可乎世又有如陳蕃孔融之徒當東漢之末竇后臨朝曹節王甫詔誣得幸陳仲舉以名賢柴攻為黃門所困卒死於閹豎曹孟德以鬼蜮之姦潛遷漢鼎孔文舉直論所忤終以積嫌追繫而棄市罹亂世而誅戮者皆謂之宜可乎

興王之臣多起汙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盜人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嘗販

徒隸出以爲公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詘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爲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刼戮困餓伏墻壁閒以死無他焉彼固刼戮困餓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遭卓曜而後爲禍也（孫曰卓曜謂董卓劉曜）彼困於昏亂伏志氣屈身體以下奴虜平難澤物之德不施于人一得適其傃（孫曰傃向也）其進䠶爾而人猶幸之彼伸於昏亂抗志氣肆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興亂之技行於天下一得適其傃其死後耳而人猶禍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鞭賈

（韓曰此篇嫉以諷空空於內者賈技於朝求過其分而貴不足稱云黃曰以老子爲文神以爲絕爲僞鞭子厚之作或在貴世嫉邪耳然子厚所謂者不外乎堯舜孔子之道奈何乃以伊周管葛經綸當路小人自取敗名言行相反如是而罪市人鬻者之欺子厚眞欺人耶）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五十（韓曰孟子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若々賈音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以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一本有林字）搯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孫曰爪按曰搯○搯乞洽切）舉之翲然若揮虛焉（集註翲飛也敵招切）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爚湯以濯之（童曰爚煨也晉藥）則遬然枯（遬音速）蒼然白嚮之黃者梔也（蘭注梔木實可以染黃晉支）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童曰坂坡也音反）馬相踶（童曰踶蹋也莊子怒則分背相踶徒計切）因大擊鞭折而爲五六馬踶不已墜於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梔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一有者字賈音古）當其分則善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責其大擊之効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一無若字）

吏商

（黃曰聖賢之道行之以誠區區名利一切置之以無心子厚乃寡廉鮮恥以爲高使天下之爲吏者皆執是說以要利祿則必有輕車肥馬惡衣菲食以沽名者多矣舉天下以爲僞未必不自斯之說啓）

吏而商也汙吏之爲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爲利也博汙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爲曹（孫曰曹輩也）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良（童曰周禮辨其苦良）盜賊水火殺敚焚溺之爲患（敚與奪同）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貶廢小者惡終不遂（者一作名）汙吏惡能商矣哉廉吏以行商（行下孟切下行商其行亦同）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袪其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敚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強子孫葆光（孫曰葆大也葆音保）是故廉吏之商博也苟修嚴潔白以理政由小吏得爲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孫曰廉察也）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爲得也夫可量哉雖赭山以爲章（孫曰赭赤色也章樵也史記山居千章之材是也○赭音者）湮海以爲鹽（童曰湮渴也）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爭爲貨商以故貶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邇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宋牼乎（孫曰牼口莖切）何以利爲也（韓曰孟子謂宋牼曰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事其父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爲是言爲利而爲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禮記中庸之文）吾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由利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撓女巧切）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東海若

東海若陸遊登孟諸之阿（集註東海若東海神名孟諸澤名按書曰孟諸者在何東北漢地理志孟諸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周禮作望諸）得二瓠焉（書曰瓠匏也胡故切）刳而振其犀以嬉（孫曰犀瓜[illegible]詩齒如瓠犀是也○刳紅胡切）取海水雜糞壤蟯蛕而實之（集註曰蟯蛕人腹中蟲蟯如消切蛕音尤又音回）臭不可當也窒以密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是故棄糞耶其一徹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呀然笑曰（童曰呀然笑貌○呀虛牙切）怪矣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南無南旦則浴日而出之夜則滔列星涵太陰（孫曰太陰月也）揚陰火珠寶之光以爲明其塵霾之雜不處也（霾音埋）必泊

之西溘音蓋故其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滴也而與糞壤同體臭朽之與曹蟯蛕之與居其狹咫也孫曰八寸曰咫又冥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哉子欲之乎吾將為汝抉石破瓠湯溢群穢於大荒之島湯音蕩而同子於向之所陳若可乎糞水泊然不悅曰我固可矣吾又何求於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不足以害吾潔狹者自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穢亦海也狹亦海也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來孰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其一聞若之言號而祈曰吾毒是久矣吾以為是固然不可異也今子告我以海之大又目我以故海之棄糞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足以發其窒旋吾波不足以究瓠之腹也就能之窮歲月耳願若幸而哀我哉東海若乃抉石破瓠投之孟諸之陸溢其穢於大荒之島而水復於海盡得向之所陳若焉而向之一者終與臭腐處而不變也今有為佛者二人同出於毗盧遮那之海而泊於五濁之糞而幽於三有之瓠而窒於無明之石而雜於十二類之蟯蛕孫曰十二類謂子為鼠丑為牛之類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也毗盧遮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也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脩無證無佛無衆生皆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則一作有大患若至矣其人曰子去矣無亂我其一人曰嘻吾毒之久矣吾盡吾力而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異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問者乃為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境而得以去群惡集萬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向之一人若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者也夫二人之相遠也遠一作違不若二瓠之水哉今不知去一而取一甚矣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題序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韓曰元和五年十一月公與楊誨之書云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退之毛穎傳見韓集二十六卷此不復載）

自吾居夷（孫曰謂爲永州司馬）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補註楊憑之子）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孫曰搏擊也）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唐註蜀本云媲配也匹詣切）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曹曰說文俳戲也音排）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董曰淇奧之詩）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孫曰滑亂也稽同也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言能亂同異也滑字音骨稽字音雞）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掬音菊溜音留）則罷憊而廢亂（罷音疲憊蒲拜切）故有息焉游焉之說（張曰孔記之文）不學操縵不能安絃（韓曰孔記之文王云操縵雜弄也○操七刀切絃一作弦）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孫曰孔記大羹不和注云大羹肉汁也不加鹽梅玄酒在室注云玄酒明水盖陰鑒所取之水也）體節之薦（孫曰本體謂全體節謂折節）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樝梨橘柚（孫曰樝似梨而酢橘柚似橘而酢○樝音查）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童曰蜇蟲螫也音哲吻无吻切）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葅（韓曰呂氏春秋云文王嗜昌蒲葅孔子聞而効之縮頞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葅側魚切亦作菹）屈到之芰（韓曰楚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見國語○芰音技）曾晳之羊棗（孟子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曾晳音錫字）然後盡天下之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爲也亦將弛焉而不爲虐歟（韓曰孔記張而不弛文武不爲也詩不爲虐兮○弛呼爾切）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孫曰國語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孫曰瑣細也）猶咕咕然動其喙（補註咕咕多言貌他協切喙呼惠切）彼亦甚勞矣乎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韓曰瑾貞元爲万年令公亦誌其墓稱謂其撰崇豐二陵集禮藏之南閣如言所云○瑾音謹）

（陸又案）（巾如）

傳曰詩書執禮（童曰論語之文）禮不執則不行（一無禮字 一作執）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孫曰開元五禮吉凶賓軍嘉也 唐初改凶禮第五 顯慶三年正月許敬宗李義甫上所修新禮以為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自是天子凶禮遂闕 大故則臨時採摭附比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故後世無考）由是累聖山陵皆撫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韓曰永貞元）自崇陵至于豐陵不能周歲（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 元和元年正月順宗崩 韓曰永貞元年十月葬德宗崇陵 元和元年七月葬順宗豐陵）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下（韓曰貞元二十年杜黃裳相 元和二年罷其後擢拔司空）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墐（補注裴墐字封叔河東聞喜人）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孫曰秘貞元中擢明經第 其學於禮家尤名）（郭為大常卿奏為主簿再辟禮儀使府）內之則攢塗秘器（韓曰秘器棺也 漢書禮儀云以東園秘器作棺梓素木長二丈崇廣四尺 ○攢徂丸切 通作欑）象物之宜（韓曰象物之屬）外之則復土斥上（孫曰漢文紀張武為復土將軍 復土下棺已而實土也 復音伏 云）因山之制（孫曰漢文帝霸陵因其山不起墳）（上上復反也 如淳曰斥開也）上之則顧命典冊（補注顧命之命）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詔也與文物以受方國（方一作萬）以宗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一無不字 一作具）乚也并總統

千載之盈縮羅絡百氏之異同搜揚翦截而畢得其中顛閡闢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于上辨列于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于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者（或無近字 或無者字 或無而古二字）昔韋孟以詩禮傳世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韓曰韋孟彭城人為楚元王傅 作詩諷諫 自孟至賢五世）（賢子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 元帝時奏罷郡國廟）鄭玄以經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于小同（韓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 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傅中候 鄭玄孫小同仕魏高貴鄉公時 三老五更以小同為五更車駕幸太學行古禮焉）賈誼以經術起而竟最好學（韓曰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 文帝召為博士 遷為梁王太傅 孫二人至郡守 嘉最好學能世其家）盧植以儒學用而謀為祭法（韓曰植字子幹涿郡人 事後漢為北中郎將 作尚書章句 禮記解詁 五世孫諶字子諒 事晉為中書侍郎 撰祭法注）舊史咸以為榮今裴氏太尉公（韓曰謂墐之高祖行儉也）以禮匡義嗣侍中公以禮議封禪（韓曰謂墐之曾祖光庭也 開元十三年玄宗將封泰山 光庭為兵部侍郎 言於宰相張說云云）祠部（韓曰謂墐之祖稹也 累官起居郎）公以禮承大事（陳申生之禍以諫上謂之）（韓曰謂墐之父 玄宗以壽王瑁母寵欲立為太子）大理公（韓曰謂墐之父 字九思 官至大理卿也）以禮輔東宮而墐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為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墐字封叔

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 孫曰徽四子堅璿虞氣皆有文學 大理之
兄正平節公 孫曰鎮子倩字容卿 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
邦政 童曰倩代第五弱為度支郎中 今相國鄭公其宗子也 孫曰倩子
光字君齋元和三年九月同平章事封鄭國公 鄭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
一無揚字 遊其門若聞韶護入其廟如至鄒魯恩溢
乎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
孝悌敦成書也其本於忠敬敦由於家而達於
邦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韓曰公嘗誌宗直病謂其搜傳書文章為四十卷敘辭言議撰采備具連累貫統好文者以為工 此序並公在永未召時作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 孫曰禮記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事即音也○駁字音剝 尚書春秋之旨不立 童曰書以紀言春秋以紀事 自
左丘明傳孔氏 補註謂左氏為春秋傳也 太史公述歷古今合
而為史 補註司馬遷自序曰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著十二本紀作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一有記字 迄于今交錯相糾
音糾 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
國策春秋後語 孫曰晉孔衍字舒元以戰國策所書為未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同異刪為彼二家取為十錄號春秋後語 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
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 童曰耗不明也莫報切 而後之文

者寵之 寵一作襲 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
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 之欲切 無以
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駑墮愈日甚未
能勝也幸吾弟宗直 韓曰宗直字正夫公之從父弟也元和十一年從公至柳而卒年三十 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 磔陟格切 攟摭融結 童曰說文云攟拾也摭雅云取也攟俱運切摭之石切 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
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群玉
之府 孫曰穆天子傳癸巳至於群玉之山先王之所謂策府注云言往古帝王以藏書冊之府 指揮聯
累圭璋琮璜之狀 集註周禮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疏文圭以玉也上負丁方剝上為圭半圭為璋琮大八寸似車缸璜半璧○璋音章璜音黃琮祖宗切 各有列位
不失其序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
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
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
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耶 一无之字 始吾少時有
路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而敘其意而其書終
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刪取其敘繫于左以為
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
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
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
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

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
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箴賦傳於歌謠
由高帝訖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
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簡冊
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劉曰列辟人主也）名臣之
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
英精（一作菁）離其變通論次其叙位必俟學古者
興行之唐興用文理（一作章）貞元間文章特盛本
之三代浹于漢氏（劉曰浹即切）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
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爲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

（韓曰楊君凌也先友記云楊氏兄弟者其世處人楊由江南西道入爲最騎常侍擬人兵部郎中辛爽以大理評事卒用知評事之爲文也審矣傳書云凌終侍御史誤也）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
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
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
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
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
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
於書之謨訓易之彖象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
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
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
於麗則清越（孫曰揚子詩人之賦麗以則謂麗而有法則也其聲清越而長）言暢而
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
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
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
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怍者梓
潼陳拾遺（韓曰陳子昂梓州射洪人嘗爲右拾遺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正雅）
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韓曰張說封燕國公諡文貞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其文屬思精壯世所不逮說及後帝使就家錄其文行於世）張
曲江以比興之隙（與隟同）窮著述而不克備（韓曰張九齡韶州曲江人開元後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一本窮字下有作者二字）其餘各探一隅
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
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
之詞諷誦于文人盈滿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
徧悟文體尤邃叙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
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夭其
季年所作尤善其爲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
論餞送梓潼陳眾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孫曰貞元十八年泰系爲安南都護）
武都符義府（符一作苻）太山羊士諤（孫曰貞元一元和）

二年七謫貶資州刺史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遂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發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脩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濮陽吳君文集序

韓曰按傳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不書其父之名與文惟載知柳宗元謫永州而武陵亦坐他事流永宗元賢其才與序所言皆合

博陵崔成務嘗為信州從事為余言邑有聞人濮陽吳君（韓曰吳君系本濮陽後居信州）弱齡長鬣而廣顙（韓曰春秋傳使長鬣者謂長須也）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鄉相賢士率與凡禮余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偘（去聲又口旱切與侃同）更名武陵升進士（韓曰元和二年武陵登第）得罪來永州（韓曰元和三年武陵坐事流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徧觀焉其為詞賦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為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為誄誌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韓曰禮記司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別對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古之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于法宮（韓曰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命于王而終伏其志（伏一作休大一無）嗚呼有可惜哉（一無）（有序）武陵又論次誌傳三卷繼于末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孫曰武陵終韶刺史無子皎納湘）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僕聞之世其家業不隕者（翼翔敏切）雖古猶今也（一今作之）求之於今而有獲焉王氏子某與余通家代為文儒自先天以來（孫曰先天睿宗年號元年歲在壬子）策名聞達秉毫翰而踐文昌（韓曰武后光宅元年九月以尚書省為文昌臺一本無毫字）登禁掖者紛綸華耀繼武而起士大夫指歎於文囿者（孫曰宣十六年左氏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正掉正也○掉徒弔切鞅於兩切）咸不得攀而倫之乙亥歲（韓曰貞元十一年也）某自南徐來（律云南徐潤州宋置南徐州）執文贄手詞有遠致又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讀一作續）而乃徼狂疾之功以為名（徼古堯切）吾

知其奉儒素之道專矣閒以兄弟嗣來京師會于舊里若璣瑒在鄴孫曰後漢應奉字世叔有子瑒為司空掾瑒弟璩字休璉璩兄子貞字德璉韓曰魏書應瑒弟璩以文章顯○瑒音暢瑒徒郎切璩其據切又丑亮切機雲入洛韓曰吳大司馬陸抗二子機字士衡雲字士龍皆太康末俱入洛造司空張華華曰伐吳之役利在二俊晉書二陸入洛三張減價由是正聲迭奏雅引更和播塤篪之音韻塤音喧篪陳之切調律呂之氣候穆然清風孫曰詩吉甫作誦穆如清風發在簡素文章之冑爲能及茲兄宗元握炳然之文一元然字以賛關石孫曰貞元十年十一月以潤西觀察使王緯爲浙西道觀察使書關石和鈞夏書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鵷冠銀章榮耀江湖則鄉時之美誠必復其始孫注左氏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某也謂余傳卜氏之學宜叙于首章孫曰卜子夏作詩序操斧於班郢之門孫曰班公輸班也郢莊子云運斤成風者斯強顏耳詩凡若干首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表慶賀

禮部爲百官上尊號表

韓曰尊號古所無有自唐高宗始稱天皇中宗稱應天至明皇遂有開元聖文神武之號自是以爲故事肅宗即位次年正月加冊號代宗即位改年七月羣臣遂請尊號至憲宗立於永貞元年八月禮部百官當請尊號此議公是時尚爲禮部員外郎故預作此表公以其年九月貶爲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三年憲宗方上尊號

臣某言伏以聖王之篡承天位也臣子必竭懇誠獻尊號安敢爲佞禮在其中一則以告天地神祇二則以奉宗廟社稷三則以安夏蠻貊巍巍大稱其可廢乎臣等誠懽誠望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協周文之孝德孫曰禮記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天是其孝德也齊大禹之約身孫曰論語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卑宮室其約身也弘帝堯之法天孫曰論語唯天爲大唯堯則之過殷湯之解網孫曰史記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未踰周月四海將致於時雍孫曰書黎民於變時雍俯及元正率土更欣於再造然神人之願億兆之情有所不安率謂未盡善者以爲帝德廣運而尊號猶闕孫曰書帝德廣運乃聖乃神郊廟備禮而祝嘏無詞韓曰受福曰嘏○嘏古雅切凡百兢懷華夷屬望臣謹按昔皐陶之頌舜伊尹之頌湯

皆臣子至公面揚君父以數於當代以播於無窮夫豈飾哉率由事實帝王尊號著漸於此皇家光被四表祖宗列文（韓曰詩文文祚公）時當大和尊號表德耳目所接簡牘斯存稽之於前典則如彼考之於聖朝則又如此今龜筮習吉（孫曰書龜筮協從卜不習吉注太習因也）元正戒期當昭物惟新之時乃皇天大禮之日陛下郊天地饗宗祧（孫曰祧遠祖廟也音佻）陰陽協和動植交暢不建至尊之稱恐違列聖之心所以臣等冒死陳聞請上徽號伏惟陛下小謙讓之節安延企之情特詔名儒禮官百僚庶尹詳明故實議崇聖德則人望永厭神心懽安山川效靈光贊無疆之壽祝史陳信（孫曰信或作言者誤）永彰不朽之功臣等榮國寵榮備位班列無任懇望之至

第二表

臣某等言臣等再陳丹悃謹獻鴻名天意未從隕越無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按堯曰咨爾舜舜曰格爾禹（孫曰皆書之文）湯曰吾甚武自號曰武王（孫曰出史記）則堯舜禹湯皆當時王者之號也考皇帝之故實徵往聖之憲章允協禮經煥乎圖諜伏惟皇帝陛下允恭克讓約己謙尊參天兩地之功（韋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易）爲而不有安上理人之德（張曰孝經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置而不論至哉王言非羣下所仰望也然臣等伏以爲尊號者所以類上帝（孫曰書肆類于上帝類祭名）饗祖宗萬人所稱百蠻所仰表聖德於率土播天聲於無疆臣下請之之謂禮帝王承之之謂孝孝大於護禮先於謙百王不刊之典安可得而廢也臣等又以春秋本於五始（孫曰五始者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王氏淮又記曰共作春秋表五始之要）元者一歲之首春者四時之首王者受命之首正月者政教之首郊天大禮者立極之首今天地交泰俯臨元辰正始之美正當其運陛下雖違羣願固守謙冲此臣等所以兢惕失圖惘惶無措上冒嚴宸敢逃厚責伏乞俯垂天聽察納微誠詔禮官議臣所請擇日推禮虔奉鴻休嘉徽於此猶恐天光未照三獻無徵彷徨闕庭伏待斧鑕無任懇望之至

禮部賀冊尊號表

（韓曰舊本在卷中自請上尊號表賀冊尊號表非憲宗元和三年初加尊號睿聖文武皇帝至元和十四年七月再上尊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是時已貶潮州上表後從袁州見非禮部表也皆明公卿州賀冊尊號表）

臣某伏奉月日制（孫曰元和十四年七月己丑羣臣上尊號）陛下膺受尊號率土臣子慶抃無窮臣聞立極之大四海無以報神功配天之尊萬物不能崇聖德唯有徽號是彰中興所以上探天心下極人欲（慾一作）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統承千載光被六幽蟊賊盡除（韓曰蟊賊食苗虫上一音牟下方作螸）福應皆集有首有趾咸識太平勳臣增爵祿之榮戎士加賞延之寵片善必錄微功盡昇獨惟聖慈事絕酬荅萬國觖望（韓曰觖望怨望也許古穴窺二切）百功怨思（孫曰百功入聲作）（百一作工）是以啓元和之盛典延穹昊之景祚理歷凝命寶曰聖文和衆定功時惟神武運行有法天之用變化乃應道之方鬼神協謀夷夏同志大禮既建鴻因遂行歡呼達於九圍（童曰帝命式于九圍）滲漉普周於八裔（滲所禁切漉盧谷切二切扇音義）慶超遂古美冠將來臣獲守蠻荒（孫曰公時爲柳州刺史）遠承大典撫汗比陋何清幸逢於千年（韓曰文選運命論黃河清而聖人生注往與可千年一清）塵壤均微山呼願同於萬歲（韓曰漢武帝元封元年春事華山從官在山下聞若有呼萬歲者三）無任慶賀屏營之至

爲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三首

（韓曰此爲憲宗作也下爲耆老等請復尊號表二首皆同蓋公爲藍田尉時作）

臣某言某月日諸縣耆老某等若干人詣臣陳狀辭意迫切以陛下尊號未復請詣闕上表者人心已鬱安可久違天意實勤諒難固拒撫狀感悅深契微誠臣某誠懇誠迫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聖神之功貫於天地文武之道超乎古今（孫曰建中元年正月丁卯朔羣臣上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興元元年正月癸亥朔詔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盛德愈大而謙光益深玄化已成而徽號未復遂使神祇觖望（觖音抉）人庶怨思（思一作深）沐浴鴻澤者敢懷晷刻之安捧戴皇恩者不知寢食之適負媿懷慚萬方一心日日以冀遂淹星歲況今地不愛寶（童曰禮記地不愛其寶）致百穀之豐穰天惟降衷（孫曰書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善也）呈衆瑞而繁委污萊瘠鹵之地（孫曰鹵鹹地）混成大田（張曰詩大田多稼）草木蟲獸之微化爲神既萬靈垂鑒昭然甚明此而不從臣所大感矧又兵戎永戢夷狄咸懷（一作夷狄長懷來）昭然長春（昭一作晌）樂以終日（以一作只）是以耆老等深感聖旨踊躍不寧上奉天恩跼蹐知懼（跼音局蹐音脊）頓顙闕下顒復鴻名不謀而同無期而至此皆上玄幽贊以誘其衷列聖垂靈以悟其意臣以爲陛下當敬于斯言不可忽也臣又伏以陛下賞功與能舉

賢出滯小言不廢片善是褒豈可使臣子之效雖微而必旌君父之德盡美而無稱凡在覆載（一有載不貌惶四字）不勝懇禱惶恐之至（惶恐一作恐懼）謹封耆老等狀奉表昧死陳請以聞謹言

第二表

（一本云此第二表闕此表乃下爲耆老等請復尊號第三表也）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臣石靈等言（靈一作虛 後盈劭）伏奉詔批臣所請復尊號（一作批答臣等云云）未蒙允許者捧對惶遽不知所裁天寶命之於臣何有臣等誠懇誠懼頓首頓首臣聞聖君以奉天爲心不以謙沖爲德以順人爲大不以崇讓爲優今陛下深拒天人之誠循懷謙讓之道臣等愚惑未知所歸且百祥薦臻特表昊穹之眷（音倦切）五穀蕃熟用彰后土之勸億兆嗷嗷（音敖）籲天請命（孫曰書無辜籲天注籲吁也）上下交應幽明同心舉而違之臣所未識況臣等共被仁育同臻大和陛下德達上玄以豐臣之衣食道躋壽域以延臣之歲年沐浴皇風二十餘載兒童感化鰥寡知恩故臣等出鄉之時歡呼遍野閭里勉臣以不進不止妻孥並臣以不遂不歸唯竭血誠退無面目便當隕首闕下終不徒還伏惟陛下照臣懇迫之情（一作哀）哀臣羸老之命臣等不勝嗚咽懇悃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第三表

臣某言臣伏以耆老等並皆發丹誠（一無皆字）將貫白日復請徽號以光聖謨臣以其懇款自中不可禁止遂抗表陳請備述微誠伏奉墨詔批答未蒙允許者衆心尚阻天意未從懇迫逾深兢惶無措臣某伏惟皇帝陛下道大益謙化成彌損雖江海善下（孫曰老子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每應朝宗之心（孫曰書江漢朝宗于海）而日月居高久稱照臨之位況復上承天命下觀人誠若然辭之理有不可伏以陛下功參造化政體乾坤萬邦宅心百靈效職此聖之至也明並兩曜信如四時先天不違窮神知化此神之極也道德純備禮樂興行寢翰動於三光睿藻窮於六義（韓曰詩序詩有六義焉）此文之備也五兵不試（孫曰周禮司兵掌五兵注云戈殳戟酋矛夷矛不試不用也）七德咸宜（韓注）（韓曰十二年左氏武有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有七德我無一焉）殊方者知歸負固者率服此武之成也黃龍皓兔甘露慶雲神禾嘉瓜祥蓮瑞木萬物暢遂百穀茂滋此天之

至靈也黎老班白伏守闕庭鰥嫠童幼（韓曰黎黑也毋大也力
功之）謡歌道路此人之至誠也有其德而無其號
拒乎天而違乎人雖陛下謙讓之至美抑非臣
心之所安也伏以賤志難明微誠莫達戴天彌
懼履地益慙不任懇迫犇營之至伏願早建大
號以稱天人之心謹再奉表昧死陳請以聞

爲耆老等請復尊號表

（一本題云二首即以此爲京兆府耆老復尊號第二表爲次編）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臣石靈等言（靈一作露）臣伏以
陛下尊號未復一十九年（孫曰時正元十八年）盛德光大玄
化益被（一作盛德爾光大化益被）加以休徵咸集福應具臻至
於今歲紛綸尤盛風雨必順生長以時五稼盡
登萬方比稔神意人事正在於斯天不可違時
不可棄臣等誠懇誠迫頓首頓首臣聞恩深必
報德盛必崇以陛下九重之尊推崇無上以陛
下四海之大報效何施唯有尊名用光聖理闕
然未復誰所敢安臣心則微天意甚重伏惟皇
帝陛下體昊穹以施化虔上帝以致誠今即萬
祥應期百神奉職飛走之物皆已效靈草木之
類咸能應聖天命降於上人誠發於中此而可

辭孰云有奉況野多滯穗（童曰詩云有滯穗伊寡婦之利）畝有餘
糧足食之慶充溢於京坻（張曰水中可居曰坻方言云坻場也梁宋間蚍蜉犁
鼠之場謂之坻孫曰詩曾孫之庾如坻如京坻小丘直飢切俗作坻）阜財之謡歡呼於道
路盡非人力皆是天成神祇之望既勤遐邇之
心又迫況臣等得生邦甸幸遇盛明身體髮膚
盡歸於聖育衣服飲食悉自於皇恩被玄化而
益深望鴻名而未覩懇悃之至夙夜不寧謹詣
光順門昧死請復聖神文武之號以副天地宗
社之心使海內赤子得安其所臣等不勝懇悃
迫切之至謹奉表以聞

禮部爲文武百寮請聽政表三首

（韓曰此爲順宗作也德宗崩順宗即位百寮請聽政公是時爲禮部郎官作）

臣某等言臣聞大道必體於至公大孝莫高於
善繼（孫曰禮記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上觀列聖旁考前王罔不
俯就禮文仰承大事嚴奉宗廟慰安元元然後
德教惟新邦家永固伏惟皇帝陛下寢苫泣血
（韓曰苫草也居喪以爲覆席正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丙申順宗即位）號慕無時貫于
神明動于天地未臨庶政猶徇至誠凡在人臣
孰不哀懼伏惟先聖遺旨俾陛下抑哀而聽政
本朝之人使臣等竭忠以奉上非敢懼死輒布

懇詞期於必從以慰寰宇且王業至重軍國方殷一日萬機不可暫闕伏願追遵顧命踊𨀱成規恢王者華夷之望順上帝乃眷之懷臣等不勝哀迫誠懇之至

第二表（晏元獻本校文苑英華此表乃是林逢請聽政第三表別有子厚第二表今載于後）

伏奉大行皇帝知陛下至性自天恐陛下執哀過毀上惟九廟之重下念萬務之殷故遺詔丁寧俾遵權典今百辟卿士顒然在庭瞻望清光已七日矣（孫曰正元二十一年正月丙子）固陳誠請猶未允從內外憂惶莫知所出臣聞大孝之本繼志爲難酌禮之情得中爲貴是以哀迷期數哭泣有常俯而就之（童曰禮記賢者可使俯而就之不肖者可使企而及）聖人所重知難繼也（孫曰賈直而葬後難繼也）君子不爲伏願少抑哀懷仰遵理命以副神祇之望以安億兆之心光祖業於無窮流德化於天下凡在臣子孰不悲哉

又（此文苑英華所載子厚表也）

臣某等言臣聞聖凡殊途邦家異禮故王者捨己從物用身許天雖居達喪（孫曰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通達也）

猶以事奪伏以大行皇帝道成鑄鼎仙等御龍（孫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萬姓長號九有顒望陛下以聰明睿聖嗣守寶圖爰及宅憂（劉曰書王宅憂諒陰三祀宅居也）迨茲累日而孝思罔極（孫曰詩永言孝思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尚輟乃雍之言（童曰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言乃雍）庶政未釐頗闕如絲之命（劉曰禮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臣等竊覽載籍粗知喪紀若成周顧命（韓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歷代循遵西漢詔音（韓曰漢文帝將崩有遺詔以令天下以日易月一本云西漢遺詔）前王所奉我國家以孝理天下文明應期上用此法胥以傳授蓋事歸至當則不可不遵禮貴從宜（張曰禮記禮從宜）則不得不守理固然也臣等是以上陳愚懇輕瀆宸嚴遂血誠俯覲國政而陛下執喪逾切聽理未聞億兆嗷嗷不知所訴臣以爲天子之孝在於保安社稷司牧烝黎功超百王慶流萬代亦何必守臣下之小節廢皇王之大猷固阻羣情務成謙德伏願以遺詔爲念奪在疚之懷就臨軒之制天下幸甚

第三表

伏以萬機至重遺旨難違再獻表章上塵旒扆（孫曰旒謂冕旒扆謂斧扆）精誠徒竭天意未迴內外遑遑人神

企望臣聞王者之孝異於匹夫禮不相沿道貴適變當承平之代故殷帝宅憂而不言遇有事之時則周王未葬而誓衆（孫曰周王謂武王也）況今戎車猶駕邊候多虞兩河之寇盜難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亂者思理危者求安天下嗷嗷正在今日誠宜抑其至性以副羣心成先帝之大功纘中興之盛業豈可寢苫啜泣（童曰詩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庶政闕然九廟之靈何報萬方之望何塞臣等職參樞近誠切邦家若陛下未忍臨軒尚持前志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不勝哀迫懇切之至

賀踐祚表（韓曰此表順宗即位之日公代一節鎮作也）

臣某言太子中舍人嚴公弼至（孫曰嚴公弼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之子正元五年中第）奉其月日勑書慰諭伏承陛下以其月日慶奉典冊允昇寶位（孫曰正元二十年正月癸巳德宗崩丙申順宗即位）凡在率生孰不慶幸臣某誠懽誠抃頓首頓首臣聞天地泰而聖人出雷雨解而品物榮（解下懈切）是以五行法用木火更其位七葉重光宗廟輔其德殷宗龔默再開成湯之業漢文聰明克承高祖之緒陛下重離出曜體乾繼統主鬯彰孝恭之美撫軍著神武之功（孫曰左氏傳曰撫軍守曰監國）欽奉遺訓（奉一作承）永保鴻業遏密之中施雨露以被物諒闇之地覩日月之繼明則四維之外八極之表人神胥悅草木皆春煦嫗生成（韓曰以氣曰煦以體曰嫗上香句切下於武切）不失覆載況臣謬膺藩守累受國恩爰自出身洎乎領鎮沐浴聖澤優游昌時不獲親闕庭之禮候臣庶之分戴天賀聖倍萬恒情

禮部賀改永貞元年表（韓曰此憲宗即位改元表也正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八月立皇太子為皇帝是為憲宗改元永貞公是時為禮部郎官作）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誥今月九日冊皇帝改貞元二十一年為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日昧爽以前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降一等者（孫曰正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順宗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制勅稱誥辛丑誥改元永貞元年）寶命方始聖曆用彰載宣臨照之明遂施渙汗之澤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以重光下濟積慶旁行漢祖推奉教之尊（孫曰漢高帝六年五月丙午詔曰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朕被堅執銳平暴亂立諸侯皆太公教誨也今尊太公曰太上皇）文王遂無憂之志（童曰禮記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正名紀曆（一名作明）表運行於萬方省過輕刑流汪濊於四

海（瀛鏡音）歡呼抃蹈遐邇攸同臣某等親奉聖替仰承大化踴躍之至倍萬恒情無任蹈舞欣慶之至

禮部太上皇誥宜令皇帝即位賀表（韓曰順宗立皇太子爲皇帝自稱曰太上皇皇帝即憲宗也公在禮部作此表）

臣等言伏奉今日（韓曰順宗本紀永貞元年八月庚子）太上皇制命陛下即皇帝位光奉寶圖丕承鴻業溥天率土慶躍難勝臣某等誠喜誠抃頓首頓首臣聞皇建其極存諸大訓（孫曰大訓謂書洪範）帝出于震著在易經繼明以照于四方（童曰易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重熙以臨於萬國動植品彙永賴昭蘇山川鬼神咸用欣戴臣某等獲備班列親仰聖明踴躍之誠倍萬恒品無任抃躍喜慶之至

禮部賀立皇太子表（韓曰公爲禮部郎官時作）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二十四日制廣陵郡王宜冊爲皇太子改名某（孫曰順宗貞元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立子廣陵王淳爲太子改名純即憲宗也）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者天序有奉皇圖載寧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臣聞尚書載以貞之文（劉曰書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漢史傳早建之義（孫曰漢文

（……元年有司請豫建太子）不唯立愛（韓曰書立愛惟親）期在繼明（補注易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陛下奉率前規敷揚盛典顧茲守器之重（張曰易守器者莫若長子）爰正承華之位（孫曰承華太子宮名）尊義方之教（補注左傳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載錫嘉名（孫曰離騷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此謂改名爲純也）崇建樹之禮式光典命以長而立（孫曰春秋傳立嫡以長不以賢）自符於愼擇必子之選遂合于至公邦本不搖王業彌固此皆宗社垂祉啓祐皇心乾坤合謀保安聖運足以播休氣於四海洽大和於萬靈食毛含齒所同歡慶臣等奉承制命蹈舞周行踴躍之誠倍百恒品無任慶抃感悅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禮部賀皇太子冊禮畢德音表（韓曰公爲禮部郎官時作）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制皇太子冊禮云畢恩與萬方同其惠澤者（孫曰貞元二十一年四月戊申詔曰冊禮云畢感慶交深恩與萬方同其惠澤赦天下繫囚大辟降從流流已下減一等）盛典斯舉鴻恩遂行凡在率土不勝抃躍臣某等誠喜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克奉神休以正邦統建天下之本宗廟以安致萬國之貞兆人攸賴典冊既備慶澤載流既廣愛命推恩亦好生而布德緩刑而宥

國知感進勳而嗣續增榮(孫曰詔云文武常參官中州府縣官子爲父後者賜勳兩轉)崇教諭之方忠良是舉(孫曰詔云古之所以教太子必求選師傅以翼輔之使法於訓辭而行其禮左右前後罔匪正人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然事而陸贄中書舍人崔祐甫精學文字經撲洁風夜善習亞叶于中丞充皇太子侍讀)職贊襄之禮(襄一作相)賜與有加旌孝悌以厚於人倫(孫曰詔云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敬鬼神而修其祀事況行禮之日則昇翳收蹟(孫曰昇翳雲郎也)太陽宣精用彰出震之休(童曰易帝出乎震)更表重離之曜神化旁暢皇風遠揚自華及夷異俗同慶臣等謬參著定(孫曰著定朝序地)倍百恒情無任懽變踴躍之至

爲王京兆皇帝即位禮畢賀表(韓曰王京兆名權正元二十一年二月自鴻臚卿爲京兆尹憲宗即位公爲代作賀表下又有代作賀表凡五首)

臣某等言臣聞大人繼明百神所以受職天子有道(孫曰左氏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萬國由是承風伏以皇帝陛下纘聖垂休順時御極負扆而外朝夷夏(孫曰禮記明堂位天子負斧扆南面而立注云負背也扆戶牖閒也○扆於豈切　童曰踐履也)踐祚而統和天人幽明咸通遐邇昭泰遂使祥光下燭嘉氣旁通周王謝流火之符(韓曰書武王度孟津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而爲烏)魯史愧書雲之典(韓曰僖五年左氏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食毛含齒(孫曰食毛者食土之毛也)歡抃無窮臣某等幸覩昌時獲奉大慶踴躍之至倍萬恒情無任蹈舞欣躍之至

代韋中丞賀元和大赦表(韓曰憲宗即位之明年改元大赦公到永之初與刺史韋君作也公在永凡十年歷刺史者六人韋其姓者二而其名不可考)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日制大赦天下永貞二年宜改元和元年太陽既昇煦育資始雲澤斯降(膏古報切)膏潤無遺臣某誠歡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仁化旁流孝理弘闡紀元宗布和之令(孫曰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二十二年春秋云正月肆大眚)肆眚見恤人之心(孫曰書眚災肆赦)曠然滌瑕得以遷善渙發大號申明舊章恭有薄征(童曰周禮薄征緩刑施舍已責)市無強價(孫曰左氏價作估估買也)動勸是錄爵秩以班寵寧聞於幽明澤必周於夷夏近甸輕榷酤之入遠人忘水旱之災既行慶於官僚亦推恩於天爵諸生耆學藝之廣庶老加絮帛之優量入所以備凶興廉期於變俗旌賞有容尊賢之典惟新載奉素王宗子之道斯在綸言一降庶政畢行懷生之倫咸悅無量臣某等守在遐遠覩奉詔條踴躍之誠倍

百恒品無任感恩抃舞舜營之至

禮部賀冊太上皇后表

韓曰永貞元年八月順宗立皇太子爲皇帝自稱曰太上皇立妃王氏爲太上皇后今表所賀即此也董氏冊太上德妃本紀不載公時尚在禮部云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日誥良娣王氏冊太上皇后良媛董氏冊太上皇德妃宜令所司備禮冊命者孫曰永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誥曰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宮雅修彤管之規克佩姆師之訓自服勤蘋藻祗奉宗祧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體之尊良媛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禮亦宜之良娣可冊爲太上皇后良媛宜冊爲太上皇德妃仍令所司備禮擇日冊命母儀有光坤道克順陰教方行於萬國內理克和於六宮孫曰周禮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於六宮禮記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

韓文卷七　一八

臣某等誠懽誠喜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對若天休奉揚慈旨長秋既登其正位孫曰長秋皇后宮名褕狄亦被於恩光孫曰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狄[illegible]奉養見三朝之安孫曰禮記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illegible]周旋有四[illegible]獨配乾稱太星之輔[illegible]助日爲明所以表王化之源知孝悌之本延映千古儀刑四方臣某等抃戴施行踴躍無地無任踴躍欣喜之至

禮部賀太上皇后冊畢賀表

臣某等言今月日太上皇后冊禮云畢率土臣妾慶抃無窮臣某等誠懽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太上皇后著釐嬪之至德孫曰書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嗣周母之徽音孫曰詩大姒嗣徽音也表率六宮明彰萬國陛下克修理本以暢化源神道知事地之方童曰禮記曰事天明事地察人倫識尊親之大豈惟婦順斯備劉曰禮記曰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陰禮用修足以播正始於王風補注詩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一本作國風致時雍於帝典臣某等謬廁榮位獲覩盛儀踴躍之誠倍百恒品百一作萬

韓文三一七　一九

賀皇太子牋

韓曰皇太子憲宗也時公尚在南宮代一藩臣作

某言伏奉日月制書韓曰正元二十一年四月冊廣陵王淳爲皇太子殿下祗膺茂典位副青宮孫曰青宮東宮也神異經曰東方有宮青石爲墻高三仞門有銀牓以青石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溫文光三善之名孫曰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其一知父子之道其二知君臣之義其三知長幼之節繼照協重離之慶張曰易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萬葉固本羣方宅心含生之徒孰不欣戴況某夙蒙獎職在藩方懽抃之誠倍萬恒品

御史臺賀嘉禾表

韓曰公貞元十九年尚爲監察御史至二十一年方遷禮部員外郎當是爲御史時作也

臣某言今月日宰臣以幽州所進嘉禾圖各一軸孫曰幽州節度使劉濟所進示百僚者伏以嘉穀順成靈貺昭格天人合應遐邇同風臣某誠懽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睿謀廣運神化旁行植物知仁祥圖應聖靈岳不愆於贊祐韓曰靈岳謂其岳也燕谷用遂於生成孫曰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温氣至百穀生今名爲黍谷豐稔既均知朔南之被澤童曰書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休嘉克協見天地之同和六穗勲稱於漢臣韓曰司馬相如封禪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也異畝耻書於周典韓曰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作歸禾嘉禾自中形外均慶同歡臣某謬職憲司獲覩休瑞無任抃躍之至

禮部賀嘉禾及芝草表

韓曰公爲禮部員外郎時作

臣某等言伏見今月某日內出劍南所進嘉禾圖孫曰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皐所進及陝州所進紫芝草孫曰陝虢觀察使崔汚所進示百寮者珍圖煥開瑞彩交映遐邇偕至福應攸同臣某等誠懽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緝熙至道保合大和張曰易曰保合大和天惟發祥童曰詩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地不愛寶嘉禾擢穎靈草抽英獻于王庭唐叔勲同穎之異注見上薦諸郊廟班史謝連莖之奇韓曰漢書武帝紀甘泉宮生芝草九莖連葉乃作芝房之歌以薦郊廟既呈蘖蘖之祥孫曰詩云禾役穟穟蘖似介倣上更觀煌煌之秀豐年斯著耶壽詩用彰飲和之人懽抃無極臣某等優游至化披覩殊姿慶抃之誠倍百恒品

京兆府賀嘉瓜白兔連理棠樹等表

韓曰當是公在藍田縣尉時作

臣某言今月日中使王自寧出徐州刺史張愔所進嘉瓜圖孫曰貞元十六年六月以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之子愔爲徐州刺史節度觀察留後及白兔兒一并出陳許等州觀察使上官說所進許州連理棠樹圖孫曰貞元十五年八月以上官說爲陳許等州觀察使示百寮者惟天眷命劉曰書皇天眷命奄有四海是降百祥張曰書作善降之百祥惟聖欽承用膺多福臣某誠懽誠賀頓首頓首臣伏以大和所蒸至德斯應圖物獻瑞周於遠方神瓜合形式表綿綿之慶孫曰詩緜緜瓜瓞異棠連質用彰煒煒之榮煒音韡業字一作休況金風發祥白兔來擾孫曰擾馴也告有秋之嘉應著成歲於神功雜遝紛綸遝音沓如山斯委人盡登於壽域物咸暢於薰風況臣特感深恩於逢衆瑞踴躍之至倍萬恒情

禮部賀甘露表 韓曰已下四表皆公貞元二十一年二月還禮部員外郎掌尚書牋表時作

臣某言中使王自符至伏奉宣聖旨出延和殿前丁香樹甘露一大合示宰臣未時又出一大合令明日示百寮甘露見降未止者玄化昇聞靈貺昭答必呈尤異之應以告天地之和臣某誠懽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均煦育之功敷滲漉之澤孫曰司馬相如封禪頌滋液滲漉何生不育○滲漉罹澤下究也上山禁切下音鹿大和潛達閟瑞克彰發於天霄特降宮樹朝光初燭方湛湛而不晞韓曰詩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湛丈減切見景轉炎更瀼瀼而未已韓曰蓼蕭詩零露瀼瀼音穰綴葉而珠璣積耀盈器而冰玉呈姿芳散椒蘭味兼飴醴張曰飴餳也音台然則零其庭而若異孫曰揚雄云昔二帝三王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有甘露零其庭紀於年以標奇孫曰漢宣帝元康元年甘露降未央宮大赦於是以紀其年徒聆往牒孰並茲日況樹有丁香之珍殿即延和之號所以著芳風之遠播期聖壽於無疆事絕古今慶傳遐邇臣謬承渥澤獲覩殊祥抃躍之誠倍萬恒品

禮部賀白龍并青蓮花合懽蓮子黃瓜等表 韓曰或注云京兆恐非是

臣某言伏見今月日內出滄州所進白龍見圖又出西內定禮池中青蓮花并神龍寺前合懽蓮子示百僚二十三日又出鹽州所進合歡黃瓜圖者二氣交泰萬國同和動植思協於殊祥遐邇畢呈其嘉應披圖按牒聖理彰明臣誠懽誠慶頓首頓首伏以天地非遠睿感必通靈瑞重祥累集宮禁池蓮表異靈化非常數彼青光徵佛書而尤絕成其嘉實驗祥經而甚稀積慶旁流自中徂外遂使龍騰白質果應秋金行瓜合黃中表聖更彰於土德遠通邊徼孫曰邊徼謂滄州也近出苑園孫曰謂定禮池也合慶同歡周於億兆況復邦畿之內雨露齊以時宿麥大穰嘉穀滋茂和風孕秀靈氣陶蒸是皆發自帝心達於天意周流升降成此旋功惠彼羣生自爲嘉瑞臣某深惟多幸獲遇斯時觀靈貺之備臻知人和之溥洽無任慶抃躍蹈之至

禮部賀白鵲表

臣某言伏奉進旨宣示前件白鵲者霜毛皎絜玉羽鮮明色寶殊常性惟馴狎臣聞聖王之德無所不至有感則應無幽不通伏惟陛下恩霑動植仁洽飛翔故得效禽呈休效質伏以白者

正色寳表金方鵲以知來（孫曰淮南子乾鵲知來而不知往）式彰
冠服用符歸化之兆克耀太平之階臣職叅禁
垣獲覩嘉瑞無任慶抃之至

禮部賀嘉瓜表

臣某等今日内出浙東觀察使賈全（孫曰正元十八年正月以常州刺史賈全爲浙東觀察使）所進越州山陰縣移風鄉百姓王
獻朝園内產嘉瓜二寳同蔕圖示百寮者寳祚
惟新（補正元二十一年正月丙申順宗即位）嘉瑞來應式彰聖德更
表天心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
陛下保合大和緝熙庶類德馨上達（童曰書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神化旁行（劉曰易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嘉瓜發祥來自侯服貿
惟同蔕見車書之永均地則移風知化育之方
始雖七月而食豳土歌王業之難（孫曰詩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壺又大戴禮五月啓瓜七月食瓜）五色
稱珍東陵詠嘉賀之會（韓曰黄邵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美世號東陵瓜阮嗣宗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未
聞感通若斯昭著者也臣某等遭逢聖運親仰
珍圖抃躍之誠倍百恒品無任慶悅之至

爲王京兆賀嘉蓮表（韓曰王京兆權也已見上賀皇帝即位表題注）

臣某言今日某時中使某奉宣聖旨出西内神
龍寺前水浜内合懽蓮花圖一軸示百寮者祥
圖煥開畢彩交映賛天地之合德表神人之同
懽臣某誠懽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道
協重華（孫曰書重華協于帝）慶傳種德（孫曰書皐陶邁種德李氏皐陶之後故云）陶陰
陽之粹美孕造化之精英吉慶毎見於天心發
祥必自於禁掖是使雙華擢秀連帶垂芳香歘
大王之風（韓曰宋玉云此獨大王之雄風也）影耀天泉之水（韓曰沈約宋書文帝永嘉二十一年天泉池也蓮同幹也）煥開宮沼旁映給園（孫曰四明給孤獨園指言神龍寺）
靈貺應期天龍護聖寳曆夏超於小刼神功

永洽於大千臣某獲覩昇平濫居榮寵聞瑞應
而稱慶仰續事而增歡（張曰論語繪事後素繪或作績）無任抃蹈
喜躍之至

爲王京兆賀雨表一

臣某言臣昨日面奉進旨以近日少雨今月内
無雨即須祈禱今日便降甘雨者天且不違（孫曰易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
神必有據審雲霓與綸言繼發時雨將
天澤並流臣某誠懽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
陛下憂切蒸黎慮深稼穡思彼未兆防於無形
滲漉毎出於湛恩變化亦隨於廣運宸衷暫惕

巳矯御天之龍（韋曰易時乘六龍以御天）聖謨既昌遂洽漏泉之澤（孫曰吾在詩云刁傳澤上周天下曰泉）霑霈對周布（韓曰霑霈對黑雲也上徒感切下音隊）霏微四施黍稷盡成公私皆及（孫曰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野夫鼓舞知帝力之玄通官吏歡呼見天心之默喻臣某牧人京邑動仰皇靈涯澤徒加涓滴無助無任感悅屏營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二

臣某言伏見今月二十四日時雨溥降伏以聖心積念天意遽迴移造化之玄功革陰陽之常數臣某誠慶誠抃頓首頓首皇帝陛下仁育蒼生恩同赤子自頃天雨未降時稼或愆貶食齋戒至誠幽達又慮宿麥無備播種失時出於宸衷將令賑貸睿謨潛運甘雨遂周布濩垂陰（孫曰司馬相如封禪書匪惟雨之又潤澤之匪惟偏我氾布濩之布濩布遍也）隨聖澤而俱遠滂沱積潤（滂普郎切沱音駝）與恩波而共深臣某才術無聞謬司邦甸生成必資於帝力進退何補於天工（補注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沐浴大和欣荷無極無任慶躍屏營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三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面奉進旨緣自春來少雨宜即差官精誠祈禱者十四日臣便差官分赴靈跡其日雲陰四合至十五日甘雨遂降伏惟皇帝陛下言爲神化動合天心未成旱暵之虞已積憂勤之慮衆靈受職薈蔚且躋於南山（孫曰詩薈兮蔚兮南山朝隮薈烏外切蔚紆勿切）百穀仰榮（劉曰九穀之仰膏雨也）滂霈遂沾於東作睿謨朝降膏澤夕周知天人之已交識陰陽之不測然則周王徒勤於方社（孫曰詩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報田既臧謂有事於山川也一本作方祀）殷帝虛美於桑林（韓曰呂氏春秋昔殷湯克夏天年不雨湯乃以身禱於桑林剪其髮割其爪以爲犧用祈福於上帝）豈若無災而早圖未禱而先應化超前聖道貫重玄徧野同歡傾都相慶臣之欣躍倍萬恒情

王京兆賀雨表四

臣某言臣於三月二十九日奉進旨於諸靈跡處祈雨至三十日甘雨遂降者臣聞惟聖有作先天不違發令而祥風已興（孫曰班固傳太習習祥風祁祁甘雨）致誠而玄液旋被臣某誠歡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側身防患道邁周王（孫曰詩王業乃有宣王也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盡力勤人功超夏后（童曰論語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聖謨廣運驅百靈以從風神化旁行滋五稼而流澤（五稼五穀也）油雲四合（張曰孟子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膏雨溥周（孫曰詩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農壤遂一於肥磽（丘交切墝同）滲漉盡霑

於遐邇蒸黎詠德知必自於聖心草木欣榮如有感於皇化有年之慶實在於斯臣以無能謬領京邑上勞宸慮運此歲功無任喜懼屏營之至

賀親自祈雨有應表五

（韓曰或亦以爲代王京兆觀表云得上都院官金部員外郎韓述狀報公代外州刺史作也）

臣某言臣得上都院官金部員外郎韓述狀報以時雨未降親自於龍堂祈禱有靈禽群翔自成行列如隨威鳳（孫曰漢宣帝神爵元年詔曰南郡獲白虎威鳳爲寶晉灼曰威鳳之有威儀者）以翼龍舟其日降雨者（中謝）伏以時或愆陽（孫曰左氏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歲之常候或當聖日無害豐年陛下躬本務與憂人閔雨寢霄遑所至天心自通故得瑞鳥迎川掩商羊之舞（孫曰家語齊有一足之鳥舒翅而跳齊侯遣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昔童兒謠云天將大雨商羊鼓舞其應至矣將有水災）龍之衢（張曰易雲從龍風從虎）初泛洒於上宮遂滂霈於寰土自中徂外皆荷生成雨公及私（孫曰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謂私田也）靡不碩茂殷右徒勤於自翦（見上）周公空媿於舞雩（張曰論語浴乎沂風乎舞雩）臣以庸虛謬司垣翰有年之慶雖聖之功臣某不任（云云）

表

爲裴中丞賀克東平赦表

（韓曰裴中丞桂管觀察使裴行立也）

臣某言伏奉月日德音以淄青蕩平褒功宥罪布告遐邇者（孫曰元和十四年二月淄青都知兵馬使劉悟斬其帥李師道以降師道所管淄青登萊沂密鄆曹濮齊兗海十二州皆平詔天下繫囚死罪降從流流已下並放）臣聞肅殺之後每致陽和雷霆既施必聞膏澤（中謝）伏惟陛下體乾剛以運行協坤元之翕闢（孫曰易至哉坤元又曰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百靈受職（童曰百靈百神也）六合從風（韓曰天地四方曰六合）四阻兵怙亂者（補注左氏傳云阻兵而安忍阻兵恃也）必就梟擒懷忠抱義者無不甄錄（居延切）激其效順特加旌節之榮（孫曰是月以悟爲義成軍節度使）寵以元功遂兼鼎鉉之任（孫曰發見經傳）窮賞賚之重（童曰賞賚賜予也）死事極褒卹之優戎行務之役盡除聚斂之名皆去傷痍受賑老疾加恩豐財已復其征徭賜種更盈於種稑嚴山川之祀神必有依中義烈之家物無不感周王推忠厚之化（韓曰詩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漢帝敷愷悌之風太平之德斯爲

至盛一作大平之業既衆中興之德斯至然則虞巡可復孫曰書五載一巡守告
成將慶於岱宗孫曰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岱宗在兗州而兗屬淄青今兗州既復故
及之漢典方行孫曰漢武帝元封元年登封太山禪肅然云功成治定告成于天漢典謂此也講禮
冊榮於闕里韓曰漢章帝元和二年東巡守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淄青蓋魯國之地也故云
臣謬膺重寄獲覩大和童曰易曰保合大和抃蹈之誠倍萬
恒品謹已施行郡邑宣示軍戎莫不動地歡呼
若醉千鍾之酒孫曰孔融與操書曰堯非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騰
天鼓舞如聞九奏之音孫曰周禮鍾師注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
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是爲九奏
無任慶賀踴躍之至

柳州賀破東平表補注破李師道
臣某言即日被觀察使牒孫曰淮管觀察使牒也李師道以
月日克就梟夷者帝德廣運補注大禹謨全文唐命惟新
孫曰詩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霾曀廓清孫曰詩終風且霾終風且曀霾雨土曀陰而風也以霾音埋又莫拜切曀音翳天地貞觀韓曰易天地之道貞觀者也率土臣庶慶抃
無涯中謝伏惟睿文聖武皇帝陛下威使百神德
消六沴集注五行傳云凡六沴之作說曰氣之相傷謂之沴六沴六事之沴也○沴音戾徐作天降
寶運時歸太平自克夏擒吳孫曰夏謂夏綏銀節度使楊惠琳吳謂鎮海節度使李錡剪蜀平蔡孫曰蜀謂西川節度劉闢蔡謂淮西節度吳元濟殊類稽顙
羣疑革心唯此兇妖尚聞悖慢庭議既得廟謨

必藏旌旗獨耀於洪河金鼓震驚於靈嶽童曰靈嶽太山
鄆城自潰寧同莒魯之爭孫曰昭元年左氏莒魯爭鄆爲日久矣二十九年十月鄆潰韓曰此謂師道初守鄆州以反叛而其將劉悟乃與諸公斬其東甲還入鄆州以反歸順故也齊
地悉平無俟耿陳之戰韓曰漢光武時長安政亂張步起琅邪五年帝乃遣耿弇率劉歆陳俊三將軍討之弇茂以降弇後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弇平地悉平琅邪臨大敗步乃斬
淄即青舟二州之舊邑也五兵永戢孫曰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七德無虧孫曰左氏武有七德我無一焉
含生比堯舜之仁孫曰董仲舒策堯舜行德則民仁壽率土陋
成康之俗曼本更有狀以舜禹克勤爲周成康文武無疆之業既聞致理之方罪不自已願書詩爲之六句
介丘霧息已觀翠華之來孫曰介丘太山韓曰翠華南都賦翠華之蓋注翠羽
沂水風生更起舞雩之詠韓曰沂水魯之沂州淄青十二州之一也孫曰論語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千歲之統孫曰司馬長卿自序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太山而余不得從行實在於斯臣守在蠻荒獲承大慶抃蹈之至
倍萬恒情
代裴中丞賀分淄青爲三道節度表
臣某言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
度都團練觀察等使者韓曰元和十四年二月命戶部侍郎楊於陵安撫淄青宣慰使之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近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爲三道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此三道之所以分也虵豕之穴孫曰左氏吳爲封豕長蛇薦食上國
忽爲樂郊童曰詩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氛沴之餘盡成和氣
伏惟皇帝陛下天付昌期神開寶曆復昇平之

土宇拔妖孽之根源自西自東不違於指頤我疆我理孫曰詩我疆我理東南其畝咸得其區分山川備臨制之形道途適征徭之便俾侯既定孫曰詩俾侯于魯大啓爾宇賜履以寧補注僖四年左氏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畢青兗之封爰從古制解曹衛之地實契雅謀孫曰僖二十八年左氏晉文公分曹衛之地以畀宋人。一作新址東甲永藏馬牛勿用俗被雍熙之化代知仁壽之期衆事載盛於搢紳儒風重興於俎豆足使季札觀曾更陳南籥之儀韓曰左氏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聘曾請觀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籥以籥舞也文王之樂也此言南籥是自是有禮之可觀也山甫徂齊復正東方之賦韓曰詩烝民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主東方齊也蓋去時始而遂於臨淄臨淄已見上註臣揔戎遠地不獲陪賀闕庭六去

爲韋侍郎賀布衣竇羣除右拾遺表新舊史皆云羅竇羣爲左拾遺而諸本皆題云右拾遺未知孰是

臣某伏見今月日制除布衣竇羣右拾遺者孫曰羣字丹列京兆金城人以處士隱於毗陵蘇州刺史韋夏卿薦之朝并表其所爲書數十篇不召貞元十六年十一月夏卿爲京兆尹復言之十八年一月召羣爲左拾遺韓曰按羣傳云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茅擢臣爲拾遺蓋自大曆十四年己未至貞元十四年戊寅德宗即位爲二十年臣聞直道之行劉曰論語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四方嚮德逸人是舉孫曰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天下歸心孫曰中和臣伏以竇羣肥遯居貞孫曰易肥遯无不利又曰遯亨小利貞聖憂也苞蒙養正許曰易包蒙吉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學術精果操行堅明讜諫道貞以求其志臣頃守藩服補在鄂州特所委知及歸朝廷輒有聞薦庶逃竊位之責孫曰論語曰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以塞曠官之尤韓曰書無曠庶官臣聞發也豈謂天聽曲從瞽言無發況諫諍之職化是參擢於布衣久無其比周行慶抃孫曰詩周行行列也林藪聳驚晦迹恐遺於遺賢懷才盡思於展效臣以性本庸踈動無裨益唯思進拔以報因緣區區懇誠㝡其金石言而不發韓曰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微臣敢竊於薦雄韓曰揚雄傳雄年四十餘自蜀來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德必有鄰孫曰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聖代式光於薦隗韓曰史記燕昭王問郭隗曰誠欲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自羣受命甚冀復面陳迫以疾病接於休假注心蓄念瘖痱兢惶無任喜躍屛營之至

爲樊左丞讓官表樊左丞或作韋左丞

臣某言伏奉今月二十八日制除臣尚書左丞寵命俯臨魂顛自失泛大鯨之海但覺堙擣戴巨鼇之山孫曰列子湯問篇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上下帝恐流於西極乃命禺彊使

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未如恩重（中謝）臣聞尚書百揆翊亮萬機故天上尊北斗中樞陛下有南宮左轄（孫曰李固策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左轄即左丞）晉畀孔坦諒直當時（韓曰孔坦字方平咸和初為尚書左丞為臺中之所敬憚卒贈光祿勳謚曰簡）漢拜楊喬閑練故事（韓曰後漢楊喬桓帝時為尚書後以儼鄉坐獄費麥等上疏曰尚書郎楊喬等又質材彬彬建明國典陛下乃委任近習專任餐飱但以文毀黜信任吏民於是帝遂辭解）庶得百僚有憚於會府諸侯取法於京師臣實謏才（劉曰謏小也禮記足以謏聞）謬登清貫握蘭起草（韓曰漢官儀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貞於建禮門內寘香陛薦超遷於冊揮）昔累朝經剖竹頒條（韓曰漢文帝初與郡守為竹使符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故云剖竹又武帝初置部刺史奉詔六條察州）近貽人獲（晉莫）備歷中外無聞聲彩版圖冊緝貢賦未均於九州（孫曰謂為戶部）銅印更操威儀不檢於三署（孫曰蔡質漢儀曰尚書郎中旅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侍郎三署初上臺）次郎補闕豈易其人聖主求才宜難此受稱謂旁求俊乂（劉曰書旁求俊彥以啓迪後人）側訪瓌奇（瓌古回切）必使德合準繩言成綱紀興化致理時無間言況安上必在於薦賢危身莫踰於曠職儻蒙垂收紫渙（集注葉與謂詔書也舊傳武都紫泥用封璽故詔有紫泥之名今階州故武都山水皆赤為泥正紫色然泥安能作封當是用為印色耳貴者取易曉耳其人賦之謬○今本作紫綬非）俯矜丹誠恩臣保陳力之言（韓曰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聖鑒有責成之地無任覥冒惶悚之極（覥他典切）謹詣朝堂奉表陳讓以聞臣所讓人別狀封進

為王戶部薦李諒表（韓曰正元二十一年五月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職如故）

臣某言臣聞知賢必進忠臣之大方擇善而居（一作舉）明主之要道況臣特受恩遇超絕古今報國之誠寤寐深切是敢竭愚臣之微分助陛下之至明恢張羽儀弘輔治化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見新授某官李諒清明直方柔惠端信強以有禮敏而甚文（敏一作贍）求之後來略無其比臣自任度支副使（孫曰正元二十一年三月以叔文為度支鹽鐵副使）以諒為巡官未及薦聞至某月日荆南奏官敕下赴本道諒實國器合在朝行臣之所知尤惜其去伏望天恩授以諫官使備獻納裨補日公卿之任斯焉取斯則聖朝無遺之士之名微臣緩蔽賢之罰（孫曰漢武帝詔曰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無任誠懇屏營之至

為戶部王叔文陳情表（韓曰叔文本傳言叔文母死匿喪不發置酒翰林日俑視我疾今當請急左右竊語曰母死已諸方留此將何為此表即為叔文請急者也）

臣某言臣母劉氏今月十三日（孫曰貞元二十一年六月庚戌）忽患

瘖風發動（瘖一作暗）狀候非常今雖似退猶甚虛㥘（都舌切）驚惶憂苦不知所圖臣唯一身更無兄弟侍疾嘗藥難闕須臾伏乞聖恩停臣所職令臣見在家扶侍其官吏等並已發遣訖臣以庸微特承顧遇拔自卑品委以劇司夙夜兢惶唯思荅效至誠至懇天聽所知豈慮未效消塵遽迫方寸（孫曰蜀先主南奔諸葛亮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伯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以開塞重輕之務（孫曰時為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加焦勞憂灼之懷雖欲徇公無由枉志況忠孝同道臣子之心許國誠切於死生報親忍忘於顧復（韓曰手顧撫傳我）進退窮蹙昧死上陳候母劉氏疾疢小瘳冀微臣驚蹇再效（一本無此兩句）無任惶懼懇徇嗚咽之至（孫曰是月丁丑赦文以母喪去位）

代裴中丞謝討黃少卿賊表

韓曰按史正元十五年黃洞首領黃少卿攻邕管經略使孫公器請發嶺南兵討之德宗不許元和間曰黃承慶曰黃少度曰黃昌瓘者皆連為患桂管觀察使裴行立與容管經略使陽旻爭欲攻討憲宗許之新史行立傳謂黃家同叛殺行立討平之而資治通鑑則曰行立旻竟無功其抵梧如此

臣某云云 即日奉事官米蘭迴伏奉手詔云云者（孫曰元和十四年詔桂管觀察使裴行立討黃洞蠻黃少卿）臣聞脣革既平雖疥癬而必去（孫曰國語申胥諫吳王夫差曰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豺狼已斃在狐鼠而宜除（孫曰漢書孫寶傳侯文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臣某（中謝）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受命上玄底寧下土兇渠盡殄威武載揚蠢爾腥膻尚聞凌暴靈旗斜指（孫曰漢武帝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泰一鋒名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銅獸俯臨（孫曰漢文帝二年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三軍知必勝之方萬姓喜永清之路（補注書曰永清四海）微臣忝司戎律親列顏行（漢書嚴助傳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注云顏行猶雁行在前行故曰顏也○行戶郎切）蹋伏波之舊規（孫曰漢光武建武十八年以伏波將軍馬援擊交趾賊徵側）乘下瀨之故事（韓曰漢武征南越東甌有伏波樓船下瀨戈船之號元鼎五年遣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咸會番禺也吳越謂之瀨蒼梧漢南所謂黃賊巢穴○瀨音賴）不宿於家（補注杜預曰受命之日不宿於家）盡瘁事國（毛詩或盡瘁事國）思奮身於原野即以今日其時出師就道便披榛躡石摩壘陷堅（孫曰左氏宣十二年傳楚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注云摩近也）蕩清海隅永息邊徼（徼邊境也又切）竊以材非充國敢自矜於無踰（韓曰漢神爵元年趙充國年七十餘上問誰可將者充國曰無踰於老臣者矣）志慕孟公庶追蹤於不伐（韓曰論語孟之反不伐奔而殿注魯大夫孟之側也與齊戰軍大敗不自伐其功故獨殿後也）謬承重委兢惶無任感恩隕越之至

爲裴中丞舉人自代伐黃賊表

伏以某官器宇端方風姿詳雅謙虛内敏籌略共推前佐湖南悉心匡佐後歷郡掾深負政聲吏愛在人郉邪弭息勤勞已著幹蠱無倫（孫曰蠱事也易幹父之蠱）今黃賊尚據荒陬犬巢未覆儻以某代某之任必能掃蕩氛祲（董曰氛祲妖氣也。祲子鴆切）廓清海濱竊惟斯人雅堪厥職 云云

爲崔中丞請朝覲表

（孫曰代管桂觀察崔詠作韓曰或以爲崔能非是據能傳元和六年爲黔中觀察使長慶四年爲嶺南節度使初不爲嶺桂而長慶初衛公已爲吳蜀□□矣。疑）

臣歷刺三州（孫曰□□□容州刺史）連擢二府（韓曰舊史云元和五年以邕州刺史崔詠爲邕管經略使八年十二月復爲邕管移桂管）外任逾紀入覲無階就日望雲遐飛心注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覆載無私通遐同致復昇平之故事繼前聖之高蹤中外踐更出入迭用臣以虛薄叨受恩榮徒竭夙夜之心未申朝夕之敬（孫曰傳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天威咫尺（孫曰僖九年左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孔曰天子以伯舅耋老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誠懸霄漢昭回（韓曰詩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周瞻仰而何及是以前在朗寧（孫曰朗寧邕州）封章累上及移臨桂（孫曰臨桂桂州）星紀屢周（韓曰下卷有代上中書門下狀云理戎無郡十有四年須自邕州畢）云

陳誠懇又云自領桂管又逾再周即謂此也蓋自八年十二月至十年是月爲再周矣）微衷尚鬱於戴盆（韓曰司馬遷書云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積萋徒懸於窺管（孫曰莊子用管窺天用錐指地東方朔傳以管窺天以蠡測海）葵藿之誠彌切犬馬之戀逾深人欲天從（董曰書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於茲未驗下情上達終莫不諶敢黷宸嚴罄陳丹懇伏乞賜臣除替許至闕庭躬蹈舞於羣僚（孫曰詩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備班行於散地足趍中禁目覩大明俾成九族之榮以盡百生之幸非敢竊國賓五獻之禮希康侯三接之恩（孫曰易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一覲龍顏萬死爲足無任懇迫激切之至（韓曰至十一年乃以裴行立代詠爲桂管觀察使）

代柳公綽謝上任表（孫曰公綽字起之京兆華原人史有傳）

肅恭休命辰夜趨程祗荷寵私不遑寢食以月日到所部上訖 云云（韓曰憲宗元和六年六月公綽自御史中丞爲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觀察使）臣聞古之制爵祿者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臣本書生（孫曰正元元年四月八日公綽再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官不期達值其皇帝（孫曰睿聖文武皇帝）文明撫運（韓曰書濬哲文明）大闡玄猷搜采衆材幸忝甄錄（甄稽延切）歷踐中外星霜屢移曾無涓塵上答鴻造忘其薄陋委以雄藩顧無綏馭之能謬忝澄清之寄（韓曰公綽先爲兩□節度戶部官已爲吏部郎中翰月）

拜御史中丞今又兼中丞爲觀察故云 將何以數宣皇澤普諭天慈唯
當察慝以爲防視俗而爲教蠲除細故務安黎
獻庶幾清靜無擾以慰遠人臣不勝忝冒荷恩
之至

代李愬襄州謝上任表

(韓曰愬罷古鄧北人元和十二年夜入蔡州擒吳元濟十一月有詔進檢校尚書左僕射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然襄州與鄧緒未遑絶不公自節州爲作謝上表送非公之文)

棒對絲綸(孫曰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慙悸無地拜命兢悚不
知所裁臣凡賤瑣材智略無取幸賴先臣緒業
(韓曰愬即西平王晟之子晟有大功於唐)累忝國恩天澤曲流遂司節
制(許曰元和十一年十二月愬自宮苑閑廐使拜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鄧州刺史充隋唐鄧節度使)寄深
分閫任重專征頗無將領之才謬處衆人之上
豈謂宸私軫念仁育爲心霈澤無涯德音屢降
士衆感悦咸思竭忠遂得潛師暗入賊境不意
兇渠就戮此皆聖謨豈敢叨天以爲己力(韓曰僖二十四
年左氏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仰荷殊造重於丘山
臣以月日上訖謹當數宣皇化普諭聖慈綏撫
三軍又安百姓冀以塵露上答鴻私臣 云云

代節使謝遷鎮表

鴻私曲臨獨越衆等祇荷明命寤寐不遑臣才
非器能謬膺仕進雖竭盡駑劣力效忠勤冀寡
愆尤敢望官達某宗皇帝(孫曰德宗)不以臣儒術淺薄
超授禮官尋遷正郎遂忝符部某皇帝(孫曰順宗)不
遺小善擢勵諫曹叨承厚恩備職藩翰顧惟獲
劣多愧寡恩伏遇陛下(孫曰憲宗)德紹唐虞無私庶政
臣尸素歲久譴謫宜加豈冀褒昇更遷重鎮冊
忝澄清之寄仍同獻替之榮將何以上荅天慈
下安衆庶臣當務修農稼率勵遠人鋤其奸慝
以副勤恤無任 云云

爲劉同州謝上表

(韓曰劉同州未詳德宗貞元十八年以同州刺史劉公濟爲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使豈即此人耶)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除臣同州刺史兼本州
防禦營田長春宮使某月日到州上任訖臣初
奉綸言震忭無極及臨所部驚懼逾深投軀莫
報於乾坤陳力無裨於造化臣某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臣出自諸生不習爲吏有恇懦之質(同童)
(恇下懦弱也上音 曰下女卧切)無區處之能託跡儒門乏仲弓南
面之德(韓曰論語雍也可使南面雍姓冉字仲弓)委身郎署闕馮唐論將
之對(孫曰漢書馮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
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唐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云云)嘗懼叨冒清

列蕃識聖朝豈意天聽忽臨鴻恩特及八命作牧孫曰周禮春官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一麾出守孫曰顏延之五君詠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拔自下位寄之雄藩非臣庸瑣所宜膺據況馮翊密邇王都古稱三輔孫曰漢出左馮翊右扶風京兆謂之三輔馮翊即同州郡名爰自近代命秩逾崇皆有兵食之虞有宮室之制孫曰同州防禦長春宮使同州刺史領之公卿將相出入由之仰徽甲令孫曰甲乙丙丁令之篇文德言第一令以至第嬰也俯窺圖記跼蹐無地孫曰跼蹐局不伸也蹐累足切以兢以惶因重命輕不知所效庶當刻精運力一本作刑精身力夙夜祗勤上奉雍熙旁流愷悌以日繫月

僥或有成庶幾之心懍懍增惕徒望雲而就日孫曰史記敘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喜近帝鄉孫曰後漢南陽帝鄉多近親將擊壤以成風共歌堯代天威咫尺敢布丹誠無任惆懇屛營之至

代裴行立謝移鎮表孫曰行立移鎮在公卒後表蓋他人之文誤編在此

星言即駕童曰詩星言夙駕便道之藩祗荷寵榮不敢寧息臣某爰自弱齡即忝推擇階緣試吏累忝清貲先聖以臣粗知兵要俾統師徒交趾假援黃賊不馴奉詔俾臣撲滅氣祲孫曰元和八年八月以桂州刺史裴行立為安南都護安南漢交趾郡也十二年遷桂管觀察使十四年令行立討黃少卿士衆賈勇孫曰左氏傳高固曰欲勇者賈余餘勇思酬渥恩冀因此時得立微效豈謂時多疫癘不副憂勤知臣特深復洗瑕責夙夜感戴捐軀有期徒增憤勇力未從願微臣不幸變故重重泣血摧肝載崩載咽陛下龍興御極孫曰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憲宗崩閏月丙午穆宗即位寰海永清道暢八埏有八埏孫曰八埏八際也相如封禪書曰上暢九垓下泝八埏埏音延威加九域鴻和挺普洽雍不周泰伏蒙累垂休命遂越等夷猶省何人過擇抽擢孫曰是歲二月行立自桂管復徙安南況臣比臨此鎮備更夷險故材積瘴死在目前韓曰云云言前爲安南每累今行復爲都護也

雖則殊鄉還同衣錦量臣駑弱之力未足負恩猶蚊蚋之微焉能報德將何以宣揚聖造撫慰疲羸唯當遵守詔條恥棄奸慝平勻徭賦示以義方持清靜以臨人守無私以奉國重修前志再礪戈矛展驚駘之効駘音臺申鷹犬之用庶荒陬夷獠盡沐皇風率土生靈備聞斯愛微臣之志也限以云云

代韋永州謝上表韓曰公嘗永州在州刺史之見本集者六人元和元年刺史韋公見賀改元表二三年刺史馮公見賀上院記元和五年以前刺史崔君敏見南池序及墓誌又有刺史崔簡未上

坆罪見曆墓誌集文等篇元和十年八月刺史即此所謂韋亦外也表云曠牧守於再秋正言皆以罪去後莅其人耳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書除臣永州刺史以月日到州上訖受命若驚臨職彌懼臣以無能累更事任神州赤縣孫曰史記騶衍曰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神赤皆美言也寵貫所備舊過量逾涯每深兢惕不謂聖恩推擇濫駕朱輪孫曰漢書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蓋朱兩幡祿秩徙增詛施乳哺之惠服命虛受寧與襦袴之謠況此州地極三湘俗參百越左衽居椎髻之半孫曰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陸賈使南越尉佗椎結箕踞見賈四十一貫雖即椎結即髻古字通用耳可墾乃石田之餘孫曰哀十一年左氏子胥曰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曠牧守於再秋彌驕獷俗獷古猛切代征賦於三郡重困疲人分災本出於一時孫曰左傳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積弊逐逾於十稔撫安未易知法出而姦生孫曰董仲舒策曰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子育誠難罹力務而功寡夙夜憂切不敢遑寧庶當宣布天慈奉揚神化以日繫月儻或有成少裨愷悌之風用答生成之造無任感恩隕越之至

謝除柳州刺史表

韓曰諸本表首云伏奉三月十三日制除臣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六月二十七日到任上訖惟通鑑云三月乙酉除命而長曆乙酉為十四日此云十三日字誤

早以文律參於士林德宗選於衆流擢列御史孫曰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陛下嗣登寶位微臣官在禮司孫曰順宗即位時為禮部侍郎百寮稱賀皆臣草奏臣以不慎交友旋及禍訩許容切一作謫聖恩弘貸謫在善地累更大赦獲奉詔追違離十年一見宮闕親受朝命牧人遠方漸輕不宥之章特奉分憂之寄銘心鏤骨無報上天謹當宣布詔條盡竭駑蹇苴土風不異於遐邇聖澤無間於華夷庶答鴻私以塞餘罪云云

柳州謝上表

孫曰貞元中代人作

臣某言伏奉詔書授臣柳州刺史以今月二日至部上訖一作上臣前歲以久停官秩去年蒙聖恩除替使欲裂裳裹足趨赴京師以舊疾所嬰彌年未愈逮及今夏始就歸途襄陽節度使于頔孫曰貞元十四年九月以頔為襄州刺史節度使與臣早歲同官見臣當暑在道懇留在館尋假職名意欲厚臣非臣所願伏惟陛下光被之德道以治於區中憂濟之勤心每徧於天下常以萬邦共理必藉於循良一物

不遺尚延於愚藐（張曰藐遠也莫角切）假臣龍渥重領方州駑駘復效於奔馳枯朽更同於華秀（中謝）臣聞潢汚易竭（孫曰潢汙小水也左氏傳潢汙行潦之水）抑有朝宗之願（韓曰書江漢朝宗于海）犬馬無識猶知戀主之誠揣分則然惟天知鑒況臣昔因左官（孫曰漢書諸侯王表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漢因上古法朝廷之列ノ右爲尊故降秩爲左遷仕諸侯爲左官）一紀于外子牟馳心於魏闕（孫曰莊子中山公子牟曰身在江湖之上心居魏闕之下索句魏闕象魏觀闕人君門也）汲黯積思於漢庭（孫曰漢武帝以汲黯爲淮陽太守黯曰臣今病力不能任郡事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豈非夫人獨無斯戀去就若榮辱之主朝廷若仕進之源臣子之宜忠貞所志臣雖心同犬馬而分比潢汙幸竭康衢意非往蹇（孫曰往蹇來反易曰往蹇來反言往則遇難來則得其位也）臣之比誠口不能諭意欲悉達文非盡言此臣所以自咎自恨復乖志願猶冀苦心勵節上奉詔條惠窮卹貧下除人瘼恭宣皇化必答鴻私不勝慌欣之至（韋曰慌博雅云忘也音荒）

代廣南節度使舉裴中丞自代表（孫曰比表當是長慶後廣南節度使舉桂中丞仲武自代狀裴中丞也亦他人作誤錄于此）

前件官器宇深沉天才間出爰從撫字速于察廉所職恪勤庶務皆勸日者安南夷獠反叛害其連帥（孫曰元和十四年十月容管奏安南賊楊清陷都護府殺都護李象古及妻子官屬部曲千餘人清出爲驩州刺史象古召爲牙將清懼不得志象古命清將兵三千討黃洞蠻清引兵夜還襲府城陷之）毒痛黎人（孫曰毒痛黎人因爲痛病也）某皇帝以某威惠茂著自某州刺史俾之撫臨（孫曰是月憲宗以唐州刺史桂仲武爲安南都護）夙夜經行盡除兵器財徒識恩冀種歸義炎荒之俗靡不底寧（孫曰仲武至安南楊清拒不納仲武遣人說其酋豪數月間降者相繼得兵七千餘人）後改鎮容州（孫曰長慶二年十一月以仲武爲容管經略使）勳熟效彌顯澄清庶類邁德前修深負能名合遷重鎮臣自惟凡儒不逮前人伏乞天恩迴授某非惟旌德是亦飾能庶微臣免尸祿之憂某獲無私之舉

奏薦從事表

某績茂戎軒才優管記操刀必割（孫曰前漢賈誼傳曰中操刀必割）豈謝剸犀（孫曰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咢水斷蛟龍陸剸犀革）落筆不休（孫曰傅毅字武仲文下筆不休）倚馬（孫曰世說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寧懃（韓曰李白與韓荊州書日試萬言倚馬可待）況早登科選夙洽時譚匪惟詞藝雙美抑亦器能多適比於流輩頗爲滯淹輒敢薦陳伏希獎錄

代廣南節度使謝出鎮表（韓曰鄭絪傳初拜中書侍郎加集賢殿大學士轉門下侍郎憲宗初理精求理與杜黃裳同當國黃裳多所關決首建議誅惠琳劉闢絪多默默無所事由是出爲嶺南節度）

虔觀察使
虔州刺史

鴻霈曲臨惶駭交集捧對綸綍（孫曰禮記王言如綸其出如綍上音倫下音綍）不知所圖臣（中謝）臣聞蕭曹佐漢六合爲家夔望臣周萬方同軌（孫曰記曰書同文車同軌）臣幸以芻賤累忝殊榮天德存臨遂加台政不能絹宣明聖增日月之光俾兇渠勦絶（孫曰書大用勦絶其命○勦子小切）人用康寧實由臣不稱職使此艱患（使一作役）伐檀興誚（韓曰詩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禄君子不得進仕耳）負乘招譏（孫曰易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常懷覆餗之憂（孫曰易鼎折足覆公餗音速）敢望專征之寄（孫曰元和四年二月絧罷爲伏得喀者五年二月吟嶺南）獻俘未遂展効有期希此微功上荅殊造無任（云云）

爲楊湖南謝設表

（韓曰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從羣臣于馬璘山也上巳九日賜宴詩人館賜之數設宴亦此時耶）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長樂驛設者恩榮特殊宴飲斯及顧茲厚禮猥集微躬臣某誠懽誠慶頓首頓首臣以多幸屬此昌時任重方隅職忝文武甘受素餐之刺（孫曰詩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知無肉食之謀（孫曰左氏莊十年傳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以憂以惶寤寐無措豈謂鴻恩繼至豐膳爰來陸海兼陳（童曰陸海即水陸也）飴醴皆設（孫曰說文飴米蘗煎也醴酒名飴音怡一作酒）庶當奉揚聖澤覃布遠人流愷悌於皇風均乳哺於赤子少陳微効上荅殊私無任感恩欣躍之至

爲武中丞謝賜櫻桃表

（韓曰武元衡貞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公集有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曰武公以厚德在位甚宜其職云）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櫻桃若干者天睠特深時珍荐降寵驚里巷恩溢圓方（孫曰員方謂國臣）臣某誠喜誠懼頓首頓首伏以含桃之羞時令攸貴（韓曰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天子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況今採因御苑分自天廚使發九霄佳繁星而積耀味調六氣承湛露而不晞（孫曰詩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盈背而外被恩光（童曰背音也表知背才止二切）適口而中含渥澤頒賜素食（孫曰詩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彌切自公（孫曰詩素絲五紽退食自公）豈圖君子所先遂厭小人之腹（孫曰昭二十八年左傳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無任云云

謝賜時服表（孫曰此表代宅人作）

抵荷寵私啓處無地（孫曰詩不遑啓處）臣（中謝）臣久忝朝行歷職無効荏苒星紀偷榮歲時不能少益聖猷

以副深寄致使賊遺君父 孫曰後漢耿弇征張步帝在魯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弇將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且可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 艱難未息合勵嚴憲以正國章伏以陛下恢天覆之恩廣地載之厚不循彝典俾同冕紱重劇丘山捧戴以入閨門空知夕惕 摘注易夕惕若厲無咎 內省裁縫而爲衣服固可晝行 孫曰項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疲駑將何答効

謝賜端午綾帛衣服表 韓曰公在柳州作 孫曰亦代它人作

綸音曲臨寵服荐至跪捧殊錫慶躍交幷臣 中謝 臣謬典方州劾微涓滴叨承大賜榮重丘山非才忝恩俯伏慚荷朱明啓節 孫曰爾雅夏爲朱明 御府賜衣沐聖澤而渥海方深被仙衣而鶴龜齊壽馳心向闕踊躍望天 踊渠足切 歡忻分五嶺之夏 孫曰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嶺五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 莫副九重之詔臣無任 云云

五百家註音辯唐柳先文集卷第三十八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奏狀

爲廣南鄭相公奏百姓產三男狀 韓曰鄭相公鄭絪也 元和五年因貶嶺南

右臣所部白鶴坊百姓某妻產三男者臣詳究往例實謂休徵 孫曰[illegible]徵驗也 已量事給絹三十疋充其乳養者伏以陛下勤卹黎元感通天地靈心昭荅景福已興 孫曰詩介爾景福景大也 方使億兆繁滋 孫曰[illegible]十萬曰億十億曰兆 區夏充牣 童曰牣滿也音刃 故表祥於孚育是啓運於昇平事古化源慶延邦本犧羽之瑞曾何足云臣幸列藩維嘗叨樞近私賀之至

爲薛中丞浙東奏五色雲狀 孫曰元和三年正月以湖南觀察薛苹爲浙東 韓曰元和十二年薛戎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未詳

右臣得管內台州奏 孫曰浙東管越台明婺衢處七州 月日五色雲見者一州官吏僧道耆老悉比目瞻覩已具奏聞幷寫圖奏進者伏以景雲上瑞 孫曰[illegible] 大平之應也一曰慶雲 王者祉符煥彩彰之在天知聖德之昭感伏惟陛下化孚有截 孫曰詩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截整齊也 道洽

無根承天地之貞明（韓曰易天地之道貞明者也）諧陰陽之和氣
紛紛郁郁（孫曰史記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自東而徂西
若煙非煙一旬而再至衢諸古諜事罕前聞伏
乞宣付史官以昭簡冊

爲裴中丞奏邕管黃家賊事宜狀（韓曰裴中丞桂管觀察使裴行立池前卷有代裴中丞謝討黃賊表）

右今月四日邕管奏事官嚴訓過（遐州謂）稱押衙譚叔向等與黃家賊五千餘人謀爲翻動雖已誅斬猶未清寧當時差本道同十將某至邕管界首賓州以來迎探事宜兼爲聲援聊得十四日狀并嚴訓狀報同其黃家賊並已退散各歸洞穴訖伏以鼠竊狗偷非足爲患陛下威靈遠被神化旁行遂使姦猾之謀（猾一作狡）先期而自露回邪之黨不戮而盡夷伏恐飛章已達吉語未聞尚軫天心猶煩廟筭臣謬居方鎮忝接疆界所得事宜不敢不奏

讓監察御史狀（韓曰公拜監察御史表行者本於此狀首是或真名銜亂表行字從人讀闕詳）

右臣伏准名例律諸官與父祖諱同者不合冒榮居之（孫曰律十二篇名例律其第一也御史諸府號官稱犯父祖名而冒榮居之者免所居官）臣祖名察躬今臣蒙恩授前件官以幼年逮事王父禮律之制所不敢踰臣不勝進退惶恐之至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勅旨貞元十九年閏十月日承議郎新除監察御史臣柳宗元奏奉勅新除監察御史柳宗元祖名察躬准禮二名不偏諱不合辭讓年月日撿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佑宣

爲京兆府昭應等九縣訴夏苗旱損狀（集注或曰貞元十九年自正月不雨至于七月京兆尹李實也洪氏之律謂關中大歉而實爲政猛暴百姓所訴一不以實其說又未必然按正元二十一年二月以兩漣卿王權爲京兆尹此狀文亦是乾旱損時首云謬領京畿已逾兩月疑是此合年）

右臣謬領京畿已逾兩月政術無取誠懇莫申遂使雨澤愆時田苗微損夙夜兢懼寢食靡遑今長安一十四縣（一作十四縣）並准常年例全徵（一作皆）其昭應等九縣臣各得狀並令詳審各絕隱欺謹具別狀封進臣當府夏稅通計約二十九萬石已上據所損矜免祇當三萬石有餘恤人則深減數非廣伏以聖慈弘貸憫念蒸黎臣忝職司不敢不奏無任懇懼之至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為南承嗣請從軍狀

故其官贈某官南霽雲男某官承嗣

右臣亡父至德之歲死節睢陽（孫曰至德二載十月安祿山陷睢陽霽雲死之）陛下每降鴻恩必加褒寵（孫曰霽雲初贈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臣自七歲即忝班榮（韓曰承嗣七歲為婺州別駕）垂五十年常居祿秩再守遐郡（韓曰守二郡施涪二州）續用無成終貽官謗甘就嚴譴（孫曰承嗣為涪州刺史劉闢反承嗣以無備貶永州韓曰朱有大赦所岳州量移柳子厚云始由施州為涪州捍蜀道郊寇敵畏不敢犯於而刀筆之吏以簿書校計為罪受謫盖謫永州也）無以負荷先志報效殊私以慙以懼隕越無地伏見其月日敕以王承宗負恩干紀命將徂征（補注元和十四年十月以神策右軍中尉吐突承璀討王承宗）雷霆所加殄滅在近臣竊不自揆思竭忠誠願預一卒之任以荅百生之幸庶得摧鋒觸刃摩壘搴旗獲盡於微誠儻不墜於遺烈踊躍之至夙夜不寧敢希皇明俯鑒丹懇臣聞周官孜藝國子置車甲之司（韓曰周禮夏官司馬有司甲之職其文闕）漢道推恩孤兒備羽林之用（事子孫為南府君睢陽殉難及之南君州量移豈州府內）千秋思奮於事越（韓曰漢南越傳粵王武帝時獨其相呂嘉不欲附漢韓千秋曰以區區之粵又有王應為內應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仲孺期死於奔吳（孫曰史記灌夫字仲孺潁陰侯灌嬰舍人得幸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嬰為將軍屬太尉請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孟年老死吳軍中夫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夫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馳入吳軍）義激君親名高竹帛臣雖無似有慕昔人雖身塗草野死而不朽披肝瀝血昧死上陳無任懇迫忠憤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進農書狀（農書一卷）

右伏奉其月日敕宜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所司進農書永以為恒式者（韓曰貞元五年正月詔今宜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以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內外官司休假一日宰臣李泌上請中和節日令百官進農書司農獻穜稑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問遺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以祈年穀從之）臣伏以平秩東作虞書立制（孫曰書堯典之文）俶載南畝周雅垂文（孫曰周頌良耜之詩）此皆奉天時以授人盡地力而豐食（一作於豐其食）自陛下惟新令節益勸農功既立典於可傳每陳書而作則耕墾之利敷布力於嘉謨稼穡之難動天心於眷睠勤勞率下超邁古先凡在率土不勝幸甚前件農書謹函封進謹奏

代人進瓷器狀

瓷器若干事（一無此句）右件瓷器等並藝精埏埴（孫曰埏和也土）制合規模稟至德之陶蒸自無苦窳（孫曰虞舜陶河濱器皆不苦窳苦麤也窳病也）合大和以融結克保堅貞且無瓦釜之鳴（孫曰賈誼賦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是稱土鉶之

德(韓曰[illegible]司馬遷傳[illegible]) 噐勳

瑚璉(童曰孔子謂子貢女器也瑚璉也瑚璉於宗廟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璉力展反) 貢異

砮丹(孫曰書厥貢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砮音奴) 既尚質而為先(孔記[illegible])

(砮丹器用闕也尚質也) 亦當無而有用謹遣某官某乙隨狀封進

謹奏

柳州舉監察御史柳漢自代狀

(韓曰公元和十年三月出為柳州用六月二十七日到任後作)

右伏准從前敕文(孫曰元和六年十月十七日敕)常參官上後(補注上三日)後舉一人自代者伏見前件官頗有才行長於政術久歷嶺南使職臣之所知敢舉自代無任懇迫之至

上戶部狀

(元注云左降官給外官同正員俸料舊準戶部錢每年約計數萬今請改授正官當縣不用上件錢 韓曰柳州作)

右伏以左降官是受責之人都不釐務戶部錢是准敕收貯不合別支又所授員外官亦非舊制宗元在永州日見百姓莊宅公驗有司戶李邕判給處足明皆是正官今請悉依故事為准並廢員外所置凡在貶黜授以正員(貶者)成功俾無虛授貯錢既免支用加數足應軍須實冀貨

不濫分官無曠職謹狀

柳州上本府狀

(元注云救兄葛以竹刺莫寓右臂經十一日身死人葛誠草在龐賊[illegible]律以它物毆傷十二日辜內死者依殺人論 韓曰本府謂桂管觀察府也)

右奉牒准律文處分者已帖縣准牒待秋分後舉處分訖伏以中丞(孫曰謂裴行立)慈惠化人孝悌成俗屬吏所見皆許申明至公之下敢竭愚慮竊以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為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戚(補注詩兄弟急難)中脅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亦可哀

矜斷手方迫於深哀([illegible])周身不逞於遠慮(箋[illegible]方也)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孫曰書罪疑惟輕)況俟期尚遠冥命不還伏乞俯賜輿哀特從屈法幸全微命以從遠徙則必闔境荷慈育之恩豈惟一夫受生成之賜儻以律文難變使牒已行則伏望此狀便令廢格(音閣)輕賜塵黷悅懼交深謹錄狀上奉聽處分

為裴中丞伐黃賊轉牒

(補注裴中丞行立也)

當營奉詔（營行營）與諸營齊進孫曰諸營謂容管邕管廣南等路誅
討邕管草賊黃少卿廣軍馬步等若干人各具
兵馬數及軍將若干前牒奉處分稱以天啓昌
期大功畢集神開興運微孽盡除黃少卿等歷
稔逋誅舉宗肆恭孫曰初黃氏首領黃少卿少度少高子昌沔昌瓘等自貞元以來數爲邕
患元和後陷十餘州至是行立與容管經略使陽旻欲徼幸立功爭請討之上從之持狡兔之穴孫曰
戰國策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窟穴也跧伏偷安孫曰王文考賦跧伏於側跧蹜足也
憑孽狐之丘孫曰莊子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韓曰易弧矢之利也跳
踉見怪跳音迢踉音良以爲威狐不射童曰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天網可
逃張曰老子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侵逼使臣蹤犯王略恣其毒虐迷
我誅勦敵國盡在於舟中韓曰史記吳起謂武侯曰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
國也還師已期於席上孫曰趙充國上屯田十二事其一曰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
謂宜投戈頓顙面縛乞身孫曰僖五年左氏許男面縛銜璧面縛者謂縛手於後唯見其面
歸郡邑於王官獻黎獻於天吏孫曰書萬邦黎獻黎獻衆民之賢者又曰天吏逸德烈于猛火而乃繕兵補卒
增壘閉途正當天討之辰韓曰書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更積鬼
誅之罪韓曰莊子爲不善于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衆輕鬪蟻韓曰晉殷仲堪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鬪勇劣怒蛙集注韓非子云越王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蛙乃爲之軾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事亦見吳越春秋
纖縞當強弩之初韓安國傳強弩之末不能入魯縞孫曰
孤豚憤肥牛之下韓曰昭公十三年左氏牛雖瘠僨於豚上

噴什也○倖門切又音鬥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杪忽蜂腹虺
等於齊斧孫曰易旅卦旅于處得其資斧子夏傳及衆家並作齊斧張軌云齊斧蓋黃鉞斧也此晏云齊利也孫曰音側皆切突梯首鼠濫欲寄於旄頭勦絕有時
孫曰書天用勦絕其命○勦子小反不索何獲孫曰左氏云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某行立拱
稽致命孫曰吳語擁鐸拱稽拱持也稽策也或云稽計兵名籍執銳忘生童曰破堅
車甲既備於小戎韓曰詩小戎小戎兵車也鯨鯢豈
逃於誅戮韓曰宣十二年左氏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竊覩上略補注兵法有上中下三略總制中權孫曰宣十二年左氏前茅
慮無中權後勁中權者謂中軍主謀也戰士義激於身心列校勢成
於翹關蹶張之技韓曰漢申屠嘉傳申屠嘉以材官蹶張從高祖擊項羽如淳曰材官之多
力能腳蹋彊弩張之故曰蹶張盡出於山林拔距之材韓曰漢甘延壽傳投石拔距拔距超距也坐相把據地距以爲堅而能拔取之徧徵於川洞孫曰
賞懸香餌孫曰黃石公記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故云
令布疾雷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補注易師出以律否臧凶
投軀不憚於羽檄韓曰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注檄木簡長二尺用徵召急則插羽也跂足惟俟於牙璋韓曰周禮典瑞云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注牙璋瑑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也跂舉踵也○跂音企今月某日奏事
官米蘭迴捧受詔命神飛首勇足蹈心馳童曰蹈舞蹈也詩足之蹈之
權聲洽於萬夫勝氣橫於千里國容不入
軍孫曰司馬法曰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櫜且入於寢門左氏楚使申舟

聘王之齊及宋宋人殺之其二十閣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窒皇寢門闕也家事勿開土已填於左闔孫曰國語句越伐吳入命夫人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王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即以月日全軍出次孫曰莊二年左氏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分道並進所期戮力敢告同心孔大夫韓曰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孔戣貞直冠時清明格物孫曰禮記清明在躬又曰致知在格物注云格來也物猶事也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童曰浮足也為日固久容府楊中丞孫曰御史中丞容管經略使陽旻本誤作楊曰以義烈為已任勳龍太常蒲注太常以紀勳績安南李中丞韓曰御史中丞安南都護李象古以英武為家風韓曰象古嗣曹王皋之子業傳孫器孫注器謂宗彝並膺邦寄克達皇威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陣韓曰孫子勿擊堂堂之陣東則橫江誓衆用成善善之功集注孫子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詩維衣以明有國者善之功焉公此語蓋兩孫子而句取緇衣以此鼓行坐觀盡敵刑惟勿喜誅有可哀徵側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戮韓曰馬援傳交阯女子徵側及徵貳反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南擊之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學者呂嘉之威行五嶺終摧下瀨之師孫曰漢武帝時南越主頭欲內附其相呂嘉拜德反朝廷於是命將伏波將軍楊僕為樓船將軍及歸義越侯二人為下瀨將軍共討之嘉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尋獲路博德之夜得以平見南粵傳嗟此陋微自貽擒滅勉成良畫速致殊勳雖荒徼之地固不勞於有征而舁平之年將自此而何事書之竹帛實謂

白遺老再逢大寶之安（大寶一作天寶）搢紳諸生遠期貞觀之理某特承朝獎謬列藩臣常以突刃觸鋒未爲效節膏原潤草豈足酬恩雖寤寐撫心不遑寧處今則削平之際勲無尺寸之功開泰方初徒受丘山之寵無任憤激屏營之至抃舞歡慶倍百恒情

賀平淄青後肆赦狀

右伏奉二月日德音（一本云二十二日）以淄青削平慶賜大洽率土之内抃躍無窮伏以周滅三監俱明誅放之罰（孫曰書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漢書地理志周既滅殷分其地爲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漢平七國更嚴斬殺之科（韓曰景帝紀七國反大尉周亞夫將軍竇嬰將兵擊破之六月詔曰今吳王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藝等與濞等爲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汙宗室）未有翦覆兇渠撫存疑類威斷行而德洽誅鋤及而恩加操兵者悉獲歸休秉耒者更聞優復與之種食分以貲財疾苦盡除鰥孤咸育葬戰死之骨增以賞延醫刃傷之肌存其稟給滌山川之舊汚申節義之餘冤功多受三事之榮（韓曰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注云三事謂三公也孫曰元和十四年二月丁巳斬李師道壬戌田弘正奏牘到癸酉加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故云）節著有十連之寵（禮記十國以爲連連有帥孫曰是月庚午以淄青鄆知兵馬使劉悟爲義成軍節度使故云）較然逆順益以彰明和氣遂周罷七旬之干羽（韓曰書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車徒（孫曰詩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寰海永康東夏均慶某忝司戎旅獲奉昇平當伊尹無恥之辰（韓曰書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見咎繇惟輕之德（韓曰書罪疑惟輕）抃躍之至倍萬恒情無任慶賀之至

賀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狀（一作使）

右某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等使者（孫曰元和十四年二月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爲淄青宣撫使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近計士馬眾寡校倉庫虛實分爲三道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害氣盡除和風溥暢（一作[illegible]）裂壤既分其形勝經野必正其提封（孫曰周禮體國經野[illegible]）河濟異宜（[illegible]）海岱殊服（補注書海岱惟青州）八命作牧（韓曰周禮八命作牧九命作伯）無聞威福之源十國爲連（見上注）已肅澄清之政畢無夜動（孫曰襄二十一年左氏[illegible]）雞變好音（韓曰詩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惠澤豈俟於崇朝仁化寧期於必代（孫曰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遂使琅邪即墨田生無慮其異謀（孫曰漢高帝六年田肯賀上曰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非親子弟莫可王齊者）聊攝姑尤晏子但聞其善祝（韓曰昭二十年左氏晏子曰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聊攝齊西界也今聊城縣）

東至于羽山古也東界也水也水皆出此陽郡南入海始恭以相公嘗參禹績孫曰詩云芒芒禹迹續畫爲九州制出龠規孫曰揚子龠也規曹也晦光輔聖神孫曰左氏楚康王曰寬夫子之光五君以爲孝德光輔求康黎獻其獲逢開泰忝守方隅抃躍之誠倍百恒品

爲裴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狀孫曰裴中丞行一即度

右伏以逆賊李師道克就梟擒已具中書門下狀賀訖某忝居末屬孫曰行立與度同姓特受深恩踊躍不寧輒復披露竊以自古中興之主必有命代之臣一德同功以叶休運故申甫方邵孫曰嵩中甫吉甫方叔召伯召虎成宣王復古之勳孫曰詩車攻序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吳鄧寇耿韓曰謂吳漢鄧禹寇恂耿弇致光武配天之業此皆上下齊志中外悉心雖成功則多而陳力甚易豈若閣下挺拔英氣邁越常流獨契聖謨以昌鴻業廟略初定異議紛然詆訕盈朝萋斐成市孫曰詩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萋音妻斐音匪閣下秉心不惑定命彌堅孫曰詩訏謨定命討淮右之兇則下車而授首韓曰淮右謂吳元濟服恒陽之勇則馳使而革心孫曰恒陽謂王承宗西布衣柏耆以策說度曰元濟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度遣之承宗懼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況師道惡稔禍盈鬼怨神怒恣行悖慢敢肆欺誣天兵四臨所至皆捷攻又捨其將校許以歸還罪止一夫恩加百姓豺狼感化梟鏡懷仁梟鏡已見上註自致誅夷以成開泰萬方有慶四海無虞遂令率土之人盡識太平之理盛德大業振古莫儔然則布政明堂勸功東嶽光垂後祀輝映前王神化永歸於聖君崇勳實歸於宗衮慶賀之至倍萬恒情

爲裴中丞上裴相乞討黃賊狀

某材質無堪授任非次當有事之日忠懇莫施遇成功之辰慙憤空積陳力之志誓死不逾伏惟仁恩終賜使效今者中華寧謐異類服從唯此南方尚餘寇孽伏以黃少卿等憑恃培塿以自固童曰自開而東小家謂之培塿又云小阜也○培蒲口切塿音郎口切合莝脆以爲強張曰莝寸卧切脆此芮切易斷也胡脅使臣侵暴列郡雖狐鼠之陋無足示威而蜂蠆之微蠆丑邁切猶能害物必資翦伐方致和平庶盡驚蹇之勞以荅恩榮之重撫心踴躍風夜不寧私布丹誠敢期明鑒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爲桂州崔中丞上中書門下乞朝覲狀孫曰中丞崔詠

柳文卷之 十四

柳文卷之 十五

右某幸遇文明叨承委寄理戎典郡十有四年

瞻戀闕庭神寬飛越頃在邕州（孫曰元和五年八月詔自邕州刺史）（嘗爲邕管經略使故不）累陳誠懇請乞進律之寵（孫曰禮記有功者……民者有）（加地進律）未遂執珪之願（韓曰左傳……詩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賢輔聖大敘倫彝（童曰書彝倫攸敘）中外之臣出入更踐相公府

某自領桂管（孫曰元和八年十二月詔爲桂管）又逾再周（孫曰見前卷爲崔中丞請朝表）

（韓曰）企戀鴛鷺於紫霄獨無羽翼仰星辰於黃道（韓曰……日月所行於黃道……）徒竭丹誠況正月會朝

遠夷皆至（韓曰周官……三歲……）六歲來見要服有期（韓曰書……五服一朝）（……要服者貢……一見）豈使班超之望長懸（韓曰東漢班超……）

子牟之戀空積（孫曰莊子魏公子牟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

伏乞特申微願錄受冗員得故事而不遺

撥夙志而斯畢入天子之國願附禮於小侯拜

丞相之車（孫曰……）敢希榮於下客

無任懇禱屏營之至輕瀆威重戰汗伏深

謹狀

爲南承嗣上中書門下乞兩河效用狀

右伏以越敗夫差多會稽納官之子（孫曰越語……）（貧病者納官其子……）趙推栗腹即長平死事之孤

何者義烈之餘色氣猛厲上將效於

國用下欲濟其家聲所以憤激悽惻常思致命

者也某先父死難睢陽（韓曰……張巡……）

事存簡冊累降優詔洎及子孫爰自

繈緥超昇品秩（韓曰承嗣……）肉食廩給未

嘗暫停頃守涪州屬西蜀遘逆（孫曰……劉闢……）

將致死命以盡夙心寢戈嘗膽志願未究

會刀筆之吏責以深文首級之差

今復誰辯薏苡之謗

不能自明猶賴舊勳謫居樂土食人

力之粟守無事之官拳拳血誠無所陳露伏見

明制興師討伐恒冀茂爾小醜尚欲逋誅某材非

古人志慕前烈願得身當一隊效死戎行竭平生之忠懇申幽明之

冤痛撫劒心往發言涕零嘗聞漢法有奮擊匈

奴者諸侯不得擁遏又況丞相總軍國之重定

廟朝之謀固當弘獎無所棄捐伏乞哀憫收撫

以成其心無任懇迫惶恐之至

柳州上中書門下舉柳漢自代狀（與前舉韋監察御史柳漢自代表同後）

右伏准元和六年十月十七日勑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便具所舉人兼狀上中書門下者今奏請前件官自代謹連狀

爲長安等縣耆壽詣相府乞奏復尊號狀（江已具三十七卷請復尊號表）

長安縣耆壽某乙若干人（一本無上文）　右某等伏以生長明時游泳皇澤鼓腹且知於帝力食毛敢忘於君恩（孫曰左氏傳食上之毛誰非君臣）　竊見近者祥瑞所陳周於百郡豐稔之報均于四方有以知上玄降靈誕告嘉貺彰我君文明之化仁育之恩大道旣行鴻名未舉是以殷勤昭著如斯而不已者也某皆陶煦純仁（童曰煦吁具切也）　成此耆老生旣無補死而何求唯願上聞帝閽復建尊號用彰聖德以報皇慈披露血誠伏守天闕糜軀碎骨猶生之年謹以今日詣光順門輒進表訖（表一作奏）伏惟相公贊翊明主共致太平而使名號尚鬱天人失望草野愚鄙竊有感焉伏望數奏之際開陳其要俾下情允達大願克從退就泉壤樂而無恨輕黷相國伏待典刑謹狀

爲京畿父老上府尹乞奏復尊號狀

長安縣耆老某乙等若干人（一本無上文）　右某等幸以癃老獲覩昇平蹈舞薰風謳謌壽域譬之草木何以報天寤寐佳勞不知所措伏見聖君臨御玄化升聞（孫曰書玄德升聞）　瑞應匝於萬方（匝一作帀子荅切與帀同）　豐報翁於四海神祇注意天地傾心覺悟生人必有爲者（一作必斯有焉）　蓋以抱損徽號近二十年（孫曰興元元年罷去）　盛德益光大名未復致遠邇積慮幽明懷故自古以來嘉瑞之至未有如今歲之盛也斯乃上玄深旨下人懇誠勤勤相符正在於此某等眷戀明時朝夕是切唯願早復大號以契天心庶得聖政益光鴻化彌遠必遂踴躍之甚今請詣光順門進表昧死上陳伏以侍郎（孫曰正元十六年十月以吏部侍郎韋夏卿爲京兆尹）　道合君臣恩敷黎庶儻遂收採愚慮致貢天庭俾草萊微誠得達萬乘非所敢望惶懼伏深謹狀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祭文

祭楊憑詹事文（孫曰憑字虛受一字嗣仁弘農人公娶憑女公爲憑從子婿韓曰入公時憑之婿也）

年月（韓曰元和十二年）子婿（孫本有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某一十五字）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于丈人之靈。卿雲輪囷（孫曰史記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喜氣也。輪囷，雲貌也），天漢昭回（韓曰詩倬彼雲漢昭回于天。昭，明也）。自然物外，寧雜塵埃。公稟間氣，心靈洞開。翱翔自得，誰屑羣猜（[illegible]）。孝友忠信，聞于九垓（孫曰[illegible]）。摛華發藻（韓曰[illegible]），其動如雷。世榮甲科（孫曰大曆九年擢進士甲科），亦務顯遹（務一作[illegible]）。公之俊德，有而不顧。御史之選，朝之所注。公勤于養，投劾引去（[illegible]）。時任方隅，威刑是務。公施其惠（孫曰[illegible]），莫有違遻（[illegible]）。京兆之難，下多怨怒。或由以黜，瓦石盈路（孫曰[illegible]）。公揚其強，仁及童孺（[illegible]）。左遷而出，擁道牽蔟（[illegible]）。道峻多謗，德優見憎。煩言既誣，倚法斯繩（韓曰[illegible]）。東逾林陵（孫曰林陵[illegible]臨賀[illegible]），南過九疑（孫曰九疑山名在永州界）。顛沛三載，天書乃降，入傳王國（孫曰[illegible]）。嘉聲聿興，詹事東宮（[illegible]）。致政是膺，年唯始至，道則彌勵。頑順今古（[illegible]），優游德藝。期滌發再光，丈陛誰謂，昊天遽茲降厲（韓曰[illegible]）。嗚呼哀哉！某以通家，承德風奉，良姻莫成，子姓早夭，淑人（孫曰[illegible]），恩禮斯重，眷撫惟新，綢繆其志，賓敬慎勤，迨今孿然，十有八祀（韓曰[illegible]）。家缺主婦，身遷萬里。謗言未明，黜伏逾紀（[illegible]）。德輝間絕，音塵莫俟。歲有發函，視遠如邇。雖當沉痼，心術猶治。撫膺頓首，流泣瞪視（[illegible]）。既斂而還，莫傳音旨。鄉風長慟，於茲已矣。嗚呼哀哉！承訃之始，卜兆既逾，載馳斯文，出拜路隅，哀從海濆，禮致皇都，寸誠相續，終歲不渝。天道悠遠，人世多虞，寄心使表（孫曰[illegible]），長恨囚拘。嗚呼哀哉！

祭穆質給事文

孫曰賈河內人[illegible]書賈寧之子韓曰一作祭柳州文據傳賈自給事中出爲開州卒然此文謂黜刺南荒義言盈口又云王命南下郡符東剖留滯湮淪殲此遐壽必是自開移[illegible]未及行而卒耳

昭祭于給事五丈之靈自古直道鮮不顛危禍之重輕則繫盛衰矯矯明靈克丁聖時形軀獲宥三黜無虧（韓曰論語孔子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賢良發策始振其儀天子動容敬我直辭（孫曰元和元年九月[illegible]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illegible]升聞天子[illegible]以上第[illegible]）載之冊府命以諫司（孫曰賈以制策[illegible]對策[illegible]擢第三等）抗姦拔否與正爲期奏書百上知無不爲誰謂劉賈（韓[illegible]劉[illegible]賈[illegible]）英風莫追給事黃門奉職樞機封還付外動獲其宜無曠爾位（孫曰[illegible]給事中[illegible]）惟公在斯（[illegible]）達道之行實惟交友患難相死其發自久公實毅然皆均悔咎挺身立氣不改其守黜刺南荒（孫曰元和四年七月京兆尹楊憑[illegible]）義言盈口封章致命志期隕首遐矣高標誰嗣于後王命南下郡符東剖（注見題）留滯湮淪殲此遐壽嗚呼哀哉公之伯仲信惟先執（韓曰穆賀穆質皆見[illegible]）感激之風道同義立中司守直奸權是

[illegible]致之徽纆（[illegible]）誣以賄入瑣瑣其徒榜訊愈急（孫曰[illegible]）詔下三司議于洛邑噫我先君邦憲是輯平反挈枉大違三捐危法旋加譖言俄及左官變國（[illegible]）義夫掩泣邪臣既黜乃進其級（孫曰正元八年[illegible]）端于庶僚直辭允集虔虔小子夙奉遺則公在郎位擯羅擯抑（[illegible]）時忝憲司竊分枉直抗詞犯長有志無力惟韓洎劉（[illegible]）同憤害聽道之不行衡媿罔極公在左掖議登秋官先定于志將發其難決曰無狀以中禍端秉心撰詞義不可干（[illegible]）會逢友累（[illegible]）曾莫自安感于褚中（[illegible]）有涕汍瀾嗚呼哀哉竄宮以翳狼荒萬里禮不可違誠不可弭抽毫洩憤舒文致哀願遡海風以窮洛涘清明如在神鑒何已嗚呼格思以慰勤止

祭呂衡州溫文

（集注呂溫字和叔一字化光河東人溫之生平公嘗爲人[illegible]所痛自[illegible]獨見之此文也）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九月癸巳朔某日友人

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孫曰同曹人名以為書吏）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呂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華曰厲惡也）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讎之聰明正直行為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夭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孫曰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耶）莫莫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于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為全德（孫曰溫從陸質治春秋梁肅為文章男子藝能咸有所祖）而官止刺一州（案曰元和三年十月貶溫均州刺史繼貶道州刺史五年移守衡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修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耶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洎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直正而為道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期從古至少至於化光最為太甚理行第一（孫曰溫在衡州治有善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素志所蓄巍然可知貪愚皆貴險很皆老則化光之夭厄反不榮歟所慟者志不得行功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音幾人自友朋凋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一無徒字）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孫曰六年八月溫卒于衡州十二月十四日葬於江陵）窮天之英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復何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為大空與化無窮乎將結為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為雨為露以澤下土乎將為雷為霆以泄怨怒乎豈為鳳為麟為景星為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為金為錫為圭為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為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為神明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絕嗚呼化光庶或聽之

祭李中丞文

維貞元二十年歲次甲申五月某朔（孫曰五月甲戌朔）二十二日故吏儒林郎守侍御史王播將仕郎守

殿中侍御史程贊（孫曰贊當作贊一本）奉議郎行殿中侍御史馮邀承奉郎守監察御史韓泰（孫曰泰字安平）宣德郎行監察御史范傳正（孫曰傳正字西老貞元十年進士）文林郎守監察御史劉禹錫承務郎監察御史裏行柳宗元承務郎監察御史裏行李程等（孫曰程字表臣）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中丞贈刑部侍郎李公之靈惟公堅貞守道潔廉成德當官秉彝卓爾孤直高節外峻純誠内植臨事不回執心無惑矯矯勁翮推於天枝（孫曰帝室）式是邦族粲其羽儀發跡内史（孫曰古内史今鳳翔府）參其軍事自上觀下（孫曰…）直詞鑾至于後受邑歷撫疲人公去逾久人深詠呻（童曰…呻歎也）復從京邑群署司錄振其綱條端我甸服（張曰甸服謂畿甸也）黜吏弁氣貪官窒慾（劉曰易君子以懲忿窒慾）赫赫有命登于王庭邦賦以修國用是經貢抗其長以奉准程（童曰…）校其簿書無失奇贏（奇音畸）進爲正郎勾會是專（童曰會…）乃剌于商（孫曰出爲商州刺史）虎節登山（韋曰周禮山國用虎節）化行爲沃致其於艱道途謳歌有詔徵還丞我御史（孫曰自商州召爲御史中丞）執其憲矩糾逖之志（…）直清是舉慎擇寮吏必薪之棧（…）終始

七載不忘枕勤事無覯睹道有孚伸是襃密啓（…）述職獲陳令望逾重名卿是揖拖紳遽闈（…）卷衣已復（…）恩加命服寵旁禮備貽贈（…）有昨（…）歲月逾淹搢紳攀慕況當爲延承其規模奉以周旋近或逾月遠則累年咸承至公官守獲全故事盡在遺風藹然俯仰庭除碩慕潛渼（…）致誠一觴拜訣空筵嗚呼哀哉

爲韋京兆祭杜河中文（一本作…）

維年月日甲子京兆尹韋夏卿（孫曰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貞元十七年十月爲京兆尹）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河中節度贈禮部尚書杜公之靈（孫曰貞元十五年十二月以同州刺史杜確爲河中尹河中節度使）自古謀帥恂在諸儒晉登郤縠亦以詩書（韓曰左氏僖公二十七年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説禮樂而敦詩書）爰及近代二柄殊途授鉞之臣率由武夫時惟明靈道冠輿從天子有命挹其戎車何以邦之維絳及蒲（孫曰蒲即河中）有山有河殷此大都焜耀（焜音混）昌時長…振宣後學命服之盛光于列岳謂保豐福

永康王爵壽如何期神不可度嗚呼哀哉大曆之歲詔徵茂才時忝同道（一作科）俱起草萊懷蒙旣陳綸言煥開考第居甲（孫曰大曆二年夏卿與竇正卿及滿陌崔巽賢良方正高弟）自天昭回分命邦畿（孫曰夏卿爲高陵主簿）步武獲陪同志爲友星霜屢迴長我十年禮宜兄事周游歡洽莫不如志于後多幸謬列周行又同制書並命文昌及余稍遷吏部爲郎公爲中丞比焉分行（孫曰夏卿爲吏部員外郎礪爲吏部司員外郎）再獲聯事東西相望（一音去）出處同道樂惟其常後余出刺九載南服（孫曰夏卿自給事中出爲常州一州刺史蔚後九年）公自左輔遂膺推轂（孫曰左補闕同州河中尹不遂膺推轂）我勤覲闕爰總九流（孫曰正元十六年夏卿爲吏部侍郎九流謂九品也）誰謂河廣頟言莫由（補注詩曰誰謂河廣）冥魚之問往復相酬（補注王文選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惠好斯厚惟以綢繆（綢直由切繆莫彪切）余弟宗卿獲託仁宇命佐廉問（孫曰宗卿河中從事）忘其愚魯（韓曰論語柴也愚參也魯）假以羽翼俾之騫翥（張曰騫飛翥舉也）惠文峩峩（韓曰惠文冠也張敞傳奉）赤紱在股（孫曰）（在股邪幅在下茀大古蔽膝之象也）燦映斯極從容何補承慶惟深報恩無所嗚呼哀哉天子震悼哀我良臣寵印追贈尚書禮殷（劉曰殷盛也）四方興嗟況此故人循念平昔徘徊悲辛卜葬斯及禮儀畢陳故處行滌（韓曰左氏薦于河滌之水可薦於鬼神）洩哀茲衣嗚呼哀哉

爲韋京兆祭太常崔少卿文

（韓曰崔少卿考之史傳不詳惟宰相表崔氏有崔附見之孫者一人爲太常少卿當即此也）

維年月日甲子京兆尹韋夏卿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故太常少卿崔公之靈惟靈率良志蹈其吉德（孫曰左氏學孝敬忠信爲吉德）炳蔚文彩周流學殖孔氏之訓專其傳釋黃老之言探于幽賾六書與祕（孫曰周禮五曰六書六書者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會意四曰假借五曰形聲六曰轉注）是究是求叩兩玄關保其真宅藝成行備披雲騁跡康莊未窮（補注康莊大道也爾雅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史記有康莊之衢）濛汜已極（濛汜日入之處孫曰淮南子曰蒙谷是謂定昏汜水涯也韓曰楚詞出自湯谷次于蒙汜大明出自東方湯谷之中暮入西極濛水之涯也蒙已音蒙以）嗚呼哀哉同道從容洛師（韓曰謂在東都）接袂交襟以遨以嬉策駕嵩少（韓曰嵩高少室二山名在河南府登封縣）泝舟瀍伊（韓曰書伊洛瀍澗伊瀍二水名在河南府河南縣皆本名川也）笑咏周星（劉曰周星謂十二年也）其樂熙熙丹霄可望青雲可期洛中十友詠者榮之（韓曰據夏卿傳始在東都孫曰夏卿前領心曰上頗得才彥與多至卿相世謂之知人鄭餘慶並仕至宰相）惟鄭洎齊各登鼎司或喪或存山川是違繄我夫子宜相清時命之不遐孰不悽悲嗚呼哀哉往佐居守

孫曰謂佐東都留守及爾同寮笑遨交歡匪夕則朝入同其室出聯其鑣投文報章既歌且謠及我爲郎優游吏部孫曰夏卿自長安令入爲吏部員外郎公爲御史持憲天路文陛徐趨脊戀相顧歡愛之分有加于素自我于邁補注邁往也詩陟公于邁歷刺東吳孫曰夏卿自給事中出爲常蘇二州離憂十年孫曰離憂謂離別之憂夏卿在二州凡九年復會名都余宰侍郎銓揔攸居孫曰夏卿自蘇州召爲吏部侍郎銓謂詮次也實得茂彥奉其規模聯事合情又倍其初我尹京兆韓曰元十七年十月以夏卿爲京兆尹公亞奉常孫曰謂爲太常少卿步武相望佩玉以鏘謂保愉樂長此翺翔抱疾幾何忽焉其亡嗚呼痛哉原念往昔愛均骨肉我有書簡盈君尺牘悲言在耳今古何速失涕與哀匍匐往哭韓曰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撫筵一呼心焉摧剝音朴日月逾邁書曰日月逾邁若弗云來佳城遷卜孫曰西京雜記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素車千里逶迤山谷張曰逶迤委曲也逶於危切迤音夷晦爾精靈藏之斧屋韓曰禮記孔子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吾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嗚呼哀哉舟旌即路祖奠在庭去此昭昭就爾冥冥敬陳洞酌孫曰詩泂酌彼行潦泂遠也行潦流水之薄者遠酌而取之以告明靈臨觴永慟庶寫哀誠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爲李京兆祭楊凝郎中文

維貞元十九年歲次癸未四月辛未朔某日檢校工部尚書京兆尹司農卿李實孫曰貞元十九年三月以司農卿李實爲京兆尹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兵部郎中楊公之靈韓曰楊凝字茂功弘農人是歲正月卒公嘗爲撰墓碣惟靈清標霜潔馨德蘭薰孫曰馨德書所謂明德惟馨冲和茂著孝友彰聞濬發洪緒激揚清芬童曰芬謂芬芳芬府文反思侔德祖程曰楊脩字德祖侔莫浮切學紹子雲瑩彼靈府彪其英文吐論冠時舒華軼羣百氏之奧一言可分旁貫釋老豈伊典墳謂躡公相躡尼涉切贊揚聖君高山安仰補注詩高山仰止禮記夫子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死也逝水云云孫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嗚呼哀哉唯是伯仲並爲士則孫曰凝兄憑弟凌皆有名於時柬宮碑云言爲世範行爲士則連擢甲科孫曰大曆九年憑中進士第一十三年凝中第一迭居顯職公之懿美發自朋僚播于四方令聞克昭炯然獨識足爾孤標翼翼其容羽儀清朝載筆東掖動無不紀孫曰禮記史載筆士載言東掖謂門下省凝爲起居郎禮記又曰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凝爲右史書事不回故云動無不紀起草南宮時論增美孫曰還爲尚書司封員外郎掌正封邑中則屢陟事連擢右作退勿掌直舊閫大梁有艱天子是使孫曰貞元十二年八月凝自右司郎中拔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爲宣武軍節度判官是時宣武節度董晉卒其子溍總軍務故云大梁有艱密勿之謀補注詩密勿從事不敢告勞唯道是履復歸郎署一作歸復郎署

職茲中兵孫曰十八年以起家爲吏部員外郎中簡稽無撓孫曰周禮以八日
驗師田以簡稽逆人云稽其人民簡其兵器簡稽十數其兵器筭書簡稽閱也稽猶計也合也合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爲之要傳也以考其成英風未攄沉痾遽聚孰云積善
降以促齡昔歲江表獲同宴語孫曰副曹于江西觀察使以賈[illegible]
諺爲好仁不我遐阻公之元兄韓曰歲之兄馬復惠
德音優游多暇眷眄逾深眄音麵情言盈耳尺素
相尋蕞茲競爽孫曰左氏二百二十則爽熿燿儒林及此凋落紙
摧我心嗚呼哀哉遣車就引孫曰禮有遣車具[illegible]
多少各如其所包牲體之數也以遣去爲喪設奠哀挽先路迅風淒悲穎昊
幽暮傾都殄瘁韓曰詩人之云邦國殄瘁揮涕相顧矧茲故
人誰任痛慕潰汗一觴詎寫平素尚饗

爲安南楊侍御祭張都護文

韓曰張都護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張舟也公嘗爲之誌故所載與此文皆合

維年月日故吏某職官某敬祭于故都護御史
中丞張公之靈交州之大南極天際禹績無施孫曰禹績謂治水之功
秦強莫制或賓或叛越自漢世孫曰漢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置交阯郡
聖唐宣風初鮮寧歲稍臣卉服孫曰書島夷卉服卉服以草木爲衣
漸化椎髻卒爲華人流我愷悌士燮之孫曰吳志士燮字彥威蒼梧人爲交阯太守在郡二十餘年疆埸無事
理惟公克繼勤勞遠
圖敷賁恩惠銅柱南表前功載修孫曰元和三年四月張舟自安南
經略副使擢都護本管經略使舟告靈場之難室一役一戰乃復銅柱以正封疆
修窆道北出孫曰[illegible]式遏蠻陬梯航
連連旌旆悠悠輻湊都會湊千候切皇威以流方
荷天寵宜公宜侯聲馳帝鄉魄降炎州嗚呼哀
哉公昔試吏韓曰是時公從王翃辟[illegible]時推清能公昔乘
軺[illegible]爲安南經略判官也人知準繩以安征
賦用登柱史稍遷孫曰[illegible]郎曹繼升韓曰[illegible]
具外程功佐理海裔斯澄孫曰[illegible]乃
紀南方專任是憑韓曰[illegible]
使也禮分五玉孫曰書修五禮五玉[illegible]
恩錫百朋韓曰詩錫我百朋[illegible]開府辟
掾羣英攸屬碩茲陋微敢廁甄錄[illegible]既受隆
寵載加命服賜有埏冠用軼豸角孫曰胡廣曰左傳有南冠而縶[illegible]
星言赴命注望帷幄視險如夷瞻程非遙
伯氏左宦孫曰伯氏謂侍御之兄也爰滯中途流連隱憂言念
涕濡于姓莫在使命頻殊[illegible]兢魂弔影敢廢斯
須情留江徼夢結天隅恩切有枌義乖從役
顧慕長慟展轉增惕脅力猶在中腸屢激方俟
銷亘愛永期投跡謙德不福孫曰易鬼神害盈而福謙言舟有謙德而神不福也

法星降災（孫曰法星熒惑）庭懸遽徹（韓曰禮記大夫無故不徹縣注云縣樂器鐘磬之屬正義曰無災變則不去樂也）馹訃爰來（馹音日）撫躬益恨循顧增哀瞻容莫及報德何階轜車北轅（孫曰轜載柩之車蓋大夫以布土以畢幃〇轜七見切）中黃克諧望拜徒至音塵永乖南州斗酒（陶任黃黃發玄專曹操祭玄墓又曰斗酒隻雞過相沃酹）庶寫幽懷

祭萬年裴令文（韓曰萬年令裴墐字封叔河東聞喜人太尉行儉之玄孫公嘗為墐墓碣云元和十二年七月卒）

惟靈孝友之性寶惟天與飾以儒書洽其與處（孫曰詩是以有譽處兮注云遠國之君猶得處盡使譽與聲常處於天子也）枵然其量（補注莊子枵不堪然大也枵然大貌〇枵許驕切通作學字）廓爾其字人以義來我以身許蹇裳赴急不避寒暑交半城中多容鮮拒賢於博弈（孫曰孔子曰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墐喜博弈故云）媚茲讌語或泛或沉兩得其所致禮成文隊章克舉（孫曰司空杜黃裳為奉崇陵豐陵禮儀使以墐為佐墐盜鉤遂著寢拱手以成自盟元制禮諱去國卹孽畀豐陵寢皆因事辈唱取一切乃已有司舉與所對墐乃撰二陵年禮藏之南閣）展樂承職音官式序（孫曰墐為太常王涯博士疑互將執捕隨循工老師不得伏匿皆來會堂下者服脈役使咸以集樂事作坐立二部技圖奇其績起以為丞云）既聯奏復（孫曰奏復即謂集禮）亦圖筍簴（孫曰圖畫也筍簴所以縣鐘磬者橫曰筍植曰簴〇上思允切下其呂切）播在奉常（孫曰奉常即太常也）永傳儀矩脫略細謹傲忽煩言坦然自居無顧仇怨（於元切）卒成官謗莫究禍源坐黜中徒（孫曰墐為萬年縣令會金州刺史來揚言恐嚇以效驗事曰不得三十萬吾前為稱墐大怒召罵之使巧以聞御史按章貝獄再貶道州循州為佐掾）再期騰騫孰云蓄憤遽此歸魂（孫曰會赦墐自循州量移吉州長史卒）嗚呼哀哉世稱姻黨鮮克終吉唯我與君久而逾密追惟淑德嬪于君室（韓曰墐墓碣云後夫人柳氏孫曰墐夫人公之姊也）上順尊卑下歡儔匹致其孝敬式是仁郇爰及童孩勳心勿失君之仲季（孫曰墐兄弟四人墐最幼）茂於文術游藝相從操觚散帙顧余蹇劣削迹奔逸二紀于今交情若一屢闢凋欽互見遷黜契闊伶傳分形閩貿方期末路稍追曩日時不我謀於焉斯畢營營衛尉（孫曰衛尉墐之兄名某）獨守邦秩想其永哀淮海蕭索嗚呼哀哉聞疾馳簡其命未返翻其訃書來自番禺（韓曰番禺二山名在南海今廣州〇上音潘下音魚又魚容切）山變與居（孫曰山變歇名如寵不一足）堙守窮荒有君不中有志不舒況逢零悴當此囚拘拊膺長慟長慟何如（一作天何如）非禮無取況哀有餘嗚呼哀哉

祭呂敬叔文（韓曰呂敬叔名恭公嘗為呂侍御恭墓誌元和八年正月年四十卒此公所以重惜之也）

維年月日朔（韓曰是朔日）友人從內兄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以酒肉之奠致祭于亡友呂敬叔之魂嗚呼躬歷聘（韓曰...）

（延鸭渭濱之國）或以不遇屠漁乖離（孫曰：謂太公也。其初已屠之故刀于遭文王而得舉）（汪太公屠於朝歌，釣於渭濱，文王舉以為師）夫何克合大或不容小或見遺往來逢迎今古參差惟子之中忠勇充之以誠與物退受其疵智謀宏長辯論恢奇嶷嶷博大（韓一作諤）與世異姿何付之器而躓於時（童曰：躓，跲也。知利切）嘗曰余武王功是期誓著其力（韓曰：詩誓著定爾功。著，卓伊切，又音指）。以達皇威（孫曰：其尚氣節，有勇略，不事小節，書理陰特捏戰孫子之術，曰致師尚父，胥也，大公自先人）（或殺其今天下將理平蔡突費胸烏戎猶負命專行呼慎以我宜待任八才畢力通天子命作又奮或道其志）邊鄙不靖俾供輿師（孫曰：左氏輿令輿師，蹈入君也，蠹衆也）諸侯順道戎貊咸宜（孫曰：其為山南西道節度掌書記，江西團練將參軍，桂管防禦使，嶺南節度判官）今其沒

矣哀志之違知之無補世又罕知嗚呼哀哉昔與子游尚疑其志及觀其長誠任其事日異其能裁增其智進如川行浩浩而遂天乎有亡中道是棄余慎取友惟心之慶周遊人間餘二十年擢辱非恥升揚非賢一貫于道無四五焉子之我知不以事遷言而見信貌阻心傳我默終世子夫於前徒稱子志誰信我言與子俱已孰云後先惟子之兄（韓曰：其兄温，字化光）志同義比（童曰：論語義之與比）官刺一州四十而死（孫曰：元和六年八月，温卒於衡州，年四十有一）子仕方初百年有幾如何默默去我遄已（韓曰：說文遄往來，數也，市緣切）有稱之

妻有弱之子（孫曰：其妻紀氏，戶部尚書廷甑之女，有丈夫子三人，曰爽，曰環，曰時；女子三人，曰環，曰繚，曰倩。稱直夷切）海壖東周（孫曰：海壖謂衡州，東周謂洛陽，言其妻子以喪歸葬於大塋）號哭萬里葬紀之行（孫曰：事仁招虛忍切，又牛系，也與用處曹封人習）徂出於此（孫曰：謂喪歷下）爰陳酒肉式嘉且旨讀茲哀辭以奠而誄嗚呼敬叔吾道已矣尚饗

祭崔君敏文

（韓曰：崔君敏，字大夫，博陵安平人也。公嘗為之志，元和五年九月在永州卒）

夫產崑崙者難為玉（孫曰：崑崙出玉之所，其玉方之美者有）植鄧林者難為木（韓曰：列子夸父逐日，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公以令望顯于華族藝逐六書（韓曰：周禮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藝，五曰六書。注云六書會意轉注）

和事假借書籍學該七錄（孫曰：梁阮孝緒字士宗，傳來宋齊以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為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紀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躬此黃老（射，丁切）恬於寵辱入補黑衣（韓曰：謂欲以子補黑衣，太后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出參甸服（孫曰：敏三藍田，一邑皆屬，故云甸服）紀綱淮海攻令惟肅（孫曰：衛揚州錄事參軍）宰制岳濱周於仁育儲闈與議直清攸屬（孫曰：自揚州入為太子司議郎）久次推能二州繼牧（韓曰：謂其連、永州）至于是邦率由舊俗和易勿亟優游自足既有

少吏勤於庭獄孫曰永之俗戶是胥徒虐對撫以嚚賦斂脩整部吏點憂慶年漁者數百人以什佰千下而征貢用集妖誣殄除淫祠剪覆孫曰永人家有祆擾民翁禺蒙少神訛言斂像數妖師以薰蒿淫昏者千餘室以李正晕左布里閭克和事洋見號出令三歲人無怨讟進律未行韓曰禮記王制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律法也歸神何速其咸以罪戾謫茲炎方公垂惠和柱橋以光嗚鑾適野孫曰鑾鈴也鳴鑾謂驅馬而鑾鳴泛鷁沿湘孫曰鷁首船名其首畫鷁因以爲稱公傭荒也○鷁𠯑吾切亦作鷁字蹇遅命樂華燭飛觴高歌屢舞補注詩曰好樂無荒終以無荒童曰詩好樂無荒紛慝斯併憂懷暫忘良時不再斯樂難常今其奈何頽暮感傷嗚呼室有迭去川無息流追懷曩辰恍若夢遊奠徹中寢孫曰徹去也中寢路寢也𣿅遷乘舟孫曰謂靈柩乘舟歸葬故里邦人永思觚觴隱憂況我懷德心焉若抽潔誠可鑒蘋藻非羞

祭段弘古文

世病乎直人悅其和行而不容雖聖奈何提其信義誰與同波硜硜以終孫曰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硜苦耕切堅不可磨韓曰孔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游得其仁友擇其益始如可進終啻于厄孫曰隴西李景儉東平呂溫高拿節尚道與聞其名未見大權留門丁或一歲或半歲夜與之言不知口出品亦李景儉至前右拾遺張宿與狀諾南見中山劉禹錫河東柳宗元二人若言於御史中丞崔公公時降永州知其信賢欽其王又南抵容州管星全爲桂管宿不爲乳負奴疫病死嶺外中精誠介然將貫金石追思懷舊興詞憤激君昔來辱過永州孫曰謂初備聞嘉言會北堂書宴南軒去適于越孫曰謂往容州不日其旋載除我居望爾北棘今者之來丹旐有翩閟茲英志限此中年孫曰元和九年閏八月十六日卒嗚呼哀哉居寶斯貪有子而幼孫曰弘古死時二子知識以彰知死皆未孰云獲信惟天所祐程曰易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道途之資敢廢于舊孫曰弘古死時崔公爲之具棺衾又命持歸其喪來永州笑而卒之爲具道里柯以歸葬澧州志君之行銘石斯授孫曰公爲段弘古作誌銘有潔其觴有楚其豆庶鑒于誠臨茲饗侑

哭張後餘詞

後餘常山張氏孝其家忠其友爲經術甚邃而文少余七年頗弟畜之與之居終日沖然童曰沖和也持中切忘其有人與之言鏗爾而厲童曰厲嚴正也鏗丘耕切辯而歸乎中凡人有道而不顯於世則曰非其世也一無則曰二字道而得乎世然而不顯則曰命然而一作然猶命之微不可知知而索乎外者曰性與貌後餘之性可謂良矣其貌可謂肅矣一無可謂盡矣博貫弘裕宜爲大官考老求其所以天賦無可得焉既得進士孫曰元和二年中進士第明年疽發髀卒張曰說文髀股也音陛疽子余切後餘之死人咸痛之曰天之祐善人而殺是子何也

說者曰天之殺恒在善人而佑不肖莊周之說以爲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張君豈天所謂小人者耶是二者又非論之適也吾謂善與惡天與壽貴與賤異道而出者也無取喜怒於其中道之出者多其合焉者固少是以君子之難貴且壽也後餘毋老而喪良子東西行者助之哭焉況其知者耶然後餘不與諂冒者同貴不與悖亂者同壽歸槩乎身（補注孟子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絜其身而已）聞道而死（補注論語朝聞道夕死可矣）雖勿哭焉可也嗚呼向吏使既聞道而且貴且壽則其顧痛也遠矣又焉能勿痛乎遂哭之以辭

嗟嗟張君善不以壽惟道之聞一日爲老人皆反是百稔猶幼（孫曰百稔百歲也）子之優游是亦黃耇（孫曰詩內尊事黃耇黃耇老者之稱）嗟嗟張君寵不以貴卑賤爲人早服高位淫泆肆慾銀艾淪棄（孫曰銀銀印艾艾綬言雖服銀艾猶爲淪弃也）子之崇高無媿三事吾見皤皤而童（童曰皤老人白皃○皤蒲禾切）赫赫而辱進孺於几杖負泥塗於冕服已雖有餘人視不足子之跡不混乎其間者幸也宜賀而吊宜歌而哭吾其過乎與其寵而加貴善而加壽道施於人慶及其母（一作其母）從容邦家樂我朋友豈不光裕顯大歟而不克也則弔而哭者其無過乎嗚呼

祭李中明文（孫曰李行敏字中明趙郡贊皇人）

致祭于亡友中明之靈夫子之道邀以恒兮（恒胡登切）夫子之志勵以競兮求中慊末若履冰兮勤仁以孝貫烝烝兮（孫曰書克諧以孝烝烝乂烝烝孝皃）唯毀死虧禮其他莫從兮（孫曰襄三十一年左氏公薨立公子野爲嗣九月癸巳卒毀也杜曰過哀毀瘠以致滅○一本作誰以無勸煌莫提手）秉端守一信厥明兮月踰歲長行若登兮外溫其顏內類直繩兮讒言來加不遷陵兮

舉世羣非自視弘兮庶優游於道大賚是承兮（孫曰書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掩寃舒抑與類升兮胡茫茫其不信卒以禍仍兮豈謟忠哀信（哀一作衷哀信又一作餒謟一作餒信）鬼所憎兮將教言吾其終不可徵兮（童曰徵考也）吾方期子于暮齒與有與兮今而棄余去若崩兮若將援而上（援于眷切）喪厥肱兮怛其隕心交脊膂兮水之綿綿山萬層兮又淫以雨雪紆委硱磳兮（張曰硱磳石皃上綺今切下子登切）鴟鵂夜啼（孫曰莊子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鴟與鵂鶹二鳥名皆惡鳥也○鵂音鵂鶹音鶹）羣瞋疑兮魂鬼以行（鬼一作思）中道殘戕兮（童曰殘戕鬼出皃上力升切又魯登切下集韻已與切吉頑其冷切又殘殘然死皃其極切）魑魅搗訶

（睽由知切 魅音寐）曷可凴兮聊敘吾憤（孫曰憤當作憤）斯言孰稱兮

楊氏子承之哀辭 并序

（韓曰考之表系楊憑子族皆以之字命名曰承之曰後之曰徽之是也獨未詳承之所出然必憑諸姪耳）

楊氏子承之既冠有成人之道其明年四月不幸而夭其外姻（孫曰左氏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士踰月外姻至）解人柳宗元（孫曰公娶楊憑女承之猶諸子也）為之慟且出涕噫是子也氣淳以愿志專以勤確然而直方吾未知其止也作詞賦書論其言甚偉余方愛之謂可以為器者故不知慟且出涕況其親戚者乎凡天之生物也不類精麤紛龐（童曰龐雜也 一作精麤龐亂）賢愚混同或遠而合或親而殊然則雖人親戚亦將有不克知其美者若楊氏子者其親戚皆賢咸得知之者也使知之徒以增其悲愁怨號之聲無為也用是為之辭以相其哀焉

禖醇熙兮（韓曰禖字也）承貞則懿文章兮好術直誠耿介兮又緯覺學之勤兮行彌專質圭璋兮文虎豹超凌厲兮馳聖道力未具兮志求通道之遠兮足先窮有毋噭噭兮（噭音叫）有弟哀號世父孔悲兮（孫曰父之兄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孔甚也世父當是楊憑）湘水滔滔去昭曠兮沉幽莫魂冥冥兮竟難託（難一作誰）死者靜兮生者愁子之淑兮徒增憂志甚良兮命甚愆子之生兮又何欲悲吾耳兮動吾神誰使子兮淑且仁嗚呼已乎不可追終怨苦兮徒何為（徒一作獨）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祭文

舜廟祈晴文 韓曰史記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零陵永州治也公在永州代其州刺史作

年月日某官某敢用牲牢之奠昭祭于虞帝之神帝入大麓雷雨不迷 孫曰書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麓音鹿 建武文云林屬于山爲麓 帝在璿璣七政以齊 孫曰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注云在察也璿璣玉衡王者正天文之器七政日月五星 九澤既陂錫禹玄圭 補注尚貢九川滌源九澤既陂注云九州之澤陂障也 孫曰書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注云禹功加于四海故堯錫之玄圭以彰顯之 至德神化後誰與稽勤事南巡祀典以躋此焉告終 注見題 宜福遺黎廟貌如在精誠不睽今陽德愆候有渰淒淒 孫曰詩大田之辭曰有渰淒淒興雨祁祁注云渰雲興貌 降是水潦混爲塗泥岸有善崩 孫曰史記河渠書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注云善崩易崩也 流或斷堤泛濫疇隴陂陁圃畦恒雨獲戾 補注書狂恒雨若注云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罪疚也 循咎增懐忍茲嘉生 孫曰楚語神降之嘉生注云嘉穀也 均彼逢殃黎敢望誅黒蜧 韓曰淮南子曰黒蜧潛於泉中而屈天將雨則躍○蜧音戾一本作蜦 扶陰蜺 韓曰春秋元命包云虹蜺陰陽之精又月令虹藏不見陰陽不和則生此氣蜺見有青赤也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蜺擊也音詣 式乾后土 童曰后土地也見楚詞 以廓天倪 童曰倪界也 粢盛不害 孫曰桓二年左氏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 餘糧可棲 孫曰棲猶委也 或皷或溲 孫曰詩生民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

叟叟聲也 爲酒爲醯鎗鎗鍠鍠笙鏞 韓曰書云笙鏞以閒鳥獸蹌蹌 坎坎鼓鼛 孫曰坎坎鼓聲鼛大鼓也 百代祀德 孫曰左氏傳曰盛德必百世祀 叶心不攜 童曰攜貳也 豈獨蘋藻僭諸澗溪 孫曰左傳隱三年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帝其聽之無作神羞

雷塘禱雨文 孫曰柳州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豭魚豆彘脩形觭粽陰酒虔則應元和十年十月公至柳州數日同其弟宗直謁雨雷塘故有此文 韓曰或載之於韓集非是

惟神之居爲坎爲雷 孫曰坎北方也震東方雷即震也震爲雷 專此二象 一作狀 宅于巖隈風馬雲車 馬一作駢 肅焉徘徊 一焉 能澤地產 孫曰澤潤澤也周禮以地產 產一作嗛 澤一作宅 以祛人災 一作袪一作灾 神惟智知 一作知 爲致 敬 我以誠往 我一作敬 欽茲有靈爰以廟饗 一作享 苟失其應人將安仰 將一作神 歲既旱暵 童曰暵乾也音罕又音漢 害茲生長敢用昭告期于肸蠁 孫曰肸蠁有聲莫見其形也○肸黑乙切又許訖切蠁音享 其自朝受命 受一作受 臨茲蕃壤莅政方初 一方一作成 庶無淫枉廉潔自持忠信是仗 是一作仗 苟有獲戾神其可罔擢擢嘉生 嘉生見上注 惟天之養豈使粢盛夷于草莽騰波通氣 童曰易山澤通氣 出地奮響 孫曰易雷出地奮豫 欽若成功 成一作神 惟神是獎

祭纛文

韓曰元和十四年裴中丞行立討黃賊時公代之作。纛音導又音毒

維年月日某官以牲牢之奠祭于纛神孫曰纛羽葆幢也軍行則有之。韓曰纛以犛牛尾爲之在左騑馬首惟昔澄有大特化爲巨梓秦人憑神乃建茸頭韓曰史記秦襄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徐廣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本有牛從木中出後見於豐水之中。注曰列異傳曰秦文公時梓樹化爲牛以騎擊之不勝或墮地髮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頭騎以先驅與公所記少有不同未知孰是旄頭即纛也。漢官儀曰舊選羽林爲旄頭被髮先驅蓋起於此胄罷胄亂也是爲兵主用以行師漢宗蚩尤韓曰史記高帝立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應劭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亦作靈旗孫曰史記漢武帝爲伐南越告禱鐸一以牡荊畫旛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爲太一鋒名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既類既禡孫曰詩皇矣曰是類是禡是致是附禮王制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類祭天禡師祭也禡音罵指于有罪北面詔盟抗侯以射韓注詩曰射侯不出正兮抗侯以射者謂張侯而射之雖有古典今棄不用惟茲之制神實守祀有蠢黃孽孫曰蠢動也黃謂黃賊以狎孽賊孽也保固虐人童曰固險固也俾茲太平猶用戎律天子有命施威于下惟守臣某孫曰某管使裴行立也董衆撫師董曰董督也秉羽先刃孫曰莊子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或云羽翼也出用攷日敢修外事孫曰禮記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外事即謂兵事爰爲求牛孫曰周禮牛人祭祀供其享牛求牛求牛者禱祀求福之牛庶無留行以殄有罪國有祀典屬于神明傷夷大命童曰傷夷大命謂死也無敢私顧惟克勝敵以全天兵去茲蟊賊孫曰詩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爾

[illegible]外集卷上 三 [illegible]

雅云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節曰賊食根曰蟊皆食禾之虫也蟊音矛蠈音賊達我涵育收厥駼圉孫曰隸如隸也民傳馬有圉牛有牧圉養馬者也役于校人孫曰周禮校人掌王之馬政言叔黃孽以養馬者也海隅黎獻永底于理無或頓刃以爲神恥急急如律令

禡牙文韓曰與前篇同作

維年月日某官以清酌少牢之奠禡于軍牙之神韓曰禡師祭也周官典瑞掌牙璋以起軍旅注云牙璋瑑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起兵又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竪牙必以吉日以日者謂上剛日也又牙之日吉氣來應大勝之徵越孫曰史記秦始皇三十三年取百越之地以爲南海桂林象郡漢開九郡孫曰漢書武帝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郡自茲編列同于諸華天寶兆亂北方狩役惟是南方久稽討伐藩蠻怙險亂宇生聚悖傲威命虐夷齊人黃姓陋孽蠻名切害通用實恣盜暴僮壯殺老掠斂使臣故古奪字梟視洞窟以逃大戮今皇帝受天景命孫曰詩景命有僕景命明命也敷于有仁凡百凶毒罔不震伐齊魯誼殄孫曰書乃誼殄成之齊魯謂東平李師道一作齊青趙魏顯化孫曰趙謂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以德棣二州歸于有司謂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所管六州歸于有司故云顯化溥天之下咸順帝理唯是瑣眇童曰瑣眇小兒尚恣昏頑致天震怒孫曰書皇天震怒命底于罰孫曰書底商之罰底致也官臣某孫曰襄十八年左傳官臣偃實先後之注云官臣守官之臣也欽率邦典統戎于征童曰于往也惟爾有神懋揚

[illegible]外集卷[illegible] 四 [illegible]

迺職敢告無縱詭類 孫曰詩無縱詭隨 詭類謂凶醜 無劉我徒 劉釋云剋也殺也 鏃刃鋒鍔 童曰鏃說文矢末也 鍔劍刃也。鏃作木切 畢集于兇躬 鎧甲干盾 童曰鎧亦甲也 盾亦干也 鎧可亥切 咸完於義 軀焚煬蕩沃 往如行虛 俾人懷于安 以靖離之隅 孫曰離南方之卦 在是舉也 往欽哉 無作神羞 急急如律令

祭井文

致祭于水土之神 惟神蓄是玄德 童曰玄幽也 演爲人用 張曰演溢也 不窮之養 補注易井彖曰井養而不窮也 功齊乳湩 韓曰湩乳汁也 湩觀勇切 又多貢切 惟古有制 八家所共 孫曰孟子曰百里而井 井九百畝 其中爲公田 百家皆私百畝 是百家共一井也 是邦闕焉 官守斯恐 蘊利滋久 閼靈則深 爰告有神 惟測我心 卜茲利兆 于彼城隅 神斯有仁 是鑿是臨 惟昔善崩 善崩見上注 今則堅好 惟昔迹石 迹一作逝 今則順道 終古所無 聿從心禱 非神是與 人力焉保 發白玄冥 孫曰水神號 玄冥 成于富媼 孫曰禮樂志后土富媼 張晏注 媼老母稱也 坤爲母故稱媼 克長歆靈 不愛其賚 敬修報禮 式薦蘋藻

禜門文

韓曰周禮鬯人禜門用瓢齎 注云禜謂營酇所祭 門國門也 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 於是乎禜之 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 於是乎禜之 禮記雩禜祭水旱也。禜音詠

禜于城門之神 惟神配陰 含德司其翕闢 能收水沴 童曰沴妖 沴音戾 以佑成績 淫雨斯降 害于麰麥 孫曰左傳天作淫雨 害於粢盛 麰亦麥也 野夫興憂 官守增惕 諸陽既閉 孫曰漢書董仲舒治國 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 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 其止雨反是 謂若閉南門 禁舉火 及開北門水灑人之類 休徵未獲 孫曰洪範八庶徵曰休徵曰咎徵 敬用瓢齎 韓曰事見題注 瓢齎者 謂取甘瓠割去柢以齎爲尊。瓢婢遙切 齎在西切 或音咨字 以展周索 孫曰定四年左氏傳疆以周索 索法也 納其雲氣 復我川澤 惟神是依 式佇來格

祭六伯母文

孫曰清河令從裕子二人 宗躬爲清德令 其爲臨邛令 六伯母臨邛之夫人李氏也

維貞元十七年 歲次辛巳 二月癸巳朔 二十五日丁巳 姪男華州華陰縣主簿纁 韓曰公叔父門纁居其次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敬祭于六伯母之靈 伏惟天錫壽考 孫曰貞元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李氏卒 年八十一 神資淑德 高明而和 柔惠且直 敬長慈幼 宗姻仰則 不偕貴位 孰不悽惻 嗚呼哀哉 移天夙喪 丁此閔凶 孫曰移天謂夫也 言臨邛令早卒 左傳云以遭閔凶 主器纔夭 莫承于宗 孫曰易主器者莫若長子 李氏子終於宣州旌德尉 懿彼賢女 孝誠自中 溫溫良人 克揚德風 承順必敬 滑甘則豐 致養有榮 其道克終 韓曰李氏二女 皆得良婿 適乃李伯和爲揚子丞 太原王紓爲右補闕 須川東 其爲校書郎 貞元十八年王氏女

（定省扶侍自揚川至于京師道路遇疾遂館于陳氏以諸壻之良諸女之養無不得志焉）天禍斯族遠承哀訃纏牽官事（一作仕）奔哭無路亦既請告聿來京師以號以呼袛拜堂帷子姓凋落宗門日衰託于外姻陳比靈儀（孫曰李氏卒于平康里陳氏之第自小斂至于大斂二壻實參主之有壻二人長曰曹鄭秦之以疎而正于位）幼女號戀（孫曰幼女即陳蒙之室也）誓言固之仁賢見容曲遂其私內顧孱耿抵益摧悲誠愧于人豈曰得宜今歲調選獲參士林主其簿書于華之陰受祿雖微莫遂襄事夙駕東征（壻曰謂纏將往於華陰也）祖軷將臨（童曰軷道祭也）栩望是遲哀懷豈任嗚呼哀哉

祭獨孤氏丈母文（注具本篇）

維年月日（孫曰元和年）某以清酌之奠祭于獨孤氏丈母之靈惟靈育德涵仁克生賢子生而不淑未壯而死（孫曰獨孤申叔字子重正元十八年四月五日卒年二十七禮記三十曰壯有室）名播九圍（孫曰詩帝命式于九圍注云九圍九州）望高羣士雖微祿位人羨其美在抱無孫承家之祀孝女良壻式遵燕喜（孫曰詩魯侯燕喜注云燕喜飲也）其曩與子重道契義均知心為貴實在斯人奉養宜繼將致其勤（孫曰公言將致其勤於獨孤母也）竟罹禍謫逾紀漂淪（孫曰公謫永柳二州韓曰自貞元乙酉謫官至元和十一年丙申為一紀矣）夙志斯阻微衷莫申蕪榮末路私願獲陳逮此承訃天乎不仁嗚呼哀哉昔也高堂世悲其獨今茲玄室孝道當復（孫曰言申叔將孝于地下也）神感昭歎不疾而速靈識逾濬承徽載穆式致其安寧寘其毒願言有知以慰幽獨

祭從兄文（孫曰公從兄名寬字存誠寬高祖秀蘭郭四州刺史楷生夏縣令繹繹生云議郎遺愛遺愛生御史開開葬鄧州生寬）

嗚呼我姓嬋嫣（孫曰揚雄賦有周氏之嬋嫣注云嬋嫣連也。嬋音蟬嫣于連切）由古而蕃鍾鼎世紹圭茅延分至於有國爵列加尊聯事尚書十有八人中遭諸武抑壓蹛冤踣獘不振（踣蒲北切彼二切）數逾百年近者紛紛稍出能賢族屬於曜（韓曰於與旂同[illegible]韻也曜與耀同昭曜光也）期復于前君脩其辭楚越猶傳（孫曰寬讀其世書揚子文訶刺方之人多諷其什）從事諸侯（孫曰寬從事嶺南其地多貨其民輕亂寬能以廉惠和安王賜所奉）假乎郡藩（孫曰寬假守支郡海隅以寧闟很攸怨翳渝克恒從遷于荊綏戎永安乃專郡治致用休阜是時蜀從站蔽邦人痛懷寬之罹疚忘其痛。假乎疑作假守）人謠吏畏威惠咸宣神乎我欺命返不延（孫曰寬南府罷為游士出桂陽下廣州中厲氣嗚咽卒於公館元和六年八月七日也年四十七並見墓誌）興起之望是越是從歲首去我將濱海堧留遊歡娛浹月彌旬夜爇膏炬晝凌風煙理策嶇嶔（童曰嶇嶔高險兒。上音區下音欽）寨舟潺湲（張曰潺湲流水兒。上鉏山切下于權切）將辭又辭既往而旋

今者之來徒御凄然垂帷襜襜 韓曰襜襜垂兒又衣蔽前也並蚩占切 飛旐翩翩升拜無形合哭誰聞 合一作哈 一慟歸從祔于鄧之原銘墓有詞發我狂言 韓曰公嘗爲大理評事柳君墓誌即寬誌也 抵陳其悲匪暇于文觴有旨酒豆有牲肴 音牲豚 伊莫之非而誠孔繁靈耶罔耶有涕漣漣

祭弟宗直文

孫曰公同祖異父弟宗直字正夫韓曰集有誌宗直崩云元和十年七月卒祭文亦同是時作

維年月日 孫曰維元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 八哥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弟十郎之靈吾門凋喪歲月已久 已一作白 但見禍謫未聞昌延使爾有志不得存立延陵已上四房子姓各爲單孑 一作各有單緒 惸惸早夭 惸七到切 汝又繼終兩房祭祀今已無主吾又未有男子爾曹則雖有如無一門嗣續不絕如綫仁義正直天竟不知理擬道乖無所告訴汝生有志氣好善嫉邪勤學成癖攻文致病 孫曰宗直讀書不廢早夜以專故得上氣病膻脹奔走每作害寢食雖痾卻肝少間不執業以與呻痛咏言雖莫能知 年纔三十不祿命盡 孫曰宗直爲進士凡業成十一年年三十三不幸卒〇一作年過三十不掛命書 蒼天蒼天豈有真宰如汝德業尚早合出身由吾被謗年深使汝負才自棄志願不就罪非他人死喪之中益復爲媿汝墨法絕代知音尚稀 孫曰善操觚牘得師法生甚備融巧盈折哥峭博麗知之者以爲工〇一本云識者尚希 及所著文不令沉沒吾皆收錄以授知音 孫曰作文詞奇峭自尚古漢魏律切事類 文類之功更亦廣布使傳於世人 孫曰撰漢書文章爲四十卷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辭論之類各以類分號西漢文類宗元爲之序行於世 以慰汝靈知在永州私有孕婦吾專優卹以俟其期男爲小宗女亦當愛延子長大必使有歸撫育教示使如己子吾身未死如汝存焉炎荒萬里毒瘴充塞汝已久病來此伴吾到未數日自云小差雷塘靈泉言笑如故一寐不覺便爲古人 孫曰公爲柳州是歲七月宗直南來從之道加瘴寒數日良已又從謁雨雷塘神所還戚並泉上洋洋而歸臥至旦昨之與闊訖視神形雖矣見注此 茫茫上天豈知此痛郡城之隅佛寺之北飾以殯紼 注見上柴呂敬叔文 寄於高原死生同歸誓不相棄庶幾有靈知我哀懇

祭姊夫崔使君簡文

孫曰簡字子敬博陵安平人中書令仁師五世孫娶柳氏公之伯姊也韓曰公集有永州刺史流驩州崔君權厝誌即簡誌也

永州刺史博陵崔公之靈天之生人或哲或愚君取其英爰耀于初譽動京邑 孫曰簡貞元五年中進士第旋入山南西道節度府爲掌書記至府留後 施于方隅密勿書奏元侯是命 孫曰簡爲密勿從事密書奏即謂爲掌書記人所知也 獨寇內侮禍聯羌戎 音丁 君出顯畫披攘其徒南平劍門西獲戎俘 孫曰劉闢叛命皆

其節度羈礙請爲之備礙從之卒敗蜀處亟戎師其處皆簡之自山書曰及屬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注云羌在西蜀髳在巴皆夷狄名超受刑曹孫曰簡在山南凡五從職六增官至刑部員外郎沼撼南都
孫曰謂爲府留後移刺連州孫曰自山南西道府迁連州刺史下民其蘇道不
可常病惑中途悍石是餌元精以渝孫曰簡後餌五石病瘍且
發不承于狂論方文也雷謗爰興按驗增誣始雖進律終以論
辜孫曰簡自連州徙永州未至永而連人訴簡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驩州瀕海浩浩而君
是逾嵩山茫茫孫曰嵩山當作崇山書曰放驩兜于崇山崇山在驩州界而君是居
厥弟抗憤叫于康衢孫曰簡得罪其切弟詣闕訟冤天子憫焉詔以
文書御史旣斥連帥是除孫曰天子憫之黜連帥罷御史及小吏咸投之荒
外而簡不克復期復中壤遂淪別區孫曰元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死于驩州喪還
大侵又溺二孤孫曰簡死其子處道守訥奉簡之喪踰海水遇暴風二孤溺死莊子大浸稽天而不
溺大浸謂張秦也痛毒薦仍振古所無何譴于天降此剪
屠櫬不及歸寓葬荒墟孫曰瘞埋至永州八月甲子宗元葬于社之北四百步
將葺將就擧還里閭嗚呼哀哉君之子姓惟自
我出母儀先虧孫曰簡妻柳氏先簡十年而卒父訓又失煢煢炯
視韓曰煢憂也與惸同渠營切撫悼增慟咸冀其才以大家室
惟昔與君年殊志匹晝諮夕計期正文律實契
師友豈伊親昵誰謂斯人變易成疾良志莫踐
乖離永訣嗚呼哀哉永山之西湘水之東殯紼
以出斧屋爰封瘞紼斧屋注並見上神非久留息駕于中
書石爲誌世德斯崇見題注手斟以酹童曰斟挹也酹也音沟
涕出爲窮

又祭崔簡旅櫬歸上都文

韓曰據韓元和七年喪歸葬于永公謂三年將復故葬內七年至十年爲二年然公十年正月已召至京而此文謂我生而留則當是九年作○一本無旅櫬歸上都字

嗟乎崔公之柩噫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
室或坋而頹坋扶吻切或湧而萃童曰爾雅湧山多大石也音泉萃昨沒切又作崒切
陰流泄漏藏沒淪溢孫曰爾雅泉一見一否爲瀸○瀸子廉切碩鼠大蟻
傍穿側出虧蹂朓薄久乃自窒不如君之鄉式
堅且密噫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蹤突
侁險張曰侁徐也音臻睒眒欺苟童曰睒暫視也眒張目○睒音閃眒書刃切睉眖
暗冒眩坐劣切冒古文智字輕躁嚚妄走嚚音銀不思已類好是羣
醜不如君之鄉式和且偶日月甚良子姓甚勤
具是舟轝童曰轝舁車也音預寧君之神去爾夷方返爾
故隣孫曰簡歸葬長安少陵北奕奕其歸宜樂且欣君死而還
我生而留遠矣殊世曷從之遊酹觴于座與涕
俱流

祭崔氏外甥文

孫曰崔氏外甥即簡之子處道守訥也奉簡喪踰海水遇暴風溺死詳見上注○一本作崔君延側祭二甥文

年月日八舅十舅敬祭外甥韋六小卿之魂（一本無此上文）嗚呼生有孝姿淑且茂兮謂吉其終道克就兮胡典而喪（典主也）離厥咎兮蹈道而違死誰祐兮豈汝之昧不能究兮將奪之鑒使昏霧兮（霧與霧同武賦切）反復攬子哀何救兮骨肉無從魂爲覯兮庶幾來歸饌以侑兮（饌熱食孫曰食餘曰餕祭脯之餉以祭二物也）吉酒實于觴肉盈豆兮豈伊異人余所授兮來耶否耶歆氣臭兮

祭崔氏外甥女文

（韓曰崔氏即簡之女許嫁河州男外司戶同參薛巽元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卒于公牢內陸嫁女四十一十三）

叔舅宗元祭于二十六娘子之靈凡我諸甥惟爾爲首甥於我氏（一作於我氏生）恩顧彌厚惠明貞淑仁愛孝友女德之全素風斯守播於族屬芬馨自久（芬一作葉）恭惟伯姊道茂行高上承下訓克敬能勞夙有儀則刑于汝曹雖云性善抑自良陶汝之先君（童曰崔簡）以文誨我周流辯論有疑必果恒革其非以成其可孰云具美易以生禍汝及諸弟流離莫從幸獲我依以慰困窮歸之令族有蔚其容方冀榮壽遽罹災凶（卒之年月見題注）嗚呼哀哉汝自艱酷二弟繼絲海門之哀今古罕同斯也英文敷暢洽通實期振耀弘我儒風又茲夭閼神理何蒙盛德餘慶宜福其豐胡然降戾惟禍之逢嗚呼哀哉前歲詔追延授遠牧（孫曰元和十年三月廿三日以公爲柳州刺史）武陵使道往來信宿（孫曰武陵朗州去柳最近）幸茲再見綏我心曲猶且輕別瞻程務速孰知自此遂間幽躅（除玉切）臨視無路遡風慟哭但然自中如刃之觸郅卑有位（韓曰註云某月日遷柩于洛其月日拊于墓在北邙山南洛水東）青鳥載卜（韓曰相冢書曰青鳥子稱山三重相連名萋草山葬出二千石）道途尚艱歲月逾邁方俟歸斜再期莫沃寄哀斯文心焉往復嗚呼哀哉

祭外甥崔駢文

（韓曰駢是處道守訥之昆弟）

祭于甥郎之魂嗚呼天憖靈奇（憖音吝）取不可貪既眘又力神誰以堪汝不是思而縱其志益其貲篭弃其英匱抽深抉密擔重揭貴（童曰揭擧也丘桀切負也）（匹列切又高擧也去去切）守吏失職訴帝行事果殄爾躬以寧其位豈不信耶不然無鬼誅之行而中道夭死有拔萃之材而三見廢委仁死其軀毒中骨髓其何以爲累也兄弟逾十我出惟八既孤數祀中分存沒我爲汝舅汝爲我甥求仁具得爲藝

繼成天下莫倫古罕並行人而思之幾不欲生嗚呼哀哉既致其愛祇極其哀秦越萬里〔[illegible]〕心苑徘徊念與汝別栢公之臺顧余猶壯視爾如孩戲抽佛策〔與策同〕前汝絕限〔孫曰絕限水曲也○[illegible]切限[illegible]切〕笑領即路鳴鞘不迴〔孫曰鞘[illegible]也[illegible]〕豈去古今自此而乖孰為鬼神忍是陰誅得疾之日兄弟莫在謁醫閉巫卒以幽昧葬之東野誰賵誰會〔孫曰[illegible]〕既虞以奠〔[illegible]〕誰主誰酹孤塊冥冥其何試何逝嗚呼哀哉

刑曹繼之以病告余銜憂驅使裹藥撰書雖驚狀遑猶恃神扶豈知所賴絲以誤吾我自得罪無望還鄉想爾新墓必陵之隅何時歸祔圯土下呼〔[illegible]〕潰汝徹殯〔[illegible]〕以沾以塗此心未慊秖益摧紆累見于夢寧知有無寄之哀辭惟狙及壺嗚呼哀哉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一

孟東野詩集十卷

（唐）孟郊撰

宋刻本

孟東野集十卷 內府藏本

唐孟郊撰。郊字東野，武康人，貞元中舉進士，官溧陽尉。事蹟附載新唐書韓愈傳。愈集中貞曜先生墓誌銘，即為郊作也。是集前有宋敏求序，稱世傳其集編汴吳鏤本五卷、一百二十四篇，周安惠本十卷、三百三十一篇，蜀人蹇濬所纂凡二卷、一百八十篇，取韓愈贈郊句名之曰咸池集。自餘諸家所雜錄，不為編帙，諸本各異。敏求總括遺逸，刪除重複，分十四類，編集得詩五百一十一篇，又以雜文二篇附於後，共為十卷。此本卷數相符，蓋敏求所編也。郊詩託興深微，而結體古奧。唐人自韓愈以下，莫不推之。自蘇軾詩空螯小魚之譏，始有異詞。元好問論詩絕句，乃有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之句。當以蘇尚俊邁，元尚高華，門徑不同，故是丹非素。究之郊詩品格，不以二人之論減價也。

孟東野詩集目録

山南西道節度叅謀試大理評事

平昌孟　郊

第一卷

樂府上

列女操一首　灞上輕薄行一首
長安羇旅行一首　長安道一首
送遠吟一首　古薄命妾一首
古離別一首　古樂府雜怨二首
静女吟一首　歸信吟一首
山老吟一首　遊子吟一首
小隱吟一首　苦寒吟一首
猛將吟一首　傷哉行一首
古怨一首　湘絃怨一首
楚竹吟酬盧虔端公見和湘絃怨一首
遠愁曲一首
貧女詞寄從叔先輩簡一首
邊城吟一首
新平歌送許問一首
殺氣不在邊一首
結愛一首　弦歌行一首
覆巢行一首　出門行一首
湘妃怨一首　巫山曲一首
巫山高一首　楚怨一首
塘下行一首　臨池曲一首
車遥遥一首　征婦怨四首
空城雀一首　閒怨一首
羽林行一首　古意一首
古別離一首　遊俠行一首
黄雀吟一首　有所思一首
求仙曲一首　嬋娟篇一首
南浦篇一首　清東曲一首

第二卷

樂府下

織婦辭一首　古意一首
折楊柳一首
和丁助教塞上吟一首
古怨別一首　古別曲一首
樂府戲贈陸大夫十二丈三首（陸長源答一首）
勸善吟一首　望夫石一首
寒江吟一首

感興上

審交一首　怨別一首
百憂一首　路病一首

裴松一首　遣興一首
退居一首　卧病一首
隱士一首　獨愁一首
春日有感一首　將見故人一首
傷時一首　寓言一首
偶作一首　勸學一首
贈農人一首　長安早春一首
罪松一首　感興一首
感懷八首　達士一首
暮秋感思二首　古興一首
勸友一首
夷門雪贈主人一首　陸長源荅一首
堯哥二首

第三卷

感興下

亂離一首　勸酒一首
去婦一首
君子勿鬱鬱士有謗毀者作詩以贈之二首
聞砧一首　遊子一首
自歎一首　求友一首
投所知一首　病客吟一首
感懷一首　離思一首
結交一首　傷春一首
擇友一首　夜憂一首
惜苦一首　寒地百姓吟一首
出東門一首　教坊歌兒一首
訪疾一首　酒德一首
冬日一首　飢雪吟一首
偷詩一首　晚雪吟一首
自惜一首　老恨一首

詠懷上

湖州取解述情一首
落第一首　詠懷一首
病起言懷一首　秋夕貧居述懷一首
夜感自遣一首　再下第一首
下第東歸留別長安知己一首
失意歸吳因寄東臺劉復侍御一首
下第東南行一首
歎命一首　遠遊一首
商州客舍一首　長安旅情一首
長安羇旅一首　渭上思歸一首
登科後一首　初於洛中選一首
乙酉歲舍弟扶侍歸興義莊居後獨

止舍侍苗人一首
西齋養病夜懷多感因呈上從叔子
雲一首

第四卷

詠懷下

秋懷十五首　晴安寄居一首
雪一首　春愁一首
懊惱一首

游適上

遊城南韓氏莊一首
與二三友秋宵會話清上人院一首
夜集一首　招文士飲一首
陪侍御叔遊城南山墅一首
登華嚴寺樓望終南山贈林校書兄
弟一首
遊終南山一首　遊終南龍池寺一首
南陽公請東櫻桃亭子春讌一首
遊華山雲臺觀一首
喜與長文上人宿李秀才小山池亭
一首
與花伴一首　石淙十首
遊韋七洞庭別業一首

越中山水一首
春集越州皇甫秀才山亭一首
和皇甫判官遊瑯琊溪一首

第五卷

遊適下

汝州南潭陪陸中丞公讌一首
汝州陸中丞席喜張從事至同賦十
韻一首
夜集汝州郡齋聽陸僧辨彈琴一首
同年春讌一首
羅氏花下奉招陳侍御一首
遊石龍渦一首　浮石亭一首
看花五首　濟源春一首
濟源寒食七首　遊枋口二首
與王二十一員外涯遊枋口柳溪一首
與王二十一員外遊昭成寺一首
嵩火一首
旅次洛城東水亭一首
洛橋晚望一首

居處

北郭貧居一首
題陸鴻漸上饒新開山舍一首

題韋承總吳王故城下幽居一首
蘇州崑山惠聚寺僧房一首
題從叔述靈巖山壁一首
題林校書花巖寺書窓一首
藍溪元居士草堂一首
題韋少保靜恭宅藏書洞一首
新卜青羅幽居奉獻陸大夫一首 陸長
夏荅一首
生生亭一首　寒溪九首
立德新居十首

第六卷

行役

西上經靈寶觀一首
泛黃河一首
往河陽宿峽陵寄李御一首
鷄路溪行呈陸中丞一首
獨宿峴首憶長安故人一首
自商州行謁復州盧使君虔一首
夢澤行一首　京山行一首
旅次湘沅有懷靈均一首
過彭澤一首　過分水嶺一首
分水嶺別夜示從第寂一首
連州吟三章　旅行一首

紀贈

上河陽李大夫一首
投贈張端公一首
贈蘇州韋郎中使君一首
上張徐州一首　上包祭酒一首
贈崔純亮一首　贈文應上人一首
嚴河南一首　贈李觀一首
吳安西館從第楚客一首
贈章仇將軍一首
贈道月上人一首
抒情因上郎中二十二叔監察十五
叔兼呈李益端公柳縝評事一首
贈城郭道士一首
桐廬山中贈李明府一首
獻漢南樊尚書一首
贈轉運陸中丞一首
贈萬年陸郎中一首
擢第後東歸書懷獻坐主呂侍郎一首
古意贈梁肅補闕一首
贈黔府王中丞楚一首
上達奚舍人一首

贈王人一首

獻襄陽于大夫一首　贈建業契公一首

贈鄭夫子魴一首

大隱詠三首崔從事郎以直隙小職韋執誼將軍良弃公守其

蒯記室像在職無事

贈韓郎中愈二首

戲贈無本二首

第七卷

懷寄

寄張籍一首

憶周秀才素上人時聞各在一方一首

舟中喜遇從叔簡別後寄上時從叔初擢第歸江南郊不從行一首

懷南岳隱士二首

春夜憶蕭子真一首

寄院中諸公一首

寄洺州李大夫一首

寄盧虔使君一首

寄崔純亮一首

汴州離亂後憶韓愈李翶一首

寄張籍一首　寄義興小女子一首

憶江南第一首

宿空姪院寄澹公一首

寄陝府鄧給事一首

送諫議十六叔至孝義渡後奉寄一首

至孝義渡寄鄭軍事唐二十五一首

酬答

答友人一首

酬友人見寄新文一首

答韓愈李觀別因獻張徐州一首

答畫上人止讒作一首

答姚怤見寄一首

答郭郎中一首

答盧虔故園見寄一首

汝墳蒙從弟楚材見贈時郊將入秦楚材適楚一首

同從叔簡酬盧殷少府一首

酬李侍御書記秋夕雨中病假見寄一首

答盧仝一首

奉報舍人張翰林見遺之詩一首

送別上

送從弟郢東歸一首

山中送從叔簡赴舉一首

送別崔寅亮下第一首
大梁送柳淳先入關一首
送無懷道士遊冨青山水一首
送温初下第一首
送盧虔端公守復州一首
送曉公歸庭山一首
送任齊二秀才自洞庭遊宣城一首
送豆盧策歸別墅一首
送清遠上人歸楚山舊寺一首
山中送從叔簡一首
送蕭鍊師入四明山一首

第八卷
送別下
感別送從叔校書簡再登科東歸一首
送玄亮師一首　送李尊師玄一首
同畫上人送郭秀才江南尋兄弟一首
春日同韋郎中使君送鄒儒立少府
　扶侍赴雲陽一首
送從叔校書簡南歸一首
送韓愈從軍一首
同茅郎中使君送河南裴文學一首
送李翺習之一首

送丹霞子阮芳顏上人歸山一首
送從舅端適楚地一首
送盧汀侍御歸天德幕一首
送草書獻上人歸廬山一首
和薛先輩送獨孤秀才上都赴嘉會
　一首
送崔爽之湖南一首
送超上人歸天台一首
同李益崔放送王鍊師還樓觀兼為
　群公先營山居一首
張徐州席送岑秀才一首

送黃構擢第後歸江南一首
送道士一首　送孟寂赴舉一首
同溧陽宰送孫秀才一首
溧陽唐興寺觀薔薇花同諸公餞陳
　明府一首
送柳淳一首
送殷秀才南游一首
送青陽上人游越一首
奉同朝賢送新羅使一首
留弟郢不得送之江南一首
送陸暢歸湖州因憑題故人皎然塔

陸羽墳一首
送淡公十二首
送魏端公入朝一首
送盧郎中汀一首
送鄭僕射出節山南一首
別妻家一首　贈姚怤別一首
贈竟陵盧使君虔別一首
與韓愈李翺張籍話別一首
監察十五叔東齋招李益端公會別一首
汴州別韓愈一首
贈別殷山人說易後歸幽墅一首
壽安西渡奉別鄭相公二首

第九卷

詠物

宇文秀才齋中海柳詠一首
搖柳一首　曉鶴一首
和薔薇花歌一首
邀人賞薔薇一首
和宣州錢判官使院廳前石楠樹一首
酬鄭毗躑躅詠一首
品松一首
荅李員外小搖味一首
井上枸杞架一首
蜘蛛諷一首　蚊一首
燭蛾一首
和錢侍郎甘露一首

雜題

和令狐侍郎郭郎中題項羽廟一首
讀張碧集一首　聽琴一首
聞夜啼贈劉正元一首
喜雨一首　終南山下作一首
觀種樹一首　春後雨一首
荅友人贈炭一首
爛柯石一首　尋言上人一首
噴王布一首　姑蔑城一首
峥嵘嶺一首　尋裴處士一首
子慶詩一首
憩淮上觀公法堂一首
江邑春霖奉贈陳侍御一首
溧陽秋霽一首　列仙文一首
右方諸青童君一首
清虛真人一首
金母飛空歌安度明一首

夏日謁智遠禪師一首
訪嵩陽道士不遇一首
聽藍溪僧爲元居士説維摩經借車
一首
喜符郎詩有天縱一首
憑周况先輩於朝賢乞茶一首
上昭成閣不得於從姪僧悟空院嘆
嗟一首
魏博田興尚書聽嫂之命不立非夫
人詩一首
讀經一首　謝李輈再到一首
忽不貧喜盧仝書船歸洛一首

第十卷

哀傷

弔國殤一首　弔比干墓一首
弔元魯山十首　哭李觀一首
李少府廳弔李元賓遺字一首
悼吴興湯衡評事一首
哀孟雲卿嵩陽荒居一首
哭盧貞國一首　傷舊遊一首
弔房十五次卿少府一首
逢江南故晝上人會中鄭方回一首
哭秘書包監一首
悼幼子一首　悼亡一首
弔李元賓墳一首
覽崔爽遺文因抒幽懷一首
峽哀十首　杏殤九首
弔江南老家人春梅一首
哭李丹員外并寄杜中丞一首
哭劉言史一首　弔盧殷十首

聯句

有所思聯句一首
遣興聯句一首
贈劍客李園聯句一首

讀

讀維摩詰一首

書

上常州盧使君書一首
又上養生書一首

孟東野詩集目録

孟東野詩集卷第一

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平
昌孟　郊

樂府上

列女操一首　　灞上輕薄行一首
長安羇旅行一首
長安道一首　　送遠吟一首
古薄命妾一首　　古離別一首
古樂府雜怨三首
靜女吟一首　　歸信吟一首
山老吟一首　　遊子吟一首
小隱吟一首　　苦寒吟一首
猛將吟一首　　傷哉吟一首
古怨一首　　湘絃怨一首
楚竹吟酬盧虔端公見和湘絃怨一首
遠愁曲一首
貧女詞寄從叔先輩簡一首
邊城吟一首　　新平歌送許問一首
殺氣不在邊一首
結愛一首　　弦歌行一首
覆巢行一首　　出門行二首
湘妃怨一首　　巫山曲一首
巫山高一首　　楚怨一首
塘下行一首　　臨池曲一首
車遥遥一首　　征婦怨四首
空城雀一首　　閑怨一首
羽林行一首　　古意一首
古別離一首　　遊俠行一首
黄雀吟一首　　有所思一首
求仙曲一首　　嬋娟篇一首
南浦篇一首　　清東曲一首

樂府上

列女操

梧桐相待老鴛鴦會雙死貞婦貴徇夫捨生亦如此波瀾誓不起妾心井中水

灞上輕薄行

長安無緩步況值天景暮相逢灞滻間親戚不相顧自嘆方拙身忽隨輕薄倫常恐失所避化為車轍塵此中生白髮疾走亦未歇

長安羇旅行

十日一理髮每梳飛旅塵三旬九過飲每食唯舊貧萬物皆及時獨余不覺春失名誰肯訪得意爭相親直木有恬翼靜流無

躁觀始知晉顯陽眞與君子身野篁藤竹
輕山蔬薇蕨新落歌歸去來事外風景眞

長安道

胡風激秦樹賤子風中泣家家朱門開得
見不可入長安十二衢投樹鳥亦急高閣
何人家笙簧正喧吸

送遠吟

河水昏復晨河邊相送頻離盃有淚飲別
柳無枝春一笑忽然斂萬愁俄已新東波
與西日不惜遠行人

古薄命妾 [illegible]

不惜十指絃爲君千萬彈常恐新聲至坐
使故聲殘 [illegible] 棄置今日悲即是昨日
歡將新變故易持故為新難青山有蘼蕪
淚葉長不乾空令後代人採掇幽思攢 [illegible]
蘭

古離別 [illegible]

松山雲繚繞萍路水分離雲去有歸日水
分無合時春芳役雙眼春色柔四支楊柳
織別愁千條萬條絲

古樂府雜怨三首

憶人莫至悲至悲空自衰寄人莫翦衣翦
衣未必歸朝爲雙帶花暮爲四散飛花落
却遶樹遊子不顧期

夭桃花清晨遊女紅粉新夭桃花薄暮
遊女紅粉故樹有百年花人無一定顏花
送人老盡人悲花自閑

貧女鏡不明寒花日少容暗蛩有虛織短
線無長縫浪水不可照狂夫不可從浸水
多散影狂夫多異蹤持此一生薄空成萬
恨濃

静女吟 [illegible]

豔女皆妬色静女獨檢蹤任禮恥任妝嫁
德不嫁容君子易求聘小人難自從此志
誰與諒琴絃幽韻重

歸信吟

淚墨灑爲書將寄萬里親書去魂亦去兀
然空一身

山老吟

不行山下地唯種山上田腰斧斫旅松手
瓢汲家泉詎知文字力莫記日月遷蟠木
爲我身始得全天年

遊子吟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

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小隱吟

我飲不在醉我歡長寂然酌溪四五盞聽彈兩三絃鍊性靜棲日洗情深寄淵一作臺淵號怒路傍子貪敗不貪全

苦寒吟

天色寒青蒼北風叫枯桑厚氷無裂文短日有冷光敲石不得火壯陰正奪陽調苦竟何言凍吟成此章

猛將吟

擬膾樓蘭肉一作王蓄怒時未揚秋鼙無退聲夜劍不隱光虎隊手驅出豹篇心卷藏古今皆有言猛將出北方

傷哉行

衆毒蔓貞松一枝難久榮豈知黃庭客仙骨生不成春色捨芳蕙秋風遠枯莖彈琴不成曲始覺知音傾館月改舊照吊賓寫餘情還舟空江上波浪送銘旌

古怨

試妾與君淚兩處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爲誰死

湘絃怨

昧者理芳草蒿蘭同一鋤狂飈怒秋林曲直同一枯嘉木忌深盡哲人悲巧誣靈均入迴流靳尚爲良謨我願分衆泉清濁各異渠我願分衆巢梟鸞相遠居此志誰與保此情竟何如湘弦少知意孤響空踟躕

楚竹吟酬盧虔端公見和湘弦怨

握中有新聲楚竹人未聞識音者謂清一作良夜吹聲君昔爲瀟湘引曾動瀟湘雲一叫鳳改聽再驚鶴失群一作出江花匪秋落山日當晝曛衆濁響雜音孤清思氛氳欲知怨有一作所形願向明月分一掬靈均淚千古汨羅文

遠愁曲

飄颻何所從遺滌行未逢東西不見人哭向青青松此地有時盡此哀無處容一作之聲酸古白雲淚洗藍田峰水涉七八曲山登千萬重願邀玄夜月出曜一作照頭白日蹤

貧女詞寄從叔先輩簡

蠶婦一作女非不勤今年獨無春二月冰雪深死盡萬木身時令自逆行造化豈不仁仰企碧霞仙高控滄海雲永別勞苦場飄

騁遊無垠

邊城吟

西城近日天(一作西城近日天)俗禀氣候偏行子獨自渴主人仍賣泉燒烽碧雲外牧馬青坡巔何處你幽夢歸思寄仰(一作酒)眠

新平歌送許問

邊柳三四尺暮春(一作莫春)離別歌早迴儒士駕莫飲土番河誰識匣(一作匳)中寶楚雲章句多

殺氣不在邊

殺氣不在邊凜然中國秋道險不在山平地有摧輈河中又起兵清濁俱鑠流豈唯私憂艱擁滯官行舟況余隔晨昏去家成阻修忽然兩鬢雪固是一日愁獨寢夜難曉起視星漢浮凉風蕩天地日夕聲颼飀万物無少色兆人皆老憂長策苟未立丈夫(一作壹)誠可羞靈響復何事劍鳴思戮讎

結愛

心心復心心結愛務在深一度欲離(一作離言)別千迴結衣襟結妾獨守(一作守志)志結君早歸意始知結衣裳不如結心腸坐結行亦結結盡百年月

絃歌行

驅儺擊鼓吹長笛瘦鬼染面惟齒白暗中崒崒拽茅鞭倮足朱褌行戚戚相顧笑聲衝庭燎桃弧射矢時獨叫

覆巢行

荒城古木枝多枯飛禽嗷嗷朝哺雛枝傾巢覆雛墜地烏鳶下啄更相呼陽和發生均孕育鳥獸有情知不足枝危巢小風雨多未容長成已先覆靈枝珍木滿上林鳳巢阿閣重且深爾今所託非本地烏鳶何得同(一作知)爾心

出門行二首

長河悠悠去無極百齡同此可歎息秋風白露沾人衣壯心凋落奪顏色少年出門將訴誰川無梁兮路無歧一閑陌上苦寒奏使我佇立驚且悲君今得意厭粱肉豈復念我貧賤時

海風蕭蕭天雨霜窮愁獨坐夜何長驅車舊憶太行險始知遊子悲故鄉美人相思隔天闕長望雲端不可越手持琅玕欲有贈愛而不見心斷絕南山峩峩白石爛碧海之波浩漫漫參辰出沒不相待我欲橫天無羽翰

湘妃怨一作湘靈祠

南巡竟不返二妃怨一作悲逾積萬里喪娥眉瀟湘水空碧冥冥荒山下古廟收貞魄喬木深青春清光滿一作爲瑤蓆寥芳待有薦靈意殊脉脉玉佩不可親徘徊煙波夕

巫山曲

巴江上峽重復重陽臺碧峭十二峯荊王獵時逢暮雨夜卧高丘夢神女輕紅流煙濕艷姿行雲飛去明星稀目極魂斷望不見猿啼三聲淚滴衣

巫山高

見盡數萬里不聞三聲猿但飛蕭蕭雨中鬱亭亭魂千載楚襄恨遺文宋玉言至今晴明天一作青冥晝雲結深閨門

楚怨

秋入楚江水獨照汨羅魂手把綠荷泣意愁珠淚飜九門不可入一犬吠千門

塘下行

塘邊日欲斜年少早還家徒將白羽扇調妾木蘭花不是城頭樹那棲來去鴉

臨池曲

池中春蒲葉如帶紫菱成角蓮子大羅裙蟬鬢寄迎風雙雙伯勞飛向東

車遙遙

路喜到江盡江上又通舟舟車兩無阻何處不得遊丈夫四方志女子安可留郎自別日言無令生遠愁旅雁忽叫月斷猿寒啼秋此夕夢君夢君在百城樓寒淚無因波寄恨無因輸願爲馭者手與郎迴馬頭

征婦怨四首

良人昨日去明月又不圓別時各有淚零落青樓前

君淚濡羅巾妾淚滿路塵羅巾去在手今得隨妾身路塵如得風得上君車輪

漁陽千里道近如中門限中門有時踰漁陽長在眼

生在綠羅下不識漁陽道良人自戍來夜夜夢中到

空城雀

一雀入官倉所食寧損幾祇慮往覆頻官倉終害爾魚網不在天鳥羅不張水飲啄要自然可以空城棲

閑怨

妾恨比斑竹下盤煩寃根有笋未出土中

已含淚痕

羽林行

朔雪寒斷指朔風勁裂冰胡中射鵰者此日猶不能翩翩羽林兒錦䄡飛蒼鷹揮鞭快白馬走出黄河凌

古意

河邊織女星河畔牽牛郎未得渡清淺相對遥相望

古别離

欲别牽郎衣郎今到何處不恨歸來遲莫向臨邛去

遊俠行

壯士性剛決火中見石裂殺人不廻頭輕生如暫別豈知眼有淚肯白頭上髮平生無恩酬劍閑一百月

黄雀吟

黄雀舞承塵倚恃主人仁主人忽不仁買彈彈爾身何不遠飛去蓬蒿正繁新蒿粒無人爭食之足為珍莫覷轆車栗覷轆罪有因黄雀不知言贈之徒慇懃

有所思

桔槔烽火晝不滅客路迢迢信難越古鎮刀攢萬片霜寒江浪起千堆雪此時西去定如何空使南心遠淒切

求仙曲

仙教生為門仙宗靜為根持心若妄求服食安足論鏁惑有靈藥餌真成本源自當出塵網馭鳳登崑崙

嬋娟篇

花嬋娟泛春泉竹嬋娟籠曉烟妓嬋娟不長妍月嬋娟真可憐夜半姮娥朝太一人間本自無靈匹漢宮成寵不多時飛鷰婕好相妬嫉

南浦篇

南浦桃花亞水紅水邊柳絮由春風鳥鳴嘒嘒煙濛濛自從遠送對悲翁此翁已與少年別唯憶深山深谷中

清東曲

櫻桃花參差香雨紅霏霏笑笑競攀折美人濕羅衣采采清東曲明眸艷晳玉青巾艑上郎上下看不足南陽公首詞編入新樂錄

重雕孟東野詩集卷第一

孟東野詩集卷第二

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
平昌孟　郊

樂府下
織婦辭一首　古意一首
折楊柳二首
和丁助教塞上吟一首
古怨別一首　古別曲一首
樂府戲贈陸大夫十二丈三首 陸長源答一首
勸善吟一首　望夫石一首
塞江吟一首
感興上
審交一首　怨別一首
百憂一首　路病一首
寒松一首　遣興一首
退居一首　卧病一首
隱士一首　獨愁一首
春日有感一首　將見故人一首
傷時一首　寓言一首
偶作一首　勸學一首
贈農人一首　長安早春一首
罪松一首　感興一首
感懷八首　達士一首
暮秋感思二首　古興一首
勸友一首
夷門雪贈主人一首 陸長源答一首
堯歌二首

樂府下

織婦辭

夫是田中郎妾是田中女當年嫁得君為君秉機杼筋力日已疲不息窗下機如何織紈素自著藍縷衣官家牓村路更索栽桑樹

古意

蕩子守邊戍佳人莫相從去來年月多苦愁改形容上山復下山踏草成古蹊徒言採蘼蕪十度不一逢鬢獨是明月寄唯寒松井桃始開花一見悲萬重人顏不再春桃色有再濃指氣入空房無限乍從安啓貼理針線非獨與我裁縫手持夫深綵繡為白芙蓉芙蓉無染汚將以表心素欲寄未歸人當看無信去無信反增愁愁心緣隴頭隴君如隴水冰鏡水還流宛宛青絲繩纖纖白玉鉤玉鉤不虧缺青絲無斷絕

迴還勝雙手解盡心中結

折楊柳 二首

楊柳多短枝短枝多別離贈遠累攀折柔條安得垂青春有定節離別無定時但恐人別促不怨來遲遲莫言短枝條中有長相思朱顏與綠楊併在別離期

樓上春風過風前楊柳歌枝踈綠別苦曲怨爲年多花驚燕地雲葉映楚池波誰堪別離此征戍在交河

和丁助教塞上吟

哭雪復吟雪廣文丁夫子江南萬里寒曾未及如此整頓氣候誰言從生靈始無令倒隱者哀哀不能已

古怨別

颯颯秋風生愁人怨離別含情兩相向欲語氣先咽心曲千萬端悲來卻難說別後惟所思天涯共明月

古別曲

山川古今路縱橫無斷絕來往天地間人皆有離別行衣未束帶中腸已先結不用看鏡中自知生白髮欲陳去留意聲向言前咽愁結填心胷茫茫若爲說荒郊煙莽

荅曠野風塵切處處得相隨人那不如月

樂府戲贈陸大夫十二丈 三首

蓮子不可得荷花生水中猶勝道傍柳無事 一作 蕩春風

綠萍與荷葉同此一水中風吹荷葉不綠萍西復東

蓮葉未開時苦心終日卷春水 一作 徒蕩漾荷花未開展

戲荅　陸長源

芙蓉初出水菡萏露中花風吹著枯木無奈值空槎

勸善吟 醉會中贈郭行餘

痩郭有志氣相哀老龍鍾勸我少吟詩俗窄難爾容一口百味別況在醉會中四座正喧喧片言何由通頑余昧時調居止多疎慵見書眼始開聞樂耳不聰視聽互相関一身且莫同天疾難自醫詩僻將何攻見君如見書語善千萬重自悲咄咄感變作煩惱欲煩惱不可欺 此古 一作 鋤 可 古劍澁亦難知君方少年少年懷古風藏書拄屋脊不借與凡輩我頹拜少年郎之學崇崇從宗笑爲矯矯善亦可宗

望夫石

望夫石夫不來兮江水碧行人悠悠朝與暮千年萬年色如故

寒江吟

冬至日光白始知陰氣凝寒江渋浪凍（一作急）千里無平冰飛鳥絕高羽（一作去）行人皆晏興荻洲素浩渺碕岸澌稜磳烟舟忽自阻風帆不相乘何況異形體信任爲股肱涉江莫涉凌得意須得朋結交非賢良誰免生愛憎凍水有再浪失飛有載騰一言纖醜詞萬響無善應慙敢鑒諒不遠江水千萬層何當春風吹利涉吾道弘

感興上

審交

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芳桂性春榮冬更繁（一作春濃）穠寒更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莫蹋冬冰堅中有潛浪翻唯當金石交可以賢達論

怨別

一別一迴老志士白髮早在富易爲容居貧難自好沉憂損性靈服藥亦枯槁秋風遊子衣落日行遠道君問去何之（一作往蹤去）

賤身難（一作寄）自保

百憂

萱草女兒花不解壯士憂壯士心是劒爲君射斗牛朝思除國讎（一作雠）暮思除國讎爲計盡山河畫意窮草木籌智士日千慮愚夫唯四愁河必在波濤然後驚（一作生）沉浮伯倫心不醉四皓跡難留出處各有時衆議徒啾啾

路病

病客無主人艱哉永臥難飛光赤道路內火焦肺肝欲飲井泉竭欲醫囊用單稚顏能幾日壯志忽已殘人子不言苦歸書但云（一作言）安愁環在我腸宛轉終無端

衰松

近世交道衰青松落顏色人心忌孤直木性隨改易旣摧棲日餘未展攀天力終是君子材還思君子識

遣興

絃貞五條音（一作絃五）松直百尺心貞絃含古風直松凌高岑浮聲與狂花胡爲欲相侵

退居（一作退老）

退身何所食敗力不能閑種稻耕白水貧薪斫青山衆聽喜巴唱獨醒愁楚顏日暮靜歸時幽幽扣松關

卧病

貧病誠可羞故床無新裘（着一作敝裘）春色燒肌膚時飡苦咽喉倦寢意蒙昧強言聲幽柔承顏自俛仰有淚不敢流默默寸心中朝愁續暮愁

隱士

本末一相返漂浮不還真山野多餒士市井無飢人虎豹忌當道麋鹿知藏身奈何貪競者曰與患害親顏皃歲歲改利心朝朝新孰知富生禍取富不取貧寶玉忌出璞出璞先爲塵松栢忌出山出山先爲薪君子隱石壁道書爲我鄰寢興思其義潛泊味始眞陶公自放歸尚平去有依草木擇地生禽鳥順性飛青青與冥冥所保各不違

獨愁

前日遠別離昨日生白髮欲知萬里情曉卧半床月常恐百虫鳴使我芳草歇

春日有感

兩滿草芽出一日長一日風吹柳線垂一枝連一枝獨有愁人顏經春如等閑且持酒滿盃狂歌狂笑來

將見故人

佳人季夏中及此百餘日無日不相思明鏡改形質寧知仲冬時忽有相逢期振衣起躑躅頳醒躍天池

傷時

常聞貧賤士之常草木富者莫相笑男兒得路即榮名邂逅失途成不調古人結交而重義今人結交而重利勸人一種種桃李種亦直須遍天地一生不愛囑人事囑即直須爲生死我亦不羨季倫富我亦不笑原憲貧有財有勢即相識無財無勢同路人因知世事皆（只一作）如此却向東溪卧白雲

寓言

誰言碧山曲不廢青松直誰言濁水泥不汚明月色我有松月心俗騁風霜力貞明既如此摧折安可得

偶作

利劍不可近美人不可親利劍近傷手美

人近傷身道險不在廣十步能摧輪情慾
不在多一夕能傷神

勸學

擊石乃有火不擊元無煙人學始知道不
學非自然萬事須巳運他得非我賢青春
須早爲豈能長少年

贈農人

勸爾勤耕田盈爾倉中粟勸爾伐桑株滅
爾身上服清霜一委地萬草色不緑狂飈
一入林萬葉不着木青春如不耕何以自
結束

長安早春

旭日朱樓光東風不驚塵公子醉未起美
人爭探春探春不爲桑探春不爲麥日日
出西園秖望花柳色乃知田家春不入五
侯宅

罪松

雖爲青松姿霜風何所宜二月天下樹緑
於青松枝勿謂賢者喻勿謂愚者規伊吕
代封爵夷齊終身飢彼曲既在斯我正實
在茲涇流合渭流清濁各自持天令設四
時榮衰有常期榮合隨時榮衰合隨時衰
天令旣不從甚不敬天時松乃不臼木青
青獨何爲

感興

拔心草不死去根柳亦榮獨有失意人恍
然無力行昔爲連理枝今爲斷絃聲連理
時所重斷絃今所輕吾欲進孤舟三峽水
不平吾欲載車馬太行路崢嶸萬物根一
氣如何互相傾

感懷八首

秋氣悲萬物驚風振長道登高有所思寒
雨傷百草平生有親愛零落不相保五情
今已傷安得自能老
晨登洛陽坂目極天茫茫群物歸大化六
龍頹西荒豺狼日已多草木日已霜飢年
無遺粟衆鳥去空一作場路傍誰家子白
首離故鄉含酸望松柏仰面訴穹蒼去去
勿復道苦飢形兒傷
徘徊不能寐耿耿含酸辛中夜登高樓憶
我舊星辰四時互遷移萬物何時春唯憶
首陽路永謝當時人
長安嘉麗地宮月生蛾眉陰氣凝萬里坐
看芳草衰玉堂有玄鳥亦以從此辭傷哉

志士嘆故國多遲遲深宮豈無樂擾擾復
何爲朝見名與利暮還生是非與一作是非一作妻
牙佐周武世業永巍巍
舉才天道親首陽誰採薇去去荒澤遠落
日當西歸羲和駐其輪四海借餘暉極目
何蕭索鵷鸞風正離披鵶鵶鳴高樹衆鳥相
因依東方有一士歲暮常苦飢主人數相
問脉脉今何爲貧賤亦有樂且願掩守一作
柴扉
火雲流素月三五何明明光曜侵白日賢
愚迷至精至精一作四時更變化天道有虧盈常恐
今已没須臾還復生
河梁暮相遇草草不復言漢家正離亂王
粲別荊蠻野澤何蕭條悲風振空山舉頭
是星辰念我何時還自在不迫
親愛久別散形神各離遷未爲死生訣長
在心目間有鳥東西來哀鳴過我前飄飛
浮雲外飲啄見青天

逢士

四時如逝水百川皆東波青春去不還白
髮鑷更多違人識元氣化一作變愁爲高歌
傾産取一醉富者奈貧何君看土中宅富
貴已一作矣無偏頗

暮秋感思二首境語蕭洪

西風吹蕭颯條條脆如藕上有噪日蟬催
人成皓首亦恐旅步難何獨朱顏醲打一作
欲慰一時心莫如千日酒
優哉遵渚鴻自得養身旨不啄太倉粟不
飲方塘水振羽撥浮雲豈羅任徒爾

古興

楚血未乾衣荊虹尚埋輝痛玉不痛身抱
璞求所歸

勸友

至白涅不緇至交淡不疑人生静躁殊莫
獸相箴規膠漆武可接金蘭文可思堪嗟
無心人不如松柏枝松一作青

夷門雪贈主人

夷門貧士空吟雪夷門豪士皆飲酒酒聲
歡閑入雪銷雪聲激切悲枯朽悲歡不同
歸去來萬里春風動江柳

苔　陸長源

好丹與素通不同失意得途事皆別東鄰
少年樂未央南客思歸腸欲絕千里長河
冰復冰雲鴻冥冥楚山雪

堯哥（一名一作齊國篇賓辭）

爾室何不安爾孝無與齊一言應對姑一度爲出妻往轍才晚鍾還輟及晨鷄往還跡徒新很戾竟獨迷娥女無禮數活家如糞泥父母吞聲瘦禽鳥亦爲啄如何天與惡不得和鳴（一作栖）

山色挽心肝將歸盡日看村肩藍舉子野坐白髮官（一作）鬪弄方短短花明碎攢攢瑠璃堆可掬琴瑟饒多歡翠韻仙窈窕嵐漪出無端養舘洞庭秋響荅虛吹彈

孟東野詩集卷第二

孟東野詩集卷第三

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

平昌孟　郊

感興下

亂雜一首　勸酒一首
去婦一首
君子勿鬱鬱士有謗毀者作詩以贈之一首
閑砌一首　遊子一首
自歎一首　求友一首
投所知一首　病客吟一首
感懷一首　離思一首
結交一首　傷春一首
擇友一首　夜憂一首
惜苦一首　寒地百姓吟一首
出東門一首　教坊歌兒一首
訪疾一首　酒德一首
冬日一首　飢雪吟一首
偷詩一首　晚雪吟一首
自惜一首　老恨一首

詠懷上

湖州取解述情一首

落第一首　詠懷一首
病起言懷一首　秋夕貧居述懷一首
夜感自遣一首　再下第一首
下第東歸留別長安知己一首
失意歸吳因寄東臺劉復侍御一首
下第東南行一首
歎命一首　遠遊一首
商州客舍一首　長安旅情一首
長安覊旅一首　渭上思歸一首
登科後一首　初於洛中選一首
乙酉歲舍弟扶侍歸興義莊居後獨止舍待替人一首
西齋養病夜懷多感因呈上從叔子雲一首

感興下

亂雜

天下無義劒中原多瘡痍哀哀陸大夫正直神反欺子路已成血嵇康今尚嗤為君毋一慟如劒在四肢折羽不復飛逝水不復歸直松摧高柯弱蔓將何依朝為春日歡夕為秋日悲淚下無尺寸紛紛天雨絲積怨成疾疢積恨成狂癡怨草豈有邊怨恨馳我心茫茫日何之

勸酒

白日無定影清江無定波人無百年壽百年復如何堂上陳美酒堂下列清歌勸君金屈卮勿謂朱顏酡松柏歲歲茂丘陵日日多君看終南山千古青峩峩

去婦

君心匣中鏡一破不復全妾心藕中絲雖斷猶牽連安知御輪士今日翻迴轅一女事一夫安可再移天君聽去鶴言哀哀七絲絃

君子勿鬱鬱士有謗毀者作詩以贈之二首

君子勿鬱鬱聽我青蠅歌人間少平地森聳山岳多折輈不在道覆舟不在河須知一尺水日夜增高波叔孫毀仲尼臧倉掩孟軻蘭艾不同香自然難為和良玉燒不熱直竹文不頗自古皆如此其如道在何日往復不見秋堂暮仍學玄髮不知白曉入寒銅覺窮林未離樹有玉猶在璞誰把碧梧枝刻作雲門樂

聞砧

杜鵑聲不哀斷猿啼不切月下誰家砧一
聲腸一絶折楊不爲客客聞髮白杵聲
不爲衣歡令遊子歸

遊子

萱草生堂階遊子行天涯慈親倚堂門不
見萱草花

自嘆

愁與髮相形一愁白數莖有髮能幾多禁
愁日日生古若不致兵天下無戰爭古若
不置名道路無歎傾太行聳巍峩是天產
不平黃河奔湍浪是天生不清四蹄日日
人雙輪日日成二物不在天安能免營營

求友

北風臨大海堅冰臨河面下有大波瀾對之 此篇尋常語尋常意
無由見求友須在良得良終相善求友若
非良非良中道變欲知求友心先把黃金鍊

後所知

苦心知苦節不容一毛髮鍊金索堅貞洗玉
求明潔自慙所業微功用如鳩拙何殊嫫
母顏對彼寒塘月君存古人心道出古人
轍盡羡固可棲片善亦不遏朝向公卿
說暮向公卿說誰謂黃鐘管化爲君子舌

清嶰竹二說變嶰谷三說四說時寒花折
寒木樸樸家道路燐燦我衣暖豈直輝友
朋亦用慰骨肉一暖荷足素一飽荷升粟
而況大恩恩此身報得足且將食藥勞酬
之作金刀

病客吟

主人夜呻吟皆入妻子心遠客客一作孤晝呻
吟徒爲蟲鳥音妻子手中病慈思不復深
僮僕手中病憂危獨難任丈夫久漂泊神
氣自然沉況於滯疾中何人免噓歎大海
亦有涯高山亦有岑沉此一作憂獨無極塵
淚手盈襟

感懷

孟冬陰氣交兩河正屯兵煙塵相馳突烽
火日夜驚太行險阻高輓粟輸連營奈何
操孤者不使梟巢傾猶聞漢北兒怙亂謀
縱橫擅搖干戈柄呼叫豺狼聲白日臨爾
軀胡爲喪丹誠豈無感激士以致天下平
登高望寒原黃雲鬱崢嶸坐馳悲風暮歎
息空沾纓

離思

不寐亦不語片月秋稍舉孤鴻憶霜群獨

鶴叫雲侶怨彼浮花心飄飖無定所高張絛綍帆遠過梅根渚廻織別離字機聲有酸楚

結交

鑄鏡須青銅青銅易磨試結交遠小人小人難姑息鑄鏡圖鑑微結交圖相依凡銅不可照小人多是非

傷春

兩河春草海水清十年征戰城郭腥亂兵殺兒將女去二月三月花冥冥千里無人旋風起鬻啼鶯語荒城裹春色不揀墓傍枝紅顏皓色逐春去春去春來那得知今人看花古人墓令人惆悵山頭路

擇友

獸中有人性形異遭人隅人中有獸心幾人能真識古人形似獸皆有大聖德今人表似人獸心安可測雖笑未必和雖哭未必戚面結口頭交肚裏生荆棘好人常直道不順世間逆惡人巧諂多非義苟且得若是傚真人堅心如鐵石不諂亦不欺不奢復不溺面無恡色容心無詐憂惕君子大道人朝夕恒的的

夜憂

豈獨科斗死所嗟文字捐蒿蔓轉驕王菱行滅嬋娟朱遂擺鱗志空思吹浪旋何當再霖雨洗濯空華鮮

惜苦

于鵲值諫議以毬不能官焦蒙值舍人以盃不得完（官一作） 可惜大雅旨意此小團欒名迴不敢辨心轉寔是難不惜為君轉轉非君子觀轉之復轉之強轉誰能歡哀哉虛轉言不可窮波瀾

寒地百姓吟（為鄭相其年居河南畿內百姓大蒙矜卹）

無火炙地眠半夜皆立號冷箭何處來棘針風騷勞（騷一作騷）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高堂搥鍾飲到曉聞烹炮寒者願為蛾燒死彼華膏華膏隔仙羅虛遶千萬遭到頭落地死踏地為遊遨遊遨者是誰君子為鬱陶

出東門

餓馬骨亦聳獨驅出東門少年一日程衰叟十日奔寒景不為我疾走落平原眇默荒草行恐懼夜鬼驚一生自組織千首大雅言道路如抽蚕宛轉羈腸繁

教坊歌兒

十歲小小兒能歌得聞（一作朝）天六十孤老人能詩獨臨川去年西京寺衆伶集講筵能嘶竹枝詞供養繩床禪能詩不如歌悵望三百篇

訪疾

冷氣入瘡痛夜來痛如何瘡從公怒生豈以私恨多公怒亦非道怒消乃天和古有焚蟬句毀康閑婆婆請君吟嘯之正氣與不訛

酒德

酒是古明鏡輾開小人心醉見異舉止醒聞異聲音酒功如此多酒罪亦以深罪人免罪酒如此可為箴

冬日

老人行人事百一不及周凍馬四蹄吃陟卓難自收短景仄飛過午光不上頭少壯日與輝襄老日與愁日愁疑在日歲箭迸如餘萬事有何味一生虛自囚不知文字利到死空遨遊

飢雪吟

飢烏夜相啄瘡聲互悲鳴冰腸一直刀天殺無曲情大雪壓梧桐折柴墮崢嶸安知鸞鳳巢不與梟鳶傾下有幸災兒拾遺多新爭但求彼失所但誇此經營（一作詩誕自經營）君子亦拾遺拾遺非拾名將補鸞鳳巢免與梟鳶并因為飢雪吟至曉竟（一作意）不平

偷詩

餓犬齕枯骨自喫饞飢涎今文與古文各各稱可憐亦如嬰兒食餳挑口旋旋唯有一點味豈見逃景延繩床獨坐翁默覽有所傳終當罷文字別著逍遙篇從來文字淨君子不以賢

晚雪吟

貧富喜雪晴出門意皆饒鏡海見纖悉冰天步飄飄一一仙子行家家塵聲銷小兒擊玉指大鼇歌聖朝瞽氣流不盡瑞仙何憂寒始知望幸色終疑異禮招市井亦清潔閑閑聳巖堯蒼生願東顧翠華仍西遙天念豈薄厚宸衷多憂焦憂焦致太平以茲時比堯古耳有未通新詞有潛韶甘為酒伶擯坐恥歌女嬌選音不易言裁正逢今朝今朝前古文律異同一調願於堯朝中奏盡鬱抑謠

自惜

傾盡眼中力抄詩過與人自悲風雅老恐被巴竹嗔零落雪文字分明鏡精神坐廿冰抱晚永謝酒懷春徒有言言舊懃無默默新始驚儒教誤漸與佛乘親

老恨

無子抄文字老吟多飄零有時吐向床枕席不解聽鬪蟻甚微細病聞亦清泠小大不自識自然天性靈

詠懷上

湖州取解述情

雪水徒清深照影不照心白鶴未輕舉衆鳥爭浮沉因茲挂帆去遂作歸山吟

落第

曉月難爲光愁人難爲腸誰言春物榮豈見葉上霜（一作獨見花上雲）鵰鶚（一作鵰鶚）失勢病（一作雙飛失）鵰鶚假（一作改）翼翔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刃傷

詠懷（一作感寓）

濁水心易（一作已）傾明波興初發思逢海底人乞取蚌中月此興若未諧此心終不歇

病起言懷

強行尋溪（一作淨）水洗卻殘病姿花景曉曉盡麥風清泠吹交道臥來見世情貧去知高閑思楚逸澹泊（一作淺薄）猒齊兒終伴碧山侶結言青桂枝

秋夕貧居述懷

臥冷無遠夢聽秋酸別情高枝低枝風千葉萬葉聲淺井不供飲瘦田長廢耕今交非古交貧語聞皆輕（詭盡）

夜感自遣（一作失志夜坐思歸楚江又作苦學吟）

夜學曉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爲讎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羞清桂無直枝碧江思舊遊

再下第

一夕九起嗟夢短不到家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

下第東歸留別長安知己

共照日月影獨爲愁思（一作悲恨）人豈知鵾鵬鳴（一作鵰鵬）瑤草不得春一片兩片雲千里萬里身雲歸嵩之陽身寄江之濱棄置復何道楚情吟白蘋

失意歸吳因寄東臺劉復侍御

自念西上身忽隨東歸風長安日下影又

落江湖中雖妻豈不明子野豈不聰至實非眼別至音非耳通因緘俗外詞外一作詞作又作外調作仰寄高天鴻

下第東南行

越風東南清楚日瀟湘明試逐伯鸞去還作靈均行江蘺伴伴一作我泣海月投人鷩失意容皃改畏塗性命輕時聞喪侶猿一叫千愁并生一作

歎命

三十年來命惟藏一卦中題詩怨問易問易家復蒙本望文字達今因文字窮影孤別離月衣破道路風歸去不自息耕耘成楚農

遠遊

悲烏不遠飛孝子念先歸而我獨何事四時心有違江海戀空積波濤信來稀長為路傍食着盡家中衣別別一作餉不割物離人難作威遠行少童僕驅使無是非為性玩好盡積愁心緒微始知時節駛變變一作日勝長輝

商州客舍

商山風雪壯遊子衣裳單四望失道路百憂攢肺肝日短覺易老夜長知至寒淚流瀟湘絃調苦屈宋彈識聲今所易識意古所難聲意今詎辨辯一作高明鑒其端

長安旅情

盡說青雲路有足皆可至我馬亦四蹄出門似無地玉京十二樓峩峩倚青翠下有千朱門何門薦孤士

長安羇旅

聽樂離別中聲入幽腸曉淚滴楚瑟夜魂遶吳鄉幾迴羇情憂一作

初於洛中選

塵土日易沒驅馳力無餘青雲不我與白首方選書官途事非遠拙者取自踈終然戀皇邑誓以結吾盧帝城富高門京路饒勝居碧水走龍狀蜿蜒遶庭除尋常異方客過此亦踟躕

乙酉歲舍弟扶侍歸興義莊居後獨止舍待替人

誰言舊居止主人忽成客僮僕強與言相懼終脉脉出亦何所求入亦何所索飲食迷精麤衣裳失寬窄迴風卷閑簞新月生空壁士有百役身官無一姓宅丈夫恥自飾衰鬢從飒白蘭交早已謝榆景徒相迫

惟令中心鏡不語光歷歷

西齋養病夜懷多感因呈上從叔子雲

遠客夜衣薄厭眠待雞鳴一床空月色四壁秋蛩聲守淡遺衆俗養痾念餘生方全君子拙恥學小人明蚊蚋亦有時羽毛各有成如何騏驥跡蹐跼未能行西北有平路運來無相輕

在分葉詩下脫去消工是時登科
後二首南目錄有此目

孟東野詩集卷第三

孟東野詩集卷第四

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

平昌孟郊

詠懷下

秋懷十五首　靖安寄居一首
雪一首　春愁一首
懊惱一首

遊適上

遊城南韓氏莊一首
與二三友秋宵會話清上人院一首
夜集一首　招文士飲一首
陪侍御叔遊城南山墅一首
登華嚴寺樓望終南山贈林校書兄弟一首
遊終南山一首　遊終南龍池寺一首
南陽公請東櫻桃亭子春讌一首
遊華山雲臺觀一首
喜與長文上人宿李秀才小山池亭一首
邀花伴一首　石淙十首
遊韋七洞庭別業一首
越中山水一首

春集越州皇甫秀才山亭一首
和皇甫判官遊琅琊溪一首
詠懷下
秋懷十五首
孤骨夜難臥吟虫相唧唧老泣無涕洟秋露為滴瀝去壯暫如剪來衰紛似織觸緒無新心叢悲有餘憶詎忍逐南帆江山踐往昔
秋尸顏色冰(去聲)老客志氣單冷露滴夢破峭風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腸中轉愁盤疑懷無所憑虛聽多無端梧桐枯崢嶸聲響如哀彈
一尺月透戶仡栗如劍飛老骨坐亦驚病力所尚微虫苦貪(含一作)夜色鳥危巢星輝孀娥理故絲(緒一作)孤哭(坐一作)抽餘噫浮年不可追衰步多夕歸
秋至老更貧破屋無門扉一片月落床四壁風入衣蹤夢不復遠弱心良易歸商葩將去(老一作)綠繚繞爭餘輝野步踏事少病謀向物違幽幽草根虫生意與我微
竹風相戛語幽閨暗中聞鬼神蕉衰聽枕惚難自分商葉墮乾雨秋衣臥單雲病骨可剗物酸呻亦成文瘦攢如此枯壯落隨西曛梟梟一線命徒言繫絪緼
老骨懼秋月秋月刀劍稜纖威(揮一作)不可干冷蒐坐自凝觸雌巢空鏡仙飈蕩浮冰驚步恐自翻病大不敢凌單床籠皎皎瘦臥心兢兢洗河不見水透濁為清澄詩壯者空說詩衰令何憑
老病(疾一作)多異慮朝夕非一心商蟲哭衰運繫響不可尋秋草瘦如髮貞芳綴蹤金晚鮮詎幾時馳景還易陰弱習徒自恥暮知欲何任露才一見讒潛智早已深防深不防露此意古所箴
歲暮景氣乾秋風兵甲聲織織勞無衣嘤嘤走自鳴商聲聲中夜變支廢前行青髮如秋國一剪不復生少年如鐵花暫見不後明君子山岳定小人絲毫爭多爭多無壽天道戒其盈
冷露多瘁索枯風饒吹噓秋深月清苦虫老聲癡蹤頻珠枝纍纍芳金蔓舒舒草木亦趣時寒榮似春餘自悲(悲一作復)零落生與我心何如
老人朝夕異生死每日中坐隨一嘆安囙

與萬景空視短不到門聽濫詎逐風還如
刻削形兒有纖悉聰浪浹謝栁始皎皎幸
歸終孤隔文章友親密蒿萊翁歲綠閱以
黃秋節迸已(又一作)窮四時旣相迫萬慮自
然叢南逆浩淼際北貧磽确中曩懷沉遹
江裏思結秋蒿鋤食難滿腹葉衣多醜躬
蠹縷不自整古吟將誰通幽竹嘯鬼神楚
鐵生虬龍忠生多異感運鬱由邪衰常思
書破衣至死教枌童習樂莫習聲習聲多
頑聾明明胷中言願寫爲高崇
幽苦日日甚老力步步微常恐暫下床至
門不復歸飢者重一食寒者重一衣泛廣
豈無淚恣行亦有隨(隨一作時)語中失次第身
外生瘡瘦桂虛蠹旣潜汚(汚一作朽)桂花損貞姿
詈言一失香千古聞臭詞將死始前悔前
悔不可追哀哉輕薄行終日與駁駁(駁一作駿)箴
流運閃欲盡枯折皆相號棘枝風哭酸桐
葉霜頗高老虫乾鐵鳴驚獸孤玉咆商氣
洗(蕭一作)聲瘦晚陰駈景勞集耳不可遏噎
神不可逃蹇行散餘鬱幽坐誰與曹抽壯
無一線剪懷盈千刀清詩旣名眺(清一作詩 眺一作名)
郊金菊亦姓陶收拾昔所弃咨嗟今比毛

幽幽歲晏言零落不可操
霜氣入病骨老人身生冰衰毛暗相刺冷
痛不可勝鷇鷇仲至明强强攬所憑瘦坐
形欲折晩飢心將崩勸藥左右愚言語如
見憎聳耳噎神開(神一作耕 開一作聯)始知功用(一作)
者能日中視餘瘡暗鑠(鑠一作)閒緬(緬一作)蝿
彼幾一何酷此味半點凝潜毒尒無厭餘
生我堪矜凍飛幸不遠冬令反心微出沒
各有時寒熱苦(苦一作莫)相凌仰謝調運翁請
命願有徹
黃河倒上天衆水有却來人心不及水一
直去不迴一直亦有巧不肯至蓬萊一直
不如㾑唯聞至省臺忍古不失古失古志
易摧失古劍上折失古琴亦哀夫子失古
淚當時落灌灌詩老失古心至今寒皚皚
古骨無濁肉古衣如蘚苔勸君勉忍古忍
古銷塵埃
詈言(詈一作罟)不見血殺人何紛紛聲如窮家
犬吠竇何誾誾詈痛幽鬼哭詈侵黃金貧
言詞豈用多憔悴在一聞古詈舌不死至今
書云大人詠古書善惡宜自分秦火不爇
舌秦火空爇文所以詈更生至今橫絪緼

靖安寄居

寄辭不寄華愛茲嵽嵲居渴飲濁清泉饑
食無名蔬敗菜業一作不敢火補衣亦寫書
古云儉成德今乃寔起予顏叟顏不足賢
人賢有餘役生皆促促心音誰舒舒萬馬
蹋風攔衆塵隨奔車高實盡不見大道夜
方虛卧有洞庭夢坐無長安情英髭空駭
耳煙火獨微如孱念恐傷性薄田懸親鋤
承一作世不出力冬竹肯抽莛外物莫相
誘約心誓從初碧芳既似水日日詠歸歟

雪

忽然太行雪昨夜飛入來崚嶒墮庭中嚴
白何皚皚奴婢曉開戶四支凍徘徊咽言
詞不成告訴情狀摧官給未入門家人盡
以灰意勸莫笑雪笑雪貧爲災將暖此殘
疾典賣爭致盃教令再舉手誇曜餘生才
强起吐巧詞委曲多新裁爲尔作非夫忍
耻轟輵晦書之與君子庶免生嫌猜

春愁

春物與愁客遇時各有違故花辭新枝新
淚落故衣日暮兩寂寞飄然亦同歸

懊惱

惡詩皆得官好詩空抱山抱山冷殑殑終
日悲顔顔好詩更相嫉劍戟生牙關前賢
死已久猶在咀嚼聞以我殘抄身清峭養
高閑求閑未得閑衆誚瞋虥虥

遊適上 遊城南韓氏莊 遊適上

初凝瀟湘水鏁在朱門中時見水底月動
揺池上風山一動作揺有池亦上之風底清氣潤竹木白
光連虛空浪篌霄漢羽岸芳金碧叢何言
數畝間環泛路不窮顧逐第一聚作神仙侶飄
然從逢作汗漫通

與二三友秋宵會話清上人院

何處山不幽此中情又別一僧敲一磬十
子吟秋月激石泉韻清寄枝風嘯咽冷然
諸境靜頓覺浄累滅扣寂兼探真通宵詎
能輟

夜集

好鳥無雜棲華堂有嘉携琴擕互傾奏歌
賦相和諧但嘉魚水合莫令雲雨乖一爲
鵾雞彈再鼓壯士懷初景待誰曉新春逐
還一作君來願言良友會高駕不知廻

招文士飲

曹劉不免死誰敢負年華文士莫辭酒詩

人命屬花退之如放逐李白自矜奇萬古忽將
似一朝同歎嗟何言天道正獨使地形斜南士
愁多病北人悲去家梅芳已流管柳色未藏
鴉相勸罷吟雪相從愁飲霞酒醒不可過愁
海浩無涯

陪侍御叔游城南山墅

夜坐擁腫亭晝登崔嵬岑日窺萬峯首月見
雙泉心松氣清耳目竹氛碧衣襟佇想（一作悲）
琅玕字數聽枯槁吟

登華嚴寺樓望終南山贈林校書
兄弟

地脊亞爲崖聳出冥冥中樓根插迴雲殿翼
翔危空前山胎元氣靈異生不窮勢吞萬象
高秀奪五岳雄一望俗慮醒再登仙願崇青
蓮三居士晝景真賞同

遊終南山

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峯夜留日（太白峯西黃昏後）
見深谷晝未明山中人自正路險心亦平長
風驅松柏聲拂萬壑清到此悔讀書朝朝
近浮名

遊終南龍池寺

飛鳥不到處僧房終南巔龍在水長碧雨

開山更鮮步出白日上坐依清溪邊地寒
松桂短石險道路（一作苔）偏猿磬送歸客數
聲落遙天

南陽公請東櫻桃亭子春讌

萬木皆未秀一林先含春此地獨何力我
公布深仁霜葉日舒卷風枝遠埃塵豹英
灌紫霞飛雨流清津賞異出（一作罷）雜折芳積
歡忻文心茲馬重俗尚安能珍碧玉樅拚
比飛瓊環豔均鴛鴦七十二花態併相新
常恐遺秀志迨茲廣讌陳芳菲爭勝引歌
詠竟良辰方知戲馬會永謝登龍賓

遊華山雲臺觀

華嶽獨靈異草木恒新鮮山盡五色石水
無一色泉仙酒不醉人仙芝皆延年夜聞
明星館時韻女蘿絃敬茲不能寐焚栢吟
道篇

喜與長文上人宿李秀才小山池
亭

燈盡語不盡主人庭砌幽柳枝星影曙蘭
葉露華浮覓嶺焚群岫片池輕衆流更聞
清淨子逸唱頗難儔
邀花伴（時在朔方）

邊地春不足十里見一花及時須遨遊日
暮饒風沙
五淙十首
巖谷不自勝水尗幽奇多朔風入空曲涇
一作流無大波迢遰遲難盡參差勢相羅
雪霜有時洗塵土無由和潔泠一作冷誠未
厭晚步將如何
出曲水未斷入山深更重泠泠若仙語皎
皎多異容萬響不相雜四時皆自濃日月
互分照雲霞各生峯夂迷向方理遠茲蹤
前蹤
荒策每恣遠戀步難自迟已抱苔蘚疾一作
尚凌潺湲隈驛驥苦銜勒籠禽恨摧翮
實力苟未足浮誇信悠哉顧惟非時用靜
言還自咍
朔水刀劍利秋石瓊瑤鮮魚龍氣不腥潭
洞狀更妍磴雪入呀谷掬星灑遙天聲忙
一作不及韻勢疾多斷漣輪去雖有恨躁
氣一作一何顛蜿蜒相纏挐犖确亦廻旋
黑草濯鐵髮白苔浮冰錢具其一作生此去
適非德不可甄何況被羣士制之空以權
始知靜剛猛文教從來先

空谷聳視聽幽湍澤心靈疾流脫鱗甲疊
岸衝風霆卅巘盡壞景霽波灼一作虛形
淙淙豗厚軸稜稜攢高冥弱栈跨旋碧危
梯倚凝青飄飄鶴骨仙飛動鼇背庭一作
常聞誇大言下顧皆細萍
百尺明劍一作流千曲寒星飛爲君洗故
物有色如新衣不敢汙土汙但飲霜含飢
石稜玉纖纖草色瓊霏霏谷墳有餘力溪
春亦多機從來一智巧能使衆利歸回之
山水中喧然論是非
入深得奇趣昇險爲良儔披勝有聞見邈
俗無蹤蹊穴流一作澄廻轉窾景忘東西
戀獸鮮猜懼羅人巧罝罟幽駭異處所忍
虐多端倪虛獲我何飽寃歸彼非迷斯文
浪去潔此旨誰得齊
百珠瀉潺湲裂玉何威瓌若調千瑟絃未
果一曲諧古駭毛髮慄陰隨視聽爽二一作
土老皆勁骨風趨緣敧崖地遠有餘一作還美
我遊採弃一作奇懷爽時幸勤聽前恨多幽
羸弱力謝剛健蹇策貴安排始知隨事靜
何必當夕齋
昔浮南渡颺今攀朔山景物色多瘦削吟

笑還孤永日月凍有稜雪霜空無影玉嘖
不生冰瑶渦旋成井潜角時聳光隱鱗（作）
漂罔再吟獲新勝返步失前省揠懷雖已
多惕慮未能整頽陽落何處昇鬼衛踈嶺
聖朝搜巖谷此地多遺玩息蹟成遠遊頑
踈恣靈（一作靈）觀勁飈刷幽視怒水攝餘湍
（一作燔）曾是結芳（一作芳）誠遠茲勉流倦冰條
聳危慮霜華瑩遐眄物誘信多端荒尋諒
難遍去矣朔之隅悄然楚之甸

遊韋七洞庭別業

洞庭如蕭湘疊翠蕩浮碧松桂無赤日風
物饒清激道遥展幽韻參差逗良覿道勝
不知疲冥搜自無斁曠然青霞抱永矣白
雲適崆峒非凡鄉蓬瀛在仙籍無言從遠
尚還思君子識（一作與之離焉）波濤漱古岸鏗
鏘辨奇石靈響非外求殊音自中積人皆
走煩濁君能致虛寂何以袪擾擾叩調清
淅淅既懼麗華損揩從詩書益一舉獨往
姿再摇飛遁迹山深有變異意搔無驚惕
采琴（琴一作）柰日月照曜迷晝（晝一作旦）夕松齋何用掃蘿
院自然滌葉峻謝煩蕪文高追古昔暫遙
朱門戀終去青史績物表易淹留人間重
離析難隨洞庭酌且醉横塘席

越中山水

日（一作日）覺耳目勝我來山水州蓬瀛若髣
髴田（一作田）野如泛浮碧嶂幾千遶清泉（一作）
（源）萬餘流莫窮合沓步執盡派別遊越水
淨難汚越天陰易收氣鮮無隱物目視遠
更周舉俗（一作芬）媚葱蒨連冬擷芳柔蓁湖
有餘翠茗圃無荒疇賞異忽已遠探奇誠
淹留永言終南色去矣銷人憂

春集越州皇甫秀才山亭

嘉賓（只一作嘉誘）在何處置亭春山巔顧余
寂寞者謬廁芳菲筵視聽日澄澈聲光坐
連綿晴湖瀉峯（一作）嶂翠琅多萍蘋何以遲高
志爲君吟秋天（一作秋篇）

和皇甫判官遊琅邪溪

山中琉璃境物外琅邪溪房廊逐巖壑道
路隨高低碧瀨漱白石翠煙含青蜺客來
暫遊踐意欲忘簪珪擲杪燈火夕雲神鐘
楚齊時同雖可仰跡異難相携唯當清宵
夢髣髴願（一作）攀躋

孟東野詩集卷第四

孟東野詩集卷第五

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
事平昌孟　郊

遊適下

汝州南潭陪陸中丞公讌一首
汝州陸中丞席喜張從事至同賦十
韻一首
夜集汝州郡齋聽陸僧辯彈琴一首
同年春讌一首
羅氏花下奉招陳侍御一首
遊石龍渦一首　浮石亭一首
看花五首　濟源春一首
濟源寒食七首　遊枋口二首
與王二十一員外涯遊枋口柳溪首一
與王二十一員外游昭成寺一首
嵩火一首
旅次洛城東水亭一首
洛橋晚望一首

居處

北郭貧居一首
題陸鴻漸上饒新開山舍一首
題韋承總吳王故城下幽居一首
蘇州崑山惠聚寺僧房一首
題從叔述靈巖山壁一首
題林校書花嚴寺書窓一首
藍溪元居士草堂一首
題韋少保靜恭宅藏書洞一首
新卜青羅幽居奉獻陸大夫一首
生生亭一首　寒溪九首
立德新居一首

遊適下

汝州南潭陪陸中丞公讌

一雨百泉漲南潭夜來深分明碧沙底寫出青天心遠客洞庭至因茲滌煩襟既登飛青一作雲舫頓奏清風琴高岸立旗戟潛蛟失亡一作浮沉威稜護斯浸魍魎逃所侵山態變初霽水聲流新音耳目極眺聽潺湲與嶔岑誰言柳太守空有白蘋吟

汝州陸中丞席喜張從事至同賦十韻

汝水無濁波汝山饒奇石大賢為此郡佳士來如積有客乘白駒奉義仰所適清風蕩華館雅瑟泛瑤席芳醑靜無喧金樽光

有滌縱情孰慮損聽諭句招益頤折若木
拔却彼雖靈夕貴賤一相接一作憂憂一作情
悰忽轉易會合勿言輕別離古来惜請君
駐征車良遇難再覯

夜集汝州郡齋聽陸僧辯彈琴

康樂寵詞客清宵意無窮嵩文北山一作寒
外借月南樓中千里愁併盡一樽歡暫同
胡爲憂楚琴一作琴浙瀝起寒風

同年春讌

少年三十士嘉會良在茲高歌搖春風醉
舞擢花枝意蕩晼晚景喜凝芳菲時馬跡
攢驟梟樂聲韻參差視聽改舊趣物象含
新姿紅雨花上滴緑煙柳際垂淹中講精
義南皮獻清詞前賢與今人千載爲一期
明鑒有皎絜澄玉無磷緇永爲沙泥別各
整雲漢儀盛氣自中積英名日四馳寒鴻
絕儔匹海月難等夷鬱抑忽已盡親朋樂
無涯幽薊發空曲芳杜綿所思浮跡自聚
散壯心誰別離願保金石志無令有棄移

羅氏花下奉招陳侍御

眼在枝上春落地成埃塵不是風流者誰
爲攀折人寧辭波浪闊莫道往来頻拾紫

豈宜晚擬芳須及晨勞收賈生淡強起每
平身花下本無俗酒中別有神遊蜂不飲
故戲蝶亦爭新萬物盡如此過時非所珍

遊石龍渦 四壁千仞散泉如雨

石龍不見形石雨如散星山下晴皎皎山中陰
泠泠水飛林木杪珠綴莓苔屏蓄異物皆
別當晨景欲瞑泉芳春氣碧松月寒色
青崦力一作[illegible]此獨壯猛獸亦不停日暮且
迴去浮心恨一作未亭

浮石亭

曾是風雨力崔嵬漂來時落星夜皎潔逝
榜翺遶遶翠瀲迴明滅清淺瀉欹危泥逢
蓬島仙會合良在茲

看花五首

家家有一作如芍藥不妨至溫柔溫柔一同女
紅笑笑不休月娥雙雙下楚艷枝枝浮洞
東逢仙人[illegible]綽約青一作素宵遊
芍藥誰爲壻人人不敢來唯應詩侍老日日殷
勤開玉立無氣力春凝且徘徊將何謝青
春痛飲一百盃
芍藥吹欲盡無奈曉風何餘花欲誰待唯
待諫郎過諫郎不事俗黃金買高歌高歌

夜更清花意晚更多飲之不見底醉倒深
紅波紅溅潚諫心諫心終無它
獨遊終難醉挈榼徒經過問花不解語勸
得酒無多
三年此村落春色入心悲料得一孀婦經
（它一作定）時獨淒垂

濟源春

太行橫偃脊百里芳崔嵬濟濱花異顏枋
口雲如裁新畫彩色濕上界光影來深紅
縷草木淺碧珩泝洄千家門前飲一道傳
禊盃玉鱗吞金鉤仙璇流璃開朴童茂言
語善俗無驚猜狂吹寢巧宴曉清夢先迴
治生鮮惰夫積學多深材再遊詎癡騃
一洗驚塵埃

濟源寒食七首

風巢嬝嬝春鴉鴉無子老人仰面嗟柳弓
葦箭（一作蒿矢）覷不見高紅遠綠勞相遠
女嬋（一作嫛）童子黃短短耳中聞人惜春晚逃
蜂匿蝶踏地來拋却齋糜一瓷碗
一日踏春一百迴朝朝沒腳走芳埃饑童
餓馬掃花餵向晚飲溪三兩盃
莓苔井上空相憶轆轤索斷無消息酒人

皆倚春髮綠病叟獨藏秋髮白
長安落花飛上天南風引至三殿前可憐
春物亦朝謁唯我孤（一作獨）吟渭水邊
枋口花間掣手歸嵩陽（一作山）為我留（一作堅）
紅暉可憐躑躅千萬尺柱地柱天疑（一作令）欲
飛
蜜蜂為主各磨牙咬盡村中萬木花君家
甕甕今應滿五色冬籠甚可誇

遊枋口二首

一步復一步出行（一作踏）千里幽為取山水
意故作寂寞遊太行青巔高枋口碧照浮
明明無底鏡泛泛忘機鷗老逸不自限病
狂不可周恣閑饒淡薄怠玩多淹留芳物
競晼晚綠梢挂新柔和友鸎相遶言語亦
以稠（一作飛斷枝以陽相）遠始知萬類然靜躁難
相求
聳我殘病骨健如一仙人鏡中照千里鏡
浪洞百神此神日月華不作尋常春三十
夜皆明四時晝恒新鳥聲盡依依獸心亦
忻忻澄幽出所怪閃異坐微絪可來復可
來此地靈相親

與王二十一員外涯遊枋口柳溪

萬株古柳根拏此磷磷溪野榜多屈曲仙
潯無端側春挑撥紅煙寒竹合晚淒曉聽
忽以異芳樹安能齊共疑洛鏡中坐泛景
低水意洒易醒浪情事非迷小儒峭章句
大賢嘉提攜潛靈韻靈琴翠崖鳴玉珪
主人櫻嵩翁德茂之木畦鑿山幽隱靈氣
象皆界躋曾是清樂抱逍遙幾番溪寬位
席蘭草濫觴鶴昆鷺靈味薦鈁躋金花
層燈蹇江調攏裹俗洛風遠塵泥徒言奏
狂猗詎敢忘筌蹄

與王二十一員外涯遊昭成寺

洛友寂寂約省騎霏霏塵遊僧步晚碧詁
茗合芳春一作瑤策冰入手粉壁畫瑩神
頹廓笑谷霽碧殿琉璃津句一作玄講島岳
盡淵詠文字新屢笑寒竹纖況接青雲賀
頤慙飲眷下衰瘵嬰殘身

嵩少

沙彌舞袈裟走向躑躅飛閒步亦惺惺芳
援相依依嚏寒春咽喉蜂蝶事光輝群嬉
且已晚挀引將何歸流艷去不息朝英亦
跡微

旅次洛城東水亭

水竹色相洗碧花動軒楹自然逍遙風蕩
漭浮競情霜落葉聲爍景寒人語清我來
拓隱寺衣上塵暫輕

洛橋晚望

天津橋下冰初結洛陽陌上人行絕榆柳
蕭疏樓閣閑月明直見嵩山雪

北郭貧居

進乏廣莫力退為蒙瀧籠一作居三年失意
歸四向相識疎地僻草木壯荒條扶我廬
夜貧燈燭絕明月照吾書欲識貞靜操秋
蟬飲清虛

題陸鴻漸上饒新開山舍

驚彼武陵狀移歸此巖邊開亭擬貯雲鑿
石先得泉嘯竹引清吹吟花成新篇乃知
高潔情擺落區中緣

題韋承總吳王故城下幽居 韋生相門子孫

才飽身自貴巷荒門豈貧韋生堪繼相孟
子願依隣夜思琴語一作切晝情茶味新
霜枝留過鵲鶴一作風竹掃蒙塵郢唱一聲
發吳花千片春對君何所得歸去覺情真

蘇州崑山惠聚寺僧房

昨日到上方片雲掛石牀錫杖莓苔青袈

裟松栢香晴磬無絃韻古燈含永光有時
乞鶴歸還訪〔放一作〕逍遥場
題從叔述靈巖山壁
擾却世上心獨起山中情露衣涼且鮮雲
策高復輕喜見夏日來變爲松景清毎將
逍遥聽不猒颸颸聲遠念塵末宗未疎俗
間名桂枝妄舉手〔意一作〕萍路空勞生仰謝
開浄絃相招時一鳴
題林校書花巖寺書窻
隱詠不誇俗問禪徒浄居翻將白雲字〔一作〕
寺寄向青蓮書擬古投松坐就明開紙疏
聊昭〔一作聯〕南山景獨與心相如
藍溪元居士草堂
市井不容義義歸山谷中夫君宅松桂招
我棲㴲朧人朴情慮肅墳閒視聽空清溪
宛轉水脩竹徘徊風木偃採樵子土營稼
穡公讀書業雖異敦本志亦同藍岸青漠
漠藍峯碧崇崇日昏各命酒寒蛩鳴蕙叢〔鳴一作蒹葭鹿〕
新卜青羅幽居奉獻陸大夫
黔婁住何處仁巴無餒〔飢一作〕寒山豈誤舊藝
旅變爲新閑安二頃有餘食三農行可觀

龍含得高巢轍鮒還青潤羽翼桑柘壟
紛紛田里歡兵戈忽消散耕耕非艱難藉
木偶良鄂芳陰庇請羅力農作一事無世從
萬端靜覺本相孚動爲末所殘此外有餘
暇鋤竟出幽蘭
酬孟十二新居見寄　陸長源
大道本夷曠高情亦中盧回瞻白雲意偶
逐青羅居青羅分蒙密四序無慘舒餘請
羅子幹叢叢㰾還吾廬去歲登美第芳名在
公車將以繼管蕭豈惟躡鄒徐三言長尚清
和殘芳遍丘墟寒葉悴蓬蕪〔一作心〕撫詠井滋靈蔬
逶芳青〔一作心〕古人不顧餘愛君義生逕且著
茂陵書
題崔少保靜恭宅藏書洞
高意合天製自然狀無窮仙華疑四時玉蘚
生數峯書秘漆文字匣藏金蚊龍解爲象
怪蕭閒〔一作〕雲雨濃洞隱諒非久巖夢誠必
通將綏文上集冊貫就真珠叢
崔生亭
灘開不妨語隔溪仍〔宜一作〕置〔一作〕置亭帶嶼象
頭開窻納遥青遥青新畫出三十六扇屛
裊裊立平地稜稜浮高寘一日數開扇仙

閔日不停徒誇遠方岫曷若中峯靈技意
千餘丈浩言永堪銘浩言無愧同愧同忍
醜陋致之未有力力在君子聽

寒溪九首

霜（露一作）洗水色盡寒溪見纖鱗幸臨虛空
鏡照此殘悴身潛滑不自隱露底瑩更新
黙如君子懷曾是兒陷人始明淺俗心夜結
朝已津淨潚一掬碧遠消千慮瑩始知泥
步象莫與山源隣

洛陽岸邊道孟氏莊前溪舟行素冰拆（一作）
（[illegible]）聲（一作[illegible]）青瑤斷綠水結綠玉白波生白
徒明照寶鏡中物妝天與齊仄步下花曲
攀枯聞嬌啼霜芬（一作[illegible]）歇凝景
微茫齊疑坐直視聽竟行失蹤跡豈重
[illegible]笑語言多悲悽

曉飲一盃酒踏雪過清溪波瀾凍為刀剸
割鳧與鷖鳥宿羽皆剪弃血聲沉沙泥獨立
欲何語黙念心酸嘶凍血莫作春作春生
不齊凍血且作花作花發孀啼幽幽棘針
村凍死難耕犂

篙工磓玉星一路隨迸螢朔凍哀徹底獠
饞咏潛難冰齒相磨嚙風音酸鐸鈴清悲
不可逃洗出纖悉聽碧澈卷已盡彩雙飛
飄零下躡滑不定上棲折難停哮嘐呷喃
究仰訴何時寧

一曲一直水白龍何鱗鱗凍飇雜碎號齏
音坑谷辛柧椾吃無力飛走更相仁猛弓
一折絃餘喘爭來賓大嚴此之立小殺不
復陳皎皎何皎皎氤氳復氤氳瑞晴刷日
月高碧開星辰獨立兩脚雪孤吟千慮新
天讒徒昭昭箕舌虛齗齗堯聖不聽汝孔
微亦有臣諫書竟成章古義終難陳

因凍死得食殺風仍不休以兵為仁義仁
義生刀頭刀頭仁義腥君子不可求波瀾
抽劍冰相劈如仇讎

尖雪入魚心魚心明愀愀恍如罔兩說似
訴割切由誰使異方氣入此中土流翦盡
一月春閑為百谷幽仰懷新霽光下照疑
憂愁

溪老哭甚寒涕泗冰珊珊飛死走死形雪
裂紛心肝劍刃凍不割弓絃彊難彈常聞
君子武不食天殺殘亂王捨骼齒吊瓊哀
闌干

溪風擺餘凍溪景銜明春玉消花滴滴虬

解光鱗鱗懸步下清曲消期濯芳津千里
冰裂鳧一句暖亦仁凝精手相洗漪漣兢
將新忽如鋤磨盡衲起百戰身

立德新居十首

立德何亭亭西南聳高隅陽崖澒春意井
圃留冬蕪勝引即紆道幽行豈通衢碧逵
遠相揖清思誰言孤寺栿雖末貴家醪良
可哺

聳城架霄漢絜宅㴖絪緼開門洛北岸時
鎖嵩陽雲夜高星辰大晝長天地分厚韻
屬疎語薄名謝囂閙玆焉有殊隔永矣難
及羣

賓秩已覺厚私儲常恐多清貧聊自尒素
責將如何儉教先勉力修襟無餘宅良棲
一枝木靈巢片葉荷仰笑鵾鵬輩委身拂
天波

踈門不掩水洛色寒更高曉碧流視聽夕
清濯衣袍爲於仁義得未覺登陟勞遠岸
雪難暮勁枝風易號霜禽各嘯侶吾亦愛
吾曹

崎嶇有懸歩委曲饒荒尋遠樹足良木踈
巢無爭禽素魄銜夕岸綠水生曉潯空曠

伊洛視驕鶵瀟湘心何必尚遠異憂芳滿
行襟

懸途多仄足崎圃無脩畦霜蘭與宿艾手
擷心不迷品子懶讀書轅駒難服犁虛食
日相役夸腸詎能低耻從新學遊願將古
農齊

都城多聳秀愛此高縣居伊雒遶街巷鴛
鴦飛閶閭翠景何的礫霜飈飄空虛突出
萬家表獨治二畝蔬 蔬一作 一旬一手版十
日九手鋤

手鋤良自勗 激勸亦已饒畏彼梨栗兒
空資玩弄驕夜景卧難盡晝光坐易消治
舊得新義耕荒生嘉苗鋤治苟愜適心形
俱逍遥

玉蹄裂鳴水金綬忽照門拂拭貧士席拜
候丞相軒德疎未爲高礼至方覺尊豈惟
耀茲日可以榮遠孫如何一陽朝獨荐衆
瑞繁

東南富水木寂寞蔽光輝此地足文字及
時隘驂騑仄雪踏爲平澁行變如飛令雖
生氣色嘉緑新霽微天意資厚養賢人肯
相違 [illegible]

孟東野詩集卷第六

山南西道節度叅謀試大理評事

平昌孟郊

行役

西上經靈寳觀一首

泛黄河一首

往河陽宿峽陵寄李侍御一首

鴉路溪行呈陸中丞一首

獨宿峴首憶長安故人一首

自商州行謁復州盧使君虔一首

夢澤行一首　京山行一首

旅次湘沅有懷靈均一首

過彭澤一首　過分水嶺一首

分水嶺別夜示從弟寂一首

連州吟三章　旅行一首

紀贈

上河陽李大夫一首

投贈張端公一首

贈蘇州韋郎中使君一首

上張徐州一首　上包祭酒一首

贈崔純亮一首　贈文應上人一首

嚴河南一首　贈李觀一首

吳安西館從弟楚客一首

贈章仇將軍一首

贈道月上人一首

抒情因上郎中二十二叔監察十五叔兼呈李端公柳續評事一首

贈城郭道士一首

桐廬山中贈李明府一首

獻漢南樊尚書一首

贈轉運陸中丞一首

贈萬年陸郎中一首

擢第後東歸書懷獻坐主呂侍郎一首

古意贈梁肅補闕一首

贈黔府王中丞楚一首

上達奚舍人一首

贈主人一首　贈建業契公一首

獻襄陽于大夫一首

贈鄭夫子魴一首

大隱詠三首（崔從事郎以有疾辭職章仇將軍良弃公宇寘趙記室成在職無事）

贈韓郎中愈二首

戲贈無本二首

行役

西上經靈寶觀（人觀闕字尹真）
道士無白髮語音（一作言）靈泉清青松多壽
色白石常夜明放步霽霞起振衣華風生
真文秘中頂寶氣浮四極一片古關路萬
里令人行上仙一可見驅策徒西征

泛黃河
誰開崑崙源流出混沌河積雨（一作羽）飛作
風驚龍噴爲波湘瑟飀飀絃越賓（一作客）鳴
咽歌有恨（一作嘆）不可洗虛此來經過

往河陽宿峽陵寄李侍御
暮天寒風悲屑屑啼烏遶樹泉水噎行路
解鞍投石陵蒼蒼覩山見微月鵁鶄犬吠
霜煙昏開囊拂巾對盤飧人生窮達咸知
已明日投君申片言

鵶路溪行呈陸中丞
鵶路不可越三十六渡溪有物飲碧水高
林挂青蜺歷覽道更險驅使跡頻睽視聽
易常主心魂手相迷浪石忽搖動沙堤信
難躋范家紫霄外古木浮雲齊出阻望汝
郡大賢多招携疲馬戀舊林羇禽思故棲
應憐泣楚王弃置如塵泥

獨宿峴首憶長安故人
月迥無隱物況復大江秋江城與汝村人
語風颸颸峴亭當此時故人不同遊故人
在長安亦可將夢求

自商行謁復州盧使君虔
一身遠千山遠作行路人未遂東吳歸暫
出西京塵仲宣荊州客今余（一作爲）竟陵賓
往躋雖不同託意皆有因商嶺每苔滑石
坂上下頻江漢汝泥潔永日（一作水白）光景新
獨淚起殘夜孤吟望初晨驅馳竟何事章
句依深仁

夢澤行
楚山爭蔽虧日月無全輝楚路饒迴惑旅
人有（一作多）迷歸騏驥思北首鷓鴣願南飛
我懷京雒遊未厭風塵衣

京山行
衆蚩聚病馬流血不得行後路起夜色前
山聞虎聲此時遊子心百尺風中旌

旅次湘沅有懷靈均
分拙多感激久遊遵長途經過湘水源懷
古方踟躕舊稱楚靈均此處殞忠軀側聆
故老言遂得旌賢愚名參君子場行爲小
人儒騷文衒貞亮體物情崎嶇三黜有慍

邑即非賢哲摸五十爵高秩謬𢈪從大夫
㿱襟積憂愁容鬚鬢復(一作先)彫枯死爲不弔
鬼生作猜謗徒吟澤潔其身忠節寧見輸
懷沙滅其性孝行焉能俱且聞善稱君一
何善自殊且聞過稱已一何過不渝悠哉
風土人角黍投川隅相傳歷千祀哀悼延
八區如今聖明朝養育無羇孤君臣逸雍
熙德化盈綸敷巾車徇前侶白日猶昆吾
寄君臣子心戒此眞良圖

過彭澤

揚帆過彭澤舟人訝嘆息不見種柳人霜
風空寂歷

過分水嶺

山壯馬力短路行石𨺗中十步九舉轡迴
環失西東溪水變爲雨懸崖陰濛濛客衣
飈飈秋葛花零落風白日捨我没(一作去)征
途忽然窮

分水嶺別夜示從弟寂(一作示子去叙)

南中少平地山水重疊生別泉萬餘曲迷
舟獨難行四際亂峯合一眺千慮幷潺湲
冬夏冷光彩晝夜明賞心難久勝離腸忽
自驚古木搖霽色高風動秋聲(一作古木槲舊葉迴)
(風䬀颸颻)飲尔一樽酒慰我百憂輕嘉期何處
定此晨堪寄情

連州吟三章

春風朝夕起吹綠日日深試爲連州吟淚
下不可禁連山何連連連天碧岑岑哀猿
哭花死子規裂客心蘭芷結新佩瀟湘遺
舊音怨聲能剪絃坐撫零落琴
羽翼不自有相追力難任唯憑方寸靈獨
夜萬里尋方尋塊颸飃南荒山嶇嶔踦歸
鷙颶颸柔窣聞楓林正直被放者鬼魅無
所侵賢人多安排俗士多虛歆孰懷吐明
月衆毀鑠黃金顏君保玄曜壯志無自沉
朝亦連州吟暮亦連州吟連州果有信一
紙萬里心開緘白雲斷明月墮衣襟南風
嘶舜瑁苦竹動猿音萬里愁一色瀟湘雨
溪溪兩劒忽相觸雙蛟恣浮沉鬪水正迴
斡倒流安可禁空愁江海信驚浪隔相尋

旅行

楚水結冰薄楚雲爲雲微野梅參差發旅
榜逍遥歸

上河陽李大夫(紀贈)

上將秉神略至兵無猛(一作血蝕)威(又作兵無色戰)

成三軍當嚴冬一撫勝重衣霜翎奪衆景
夜星失長輝蒼鷹獨立時惡鳥不敢飛武
牢鑠天關河橋細地機大軍奚以安守此
稱者稀貧士少顏色貴門多輕肥試登山
岳高方見草木微山岳恩既廣草木心皆
歸

投贈張端公

君子量不極胷吞百川流蟣邪霜氣直問
俗春辭柔日戶晝輝靜尹盃宵景幽詠驚
芙蓉發笑激風飈秋鷺步獨無侶鶴音仍
寶僑幸沾分寸顧散此千萬憂

贈蘇州韋郎中使君

謝客吟一聲霜落群聽清文含元氣柔鼓
動萬物輕嘉木依性植曲枝亦不生塵埃
徐庾詞金玉曹劉名章句作雅正江山益
鮮明蘋萍一浪草菰蒲片池榮曾是康樂
詠如今搴其英顧惟菲薄質亦願將此并

上張徐州

為水不入海安得浮天波為木不在山安
得橫日柯再來君子傍始覺精義多藝一作
大德唯一施衆情自偏頗至樂無變一作宮
徽至聲遺謳謌頹皷空桑絲永使萬物和
顧已誠拙訥干名已蹉跎獻詞惟在口所
欲無餘它乍作支泉石乍作翳松蘿一不
改方圓破質為琢磨賤子本如此大賢心
若何豈是無異途異途難經過

上包祭酒

岳岳冠蓋彥英英文字雄瓊音獨聽時塵
韻固不同春雲生紙上秋濤起胷中時吟
五君詠再舉七子風何幸松桂侶見知勤
苦功願將黃鶴翅一借飛雲空

贈崔純亮

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
謂天地寬有礙非遐方長安大道傍小人

智慮險平地生太行鏡破不改光蘭死不
改香始知君子心交久道益彰君心與我
懷離別俱迴遑譬如浸蘗泉流苦已日長
忍泣目易衰忍憂形易傷項籍非不壯賈
生非不良當其失意時涕泗各沾裳古人
勸加飧食一作此飧食一作難自強一飯九祝
噎一嗟十斷腸況是兒女怨怨氣凌彼蒼
彼蒼昔有知白日下清霜今朝始驚歎作一
呼碧落空茫茫

贈文應上人

棲遲青山巓高靜身所便不踐有命草但
飲無聲泉齋性空轉寂學情深更專經文
開貝葉衣製棗垂秋蓮歌此俗人群暫來還
却旋

嚴河南

赤令風骨峭語言清霜寒不必用雄威見
者毛髮攢我有赤令心未得赤令官終朝
衡門下忍□將筑彈君從西省郎正有東洛
觀洛民蕭條久威恩憫撫難苦竹聲嘯雪
夜齋聞千竿詩人偶寄耳聽苦心多端多
端落酒盃酒中方得歡隱士多隱酒此言
信難刋取次令坊沽舉止務在寬何必紅
燭嬌始言清晏閑丈夫莫矜莊矜莊不中
看

贈李觀 觀一作登第

誰言形影親燈滅影去身誰言魚水歡水
竭魚枯掮一作鱗昔爲同恨客今爲獨笑人
捨子在泥轍飄跡上雲津卧木易成蠹棄
花難再春何言對芳景愁望極蕭晨埋劍
誰識氣匣絃月生塵願君語高風爲余聞
蒼旻

吳安西館贈從第楚客

蒙籠楊柳館中有南風生風生今爲誰湘
客多遠情孤枕楚水夢獨帆楚江程覺來
殘恨深心一作尚與歸路并玉匣正絃在請
君時一鳴

贈章仇將軍

將軍不誇劍才氣爲英雄五岳鈛力內百
川傾意中本立誰敢拔飛文自難窮前時
天地翻已有扶正功

贈道月上人

僧貞淨無點僧衣寧綴華尋常晝日行不
使身影斜飯术資松柏坐山敷邀一作雲霞
欲知禪隱高緝薜爲袈裟

杼情曰上郎中二十二叔監察十
五叔兼呈李益端公柳續評事

方憑指下絃寫出心中言寸草賤子命高
山主人恩遊邊風沙意夢楚波濤寬一日
引别袂九迴沾淚痕自悲何以然在禮闕
晨昏名利時轉甚是非宵亦喧浮情少定
主百慮隨世翻舉此胷臆恨幸從賢哲論
明明三飛鸞一作斷鸞照物如朝暾

贈城郭道士

望衰失却山聽中遺却泉松枝休策雲藥

囊罄貯錢曾依青桂鄰學得白雪絃別別
意未廻世上爲隱仙

桐廬山中贈李明府

靜境無濁氣清雨零碧雲千山不隱響一
葉動亦聞即此佳志士精微誰相尋欲識
楚此一作章句裀中蘭茝薰

獻漢南樊尚書

天下昔崩亂大君識賢臣衆木盡搖落始
見竹色真兵勢走山岳陽光潛埃塵心開
玄女符面縛清波人異俗既從化澆風亦
歸淳自公理斯郡寒谷皆變春旗影卷
赤電劍鋒匣青鱗如何嵩高氣作鎮楚水
濱雲鼓忽開霽一作景孤光射無根乃知尋
常鑒照影不照神

贈轉運陸中丞

掌運職既大摧邪名更雄鵬飛擻曲雲鷄
怒生直風埋彼霜雪令剪除荆棘叢楚倉
傾向西吴米發一作皆自東帆影咽河口車聲
聾關中堯知才策高人喜道路通皆鷹
内史力繼得鄭侯功萊子貧爲少相如未
免窮衣花野蒿蓄書葉山梧桐不是宗匠
心誰怜久栖蓬

萬年陸郎中

天子憂劇縣寄深華省郎紛紛風響珮藝
藝翊開霜舊事笑推案雜聲唯雅章誰言
百里步一作才終作横天梁江鴻恥承眷雲津
求能翔徘細塵俗中矩毛無輝光

擢第後東歸書懷獻坐中呂侍郎

昔歲辭親淚今爲戀恩泣去住情難並別
離景易戢夭矯大空鱗曾爲小泉蟄幽意
獨沉時震雷忽相及神行既不宰直致非
所執至運本遺功輕生各一作苦自立大君思
此化良佐自然集寶鏡無私光時有新習
慈親誠志就賤子歸情急擢第謝靈臺
牽衣合一作出皇邑行襟海日曙逸拖江風入
蒹葭得波浪芙蓉紅岸濕雲寺勢動揺
山鍾韻嘘吸舊游期再踐懸水得重拖
松蘿雖可居青紫終當拾

古意贈梁肅補闕

曲木忌日影讒人畏賢明自然照燭間不受
邪佞輕不有百鍊火孰知寸金精金鉛正
同在一作鑪頭分精與麤

贈黔府王中丞楚

舊說天下山半在黔中青又聞天下泉半

落黔中鳴山水千萬遶中有君子行儒風一以
翁汗俗心皆平我願中國春從巽方生昔為
陰草毒今為陽華英嘉實綴綠蔓涼湍瀉
清聲逍遙物景勝視聽空曠并囦驥猶在
轅沉珠尚隱精路遐莫及眄涕泗日已盈歲
晏將何從落葉甘自輕

上達奚舍人

北山少日月草木苦風霜貧士在重坎食梅有
酸腸萬俗皆走圓一身(一作心)猶學方常恐衆
毀至春葉成秋黃大賢秉高鑒公燭無私
光暗室曉未及幽吟涕空行

贈主人

斗水瀉大海不如瀉枯池分明賢達交豈顧
豪華兒海有不足流豪有不足貧枯鱗易
為水貧士易為施幸覩君子席會將幽賤
期側聞清風議如飲黃金卮此道與日月同
光無盡時

贈建業契公

師住青山寺清華常遶身雖然到城郭衣
上不棲塵

獻襄陽于大夫

襄陽青山郭漢江白銅堤謝公領茲郡山

水無塵涅鐵馬萬霜雪絳旗千虹蜺風滴
參差泛石板重疊𡾊舊淚不復墮新歡居
然齊還耕竟原野歸老相扶攜物色增曖
曖寒芳更萋萋淵清有遐略高躅無近蹊
(一作斷綵飄鄉懸作斷獸有安鍛)即此富蒼翠自然引翔棲
曩遊常抱憶夙好今尚睽頹言從逝嚮暇
日凌清溪

贈鄭夫子魴

天地入胷臆吁嗟生風雷文章得其微物
象由我裁宋玉逞大句李白飛狂才苟非
聖賢心孰與造化該勉矣鄭夫子驪珠今
始胎

大隱詠三首

崔從事郎以直隳職(一作官)

飲君江海心詎(一作誰)能辨淺深揖君山岳
德誰能齊嶽岑東海精為月西岳氣凝金
進則萬景晝(一作盡)退則羣物陰我欲薦此
言天門吱沉沉風飈亦感激為我颼飀吟

章仇將軍良棄功守貧

古人留清風千載遙贈君破松見貞心裂
竹看直文殘月色不改高賢德常新家懷
詩書富宅抱草木貧安得一蹄泉直化千

尺艱含意永不語銜璜幽水濱

趙記室俶在職無事

卑靜身後老高動物先摧方圓水任器剛
勁木成灰大道母群物達人腹衆才時吟
堯舜篇心向無爲閑彼隱山萬曲我隱洒
一打公庭何所有日日清風來

贈韓郎中愈二首

何以定（結一作）交契贈君高山石何以保貞
堅贈君青松色貧居過此外無可相彩飾
聞君首鼠詩吟之淚空滴
碩鼠既穿墉又齧機上絲穿墉有閑（一作除）
土齧絲無餘衣朝吟枯桑柘暮泣穿杼機
豈是無巧妙絲斷將何施衆人上肥華志
士多饑羸願君保此節（此一作節一作願保）天意當
察微（古二詩一本作一詩）

戲贈无本二首

長安秋聲乾木葉相號悲瘦僧臥冰淩嘲
（一作）詠含金痍金痍非戰痕峭病方在茲
詩骨聳東野詩濤勇退之有時跟蹌行人
驚鶴阿師可惜李杜死不見此狂癡
燕僧聳聽詞袈裟喜翻新北岳厭利殺玄
功生微言天高亦可飛海廣亦可源文章
杳無底鄒搦誰能根孽靈夢鬅到對我方
與論拾月鯨口邊何人免爲吞燕僧擺造
化萬有隨手奔誧綴雜霞衣笑傲諸貴門
將明文在身亦尔（一亦）道所存朔雪凝別句朔
風飄征裾稱期嵩少遊一訪蓬蘿村春草
步步綠春山日日暄遙鸞相應吟晚聽恐
不繁相思塞心胷高逸難攀援

孟東野詩集卷第六

孟東野詩集卷第七

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

平昌孟　郊

懷寄

寄張籍一首
憶周秀才素上人時聞各在一方一首
舟中喜遇從叔簡別後寄上時從叔
初擢第歸江南郊不從行一首
懷南岳隱士二首
春夜憶蕭子真一首
寄院中諸公一首
寄洛州李大夫一首
寄盧虔使君一首
寄崔純亮一首
汴州離亂後憶韓愈李翱一首
寄張籍一首　寄義興小女子一首
憶江南弟一首
宿空姪院寄公一首
寄陝府鄧給事一首
送諫議十六叔至孝義渡後寄一首
至孝義渡寄鄭軍事唐二十五一首

酬荅

荅友人一首
酬友人見寄新文一首
荅韓愈李觀別因獻張徐州一首
荅晝上人止讒作一首
荅姚怤見寄一首
荅郭郎中一首
荅盧虔故園見寄一首
荅墳蒙從弟楚材見贈時郊將入秦
楚材適楚一首
同從叔簡酬盧殷少府一首
酬李侍御書記秋夕雨中病假見寄
一首
荅盧仝一首
奉報舍人張翰林見遺之詩一首

送別上

送從弟郢東歸一首
山中送從叔簡赴舉一首
送別崔寅亮下第一首
大梁送柳淳先入關一首
送無懷道士遊富春山水一首
送溫初下第一首
送盧虔端公守復州一首

送曉公歸庭山一首
送任齊二秀才自洞庭遊宣城一首
送豆盧策歸別墅一首
送清遠上人歸楚山舊寺一首
山中送從叔簡一首
送蕭鍊師入四明山一首

懷寄

寄張籍

夜鏡不照物朝光何時昇黯然秋思來（一作[illegible]愁）走入志士膺志士惜時逝一宵三四興清漢徒自朗濁河終無澄舊愛忽已遠新愁坐相凌君其隱壯懷我亦逃名稱古人貴從晦君子忌黨朋傾敗生所競保全歸懵懵（[illegible]）浮雲何當來潛虬會飛騰

憶周秀才素上人時聞各在一方

東西分我情魂夢安能定野客雲作心高僧月為性浮雲自高閑明月常空淨衣敝得古風居山無俗病吟聽碧雲語手把青松柄羡尒欲寄書飛禽杳難倩

舟中喜遇從叔簡別後寄上時從叔初擢第（一作從）歸江南郊不從行

一意兩片雲暫合還却分南雲乘慶歸北雲與誰羣寄聲千里風相喚聞不聞

懷南岳隱士二首

見說祝融峯擎天勢似騰藏千尋布水出十八高僧古路無人跡新霞吐石稜終居將尒叟一一共余登

千峯映碧湘真叟此中藏飯不煑石喫眉應似髮長楓裡槽酒甕鶴虱落琴床强効忘機者斯人尚未忘

春夜憶蕭子真

半夜不成寐燈盡又無月獨向堦前立子規啼不歇況我有金蘭忽尒為胡越爭得明鏡中久長無白髮

寄院中諸公

弈弈秋水傍駸駸綠雲蹄月仙有高曜靈鳳無卑棲翠色逃雲谷碧華凝清溪竹林遍歷覽雲寺行攀躋冠豸猶屈蠖匣龍期剸犀千山驚月曉百里聞霜鼙戎府多秀異謝公期相攜囙之仰羣彥養拙固難齊

寄洛州李大夫

自從劇師反中國事紛紛儒道一失所賢人多在軍鳥巢憂迸射鹿耳駭驚聞劒折唯恐匣弓貪不讓勳方知省事將勤必謝

前羣鶴唳常先罷魚持最晚分歩關洛水
曲笑激太行雲詩叟未相識竹兒爭見君
射勤越談說記盡古風文

寄盧虔使君

霜露再相換遊人猶未歸歲新月改色客
久線斷衣有鶴氷在翅寒嚴力難飛千家
舊素沼斜日生綠輝春色若不可一作借為
君步芳菲

寄崔純亮

百川有餘水大海無滿波器量各相懸賢
愚不同科群辯有姿語衆歡無有一作行歌
唯餘洛陽子鬱鬱恨常多時讀過秦篇為
君涕滂沲

汴州離亂後憶韓愈李翺

會合一時哭別離三斷腸殘花不待風春
盡各飛揚惟去收不得悲來難自防孤門
清館夜獨卧明月來忠直血白刃道路聲
蒼黃食恩三千士一恩為豺狼海島士皆
直夫門士非良人心既不類天道亦反常
自殺與彼殺未知何者藏

寄張籍

未見天子面不如雙盲人賈生對文帝終
日猶悲辛夫子亦如盲所以空泣麟有時
獨齋心髣髴夢稱邑覺後真埃塵東京
有眼富不如西京無眼猶有耳隔牆時聞
天子車轔轔轔轔車聲輾氷玉南郊壇上
禮百神西明寺後窮瞎張太祝縱爾有眼
誰爾珍天子只尺不得見不如閉眼且養
真

寄義興小女子

江南莊宅淺所固惟疎籬小女未解行病
與老更癡家中多吳語教爾遲可知山
怪夜動門水妖時弄池所憂癡酒腸不解
委曲辭漁妾性崛強耕童手皴䵩想茲
為涕浵如鳥拾柴枝我詠元魯山胷臆流
甘滋終當學自乳起坐常相隨

憶江南弟

白首眼垂血望爾唯夢中筋力強起時魂
魄猶在東眼光寄明星起來東望空望空
不見人江海波無窮衰老無氣力呼叫不
成風丁然䲷憶言落地何由通常師共被
教亭作生離我生離不可訴上天何曾聽忍
未對松柏自鞭殘朽躬自雜亦何益知救
非所崇努力柱杖來慈活與爾同不然

死後恥遺死亦有終

宿空姪院寄潞公

夜坐冷竹聲二三高人語燈窗看律鈔小
師別爲侶雪磬時滴滴茗椀乳華舉磬音
多風颼夢聾閑江楚官街不相隣詩思空
愁子明日策杖歸去住兩延佇

寄陝府鄧一作竇給事

陝城臨大道館宇屹鱗鮮候謁隨芳一作方
語鏗詞芬蜀成從來鏡日下見盡道心前
自謂古詩量異將新學偏聽人年六十每
月請三千不敢等閑用願爲長壽錢米
閑亦絜爾將以救羸然孤省凝皎默吟
寫綿綿病書憑晝日驛信寄胥撒疢許
將何諭肆鱗今倒懸塵鯉見枯浪土蟻
思乾泉感感無緒蕩愁愁作邊貞元
文祭酒即楊公比立學章主滿坐無風雅當
朝雅獨全見知屬徐即徐諸公賞句類陶淵一顧
生鴻羽再言將鶴翮宣揚隨車馬君子湊
騁聞曾是此同睠至今應賜憐碧墨零落
淩措字貢仁賢

送諫議十六叔至孝義渡後奉寄

曉渡明鏡中霞衣相颻颻浪鳧鷗亦雙逢

客將誰僚別歡孤易醒離憂壯難銷文清
雖無敵儒貴不敢驕江吏捧紫泥海旗剪
紅蕉分明太守禮跨躡毗陵橋伊洛去未
迴遐矚空寂寥

至孝義渡寄鄭軍事唐二十五

咫尺不得見心中空嗟嗟官街泥水深下
脚道路斜嵩少玉峻峻伊雒碧華華岸亭
當四迥詩老獨一家洧叟何所如鄭食唯
有些何當來說事爲君開流霞

酬荅

荅友人

白日照清水淺深無隱姿君子業高文懷
抱多正思砥行碧山石結交青松枝碧山
無轉易青松難傾移落落出俗韻琅琅大
雅詞自非隨尺掌明月安能持千里不可
倒一返無近期一作無回期一別如何非意中良
覿忽在茲道語必疎淡儒風易淩遲頹存
堅貞節勿爲霜霰欺

酬友人見寄新文

爲客棲不定況當玄月中繁雲翳碧霄落
雪和清風郊陌絕行人原隰多飛蓬耕牛
返村巷野鳥依房櫳我無飢凍憂身託蓮

花宮安閑頼禪伯復得蹤塵蒙覽君郢曲
文詞彩何冲融謳吟不能已頻覺形神空
荅韓愈李觀別因獻張徐州
富別愁在顔貧別愁銷骨懶磨舊銅鏡畏
見新白髮古樹春無花子規啼有血離絃
不堪聽一聽四五絶世途非一險俗慮有
千結有客步大方驅車獨迷轍故人韓與
李逸翰雙皎潔哀我摧折歸贈詞縱横設
徐方國東樞元戎天下傑禰生投刺遊王
粲吟詩謁高情無遺照朗抱開曉月有士
不埋寃有辭皆爲雪願爲直草木永向君

地列願爲古琴瑟永向君聽發欲識丈夫
心曾將孤劒說
荅晝上人止讒作
烈烈鸑鷟吟鏗鏘琅玕音梟摧明月嘯鶴
起清風心渭水不可渾涇流徒相侵俗侶
唱桃葉隱仙士一作鳴桂琴子野眞遺却浮
淺藏淵深
荅姚怤見寄
日月不同光晝夜各有宜賢哲不苟合出
處亦待時而我獨迷見意求異士知如將
舞鶴管誤向鵁鶄吹大雅難具陳正聲易

漂淪君有丈夫淚泣人不泣身行吟楚山
玉一作義淚沾衣巾
荅郭郎中
松柏死不變千年色青青志士貧更堅守
道無異營每彈瀟湘瑟獨抱亂波聲中有
失意吟知者淚滿纓何以報知者永存堅
與貞
荅盧虔故園見寄
訪舊無一人獨歸清雒春花開哭聲死水
見別容新亂後故鄉宅多爲行路塵因悲
楚左右謗玉不知瑕

汝墳蒙從弟楚材見贈時郊將入
秦楚材適楚
朝爲主人心暮爲夕一作行客吟汝水忽妻
咽汝風流苦音北闕秦門高南路山一作楚
石深遠一作翩翩幽蹤翻翻四字分淚灑白日離腸繞
青岑何以寄遠書青一作斷黃鶴能相尋
同從叔簡酬盧殷少府
梅別吟楚聲竹風爲凄清深虛水在性高
潔雲入情惜水洗閒兒寄蕉書迷名羞將
片石文鬬此雙瓊英
酬李侍御書記秋夕雨中病假見

寄
秋風遺裹擲遠客聞雨聲重兹阻良夕孤坐
唯積誠果枉移疾詠中含嘉慮明洗滌煩濁
盡視聽昭曠生未覺衾枕倦夕爲章奏
嬰達人不寶（一作保）藥所保在閑情

荅盧仝
楚屈入水死詩死踏雪僵直氣苟有存死
亦何所妨日劈高查牙清稜含冰漿前古
後古冰與山氣勢強閃恠千石形異狀安
可量有時春鏡破百道聲飛揚潛仙不足
言朗客無隱腸爲君傾海宇日夕多文章

天下豈無緣此山雪昂藏煩君前致詞哀
我老更狂狂歌不及狂歌聲緣鳳凰鳳兮
何當來消我孤直瘡君文真鳳聲宣隘滿
鏗鏘洛友零落盡逮兹悲重陽獨自有
異骨將騎白角翔再三勸莫行寒氣有
刀槍仰慙君子多慎勿作芬芳

奉報翰林張舍人見遺之詩
百蟲笑秋律清削月夜聞曉稜視聽微風
剪葉已紛君子覽大雅老人非俊羣收拾
古所弃俛仰補空文孤韻恥春俗餘響逸
零雰自然蹈終南滌暑凌寒氣嚴霰散不知
午蟬嘶鎮含曛曾是醒古醉所以多隱淪
江調樂之遠溪謡生徒新衆蘊有餘採寒
泉空哀呻南謝竟莫至北宋當時珍曠靈
各自異酌酒誰能均昔詠多寫諷今詞詎
無回品松位何高翠宮沒荒榛苦趾識宏
製少漱消崩津忽吟陶淵明此即羲皇人
心放出天地形拘在風塵前賢素行階夙
嗜青山勤達士立明鏡朗言爲近臣將期
律萬有傾倒甄無垠鷙鸞應蟋蟀絲毫意
皆申況於三千章哀叩不爲神

送從弟郢東歸（送別）

爾去東南夜我無西北夢誰言貧別易別
別愁更重䟽芭棄明月征人逐羣動秋風
楚濤高旅榜將誰共

山中送從叔簡赴舉
石根百尺杉山眼一片泉倚（一作奇）之道氣
高飲之詩思鮮於此逍遥場忽奏別離絃
却笑薜蘿子不同鳴躍年

送別崔寅亮下第
天地唯一氣用之自偏頗憂人成苦吟達
士爲高歌君子識不淺桂枝幽更多歲晏
期攀折時歸且婆娑素質如削（一作剸）玉清

詞若傾（一作天）河虬龍未化時魚鱉同一波
去矣當自適故山饒薜蘿

大梁送柳淳先入關

青山輾爲塵白口無閑人自古推高車爭
利西入秦王門與侯門待富不待貧空携
一束書去去誰相親

送無懷道士遊富春山水（別一作送吳遊）（山士歸）

造化絕（一作見）高處富春獨多覩山濃翠滴
灑的（一作蹤）水折珠摧殘溪鏡不隱髮樹衣長
遇（一作樂）寒風傣虛空飛月犹叫嘯酸信此
神仙路（一作樂）豈爲時俗安貴金陰陽火（一作）
其（一作冥）水（一作荅）因椎星宿壇花發我（或一作）未識玉生
忽蓑攢蓬萊浮蕩漾非道相從難

送溫初下第

日落濁水中夜光誰能分高懷無近趣清
抱多遠聞欲識丈夫志心藏孤岳雲長安
風塵別咫尺不見君

送盧虔端公守復州

師曠聽羣木自然識孤桐正聲逢知音纇
出大朴中知音不韻俗獨立占（一作上）古風
忽挂觸邪冠逮逐南飛鴻肅肅太守章明
明華轂能高山衎平路挽水有驚桀日月
千里外光陰雖載同新愁徒自積良會何
由通

送任齊二秀才自洞庭遊宣城（任一作戴）（藉古轄）

文章者賢人之心氣也心氣樂則文章正
心氣非則文章不正當正而不正者心氣
之僞也賢與僞見於文章一直之詞衰代
多禍賢無曲詞文章之曲直不由於心氣
之悲樂亦不由賢人由於時故今宣州多
君子閑暇而寬文章之曲直纖微悉而備
舉洞庭二客勉而客去之鼓其風波之詞
吾知夫樂莫是行也遂爲詩曰

洞庭非人境道路行虛空二客月中子一
帆天外風魚龍皮五色金碧樹千叢閃椎
如可懼在誠無不通扣奇驚浩淼抹異詞
穹崇物表積高韻人間訪仙公宣城文雅
地謝守聲聞譃王易爲力辨珉誰不同
從茲阮籍哭且免泣途窮

送龐公歸庭山（一作歸猪亭涼淨）

庭山（一作猪亭）何崎嶇寺路緣翠微秋霽山盡
出日落人獨歸雲生高高步宗巫田四衣

枯巢無還羽新木有爭飛茲焉不可繼夢
寢空清輝

送豆盧策歸別墅

短松鶴不巢高石雲不栖君今瀟湘去意
與雲鶴齊力買奇險地手開清淺溪身
披薜荔衣（一作裳）山陟莓苔梯一卷冰雪文
避俗常自攜

送清遠上人歸楚山舊寺（一作清上人國）

波中出吴境霞際登楚岑水寺一別來雲（一作風）
蘿三𥉂陰詩誇碧雲句道證青蓮心
應笑泛萍者不知松隱深

中送從叔簡

莫以手中瓊言邀世上名莫以山中迹久向
人間行松柏有霜操風泉無俗聲應
憐枯朽質驚此別離情

送蕭鍊師入四明山

閑於獨鶴心大於高松年迥出萬物表高
棲四明巔千尋直裂峯百尺倒瀉泉絳
雪為我飯白雲為我田靜言不語俗靈
蹤時步天（作顛誤）

孟東野詩集卷第七

孟東野詩集卷第八

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

平昌孟　郊

送別下

感別送從叔校書簡再登科東歸一首
送玄亮師一首　送李尊師玄一首
同晝上人送郭秀才江南尋兄弟一首
春日同韋郎中使君送鄒儒立少府扶
侍赴雲陽一首
送從叔校書簡南歸一首
送韓愈從軍一首
同茅郎中使君送河南裴文學一首
送李翺習之一首
送丹霞子阮芳顔上人歸山一首
送從舅端適楚地一首
送盧汀侍御歸天德幕一首
送草書獻上人歸盧山一首
和薛先輩送獨孤秀才都赴嘉會
一首
送崔爽之湖南一首
送超上人歸天台一首
同李益崔放送王鍊師還樓觀兼為

郡公先營山居一首
張徐州席送岑秀才一首
送黃措擢弟後歸江南一首
送道士一首　送孟寂赴舉一首
同漂陽宰送孫秀才一首
漂陽唐興寺觀薔薇花同諸公餞陳明
府一首
送柳淳一首
送郡秀才南游一首
送青陽上人游越一首
奉同朝賢送新羅使一首
留弟郢不得送之江南一首
送陸暢歸湖州因憑題故人皎然荅
陸羽墳一首
送淡公十二首
送魏端公入朝一首
送盧郎中汀一首
送鄭僕射出節山南一首
別妻家一首　贈姚㤥別一首
贈竟陵盧使君虔別一首
與韓愈李翱張籍話別一首
監察十五叔東齋招李益端公會別
一首
汴州別韓愈一首
贈別郟山人說易後歸一首
壽安西度奉別鄭相公二首

送別下

感別送從叔校書簡再登科東歸
長安車馬道高槐（一作柳）結浮陰下有名利
人一人千萬心黃鵠（一作簡）多遠勢滄溟無
近潯怡怡靜退姿泠泠思歸吟菱唱忽生
聽芸書廻望深清風散言笑餘花綴衣襟
獨恨魚鳥別一飛將一沉

送玄亮師
蘭泉滌我襟杉月棲我心茗啜（一作味）綠淨
花經誦清柔音何處笑為別淡情愁不侵

送李尊師玄
口誦碧簡文身是青霞君頭冠兩片月肩（一作身）
披一條雲松骨輕自飛鶴心高不羣

同晝上人送郭（一作郭）秀才江南尋
兄弟
地（一作池）上春色生眼前詩彩明手携片寶
月言是高僧名溪轉萬曲心（一作石）水流千
里聲飛鳴向誰去江鴻弟與兄

春日同韋郎中使君送鄒儒立少府

扶侍赴雲陽

離思着百草緜緜生無窮側聞纖句秀三
振詞策雄太守不韻俗諸生皆變風郡齋
敞西清楚琴饗鸞南鴻海畔帝一作高城望雲陽
天色中酒酣正芳景詩綴新碧菉服綵老
萊並侍車江華同過隋柳顛額入洛花蒙籠
高步詎留足前程在層空獨慙病鶴羽飛
送力難崇

送從叔校書簡南歸一作東

長安別離道宛在東城隅寒草根未死愁
人心已枯促促水上景遥遥天際途生隨昏
曉中皆被日月驅北騎達山岳南帆指江湖
高蹤一超越千里在須臾

送韓愈從軍

志士感恩起變衣非變性親賓改舊觀僮
僕生新敬坐作群書吟行爲孤劔詠始知
出處心不失平生正淒淒天地秋凜凜軍馬
令驛塵時一飛物色極叫靜王師既不戰廟
略在無競王粲有所依元瑜初應命一章喻
檄明百萬心氣定今朝旌鼓前笑別丈
夫盛

同茅郎中使君送河南裴文學

河南有歸客江風繞行襟送君無塵聽舞鶴
清琴音菱蔓綴楚棹日華正高岑如何謝文
學還起會雲吟一作長

送李翱習之

習之勢翩翩東南去遥遥贈一作寄君雙履足
一爲上皐橋皐橋路逶迤碧水清風飄新秋
折藕花應對吳語嬌千巷分渌波四門生早
潮湖榜輕裊裊酒旗高寥寥小時屐齒痕
有處應未銷舊憶如霧星怳見於夢消言
之燒人心事去不可招獨孤宅前曲箜篌醉
中謡壯年俱悠悠逮茲各焦焦執手復執手
唯道無枯凋

送丹霞子阮芳顏上人歸山

松色不肯秋玉色不可柔登山須正路飲水
須直流倩鶴附書信索雲作衣裘仙村莫
道遠掛一作挂策招交游

送從舅端游楚地

歸情似泛空飄蕩楚波中羽扇掃輕汗布帆
篩細風江花折菡萏岸影泊梧桐元舅唱
離別賤生愁不窮

送盧汀侍御歸天德幕

仲宣領騎射結束皆少年匹馬黃河岸射鵰清霜天旌旗防日北道路上雲巔古雪無銷鑠新冰有堆塡清溪徒聳誚白璧自招賢豈比重思者閉門方獨全

送草書獻上人歸廬山

狂僧不為酒狂筆自通天將書雲霞片直至清明巔手中飛黑電象外瀉玄泉萬物隨指顧三光為迴旋驟書雲霮䨴洗硯山晴鮮忽怒畫蛇虺噴然生風煙江人願傳筆驚浪恐傾船

和薛先輩送獨孤秀才上都赴嘉會

秦雲攀窈窕楚桂搴芬馨五邑豈徒爾萬枝皆有靈仙謠天上貴林詠雪中青特此一為贈送君翔杳冥

送崔爽之湖南

江與湖相通二水洗高空定知一日帆使得（一作唱）千里風雪唱與誰和俗情多不通何當逸翮縱（一作鶴逃）飛起泥沙中

送超上人歸天台

天台山最高動躡赤（一作山）城霞何以靜雙目掃山除妄花何以絜其性（一作形影鑒）濾泉去泥沙靈境物皆直萬松無一邪月中見心近雲外將世賒山獸護方丈山猿捧袈裟遺身獨得身笑我牽名華

同李益崔放送王鍊師還樓觀兼為群公先營山居

十（一作千）年白雲士一卷紫芝書來結崆峒侶還期縹緲居霞冠遺彩翠月（一作丹）帔上空虛寄謝泉壽水清泠閑有餘

張徐州席送岑秀才

振振楚蘭步昇自君子堂泠泠松桂吟生自楚客腸羇鳥無定棲驚蓬在它鄉去茲門館閑即彼道路長雨餘山川淨麥熟草木涼楚淚滴章句京塵染衣裳贈君無餘它久要不可忘

送黃構擢第後歸江南

瀉瀉滄海氣結成黃香才幼齡思奮飛弱冠遊靈臺一鶚顧喬木眾禽不敢猜一驥騁長衢眾獸不敢陪遂得會風雨感通如雲雷至矣小宗伯確乎心不回能令幽靜人聲實喧九垓却憶江南道祖筵花裏開春風不能別別罷空徘徊

送道士

千年山上行山上無遺蹤一日人間游六合
人皆逢自有意中侶白寒從相從
送孟寂赴舉
烈士不憂身爲君吟苦辛男兒久失意寶
劒亦生塵浮俗官是貴君子道所珍况當
盛明主豈乏證玉臣濁水無白日清流鑒
蒼旻賢愚皎然別結交當有因
同溧陽宰送孫秀才
廢瑟難爲弦南風難爲歌幽幽拙疾中
忽忽浮夢多清韻始嘯侶雅言相與和
訟閑每往招祖送柰若何牽苦強爲贈
三五十五　五言百二十三　月十
邦邑光峩峩
溧陽唐興寺觀薔薇花同諸公餞
陳明府
忽驚紅琉璃千艶萬艶開佛火不燒物淨
香空徘徊花下印文字林間詠觴盃羣
官餞宰官此地車馬來
送柳淳
青山臨黄河下有長安道世上名利人相逢
不知老
送㓗秀才南遊
詩句臨離袂酒花薰別顏水程千里外岸

泊幾宵閒風葉乱辞木雲猿清叫山南中
多（一作高）古事詠遍始應還
送青陽上人游越
秋風吹白髮微宵自蕭索江僧何用歎溪
縣饒寂寞𧼈思物皆清越山勝非薄時看
鏡中月獨向衣上落多謝入冥鴻笑予在
籠鶴
奉國朝賢送新羅使
淼淼望遠國一萍秋海中恩傳日月外夢
在波濤東浪與谿宵聽泛程舟虛空旣兹
吟伏信亦以難私躬實惟賞不足異鮮悦
三八十　五言百二十四　月十
多叢安苑所繫重征役誰能窮彼俗媚
文史聖朝富才雄送行數百首各以鏗奇工
冗隸竊抽韻孤屬思將同
留弟郢不得送之江南
剛有下水舡白日留不得老人獨自歸苦淚
滿眼黑
送陸暢歸湖州因憑題（一作吊）故人皎然
塔陸羽墳
湫湫雲寺前白蘋多清風昔游詩會滿今
游詩會空孤詠玉凄惻遠思景蒙籠村山
博塔禪覓陵廣（一作博）宵翁遶彼草木聲㝵

歸聞餘聰回君寄數句遍爲書其蔡追吟當時説来者實不窮江調難再得京塵徒蕭躬送君溪鴛鴦彩色雙飛東東多高静鄉芳宅冬亦嵩宗手自擷甘旨供養歡冲静待我遂前心收拾使有終不然洛岸亭歸死爲大同

送淡公十二首

燕本冰雪骨越淡蓮花風五言雙寶刀聯響高飛鴻翰苑錢舍人詩韻鏗雷公識本未識淡仰詠嗟無窮清恨生物表郎王頓夢中常於冷竹坐相語道意沖嵩洛興不薄稽江事難同明年若不来我作黃蒿翁何以兀其心爲君學虛空

坐愛青草上意含滄海濱渺渺獨見水悠悠不問人鏡浪洗手綠剡花入心春雖然防外觸無奈饒衣新行當譯文字慰此吟慇勤

銅斗飲江酒手拍銅斗歌儂是拍（一作舡）浪兒飲則拜浪婆脚踏小舡頭獨速無（一作舞）短莎笑伊漁陽撡空恃文章多閒倚青竹竿白日奈我何

短莎不怕雨白鷺相爭飛短楫畫菰蒲闘作豪横歸笑伊水健兒浪戰求光輝不如竹枝弓射鴨無是非（作恍恍人）

射鴨復射鴨鴨鷀菰蒲頭鴛鴦亦零落彩色難猶求儂是清浪兒每踏清浪游笑伊鄉貢郎踏土稱風流如何竹甫翁至死不裹頭

師得天文章所以相知懷數年伊雒同一旦江湖乖江湖有故莊小女啼喈喈我憂未相識乳養難和諧幸以片佛衣誘之令看齋齋中百福言催促西歸来

伊洛氣味薄江湖文章多坐緣江湖岸意識（一作战）對明波銅斗短蓑行新草其奈何

茲焉激切句非是等閒歌製（一作掣）之附驛迴勿使餘風訛都城第一寺貽成屹嵯峨爲師書廣壁仰詠時經過徘徊相思心老淚相滂沲

江南寺中邑（邑一作古寺）平地生勝山開元吳語僧律韻高且閑妙槩溪片平桂榜後姓還樹石相閒生紅綠各異類風味我遥憶新奇師獨攀

報恩兼報德寺與山爭鮮（一作先）撜橘金盞擕竹椎綠燚禪經童音韻細風磬清泠翻

離腸繞師足舊憶隨路延不知幾千尺至死
方綿綿
鄉在越鏡中分明見歸心鏡芳歩歩綠鏡
水日日深異刹碧天上古香清桂岑明約徒
在昔章句忽盈今幸曰西飛葉書作東風
吟落我病枕上慰此浮恨侵
牽師袈裟別師斷袈裟歸問師何苦去感
吃言語稀意恐被詩餓欲住將底依盧殷
劉言史餓死君已噎不忍見別君哭君他
是非
詩人苦爲詩不如脫空飛一生空鷕氣非
諫復非譏脫枯掛寒枝弃如一唾微一步一
步乞半片半片衣倚詩爲活計從古多無
肥詩飢老不怨勞師淚霏霏

送魏端公入朝

東洛尚淹翫西京足芳妍大賓威儀肅上
客冠劍鮮豈惟空戀闕亦以將朝天局促
塵末吏幽老病中絃徒懷青雲價忽至
白髮年何當補風教爲薦三百篇

送盧郎中汀

洛水春渡闊別離心悠悠一生空吟詩不覺
成白頭向事每計較與山實綢繆太華
天上開其下車轍流縣街無塵土過客多
淹留坐飲孤驛酒行思獨山遊逸關嵐氣
明照渭空澌浮玉柯擺新歡聲與鸞鳳儔
朝謁大家事唯余去無由

送鄭僕射出節山南（一作酬鄭元僕射紀只）

國老出爲將紅旗入青山再招門下生結
束餘病孱自笑騎馬醜強從驅馳間頑頑
（一作頑）磨天路裊裊鐙下顏文魄既飛越宦
情唯等閑羨他白面少多是清朝班惜命
非所報慎行識獨艱悠悠去住心兩說何
能删

別妻家

芙蓉濕曉露秋別南浦中鴛鴦卷（一作有）新
贈遥戀東牀空碧水不息浪清溪易生風
參差坐（一作路）成阻飄飖去（一作恨）無窮孤雲
目雖斷明月心相通私情詎銷鑠積芳在
春蕤

贈姚怤別

美人廢琴瑟不是無巧彈聞君郢中唱始
覺知音難驚蓬無還根馳水多分闌倦客
猒出門疲馬思解鞍何以寫此心贈君握
中丹

贈竟陵盧使君虔別

赤日千里火火中行子心孰不苦焦灼所
行爲貪侵山木豈無涼猛獸蹲清陰歸人
憶（一作憩）平坦別路多崛嶔賴得竟陵守時
聞建安吟贈別折楚芳楚芳（一作芬芳）搖衣襟

與韓愈李翺張籍話別

朱絃奏離別華燈少光輝物色豈知異人
心顧將違客程殊未已歲華忽然（一作已）微
秋桐故葉下寒露新鴈飛遠遊起重恨送
人念先歸夜集類飢鳥晨光失相依馬跡
遶川水鴈書還（一作□書）閨闈常恐親朋阻
獨行知處非

監察十五叔東齋招李益端公會別

欲知惜別離瀉水還清池此地有君子芳
蘭步葳蕤手掇（一作綴）雜英（一作秋）颯意搖春
夜（一作夢）思莫作遠山雲循環無定期

汴州別韓愈

不飲濁水瀾空滯此汴河坐見遠岸冰（一作
水）盡爲還海波四時不在家弊服斷線多
遠客獨憔顏春英落婆娑汴水饒曲流野
桑無直柯但爲君子心歎息（一作歎之）終匪他

贈別郡山人說易後歸幽墅

夫子說天地若與靈龜言幽幽人不知一
一子所敦秋月吐白夜涼風韻清源旁通
忽已遠神感寂不喧一悟祛萬結夕懷傾
朝瞰旅輔無停波別馬嘶去轅郡勤芳外
士曾有知己論

壽安西渡奉別鄭相公二首

洛河何西道石波橫磷磷清風送君子車
遠無還塵春別亦蕭索況茲冰霜晨零落
景易入鬱抑抱難申百胥華燈宴一旦星
散人歲去紘吐前憂來蠶紬綸綿綿無窮
事各各馳遠身俳徊黃縹緲忽春霜賓
相爲物表物永謝區中姻日空來教士仰
望無由親

東都清風減君子西歸朝獨抱歲晏恨泗
吟不成謠貴遊意多味賤別情易消迴鴈
憶前叫浪鳧念後漂悠悠孤飛景聳聳銜
霜條昧趣多滯澁（一作澀）懶朋寡新憭病深
理方晤悔（□）心自燒寂靜道何在憂勤學
空饒乃知減聞見始遂情逍遙文字徒營
織聲華謗疑驕頑慚愧耕稼士村略氣韻調
善才有餘食佳畦冬生苗養人在養身此

百清如韶頀貢高古言敢錫堅擬詔

孟東野詩集卷第八

孟東野詩集卷第九

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

平昌孟　郊

詠物

宇文秀才齋中海柳詠一首

搖柳一首　曉鶴一首

和薔薇花歌一首

邀人賞薔薇一首

和宣州錢判官使院廳前石楠樹一首

酬鄭毗躑躅詠一首

品松一首

答李員外小榼味一首

井上枸杞架一首

蜘蛛諷一首　蚊一首

燭蛾一首

和錢侍郎甘露一首

雜題

和令狐侍郎郭郎中題項羽廟一首

讀張碧集一首　聽琴一首

聞夜啼贈劉正元一首

喜雨一首　終南山下作一首

觀種樹一首　春後雨一首
荅友人贈炭一首
爛柯石一首　尋言上人一首
噴玉布一首　姑蔑城一首
崢嶸嶺一首　尋裴處士一首
子慶詩一首
懸淮上觀公法堂一首
江邑春霖奉贈陳侍御一首
溧陽秋霽一首　列仙文四首
右方諸青童君一首
清虛真人一首
金母飛空歌安度明一首
夏日謁智遠禪師一首
訪嵩陽道士不遇一首
聽藍溪僧為元居士說一乘一首
借車一首
喜符郎詩有天縱一首
遇周況先輩於朝賢乞茶一首
上昭成閣不得於從姪僧悟空院嘆
嗟一首
讀經一首　謝李輈拜到一首
忽不貧喜盧仝書船歸洛一首

詠物

宇文秀才齋中海榴詠

玉縷青葳蕤結為芳樹姿忽驚明月鉤鉤出珊瑚枝灼灼不死花蒙蒙長生絲飲柘況仙味詠蘭擬一作疑古詞霜風清颼颼與君長相思

搖柳一作林柳

弱弱本易驚看看勢難定因風似醉舞盡日不能正時邀詠花女笑輟春妝鏡

曉鶴

曉鶴彈古舌婆羅門叫音應吹天上律不使塵中尋虛空夢皆斷歆唏安能禁如開孤月口似說明星心既非人間韻枉作人間禽不如相將去碧落窠巢深

和薔薇花歌

仙機札札一作軋軋織鳳凰花開七十有二行天霞落地攢紅光風枝嫋嫋時一颭飛散葩馥逐空王忽驚錦浪洗新色又似宮娃逞妝飾終當一使移花根還比蒲桃天上植

邀人賞薔薇

蜀色庶可比楚叢亦應無醉紅不自力狂豔如索扶麗蕊惜未掃宛枝長更紆何人

是花侯詩老強相呼

和宣州錢判官使院廳前石楠樹

大朴既一剖衆材爭萬殊懿兹南海華來與北壤俱生長如自惜雪霜無凋渝蘢蘢抱靈秀簇簇抽芳膚寒日吐丹豔赬子流細珠鴛鴦花數重翡翠葉四鋪雨洗新粧色一枝如一姝聳異敷庭際傾妍來坐隅散彩飾机案餘輝盈盤盂高意一作因造化常情逐榮枯主公方寸中陶植在須臾養此奉君子賞覿曰爲娛始覺石楠詠價傾賦西都棠頌庶可比桂詞難以踰因謝丘壑木空捼一作抃落泥塗時來開佳姿道去卧枯株爭芳無由緣受氣如鬱紆抽肝在郢匠嘆息何踟躕

酬鄭毗躑躅詠

不似人手致豈關地勢偏孤光裊餘翠獨影舞多妍迸火燒閑地紅星墮青天忽驚物表物嘉客爲留連

品松

追悲謝靈運不得殊常封縱然孔與顔亦莫及此松此松天格高聳異千萬重抓拏指古手擘裂少室峯擘裂風雨獰抓拏指爪牖道入難抱心學生易墮蹤時時數點仙蝸蜿一綫龍霏微嵐浪際游戲顥與濃品松徒高高鳴鳴一作語詎嚾嚾賞異尚可貴賞潛誰能容名華非典賞翦弃徒纖茸刻削大雅文所以不取傭

荅李員外小榼味

一拳芙蓉水傾玉何泠泠仙清風已高詩味今更馨試啜月入骨再銜愁盡醒荷君道古誠使我善飛擬一作翔

井上枸杞架

深鎖銀泉甃高葉架雲空不與凡木並自將仙蓋同影疎千點月聲細萬條風迸子鄰溝外飄香客位中花杯承此飲椿歲小無窮

蜘蛛諷

萬類皆有性各各稟天和蠶身與汝身汝身何太訛蠶身不爲己汝身不爲它蠶絲爲衣裳汝絲爲網羅濟物幾無功害物日已多百蟲雖切恨其將奈爾何

蚊

五月中夜息飢蚊尚營營但將膏血求豈覺性命輕顧已寧自愧飲人以偷生願爲

天下悃一使夜景清

燭蛾

燈前雙舞蛾厭生何太切想爾飛來心惡明不惡滅天若百尺高應去掩明月

和錢侍郎甘露

玄天何以言瑞露青松繁忽見垂書迹還驚涌澧源春枝晨娟娟香味曉翻翻于禮來獻臣心固易敦清風惜不動薄暮肯蒙昏嘉晝色更晶仁慈久乃存一方難獨占天下恐爭論側聽飛中使重恭華德門從公樂萬壽餘慶及兒孫

雜題

和令狐侍郎郭郎中題項羽廟

碧草凌古廟清塵鎖秋牎當時獨宰割猛志誰能降鼓氣雷作敵劍光電為雙新悲徒自起舊恨一作懷舊空浮江

讀張碧集

天寶太白歿六義已消歇大哉國風本袞而王澤竭先生今復生斯文信難缺下筆證興亡陳詞備風骨高秋數奏琴澄潭一輪月誰作採詩官忍之不揮發

聽琴

颯颯微雨收翻翻橡一作葉鳴月沉亂峯西參落三四星前溪忽調琴隔林寒琤琤闘彈正弄聲不敢枕上聽迴獨整頭簪漱泉立中庭定步履齒深貞禪目冥冥微風吹衣襟亦認微宮聲學道三十年未免憂死生聞彈一夜中會盡天地情

聞夜啼贈劉正元 七言

寄泣須寄黃河泉此中怨聲流徹一作徹天愁人獨有夜燈見一紙鄉書淚滴穿

喜雨

朝見一片雲暮成千里雨淒清濕高枝散漫沾荒土

終南山下作

見此原野秀始知造化偏山村不假陰流水自一作曰雨田家家梯碧峯門門鏁青煙因思蛻骨人化作飛桂仙

觀種樹

種樹皆待春春至難久留君看朝夕花誰免別離愁心意已零落種之仍未休胡為好奇者無事自買憂

春後雨

昨夜一霎雨天意蘇羣物何物最先知虛
庭草爭出

荅友人贈炭 七言

青山白屋有仁人贈炭價重雙烏銀驅郄
坐上千重寒燒出爐中一片春吹霞弄日
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

爛柯石

仙界一日內人間千歲窮雙碁未了局萬
物皆為空樵客返歸路斧柯爛從風唯餘
石橋在猶自凌丹虹

尋言上人

萬里苺苔地不見驅馳蹤唯聞文字聰聙
寫日月容竹韻漫蕭屑草花徙纖蒙一作茸
披霜入衆木獨自識青松

噴玉布

去塵咫尺步山笑康樂巖天開紫石屛泉
縷縷一作明月簾仙疑刻削跡靈旋雲霞纖
悅聞若有待覩暫見終無厭俗玩詎能近道
嬉方可淹踏着不死機歎歸多浮嫌古醉
今忽醒今求古仍潛古今相共失語默兩
難恬贈君噴玉布一濯高漸漸

姑蔑城

勁越旣成土強吳亦為墟皇風一已被茲
邑信平居撫俗觀舊跡行春布新書興古
竟何在綿歎空躊躕

琤嶸嶺

疏鑿順高下結構横煙霞坐嘯郡齋肅玩
奇石路斜古樹浮綠氣高門結朱華始見
崢嶸狀仰止逾可嘉

尋裴處士

涉水更登陸所向皆清眞寒草不藏徑靈
峯知有人悠哉鍊金客獨與煙霞親曾是
欲輕舉誰言空隱淪遠心寄白月日一作華
法迴青春對此欽勝事胡為勞我身

子夔詩

王家事已奇孟氏夔無涯獻子還生子羲
之又有之鳳兮且莫歎鯉也會聞詩小小
豫章甲纖纖玉樹姿人來唯仰乳母抱未
知慈我欲揀其養放麝者是誰

題淮上觀公法堂

動覺日月短靜知時歲長自悲道路人暫
宿空閑堂孤燭讓清晝紗巾斂輝光高僧
積素行事外無剛強我有巖下桂願為爐
中香不惜青翠姿為君師一作揚芬芳淮水

色不污汴流徒渾黃且將琉璃意淨緻芙
蓉章明日還獨行覊愁來舊腸

江邑春霖奉贈陳侍御

江上花木凍雨中零落春應由放忠直在
此成漂淪嘉艷皆損污好音難形勤天涯
多遠限雪涕盈芳辰坐哭青草上卧吟幽
水濱輿言念風俗得意唯波鱗拢席病流
濕蒼盥若飛津始知吴楚水不及京洛塵
風浦蕩歸棹泥陂陷征輪兩途日無遂相
贈唯沾巾

漂陽秋霽

晩雨晩猶在蕭寥激前階星星滿衰鬢耿
耿入秋懷舊識半零落前心聚相乖飽泉
亦恐醉陽官肅如齋上客處華地下寮宅
枯崖叩高占生物齟齬回難諧

列仙文

大霞霏晨暉元氣無常形玄轡飛霄外入
景乘高清手把玉皇袂携我晨中生玄挺
自嘉會金書拆（析作）華名賢女容相姸相期
洛水軿

右方請青童君

並駕空清虛徘徊西華館瓊輪暨晨抄虎
騎逐煙散惠風振丹旌明燭朗入煥解襟
癰房内神鈴鳴璀璨栖景若林柯九絃空
中彈遺我積世憂釋此千載款怡暱無極
已終夜復待旦

清虛真人

駕我入景輿欻然入玉清龍羣拂霄上虎
旗攝朱兵道遥三絃際萬流無暫停哀此
去留會劫盡天地傾當尋無中景不死亦
不生艷彼自然道寂觀合大冥南嶽挺直
幹玉英曜穎精有任靡期事無心自虛靈
嘉會絳河内相與樂朱英

金母飛空歌安度明

丹霞燠上清入風鼓太和迴我神霄輦遂
造嶺玉阿呦嗟天地外九圍皆我家上採
白日精下飲黃月華靈觀空無中鵬路無
間邪頋見魏賢安濁氣傷汝和勤研玄中
思道成更相過

夏日謁智遠禪師

吾師當幾祖説法玄無空禪心三界外宴
坐天地中院靜鬼神去身與草木同因知
護王國滿鉢盛毒龍斗藪塵埃衣謁師見
真宗何必千萬劫瞬息去樊籠盛夏火爲

日一堂十月星不得爲弟子名姓掛儒宮

訪嵩陽道士不遇

先生五兵遊文姆藏金鼎日下鶴過時人間空落景常言一粒藥不墮生死境何當列禦寇去問仙人請

聽藍溪僧爲元居士說維摩經

古樹少枝葉眞僧亦相依山木自曲直道人無是非手持維摩偈心向居士歸空景忽開霽雪花猶在衣洗然水溪晝寒物生光輝

借車

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借者莫彈指貧窮何足嗟百年徒校一作役走萬事盡隨花

喜符郎詩有天縱

念符不由級屹得文章階白玉抽一毫綠珉已難排偷筆作文章乞墨潜磨揩海鯨始生尾試擺蓬蠹渦幸當禁止之勿使恣狂懷自悲無子嗟喜姤雙喈喈

憑周況先輩於朝賢乞茶

道意勿乏味心緒病無悰蒙茗玉花盡越甌荷葉空錦水有鮮色蜀山饒芳叢雲根纔翦綠印縫已霏紅曾向貴人得最將儔叟同幸爲乞寄來救此病劣躬

上昭成閣不得於從姪僧悟院嘆

嗟

欲上千級一作尺閣問天三四言未盡數十登心目風浪翻手手把鶩魄脚脚踏陊蒐却流至舊手傍掣猶欲奔老病但自悲古蠹木萬痕老力安可誇秋海萍一根孤叟何所歸晝眼如黄昏常恐失好步入彼市井門結僧爲親情策竹爲子孫此誠徒切切此意空存存一寸地上話高天何由聞

魏博田興尚書聽嫂之命不立非夫人詩

君子執古禮如饑魚吞鉤昨聞敬嫂言掣心東北流北流田尚書與禮相綢繆善詞聞天下一日一再周

讀經

垂老抱佛脚教妻讀黄經經黄名小品一紙千明星曾一讀大般若細感肸蠁聽當時把齋中方寸抱萬靈忽復入長安蹴踏日月寧老方却歸來收拾可丁丁拂拭塵机按開函就孤亭儒書難借索僧籤餽芳馨驛驛不開手鏗鏗聞異鈴得善如焚香

去惡如脫腥安得潁子耳曾未如此聽聽之
何有言德教貴有形何言中國外有國如
海萍海萍國教異天聲各泠泠安排未定
時心火競熒熒將知庶幾者聲盡形元冥

謝李輈再到

等閑拜日晚夫妻猶相瘵況是賢人究何
必哭飛揚昨夜夢得劍爲君藏中腸會將
當風烹血染布衣裳勞君父扣門詞句失
尋常我不忍出瀝血字濕土牆血字耿不
滅我心懼惶惶會有鏗鏘夫見之目生光
生光非等閑君其且安詳

忽不貧喜盧仝書船歸洛

貧孟忽不貧請問孟何如盧仝歸洛船崔
嵬但載書江潮清翻翻淮潮碧徐徐夜信
爲朝信朝信良卷舒江淮君子水相送仁
有餘我去官色衣有經入君廬喃喃肩經
郎言語傾琪琨琪琨鏗好詞鳥鵲躍庭除
書船平安歸喜報鄉里閭我願拾遺柴巢
經於空虛下免塵土侵上爲與（一作雲）霞居
日月更相鑠道義分明儲不願空巖恒
領實工夫寘實空二理微分別相起予經書
荒蕪多爲君勉勉鋤勉勉不敢專傳之方在諸

孟東野詩集卷第十

山南西道節度參謀試大理評事

平昌孟　郊

哀傷

弔國殤一首　弔比干墓一首
弔元魯山十首　哭李觀一首
李少府廳弔李元賓遺字一首
悼吳興湯衡評事一首
哀孟雲卿嵩陽荒居一首
哭盧貞國一首　傷舊遊一首
弔房十五次卿少府一首
逢江南故晝上人會中鄭方回一首
哭祕書包大監一首
悼幼子一首　悼亡一首
弔李元賓墳一首
覽崔爽遺之因抒幽懷一首
峽哀十首　杏殤九首
弔江南老家人春梅一首
哭李丹員外幷寄杜中丞一首
哭劉言史一首　弔盧殷十首

聯句

有所思聯句一首

遺興聯句一首

贈剡客李園聯句一首

讃

讃維摩詰一首

書

上常州盧使君書一首

又上養生書一首

哀傷

弔國殤

徒言人最靈白骨亂縱横如何當春死不及羣草生堯舜宰乾坤器農不器兵秦漢盗山岳鑄殺不鑄耕天地莫生金生金人競爭　弔古清切真寶士語

弔比干墓

殺辛帝天下獸為天下尊乾綱既一斷賢愚無二門佞是福身本忠是喪己源餓虎不食子人無骨肉恩日影不入地下埋冤死魂有骨不為土應作直木根今來過此鄉下馬弔此墳靜念君臣間有道誰敢論

弔元魯山十首

慱鷙有餘飽魯山長飢空豪人飫鮮肥魯山飯蒿蓬食名皆霸官食力乃堯農君子恥新態魯山與古終天璞本平一人巧生異同魯山不自剖全璞竟没躬

自剖多是非流濫將何歸奔競一作偵駈立詭節凌侮爭怪輝五帝坐銷鑠萬類隨衰微以兹見魯山道蹇是無所依

君子不自蹇魯山蹇有因苟含天地秀皆是天地身天地蹇既甚魯山道莫伸天地氣不足魯山食更貧始知補元化竟須得賢人

賢人多自靈道理與俗乖細功不敢言遠韻方始諧萬物飽為飽萬人懷為懷一聲苟失所衆憾來相排所以元魯山饑衰難與偕

遠階無近級造次不可昇賢人潔腸胃寒日空澄凝血誓竟誰終嘗明易煎蒸以之驅魯山疎迹去莫乗

言從魯山宦盡化堯時心豺虎恥狂噬齒牙閑霜金一作刃競來闢田土相與耕嶔岑常胃無閑鍬竟歲飢欲以著救役一作復天衢美詞非俗箴請誤自然事視聽不可尋因書魯山　庶合樂府詔音

簫韶太平樂魯山不虛作千古若有知百

年幸如昨誰能嗣教化以此洗浮薄君臣貴深遇天地有靈橐力運既艱德符方合莫名位苟虛曠聲明白銷鑠禮法雖相救貞濃易糟粕哀哀元魯山畢竟誰能度當今富教化（一作皇朝精嘉士）元后得賢相冰心鏡衷古霜議清遐障幽埋盡光洗滯旅免流浪唯餘魯山名未獲（一作遂）旌廉讓二三貞苦士刷視聳危望發秋青山夜目斷丹闕亮誘類幸從茲嘉招固非妄小生奏狂猗感惕增萬狀

黃犢不知孝魯山自駕車非賢不可妻魯山竟無家供養恥它力言詞豈纖瑕擗謠魯山德海濟誰能涯遺嬰盡鷇乳何況肉骨枝心腸結苦誠胃臆垂甘滋事已出古表誰言獨今奇賢人毋萬物愷悌流前詩

哭李觀

志士不得老多為直氣傷阮公終日哭壽命固難長顏子既殂謝孔門無輝光文星落奇曜寶劍摧修鋩常作金應石忽為宮別商為爾弔琴瑟斷絃難再張偏轂不可轉雙翼不可翔清塵無吹噓委地難飛揚此義古所重此風今已亡自聞喪元賓一日八九狂沉痛此丈夫驚呼彼穹蒼我有出俗韻勞君疾惡腸知音既已矣微言（一作善）誰能彰旅葬無高墳栽（一作孤）松不成行哀歌動寒日贈淚沾晨霜神理本窅窅（一作冥冥）今來更茫茫何以蕩悲懷萬事付一觴

李少府廳弔李元賓遺字（元賓題少府廳）

（去宿從收宅有感有其義而無其辭）零落三四字忽成千萬年那知冥寞客不有補亡篇斜月弔空壁旅人難獨眠一生能幾時百慮來相煎戚戚故交淚幽幽長夜泉已矣難重言一言一潸然

悼吳興湯衡評事

君生（一作苦）雲水清君歿雲水渾空令骨肉情哭令白日昏大夜不復曉古松長閉門琴絃綠水絕詩句青山存昔為芳春顏今為荒草根獨問冥冥理先儒未曾言

哀孟雲卿嵩陽荒居

戚戚抱幽獨晏晏沉荒居不聞新歡笑但覩舊詩書藝蘖意彌苦耕山食無餘定交昔何在至戚今或疎薄俗易銷歇淳風難久舒秋蕪上空堂寒槿落枯渠薙草恐傷

蕙攝衣自理鋤殘芳亦可餌遺秀誰忍除
徘徊未能去爲爾涕漣如

哭盧貞國

一别難與期存亡易寒燠下馬入君門聲
悲不成哭自能富才藝當與深榮祿皇天
負我賢遺恨至兩目平生嘆無子家事親
相囑

傷舊遊 七言

去春會處今春歸花數不減人數稀朝笑
片時暮成泣東風一向還西輝

弔房十五次卿少府

日高方得起獨賞些些春可惜宛轉鸎好音
與它人昔年此氣味還走曲江濱逢着韓
退之結交方郡勤蜀客骨目高聦辯劒
戟新如何昨日歡今日見無因英奇一謝世
視聽一爲塵誰言老淚短淚短沾衣巾 一作足沾
中

逢江南故晝上人會中鄭方回 上人雜手札五十篇相贈去以爲它日之念

相逢失意中萬感因語至追思東林日掩
抑北卯淚從篋有遺文江山舊清氣壁塵
生遺遙注 一作篇 墨故飛動字荒毀碧潤君

虛無青松位珠沉百泉暗月死群象閟永謝
平生言知音豈容易

哭秘書包大監

哲人卧病日賤子泣玉年常恐寶鏡破明
月難再圓文字未改素聲容忽歸玄始
知知音稀千載一絶絃舊館有遺琴清風
那復傳

悼幼子

一閉黄蒿門不聞白日事生氣散成風枯骸
化爲地負我十年恩欠爾千行淚洒之北原
上不待秋風至

悼亡 雜言

山頭明月夜增輝不照重泉下泉下雙龍
無再期金蚕玉鷰空銷化朝雲暮雨成古
墟蕭蕭野竹風吹亞 又押寒殹

弔李元賓墳

曉上荒涼原弔彼寃魂眼咽此時淚耳
悽在日言寂寂千萬年墳鎖孤松根

覽崔爽遺文因抒幽懷 崔君名南弦

墮淚數首文悲結千里墳蒼旻且留我白
日空遺君仙鶴未巢月衰鳳先墜清風獨
起時舊語如再聞瑶草罷葳蕤桂花休

氛氳萬物與我心相感呉江瀆

峽哀十首

昔多相與笑今誰相與哀峽哀（一作山）哭幽魂（嗷一作）噭噭風吹來墮魄抱空月出沒難自栽孽栽物一閃閒春濤百丈（一作尺）雷峽水聲不平碧沲牽清洄沙稜箭箭（一作漸漸）急波齒斷斷開呀彼無底吮待此不測灾咨號相噴激石怒爭旋迴古罪有復郷今纍多爲能字孤徒髣髴銜雪猶觽猜薄俗少直腸交結須橫財黃金買相弔幽泣無餘崔我有古心意爲君空摧頹

上天下天水出地入地舟石劒相劈斫石波怒蛟虬花木疊宿春風飈凝古秋幽怪窟穴語飛聞肹蠁流沉哀日已深銜訴將何求

三峽一線天三峽萬繩泉上仄碎日月下掣狂漪漣破魄一兩點凝幽數百年峽暉不停午峽險多饑涎樹根鑠枯棺骴骨裹裊懸樹枝哭霜棲哀韻杳杳鮮遂客零落腸到此湯火煎性命如紡績道路隨索緣奠淚弔波靈波靈將閃然峽亂鳴清磬（一作峽亂）産石爲鮮鱗噴爲腥雨涎吹作黑井身怪光閃衆異餓劒唯待人老腸未曾飽古齒嶄嵒嗔齧齒三峽泉三峽聲斷斷

峽螭老解語百丈潭底聞毒波爲計校飲血養子孫既非臯陶吏空食沉獄（一作王）蒐潛怪何幽幽魄說徒云云峽聽哀哭泉峽弔䴏寡猿峽聲非人聲劒水相劈翻斯誰士諸謝奏此沉苦言

讒人峽虬心渴罪呀然潯所食無直腸所語饒魄音石齒嚼百泉石風號千琴幽哀莫能遠分雪何由尋月魄高卓卓峽窟（一作兕）清沉沉銜訴何時明抱痛已不禁擧飛空波濤裂石千嶔岑

峽稜剸日月日月多摧輝物皆斜仄生鳥翼斜仄飛潛石齒相鑠沉魄招莫歸恍惚清泉甲斑爛碧石衣餓噫潺湲號涎似泓泓肥峽春不可遊腥草生微微

峽景滑易隳峽花怪非春紅光根潛涎碧雨飛沃津巴谷蛟螭心巴鄉魍魎親飲生不問賢至死獨養身腥語信者誰拗歌欷非貞仄田無異猿毒水多獰鱗異類不可友峽哀哀難伸

峽水劍戟獰峽舟霹靂翔因依䖁蜴手起坐
風雨忙峽旅多竄官峽氓多非良滑心不可求
滑習積巳長漠漠涎霧起齗齗涎水光渴
賢如之何忽在水中央
梟鴟作人語蛟虬吸山波能於白日間諂欲晴
風和駭智蹶衆命蘊腥布深蘿齒泉無底
貪饞涎在匙多灰樹鳥不巢踔猿相過
峽哀不可聽峽怨其柰何

杏殤九首 并序

杏殤花乳也霜翦而落因悲昔嬰故作
是詩

凍手莫弄珠弄珠珠易飛驚霜莫翦春
翦春無光輝零落小花乳斕斑昔嬰衣拾
之不盈把日暮空悲歸

地上空拾星枝上不見花哀哀孤老人戚戚無
子家豈若没水鳧不如拾巢鴉浪鷇破
便驚飛鷵梟相誇芳嬰不復生向物空
悲嗟

應是一線淚入此春木心枝枝不成花片片
落翦金春壽何可長霜哀亦巳深常時
洗芳泉此日洗淚襟

兒生月不明兒死月始光兒月兩相奪兒
命果不長如何此英英亦爲弔蒼蒼甘[illegible]
墮地塵不爲末世 世一作枿 芳

踏地恐土痛損彼芳樹根此誠天不知翦
弃我子孫垂枝有千落芳命無一存誰謂
生人家春色不入門

冽冽霜殺春枝枝疑纖刀木心既零落山
竅空呼號班班落地英點點如明膏始知
天地間萬物皆不牢

哭此不成春淚痕三四班失芳蝶既狂失
子老亦孱且 孱且一作 無生生力自 甘一作 有死死
顛靈鳳不銜訴誰爲扣天關

此兒自見災花發多不諧窮老收碎心永
夜抱破懷聲死更何言意死不必皆病叟
無子孫獨立猶束柴

霜似敗紅芳翦啄十數雙參差呻細風噞
喁沸𪽉 作淺江泣凝 疑一作 不可消 諸一作 根
壯難自降空遺舊日影怨彼 此一作 小書窗

弔江南老家人春梅

念爾筋力盡違我衣食恩柰何[illegible]獷兒生
鞭見死痕舊使常以禮新怨 寃一作 將誰吞
胡爲乎泥中 天一作上 消歇教義源

哭李丹員外并寄杜中丞 七言

生死方知交態存忍將齟齬報幽冤十年
同在平原客更遣何人哭寢門

哭劉言史

詩人業孤峭餓死良已多相悲與相笑累
累其奈何精異劉言史詩腸傾珠河取次
抱置之（一作抛一作置）飛過東濵波可惜大國謡
飃爲四夷歌常於衆中會頓色兩切磋今
日果成死葬襄（一作）之洛河洛岸遠相吊
灑淚雙滂沲

弔盧殷十首

詩人多清峭餓死抱空山白雲既無主飛
出意等閑久病牀席尸護喪童僕孱故書
窮鼠齧狼籍一室間君歸新鬼鄉我面古
玉顏羞見入地時無人叫追攀百泉空相
弔日久哀潺潺
唧唧復唧唧千古一月色新新復新新千
古一花春邙風噫孟郊嵩秋葬盧殷北邙
前後客相弔爲埃塵北邙棘針草淚根生
苦辛烟火不自暖筋力早已貧幽薦一盃
泣瀉之清洛濵添爲斷腸聲愁殺長別人
棘針風相號破碎諸苦哀苦哀不可聞掩
耳亦入來哭絃多煎聲恨涕有餘摧噫貧
氣已焚噫死心更不夢世浮悶悶淚滂深
洄洄薤歌一以去蒿閈不復開
登封草木深登封道路微日月不與光莓
苔空生衣可怜無子翁蚍蜉緣病肌[illegible]卧
歲時長迢迢但幽噫幽噫虎豹聞此外相
訪絶至親唯有詩抱心死有歸河南韓先
生後君作因依磨一片嵌嵓歐書千古光輝
賢人無計校生苦死徒誄它名羅子孫邑
名潤泥沙可惜千首文閃如一朝花零落
難苦言（一作久留）起生空驚嗟
耳聞陋巷生眼見魯山君餓死始有名無
名高氣[illegible]更老壯氣衰之爲憂無所憂
唯一泣古今相紛紛平生與君說逮此俱
云云
初識漆鬢髮爭爲新文章夜踏明月橋店
飲吾曹床醉唱二盃釀名郡一縣香寺中
摘梅花園重競浮芳高嗜綠藻（一作）羨意
甌肥賦筆吟戰與澤韻言語多古腸白首
忽然至壑年知偷將清濁俱莫追何須罵
涕漣漣
前賢多哭酒哭酒免哭心後賢試[illegible]之哀
至親不深少年哭酒時白髮亦以傷老年

哭酒時聲韻隨生沉寄言哭酒賔勿作登
封音登封徒放聲天地竟難尋
同人少相哭異類多相號始知禽獸癡却
至天然高非子病無淚非父念莫勞如何
裁親疎用禮如用刀孤喪鮮匍匐閉哀抱
鬱陶煩他手中葬誠信焉能褒嗟嗟無
子翁死弃如脫毛
聖人哭賢人骨化氣爲星文章飛上天列
宿增晶熒前古文可數今人文亦靈高名
稱謫仙昇降曽莫停有文死更香無文
生亦腥爲君鏗好辭永傳作謚寧

聯句

有所思聯句

相思繞我心日夕千萬重年光坐晚晚春淚
銷顔容郊臺鏡晦舊暉庭草滋新茸望
夫山上石别劒水池中龍韓愈

遣興聯句

我心隨月光寫君庭中央郊月光有時晦我
心安所忘愈常恐金石契斷爲相思腸郊
平生無百歳岐路有四方愈四方各異俗
適異非所將郊鶩蹄頓挫抹逸翮遺
稻粱愈時危抱獨沉道泰懷同翔郊獨居久

寂默相顧聊慨慷慨慷丈夫志可以耀鋒
鋩郊蘧寗知卷舒孔顔識行藏愈朗鑒諒
不遠佩蘭永芬芬郊苟無夫子聽誰使知
音揚愈

贈劒客李園聯句

天地有靈術得之者爲君郊築爐地區外
積火燒氛氲愈照海鑠幽怪滿空敲異氛
郊山磨電奕奕水淬龍蝹蝹愈太一裝以
寳列仙篆其文郊可用懾百神豈唯壯三
軍愈有時幽匣吟忽似深潭聞郊風胡久
已死此劒將誰分愈行當獻天子然後致
殊勳郊豈如豐城下空有斗間雲愈

讃

讃維摩詰

白是古印言是空音在酒不飲在色不淫
非獨僧禮亦使儒欽感此補亡書謝懸金

書

上常州盧使君書

道德仁義天地之常也將有人主張之乎
將無人主張之乎曰賢人君子有其位言
之可以周天下而行也無其位則周身言
之可也周身言之可周天下言之不可也

仲尼當時無其位言之亦不可周天下而
行也及至著書載其言則周萬古而行也
豈惟周天下而已哉仲尼非獨載其言周
萬古而行也前古聖賢得仲尼之道則其
言皆載之周萬古而行閤下道德仁義之
言已聞周天下誦之久矣其後著書君子
亦當載矣周萬古而行也幸甚幸甚道德
仁義之言天地至公之道也君子著書期
不朽亦天地至公之道夫何讓哉是故不
以道德仁義事其君者以盜賊事其君也
不以道德仁義之衣食養其親者是盜賊
養其親也閤下既以道德仁義事其君聞
之天下久矣小子願求閤下道德仁義之
衣食以為養也謂之中庸之道謂之中庸
[illegible]則敢求也謂之特達則不敢求也小子
常衣食宣武軍司馬陸大夫道德仁義之
矣陸公既沒又嘗衣食此郡前守吏部侍
郎韋公道德仁義之矣韋公既去衣食亦
去道德仁義顯其主張謹載是書及舊文
又有子遇之書同乎緘獻輕重可否傾一
言陳謝誠異於異日不宣翊再拜

又上養生書

天之與人一其道也天地不弃於人人自
弃於天天可弃於人乎曰不可人自弃也
已曰人皆弃之乎曰賢人君子不弃也凡
人弃之可天有殺物之心而無弃物之心
天有弃物之心則萬物莫能生矣是故君
子之於萬物皆不弃也而况於身乎弃其
身是弃其後也弃其後是弃其先也故曰
君子之道豈易哉敢不法天而行身乎所
以君子養其身養其公也小人養其身養
其私也身以及家家以及國國以及天下
以公道養天下則天下肥也以私道養天
下則天下削也養身之道豈容易哉養其
公者天道養也養其私者人情養也以天
道養其人則合天矣以人情養其人則不
合天矣以人情養其人自弃矣天道質也
人情文也天道靜也人情動也質者生之
脩也靜者生之得也動者生之弃也文不
以質勝之則文為弃矣動不以靜制之則
動為弃矣天者水之謂也人者魚之謂也
魚弃水則螻蟻得之矣人弃天則疾病得
之矣魚可安於水而不可竄於水其失也
在乎恣波浪而不迴也人可安於天而不

可疏於天其失也在乎忽略慾而不迴也
所謂安於天者度天之味而食之食不
違於四時也法天之聽而聽之聽不違於
五音也法天之明而視之視不違於五色
也食與視聽苟違於天則疾病得之矣故
曰君子法天而行身也小人說天而弃身
也書之座右欲庶由有所弃秦之醫和晉
之杜蒯其亦不書於右則何以為君子之
座哉良藥苦口也苦口獲罪於人苟或負
矣仁義之獲罪於天未之有也恩養下將
遜辭其違書為至誠之言不勝惶悚之甚不
宣郊再拜

孟東野詩集卷第十

後序

東野詩世傳汴吳鏤本五卷一百二十四
篇周安惠本十卷三百三十一篇別本五
三百四十篇蜀人蹇濬用退之贈郊句纂
咸池集二卷一百八十篇自餘不為編秩
雜錄之家家自異今總括遺逸擿去重複
若體製不類者得五百一十一篇釐別樂
府感興詠懷游適居處行役紀贈懷寄酬
荅送別詠雜題哀傷聯句十四種又以讚
書二系于後合十卷嗣有所得當第益
諸十聯句見昌黎集章章於時此不著云
集賢校理常山宋敏求題

孟東野詩集後序

孟郊本傳

孟郊者少隱於嵩山稱處士李翱分司洛
中與之遊薦於留守鄭餘慶辟為賓佐性
孤僻寡合韓愈一見以為忘形之契常稱
其字曰東野與之唱和於文酒之間鄭餘
慶鎮興元又奏為從事辟書下而卒餘慶
給錢數萬葬送贍給其妻子者累年

貞曜先生墓誌　韓愈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乙亥貞曜先

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尹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為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酆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足內外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為詩劌目鉥心物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惟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摋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耶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為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為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閿鄉暴疾卒年六十

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酆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從（一作）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　維出不訾　維持不猗

維卒不施　以昌其詩

泰興季振宜滄葦氏珍藏

戊辰十月從　師門拜觀此帙因段歸取秦禾刻本校勘凡五日而畢乃知汲古所刻刪削一譜二書增入城南以下聯句輒改古書面目實為不知而妄作也

江安傅增湘謹志

涪安鄧瑞彭敬覽

余同年友蔣賓嵎于乾隆甲寅因學徒秋賦偕遊白門以五百青蚨從書攤易得刻本孟東野集歸取示余余曰此宋刻之佳者賓嵎曰予方買時亦知其為宋刻特欲就君一決其善否爾如非善本當擬燕石之藏若果宋雕即為寶劍之贈余不敢重違其意遂拜受之以貯諸讀未見書齋因念余祖籍金陵先塋在焉今歲本擬附同人之舟登冢山躬埽松楸藉斯游暇日得以徧觀書市廣采珍奇後緣家務蝟集未遂此願心方悵然何幸賓嵎為余得是集以慰渴思也且余儲宋刻唐人集亦不下數種如許丁卯羅昭諫以及竇氏聯珠集皆南宋刊本惟此集實北宋精刊間有修補之葉仍復瑕不掩瑜較余向藏洪武間人影寫書棚本東野集奚啻霄壤矣誌數語于卷尾餘紙一以感賓嵎贈遺之意一以見賓嵎賞鑑之精我子孫其念之哉

讀未見書齋主人黃丕烈識

越歲庚午是為嘉慶十五年孟夏二十有八日從錫山書友復得北宋蜀本每葉二十四行二十二字殘本一至五卷目十卷而全燈下取此略為對勘似有此善暇當以此換之唐人文集宋刊之希余幸而完璧斷珪為兩美之合耶書此志喜　復翁

王建詩集十卷

（唐）王建撰

宋臨安府陳解元宅刻本（卷一至三、六至十配清鈔本）

王司馬集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唐王建撰。建字仲和，潁川人。大歷十年進士。大和中為陝州司馬。據文獻通考，建集十卷。此本為

國朝胡介祉所校刊，凡古體二卷，近體六卷，蓋後人所合併。前有介祉序，謂虞山毛氏嘗有刊本行世，校對亦未盡善。至宮詞自宋南渡後逸去其七，好事者妄為補之，如淚盡羅巾，白樂天詩也；鴛鴦瓦上，花蘂夫人詩也；寶帳平明，王少伯詩也；日晚長秋與日映西陵，樂府銅爵臺詩也；銀燭秋光冷畫屏與閒吹玉殿，昭華管皆杜牧之詩也。獨楊升菴集中別載七首，云得之古本。今錄於後云云。介祉所論蓋本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其考證皆精確。惟楊慎之言多不足據，石鼓文尚能偽造，何有於王建宮詞。介祉遽從而增入，未免輕信之失。至於傷近而不見，乃玉臺新詠舊題。此本誤為傷近者不見。江南三臺名見樂府詩集及才調集，此本誤為江南臺。亦未免小有所失，不能全勝毛本。但取以相較，猶為此善於彼耳。

王建集傳本甚稀即明刻亦不易覯況宋刻耶此本為汪閬源舊物藝芸書舍宋元書目著錄復經藝風老人據馮己蒼鈔本手校其第一第四兩卷昔葉已刻入宋元書景中後有得者當勿以殘帙忽之　辛酉六月陳乃乾

王建詩集目錄

第一卷

樂府

涼州行　寒食行
刺促詞　隴頭水
北邙行　溫泉宮
春詞　遼東行
塞上梅　戴勝詞
鞦韆詞　開池得古釵
賽神曲　田家留客
精衛詞　老婦歎鏡
望夫石　別鶴曲
烏棲曲　雉將雛
白紵歌二首　短歌行
飲馬長城窟　烏夜啼
簇蠶辭　渡遼水
空城雀　水運行
當窗織　失釵怨

第二卷

樂府

春燕詞　主人故池
古宮怨　關山月
贈離曲　宛轉詞
水夫謠　田家行
去婦　神樹詞
祝鵲　古謠
公無渡河　海人謠
行見月　七夕曲
兩頭纖纖　獨漉曲
寄遠曲　傷韋令孔雀詞
傷鄰家鸚鵡詞　春來曲
春去曲　東征行
荊門行　鏡聽詞
行宮詞　羽林行
射虎行　遠將歸
尋橦歌

第三卷

樂府

宮中三臺 二首六言　江南三臺 四首六言
宮中調笑詞 四首　新嫁娘詞 三首

古風
送人　主人故亭
古從軍　邯鄲主人
泛水曲　江南雜體二首
遠征歸　思遠人
傷近者不見　元日早朝
東平功成　送裴相公

第四卷

古風

聞故人征戍迴　七泉寺上方
夏蘂西樓　酬柏侍御
贈別李肇著作　早發金堤驛
贈別張相公　和錢舍人水植詩
題壽安南館　送張籍歸江東
勵學　山中寄及第故人
求友　寄李益兼送張實
寄崔列中丞　喻時
贈王侍御　宋氏五女
送于丹　留別舍弟
懷屋　送薛蔓應舉

留別杜侍郎　送韋處士老舅
送同學故人　送申稷評事
溫門山　田家
代故人新姬侍疾　採桑
曉思　早起
酬張十八　秋夜
水精　香印
秋燈　落葉
園果　野菊
荒園　南澗
晚蝶

第五卷

律詩

書院新移小竹　賞白牡丹
送人遊塞　塞上逢故人
南中　汴路水驛
留別賓侍御　汴路即事
山居　醉後憶故人
送流人　貧居
過趙居士草堂　新開望山處
題東華觀　飯僧
照鏡　歸昭應留別
荅寄芙蓉冠子　長安春遊
冬至感懷　初到昭應
縣丞廳即事　閑居即事
送吳郎中　照鏡
林居　原上新居十三首
送李評事使蜀　新修道居
贈洪哲師　題法雲禪院僧
贈溪翁　謝李續主簿
寒食　貽小尼師
惜憧　山中惜花
傷韋令孔雀　賃宅題牡丹花
隱者居　昭應官舍
秋日送杜虔州

第六卷

律詩

寄杜侍御　寄上韓愈侍郎
贈華州鄭大夫　贈王樞密
過李將軍書齋　江陵即事

贈渭州陳判官　送從姪赴江陵
華清感舊　九仙公主舊莊
郭家溪亭　題金家竹溪
題應聖觀　遊降聖觀
逍遥翁溪亭　尋李山人不遇
題石甕寺　早發西禪寺閣
題江寺兼求藥子　題詵法師院
酬于汝錫見寄　寄山中友人
寄令狐相公　别李贊侍御
和蔡學士授章服　春晚自感

昭應官舍　寄舊山僧
武陵春日　寄分司張郎中

第七卷

律詩

上武元衡相公　上張弘靖相公
上裴度舍人　上杜元穎相公
贈盧汀諫議　賀楊巨源
贈郭將軍　贈田將軍
贈朔征將軍　村居即事
留别田尚書　送唐大夫歸山
送司空神童　送振武張尚書
送吳諫議　贈閻少保
送魏州李相公　贈索暹將軍
贈王屋道士　贈王處士
張籍新居　題裴處士溪居
送阿史那將軍　贈崔禮駙馬
贈太清盧道士　送宫人入道
上李吉甫相公　上李益庶子
題元郎中新宅

第八卷

律詩

從叔校太府丞　贈李愬僕射
書贈二曹長　上崔相公
寄楊秘書　謝田贊善
早秋病中　薛二十池亭
梁國公主池亭　題柱國寺
昭應官舍書事　酬李郎中
閒說　自傷
田侍中宴席　寒食日看花
和崔卿早朝　和胡將軍寓直

春日五門西望　長安早春
早春病中
第九卷
絶句
御獵　長門燭
過綺岫宫　朝天詞十首
霓裳詞十首　宫前早春
題石甕寺　舊宫人
贈人二首　樓前
寄劉蕡問疾　聽雨
新晴　秋日後
哭孟東野二首　寄薛濤校書
上田尚書　于主簿廳看花
江樓對雨　十五夜望月
寄韋諫議　花褐裘
寄同州田長史　外按
夜看美人宫棊　冬至後招于秀才
夜看揚州市　觀蠻妓
送顧非熊秀才　老人歌
翫月五首　對酒
曉望華清宫　贈李愬僕射二首
秋夜對雨　華清宫前柳
别楊校書　和武相公聞鶯
田侍中歸鎮八字　寄廣文張博士
早春書情　唐昌觀玉蘂花
眼病寄同官　九日登叢臺
題蔡中郎碑　江陵使至汝州
故行宫　酬從姪再看誦本
别自栽小樹
第十卷
宫詞
宫詞一百首
王建詩集目録終

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巷口陳解元宅刊印

樂府三十五首

涼州行

涼州四邊沙皓皓漢家無人開舊道邊頭州縣盡胡兵將軍別(一作當)築防秋城萬里人家皆已沒年年旌節發西京多來中國收婦女一半生男為漢語蕃人舊日不耕犁相學如今種禾黍驅羊亦著錦為衣為惜氈裘防鬬時養蠶繰繭成匹帛那將繞帳作旌旗城頭山雞鳴角角洛陽家家學胡樂

寒食行

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屋少年行丘壟年年無舊道車徒散行(一作車徒散亂)入衰草牧羊(一作童)驅牛下塚頭畏有家人來灑掃遠人無墳水頭祭還引婦姑望鄉拜三日無火燒紙錢紙錢(一作哀哀)那得到黃泉但看壟上無新土此中白骨應無主

促刺詞

促刺復促刺水中無魚山無石少年雖嫁不將歸頭白猶著父母衣四邊田宅非所有我身不及逐雞飛出門若有歸死處猛虎當衢向前去百年不遣踏君門在家誰喚為新婦豈不見他鄰舍娘嫁來長在舅姑傍

隴頭水

隴水何年隴頭別不在山中亦嗚咽征人塞耳馬不行未到隴頭聞水聲謂是西流入蒲海還聞北去繞龍城隴東隴西多屈曲野麋飲水長簇簇胡兵夜回水傍住憶著來時磨劍處向前無井復無泉放馬迴看隴頭樹

北邙行

北邙山頭少閑土盡是洛陽人舊墓舊墓人家(一作陽人家)歸葬多堆著黃金無買處天涯悠悠葬日促岡坂崎嶇不停轂高張素幔繞銘旌夜唱挽歌山下宿洛陽城北復城東魂車祖馬長相逢車轍廣若長安路蒿草少於松柏樹澗底盤陁(一作頭一作山)石漸稀盡向墳前作羊虎誰家古(一作石)碑文字滅後人重取書年月朝朝車馬送葬迴還起大宅與高亭

溫泉宮行

十月一日天子來青繩御路無塵埃宮前內裏

湯各别每箇白玉芙蓉開朝元閣向山上起城繞青山龍暖水夜開金殿看星河宫女知更月明裏武皇得仙王母去山雞晝鳴（一作明）宫中樹温泉決決出宫流宫使年年修玉樓禁兵去盡無射獵日西麋鹿登城頭梨園弟子偷曲譜頭白人間教歌舞

春詞

紅煙滿户日照梁天絲軟弱蟲飛揚菱花霍霍繞帷光美人對鏡着衣裳庭中並種相思樹夜夜還栖雙鳳凰

遼東行

遼東萬里遼水曲古戍無城復無屋黄雲蓋地雪作山不惜黄金貴衣服戰迴各自收弓箭正西迴面家鄉遠年年郡縣送征人將與遼東作丘坂寧爲草木鄉中生有身不向遼東行

塞上梅

天山路傍一株梅年年花發黄雲下昭君已殁漢使迴前後征人惟繫馬日夜風吹滿壠頭還隨壠水東西流此花若近長安路九衢年少無攀處

戴勝詞

戴勝誰與爾爲名木中作窠牆上鳴聲聲催我急種榖人家向田不歸宿紫冠綵綵（一作褐）羽斑銜得蜻蜓飛過屋可憐白鷺滿綠池不如戴勝知天時

鞦韆詞

長長絲繩紫復碧嫋嫋横枝高百尺少年兒女重鞦韆盤巾結帶分兩邊身輕裙薄易生力雙手向空如鳥翼下來立定重繫衣復畏斜風高不得旁人送上那足貴終賭鳴璫鬬自起迴迴若與高枝齊頭上寶釵從墮地眼前爭勝難爲休足蹋平地看始愁

開池得古釵

美人開池北堂下拾得寶釵金未化鳳凰半在雙股齊鈿花落處生黄泥當時墮地覓不得暗想窻中還夜啼可知將來對夫壻鏡前學梳古時髻豈至死亦不遺還似前人初得時

賽神曲

男抱琵琶女作舞主人再拜聽神語新婦上酒勿辭勤使爾舅姑無所苦椒漿湛湛桂座新一

雙長笛繫紅巾但願牛羊滿家宅十月報賽南
山神青天無風水復一作積碧龍馬上鞍牛服軛
紛紛醉舞踏衣裳把酒路傍勸行客

田家留客

人客少能留我屋客有新漿馬有粟遠行僮僕
應苦飢新婦廚中炊欲熟不嫌田家破門戶蠶
房新泥無風土行人但飯一作飲莫畏貧明府上
來可苦辛丁寧回語屋中妻有客勿令兒夜啼
雙冢直西有縣路我教丁男送君去

精衛詞

精衛誰教爾填海海邊石子青纍纍但得海水
作枯池海中魚龍一作魚鼈何所為口穿豈為空銜
石山中草木無全枝朝在樹頭暮海裏飛多羽
折時墮水高山未盡海未平願我身死子還生

老婦歎鏡

嫁時明鏡老猶在黃金縷盡雙鳳背憶昔咸陽
初買來燈前自繡芙蓉帶十年不開一片鐵長
向暗中梳白髮今日後床重照看生死終當此
長別

望夫石

望夫處江悠悠化為石不迴頭山頭一作日頭風復雨行
人歸來石應語

別鶴曲

主人一去池水絕池鶴散飛不相別青天漫漫
碧海重知向何山風雪中萬里雖然音影在兩
心終是死生同池邊巢破松樹死樹頭年年烏
生子

烏棲曲

章華宮人夜上樓君王望月西山頭夜深宮殿
門不鎖白露滿山山葉墮

雉將雛

雉咿喔雛出㲉毛斑斑觜啄啄學飛未得一尺
高還逐母行旋母腳麥壟淺淺難蔽身遠去戀
雛低怕人時時土中鼓兩翅引雛拾蟲不相離

白紵歌二首

天河漫漫北斗粲宮中烏啼知夜半新縫白紵
舞衣成來遲邀得吳王迎低鬟轉面掩雙袖玉
釵浮動秋風生酒多夜長夜未曉月明燈光兩
相照後庭歌聲一作舞更窈窕
館娃宮中春日暮荔枝木瓜花滿樹城頭烏棲

休擊鼓青娥彈瑟白紵舞夜天燑燑不見星宵
中火照西江明美人醉起無次第墮釵遺佩滿
中庭此時但願可君意迴晝為宵亦不寐年年
奉君君莫棄

短歌行

人初生日初出上山遲下山疾百年三萬六千
朝夜裏分將強半日有歌有舞閑早為昨日健
於今日時人家見生男女好不知男女催人老
短歌行無樂聲

飲馬長城窟

長城窟長城窟邊多馬骨古來此地無井泉賴
得秦家築城卒征人飲馬愁不迴長城變作望
鄉堆蹄蹤未乾人去近續後馬來泥汚盡枕弓
睡着待水生不見陰山在前陣馬蹄足脫裝馬
頭健兒戰死誰封侯

烏夜啼

庭樹烏爾何不向別處栖夜夜夜半當戶啼家
人把燭出洞戶驚栖失羣飛落樹一飛直欲飛
上天迴迴不離舊栖處未明重繞主人屋欲下
空中黑相觸風飄雨濕亦不移君家樹頭多好
枝

簇蠶辭

蠶欲老箔頭作繭絲皓皓場寬地高風日多不
向中庭爨蒿草神蠶急作莫悠揚年來為爾祭
神今但得青天不下雨上無蒼蠅下無鼠新婦
拜簇願繭稠女灑桃漿男打鼓三日開箔雪團
團先將新繭送縣官已聞鄉里催織作去一作走
與誰人身上著

渡遼水

渡遼水此去咸陽五千里來時父母知隔生重
著衣裳如送死亦有白骨歸咸陽營家各與題
本鄉身在應無迴渡日駐馬相看遼水傍

空城雀

空城雀何不飛來人家住空城無人種禾黍土
間生子草間長滿地蓬蒿幸無主近村雖有高
樹枝雨中無食長苦飢八月小兒挾弓箭家家
畏我田頭飛但能不出空城裏秋時百草皆有
子報言黃口莫啾啾長爾得成無橫死

水運行

西江運船立紅幟萬棹千帆繞江水去年六月

無稻苗已謊水鄉人餓死縣官部船日筭程纍
風惡雨亦不停在生有樂當有苦三年作官一
年行壞舟畏風復畏漏恐向太倉折升㪷辛勤
耕種非毒藥看著不入農夫口用盡百金不爲
費但得一金即爲利遠徵海稻供邊食豈如多
種邊頭地

當窻織

歎息復歎息園中有棗行人食貧家女大富家
織翁母隔墻不得力水寒手澁絲脆斷續來續
去心腸爛草蟲促促一作蟋機下啼兩日催成一
疋半輸官上頭有零落姑未得衣身不著當窻
却羨青樓倡十指不動衣盈箱

失釵怨

貧女銅釵惜於玉失却來來三日哭嫁時女伴
與作粧頭戴此釵如鳳凰雙杯行酒六親喜我
家新婦宜拜堂鏡中乍無失髻樣初起猶疑在
床上高樓翠鈿飄舞塵明日從頭一遍新

王建詩集卷第一

王建詩集卷第二

樂府

春燕詞

新燕新燕何不定東家緑池西家井飛鳴當戶
影悠揚一遶簷頭一遶梁黄姑説向新婦女去
年墮子汚衣箱已能辭山復過海幸我堂前故
巢在求食慎勿愛高飛空中飢鳶爲尔害辛勤
作窠 願得年年主人富

主人故池

深池高閣相連起荷葉團團蓋秋水主人已遠
涼風生舊客不來夫容死

古宮怨

乳烏啞啞飛復啼城頭晨夕宮中栖吳王別殿
繞江水後宮不開美人死

關山月

關山月營開道白前軍發凍輪當磧光悠悠照
見三堆兩堆骨邊風割面天欲明金沙嶺西看
看沒

贈離曲

合歡葉墮梧桐秋夗央背飛水分流少年使我

忽相棄雌鳴雄號夜悠悠夜長月沒蟲切切冷風入房燈焰滅若知中道各東西彼此不結同心結收此頭邊蛟龍枕留著箱中雙雄裳我今焚卻舊房物免使它人登尔牀

宛轉詞

宛宛轉轉勝上紗紅紅綠綠苑中花紛紛泊泊夜飛鴉寂寂寞寞離人家

水夫謠

苦哉生長當驛邊官家使我牽驛船辛苦日多樂時少水宿沙行如海鳥逆風上水萬斛重前驛迢迢波淼淼半夜緣堤雪和雨受他驅遣還復去夜寒衣濕披短蓑臆穿足裂忍痛何到明辛苦何處說齊聲騰踏牽船歌一間茅屋何所直父母之鄉去不得我願此水作平田長使水夫不怨天

田家行

男聲欣欣女顏悅人家不怨言語別五月雖熱麥風清簷頭索索繰車鳴野蠶作繭人不取葉間撲撲秋蛾生麥收上塲絹在軸的知輸得官家足不望入口復上身且免向城賣黃犢田家衣食無厚薄不見縣家門作身即樂

去婦

新婦去年胼手足衣不解縫蠶癈簇白頭使我憂家事還如夜裏燒殘燭當初為信傍人語豈道如今自辛苦在時縱嫌織絹遲有絲不上隣人機

神樹詞

我家家西老棠樹須晴即晴雨即雨四時八節上楉盤願神不離神處所男不著丁女在舍官上下無言語老身長健樹婆娑萬歲千年作神主

祝鵲

神鵲神鵲好言語行人早回多利賂我今庭中栽好樹與汝作巢當報汝

古謠

一東一西隴頭水一聚一散天邊霞一來一去道上客一顛一倒池中麻

公無渡河

渡河恐天雨岸遠波濤塞川如疊坂幸無白刃驅向前何用將身自棄捐蛟龍嚙骨魚食肉黃

泥直下無青天男兒縱輕婦人語惜君性命還須取婦人無力挽斷衣舟沉身死悔難追公無渡河公自為

海人謠

海人無家海裏住採珠殺象為歲賦惡波橫天山塞路未央宮中常滿庫

行見月

月初生居人見月一月行月行（行）行一年十二月強半馬上看盈缺百年歡樂能幾何在家見少行見多不緣衣食相驅遣此身誰願長奔波篋中有帛倉有粟豈向天涯走碌碌家人（一作中）見月望我歸正是道上思家時

七夕曲

河邊獨自看（一作對）星宿衣織天絲難接續抛梭振躡動鳴（明）璫為有秋期恨（限）不足遙想今夜河水隔龍駕車轅雀填石流蘇翠帳星渚間環珮無聲燈寂寂兩情纏綿忽如故復畏秋風生曉露幸回郎意且（旦）斯須一年中別今始初明星未出少停車

兩頭纖纖

兩頭纖纖青玉玦半白半黑頭上髮偪偪仆仆春冰裂磊磊落落桃華結（花一作初）

獨漉曲

獨獨漉漉鼠食猫肉烏日中雀（鵲）露宿黃河水直人心曲

寄遠曲

美人別來無處所巫山月明湘江雨千回相見不分明井底（看星）相看夢中語兩心相見（對）尚難知何況萬里不相疑

傷韋令孔雀詞

可憐孔雀初得時美人為尔別開池池邊鳳皇作伴侶羌聲鸚鵡無言語雕籠玉架嫌不栖夜夜思歸向南舞如今憔悴人見惡万里更求新孔雀熱眠雨水飢食虫翠尾盤泥金粉落多時人養不解飛海山風黑何處歸

傷隣家鸚鵡詞

東家小女不惜錢買得鸚鵡獨自憐自從死却家中女無人（更）復共鸚鵡語十日不食（飲）一滴漿淚漬綠毛頭似鼠舌關啞咽蓄哀怨開（籠）籠放飛離人眼短聲亦絕翠臆翻新墓雀鬼舊巢遠此禽

有志女有靈定爲連理相並生

春來曲

春欲來每日望春門早開黃衫白馬帶塵土逢著探春人卻回御堤內園曉過急九衢大宅家家入青帝少女染桃華露粧初出紅猶濕光風暢暢蝶宛宛遠庭一作樹氣匝枝柯軟可憐寒食街中郎早起著得單衣裳少年即見春好處似我白頭無好樹

春去曲

春已去華亦不知春去處綠尚繞澗卻歸來百

迴看著無花樹就中一夜東風惡收紅拾翠無遺落老天不比少年兒不中數與春別離

東征行

桐柏水西賊星落梟雛夜飛林木惡相國刻日波濤清當朝自請東南征舍人爲賓侍郎副曉覺蓬萊欠珮聲玉階舞蹈謝旌節生死向前山可穴同時賜馬并賜衣御樓看帶弓刀發馬前猛士三百人金書左右紅旗新司庖常膳皆得對好事將軍封爾身男兒生殺在手裏營門老將皆憂死幢幢白日當南山不立功名終不還

荊門行

江邊行人暮悠悠山頭殊未見荊州峴亭西南路多曲櫟林深深石鏃鏃看炊紅米煮白魚夜向雞鳴店家宿南中三月蚊蚋生黃昏不聞人語聲玉紗帷疎薄如霧隔衣噆膚耳邊鳴欲明不待燈火起喚得官船過蠻水女兒停客茆屋新開門掃地桐華裏犬聲撲撲寒谿煙人家燒竹種山田已雲欲雨薰昏熱麇鹿渡江虫出大蛇過處一山腥野牛驚跳雙角折斜分漢水橫湘山山青水綠荊門闊向前問箇長沙路舊是

屈原沈溺處誰家舟艇已南來逢著流人從此去月明山鳥多不栖下枝飛上高枝啼主人念遠心不懌羅衫對舞章臺夕紅燭交橫各自歸酒醒還是他鄉客壯年多滯尚思家況是白頭在天涯

鏡聽詞

重重摩挲嫁時鏡夫婿遠行憑鏡聽迴身不遣別人知人意丁寧鏡神聖懷中收拾雙錦帶恐畏街頭見驚怪嗟嗟嗦嗦下堂階獨自竈前來跪拜出門不願聞悲哀身在任郎回不回月明

地上人過盡好語多同皆道來卷帷上床喜不
定與郎裁衣失翻正可中三日得相見重繡錦
囊磨鏡面

行宮詞

上陽宮到蓬萊殿行宮巖巖遥相見向前天子
行幸多馬蹄車轍山川遍當時州縣每年修皆
留内人看玉案禁兵奪得明堂後長閑桃源與
綺繡閑元歌舞百草頭梁州樂人世嫌舊官家
乏人作宮戶不泥宮墻斫宮樹兩邊伏屋半崩
摧野火入林燒殿柱休封中岳六十年行宮不

見人眼穿

羽林行

長安惡少出名字樓下劫商樓上醉天明直下
明光宮散入五陵松柏中百回殺人身合死赦
書尚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定鄉吏籍中重
改姓出來依舊屬羽林立在殿前射飛禽

射虎行

自去射虎得虎歸宮差射虎得虎遲獨行以死
當虎命兩人因疑終不定朝朝暮暮空手回山
下綠苗成道徑遠立不教汚箭鏃聞死還來分

虎肉惜留猛虎看深山射殺恐畏終身閑

遠將歸

遠將歸勝未別離時在家相見熟新婦歡不足
去願車輪遲回思馬蹄速但令在舍相對貧不
向天涯金遶身

尋橦歌

人間百戲皆可學尋橦不比諸餘樂重梳短髻
下金鈿紅帽青巾各一邊身輕足捷勝男子遶
竿四面爭先緣習多倚附欹一作什攲竿滑上下蹋
蹝皆著襪翻身垂頸欲落地却住把腰初似歇

大竿百夫擎不起袅袅半在青天裏纖腰女兒
不動容戴行直舞一曲終回頭但覺人眼見矜
難恐畏天無風險中更險何曾失山鼠懸頭猨
挂膝小垂一手當舞盤斜挎雙蛾看落日斯須
改變曲解新貴欲欺他平地人散時滿地生顏
色行步依前無氣力

王建詩集卷第二

王建詩集卷第三

樂府

宮中三臺(二首六言)

魚藻池邊射鴨芙蓉苑裏看花日色柘袍相似
不著紅鸞扇遮
池北池南草色(本作綠)殿前殿後花紅天子千秋
萬歲未央明月清風

江南三臺(四首六言)

楊州橋邊少婦長安城裏商人三年不得消息
各自拜鬼求神

青草湖邊草色飛猨嶺上猨聲萬里湘江客到
有風有雨行人
樹頭花落花開道上人去人來朝愁暮恨即老
百年幾度三臺
閒身強健且爲頭白齒落難追准擬百年千歲
能得(一作不知)幾許多時

宮中調笑詞(四首)

團扇團扇美人病來遮面玉容憔悴三年誰復
思量管絃絃管絃管春草昭陽路斷
蝴蝶蝴蝶飛上金花枝葉君前對舞春風百葉
桃花樹紅紅樹紅樹燕語鶯啼日暮
羅袖羅袖暗舞春風已舊遙看歌舞玉樓好日
新妝坐愁愁坐一日虛生虛過
楊柳楊柳日暮白沙渡口船頭江水茫茫商人
少婦斷腸腸斷鷓鴣夜啼失伴

新嫁娘詞(三首)

三日入廚內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
姑嘗
錦障兩邊橫遮掩侍娘行遣郎鋪簟席相拜並(並拜)
親情

隣隣人未識床上坐堆堆郎來傍門戶滿口索
錢財

古風

送人

白日向西沒黃河復東流人生足著地寧免四
方游我行無返顧祝子勿回頭當須向前去何
用起離憂但恐無廣路平地作山丘令我車與
馬欲疾反停留蜀客多賣(情)貨邊人易封侯男兒
戀家鄉歡樂爲仇讎丁寧相勸免苦口幸無尤
對面無相成不如豺虎儔彼遠不寄書此寒莫

寄哀與君俱絕跡兩念無因由

主人故亭

主人昔專城城南起高亭貴與賓客游上者夜不寧酒食宴圃人栽接望早成經年使家僮遠道求異英郡中暫閒暇遶樹引諸生開泉浴禽為愛山中聲世間事難保一旦各徂征死生不相及花落實方榮我來至此中守吏非本名重君昔為主相與下馬行舊島日日摧池水不復清豈無後人賞所貴手自營澆酒向所思風起如有靈此去不重來重來傷我形

古從軍

漢家軍一作逐單于日沒處河曲浮雲道傍起行子車下宿槍城圍鼓角氈帳依山谷馬上懸壺漿刀頭分頰肉來時高堂上父母親結束回首不見家風吹破衣服金槍在股節相與拔箭鏃聞道西涼州家家婦人哭

邯鄲主人

遠客無主人夜投邯鄲市飛蛾遶殘燭半夜人醉起鑪頭酒家女遺我湘綺被合成雙鳳花宛轉不相離縱令顏色故勿遽合歡異一念始為

雞鶵金誰足貴門前長安道去者如流水晨風群鳥翔徘徊別離此

泛水曲

載酒入烟浦方舟泛綠波子酌我復飲子飲我還歌蓮深微路通峰曲幽氣多閒芳無留歸弄桂不停柯水上秋日鮮西山碧峩峩茲歡良可貴誰復更來過

江南雜體二首

江上風翛翛竹間湘水流日夜桂花落行人去悠悠復見離別處蟲聲陰雨秋

處處江山綠行人發瀟湘瀟湘迴鴈多日夜思故鄉春夢不知數空山蘭蕙香

遠征歸

萬里發遼陽處處問家鄉迴車不淹轍雨雪滿衣裳行見日月疾坐思道路長但令不征戍暗鏡重生光

思遠人

妾思向懸懸君行復綿綿征途向何處碧海與青天歲久自有念誰令長在邊少年若不歸蘭室如黃泉

傷近者不見

離人隔中庭，幸不爲遠征。雕梁下有壁，聞語亦聞行。天涯尚寄信，此處不傳情。君能並照水，形影自分明。

元日早朝

大國禮樂備，萬邦朝元正。東方色未動，冠劍門已盈。帝居在蓬萊，肅肅鐘漏清。將軍領羽林，持戟巡宮城。翠華皆宿陳，雪仗羅天兵。庭燎遠煌煌，旗上日月明。聖人龍火衣，寢殿開璇扃。龍樓橫紫煙，宮女天中行。六蕃陪位次，衣服各異形。舉頭看玉牌，不識宮殿名。左右翣扇（一作扇）開，蹈舞分滿庭。朝服帶金玉，珊珊相觸聲。泰階備雅樂，九奏鸞鳳鳴。裴徊慶雲中，笙磬寒錚錚。三公再獻壽，上帝錫永貞。天明告四方，群后保太平。

寄賀田侍中東平功成

使回高品滿城傳，親見沂公在陣前。百里旗幡衝即斷，兩重衣甲射皆穿。探知點檢兵應怯，算得新移柵未堅。營被數驚乘勢破，將經頻敗遂生全。密招殘寇防人覺，遥斬元兇恐自專。首讓諸軍無敢近，功歸部曲不爭先。開通州縣斜連海，交割山河直到燕。戰馬散驅還逐草，肉牛齊散卻耕田。府中獨拜將軍貴，門下兼分宰相權。唐史上頭功第一，春風雙節好朝天。

送裴相公上太原

還攜堂印向并州，將相兼權是武侯。時難獨當天下事，功成卻進手中籌。再三陳乞壚煙裏，前後分章玉案頭。朱架早朝排立戟，綠槐殘雨看張油。遥知鴈塞從今好，直得漁陽以北愁。邊鋪警巡旗盡換，山城候館壁（過一作館）重修。千群白刃兵迎節，十對紅妝妓打毬。聖主分明敎暫去，不須高起見京樓。

王建詩集卷第三

王建詩集卷第四

古風

聞故人自征戍迴

昔聞著征戍三年一還鄉今來不換兵須死在戰場念子無氣力徒學事戎行少年得生還有同墮穹蒼自去報爾家再行上高堂爾妻侑廢機爾母縫新裳恍恍恐不眞猶未苦承望每日空出城畏渴攜壷漿安得縮地經忽使在我旁亦知遠行勞人悴馬玄黃慎莫多停留苦我居者腸

七泉寺上方

長年好名山本性今得從迴看塵跡遥稍見麋鹿蹤老僧雲中居石門靑重重陰泉養成龜古壁飛却龍掃石禮新經懸幡上高峯日高猿鳥合覓食聽山鐘將火尋遠泉煮茶傍寒松晚隨收藥人便宿南澗中晨起衝露行濕花枝茸茸歸依向禪師願作香火翁

從元太守夏讌西樓

六月晨亦熱卑居多煩昏五馬遊西城几杖隨朱輪西樓臨方塘嘉木當華軒鳧鷺滿中流有酒復盈樽山東地無山平視大一作天海垠高風凉氣來灝景沉清源青衿儼坐傍禮容益存存顧爲顏氏徒歌詠夫子門

酬栢侍御聞與韋處士同遊靈臺寺見寄

西域傳中說靈臺屬雍州有泉皆聖跡有石皆佛頭所出薝蔔香外國俗來求毒蛇護其下樵者不可偷古碑在雲巔備載置寺由魏家移下來後人始增修近與韋處士愛此山之幽各自具所須竹籠盛茶甌牽馬過危棧褰衣涉奔流草開平路盡林下大石稠迴廊轉經峯忽見東西樓瀑布當寺門迸落衣裳秋石苔鋪紫花溪葉裁碧油松根載殿高飄飄仙山浮縣中賢大夫一月前此遊賽神賀得雨豈暇多停留二十韻新詩遠寄尋山儔清泠玉澗泣冷切石磬愁君名高難閑余身愚終休相將長無因從今生離憂

荆南贈別李肇著作轉韻詩

輝天復燿地再爲歌詠始素業傳學徒清門有君子文潤瀉潺潺德峯來壘壘兩京二十年投

食公卿（一作卿相）閒封章既不下故舊多慚顏賣馬
市耕牛却歸湘浦山麥收蠶上簇衣食應豈足
碧澗伴僧禪秋山對雨宿且歡身體適幸免纓
組束上宰鎮荆州敬重同歲遊歡逢通世友簡
授畫戎籌遲遲就公食愴愴別野裘主人開宴
席禮數無形迹醉笑或顛吟發談皆損益臨甃
理芳鮮升堂引賓客早歲慕嘉名遠思今始平
孔門忝同轍潘室幸諸甥自知再婚娶豈望為
親情欣欣還切切又二千里別楚筆防寄書蜀
茶憂遠熱潮山足重疊會合何時節莫歎各從
軍且愁岐路分美人停玉指離瑟不中聞爭向
巴山夜猿聲滿碧雲

早發金堤驛

蟲聲四野合月色滿城白家家閉戶眠行人發
孤驛離家尚苦熱衣服唯輕絺時節忽復遷秋
風徹經脉人睡落塹轍馬驚入蘆荻慰遠時問
程驚昏忽摇策從軍豈云樂憂患長縈積唯願
在貧家團圓過朝夕

和裴相公道中贈別張相公

雲間雙鳳鳴一去一歸城鞍馬朝天色封章戀
闕情日臨宮樹高煙蓋沙草平會當戎事息聯
影遠池行

和錢舍人水植詩

盆裏盛野泉晚鮮幽[illegible]初活草根浮重生荷
葉小多時水馬出盡日蜻蜓遶朝早獨來看冷
星沉碧曉

題壽安南館

明蒙竹間亭天暖幽桂碧雲生四面山水接當
階石濕樹浴鳥痕破苔臥鹿跡不緣塵駕觸堪
作商皓宅

送張籍歸江東

清泉滌塵緇靈藥釋昏狂君詩發大雅正氣迴
我腸復令五彩姿潔白歸天常昔歲同講道青
襟在師傍出處兩相因如彼衣與裳行成歸此
去離我適咸陽失意未還家馬蹄盡四方訪余
詠新文不倦道路長僮僕懷昔念亦如還故鄉
相覩惜晝夜寢息不異牀猶將在遠道忽忽起
思量黃金未爲罍無以挹酒漿所念俱貧賤安
得相發揚迴車遠歸省舊宅江南府[illegible]
[illegible]但貴情義彰五月天氣熱波濤毒於湯慎勿

多飲酒藥膳願自強

勵學

買地不肥實其繁緊耕鑿良田少鋤理蘭焦香亦薄勿以聽者迷故使宮徵錯誰言三歲童還能分善惡孜孜日求益猶恐業未博況我性頑蒙復不勤脩學有如朝暮食暫虧憂餒穫若使無六經賢愚何所託

山中寄及第故人

長長南山松短短北磵楊俱承日月照幸免斤斧傷去年與子別誠言暫還鄉如何弃我去天路忽騰驤誰謂有雙目識白不識腸豈知心内乖着我薜蘿裳弃君向前事不歎今異翔往往空室中寤語説珪璋十年居此溪松桂日蒼蒼自從無[illegible]人山中[illegible]輝光盡弃所留藥亦焚舊草堂還君誓已書歸我學仙方既為參與辰各願不相望始終名利途慎勿羅咎殃

求友

鑒形須明鏡療疾須良醫若無旁人見形疾安自知世路薄言行學成棄其師每懷一飯恩不重勸勉詞斆學既不誠朋友道日虧遂作名利交四海爭奔馳常慕正直人生死不相離苟能成我身甘與僮僕隨我言彼當信彼道我無疑針藥及病源以石投深池終朝舉善道敬愛當行之縱令誤所見亦貴本相規不求立名聲所貴去瑕玼各願貽子孫永為後世貴

寄李益少監兼送張實遊幽州

大雅廢已久人倫失其常天若不生君誰復為文綱迷者得道路溺者遇舟航國風人已變山澤增輝光星辰有其位豈合離帝旁賢人既遐征鳳鳥安來翔少小慕高名所念隔山岡集卷新紙封每讀常夢香古來難自達取鑿在賢良未為知音故徒恨名不彰諒無金石堅性命豈能長常恐一世中不上君子堂偉哉清河子少年志堅強篋中有素文千里求發揚自顧音韻乖無因合宮商幸君達精誠為我求迴章

寄崔列中丞

火山無冷地濁流無清源人生在艱世何處避讒言諸侯鎮九州天子開四門尚有忠義士不得申其冤茄木移遠植為我當行軒君子居要途易失主人恩我愛古人道師君直且温貪泉

誓不飲邪路誓不奔如何非岡坂故使車輪欹妓妾隨他人家事幸獲存當時門前客默默空宛煩從今遇明代善惡亦須論莫以曾見疑直道遂不軒

喻時

去者如弊帷來者如新衣鮮華非久長色落還弃遺詎知行者夭豈悟壯者衰區區未死間迴面相是非好聞苦不樂好視忽生瘢乃明萬物情皆逐人心移古今盡如此達士將何為

贈王侍御

愚者昧邪正貴將平道行君子抱仁義不懼天地傾三受主人辟方出咸陽城遲疑匪自榮將顯求賢名自來掌軍書無不盡臣誠何必楳白刃始致海內平恭事四海人甚於敬公卿有惡如己辱聞善如己榮或人居飢寒進退陳中情徹晏聽苦辛坐卧身不寧以心應所求盡家猶為輕衣食有親疎但恐喻禮經我今願求益証敢為友生幸君揚素風永作來者程

宋氏五女（貝州宋處士若芬五女若華若昭若倫若憲若荀）

五女誓終養貞孝內自持兔絲自縈紆不上青松枝晨昏在親傍閑則讀書詩自得聖人心不因儒者知少年絕音華貴絕父母詞素釵垂兩髦短窄古時衣行成聞四方徵詔環珮隨同時入皇宮聯影步玉墀鄉中尚其風重為修茅茨聖朝有良史將此為女師

送于丹移家洺州

憶昔門館前君當童子年今來見成長俱過遠所傳詩禮不外學兄弟相攻研如彼販海翁豈種溪中田四方尚爾文獨我敬爾賢但愛金玉聲不貴金玉堅孤遺一室中寢食不相捐飽如腸胃同疾若膚體連耕（一作居）者求沃土漚者求深源彼邦君子居（一作處）一日可徂遷念此居處近各為衣食牽從今不見面猶勝異山川既乖歡會期鬱鬱兩難宣素琴若無徽安得宮商全他皆緩別日我願促行軒送人莫長歌長歌離恨延羸馬不知去過門常盤旋會當為爾隣有地容一泉

留別舍弟

孤賤相長育未曾為遠遊誰不重歡愛晨昏闕珍羞出門念衣單草木當窮秋非疾有憂歎實

爲人子尤世情本難合對面隔山丘況復干戈地懦夫何所投與爾俱長成尚爲溝壑憂豈非輕歲月少小不勤修從今解思量勉力謀善猷但得成爾身衣食寧我求固合受此訓愼慢爲身羞（一作辱）歲暮當歸來愼莫懷遠愁

壞屋

官家有壞屋居者願離得苟或幸其遷回循任傾側若當君子住一日還修飾必使換榱楹先須木端直永令雀與鼠無處求栖息堅固傳後人從令勉勞力以茲喻臣下亦可成邦國雖曰愚者詞將來幸無惑

送薛蔓應舉

四海重貢獻珠責稱至珍聖朝開禮闈所貴集嘉賓若生在世間此路出常倫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憧憧車馬徒爭路長安塵萬目視高天昇者寧苦辛況子當少年丈人在咸秦出門見宮闕獻賦侍朱輪有賢大國豐無子一家貧男兒富邦家豈爲榮其身煌煌文明代俱幸生此辰自顧非國風難以合聖人子去東堂上我歸南澗濱願君勤作書與我山中隣

將歸故山留別杜侍御（一作郎）

有川不得涉有路不得行沉沉百憂中一日如一生錯來干諸侯石田廢春耕虎戟衞重門何因達中誠日月俱照耀山川異陰晴如何百里間開目不見明我今歸故山誓與草木并願君去丘坂長使道路平

送韋處士老舅

憶昨癡小年不知有經籍常隨童子遊多向外家劇偷花入隣里弄筆書墻壁照水學梳頭應門未穿犢人前賞文性糊果蒙不惜賦字詠新泉探題得幽石自從出關輔三十年作客風雨一飄颻親情多阻隔如何二千里塵上驅蹇瘠良久陳苦辛從頭歎衰白既來今又去暫笑還成慼落日動征車春風捲離席（不言至壽）西路華嶽祠前栢會得過帝鄉重尋舊行跡

送同學故人

各爲四方人此地同事師業成有先後不得長相隨出林多道路緣岡復遶陂念君辛苦行令我形體疲黃葉（一作[illegible]）車前四散當此時亭上夜蕭索山風水離離

幽州送申稷評事歸平盧

行子繞天北山高塞復深升堂展客禮臨水濯塵襟驅馳戎地馬聚散林間禽一杯瀉東流各願無異心薊亭雖苦寒春夕勿重衾從軍任白頭莫賣故山岑

溫門山

早入溫門山羣峯亂如戟崩崖欲相觸呀豁斷行迹脫屐尋淺流定足畏欹石路盡十里溪地多千歲栢洞門晝陰黑深處惟石壁似見丹砂光亦聞鍾乳滴靈池出山底沸水衝地脉暖氣成濕煙濛濛隱中白隨侶入古寺便是雲外客月出天氣涼夜鍾山寂寂

田家

啾啾雀滿樹靄靄東坡雨田家夜無食水中摘禾黍

代故人新姬侍疾

雙轂不迴轍子疾已在旁侍坐長搖扇迎醫漸下床新施箱中幔未洗來時粧奉君纏綿意幸願莫相忘

採桑

鳥鳴桑葉間葉綠條復柔攀看去手近散下長長鉤黄花蓋野田白馬少年遊所念豈迴顧良人在高樓

曉思

曉氣生綠水春條露靡靡林閒栖鳥散遠念征人起幽花宿含彩早蝉寒更翅君行非晨風詎能從門至

早起

迴燈正衣裳出户星未稀堂前候姑起環珮生晨輝晴池光靡曆密樹花葳蕤九城鍾漏絕遥聽直郎歸

酬張十八病中寄詩

本性慵遠行綿綿病自生見君綢繆思慰我寂寞情風幌夜不掩秋燈照雨明彼愁此又憶一夕兩盈盈

秋夜

夜久葉露滴秋蟲入戶飛臥多骨髓冷起覆舊綿衣

水精

映水色不別向月光還度傾在荷葉中有人看

是露

香印

閑坐燒印香滿户松栢氣火盡轉分明青苔碑上字

秋燈

向壁暖悠悠羅幃寒寂寂斜照碧山圖松間一片石

落葉

陳綠尚參差初紅已重疊中庭初掃地繞樹三兩葉

園果

雨中梨果病每樹無數箇小兒出入看一半鳥啄破

野菊

晚艷出荒籬冷香着秋水憶向山中見伴蛩石壁裏

荒園

朝日滿園霜牛衝籬落壞掃掠黃葉中時時一窠薤

南澗

野桂香滿溪石莎寒覆水愛此南澗頭[redacted]日潺湲裏

晚蝶

粉翅嫩如水繞砌乍依風日高山露解飛入菊花中

王建詩集卷第四

王建詩集卷第五

律詩

杜中丞書院新移小竹

此地本無竹遠從山寺移經年求養法隔日記澆時嫩綠卷新葉殘黃收故枝色經寒不動聲與靜相宜愛護出常數稀稠看自知貧家緣未有客散獨行遲

同于汝錫賞白牡丹

曉日花初吐春寒白未凝月光裁不得蘇合點難勝柔膩於雲葉新鮮掩鶴膺統心黃倒暈側面紫重稜乍斂看如睡初開問欲應並香幽蕙死比艷美人憎價數千金貴形相兩眼疼自知顏色好愁被彩光凌

送人遊塞

初晴天墮絲晚色上春枝城下路分處邊頭人去時停車數行日勸酒問回期亦是茫茫客還從此別離

塞上逢故人

百戰一身在相逢白髮生何時得鄉信每日算歸程走馬登寒壠驅羊入廢城羌笳三兩曲人醉海西營

南中

天南多鳥聲州縣半無城野市依蠻姓山村逐水鳴瘴煙沙上起陰火雨中生獨有求珠客年年入海行

汴路水驛

晚泊水邊驛柳塘初起風蛙鳴蒲葉下魚入稻花中去舍已云遠問程猶向東近來多怨別不與少年同

淮南使迴留別竇侍御

戀戀春恨結綿綿淮草深病身愁至夜遠道畏逢陰忽逐酒盃會暫同風景心從今一分散還是曉枝禽

汴路即事

千里河煙直青槐夾岸長天涯同此路人語各殊方草市迎江貨津橋稅海商迴看故宮柳憔悴不成行

山居

屋在瀑泉西茅房下有溪閉門留野鹿分食養山雞桂熟長收子蘭生不作畦初開洞中路深

處囀松梯

醉後憶山中故人

花開草復秋雲水自悠悠因醉暫無事在生難免愁遇晴須看月聞健且登樓暗想山中伴如今盡白頭

送流人

見說長沙去無親亦共愁陰雲鬼門夜寒雨瘴江秋水國山魈引蠻鄉洞主留漸看歸處遠垂白住炎洲

貧居

眼底貧家計多時總莫嫌蠹生騰藥篋字暗換書籤避濕堆黃葉遮風下黑簾近來身不健時就六壬占

過趙居士擬置草堂處所

休師竹林北空可兩三間雖愛獨居好終來相伴閑猶嫌近前樹爲礙看南山的有深耕處春初須早還

新開望山處

新開望山處今朝減病眠應移千里道猶自數峯偏故欲遮春巷還來遶暮天老夫行步弱免

到寺門前

題東華觀

路盡煙光外院門題上清鵁鶄虛解語瓊葉軟無聲白髮道心熟黃衣仙骨輕[redacted]何處覓長生

詩字爲 刻本作 還語對 憂

飯僧

別屋炊香飯薰辛不入家濾泉調葛麪淨手摘藤花滿餅除青葉芹齏帶紫芽願師長伴食消氣有薑茶

照鏡

忽自見憔悴壯年人亦疑髮緣多病落力爲不行衰暖手揉雙目看圖引四肢老來眞愛道所恨覓還遲

歸昭應留別城中

喜得近京城官卑意亦榮並床歡未定離室思還生計拙偷閑住經過買日行知無自來分一驛是遥程

答寄芙蓉冠子

一學芙蓉葉初開映水幽雖經巧兒手不稱老夫頭枕上眠常戴風前醉恐柔明年有閏閣此

樣必難求

長安春遊

騎馬傍閑坊新衣著雨香桃花紅粉醉柳絮白雲狂不覺愁春去何曾得日長牡丹相次發城裏又須忙

冬夜感懷

晚年恩愛少耳目靜於僧竟夜不聞語空房惟有燈氣嘘寒被濕霜入破總凝（一作月照冰增凝）斷得人間事長如此亦能

初到昭應呈同僚

白髮初為吏有慙年少郎自知身上拙不稱世間忙秋雨縣墻緑暮山宮樹黃同官若容許長借老僧房

縣丞廳即事

宮殿半山上人家高下居古廳眠愛魘老吏語多虚雨水洗荒竹溪沙填廢渠聖朝收外府皆自九天除

閒居即事

老病貪光景尋常不下簾妻愁耽酒僻人怪考詩嚴小婢偷紅粉嬌兒弄白髯有時看舊卷未免意中嫌

送吳郎中赴忠州

西臺復南省清白上天知家每因窮散官多為直移遷過驛近買藥出城遅朝野憑人別親情伴酒悲故園愁去後白髮想迴時何處忠州界山頭卓望旗

照鏡

終日自纏繞此身無適縁萬愁生旅夜百病湊衰年少睡僧明屋慵行待暖天癢頭梳有虱風耳炙聞蟬換白方多錯迴金法不全家悲（一作貧）何所戀時在老僧邊

林居

荒林四面通門在野田中頑僕長如客貧居未勝蓬舊綿衣不暖新草屋多風唯去山南近閑親販藥翁

原上新居十三首

新占原頭地本無山可歸荒藤生葉晚老杏著花稀厨舍近泥竈家人初飽薇弟兄今四散何日更相依

一家榆柳新四面遠無鄰人少愁聞病莊孤

得貧耕牛長願飽樵僕每怜勤終日憂衣食何
由脫此身

長安無舊識百里是生一作天涯寂寞思逢客荒
涼喜見花訪僧求賤藥將馬中豪家乍得新蔬
菜朝盤忽覺奢

雞鳴村舍遥花發亦蕭條野竹初生筍溪田未
得苗家貧僮僕瘦春冷菜蔬焦甘分長如此無
名在聖朝

春來梨棗盡啼哭小兒飢鄰富雞長去莊貧客
漸稀借牛耕地晚賣樹納錢遲墻下當官路依
山補竹籬

自掃一間房唯鋪獨卧床野羹溪菜滑山紙水
苔香陳藥初和白一作雲新經未入黃近來心力
少休讀養生方

擬作讀經人空房置淨巾鎖茶藤篋密曝藥竹
床新老病應隨業因緣不離身焚香向居士無
計出諸塵

移家近住村貧苦自安存細問梨菓植遠求花
藥根倩人開廢井趁犢入新園長愛當山立黃
昏不閉門

和暖遶林行新貧足喜聲掃渠憂竹旱澆地引
蘭生山客憑栽樹家僮使入城門前粉壁上書
着縣官名

住處鐘鼓外免爭當路橋身閑時却困兒病可
來嬌雞睡日陽暖蜂一作蝶狂花艷燒長安足門
戶疊疊看登朝

近來年紀到世事總無心古鶴憑人揭閑詩任
客吟送經還野院移石入幽林谷口春風惡梨
花蓋地深

懶更學諸餘林中掃地居膩衣穿不洗白髮短
慵梳苦相常多淚勞生自悟虛閑行人事絕親
故亦無書

住處去山近傍園麋鹿行野桑穿井長荒竹過
墻生新識鄰里面未諳村社情名田無力及賤
貨與人耕

送李評事使蜀

勸酒不依巡明朝萬里人轉江雲棧細近驛板
橋新石冷啼猿影松昏戲鹿塵少年爲客好況
是益州春

新修道居

世間無所入學道處新成兩面有山色六時聞磬聲閑加經遍數老愛字分明若得離煩惱焚香過一生

贈洪哲師

老僧眞古畫閑座語中聽識病方書聖諳山草木靈人來多一作還施藥願滿不持經相伴尋溪竹秋苔襪履青

題法雲禪院僧

不剃頭多日禪來白髮長合村迎住寺同學乞修房覺少持經力愛無養病粮上山猶得在自辭衲衣裳

贈溪翁

溪田借四鄰不省解憂身看日和仙藥書符救病人伴僧齋過夏中酒卧經旬應得丹砂一作霜力春來黑髮新

謝李續主簿

館舍幸相近因風及病身一官雖隔水四韻一作五字是同人衰卧朦朧曉貧居冷落春少年無不好莫恨滿頭塵

寒食

田舍清明日家家出火遲白衫眠古巷紅索搭高枝紗帶生難結銅釵重欲垂斬新衣路盡還似去年時

貽小尼師

新剃青頭髮生來未掃眉身輕禮拜穩心慢記經遲喚起猶侵曉催齋已過時春晴堦下立私地弄花枝

惜懽

當懽須且懽過後買應難歲去停燒㸃花開把火看狂來欺酒淺愁盡覺天寛次第頭皆白齊年幾箇殘

山中惜花

忽看花漸稀罪過酒醒遲尋覓風來處驚張夜落時遊絲縈一作牽故蘂宿葉守空枝開取當軒一作映地年年樹底期

和武門下傷韋令孔雀

孤號秋閣陰韋令在時禽覓伴海山思鄉橘柚深舉頭聞舊曲顧尾惜殘金顛頓不飛去重君池上心

題所貸宅牡丹花

貧宅得花饒初開恐是妖粉光深紫膩肉色退
紅嬌且願風留著惟愁日炙燋可怜零落蘂收
取作香燒

隱者居

山人住處高看日上蟠桃雪縷青山脉雲生白
鶴毛朱書護身咒水噀斷邪刀何物中(一作堪)長
食胡麻慢火熬

昭應官舍

繞廳春草合知道縣家閑行見雨遮院臥看人
上山避風新浴後請假未醒閒朝客輕單吏從
他不往還

秋日送杜虔州

憶得宿新宅別來餘蕙香初聞守遠郡一日臥
空床野驛烟火濕路人消息狂山樓添鼓角村
柵立旗槍晚渚露荷敗早衙風桂涼謝家章句
出江月少輝光

王建詩集卷第五

王建詩集卷第六

律詩三十首

寄杜侍御

何須服藥覓昇天粉閣爲郎即是仙買宅但幽
從索價栽松取活不爭錢退朝寺裏尋荒塔經
宿城南看野泉道氣清凝分曉爽詩情冷瘦滴
秋鮮學通儒釋三千卷身擁旌旗二十年春巷
偶過同户飲暖窻時語對床眠破除心力緣書
癖傷損花枝爲酒顛今日惣來歸聖代(一作今日捷書
單馬地)文人先達幸相憐

寄上韓愈侍郎

重登太學領儒流學浪詞鋒壓九州不以雄名
疎野賤唯將直氣折王侯詠傷松桂(一作柱)青山
瘦取盡珠璣碧海愁敘述異篇經(一作詩)總別輭
驅險句最(一作物)先投碑文合遣貞魂謝史筆應
令諂骨羞清俸探將還酒債黃金旋得起書樓
參來擬設官人禮朝退多逢月閣遊見向雲泉
求住處若無知薦一生休

贈華州鄭大夫

此官出入鳳池頭通化門前第一州少華山雲

當驛起小敷溪水入城流空閑地内人初满詞訟牌前草漸稠報狀折開知足雨赦書宣過喜無因自來不説雙旌貴恐替長教百姓愁公退晩凉無一事（一作吏散日高衙府静）步行攜客上南樓

贈王樞密（一作中貴王樞密守澄宗姓也）

三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宫見小時脱下御衣先賜着進來龍馬每教騎長承密旨歸家少獨奏邊機出殿遲自是姓同親向説九重爭得外人知

早秋過龍武李將軍書齋

高樹蟬聲秋巷裏朱門冷静似閑居重裝墨畫數莖竹長着香薰一架書語笑侍兒知禮數吟哦野客任狂疏就中愛讀英雄傳欲立功勲恐不如

江陵即事

瘴雲梅雨不成泥十里津頭（一作樓）壓大堤蜀女下沙迎水客巴童傍驛賣山雞寺多紅藥燒人眼地足青苔染馬蹄夜半獨眠愁在遠北看歸路隔蠻溪

題花子贈渭州陳判官

膩如雲母輕如粉艶勝香黄薄勝蟬點綠斜蒿新葉嫩添紅石竹晩花鮮鴛鴦比翼人初帖蛺蝶重飛樣未傳況復蕭郎有情思可憐春日鏡臺前

送從姪擬赴江陵少尹

荆州少尹好閑官親故皆來勸自寛無事日長貧不易有才年少屈終難沙頭欲買紅螺盞渡口多呈白角盤應向章華臺下醉莫衝雲雨夜深寒

華□感舊

塵到朝元邊使急千官夜發六龍迴輦前月照羅衫淚馬上（一作宫裏）風吹臘燭灰公主粧樓金鎖澁貴妃湯殿玉蓮開有時雲外聞天樂知是先皇沐浴來

九仙公主舊莊

仙居五里外門西石路親迴御馬蹄天使來栽宫裏樹羅衣自買院前溪野牛行傍澆花井本主分將灌藥畦樓上鳳凰飛去後白雲紅葉屬山雞

郭家溪亭

高亭望見長安樹春草崗西舊路迷光動綠煙
遮岸竹粉開紅艷塞溪花野泉閒洗親王馬古
柳曾停貴主車粧閣書樓傾側盡雲山新賣與
官家

題金家竹溪

少年因病離天仗乞得歸家自養身買斷竹溪
無別主散分泉水與新隣山頭鹿下長驚犬池
面魚行不怕人鄉使到來一作門常款語還聞世
上有功臣

題應聖觀 觀即李林甫舊宅

精思堂上畫三身迴作仙官度美人賜額御書
金字貴行香天樂羽衣新空廊鳥啄花甎縫小
殿蟲緣玉像塵頭白女冠猶說得薔薇一作枯林不
似已前春

同于汝錫遊降聖觀

秦時桃樹滿山坡騎鹿先生降大羅路盡溪頭
逢地少門連內裏見天多荒泉壞簡朱砂暗古
塔殘經篆字訛聞說開元齋醮日曉移行漏帝
親過

逍遙翁溪亭

逍遙翁在此徘徊帝改溪名起石臺車馬到春
常借問子孫因選暫歸來稀疎野竹人移折零
落蕉花雨打開無主青山何所直賣供官稅不
如灰

尋李山人不遇

山客長須少在時溪中放鶴洞中棊生金有氣
尋還遠仙藥成窠見即移莫爲無家陪寺食應
緣將米寄人炊從頭石上留名去獨向南峯問
老師

題石甕寺

青崖白石夾城東泉脉鐘聲內裏通地壓龍蛇
山色別屋連宮殿匠名同簷燈經夏紗籠黑溪
葉先秋臘樹紅天子親題詩總在畫扉長鏁碧一作壁
籠中

早登西禪寺閣

上方臺殿第三層朝壁紅窗日氣凝煙霧開時
分遠寺山川晴處見崇陵沙灣漾水圖新粉綠
野荒阡暈色繒莫說城南月燈閣自諸樓看總
難勝

題江寺兼求藥子

隋朝舊寺楚江頭深謝師僧引客遊空賞野花無過夜若看琪樹即須秋紅珠落地求誰與青角垂階自不收願乞野人三兩粒歸家將助小庭幽

題詵法師院

三年說戒龍宮裏巡禮還來向水行多愛貧窮人遠請長修破落寺先成秋天盆底新荷色夜地房前小竹聲僧院不求諸處好轉經唯有一窻明

酬于汝錫曉雪見寄

欲明天色（一作風定）白漫漫打葉穿簾（一作窓）未乾（一作雪打書窓竹葉乾）薄落堦前人跡盡差池樹裏鳥銜殘旋銷迎暖沾墻少斜舞遮春到地難勞動更裁新樣綺紅燈一夜剪刀寒

從軍後寄山中友人

愛仙無藥（一作計）住溪貧脫却山衣事（一作作）漢臣夜半聽雞梳白髮天明走馬入紅塵村童近去嫌醒食野鶴高飛避俗人勞動先生還相示別來弓箭不離身

寄汴州令狐相公

三軍江口擁雙旌虎帳長開自教兵機鑠惡徒狂寇盡思驅老將壯心生水門向晚茶商鬧橋市通宵酒客行秋日梁王池閣好新歌散入管絃聲

別李賛侍御

同受艱難驃騎營半年中聽揭槍聲草頭送酒驅村樂賊裏看花著探兵講易功夫尋已聖說詩門户別來情鴈書自入無消息賣盡寒衣却出城

和蔣學士新授章服

五色箱中絳服春笏花成就白魚新看宜賜處驚迴眼著謝恩時便稱身瑞草唯承天上露紅鸞不受世間塵翰林同賀文章出驚動茫茫下界人

歲晚自感

人皆欲得長年少無那排門白髮催一向破除愁不盡百方迴避老須來草堂未辦終須置松樹難成亦且栽瀝酒願從今日後更逢三十度花開

昭應官舍

癡頑終日羨人閑却喜因官得近山剏對寺樓
分寂寂遠從溪路借潺潺眇身多病唯親藥空
院無錢不要關文案把來看未會雖書一字甚
慙顏

寄舊山僧

因依老宿發心初半學修心半讀書雪夜每常
同席卧花時未省兩山居獵人箭底求傷鴈釣
户竿頭乞活魚一向風塵取煩惱不知衰病日
難除

武陵春日

尋春何事却悲涼春到他鄉憶故鄉秦女洞桃
欹澗碧楚王堤柳舞煙黄波濤入夢家山遠名
利關身客路長不似冥心叩塵寂玉編金軸有
仙方

寄分司張郎中

一別京華年歲久卷中多見嶺南詩聲名已壓
衆人上愁思未平雙鬢知江郡遷移猶遠地仙
宮榮寵是分司青天白日當頭上會有求閑不
得時

王建詩集卷第六

王建詩集卷第七

律詩二十九首

上武元衡相公

旌旗坐鎮蜀江雄帝命重開舊閣崇襃貶唐書天曆上捧持堯日慶雲中孫情迥出鸞皇遠健思潛搜海岳空長得蕭何為國相自西流水盡朝宗

上張弘靖相公

傳封三世盡河東家占中條第一峯旱歲天教作霖雨明時帝用補山龍草開舊路沙痕在日照新池鳳跡重早散自知霄漢隔若為門下賜從容

上裴度舍人

小松雙對鳳池開履跡衣香逼上台天意皆從彩毫出宸心盡向紫煙來非時玉案呈宣旨每日金階謝賜迴仙侶何因記名姓縣丞頭白走塵埃

上杜元穎相公

學士金鑾殿後居天中行坐侍龍輿承恩不許離床謝密詔長教倚案書馬上喚遮紅觜鴨船頭看釣赤鱗魚閑曹散吏無相識猶記荆州拜謁初

贈盧汀諫議

青娥不得在床前空室焚香獨自眠功證詩篇離景象藥成官位屬神仙閑過寺觀長衝夜立送封章直上天近見蘭臺諸吏說御詩新集未教傳

賀楊巨源博士拜虞部員外

合歸蘭署已多時上得金梯亦未遲兩省郎官開道路九州山澤屬曹司諸生拜別收書卷舊客看來讀制詞殘著幾丸仙藥在分張還遣病夫知

贈郭將軍

承恩新拜上將軍當直巡更近五雲天下表章經院過宮中語笑隔墻聞密封計策非時奏別賜衣裳到處薰向晚臨階看號簿眼前風景任支分

贈田將軍

初從學院別先生便領偏師得戰名大小獨當三百陣縱橫祗用五千兵迴殘疋帛歸天庫分

好旌旗入禁營自執金吾長上直蓬萊宮裏夜巡更

贈胡征將軍

書生難得是金吾近日登科記總無半夜進儺當玉殿未明排仗到銅壺朱牌面上分官契黃紙頭邊押勑符恐要蕃中新道路指揮重畫五城圖

村居即事

休看小字大書名向日持經眼却明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閑不夢見公卿因尋寺裏薰辛斷自別城中禮數生斜月照房新睡覺西峯半夜鶴來聲

留別田尚書

擬報平生未殺身難離門館起居頻不看匣裏釵頭古猶戀機中錦樣新一代甘爲漳岸老全家却作杜陵人朝天路在驪山下專望紅旗拜舊塵

送唐大夫罷節歸山

年少平戎老學仙表求骸骨乞生全不堪腰下懸金印已向雲西寄玉田旄節抱歸官路上公卿送到國門前人間雞犬同時去遙聽笙歌隔水煙

送司空神童

杏花壇上授書時不廢中庭趁蝶飛暗寫五經收部秩初年七歲着衫衣秋堂白髮先生別古巷青襟舊伴歸獨向鳳城持薦表萬人叢裏有光輝

送振武張尚書

迴天轉地是將軍扶冊春宮上五雲撫背恩雖同骨肉擁旄名未敵功勳盡收壯勇填兵數不向蕃渾奪馬羣閑即單于臺下獵威聲直到海西聞

送吳諫議上饒州

鄱陽太守是真人琴在牀頭籙在身曾向先皇邊諫事還應上帝處稱臣養生自有年支藥稅戶應停月進銀淨掃水堂無侍女下衙唯共鶴殷勤

贈闕少保

髭鬚雖白體輕健九十三來却少年問事愛知天寶裏識人皆是武皇前玉裝劍珮身長帶絹

寫方書子不傳侍女常時教合藥亦閑私地學求仙

送魏州李相公

百代功勳一日成三年五度換雙旌閑來不對人論戰難處長先自請行旗下可聞誅敗將陣頭多是用降兵當朝面受新恩去算料妖星不敢生

贈索暹將軍

渾身着箭瘢猶在萬槊千刀揔過來輪劒直衝生馬隊抽旗旋踏死人堆聞休鬬戰心還癢見說煙塵眼即開淚滴先皇堦下土南衙班裏趂朝迴

贈王屋道士赴詔

玉皇符到下天壇玳瑁頭簪白角冠鶴遣院中童子養鹿憑山下老人看法成不怕刀鎗利體一作髓實常欺石榻寒能斷世門腥血味長生只要一丸丹

贈王處士

松樹當軒雪滿池青山掩障一作帳碧紗帷鼠來案下長偷水鶴在床前亦看碁道士寫將行氣法家童授與步虛詞世間有似君應少便乞從令作我師

洛中張籍新居

最是城中閑靜處更迴門向寺前開雲山且喜重重見親故應須得得來借倩學生排藥合留連處士乞松栽自君移到無多日墻上人名滿綠苔

題裴處士碧虛溪居

鳥聲真似深山裏平地人間也不同春圃紫芹長卓卓暖泉青草一叢叢松臺前後花皆別竹崦高低水盡通細問來時從遠近溪名載入縣圖中

送阿史那將軍安西迎舊使靈櫬

漢家都護邊頭沒舊將麻衣萬里迎陰地背行山下火風天錯到磧西城單于送葬還垂淚部曲招魂亦道名却入杜陵秋巷裏路人來去讀銘旌

贈崔禮駙馬

鳳凰樓閣連宮樹天子崔郎自愛貧金埒減添栽藥地玉鞭平與賣書人家常絃管聽常少分

外詩篇有即新一月一迴陪內宴馬蹄猶猷路
香塵、

贈太清盧道士

上清道士未昇天南岳中華作散仙書賣入分
通字學丹燒九轉定人年修行近日形如鶴導
引多時骨似綿想向諸山尋禮遍却迴還守老
君前、

送宮人入道

休梳叢鬢洗紅粧頭戴芙蓉出未央弟子抄將
歌遍疊宮人分散舞衣裳問師初得經中字入
淨猶燒內裏香發願蓬萊見王母却歸人世施
仙方

上李吉甫相公

聖朝齊賀說逢殷霄漢無雲日月真金鼎調和
天膳美瑤池沐浴賜衣新兩河開地山川正四
海休兵造化仁曾向山東爲散吏當今實憲是
賢臣

上李益庶子

紫煙樓閣碧紗亭上界詩仙獨自行奇險驅迴
還寂寞雲山經用始鮮明藕絲紋縷裁來滑鏡
水波濤澹得清昏思顧因秋露洗幸容堦下禮
先生

題元郎中新宅

近移松樹初栽藥經帙書籤一切新鋪設暖房
迎道士支分閑院着醫人買來高石雖然貴入
得朱門未免貧雖有好詩名字出倍教年少損
心神

王建詩集卷第七

王建詩集卷第八

律詩

初授太府丞言懷

除書亦下不一作屬微班喚作官曹便不閑檢按事多關市井聽人言不在雲山病童嗔着唯行慢老馬鞭多轉放頑此去仙宫無一里遥看松樹衆家攀

贈李愬僕射

唐州將士死生同盡逐雙旌舊鎮空獨破淮西功業一作家傳大新除隴右世家雄知時每笑論兵法識勢還輕立戰功次第各分茅土貴殊勳併在一門中

書贈舊渾二曹長

二年同在華清下入縣門中最近鄰替飲觥籌知户小助成書屋見家貧夜碁臨散停分客朝浴先迴各送人僮僕使來傳語熟至今行酒校殷勤

上崔相公

枯桂衰蘭一遍春唯將道德定君臣施行聖澤山川潤圖畫天文彩色新開闔覆看祥瑞曆封名直進薜蘿人應憐慚老無知己自別溪中滿鬢塵

寄楊十二秘書

初移古寺正南方静是浮山遠是莊人定猶行背街鼓月高還去打僧房新詩欲寫中朝滿舊卷常抄外國將閑出天門醉騎馬可憐蓬閣秘書郎

謝田贊善見寄

五侯三任一作仕未相稱頭白如絲作縣丞錯判符曹羣吏笑亂書巖石一山僧自知酒病衰腸怯遥怕春殘百鳥凌年少力生猶不敵況加顛頓悶騰騰

晚秋病中

萬事風吹過耳輪貧兒活計亦曾聞偶逢新語書紅葉難得閑人語白雲霜下野花渾着地寒來溪鳥不成羣病多體痛無心力更被頭邊藥氣薰

薛二十池亭

每箇樹邊消一日遶池行匝又須行異花多是非時有好竹皆當要處生斜竪小橋看島勢遠

移山石作泉聲浮萍着岸風吹歇水面無塵晚
更清

故梁國公主池亭

平陽池館枕秦川門鎖南山一朶煙素柰花開
西子面緑揄枝散沈郎錢裝簷玳瑁隨風落傍
岸鵁鶄逐暖眠寂寞空餘歌舞地玉簫聲絶鳳
歸天

題柱國寺

皇帝施錢修此院半居天上半人間丹梯暗出
三重閣古像斜開一面山松柏自穿空地少川
原不稅小僧閑行香天使長相續早起離城日
午還

昭應官舍書事

縣在華清宮北面曉看樓殿正相當慶雲出處
依時報御果呈來每度嘗臈月近湯泉不凍夏
天臨渭屋多涼兩衙早被官拘束登閣巡溪亦
屬忙

昭應李郎中見貽佳作次韻奉酬

牕户風凉四面開陶公愛晚上高臺中庭不熱
青山入野水初晴白鳥來精思道心緣境熟麤
疎文字見詩迴諸生圍遶新篇讀玉闕仙官少
此才

閑說

桃花百葉不成春鶴壽千年也未神秦隴州緑
鸚鵡貴王侯家爲牡丹貧歌頭舞遍迴迴别簸
樣眉心日日新鼓動六街騎馬出相逢揔是學
狂人

自傷

衰門海内幾多人滿眼公卿揔不親四授官資
元七品再經婚娶尚單身圖書亦爲頻移盡兄
弟還因數散貧獨自在家常似客黄昏哭向野
田春

田侍中宴席

香薰羅幕暖成煙火照中庭燭滿筵整頓舞衣
呈玉腕動摇謌扇露金鈿青娥側座調雙管彩
鳳斜飛入五絃雖是沂公門下客爭將肉眼看
雲天 華堂側座作閒坐雲天作神仙

寒食日看花

早入公門到夜歸不因寒食少閑時顛狂遶樹
猿離鏁跳躑緣岡馬斷羇酒汚衣裳從客笑醉

饒言語覔花知老來自喜身無事仰面西園得
詠詩

和少府崔卿微雪早朝

蓬萊春雪曉猶殘點地成花遶百官已傍祥鸞
迷殿角還穿瑞草入袍襴無多白玉階前濕積
漸青松葉上乾粉畫南山稜郭出初晴一半隔
雲看

和胡將軍寓直

宮鴉栖定（一作盡）禁槍攢樓殿深嚴月色寒進狀
直穿金戟槊探更先傍玉鈎欄漏傳五點班初
合鼓動三聲仗已（端）還見正南宣不坐新栽松
樹喚人看

春日五門西望

百官朝下五門西塵起春風過御堤黃帕蓋鞍
呈了馬紅羅繫項鬪迴鷄館松枝重墻頭出御
柳條長水面齊唯有教方南草綠（一作色）古苔陰
地冷淒淒（館松枝重一作宮松葉重御柳作渠又云古城陰冷又萋萋）

長安早春

霏霏漠漠遶皇州銷雪欺寒不自由先向紅粧
添曉夢爭來白髮送新愁暖催衣上縫羅（一作人）
勝晴報窻中點綵毬每度暗來還暗去今年須
遣蝶遮留

早春病中

日日春風階下起不吹光彩上寒株師教絳服
禳衰月妻許青衣侍病夫徒羨人家多力子祈
求道士有神符世間方法從誰佶卧處還看藥
草圖

王建詩集卷第八

王建詩集卷第九

絶句

御獵

青山直遶鳳城頭滻水斜分入御溝新教內人
唯射鴨長隨天子苑東遊

長門燭

秋夜牀前蠟燭微銅壺滴盡曉鐘遲殘花欲滅
還吹著年少宮人不睡時

過綺岫宮 東都永寧縣西五里

玉樓傾倒粉墻空重疊青山遶故武帝去來羅
袖盡野花黃蝶領春風

朝天詞十首寄上魏博田侍中

山川初展一作定國圖寛未識龍顔坐不安風動
白鬚旌節下過時天子御樓看

相感君臣總淚流恩深舞蹈不知休初從戰地
來無物唯奏新添十八州

催修水殿宴沂公與別諸侯總不同隔月太常
先習樂金書牌纛彩雲中

無人敢奪左先籌天子門邊送與毬遥索采箱
新樣錦內人舁出馬前頭

御馬牽來親自試珠毬到處玉蹄知殿頭宣賜
連催上未解紅纓不敢騎

老作三公經獻壽臨時猶自語差池私從班裏
來長跪捧上金杯便合儀

四海無波乞放閑三封手疏犯龍顔他時若有
邊塵動不待天書自出山

胡馬悠悠未盡歸玉關猶隔吐蕃旗老臣一表
求高卧邊事從今欲問誰

威容難畫改頻頻眉目分毫恐不真有詔別圖
書閣上先教粉本定風神

重賜宮刀御宴回看人城外滿樓臺君臣不作
多時別收盡邊旗當日來

霓裳詞

弟子部中留一色聽風聽雨一作霓裳散聲未足
重來授直到牀前見上皇

自直梨園得出稀更番上曲不教歸一時跪拜
霓裳徹立地階前賜紫衣

勅賜宮人澡浴回遥看美女院門開一山星月
霓裳動好事先從殿後來

旋翻一作自倚曲語聲初起除卻梨園未教人宣示

書來分手寫中官走馬賜功臣
中管玉弦初半曲遥教合上隔簾聽一聲聲向
天頭落絃得仙人夜唱經
閑聲熟拍數分毫錯擿知
伴教霓裳有貴妃從初直到曲成時日長耳裏
傳呼法部按霓裳新得承恩別作行應是一
貴妃樓上看內人昇出采羅箱
弦索撥撥隔采雲五更初發滿宮聞武王還自
西王母新染霓裳月色裙
朝元閣上風初起夜聽霓裳玉露寒宮女月明

更替立黃金梯滑足行難
知向華清秋月滿山頭山底種長生去時留下
霓裳曲總是離宮別館聲

宮前早春

酒幔高樓一百家宮前楊柳寺前花內園分得
溫湯水二月中旬已進瓜

奉同曾郎中題石甕寺得嵌韻

寺門連內遶丹巖下界雲開數過帆遥指上皇
翻曲處百官題字滿西嵌

舊宮人

先帝舊宮宮女在亂絲猶挂鳳皇釵霓裳曲法
渾拋卻獨自花間掃玉階

贈人二首

多在蓬萊少在家越緋衫上有紅霞朝回不向
諸餘處騎馬城西檢校花
金鑪烟裏要班頭欲得歸山可自由每度報朝
愁入閣在先教示小千牛

樓前

天寶年中勤政樓每年三日作千秋飛龍老馬
曾教舞聞著音聲總舉頭

寄劉蕡問疾

年少病多應為酒誰家相唸過今春賒來半夜
重煎盡投却山中舊主人

聽雨

半夜思家睡裏愁雨聲滴滴屋簷頭照泥星出
依前黑潑爛庭花不肯休

新晴

夏夜新晴星校少雨收殘水入天河簷前著熟
衣裳坐風合渾無撲火蛾

秋日後

住處近山常雨足開晴㷔曝舊芳茵立秋日後
無多熱漸覺生衣不著身

哭孟東野二首

吟損秋天月不明蘭無香氣鶴無聲自從東野
先生死側近雲山得散行

老松臨死不生枝東野先生早哭兒但是洛陽
城裏客家傳一本杏殤詩

寄蜀中薛濤校書

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裏閉門居掃眉才子
于知一作今少管領春風總不如

路中上田尚書

去婦何辭見六親手中刀尺不如人可憐池閣
秋風日愁一作怨綠嬌紅一遍新

于主簿廳看花

小葉稠枝粉壓摧煖風吹動鶴翎開若無別事
爲留滯應使拋家宿看來

江樓對雨寄杜書記

竹風斜雨細相和看著閑書睡更多好是主人
無事日應持小酒按新歌

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時會琴客

中庭地白樹棲鴉冷露無聲濕桂華今夜月明
人盡望不知秋思落在一作誰家

寄韋諫議

百年看似暫片一作時閑白首頭一作白求官亦未閑
獨有龍門韋諫議三徵不起戀青山

花褐裘

對織芭蕉雪毳新長縫雙袖窄裁身到頭須向
邊城著愁殺秋風射獵塵

寄同州田長史

除聽好語耳常聲不見詩人眼亦空莫恠出城
爲長史祇緣山在白樓中

外按

夾城門向野田開白鹿非時出洞來日暮秦陵
塵土起從東外按使初回

夜看美人宮棊

宮棊布局不依經黑白相和子數停巡拾玉沙
天漢曉猶殘織女兩三星

冬至後招于秀才

日近山紅煖氣新一陽先入御溝春乘閑走馬
重來此沐浴明年稱意身

夜看揚州市

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
昇平日猶自笙歌徹夜聞

觀蠻妓

欲說昭君斂翠蛾清聲委曲怨於歌誰家年少
春風裏抛與金錢唱好多

送顧非熊秀才

江城柳色海門煙欲到茅山始下船知道君家
當瀑布菖蒲潭在草堂前

老人歌

白髮老人垂淚行上皇生日出京城如今供奉
多新意錯唱當時一半聲

和元郎中從八月十一至十五夜翫月
五首

半秋初入中旬夜已向階前守月明從未圓時
看卻好一分分見傍輪生

亂雲遮卻臺東月不許教依炎帝看莫為詩家
先見境被他籠與作艱難

今夜月明勝昨夜新添桂樹近東枝立多地濕
昇牀坐看過牆西寸寸遲

月似圓時色漸凝玉盆盛水欲侵稜夜深盡放
家人睡直到天明未住燈

合望月時長望月分明不得似今年仰頭五夜
風中立從未圓時直到圓

對酒

為病比來渾斷絕緣花不免卻知聞從來事事
關身少主領春風只在君

曉望華清宮

曉來樓閣更鮮明日出闌干見鹿行武帝自知
身不死看修玉殿號長生

贈李愬僕射二首

和雪翻營一夜行神旗凍定馬無聲遙看火號
連營赤知是先鋒已上城

旗幡四面下營稠手詔頻來老將憂每日城南
空挑戰不知生縛入唐州

秋夜對雨寄石甕寺二秀才

秋山夜雨滿空廊燈照堂前樹葉光對坐讀書
經卷後自披衣服掃僧房

華清宮前柳

楊柳宮前忽地春先歸驚動探春人曉來唯欠

驪山雨洗郤枝條綠土壓

別楊校書

從軍走馬十三年白髮營中聽早蟬故作老丞
身不避縣名昭應管山泉

和門下武相公春曉聞鶯

侵黑行飛一兩聲春寒嚦嚦小未分明若教更解
諸餘語應向宮花不說情

田侍中歸鎮八首

去處長將決勝籌回回身在陣前頭賊城破後
先鋒入看著紅粧不敢收

駁貼朝衣拋戰袍夔龍班裏侍中高對時先奏
牙門將次第天恩與節旌

踏著家鄉馬脚輕暮山秋色眼前明老人上酒
齊頭拜得侍中來盡再生

功成誰不擁藩方富貴還須是本鄉萬里雙旌
汾水上玉鞭遙指白雲莊

鼓吹幡旗道兩邊行男走女喜駢闐舊交省得
當時別指點如今却少年

廣場破陣樂初休彩纛高於百尺樓老將氣雄
爭起舞管絃迴作大纏頭

笳聲萬里動燕山草白天清塞馬閑觸處不知
別處樂可憐秋月照江關

將士請衣忘却貧綠窓紅燭酒樓新家家盡踏
還鄉曲明月街中不絕人

寄廣文張博士

春明門外作卑官病友經年不得看莫道長安
近於日昇天却易到城難

早春書情

漸老風光不著人花溪柳陌大家春近來行到
門前少趂暖閑眠似病身

唐昌觀玉蘂花

一樹龍鬚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
香來處唯見堦前碎月明

眼病寄同官

天寒眼病少心情隔霧看人夜裏行年少往來
常不住墻西凍地馬蹄聲

九日登叢臺

平原池閣在誰家雙塔叢臺野菊花零落故宮
無入路西來澗水繞城斜

題酸棗縣蔡中郎碑

蒼苔滿字字埋龜風雨消磨絕妙詞不是圖經
中舊見無人知是蔡邕碑

江陵使至汝州

迴看巴路在雲間寒食離家麥熟還日暮數峯
青似染商人說是汝州山

故行宮

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
玄宗

酬從姪再詩本

眼暗沒功夫慵來翦刻磨自看花樣古稱得少
年無

別自栽小樹

去年今日栽臨去見花開好住守空院夜間人
不來

王建詩集卷第九

王建詩集卷第十

宮詞一百首

蓬萊正殿壓金鼇紅日初生碧海濤開着五門
遥北望柘黄新帕御床高

殿前傳點各依班召對西來八詔蠻上得青花
龍尾道側身偷覷正南山

龍煙日煖一作紫曈曈宣政門當玉仗風雞五刻
閑前卿相出下簾聲在半天中

白玉窗中起草臣櫻桃初赤賜當新殿頭傳語
金階遠因一作進詞來謝聖人

內人對御疊花牋繡坐移來玉案邊紅蠟光中
呈草本平明舁出閤門宣

千牛仗下放朝初玉案傍邊立起居每日進來
金鳳紙殿頭無事不教書

延英引對碧衣郎江硯宣毫各別床天子下簾
親考試宮人手裏過茶湯

未明開着九重關金畫黃龍五色幡直到銀臺
排仗合聖人三殿對西番

少年天子重邊功親到凌煙畫閣中教覓勲臣
寫圖本長將殿裏作屏風

丹鳳樓門把火開五雲金輅下天来砌前走馬
人宣尉天子南郊一宿廻
樓前立仗看宣赦萬歲聲長再拜齊日照綵盤
高百尺飛仙爭上取金鷄
集賢殿裏圖書滿點勘頭邊御印同真跡進来
依字數別收鎖在玉函中
秋殿清齋刻漏長紫微宮女夜焼香拜陵日到
公卿發鹵簿分頭入太常
新騎白馬怕鞭聲供奉騎来遶殿行為報諸王
侵早起隔門催進打毬名

對御難爭第一籌殿前不打背身毬內人唱好
龜茲急天子鞘廻過玉樓
新衫一樣殿頭黄銀帶排方獺尾長總把金鞭
騎御馬綠鬃紅額麝香香
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鵞各一蔟每遍舞時
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
魚藻宮中鎖翠娥先皇行處不曾過如今池底
休鋪錦菱角雞頭積漸多
殿前明日中和節連夜瓊林散舞衣傳報所司
供蠟燭監開金鎖放人歸

五更五點索金車盡放宮人出看花仗下一時
催立馬殿頭先報內園家
城東北面望雲樓半下珠簾半上鈎騎馬行人
長遠過恐防天子在樓頭
射生宮女宿紅粧請得新宮各自張臨上馬時
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
新秋白兎大於拳紅耳霜毛趁草眠天子不教
人射殺玉鞭遮到馬蹄前
內鷹籠脫解紅絛鬬勝爭飛出手高直上碧雲
還却下一雙金爪掬花毛

競渡船頭掉綵旗兩邊濺水濕羅衣池東爭向
池西岸先到先書上字歸
燈前飛入玉堦蟲未卧常聞半夜鍾看看中元
齋日到自盤金線繡真容
紅燈睡裏喚春雲雲上三更直宿分金砌雨来
行步滑兩人擡起隱花裙
一時起立吹簫管得寵人来滿殿迎整頓衣裳
皆著却舞頭當拍第三聲
琵琶先抹六么頭小管丁寧側調愁半夜美人
雙唱起一聲聲出鳳凰樓

春池日煖少風波花裏牽船水上歌遥索劍南
新様錦東宫先釣得魚多
十三初學擘箜篌弟子名中被點留昨日教坊
新進入並房宫女與梳頭
紅蠻捍撥帖胷前移坐當頭近御筵用力獨彈
金殿響鳳凰飛出四條絃
春風吹雨灑旗竿得出深宫不怕寒誇道自家
能走馬園中横過覓人看
棐金腰帶象牙錐散插紅翎玉突枝旋獵一邊
還引馬歸来雞兎遶鞍垂

雲駿花驄各試行一般毛色一般纓殿前来往
重騎過欲得君王别賜名
每夜停燈熨御衣銀熏籠底火霏(帝)遥聽帳裏君
王覺上直鐘聲始得歸
因喫櫻桃病放歸三年破(一作掃)舊羅衣内中人識
從来去結得頭(一作金)花上貴妃
欲迎天子看花去下得金堦却悔行恐見失恩
人舊院迴来衝(一作撞)着五絃聲
往来舊院不堪修教近宣徽别起樓閒有美人
新進入六宫未見一時愁

自誇歌舞勝諸人恨未承恩出内頻連夜宫中
修别院地衣簾額一時新
悶来無處可思量旋下金堦旋下床收得山丹
紅蕊粉窓中洗却麝香黄
蜂鬚蟬翅薄鬆鬆浮動搔頭似有風一度出時
抛一遍金條零落滿函中
合暗報来門鎻了夜深應别喚笙歌房房下着
珠簾睡月過金堦白露多
御厨不食索時新每見花開即苦春白日卧多
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

叢叢洗手遶金盆旋拭紅巾入殿門衆裏遥抛
新橘子在前收得便承恩
御池水色春来好處處分流白玉渠密奏君王
知入月喚人相伴洗裙裾
移来女樂部頭邊新賜花檀大五絃纏得紅羅
手帕子當心香畫一雙蟬
新晴草色緑温暾山雪初消漸水渾今日踏青
歸校晚傳聲留着望春門
兩樓新換珠簾額中尉明朝設内家一樣金盤
五千面紅酥點出牡丹花

盡送春毬出内家記巡傳把一枝花散時各自
燒紅燭相逐行歸不上車
家常愛着舊衣裳空插紅梳不作粧忽地下堦
裙帶解非時應得見君王
別勑教歌不出房一聲一遍奏君王再三博士
留殘拍索向宣徽作徽章
行中第一爭先舞博士傍邊亦被欺忽覺管絃
偷破拍急翻袖不教知
私縫黄帔捨釵梳欲得金仙觀内居近被君王
知識字收來按上檢文書

月冷江清近臘時玉堦金瓦雪澌澌浴堂門外
抄名入公主家人謝面脂
未承恩澤一家愁乍到宮中憶外頭求守管絃
聲款逐側商調裏唱伊州
東風潑火雨新休舁盡春泥掃雪溝走馬擡車
當御路漢陽公主進雞毬
風簾水閣壓芙蓉四面鉤欄在水中避熱不歸
金殿宿秋河織女夜粧紅
聖人生日明朝是私地先須屬内監自寫金花
紅牓子前頭先進鳳凰衫

避暑昭陽不擲盧井邊含水噴鴉雛内中數日
無呼喚搨得滕王蛺蝶圖
内宴初秋入二更殿前燈火一天明中宮傳旨
音聲散諸院門開觸處行
玉蟬金雀三層插翠髻高叢綠鬢虛舞處春風
吹落地歸來別賜一頭梳
樹葉初成鳥護窠石榴花裏笑聲多衆中遺却
金釵子拾得從他要贖羅
小殿初成粉未乾貴妃姊妹自來看為逢好日
先移入續向街西索牡丹

内人相續報花開准擬君王便看來逢着五絃
琴繡袋宜春院裏按歌迴
巡吹慢遍不相和暗數看誰曲校多明日梨花
園裏見先須逐一作得内家歌
黄金合裏盛紅雪重結香羅四出花一一傍邊
書勑字中宮送與大臣家
朱明東上閤門開排仗聲從後殿來阿監兩邊
相對立遥聞索馬一時迴
宮人早起笑相呼不識堦前掃地夫乞與金錢
爭借問外頭還似此間無

小隨阿姊学吹笙見好君王賜與名夜拂玉床
朝把鏡黄金殿下不教行
日高殿裏有香煙萬歲聲來動九天妃子院中
初降誕内人爭乞洗兒錢
宫花不共外花同正月長先一半紅供御櫻桃
看守别直無鴉鵲在園中
殿前鋪設兩邊樓寒食宫人步打毬一半走來
爭跪拜上棚先謝得頭籌
太儀前日煖房來囑向昭陽乞藥栽勑賜一窠
紅躑躅謝恩未了奏花開

御前新賜紫羅襦不下金堦上軟輿宫局揔來
爲喜樂院中新拜内尚書
鸚鵡誰教轉舌關内人手裏養來姦語多更覺
承恩澤數對君王憶隴山
分明閒坐賭櫻桃收却投壺玉腕勞各把沉香
雙陸子局中鬬累阿誰高
禁寺紅樓内裏通笙歌引駕夾城中裹頭宫監
堂前立手把牙鞘竹彈弓
春風院院落花堆金鎖生衣掣不開更築歌臺
起粧殿明朝先進畫圖來

舞來汗濕羅衣徹樓上人扶下玉梯歸到院中
重洗面金盆水裏潑銀泥
宿粧殘粉未明天揔在昭陽花樹邊寒食内人
長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
衆中偏得君王笑偷把金箱筆硯開書破紅牋
隔子上旋推當直美人來
教遍宫娥唱盡詞暗中頭白沒人知樓中日日
歌聲好不問從初学阿誰
青樓小婦砑裙長揔被抄名入教坊春設殿前
多隊舞棚頭各别請衣裳

水中芹葉土中花拾得還將避衆家揔待别人
般數盡袖中拈出鬱金芽
玉簫改調筝移柱催換紅羅繡舞筵未戴柘枝
花帽子兩行宫監在簾前
䆫䆫户户院相當揔有珠簾玳瑁床雖道君王不
來宿帳中長是炷衙香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飛螢天堦夜色
涼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
雨入珠簾滿殿涼避風新出玉盆湯内人恐要
秋衣著不住熏籠換好香

金吾除夜進儺名畫袴朱衣四隊行院院燒燈
如白日沉香火底坐吹笙一作簫
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
貪結子錯交人恨五更風
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
朝元日五色雲車駕六龍
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欲爇
熏衣麝憶得分時不忍燒
日映西陵松柏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
歌新曲唱著君王自作詞

淚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
恩先斷斜倚熏籠坐到明
新鷹初放兔初肥白日君王在內稀薄暮千門
臨欲鎖紅粧飛騎向前歸
黃金捍撥紫檀槽絃索初張調更高盡理昨來
新上曲內官簾外送櫻桃
鴛鴦瓦上瞥然聲晝寢宮娥夢裏驚元是我王
金彈子海棠花下打流鶯
寶仗平明金殿開暫將紈扇共徘徊玉顏不及
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

閑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縹蔕花十年一夢
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

王建詩集卷第十

俞子容家藏書 唐寅勘畢

王建詩集卷之二補遺

柘枝詞

將軍奉命即須行塞外領強兵閑道
烽煙動腰間寶劍匣中鳴

雞鳴曲

雞初鳴明星照東屋雞再鳴紅霞生海服百官
待漏雙闕前聖人亦掛山龍服寶釵命婦燈下
起環珮泠瓏曉光東直內初繞玉案香司吏常
滴銅壺水金吾衛衆直郎妻(一作史郎)到鳴不睡樓
晨雞天頭日月相送迎夜栖且鳴人不迷

送衣曲

去秋送衣渡黃河今秋送衣上隴坂婦人不知
道徑處但問新移軍近遠半年著道經雨濕開
籠見風衣領急舊來十月初點衣與郎著向營
中集家時厚厚綿褰褰貴欲征人身上煖願郎
莫著裹屍歸願妻不死長送衣

斜路行

世間娶容非(一作罷不)娶婦中庭牡丹勝松樹九衢大
道人不行走馬奔車逐斜路斜路行熟直路荒
東西豈是(一作不)橫太行南樓彈絲北户舞行人
人到此多彷徨頭白如絲面如墨亦學少年行
不返縱令自愛思故鄉輪折蹄穿白日晚誰將
古曲換斜音回取行人斜路心

織錦曲

大女身為織錦户名在縣家供進簿長頭起樣
呈作官閑道官家中苦難迴花側葉與人別推
恐秋天絲線乾紅縷葳蕤紫茸軟蝶花參差花
宛轉一梭聲盡重一梭玉腕不停羅袖卷窗中
夜久睡髻偏橫釵欲墮垂著眉合衣臥時參沒
後停燈起在雞鳴前一匹千金亦不償限日未
成宮衣怯錦江水潤貢轉多宮中盡著單絲羅
莫言山積無盡日百曲高樓一曲歌

擣衣曲

月明中庭擣衣石掩帷下堂來搗帛婦姑相對
初力生雙揎白腕調杵聲高樓敲玉節會成家
家不睡皆起聽秋天丁丁復淒淒玉釵低昂衣
帶動夜深月落冷如刀濕著一雙纖手痛回編
易裂看生熟鴛鴦文成水波曲曲境熨斗帖兩
頭與郎裁作迎寒衣

秋夜曲二首

天清漏長霜泊泊蘭綷收柴桂膏涸高樓雲鬟
弄婢娟古瑟暗斷秋風絃玉關遥隔萬里道金
刀不剪雙淚草香囊火死香氣少向帷合眼何
時曉闕（一作何時向曉帷眠）城烏作營啼夜月泰州少婦
生離別
秋燈向壁掩洞房良人此夜直明光天河悠悠
漏水長南樓北斗兩相當

題台州隱靜寺

隱靜靈山寺天臺杯渡飛來建巖壑五峰直上
插銀河一澗當空瀉寥廓崆峒黯淡碧琉璃白
雲吞吐紅蓮閣不知勢壓天機重鐘聲常在月
中落

長安別

長安清明好時節只宜相送不宜別　心床上
銅片明照見離人白頭髮

王建詩集卷之四補遺

晚蝶

粉翅嫩如水繞砌乍依風日高山露解飛入菊
花中

早發汾南

橋上車馬發橋南煙樹開青山斜不斷迢遞故
鄉來

酬盧秘書

芸香閣裏人採摘御園春取此和仙藥猶治老
病身

題柏巖禪師影堂

山中磚塔閉松下影堂新恨不生前識今朝禮
畫身

送人

河亭收酒器語盡各西東回首不相見行車秋
雨中

春詞二首

去日丁寧別憶知寒食歸緣逢好天氣教　看
花稀
雖是杏園主一株臨古岐從傷春意早乞取舊

開枝

夜聞子規

子規啼不歇到曉口應穿況是不眠夜聲聲在
耳邊

江館

水面紅風生菱歌慢慢聲客亭臨小市燈火夜
粧明

四望驛松

當初此間別直至此庭中何意聞聲耳聽他枝
上風

江臺驛有題

水北全臺路年年行客稀近聞天子使多取雁
門歸

贈謫者

何罪過長沙年年北望家重封嶺頭信一樹海
邊花

小松

小松初數尺未有直生枝聞即傍邊立看多長
却遲

古行宮

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
玄宗

酬從姪再詩本

眼暗沒工夫慵來剪刻閑自看花樣古稱得少
年無

別自栽小樹

去年今日栽臨去見花開好、住守空院夜間人
不來

王建詩集卷第五補遺

望行人

自從江樹秋月月望江樓夢見離珠浦書來在桂州不同（願一作）魚比目終恨水分流久不開明鏡多應是白頭

塞上二首

旌旗倒北風霜雪逐南鴻夜救龍城急朝焚虜帳空骨銷金鏃在髮改玉關中尚想羲軒代無人尚戰功（馬戴詩舊本無柳枝添）

漠漠復淒淒黃沙暮漸迷人當故鄉立馬過舊營嘶斷雁逢水磧回軍占雪溪夜來山下哭應是送降奚

送嚴大夫赴桂州

嶺頭分界堠一半屬湘潭水驛門旗出山蠻洞主參辟邪犀角重解酒荔支甘莫嘆京華遠安南更在南

送鄭權尚書赴南海

七郡雙旗貴人皆不憶迴戍頭龍腦鋪關口象牙堆物設薰爐出蠻辭晚節開市喧山賊破金戟海舡來白氍家家織紅蕉處處栽已將身報

國英起望鄉臺

賞牡丹

此花名價別開豔益皇都香逼苓萎死紅燒躑躅枯軟光籠細脈妖色鮮膚滿葉攢金粉含稜縷蜂蘇好和薰御服堪畫入宮圖晚態愁新婦殘妝望病夫教人知箇數留客賞斯須一夜輕風起千金買亦無

崇禎庚午十二月十四夜較完王仲初詩五卷　虞守居士

王建詩集卷弟六補遺

上陽宮

上陽花木不曾秋落水穿宮處處流畫閣紅樓宮女笑玉簫金管路人愁幔城入澗吞花發玉輦登山桂葉稠曾讀列仙王母傳九天未勝此中游

李處士故居

露濃煙重草萋萋樹映闌干柳外(拂)隄一院落花留客醉半窗殘月有鶯啼芳筵想像情難盡故榭荒涼路欲迷風景尚前人自改却驚門外馬頻嘶

贈賈島

盡日吟詩坐忍饑萬人中見似君稀門當古巷風偏入驢放秋原夜不歸逕壞併收新落葉欲寒重著舊生衣曲江北岸時時到為愛鸕鷀雨翼飛

維揚冬末寄幙中二從事

江上數株桑棗樹自從離亂更荒涼那堪旅館經殘臘秖把空書寄故鄉典盡客衣三尺雪鍊精詩句一頭霜故人多在芙蓉幙應笑孜孜道

未光

王建詩集卷第九補遺

宮人斜

未央牆西青草路宮人斜裏紅粧墓一邊載出
一邊來更衣不減尋常數

春詞

良人早朝半夜起櫻桃如珠露如水下當把大
送郎迴移枕重眠曉窗裏

野池

野池水滿連秋隄菱花結實蒲葉齊川口雨晴
風復止蜻蜓上下魚東西

別曲

毒蛇在腸瘡滿背去年別家今別弟馬頭對哭
各東西天邊柳絮無根蔕

歸山莊

長安寄食半年餘重向人邊乞薦書山路獨歸
衝夜雪落斜騎馬避堠車

寒食憶歸

京中曹局無多事寒食貧兒要在家遮莫杏園
勝別處亦須歸看傍村花

題在秀才里居

自知名出休呈卷愛去人家遠處居時復打門
無別事鋪頭來索買殘書

酬柏侍御答酒

茱萸酒法大家同好事盛來白椀中遠度自知
顏色重不消詩裏弄溪翁

別藥欄

芍藥丁香手裏栽臨行一日繞千迴外人應怪
難辭別總是山中自取來

長門

長門不定不求生燒卻頭花卸卻箏病臥玉窗
秋雨下遥聞別院送人聲

題渭亭

雲間遠水傍秋天沙岸蒲帆隔野煙一片蘇州
青草色日西鋪在古臺邊

喜過祥山館

夜過深山算驛程三回黑地聽泉聲自離軍馬身
輕健得向溪邊盡足行

雨中寄東溪韋處士

雨中溪破無乾地浸著林頭濕著書一箇月來
山水隔不知茅屋若為居

乞竹

乞取池西三兩竿房前栽著病時看亦知自惜
難判割猶勝横根引出闌

人家看花

年少踈狂逐君馬去來憔悴到京華很無閑地
栽仙藥長傍人家看好花

未央風

五更先起玉階東漸入千門萬戶中總向高樓
吹舞袖秋風還不及春風

送遷客

萬里潮州一逐臣悠悠青草海邊春天涯莫道
無回日上嶺還逢向北人

廢寺

廢寺亂來爲縣驛荒松老柏不生煙空廊屋漏
畫僧盡梁上猶書天寶年

題禪師房

浮生不住葉隨風填海移山總是空長向人間
愁老病誰來閑坐此房中

看石楠花

留得行人忘却歸雨中須是石楠枝明朝獨上
銅臺路客見花開少許時

長安縣後庭看畫

水凍横橋水滿池新排石筍繞笆籬縣門斜掩
無人到看畫雙白鷺鷥

贈趙侍御

年少同為郡下游閑尋野寺醉登樓別來衣馬
從勝舊爭向邊塵白滿頭

鑷白

總道老來無用處何須白髮在前生如今不用
偷年少拔却三莖又五莖

江館對雨

鳥聲愁雨是秋天病客思家一向眠草閣門前
廣州路夜聞蠻語小江邊

雨過山村

雨裏雞鳴一兩家竹溪村路板橋斜婦姑相喚
浴蠶去閑看中庭梔子花

江陵道中

菱葉參差萍葉重新蒲半折夜來風江村水落
平地出溪畔魚船青草中

送人二首

嵩山古寺離家久回見溪橋野葉黄年若老師
看守處為懸秋藥閉空房

山客狂來跨白騾袖中遺却潁陽書人間亦有
妻兒在拋却嵩陽古觀居

揚州尋張籍不見

別後知君在楚城揚州寺裏覓君名西江水闊
吳山遠却打船頭向北行

宿長安縣後齋

新向金階走罷兵長安縣裏繞池行喜歡得伴
山僧宿看雪吟詩直到明

留別張廣文

謝恩身入鳳凰城亂定相逢合眼明千萬求方
好消息杏花寒食約同人

送鄭山歸山

王作卑栖蕭作給當初不記潁陽人一家總入
嵩山去天子因何得諫臣

傷墮水鳥

一鳥墮水百鳥鳴啼相弔相號繞故隈眼見行
人車轍過不妨同伴各東西

尋　補闕舊宅

知得清明二十年登山上坂乞新篇除書近拜
侍臣去宮院烏啼風竹前

山店

登登山路何時盡決決溪泉到處聞風動葉聲
山犬吠一家松火隔秋雲

初冬旅遊

遠投人宿趁房遲憧僕傷寒馬亦饑為客悠悠
十月盡莊頭栽竹已過時

華岳廟二首

女巫遮客買神盤爭取琵琶廟裏彈聞有馬蹄
生柏樹路人來去向南看

自移西岳門長鎖一箇行人一遍開上廟參天
今見在夜頭風起覺神來

崇禎庚午十二月十五夜校完此本照柳
大中手書本抄楊伯祥所書也
宮詞一卷用洪魏公萬首唐絕對所注篇
次皆唐絕本也大氐此本誤耳凡唐絕所
有而此本無者并錄於左
孱守居士記

宋人張邦基墨莊漫錄第六卷有王建夢

看梨花雲歌且云建集共七卷印行本一卷乃無此詩余此本亦為柳大中僞改竟不知所謂七卷本又何如也

宋陳解元書棚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字荃孫昔年得之滬市中止存舊刻三十餘葉餘皆影鈔也頃京估以常熟馮己蒼鈔本見眎行款與宋本同黑格後有馮氏鈔本四字卷五卷十後有已蒼手跋又有朱書馮氏不借本五字校勘圖點細密愼重固馮氏之家法首葉遺闕

馮字朱文小印未有屠守堂三字並列朱文方印馮己蒼手校本朱文小方印謙牧堂藏書記白文方印謙牧堂圖書記朱文方印上黨馮舒白文小印檀郎珍玩朱文方印各印皆眞與宋本對校二卷增十首四卷增十五首五卷增六首六卷增四首九卷增三十八首共增七十三首已蒼跋云鈔自柳大中手書本不知何處得來二卷跋云以下十首宋版無依別本補入五卷跋云馬戴詩舊本與柳洪添是已蒼曾見宋本而大中所增之七十三首有誤收他人之作後之重刻是書者宜仍以宋本為主而此七十三首別為補遺於後不可溷入以存其眞宣統紀元芒種日荃孫跋於對雨樓

現行毛斧季本胡介祉本皆八卷墨莊漫錄云建集七卷印行本一卷今宋本十卷不知視七卷本何如敏求記十卷疑亦宋本記云建與樞密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偶因過飲相譏守澄憾欲借宮詞奏劾之建作詩以解結句云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事遂寢當家猶令人言一家也此集作姓同異為後人改竄無疑宋本正作姓同

重刊校正笠澤藂書四卷補遺詩一卷

續補遺一卷

（唐）陸龜蒙撰

清初顧氏碧筠艸堂刻本

笠澤叢書四卷、補遺一卷。内府藏本

唐陸龜蒙撰。龜蒙有耒耜經，已著錄。此集爲龜蒙自編，以其叢脞細碎，故名叢書。以甲乙丙丁爲次。後又有補遺一卷。宋元符間蜀人樊開始序而梓之。政和初，毘陵朱袞復行校刊，止分上下二卷，及補遺爲三。此本爲元季龜蒙裔孫德原重鐫，旣依蜀本釐爲四卷，而序仍毘陵本作三卷者，字偶誤也。王士禎漁洋文略有此書跋，謂得都穆重刊蜀本，丙紀錦裙在丙集，迎潮詞在丁集。而此本錦裙在乙集，迎潮詞在丙集，敍次又不盡依蜀本之舊，疑德原又有所竄亂矣。龜蒙與皮日休相倡和，見於松陵集者，工力悉敵，未易定其甲乙。惟雜文則龜蒙小品爲多，不及日休文數時標偉論。然閒情別致，亦復自成一家，固不妨各擅所長也。

重刊校正笠澤叢書目錄

叢書甲

陸魯望文集序 蜀本有此今刊入　叢書序
江湖散人傳　散人歌
後風賦 幷序　移石盆絶句
杞菊賦 幷序　甫里先生傳
自遣詩 幷序　二遺詩 幷序
人日代客子　閑書
鴝鵒詩 幷序　苔賦 幷序
書李賀小傳後　蚕賦 幷序
雜說　大儒評
自憐賦 幷序　吳體詩
獨夜　石竹花詠
寄吳融　春寒賦

叢書乙

寒泉子對秦惠王　說鳳尾諾
螢　蟬
秋熱　戰秋辭
復友生論文書　治家子言
送豆盧處士謁宋丞相序
中秋待月　記稻鼠
蠶化　登高文
送小雞山樵人序　哀茹筆工
祭梁鴻墓 幷序　紀錦裾
紫溪翁 幷序

叢書丙

田舍賦　五歌 幷序
放牛歌　水鳥歌
刈穫歌　雨夜歌
食魚歌　象畊鳥耘辯
禽暴　告白蛇文
祝牛宮辭 幷序　招野龍對
漢三高士贊　兩觀銘
卜肆銘　陋巷銘
馬當山銘　書銘
耒耜經　迎潮送潮辭 幷序

重憶白菊　閑吟
叢書丁
村夜　紀事
孤鴈篇　南涇漁父
野廟碑　㤥松岡賛 幷序
別墅懐歸　丁隱君歌 幷序
蟹志　鶴媒歌
求志賦 幷序　村中晚望
寄淮南鄭寓書記　江墅言懐 幷白和

野井　問吳宮辞 幷序
水國詩　放農詩
小雪後書事　南征
北渡　夜泊詠栖鴻
早行　郁李花賦
送侯道士還太白山序　祀竈解
補遺
蔡城詞 二首　古意
美人　感事

贈遠　別離
井上桐　門前路
引泉詩　素絲
陸龜蒙傳　後序
續補遺
微涼賦　秋蟲賦
麈尾賦　幽居賦

重刊校正笠澤叢書

叢書甲

陸魯望文集序

唐賢陸龜蒙字魯望三吳人也幼而聰悟通六籍尤長於春秋常體江謝賦事名振江右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為友性高潔家貧親老屈與張搏為湖蘇二郡佐嘗至饒州三月無所詣刺史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譔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

卷笠澤叢書八十餘篇自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日疾終贈左補闕本朝宋景文公重修唐書仍列於隱逸傳今蜀中惟松陵集盛行笠澤叢書未有是書家蔵久矣愚謂斯之篋笥以私一人之觀覽不若鏤板而傳諸好事庶斯文之不墜而魯望之名復振亦儒者之用心也時聖宋元符庚辰歲仲秋月郡人樊開題

叢書序

為字蜀本增 下同

乃字蜀本作

叢書者叢脞之書也叢脞猶細碎也細而不遺大可知其所容矣自乾符六年春臥病于笠澤之濱敗屋數間蓋蓄書十餘篋伯男兒纔三尺許長碼齒豨未編教以藥劑灸梧子大小外研墨沲筆供紙札而已體中不堪羸耗時亦隱几强坐內壹鬱則外揚為聲音歌詩賦頌銘記傳序往往雜發不類不次混而載之得稱為叢書自當去讓度之一物非敢露世家耳目故凡所諱中略無避焉笠澤松江之名

江湖散人傳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恠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乃從而稱之人或咲曰彼病子之散而曰之子反以為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猶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雪水之局為瀦為洳為潢汙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

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墳不可以為埏壁不可以為盂得非散能通於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為散歌散傳以志其散

散人歌

江湖散人天骨奇短髮搔來蓬半垂手捉孤篁曳寒蒻口誦太古滄浪詞詞云太古萬萬古民性甚野無風期夜棲正與禽獸雜獨自構架縱橫枝因而稱曰有巢氏民共敬貴如君師當時只効烏鵲巢豈是有意陳尊卑無端後聖穿鑿破一派前導千流隨多方惱亂元氣死曰使文字生姦欺聖人事業轉消耗尚有漁者存熙熙風波不獨困一士凡百器具皆能施眾踈廢腐鱸鱗脫正失撿馭非蹺瘋人間所謂好男子我見婦女留鬚眉奴顏婢膝真乞丐反以正直為狂癡所以頭欲散不散弁峩巍所以腰欲散不散珮陸離行散任之適坐散從傾欹語散空谷應笑散春容披衣散單複便食散酸醎宜書散渾真草酒散甘醇醨屋散勢斜直樹散行參差容散忘簪屨愈散虛籠池外物一以散中心散何疑不共諸侯分邑里不與天子專隍陴靜則守森柘亂則逃妻兒金鎖貝帶未嘗識白刃然我窮生為戎鬪黍將貧恩澤豨令鐵馬如風馳大君年小巫相少當軸自請都旌旗神鋒悉出羽林仗續盡日月蟠龍螭太宗基業甚牢固小醜背叛當殲夷禁軍近自肅宗置抑遏輔國爭雄雌必然大段剪凶逆須召勁勇扶君麾四方賊壘犹占地死者暴骨生或飯歸來輒擬荷鋤笠誥吏已責租錢邏與師十萬一日費不啻千金何以支秖今利口且箕斂何暇俾肯救悍婁均荒補敗豈無術布在方冊撐頹藏冰霜稿穡易反掌白面諸郎殊不知江湖散人悲古道悠悠幸寄羲皇傲官家未議活蒼生拜賜江湖散人號

後風賦并序

余讀玉溪生風賦有戲類避跖之歎似未知風

作後風賦以鷸之
衣緇守白髮華守黑不為物遷是有常德小人
趨時必變顏色棄瘠涵腴乃風之賊

移石盆絕句

移得龍湫瀲灩寒月輪初下白雲端無人盡日
澄心坐倒影新篁一兩竿

杞菊賦 幷序

天隨子宅荒少墻屋多隙地著圖書所前後皆
樹以杞菊春苗恣肥日得以採擷之以供左右
杯案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旦莫猶責
兒童輩拾掇不已人或歎曰千乘之邑非無好事
者家日欲擊鮮為具以飽君者多矣君獨閉關
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自苦如此
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飢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
酒食耶退而作杞菊賦以自廣云
惟杞惟菊偕寒互綠或頳或若煙披雨沐我衣
敗綈我飯脫粟羞慚齒牙苟且梁肉蔓延駢羅
其生寔多亦杞未棘尔菊未莎其如予何其如
予何

甫里先生傳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
故云(甫里松江上村墟名)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
探六籍識大義就中樂春秋抉摘微旨見文中
子王仲淹所為書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為
然貞元中韓晉公嘗著春秋通例刻之于石(今在明州)
意以是學為己任而顛倒漫漶翳塞無
一通者殆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顡先生恐疑
誤後學乃書析而辨之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
雖幽憂疾病中落然無旬日生計未嘗輟筆點
竄塗抹者紙札相壓投于箱箧中歷年不能淨
寫一本或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
謂己作矣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
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陵轢波濤穿穴險固囚
鎖怪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淡而後已好潔几格
窗戶硯席翦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寘
于方冊值本即校不以再三為限朱黃二毫未

省一日去手手所藏雖少咸精定正可傳借人書有編簡斷壞者緝之文字謬誤者刊之樂聞人為學講評通論不倦有無賴者毀折糅汙或藏去不返先生蹙然自咎先生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今既士矣奈何亂四人之業乎且仲尼孟軻氏所不許先生之居有地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奇十萬步（吳田一畝當二百五十步）有牛不減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汙下暑雨一晝夜則與江通色無別已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飢囷倉無升斗蓄積乃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為具且每歲波雖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曰堯舜黴瘠大禹胼胝彼非聖人耶吾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為妻子之天乎且與蚤虱名器雀鼠倉庾者何如哉先生嗜茶荈置園於顧渚山下（山在吳興郡紫貢茶之所）歲入茶租十許簿為甌犧之費自為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illegible]）（訣皎然撰）南陽張又新嘗為水說凡七等其二曰惠山寺石泉（無錫縣華山）其三曰虎丘寺石井其六曰吳松

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得疾血敗氣索者二年而後能起有客至亦潔罇置觶但不復引滿向口尒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弔內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無事時乘小舟設蓬席齎一束書茶竈筆床釣具櫂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決起山鹿駭走之不若也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之由是毀譽不能入利口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悁急遇事發作輒不含忍尋復悔之屢改不能久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人事不傳姓名無有得之者豈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自遣詩 并序

自遣詩者震澤別業之所作也故疾未平歔欷卧田舍中農夫日以耒耜事相聒每至夜分不瞑則百端興懷攪人思盈紛亂無緒且詩者持也謂持其情性使不暴去因作四句詩累至三

十絶絶各有意既曰自遣亦何必題為
五年重別舊山村樹有交柯犢有孫更感卞峰
顏色好曉雲纔散便當門
雪下孤村淅淅鳴病魂無睡洒來清心揔秪待
東窗曉長媿寒雞第一聲
多情多感事難忘秪有風流共古長座上不遺
金帶枕陳王詞賦為誰傷
甫里先生未白頭酒旗猶可戰高樓長鯨好鱠
無因得乞取艅艎作釣舟
花瀨濛濛紫氣昏（廿六翊左殊名步）水邊山曲更深村終
須揀取幽栖處老檜成雙便作門
陰洞曾為採藥行冷雲凝絶礀微明玉芝敲折
琤然墮合有真人上姓名
長歎人間髮易華時將心事許烟霞病來前約
今明在藥鼎書囊便是家
醞得秋泉似玉容比於雲液更應濃思量北海
徐劉輩枉向人間葬酒龍
羊偘（口旱口千切）多慙自古豪鮮盤金簇置纖腰縱然

此事教儂得不悼溪田二頃苗
偶然携稚看微波臨水春寒一倍多便使筆精
如逸少懶能書字換群鵝
昔聞莊叟迢迢夢又道韓生苒苒飛知有姓名
聊寄問更無言語抱斜暉
雪侵春事太無端舞急微還近臘寒應是也疑
真宰怪休時猶未徧林巒
數尺遊絲墮碧空年年長是惹春風爭知天上
無人住亦有春愁鶴髮翁
誰使寒鴉意緒嬌雲晴山晚動情憀亂和殘照
紛紛舞愁逐陽烏次第飛
古往天高事渺茫爭知靈媛不淒涼月娥如有
相思淚秪待方諸寄兩行
本來雲外寄閑身遂與溪雲作主人一夜逆風
愁四散曉來零落傷衣巾
淵明不待公田熟乘興先秋解印歸我為餘杭
春未去到頭誰是復誰非
雲擁根株抱石危斲來文似瘦蛟螭幽人帶病

慵朝起秪向春山盡日欹

月落花開夜已深宋家微詠若遺音重思萬古無人賞露淑清香獨滿襟（宋玉有微詠賦）

南岸春田手自農往來横絶半江風有時不耐輕挑興暫欲蓮山訪洛公

賢達無竿小隱中我來真作捕魚翁前溪一夜春流急巴學嚴灘下釣筒

水國君王又姓蕭風情由是有南（一作）朝霞和殿下巴江柳十二樓前草草條

強栽蓮蕊整斜穿片燭光微夜思闌天意寂僥惆悵事偏棲分付與春寒

無多藥圃近南榮合有新（一作苗）次第生稚子不知名品上恐隨春草鬪輸嬴

一派淺隨著下深春來無處不汀洲潾潾未碧蒲芽短不見鴛鴦正自由

山下花明水上照一樓青幹破霞文趁人仰覺風流客繡被何須屬鄂君

妍華須是占時生準擬差肩不近情佳麗發時腰不細荊王辛苦致宮名

姹女精神似月孤澈將容易入洪爐人間幽道紛華少蹤翅新篁未有無

負白求丹家姓名主恩滑助亦無成侯家竟換梁天子王懋徒勞作外兵

春雨微膏草木肥就中林野碧含滋唯餘病客相逢背一夜寒聲滅四肢

二遺詩并序

二遺者何石枕琴也石者何松之所化也化於何縣之東陽也東陽多名山就中金華為家枝峯勞發秀（一作…）礎數百里不啻而神仙登臨草木芬情永康之地亦蟬聯其間中饒古松往往化而為石緊根大利文理曲折盡在好事者得而致於人間以為耳目之異太山羊振文得枕於趙郡李中秀得琴焉皆茲石也咸以遺予予以二遺之奇聊賦詩以謝

誰從毫末見參天又到蒼蒼化石年為古清風吹作籟一條寒溜滴成穿閑追金帶徒勞恨靜

格(音名)朱絲更可憐幸與野人俱散誕不煩良匠更雕鐫

人日代客子(是年人日立春)

人日無春日長懷復短懷遙知雙綵勝併在一金釵

閑書

病學高僧置一牀披衣繞暇即焚香閑指兩通苔花潤小篆風來薤葉涼南園羽書催部曲(時甲寅黃州告急)東山毛褐傲羲皇升平閑道無時節試問中林亦不妨

鵁鶄詩并序

客有過震澤得水鳥所謂鵁鶄者貺余(毗祭切)青脛碧爪丹嘴(嘴音咨飲鳥喙也)色纍及項質甚高而意革(音棘)戚畏人余極哀其野逸性又非以能招累者而囚𮣳籠檻逼迫窗戶俛啄仰飲爲浩大不快真天地之窮鳥也爲之賦詩擬好事者和詞賦曾䆅鵁(鵁音交)鶄(鶄音精)沃果爲名悞別瀛洲雖家靜置疎籠晩不似閑棲折葦秋白昔稻梁高鳥畏至今珪組野人雠防微避繳無窮事好與裁書謝白鷗

苔賦

江文通嘗著青苔賦疑苔之狀則有懲勸之道雅未聞也如此則化下風上之旨廢因復爲之以嗣其聲云

天地閑風雨積門逕秋苺苔植雜方挖(?)冏累葉疊碧始分封於危亭之下終絡地於井甃畦之側使竹筠而疑步佑(?)蒿疇而盈尺爲色何似爲名孰爲高有瓦松昇有澤葵(葵)侵階者石髮補空田苔垣衣在屋曰昔邪在藥曰陟釐質被綠錢之美香閑艾納之奇或薄(音)或蕝或蘚或菭(音台)凉含姿而是類斯感物以隨時則有衛霍天姻金張世族侯以恩澤拜館以形勝築壁僣塗椒階綠墄玉牀丹墀之象書幌苔梧之翠充謂靜祿不必仁守英猷可以力服行叶四凶身與五福一日盈滿中年顚覆斯苔也滕婕妤之篡殆晩侑青封廷尉之門經秋更綠彼失寵

以亡家者鮮不動哭則有林塘倚薄衡泌蕭條茅茨上古杌格〈音〉南朝書假則書溪畫壁睛峰則婦餉兒樵溝通壞塗路榭危橋而寡渠而魚驚沫聚霜乾毗鶴刷翎飄浪求名而雙屐屢卜命而龜焦版欵瓊枕樹挂風黔山無價買隱有詞招斯答也周內史宿酒壺迸烟毁思起屈大夫裨衣砧上伏點情饒役遺形而放志者能與獨謠謳口苦之生乎白若人有哀乎有樂哀者貴乎樂者賤貴者危乎賤者宴噫哀樂乎何時止貴賤循環乎而後已

書李賀小傳後

玉溪生傳李賀字長吉常時旦口出遊從小奚奴騎駏驉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暮歸足成其文予為兒時在溧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貞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為平陵〈句〉縣南五里有投金瀨瀨南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基址坡陁裁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大櫟合數夫抱蔽藤蒙蔚如塢如洞地窪下積水沮洳深處可活魚鱉莘大抵幽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嘉陰里民樵覃外無入者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領小吏經驀投金渚一往至則蔭大櫟隱岩蓧坐于積水之傍苦吟到日西而還尒後衮衮去曹務多弛廢令季操卞急不佳東野之為立白上府請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窮去吾聞淙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不可暴又可抉擿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卵至于槁死不能隱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夭東野窮玉溪生宫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

蠶賦〈并序〉

荀卿子有蠶賦楊泉亦為之皆言蠶有功於世不斥其禍於民也余激而賦之極言其不可然無意乎詩人碩鼠之刺於是乎在

古民之衣或羽或皮無得無喪其游熙熙藝麻緝纑官初喜窺十奪四五民心乃離逮蠶之生

繭厚絲美桵杼經緯龍寫𦬅卉宮誕益嚵盡取後已嗚呼旣豢而烹蚕實病此伐桑滅蚕民不凍死

雜說

先儒曰瞽瞍憎舜使塗廩浚井醋于觴酒欲從而殺之舜謀於二女二女敎之以鳥工龍工藥浴注豕而后免矣夫勢之重壯夫不能不畏位之尊聖人不得不敬況舜攝于天子頑嚚嫚傲者獨不畏之又從而殺之耶且堯之妻二女帥九子觀舜之德舜反受敎於女子其術陋且如是是不敎人以孝道敎人以術免也故堯使勛之非觀德也何足以天下付

叢曰　十三

邰佚妻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曰棄宋芮司徒之生女也始棄之亦命之曰棄邰棄爲稷官蒸民賴之宋棄美而生佐欒移於宋因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如何耳

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戍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闗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况吉凶他人乎

傳曰武王罪紂而襪繫絕顧左右無可結者衛褚師呼聲子結襪而登席漢廷尉爲王生結襪襪之有帶其來尚矣今獨亡之嗚呼古之制亡者十九奚襪帶之足云

柳下惠之妻誄其夫門人不能竄一字呂不韋作春秋秦人不敢損一字德與刑如何哉

叢甲　十六

大儒評

世以孟軻荀卿子爲大儒或者曰不惜孔子之道非儒而何然李斯嘗學於荀卿入秦干始皇帝并天下用爲左丞相一旦誘諸生聚而坑之復下禁曰天下敢有藏百家語諸守尉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昔孔子之於弟子也自仲由冉求已下皆言其可使之才及其仁則曰不知也斯聞孔子之道於荀卿位至丞相是行其道得其志者也反焚滅詩書坑殺儒士爲不仁也甚

矣不知不仁孰謂況賢知而傳之以道是昧觀
聽也雖斯具五刑而況剝得稱大儒乎吾以為
不如孟軻

自怜賦并序

余抱病三年於衡泌之下（疑丘）甚庸而氣益盛藥
非良而價倍高每一把臂一下咋未嘗不解衣
輟食而後致也其為窮且否（一作病）亦已至矣聖人
云五福六極之數曰壽曰富曰康寧曰貧曰疾
曰憂既貧且疾能無憂乎憂既盈矣能無傷乎

叢甲　十九

人既傷乎能無奪壽乎是不逮五福偏被六極
者也誰其憐之作自憐賦

噫天地兮何德以生予付遂古之道兮惠（一作輕）而
行諸聖人耕吾亦耕聖人漁吾亦漁聖人窮或
過乎是聖人達曾不依於既不獲葉說莘伊委
身而理天下又不及其巢穎許散埃而鵷鶵居
率幽憂之情抱將退伏於林廬謂之積兮槃其
疏搜羅以虛謂之枵兮輔其儲涵潢乃淵芻無
根兮上無初退不足兮進有餘先寒束縮後燠
敷舒首蓬隆以半散肢棘瘠而枯疎中躁兮嬉
炮之蟹外撓兮冠帶之狙淩兢兮上坂之馬帖
捻兮橫沙之魚行則左人而右杖臥則夕攤而
晨袪冒忌者即席奮擊責功者越月紓徐瘦寧
忘起憤亦懷搶天難致問道竟何如孟子之言
得矣盡信不如無書雖武城取其二三策而已
又焉知是歟非歟皐陶瘖師曠瞽子則視瞻而
言語郄克跛行父禿子則趨蹌而揖沐幸固陋
而戎仝豈琢雕乎素躅敢諫鼓不陳進善栓不

集甲　二十

理布衣之說無由自通乎天子丞相府不開平
津閣不立布衣之說無由自通乎宰執苟吾君
吾相不聞天下之名言則蒼生何由拯救而去
贅傳六乘之空言不若存之於事業易曰木縞
井羸其瓶凶歎水德之莫及哀吾材之不試徒
抱影以中泣一蝎在木兮柯瘍菓瘻寒暑三病
兮吾寧褓裹服猛鷙兮捕龍螭吾無力支大舜
禹兮張孔姬吾其庶幾託斯文之赴飛翼君子
之攸宜苟家觧戶塞之弗寤老死空山兮已而

新秋月夕客有自遠相尋者作吳體二
首以贈

風初寥寥月乍满杉篁左右供餘清問君一話
故山事憶鶴互應深溪聲寞門老僧定未起白
閣道士遥相迎印闕羽檄曰夜急掉臂欲歸君
下行

又

驚閑遠客訪良夜扶病起坐岭巾欹清談白苧
思悄悄玉繩銀漢光離離三吳烟霧且如此百
越琛賷来何時林端片月落未落强慰别情言
後期

獨夜

新秋露夜有清境窮糖病客與往擲生公把經
向石說而我對月須人為獨行獨坐亦獨酌獨
翫獨吟還獨悲古稱獨立與獨步若比摩居終
校奇

石竹花詠

曾看南朝畫國娃古羅衣上碎明霞而今莫共
金錢闕買却春風是此花

寄吳駆字子華

一夜秋聲入井桐數枝危緑怕西風霏霏朏砌
烟草上淅淅疎簾雨氣通君整輪蹄尚未至我
依琴鶴病相攻到頭江畔從漁鳥幾作中洲萬
尺漢

春寒賦

宋玉侍襄夢作徒賦成酒闌君王慘慄問曰春寒
玉少進曰大王之國三分水居其一大王之宮
後進女宛溢波浮其空幽絶積其中不得不雨
不得不風風横雨斜天地渙漾寒之中人有異
於嚴冬其來也位迷其狀也惆悵理難辨而詞
作色雖莊而意蕩翢比兼鑑留連輾悵相逢置
酒則少遲酏頹酌白登樓則偏凌遠望臨窓戶
遠池塘絲輕果逼花怯穠畫拖柳寸幽襟更遠
連牽作别縱獼長齋然失色越絮騰光芳神失
餞陰御争孫翱珊憤戲蔣藹屛僵民尙如此君
何勿傷襄王於是下席稱謝撤燕少喬嬪嫱以

黃金為玉壽然後返駕於高唐

此賦湖州教授關注子東得之江南徐鉉文集注中今附于此會稽石公轍識

笠澤藂書卷甲

笠澤藂書卷乙

寒泉子對秦惠王

寒泉子秦處士對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橫事說大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十上王不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耶霸耶曰黜其霸以隮王乎曰不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疎乎惠王曰醯雞不能涅雷霆嬰兒不能扵烏獲者譽與力懸絕故也蘇子誠辯矣安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為利也顧其說捕風耳諸侯不可以一非一詞也齊桓晉文之伯也始若贅附終若冰折豈連雞不能俱上於棲而已哉寡人塞耳蔑弗聞也寒泉子曰不然夫齊荊三晉之人疾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為兵一為鑄錢董澤之蒲十九為簳一為箕稑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齊魏為燕冢趙骨化魏土凄痛之聲入金石出弦匏聞之者悄感破膚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

朝與秦連横蓦得帖帖安卧秦亦厭戰雖鼓牙頰未能吞諸侯秦佐而搖吾亦勇而奮矣說有辯口奚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謀一武安斷其頭無令東輪轉關下士使開東諸侯聞其言含縱散横東向以倍秦大王出則奮氣入則包羞及其殆也捜土地以奉讎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春秋紀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寒泉子嘅於郤趙即封蘇季子為武安君六國果拒秦秦閉關十五年

說鳳尾諾

或問予曰鳳尾諾為何等物圖耶書耶對曰予之所聞自晉氏於梁陳已來藩邸之書凡封子弟為王則開府辟佐屬取當時士有學行才藻者中是選其所下書東宮則曰令上書則曰牋諸王下書則曰教上書則曰啓應和文章則曰應令應教下其制一等故也其事行則曰諾猶漢天子肎臣下之奏曰可也鳳尾則所諾成之文也綷縩然襹褷然織為繪真的知既肎其行必有褒異之辭若今之批答榮予元帝為琅琊王時帝美其才令通習外事嘗使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鋒峰高帝第十二子生四之年五歲使學鳳尾諾下筆便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御夫見其出鳳尾成當嵇嫚輕其制作想精妙靡麗而非常聞者也殆將五百年必不能保而存之好事者或云識詩妄矣且傳云仲尼在魯與陳有開鉏單楛矢者皆知之及脩春秋則遠者略近者詳故曰立於定哀而指隱桓之日遠矣蓋聖人作大典不可不慎則謂所傳亦安矣予學聖人之文者求其誠而已矣又安可誣別數百年前事自以為賢哉君子慎所傳無易

螢詩

背翅雖振羽成候盡殘氷風匝沈空則遍照暫凝不須輕列宵燈可擬欲炫真倚隨玄書曾煩下品徵

蟬

秖憑風作使全仰柳為鄰一腹清何甚雙翎薄

更無伴貂金換酒弁雀畫成圖恐是千年悵倘
令落日呼

秋熱

白昔秋箔扇今來意未衰𤈦熱付柔握漸瀝待
清吹午氣朱崖近霄聲白羽隨揔如南國俟無
復婕妤悲

戰秋辭

八月空堂前臨隙荒抽蒯散肩晨烏赤乜左右
物態森踈㺯梁天隨子爽駭切情懔慨鬱庸之
我當滚然而溝壘然而𢹂𤋮然而柱隊然而箟
杉峣攢矛蕉標建常槁戈矢束鏑帶旌旗旌合
助吹鳥兮啓行若革進而金止因進䇿而就傍
無何雲頹師風旨伯蓊泄滌瀞薰危戕劃火豪
上焚雨比下棘如濠者注如壘者闢如燼者亞
如隊者析如矛者折如常者拆如矢者仆如旗
者礫如吹者瘖如行者惕石有䁥兮血衆木具
耳兮咸𢧐雲風雨烱乘勝之勢臨杉箟其莫收
北路之氣㨎天隨子曰吁秋無神則已如其有

神吾為爾蓋之南北幾折盜興五㪚方州大都
虜節龍旗瓦解氷碎瓜分豆離斧祇耋老千穿
乳兒昨守今燼朝人暮尸萬犢一啗千倉一炊
掇殘迸胡殲傷蕃夷制質守帥救禳城池弓拳
不利甲綴不離克忽發裂地無完肉天有四
序秋為司刑少昊負扆祀朝百靈蓐收相臣太
白將星可霆可雹可風可霆可灑溺顚隕可天
札迷寘曾忌瘰蘭自意澄淳崗蛸禮之云責觸
天怒而誰丁奈何欺荒庭淒𥓓拋棠部杜宿
蕙揭徧茅而逞力析縴庸而作勢不過為弱款
𥂁戕殘瘵斯可謂𠭁其本而迌其末捨其大而
從其細也辭猶未已色若𧍱恥於是墮若止僵
者起

復友生論文書

辱示近年作若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
其間僕雖極頑冥亦知端息汗下也試言之甚
難招禍怨之甚易也況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
聖人書誦其古思行其道而未得者也每涵咀

義味獨坐日昃案上有一盃藜羹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之以撞金石萬羽籥也未嘗干有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歷王公丐貸飾車馬故無用文處江湖間不過美泉石則記之瞻節槩則傳之綢繆會則序之値巾釁則銘之蘭散壯游誕無所諱避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德我太甚苟黙默不應非朋友切切偲偲之義也故扶病把筆一二論之曰我自小讀六經孟軻揚雄之書頗有熱者求文之指趣規矩與出於

此及子史則曰子近於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語直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史近書近何書書則記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籍中獨詩書易象與魯春秋經聖人之手耳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戴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蓋漢代諸儒爭撰而獻之求購金耳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為經書與春秋實史耳學者不當

混而言之且經解之篇名出於戴聖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為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為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是聖人旨也蓋出於周公謚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有經書必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則經亦後人名之耳非聖人之旨明矣苟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

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内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長孟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悉論而辯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以詩易為經以書春秋為史足矣無待於外也謂經語古而皆微則易曰履霜堅氷至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苦節不可貞之類果純古而微乎謂史語直而淺則春秋書考仲子之宮初

獻六羽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辛巳有事于太廟仲子遂卒于陲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之類果純直而淺乎經不純微史不純淺又可見也言文之不可立辭則曰春秋不當言無使滋蔓又云春秋舉軍旅會盟豈非叙事耶引左氏傳語微左氏叙事悉謂之春秋可乎春秋大典也舉凡例而褒貶之非周公之法所及者酌在夫子之心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若區區於叙事則魯國之史官耳孰謂之春秋哉前所謂白小讀六經頗有熟者求文之旨趣規矩不出於此安矣又一篇云某文也某辭也文既與辭異足文優而辭劣耳何易之繫辭曰齊大小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又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之辭非文耶書載帝庸作歌皋陶賡載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辭也書之辭非文耶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辭非文耶禮有朝聘之辭娶夫人之辭樂有登歌薦之辭禮樂之辭非文耶法言曰揚墨塞路孟

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孟軻之辭非文耶太玄之辭也況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揚雄之辭非文耶是知文者辭之揔辭者文之用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當稱辭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不當稱文文辭一也但所適有宜耳何異塗云云哉又曰聲病之辭非文也夫聲成文謂之音五音克諧然後中律度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之不和病也去其病則和和則動天地感鬼神反不浮謂之文乎猶繪事組繡中有精妍耳大凡辭人之說不敢避墻垣膚淺而自矜於堂奧心府此要在引學者當知之事以明之而已矣師道不行後生多縱游於所習有陷而溺者力能援之可也如或不同請觀過而後罪

治家子言

武王既伐殷懲紂首有沾於內漿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間再易其銘範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注吾祖始鑄

田器歲東作必大售啟賦重兼耒耜者一撥不敢趣吾父易之為工器屬宮室臺榭修其侈益倍民彫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以為兵器會諸侯代殷師旅戰陳興其售又倍前也今周用鉞斬獨夫四海将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矣武王聞之懼於是包干戈藏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送豆盧處士謁宋丞相序

龜蒙讀揚雄所為書知太玄準易法言準論語晚得文中子王先生中說又知其書與法言相類道之始塞而終通子雲執範不足當也何者子雲事於西漢末偷莽賢用事時皆進符命取寵雄獨默默以窮愁若書病不得免人希至其門止一侯巴從之受太玄法言而已文中子生於隨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生之業九年而功就謂之王氏六經門徒弟子有若鉅鹿魏公清河房公京兆杜公代郡李公咸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隨亡文中子沒門人歸于唐盡發文中子所授之道左右其治文帝每歎曰魏徵教我功業如此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述今十八聖數其君必曰太宗舉其相必曰房魏上下之心恥不及貞觀則生人受賜足矣豈非文中子之道始塞而終通乎文人文中子外諸孫也誦文中子書不絕于口卒兄弟耕稼以自給一旦訪龜蒙曰吳中兵荒來人不足大家之食安能逡巡歲耶吾從子相天下矣吾西而見之龜蒙曰丈人外族之門人實作良輔今復家有丞相必以房魏之道致君中興是內外有德於四海也此行徒東歸子昔丞相未升甲科時年纔出弱冠龜蒙幸得容游中以兄弟之許與聯固形於歌詠及丞相為朝魁偶居侍從之列龜蒙江湖遘病不能起一來而睇一船而漁有文三十編有書數千幀未嘗干東諸侯故沒沒無一人道著名字今丞相方築太平之基架群材立清廟丈人承間宴語幽仄試丞相意復念以小社城北秋霖聲高中夜對榻有苦吟生耶

因文人之行敘房魏得王佐之道丞相退貞觀之風小子復言最曰之分雜而書之用以為送

中秋待月

轉缺霜輪上轉遲好風偏似送佳期簾斜樹隔情無限燭暗香殘坐不辭寂愛笙調閒北里漸看星潞失南箕何人為校清涼力未似初聞欲午時

記稻鼠

乾符已亥歲震澤之東曰吳興自三月不雨至于七月當時汙塢沮洳者埃壒塵勃躍棲支派者入扉屨無所汙農民轉遠流漸（聲平）稻本晝夜如乳赤子欠欠然救渴不暇僅得葩坼穗結十無一二焉無何羣鼠夜出齧而僵之信宿食殆盡雖廬守版擊毆而駭之不能勝若官督戶責不食者有刑當是而賦索愈急棘束榜箠木肌體者無壯老吾聞之於禮曰迎貓為食田鼠也是禮缺而不行久矣田鼠知之後歟物有時而暴歟政有貪而癡歟國語曰吳稻蟹不遺種豈吳之土鼠與蟹更伺其事而効其力殲其民歟且魏風以碩鼠刺重斂碩鼠刺其君也有鼠之名無鼠之實詩人猶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況乎上捃其財而下啗其食率一民當二鼠不流浪轉徙聚而為盜何哉春秋螽蝝生大有年皆書是聖人於豊凶不隱之驗也余學春秋又覩榮其災於是乎記

蠹化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然類蝤蠐而青翳葉仰齧似蚕(?)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棖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然一旦視之凝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蛻為蝴蝶矣力力拘拘其纔未舒褐黑錯若分朱間黃腹填而橢(?)緌纚且長如醉方寤羸枝不揚又明日往則倚薄風露攀緣草樹聳空翅輕瞥然而去或隱蕙隙或留篁端翩旋軒虛颺曳絲桃甚可愛也須史犯蝥網而膠之引絲環纏牢若桎梏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噫秀其外類有文也嘿其中類有德

也不朋而游類潔也無嗜而食類麃也向使前不知為橋之𧖴後不見觸發之網人謂之釣天帝居而來今復還矣天下大橋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略大蕙筐也苟滅德亡公崇浮飾傲榮其外而枯其內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為大發網而睬之乎觀吾之𧖴化者可以惕惕

登高文

金行告窮日御初九桐陰雨靡乎涩沙菊氣風揚乎戶牖寒無以衣病不得酒泄洋于心嗌嗌在口稚子拱而進曰古往治治人生實勞亟暇亟遊以嬉以遨亟辰甚良莫非吾曹趍山選臺席餌椅璟脫可遺乎火青亦聊樺乎櫹陶亦浩之流載此世所謂夫登高者也嘗有意乎予曰吁稚子之知於是耳曾不探乎與古吾數亟之閭門常書闕學無端倪宛若循環時孤咲以獨情樂正直而非險艱為書據之與善治詰頑有行同而跡類者尚情疾乎聲類一躡在坂百駕在閑傳嘶振秣侮病擠辱仲尼登東山而小魯

況肆遠曰而務周旋者哉陽專興遼假竊名器有土有人前呵後騎依吾咿啞所向上下鏜鞈介私放蕩吻吻如此者又欲見耶崇閣大居壁粉塗朱夸會蛺屹扉環獸補輪鮮嗃驕羽翼成徒嬌碧其內然筮彼妹主張何人庸兒賈夫如此者又欲見耶纓介外飾悔吝中積簡弃信行附比幽德仁澤乾枯義路攸塞權之所懵始厚終斥權之所怜昨篤今惜反掌北面天遠海隔如此者又欲見耶因金鑄兵杰子聚盜無人無慚罪人何際造化不家名緝同集以界墻垣不損堂奥生靈幾何逆半消耗殘存伶俜鰥煢特勞瘼痡偏頗役使顛倒鄉吏皆不合意耄如此者又欲見耶古所謂登高能賦者賦物之姿條成在下吾寧忽歎亦以火青可遺耕陶可枝我中去時病口開愁旅夜感物悽遑踽逆嘒足使火青孫燋耕陶今忘惟爾教我百無一宜我穀未實我蔬未肥弗覩農閒吾將曷歸無重我悔吾方憤憤稚子不樂惝繪而退

送小雞山樵人序

小雞山在震澤西出吳胥門背朝日行四十里得野步市曰光福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山土多石寘無大林木率生小櫟樸樕皆薪材直吳之鬻此為助焉連延廣袤不一其主爲占畫種界以相授自家至蘖凡二百弓東北倍焉而加半焉余所置多少如此予家大小之口二十月費米十斛飯成理魚菽葷十斛薪然後已四時賓祭沐浴澣濯疾病湯藥膚稱在外歲入五千束足矣其掌而供事以顧及小雞之樵毗也乾符六年春弗雨夏支流將絶八月暴雨而圩編可實而行之矣九月朔方貰薪二百五十於門名而責之曰吾一夏來撒取屋校庭草以炊而之明日望尓來矣何數廣而至晚得非詣吾山而爲汝之利耶吾而欺如名惡何及笑曰吾年餘八十矣元和中嘗從吏部遊京師人言國家用兵帑金窖粟不足用當時江南之賦已重矣迨今盈六十年賦數倍於前不足之聲聞於天下

得非專地者之欺甚乎吾有丈夫子五人諸孫亦有丁壯者自盜興以來百役皆在巳無所容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即死不忍見兒孫寒餒之色雖盡售小雞之木不足以濡吾家翊一二買名爲偷乎令子一錫竊不給而責吾之深吾將欲移其責於天下之守則吾死不恨矣予歎之曰汝之言信也然不當㢤於予汝姑歸與之酒繼之以歌云長其貂兮利其斧斲予薪兮勿予侮田予登兮穀予庾笑晨炯兮蓬僂僂窓有明兮編有古絶而安兮雖編是伍時不用兮吾無汝撫

衰茹筆工

夫子之肱力𤍠何絲絲耕不能耒漁不能網栽筠束毫既勝且便晝夜令古惟毫是鐫爰有茹夫工之良者責其精揃在價高下抉擢又乎尚不能捨句濡穀鋒月禿一把編如蚕絮女加反亦作挐也汝寔助也我書奇奇渾元未衰惟汝是賴如何巳而有兔千萬拔毛止皮散澀鈍鋌縮觚獄辭圓

而不沂鉛而不欺在握方漆亦茹之為斵輪運斤傳之者誰毫健身殉吾寧不悲（一本悲作嘆）

祭梁鴻墓并序

梁伯鸞墓在吳西門金昌亭下纔一里余過之作文而吊以酒為奠其辭曰

先生為五噫之歌漢天子聞而病之南走乎大江之波客皋氏之宇下志沈潛而靡他自吳祭以皋曰夫人之勤亦多不懷志於將沒適乎道之無頗比要離之烈冢冢雖荒而不磨嗟余後先生之千祀聊奉奠而來過俯澗地而仰詰顧先生之謂何心褊性誕容他人之宇下不得故築垣而自翰身病妻弱自吳氏之祭不得故力耕而自穫所以法先生之義者庶五噫之可作

紀錦裾（蜀本作記錦裾）

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予詣上元瓦官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裙佛旛皆組繡奇妙李君乃出古錦裾一幅示余幅長四尺下廣上狹下闊六寸上減下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有鶴二十勢若飛起率曲折一脛口中銜莩葩背有一鸚鵡舞肩舒毛數與鶴相等二禽大小不類而隔以花卉均布無餘地界道四向五色間雜道上累細鈿點綴其中微雲鎖結手以相帶有若駮霞殘虹流烟墮霧春草夾逕遠山截空壞墻古苔石泓秋水印丹浸軝上漏藻移塗滌荳蟽[illegible]環瑣霧隱涯岸濃淡霏拂霭抑冥密始如不可辯別及諦視之條段斬絕分畫一一有去處非繡非繪縝緻柔美又不可狀也裹有繒緣下制綫尚仍舊兩旁皆解散蓋拆滅零落僅存此故耳然非齊梁物亦不下三百年矣昔時之工如此妙耶溲其湣者復何人為因筆之為辭繼于錦譜之後俾善詩者賦之

紫溪翁并序

紫溪翁過市里先生舉酒相屬醉而歌曰一丘之木其棲深也屋吾容不辱一溪之石其居平也席吾勞以息一簣之泉其音清也猶吾兮在

懸得乎人得乎天吾不知所以然而然先生弁
而廣之曰採江之魚乎朝船有鱸採江之蔬乎
暮筐有蒲左圖且書右琴與壺壽歟夭歟貴歟
賤歟敢問而去

笠澤叢書卷乙

後東而二字據本無

利剝之譌

商字照蜀本增

仕蜀本作云

笠澤叢書卷丙

田舍賦

江上有田田中有廬屋以菰蔣扉以蘧蒢笆籬
楗微方竇櫺疏簷卑欹而立偃僂戶傴側而行
蚊起蝸從頂隆竅折旁塗夕吹入面朝陽曝膚
左有牛栖右有雞居將行賸遂未起啼驅宜從
野逆及若凶居天隨子愀然而吁復自歎曰祿
以代耕如無祿歟無祿無畊為工商歟有沮溺
之賢以仕易農乎有輪扁之道以仕易工乎有
弦高之義以仕易商乎今則不然能無説焉蓋
仕不愧祿而揣政戚率人以奉己使農工之洎
民棄其守而趨仕農之仕隋於力而希歲工之
仕巧於文而幸貴商之仕射其肥而啗利所以
國靡凶荒之儲家乏完堅之器人闕有無之備
莫不由是加以上多而下寡不勝剝喪之苦轉
徙益聚而充熾嗚呼吾丁此時何以逭之將提
新書挹野史上干天子之有司如怒鼃之跳梁
於風雨自謂登乎龍籍不其遠而遠而有牛角

㮕蜀本作㮕

毋毋之誤

田字從蜀本增

角有田㮕㮕不值歲惡未嘗孔飢令則陽亢而驕苗渴而萎十穗百粒穫夫涕淚鍾於是粥於是信夫鼎銘之我欺彼為聖人偸者茅茨勞者胼胝碩予懦夫勤隨何疑有鰥在下者舉舜之徳毋惟汝諧者授禹之辭不舉不授雖聖胡為乃継而為詩道不可不若天不可不樂謹尓滿賸利我錢鑄聊以卒歲更俟東作

五歌 并序

古者謌詠言詩云我歌且謠傳曰勞者頋謌其事吾言之拙艱不足稱詠且謠而歌其事者非吾而誰作五歌以自釋意

放牛歌

江草秋窮似秋半十角吴牛放江岸隣肩抆尾乍依偎横去斜奔忽分散蔗陂斷壟無端入背上時時孤鳥立日暮相將帶雨歸田家烟火微茫濕

水鳥歌

水鳥山禽雖異名天工各與雙翅翎鵝巢吞啄

不作末

即一例游處高卑殊不停則有背鈹普皮切爪戟勁立直睨者擊搏挽裂啚饜腥如此等色恣豪横聳身往往凌青冥為人羅絆取材力韋韝絲緤懸金鈴三驅不以鳥捕鳥矢下先得聞諸經超然可継義勇後恰似有知行天刑鷗閑鶴散兩自逐意思不受人丁寧令朝櫂倚寒江汀春鉏翡翠条鵜鶘孤翅側睨愽滅没未是即肖馴鸂鶒婦女衣襟便佞舌始得金籠日提挈精神卓犖背人飛冷抱蕪葭宿烱月我與時情大乖刺祇是江禽有眉吴縢勲謝汝莫相猜歸來長短同嚳活

刈穫謌

自春徂秋天弗雨鹿廪早稻纔遮畝芒粒稀踈熟更輕地與禾頭不相拄我來愁菜心如堵更聽農夫夜深語凶年是物即為灾百陣野鳧千穴鼠平明抱杖入田中十穗蕭然九穗空敢言一歲門倉實不了如今朝暮春天職誰司下民食苟有區分宜拼拼本作耕耘意若何虫豸無

教食人食古者為邦須蓄積魯飢尚責如齊余
今之為政異當時一任深離徑微索平生早過
華陽容向日飡霞轉肥白欲賣耕牛棄水田移
家直傍三茅宅

雨夜歌

屋小茅乾雨聲大自疑身著蓑衣臥䉶似孤舟
小泊時風吹折葦來相佐我有愁襟無可那繞
成好夢鬨鶩破背壁殘燈不及螢重挑却向燈
前坐

食魚歌

江南春早魚無擇歲晏未曾腥鼎鬲今朝有客
賣鱸魴手提見我長於尺呼兒徑取紅蓮米
輕重和當加十倍且作吳羹助早飡飽臥晴簷
曝寒背横戈負羽亚紛紛柢用驍雄不用文爭
如晚夕嘔吟㨾好伴嵓淵白鳥群

象耕鳥耘辯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於歷山象為之耕鳥為之
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
孔子敘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已
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
農家請試辯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撥欲深
獸之形魁若與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
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
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
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為端且深非得於象
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為疾且畏非得於鳥
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召何
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德耶孟子曰堯舜與人同
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怪怪非聖人之意也吾
病其書之異端故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
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禽暴

冬十月予視稼于甫里早苗離離年無以揹憂
傷盈懷淚不能寐往往聲頭暴而疾至者一
夕凡數四明日訊其甿曰見鶩也其曹蔽天而
下盖田所當之禾必竭穗而後去曰得無弋羅

者捕而耗之耶對曰江之南不能弋羅常藥而得之糠糊（上蘄下西）塗秫藜秬于陂一中千萬聯而不飛是藥也出於長沙豫章之涯行賣貨鋳歲售於射鳥兒盜與巳來豢銜塞江其誰敢商是藥既絕群鳧恣翔章不充乎口腹反使人之稻粮予曰嘻失馭之民化爲盜關梁急征商不行行使江湖小禽亦肆其暴以害民食古聖人驅害物之民出乎四裔翔害民之物乎俾生靈死乎盜死乎飢吾不知安用馭者爲

告白蛇文

田廬西北偏有古丘焉高可四望予將葬之以晚遠舒鬱農民遮言曰不可是丘有蛇臣如井缶而白忤之能爲祟不利人多矣宜無往予取酒沃其丘告之曰生而白者犬雞馬牛而巳其餘則老而後白狼狐兔麋烏雀燕雉黿蛇之類是也人老而毛髮皓白耗眊昏倒不能記子孫名字形朽神潰以至于死物老而鱗鬣羽甲盡白白而後有靈非一聖賢存乎上德光被于下則不爲之出出必人奉之以獻不敢隱匿唯蛇不在瑞典雖然神而且靈尚矣故漢之興神嫗謂之白帝子得非天命志怪者必曰自然多完老墳嶽大木要野毗盤肩醽酒之享作小兒女子寒暑豐肪淫巫倚之彈然瞋目歌舞其嫉恨駛其憝孝敲用幣僭冒其上歲時奔走逞在人後疾病不治飢寒不辭恣尒革之爲也古者鑄鼎象物也使民知神姦若之姧吾知之矣況旅吾之地由我進退贄以時出無越昆虫之饑無雜吳神之事吾宮居若野處各有分亦不相害然斬臂通巔爲叹曰憑藉之所則不當與人爭也如不用吾言吾當籲天霆斷裂首尾然吾誠不移無易尒爲

祝牛宮辞 并序

冬十月耕牛爲寒築宮納而皁之建之前日老農請乞靈于土宮以從鄉教予勉之而爲辭四牸三牸中一去乳天霜降寒納此室處老農拘拘度地不畝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發何丈

二加五偶盈當閏載尺入土太歲在亥餘不足數上締蓬茅下遠宮府耕耨何時飲食渴所或寢或卧免風免雨宜尔子孫實我倉庾

招野龍對

昔豢龍氏求龍之嗜欲幸而中焉得二龍而飲食之龍之於人固翻異以其若已之性也席其宮沼百川四瀆之不足游甘其飲食洪流大鯨之不足味施施然擾擾然莫嬖弗去一旦位野龍奮然而招之曰尔矣爲者莊洋乎天地之間寒而蟄陽而昇能無勞乎誠從吾居而宴安乎野龍矯首而笑之曰若何戲戲乎如是耶然吾之形有角而被鱗賦吾之德泉潛而天飛賦吾之靈嘘雲而乘風賦吾之職抑驕而澤枯覩乎無極之外息乎大荒之墟窮端倪而盡變化其樂不至耶今尔苟容於蹄涔之間惟沙泥之是拘惟蛭螾之與徒幸乎嗜好以希飲食之餘是同吾之形異吾之樂者也抑於人啗其利者拖其喉藏其肉可以立待吾方哀而援之以手又何誘吾納之陷穽耶尔不免矣野龍行未幾果爲夏后氏之醢

漢三高士贊

前漢一人

王霸仲儒清節是理有息躬耕黄頭歷齒故人令狐奉書遣子從以車徒入耀閭里既往霸卧曰異不起其妻訊之以息愧恥君道世榮抗節不仕子袈耒耜固其宜矣我實信道曷是慚彼霸乃欣然恬淡如始夫高婦賢可謂具美

後漢二人

摯先生恂伯陵之孫學通五經居于渭濱弟子累百馬融服勤以子妻之師而舊親融爲大儒恂乃知之和帝之世公卿以聞季直才器宜當輔臣公車試徵禮備玄纁守道不至終爲逸民外黄申屠少負名節義女報仇令欲論殺蟠以同縣陳情上讞廷尉宥之雄彼孝烈博通群書復喜談說漢衰政荒時賢慕未隱于碭山遂與世絶獻帝即位徵爲三公避若不應其實一鴻

時人賢之重者蔡邕明哲終始嗟乎子龍

兩觀銘

兩觀雖門雖僭天子聖人在朝姦佞誅死姦首擲地姦血如水政不得亂國是以理下及千祀澆風四起內荏外賢舉世稱美焉其皇都象魏天倚豈無奸邪佩玉立蒞聖人弗生兩觀如砥以石鏡辭著于闕里

卜肆銘

蜀嚴之託蓍龜也以忠孝仁義後來之託蓍龜也以媮佞險詖美之使怡愉怛之使駭畏小人惟惡是嗜惟禍是避惟福是覬惟貴是蚓中不究得失之所自故幽貴之著前列之覬乃化為虗妄之器嗚呼成都吾不知古為市之地以君平之卜肆耶強為之銘以刻其志

陋巷銘

魯國千乘豈無康逵傳載陋巷以類居之鄙委側僻樞桑覆茨簞瓢屢空其樂怡怡聖人之言終日不違易賛獨入云顏庶幾門直大道堂如單飛梁肉在御狼貪豕肥陋巷相去不其遠而我實狂狷蓬蒿所宜勤于柴荊賢者是思

馬當山銘

言天下之險者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呂梁合二險而為一吾又聞乎馬當彼之為險也屹于大江之旁怪石憑怒跳波發狂日黯風助擢牙折檣孤和蛟涎骨橫魚吭章而厭死神魂飛揚殊不知堅輪蹄者覈于太行仗忠信者通乎呂梁便舟楫者行于馬當合是三險而為一未敵小人方寸之包藏外若葦脂中如劍鋩路席必死鉤勞必傷在古已極於今益甚敬篆巖石俾民勿巨

書銘

太古之時何當有歟逞乎結繩民始相與畫卦造書聖人之為圖載文字庶功弗知惟簡惟牘斷竹拼木累必充庭負必折載葦編一絕錯亂名目殊務軽轄者禍衆剞劂綴當述其所便蟲篆更隸形模易窒上下今古卷舒坤聯薰

曝蠹鬱瘀乎不堅又取珉石篆琢雕鐫由簡牘下其存四邊璽印章蹟殿勤識音志焉其巧益甚其說益繁盟契質要朝成夕反平聲誥誓制令屈遠首言牋檄奏報離方就圓傳錄註記醜雕美憐銘誄碑表虛功妄賢歌詩賦頌多思論植在簡牘者埋沒爛壞無遺一編副以梨板其留家延緜戾倒顛尨蒙弗刪在珉石者固竄納賂惟辭是妍鏡鑿既畢名聲泯然堯舜之道以人為傳有死必繼派乎億年宜斥詐偽焚燒棄捐復似太古結繩之前

耒耜經

耒耜者古聖人之作也自乃粒以來至于今生民賴之有天下國家者去此無有也飽食安坐曾不求命稱之義非揚子所謂如禽者耶余在田野間一日呼耕甿就而數其目恍若登農皇之庭受播種之法淳風泠泠聳竪毛髮然後知聖人之旨趣朴乎其深哉孔子謂吾不如老農信也因書為耒耜經以備遺忘且無愧於食

經曰耒耜農書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犂冶金而為之者曰犂鑱鑱本作曰犂壁斲木而為之者曰犂底曰壓鑱曰策額曰犂箭曰犂轅曰犂梢曰犂評去曰犂建曰犂槃木與金凡十有一事耕之土曰墢墢猶塊也起其墢者鑱也覆其墢者壁也草之生必布于墢不覆之則無以絕其本根故鑱引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鑱表上利壁形其圓負鑱者曰底底初實于鑱中工謂之鼈肉底之次曰壓鑱背有二孔係于壓鑱之兩旁鑱之次曰策額言其可以扞其壁也皆䀢然相戴自策額達于犂底縱而貫之曰箭前如桯而樛者曰轅後如柄而高者曰梢轅有越加箭可弛張焉轅之上又有如槽形亦如箭焉刻為級前高而後庳所以進退曰評進之則箭下入土也淺以其上下類激射故曰箭以其淺深類可否故曰評評之上曲而衡之者曰建建楗也所以柅其轅與評無是則二物躍而出箭不能止橫於轅之前末曰槃言可轉也左右繫以樫乎

軶也轅之後末乎梢中在手所以執耕者也轅
車之胥梢取舟之尾止乎此乎鑱長一尺四寸
廣六寸壁廣長皆尺微梢底長四尺廣四寸
評底過壓鑱二尺策減壓鑱四寸廣狹與底同
箭高三尺評尺有三寸槃增評尺七焉建惟稱
絶轅脩九尺梢得其半轅至梢中間掩四尺犂
之終始丈有二耕而後有爬去渠疏之義也散
撥去芟者焉爬而後有礰礋焉有磟碡焉
焉自爬至礰礋皆有齒磟碡觚稜而已咸以木
為之堅而重者良江東之田器盡於是耒耜經
終焉

迎湖送湖辭 幷序

余耕稼所在松江南旁田廬門外有溝通浦溆
而朝夕之潮至焉天弗雨則軋而留之用以漑
灌漑既及物之功甚鉅其氣壯遲速[illegible]晦盈
虛也用之則順而進捨之則黜而退有類乎君
子之道既而感之作迎湖送湖二辭聊寄聲於
騷人之末云

江霜嚴兮楓葉丹潮聲高兮墟落寒鷗鳧兮
漁箔短遠岸沒兮光爛爛潮之德兮無際既充
其大兮又充其細沒幽岸兮沒柴門[illegible]連
兮依稀[illegible]映澤[illegible]兮潮之則不尸其功兮
歸于混元

右迎湖

潮西來兮又東下日浴中流兮紅灑灑汀葭蒼
兮洲蔘若[illegible]風騷宋[illegible]潮已歿大[illegible]兮微將
晦[illegible]兮歛然而退[illegible]長波兮數數一幅
巾兮無[illegible]可[illegible]生[illegible]兮[illegible]有衣[illegible]之還兮
吾猶[illegible]

右送湖

憶白菊

稚子書傳白菊開西成相[illegible]未容迴月[illegible]下
[illegible]紗[illegible]多少清香透入來

聞吟

[illegible]吟料得三更盡始把孤燈背竹[illegible]一夜西風
高浪起不教歸夢過寒江

笠澤叢書卷丙

笠澤藂書卷丁

村夜二篇

江上冬日短徘徊草堂暝鴻當絶塞來客叩孤
村病絲絲起歸念咽咽興微詠菊徑月方高橋
齋霜已併盤飧蒸粟粗史籍藏牌盛日冷松桂
寒耳喧兒女競開紙浮螘綠試筆秋毫勁晝戶
亦重關寒靜适相暝詩從騷雅得字貴鈆槧正
遇敵舞蚰矛逢談捉犀柄無名升甲乙有志扶
荀孟守道希昔賢為文通古聖幽憂疾長劒頗
頹懸清鏡鈍會魚鳥情頗知時俗性浮虛多徇
勢老懶徒歷聘既不務人知空餘樂天命吾家
在田野家事苦遼夐耕耘一以微開合自然盛
愁憐風葉亂獨坐燈花迸明發成浩歌誰能少
傾聽

其二

世既賤文章歸來事耕稼伊人著農道
我亦賦田舍所悲勞者苦敢用辭為詐秪劬躬
牧言誰防輕薄罵嗤今居寵祿各自矜雄霸堂
上者華鍾門前旌高駕纖洪動絲竹水陸供膾
炙小雨靜樓臺微風動蘭麝吹噓川可倒眄睞
花爭奼萬戶膏血窮一筵歌舞價安知勤播植
卒歲無閒暇種以春鳸鶬初穫從秋隼下專專
望穜稑搰搰條耒耜日晏腹未充霜繁體猶裸
平生守仁義所疾唯狙詐上誦周孔書沈溟至
酣藉豈無致君術堯舜不上下豈無活國方頗
牧齊教化蚊蚋任乾死雲雨終不借弃賢東如
因徒勞誇善射才能消其斗餘可移萬華若與
此華蕈佗汝相亞長吟倚清瑟孤憤生遙夜
自古有遺賢吾家偏稱謝

紀事

本作漁釣徒心將遂疏放苦為饑寒累未得恣
閑暢去年十二月身往雲溪上病來買
豚聊餽饟微裝卞山雪凝冽不可向瘦骨倍加
寒徒為厚綿纊晴來露青霄千仞聳尋丈臥想
玉華銷時時推枕望雖然榮衛困亦覺精神王
把筆強題詩粗言環性狀吳興郡大守文律頗

清壯鳳尾與鯨牙終皷落新昭纔書寄城內摠
宦無以況料峭採蓮船縱櫂歡天浪方傾謝公
詠忽值莊生喪（鄉伯外仁松從年安代戚出偶）默默阻音徽臨風
但惆悵春歸殆秋末問自娶微恙歲晏非躬親
何由免欺誑令来觀刈稷乃在松江並（步下反）門外
兩潮過波瀾光蕩漾都緣新卜築是事皆草創
爾後如有年還應愜微尚天高氣候與野迥襟
懷曠感物動牢愁憤時頻歡（切）辭平生樂蕭
翰至老安敢忘駿骨亞牽塩玄文終復將嘆今
多赤舌見善唯護謗忖度大為防涵容寬作量
圖書篋簾外關眼皆賸長鐵隸不勝無薄田家
所仰稍離飢寒患學古真可强聖道庶經營世
途多踉蹌近聞天子詔復許私醞釀麴使春
酒村呼兒具盆盎宵長擁吟衾日晏開書幌我
醉卿可還陶然似元亮

孤鴈篇

我生天地間獨作南賓鴈哀鳴慕前侶不免飲
啄晏雖蒙小雅詠未脫魚網患況是摽櫂經

為弋者篡睛矯争上下意氣苦凌慢吾常哄鶖
鵐尔華何足訕迴頭語晴矯汝食腐鼠慣與異
鶖駘群總短豆阜棧豈知瀟湘岸菰荻蘋萍間
有石形狀奇寒流古来瀉閑肴舟里志了不憂
努参世所重巾冠何妨野夫非騷人詩蕙芷易
象取陸龜蒙間逍遙篇中亦載尺鷃汝惟才性
下嗜好不可諫身雖慕高翔翼壞是盼盻或闘
通鬼魅椎祟立可辨若蘇書两存寧容恣嫉幻
（悲前周嘗秋官[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司農治為搜又他舟及蘇蒙有命蘇之具謂中也）

南涯漁父

予方任踈慵地僻即所好江流背村落偶往心
已嫌（切力亦）田家相去遠岑寂且縱游出戶手杖
節見人頭未幗南涯有漁父往往攜稚造門其
所以漁對我真道[illegible]初籍魚贊童卯至于耋
蜜穴與生成自然適處與我孜或吞齒天物不
可槩大小衆去留依其孳養報終朝獲漁利魚
亦未嘗耗同覆天地中違仁辜覆燾余觀為政
者此意諒難到民皆死搜求莫有與聆悼今年

錢蜀本作學

舊校云譌

舊鈔本作 甿

川澤旱前歲山源湷潦訴巳盈庭關之類僉噪
譬如豢雞鶩豈不容乳抱孟子譏宋人非其揠
苗躁吾嘉漁父旨雅叶賢哲操儻遇採詩官斯
文誠敢告

野廟碑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
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
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
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
紀直悲夫甿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
甌越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其廟貌有雄
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皙而少者
則曰某郎有媼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豔
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級
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蘿蔦翳于上梟鴞室其間
車馬徒隸叢雜怪狀甿作之甿怖之走畏恐後
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雞犬魚菽之薦牲
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日懈怠

衍林之譌

禍亦隨作耄孺畜牧慄慄然疾病死喪甿不曰
適丁其時耶而自惑其生悉歸之神雖然若以
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
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捍大患其死也則血
食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捍患者為
比是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溫
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絃匏口粱肉
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暍
未嘗衎于胷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
吏肆淫刑毆之以就事較神之禍福孰為輕重
哉平居無事指為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
國之日則佪撓脆怯顛躓竄踣乞為囚虜之不
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耳又何責其真土木
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既而
為詩以亂其末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
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如何可議祿位
頎頎酒牲甚微神之饕也孰云其非祝吾之碑
知斯文之孔悲

怪松圖贊 幷序

有道人自天台來示予怪松圖披之甚駭人目盤于巖穴之內輪囷偃側而上身大數圍而高不四五尺磈(谷罪切)磅(力可切)然蹙縮然幹不暇枝枝不暇葉有若龍蟠虎跛壯士囚縛之狀道人曰是何物怪之如是耶子能辯之乎予曰草木之生安有怪耶苟肥瘠得於中寒暑均於外不爲物所凌折未有不挺而茂者也矧松栢乎今不幸出於巖穴之內脞脆者則礰然其牙伏死其下

矣何自奮之能爲是松也雖稚氣初拆而亚性不屈及其壯也力與石鬪乘陽之盛悲巳之軋拔而將昇卒不勝其卷擁勇鬱遏全憤激訐然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爲怪木吁豈異人乎哉天之賦才之盛者早不得用於世則竣而不舒薰蒸沈酣日進其道権擠勢奪卒不勝其阸歸呼吸拏蔽越赴訴然後大奇出於文彩天下指之爲怪民嗚呼木病而後怪不怪不能圖其真文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駭於俗非始不幸

而終幸者耶道人曰然爲我贊之贊曰

松生陰隘巖嶽穴栰病乎不快卒以爲怪擁腫支離神羞鬼疑道人嗟咨援筆傳奇或怪其形或奇于辭白爲怪兒是以贊之

重憶白菊

我憐貞白重寒芳前後叢生夾小堂月朶暮開無絶艶風莖時動有奇香何慙謝雪清才詠不羨劉梅貴主粧更憶幽窓凝一夢夜來村落有微霜

別墅懷歸二首

水國初冬和煖天南榮方好背陽眠題詩朝憶復蘇憶見月上稍還下稍遠爲晩花吟白菊近炊香稻識紅蓮何人授我黃金百買取蘇君負郭田

東去滄溟百里餘淞江潮信到吾廬就中家在蓬山下一日堪憑兩寄書

丁隱君歌 幷序

隱君姓丁氏字翰之濟陽人也名飛擧讀老子

莊周書善養生能鼓琴居錢塘龍泓洞之左右或曰懃館耳別業在深山中非得得行不可適到其下畜妻子事耕稼如常人余嘗南浮桐江途而詣龍泓懃館獲見綸巾布裘貌古而意澹好古文樂閒歌詩見待加厚因曰他時頗為山中僕丁咲而不應問之年曰七十二當咸通丙午歲迄十四年矣雷平道士范叔寧話與翰之衆至今齒髮不衰氣力益壯疏繁道家灌溉判剗皆白執鍾缶斤斸革升高望遠不翅履平地時告書細字作文紀事皆有楷法齊栽夜半山靜取琴彈之奏雅弄一二而已少接賓言語與人相接禮簡而情至周旋累年未嘗有厭倦之色不唯疾病也非養生之效歟又不見有所服餌或問之對曰治心脩身之外復有何物予始嘉其遯世又聞其老而益精又說其治心脩身之說孔子所謂樂而壽者斯人也歟既樂而壽則仁智充乎其内充乎其内者非有德者歟有德而不耀於世者非隱君子歟乃作丁隱君歌以寄其辭云

華陽道士南游歸手中半卷青蘿衣自言逋客持贈我乃是錢塘丁翰之連江大抵多奇岫獨詣君家家奇秀擬燒天竺春筍肥琴倚洞庭秋石瘦草堂階引龍泓溜老樹根株若蹲獸霜濃果熟未容收往往兒童雜猿狖去歲猶在有黃冠官軍解散與人鬬滿城奔迸翰之閑只把枯松塞空齋前度相逢正賣文一錢不直虛云云今來利作採山斧可以抛身麋鹿群丁隱君丁隱君叩頭且莫别名氏即日更尋丁隱君

蟹志

蟹水族之微者其為蟲也有籍見於禮經載於國語揚雄太玄辭晉春秋勸學等篇著於易象為介類與龜與鱉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劦行者歟參於藥錄食疏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唯左氏紀其為災子雲譏其躁以為郭索後引而已蟹始竄穴於沮洳中秋冬交以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

魁然後從其所之發夜鬵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蝦斷短其江之道焉尔然後扳援越軼遯而去者十六七既入于江則形質變大於舊自江復趣于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遯去者又加多焉既入于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嗚呼穉而朝其魁不近於義耶捨沮洳而之江海自微而務著不近於智耶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揚氏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洳也孟軻荀揚氏聖人之瀆也六籍者聖人之海也苟不能捨沮洳而求瀆由瀆以至于海是人之智反出於水蟲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其蟹

鶴媒歌

偶繫漁舟汀樹枝因看射鳥令人悲盤空野鶴忽然下背翳見媒心不疑媒閒靜立如無事清唳時時入遙吹徘徊未忍過南塘且應同聲就同類梳翎宛若相逢喜秖怕纔來又驚起窺鱗啄藻乍低昂立定當胸流一矢媒懽舞躍勢離披似諂功能邀弩兒雲飛水宿各自物妬侶害群猶尔為而況人間有名利外頭笑語中猜忌君不見荒陂野鶴陪良媒同類同聲真可畏

求志賦 并序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予以求聖人之志莫尚乎春秋得文通陸先生所纂之書伏而誦之作求志賦

語稱人之所好必舉嗜慾以為志余之生也百無一庤者唯古學庶幾乎可媚嗚呼既遠之不存安能盡識乎趑義纍夫夫子之春秋病三家之若磐得啖趙蹤鑿之與損益然後知微旨之可求乃服膺而誦之見聖人之道微長風廓其聲響共口臨乎大物又似車堅馬良善御者涉乎康莊高驅巨舟工泛者順其安流如魚之就貫如繭之獲抽伊尹和齊於五鼎箕子區分乎九疇酌大中於萬古偉聖心之獨斷宜乎沮齊伏於夾谷斬正卯於兩觀溝公墓以掩瘞遂隳

私城而防僭乱用千載之遺法裁一辭而可判
況先生之指歸屹波濤而畔岸雖顛昧而不開
亦思之而過半范武子曰君子之於春秋也没
身而已矣吾謂斯言之不誣

村中晚望

抱枕柴門立江村日易斜鴈寒猶憶侶人病更
離家短鬢看成雪僾眸舊有花何須萬里外即
此是天涯

寄淮南鄭賓書記

記室千年翰墨孫唯君才學似應徐五丁驅得
神功盡二酉搜来秘檢疎煬帝帆檣留澤國淮
王賤奏入班書清詞醉草無因見但釣寒江半
尺魚

江墅言懷

病身無稚子田舍劣相容跡共公卿絶貧須稼
穡供月方行到閏霜始近来濃樹少棲禽雜村
孤守犬重汀洲蔵晚弋蘿落露寒春野升敧還
憋家書拆又封杉篁宜夕照牕戸憶疎鍾南北

唯開轍縱横未勝衆大春雖苦學妍疲本多慵
直使貂裘弊猶堪過一冬

自和 次韻

命既時相背才非世所容著書粮易絶多病藥
難供夢為懷山數愁因忌酒濃鳥媒呈不一魚
寨下仍重脫桁藁無褐晴簷織嘗春著鐵分水
味標石認田封此地家三戸何人禄萬鍾草堂
聊當貴金穴任輕農把釣竿初冷題詩筆未慵
莫憂寒可晚江上少嚴冬

野井

珠閣前頭露井多碧梧桐一本作桐下美人過寒泉
未必能如此奈有銀餅素綆何

問吴宫辭 并序

甫里之鄉曰吴宫在長洲苑東南五十里非夫
差所幸之別館耶披圖籍不見其說詢故老不
得其地其名存其跡滅悵然興懷古之思作問
吴宫辭云
彼吴之宫兮江之鄉涯複道盤盤兮當高且斜

波搖踈兮霧濛箔菡萏國一作圖兮鴛鴦家蘇州之蕭兮蛟之琴瑟駢蒻參差兮累絲窈讌曲房兮上初日月落星稀兮歌酣未畢越山蒹葭兮越溪疾美人雄劍兮相先後出大姑蘇兮小長洲此宮之縣兮留乎不留霜氣重兮孫枸曉遠樹枯踈兮愁烟悄眇欲攄愁烟兮問故基又𢚩愁烟兮推白鳥

水國詩

水國不堪旱斯民生甚微直至葭菼少最言魚蟹肥我到荒村無食啗對案又非謝梁覽况是乾苗結子踈歸時秖得藜羮糝

彼農詩四言六首

世路澆險淳風蕩除彼農家流猶存厥初蒙焉而席茨焉而居首亂如葆形枯若腊大耋既鮐童子未齠以負以戴悉孀悉鰥我慕聖道我躬古書小倦於學時游汝廬有飯一盛黃虀具蔬有繻一縷不襟不袪所謂飢寒汝何逭歟禹貢厥田上下各異善人為邦民受其賜去年西成野有遺穗今夏南畝旱氣赤地遺其豐凶槩斂無二遐輸弗供進訴弗視籲于昊天以血為淚孟子有言王無罪歲詩之竊辭以媿捍吏

小雪後書事

時候頻過小雪天江南寒色未曾偏楓汀尚憶逢人別麥壠唯憑欠雁眠更擬結茅臨水次偶因行樂到村前隣翁意緒相安慰多說明年是稔年

南征

丞相南征定有無幕中誰是馭良圖遙知賊膽縱橫破繞帳生犀一萬株

北渡

江客柴門枕浪花鳴機寒櫓任謳鴉輕舟過去真堪畫驚起鸕鷀一陣斜

夜泊詠棲鴻

可憐霜月暫相依莫向衡陽趁逐飛同是江南寒夜客羽毛單薄稻粱微

早行

氷寒孤棹觸天文直似乘槎去問津縱使碧虛無限好客星名字也愁人

榔李花賦 乾符三年作

試問花翁得榔李之春蕤移來砌下出自山中長雲淵而迴灘岩風曾不得次玉堂而展佺艷承晝閒而還微紅虛在芳菲之數徒千造化之功弱植欹危繁梢㯶積一枝上能萬其虜蕚一蕚中自糝其丹白且挽以天而蘇以華芍藥為贈兮芙蓉可嘉誰為剪緗綺碎明霞風裾總攏於水殿雲襟掩莽於雲車靜倚庭楹徐飄蕊氣落幽閨怨別之夢窮空谷遺榮之思初作東陵聖母冶態嫣妍近辭北燭仙人愁容委墜嗟其結莓苔之地抱林藪之姿蜂蕃舞而相略鸎能言而見歎香憐墜少帶戀飄遲當盃者不顧守道者應知請看嵇康高士倚莫信長安輕薄兒

送侯道士還太白山序

侯生嘗應舉名彤作七言詩甚有態度不見十年白云載貢於有司藝不中度輒得黜齟齬不與世合去入老子法中作道士更名雲多居太白山在雍西南梁州之地苦寒霜雪常積雖夏五六月烈日在上群峯若焚我獨皓然玉併岩壁淵凝之木不數百年不能為材及其堅良不與他等民乘是氣皆壽而不衰況養生者耶吾南遊天台既將復而老焉予曰夫物命乎天者人不能有存乎人者天不能奪雖其氣則謂之一考其命則有懸絕不類者焉居恆寒之地而不夭者吾不信也處恆燠之地而不壽者吾不信也信其命乎天者人不能有而已矣傳曰仁者壽則恆寒之地不仁者夭而死矣恆燠之地仁者壽而生矣苟恆寒之地壽其不仁者恆燠之地夭其仁者是寒燠為不祥之氣又何以佐天地生植乎哉如此則居寒而壽居燠而夭吾益不信也信乎存乎人者天不能奪而已矣或曰仁者壽不仁者益壽不仁者夭仁者亦夭吾又不知命乎天存乎人果可信乎未也無乃自壽自夭自仁自不仁耶天不能與之又安能奪

耶信矣子姑務乎仁與以山寒自欺吾亦信子
之壽矣

祀竈解

竈之壞者請新之旣成又請擇吉日以祀之曰竈在祀典聞之舊矣祭法曰王為群姓立七祀其一曰竈達于庶人庶士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飮食之事先自火化以來生民賴之祀之可也說者曰其神居人間伺察小過評譴告者又曰竈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當祀之以祈福祥此僞出漢武帝時方士之言耳行之或也苟行君子之道養老而慈幼寒同而飽均喪有哀祭有敬不忘禮以約己不忘樂以和心室閒不欺屋漏不媿雖歲不一祀竈其誣我乎苟為小人之道盡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婦人歎一囊以自餬口專利以飾詐崇姦而樹非雖一歲百祀竈其私我乎天至高竈至下帝至尊嚴鬼至幽仄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聽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果何以為天帝乎

補遺詩

築城詞 二首

城上一培土手中千萬杵築城豈不堅堅城在何處

莫歎將軍逼將軍要郤敵城高功亦高尒命何勞惜

古意

君心莫淡薄妾意亞樓託願得便車輪一夜生四角

美人

美人抱瑤瑟哀怨彈別鶴雌雄南北飛一旦異栖託諒非金石性安得宛如昨生為並蒂花亦有先後落秋林對斜日光景自相薄猶欲悟君心朝朝佩蘭若

感事

將軍被鮫函衹畏金矢鏃豈知讒箭利一中成赤族古來信簧舌巧韻淒餠曲君聞悅耳音盡日聽不足初因起毫髮漸可離骨肉所以賢達

心求人須任日

贈遠

茱萸匣中鏡欲照心還懶本是細胥人別來羅帶緩從君出門後不奏雲和管妾思冷如簫時時望君騣心期夢中見路永魂夢短悠坐泣西風秋窓月華滿

別離

丈夫非無淚不灑離別間仗劍對樽酒恥為游子顔蝮蛇一螫手壯士疾解腕所思在功名離別何足歎

井上桐

美人傷別離汲井常待曉愁因轆轤轉驚起使棲鳥獨立傷銀床碧桐風嫋嫋

門前路

門前向城路一直復一曲曲去日中還直行日暮宿何必日中還曲逢荊棘間

引泉詩 睦州龍興觀老君院作

上嗣位六載吾宗剌桐川余来拜旌戟詔下之明年是時春三月繞郭花蟬聯嵐盤百萬疊上插黃金鈿捉以道士館置猢于東偏滿院聲碧樹空堂形老仙本性樂凝澹及来更虛玄焚香禮真像盥手披靈編新定山角角鳥龍獨嶢然除非淨晴口不見蒼崖巔上有拏雲峯下有噴壑泉泉分數十派落處皆峥嶸寒聲入爛醉睡破西窓眠支節起獨夢程在墻東遥呼僮具畚鍤立鑿莓苔穿叢深一派瀉練帶橫斜牽亂石拋落落寒流響濺濺狂奴七里瀨縮到珠盤前蹶光潑半散涌沫飛旋伺勢東三峽掛鴻危孤磴懸曾閒瑤池溜亦灌朱草田兔伯其羊蕊鸞鶉舞丹烟凌風挾桂拖隔霧馳犀船況當玄元家當著道德篇上善可比水斯文參五千精靈若在此冝與微波傳不擬爭滴瀝還應會淪漣出門後飛箭合勢浮青天必有學真子康冠秋鶴顏如能輔余志曰使疏其源

素絲

團客麗獨繭詩人吟五緵如何墨子淚反以悲

途窮我意豈於是頭系天地功爲綫補君袞爲紘繫君桐左右脩闕職宫商還古風端然潔白心可與神明通

陸龜蒙傳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父賓虞以文歷侍御史龜蒙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往從湖州刺史張搏游搏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貲無十日計不少輟也文成竄藁篋中或歷年不省爲好事者盜去得書熟誦乃錄讎比勤勤朱黄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借人書篇秩壞舛必爲輯褫刋正樂聞人學講論不倦有田數百畮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飢身畚鍤茠刺無休時或譏其勞荅曰堯舜黴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張又新爲水説七種其二

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雖百里爲致之初病酒再朞乃已其後客至挈壺置杯不復飲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肎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名不至李蔚盧攜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光化中韋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事吳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世保其居云

後序

進退取捨君子之大節惟循於道而不悖然後無愧於聖人之門非明輕重之理知好惡之正者未有不爲物所勝也天隨子居衰亂之世仕不苟合家于松江躬勞苦甘淡薄而以讀書考古爲事所養者厚故其爲文氣完而志直言辯而意深一題於尊君愛民崇善沮惡莫非所謂

循於道而不悖者耶世所傳蘋書多舛謬衮既至是邑想其遺風因求善本校讐刋之于板俾覽者非獨玩其辭而已矣於其志節將有取焉

政和改元季夏四日毗陵朱袞記

續補遺 此後四賦乃蜀本有之今添入

微涼賦

楸梧既謝〈梧楸一作楸閒〉屈原增傷姜先腐敗柳衙蟬荒日落深宮十四等皆為辭絕雲愁大澤九百里盡欲飛揚暑退未退宵長未長傷寶階〈一作曲堦〉以尋冷當綺疏而薦香飄飄拂拂悄悄悵悵省團扇以搖清浞瑤琴而泛雅石穩將卧節輕欲把沈尹見王筠佳詠不覺書之謝傳感栢伊哀箏無端涕下隼栖梧早共賞情多應從遠望定降明河疏樹一枝度日空懷越奏軽帆十幅乘秋好唱湘歌殷浩休談揚私自舞移初清而題媚塵遺消而盡古亚在安櫂館裏寂寞饒潘慳登酸棗臺時淒涼付庾潛生翠被暗著金樓銖銖減癖斛斛量愁草玄者遂貧無暇補附者結

客而游暮雨陵邊有魏主常聞之樂夕陽池上有蔡姬曾蕩之舟恨鎖疎烟衿披遠水露桂方潛風篁或倚鄂侯之餘冷猶在江令之宿醒初起道氣全衰離情遍駛許玉斧神超碧落仰接應難成花君怨別青宮退傷未已

秋蟲賦

敗壁秋立昆蟲夜鳴驀者角老旁行邦行一不知其詭狀空太息於繁聲俱雷品彙共費生成成陰階而負固抱枯蘚以圖榮退無力役進不争名體肖翹而易動音鳴咽而難平深宮淚迸迸旅苑驚香殘漏夜月吳樓明謝臨川行棠微吟應侵古調劉越石登陴坐嘯更哀餘清唧嘖懷識悽嘶往想纓急婦歎紆夫欲妬戊門奇方不屈或相先而並姤亦有遺容教鉞詞人哲賦巳矜床下之光輝遠咲草間之霜露悲夫病枕潛移愁屛屢傾耿耿宵夢悠悠遠遊未雲沒後方知直氣無前馮衍縫來始歎高才不遇

麈尾賦

謝文靜桓宣武王東亭郗北府相與叩易論方驅令駕古散入神明之顧中稽道德之祉理窟未窮詞源漸吐支上人者浮濁其形左擁竹杖右提山銘於焉就坐引若潛聽俄而超軼風行道遙義立不足稱異幾能企及公等盡喙當仁咸云脩拾道材乃攝支納而精爽提犀柄以揮捐天機而萬目張大壑流而百川入嗟乎世路崎嶇歲詭擁陽矜莊而靜嘿聒奔競而喧嘩貞襟紫棘與首泥沙雖然絶代清談客置此

鄉同王謝家

幽居賦

陸子居全吳東踞長洲故苑一里閭閈不通人事且欲吟詠情性曰燕居則仲尼有之矣曰卜居則屈原有之矣曰閑居則潘岳有之矣曰郊居則沈約有之矣既抱幽憂之疾復為低下之居乃作幽居賦其序云余少學帝立早持堅白其生也懸贅附疣其材也擁腫嘶瘤居無養拙之資出有倦游之歎初張蓬矢嘗遲志於四方

未佩觿矢敢違仁於一日雖家風未泯而垂德全衰門第韋平林無魏邴漱清芬而鎮俗遐邪望於圖形苟晶乃天下表儀裴秀為朝端領袖朱輪十乘紫誥千箱炳若星辰煥乎竹帛儕觀圖牒謬厚孫謀五鼎黃條賜書零落漆工酒保終欲沈淪故粟空衰屢瞻摧折劉起劉毅俱無儋石之儲許邁許詢但有山林之志思鑿坏而遁聊倚樹而吟師道氣於兔腸和兵鈐於魚腹窮年學劍不遇白猿隅日伏痁未逢黃鵠止則

設墻丈席行則葛屨柴車仲宣方況於棊枰牀夾還眠於鐵竈既知草知晦朔木讓榮枯因推墨別為三始悟儒分至八何晏之言道德不及王生鄭玄之注春秋才同伏氏初陳梗槩漸入精微探桓範之智囊掘張憑之理窟遺其耳目然復為之聰明差若莛撞焉足言乎大小加以病推鬭蟻加止蟰蟏簾幃非翡翠之棠鐘鼓豈鶢鶋所樂遂非衡泌聊以棲遲建一畝之宮忝稱儒者置十金之産雅叶中人晏子以囂塵可

居少之誤 列仵之譌 岳省本作安 于予之譌

容曹公以浜水自赦羅含宋玉常居出於荊蠻
蕭相武侯亦潛居於僻陋楊德祖家惟弱柳殷
仲文進只枯槐馮列蕢辛槃鈦蘭碧安有稱名
半夏藥號恒春長榆亦降星精脩竹乃生雲母
潘岳館裏嘗聞柰素瓜甘庾信園中亦話棗酸
梨酢且故切切觀留詠惟尚清風今古攸同聖賢何
遠武仲游於沛澤伊尹耕於有莘子欲無言田
不願仕神交六位方為賣卜之人歌動五噫始
作賃舂之客況布縮綸帽尚旦朝昏羽扇貂裘

費補遺 十

猶堪寒暑得以書袖帍僕射用牛蛸白理茶租
闢披鈞褐經稱小品還下二百籤賦謂名都略
點八十處下問得犖塗之義涂聽閒怨之詩
既已逢原遂成摛翰非用按簡初掇遺難不係
粉飾大猷且用方黃禪說貽於好事希徒得彥
而傳責以壯夫甘受子雲之哄賦云
泰伯句吳通侯舊里地接帍丘門臨鶴市比頻
卷子非陋方賜墻子猶峙樂令有名教之樂必
以仁行莊生乃道家者流咸徒達起彼既得矣

余何謝焉欲神游於浩氣法天隱於遺編魯仲
孫衣止七升之布葉武子食無一卒之田賤不
容憂貧惟可賀實心而姑務蔵疾卷舌而誰能
婷隙爭先鼓脫乎牛車自給方嘗於馬磨噫秦
時已命競作常師吁漢末遺臣皆稱王佐吾焉
用此僕病未能甚合欲求解表之力餌陟釐明
攻冷之徵悲少歌於趙壹喜長嘯於孫登萬古
騷人遠追乎橘浦百金獻事近出於松陵亦慕
偷桃還於嗜炙炙何悲尺蠖之屈未損丈夫之

二

志捉簪隱几聊思莫甫談玄掇札揮毫聊效文
通奏記夫靜若踈之君名著賓之賓進不系於
多士退宜退乎逸人頗原土之五墟託高風之
四鄰絕袪煩深甜遠蹤廛以日盤陸且復窮乎
魯史穿池種樹亟欲務於齊民室無□□撤非
縮枚因坎窗以清溢謝崇而衣褐以裁無是
非之心既通能青白之眼絕床療憤詩將隱乎
何遲塚飯青炙哄諜生之太簡是知名安可釣
筆不堪明有白鳳之才乃先為贅客有彫龍之

辯然後爲狂生雄白投而發死禰流惕而将行
外發方旋孟子虛陳乎仁義中說既勝韓非徒
恃其縱橫况復文雖壹爵𧺫陌寒吃中甚微而
寔文體表贏而多疾陰鍾樂鐃投曉帆以皆來
徐邀酒鎗棒寒爐而必出自然忘物我混窮通
将太宗吁理叶與捉真宰情同優游塞馬聆笳
冥鴻竊慕王晞眷戀於芳辰美景深符謝朓留
連於明月清風得不分磅岸而飾荒臺殺金錢
而営佳樹尊綜兮欲流千里草帶兮初闈十步

十二

頹垣抱碧無非海棧山衣晴巡飄香盡足歎彷
桂嶺加以籬邊種菊後堂生萱霞林之新桐乍
引臨窗之舊竹猶存抱紡過門柳礙移門分去
而雲遮絕洞樵歸而水遶孤村遇境之適忘魚
鳥之性樂開襟散誕見義皇之道尊早混若泉
屢游遊菀夏度巖而將落惟無文而不遠豹管
闚窺羊岐忘返搜束楷之巳缺補陳農之遺適
梁世祖府充名畫或得奇蹤任敬子家聚群書
卒多異本何嘗務歸莫究分毫徒羡玉杯珠柱

之歸美象格峯籍之態高寧容朴野不稱
蓬蒿依殘編之未構奚雅具之爲勞况乎栖平
蕪古木之地壯技術榧鶱之事宜其樟合巾箱
蘇交餠筍炊粃糲以爲食劉紙數而作器荷傺
而行據梧而賦妖窮勝徳休占賈誼乘虛辭可
全真但弊王戎如意其間豁尔此外蕭然姜肱
則惟眠一被江草則還留夹鋩望夫子之門墻
仍過數仞顏先生之種被不啻雙穿致髮時而
獨行聊〻視而遠聽豈可浪裁志閑屣摇譚柄

十三

夜將半而誰答日旦而誰評清口不屈孫
劉詎減於中重舊謀無窮支許那輕於小令或
柚易舶叩玄端滑精微於竹易滑淡泊於閒難
澄如止水畏如若長笙與牛車以棲此陵凌塵
尾者登壇交衡而爭鋒初禾頓澄而屈霧亞家
興公雅諸仲礼旁觀始信何方當指地於丞相
方知習鑿抗孫天之道安彼濩落而無容且蕭
條而高寄無耳目以咸外局丘園之足貴幸春
物之向榮列天姿而見賞陰若負而陽者勝孰

謂而儀齊者緩而腴者先宾云一氣真宰難聞洪鈞宵留人間未適象表何求縱使陶烟霞而傲睨騎日月以嬉遊乘飈直上躡景宾捜縱横乎四海飛揚十洲閱仙苑之琅書安能解惱傾落公之金醴幾得銷憂不假大招寧馳別圖悲故鄉之何在望平原之無極（陸下在平原乃速極所指之地）歎鍾鼎之沈光向漁樵而驕力庚桑有道猶居畏壘之顔接輿佯狂亦取枕（帽）爐之食徐諄下舍陶癸吾盧上法於陵之畦闢旁兮建業之村墟時秦

殖殊自把渠跡友乏惠施莫解連環之義（窮無）文摯誰知方寸之虛存其道而戎通失其居而旅寸將命兮分坎揣性與時兮廿[illegible]齡閉游廣澤碩學弋於蒲且（氏之）終路沿濟更穆家虔芋與夫動以勞吾身靜以沐吾神尚張稚於用捨自足究乎天人思任誕於窮塘何辭井口不求容於側徑何患荊榛湛（一作）冥者朴素之源毀譽者浮華之撒著名聚雪仍招死草之譏琴歸落霞亦被枯桐之誚（一作誠）值聖則幽贊成功逢賢則雅音攸裝同於德者大亦宜然殷宗命相於岩下周武迎師於渭邊有山東北郭之風總餘養素有左車右佚之計未足闚王嗟告歎而哀吟畏蘭彫而蕙歇清搏方艶於瑤水寶瑟坐凝於華月歸田少接猗疑斥鷃退飛猿相逢可謂蒸青擅矣

續補遺終

右笠澤叢書三卷唐甫里先生之所論著也先生既自號天隨子又自謂江湖散人其所著書有松陵集有吳興實錄而此編又謂之笠澤叢書者蓋以其叢脞細碎多補遺殘編然起甲迄丁篇什不滿百豈猶有待於後歟先生出處大致已見唐書隱逸傳至於樊開則為文集序朱衮則又為文集後序然皆不出于唐書列傳也嗚呼唐自懿僖以後不惟士氣萎薾文章亦與

時高下先生當此時憤懣窮愁非悼已也忼慷論列非求知也特以積之厚則發之宏身之窮則言之暢也顧其志既不能自達於廟朝之崇深又不能自暴著於天下四海隱約在下而山林江海蛟鯨蛇虎吞噬肆毒士幾無所容其身而先生牛衣之所呻吟鶉埡之所嘆恨者豈為流連光景陶寫性情之具哉特以先王之澤更大亂而猶存故雖一嚬一蹙不忘愛君憂國之

誠傷今思古而作也自非其所造詣卓然有見於六籍之醇全則亦何以臻此也悳原距先生殁幾五百年門緒衰落既同編甿然猶以世澤之所沾濡聞見之所開沃粗能自立於士君子之林私自惟念先生既深明春秋宜有論說然當亂世學校廢經術熄故其書不傳今

清朝右文既以書院祀先生於吳下而其遺書若松陵集皮陸倡和皆已行於世而

叢書雖板刻於宋元符間然而燕沒久矣今而刻之書院者將與好事者共之也夫先生之於經術學者既不見夫春秋之所討索者矣然因叢書以推見先生之所學則其卓然有見於道而可以刻之學校者夫豈區區一隱淪之士而已哉至元仍紀元之五年歲在庚辰七月一日十一世孫

悳原百拜謹題

司空表聖文集十卷

（唐）司空圖撰

宋刻本

司空表聖文集十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唐司空圖撰。圖河內人，表聖圖字也。僖宗時知制誥，為中書舍人，旋解職去，晚自號耐辱居士。朱全忠召之，力拒不出。及全忠僭位，遂不食而死。新唐書列之卓行傳。所著詩集別行於世。此十卷乃其文集，卽唐志所謂一鳴集也。其文尚有唐代舊格，無五季猥雜之習。集內韓建德政碑，五代史謂乾寧三年昭宗幸華州所立。還朝乃封建潁川郡王。而碑稱為乾寧元年立，已書建為潁川郡王，蓋史之誤。其時建方強橫，昭宗不得已而譽之。圖奉敕為文，詞多誡飭，足見其剛正之氣矣。又集內解縣新城碑為王重榮作，河中生祠碑為其弟重盈作。宋祁遂謂重榮父子雅重圖，嘗為作碑。今考其文，亦皆奉敕所為，事非得已，不足以為圖病也。陳繼儒太平清話載耐辱居士墨竹筆銘，此集無之。其銘序云：咸通二年，余登進士，叨職史館。按唐制，進士無卽入史館者。圖成進士在咸通末，出依王凝，為幕職，本傳甚明，安有職史館之事。又云自後召拜禮部員外郎，遷知制誥，尋以中書舍人拜禮戶二侍，無日不與竹對。按序稱墨竹秪於長安，圖為知制誥中書舍人，乃僖宗次鳳翔時。其為兵部侍郎，又當昭宗在華州時，何由得與竹對。況圖身為唐死，年七十二，而序乃云今為梁庚寅，余年八十有二。其為偽撰，益明矣。是編前後八卷，皆題為雜著。五卷六卷獨題曰碑，實則他卷亦有碑文，例殊叢脞。舊本如是，今姑仍之焉。

知非子雅嗜奇以為文墨之伎不足曝其名也蓋欲揣機窮變角功利於古豪及遭亂竄伏又顧無有發天下而訪於我者曷以自見平生之志哉因捃拾詩筆殘缺亡幾乃以中條別業一鳴以目其前集庶警子孫耳其述先大夫所著家諜照乘傳及補亡舅名權四歲能諷誦其舅水部陳君賦十六著劉氏洞史二十卷贊祖彭城公中興事并愚自撰密史皆別編次云有唐光啓三年泗水司空氏中條王官谷濯纓亭記

司空表聖文集目錄　一鳴集

司空　圖字　表聖

第一卷

雜著
將儒　銘秦坑
宣城遺事　辯楚刑
容成侯傳　移雨神
議華夷　上譙公書
天用　與王駕評詩
說鶚

第二卷

雜著
與李生論詩書　題柳柳州集後
休休亭　小居記
注愍征賦後述　題東漢傳後
貽王進士書　太原王公同州修堰記
與惠生書

第三卷

雜著
疑經　疑經後述
復陳君後書　與極浦書
月下留丹竈　與臺丞書
書屏記

第四卷

雜著
送草書僧歸越　絶麟集述
荅孫郃書　段章傳
華夷圖　烈婦傳
說魚
第五卷
碑
文中子碑　盧公神道碑
第六卷
碑
王公生祠碑
王縱追述碑　華帥許國公德政碑
解縣新城碑
第七卷
雜著
王公行狀　上考公
石氏墓誌　復安南碑
第八卷
雜著
題山賦　共命鳥賦
釋怨　春愁賦
情賦　連珠
詩賦
第九卷

雜著
溫州仙巖寺碑　三賢贊
觀音贊　李翰林寫真贊
令相國地藏贊　香巖長老贊
王貞公贊　相國老君
化莫雕刻律疏　澤州靈泉院記
第十卷
雜著
壽星述　擢英集述
觀音懺文　迎修十會齋
雲臺三官堂　十會齋文
注愍征賦述　障車文
成均諷

司空表聖文集目錄終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一　　一鳥集

雜著

將儒
銘秦坑
紀恩門宣城遺事
辯楚刑
容城侯傳
移雨神
議華夷
上譙公書
天用
與王駕評詩
說鷟

將儒

儒以將道肥其內也武以將威肅其外也未有內自瘠而外能勁者焉嗟乎古之用儒其所寄誠重矣儒之將道必欲張其治也獨將之不足後其道故分己之任以寄於人亦由資衆力以夷大路綽綽然其闢也如有用於時者天下不幾乎孕於治哉嗟乎後之為儒其力寖羸矣簡固以自持窘默而多恥所以任之於己不知所以任之於人而責之故雖用於時道亦削然不喻將儒之權耳且古之言兵必本於仁誼及見則一夫之勇未足爲武一智之謀足以奪其機矧兼吾道以制於未萌哉嗟乎道之不可振也久矣儒失其柄武玩其威吾道益孤勢衰易陵於物削之又削以至於庸妄於武可也出將又是請先將儒

銘秦坑

秦術斥儒厥民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隨覆天覆儒讎祀而家秦坑儒耶儒坑秦耶

紀恩門王公宣城遺事　并

上四年春以大河南王公治狀宜陟詔假禮部尚書按察宣歙池三郡既即治未涉時吏化民悅畫士可爲冬十月賊始自同安分擾入界至德在池州公遣將瑯琊以兵助守池州州亦有備賊少却會其黨繼至聲言招雜貢欲轉寇南陵公揣之如其計命獎儒淮抵青陽路儲故自彭門分公察其佯史而易敵誠之遂險無得輕動儒伍去會詳者盡冠少將遵軌欲生覘之麾兵不願既而越險賊遂至軍遂委而逃間二日馳歸以敗告公數其違命立斬以聞諸將在南陵聞之若皆股慄以死綴賊故青弋江得從容備青弋在江南東陵也人亦不逞矣公前命宣陽兵遮截之生得其豨首數十騎乃並山引遁四月亮巢復大入而都紀王淯亦自採石起援公安勞加禮且論之曰盜謂情詐吾事急得之矣緩則恐以自張急則給降而脫死無他謀也今幸勝而驕謂吾城不勞而可綴則攘臂而東前無綏旗之礙矣若知吾堅壁待之其勢自衄將軍第按甲蓄威以伺其隙慎勿與之驟戰也淯意銳自州城日趨四舍至南陵未嘗食而陣遽死之明日中貴人復斂敗卒尚四五千傷痍之

聲與塵埃相雜而至江南雅自恃獨幸北軍以為固及
聞消敗相顧失色賴公前策消不足恃拒守益嚴又城
中水乏而泉自躍出人心益牢竟免攻圍之患既踰月
中貴人迅撓無去意卒擾不能禁公以書讓之曰吏之
捕蝗者既不克勝而且仰食於民是卒累以滋灾也今
將軍禁天下精兵挫於狂寇而又恣之俾民不得治其
生業何以稱主上所以待將軍之意哉中貴人訶詆趣
發其親吏入里舍毆奪民馬公乘門笑之麾左右立提
置杖殺軍愕貽不敢留自後日夕撫循常若寇復至者
其儲蓄繕完之利到今賴焉噫公始以傑俊峻整為時
聲服而勇特恢濟之心人莫能知雖不得致其道以和
平天下然捍境蔽隣不溷得獄亦足濟庸而塞根耳愚
嘗遊公門下受知特異敢次見聞以聞史氏之聽

辯楚刑

楚之謂獻璞者欺我而連刖之酷哉曰彼獨嗟之不勝耳
然其嗜寶之心皆達於下子故連刖之無怨王亦卒受
於楚國嗟乎國之嗜賢宜急於楚之嗜寶也以嗜賢上
心達於天下則負財求進者雖黜於見疑亦未為怨必
有釋其疑者則其卒用於世也可幾矣不猶愈於易其
知而嫉其進者耶嗟乎刑與辱上之所以肆於下也楚
無嗜寶之心下豈受刑上無嗜賢之實士豈受辱必待
識門而絕愧哉

容成侯傳

容成侯金烟者本蜀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見搜
採其先因秦時調發茜尚方輸作世苦之乃誡子孫易
其服色必以清厲自進後從居上洛會郡中盧生范生
皆傳修鍊之術委質相資因研磨以致用上聞而器之
召見嘉其鑒衡且詔莫疑無隱屢顧屬之歷試亭閣號
為明達挾斜邪以事上者見之膽慄輒自披露至於婦
人女子媚嫵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如此雖待物無
私方圓不礙然涉俗若終惡忌積毀於上以為背面不
相副烟亦病於狹中不能以塵垢混其跡也竟被斥後
有月蝕之變時宮漏下數刻上臨軒念其規益復急占
俾其道所以然者和之鑿確不及上異焉命以容成侯
奉朝請而宗人派別廣陵者炫飾求售陷為輕薄子權
戚中或脇然自喜則狎玩不厭至或敲以組繡蓋使其

俯仰取容雖穿冠服役亦無恥耳既稍進烟又鄙其為
人乃復以護發歸老于家太史公曰烟之遠祖當軒轅
時已化服於祝融氏得薦於上能強記天地形草木虫
介萬殊之狀皆視諸掌推益其術亦規模於洪範耳物
恠遇之莫不惴慄自彝後乘輿親幸上晨興必先予則與
光彩者借近親為寄乎先生不名也子孫稍下甚然流
寓太原者始尚玄亦以精練見重觀烟雖任用兢兢唯
恐失墜不悔孫果為邪枉所嫉幾不能免噫大雅君子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

移雨神

夏旱滷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刲羊豕而禱乞者凡三而后
得請民大喜且將報祀愚獨以為惑何者天以神乳百

百穀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祭去聲神之勤於事而
祀焉今始怪其施以愁疲民是神怠天之職也必希民
之求而後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輸怨於天
歸惠於己是神擅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為義利胜擅之
饋何以為仁怠天下之事何以為敬蔑是數者何以為
神假曰非吾所得颛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上是亦從
偶於位此愚所以惑也噫天不可終護民不可久俾窮
為神危之奈何

議華夷

議天下之大勢者常而拘古必曰固於德剛而簡謀必
曰弭於戰是皆不足扼阽危之機也必濟德於謀濟謀
於險庶幾可以壽宗社之數矣而古迂儒賤耳援據兹

惑不能中今之急病而近劉有心於經制者杜司徒之
治道李安邑之地志元中書之要盖不謂不馳騁於古
今成敗之際也唯賈僕射既并包華夷綿絡山川披閱
摘要纂而不齊可謂勤而至精者矣雖然竭力抉擿當
置遠荒於度外國史事有追惜而不可形於紀述者或
闕防戰而不守或控御議而不行或貪麋弃而不保利
害之効可見於斯愚是以嘆而不默也雖失之已久得
不慮哉

上譙公書

再拜伏愚以布衣犯將相之威者近皆相笑率為狂愚
是輕薄子不能以恢然之量待今賢傑也相公得不念
之耶某跡拘草萊而業久於山探古勘今思有所發者

蓋嘗惟近朝據重位而專路功名之列耻天下有遺材
負吾相國也又敢求吾相之心所以未忍弃生民之望
者固非濡濡於一命豈不以常持大柄事或阻心且復
強張俾無遺恨於不朽耶愚以是竊抃有以企天下之
福矣雖在於至愚猶有輕慮誠以相公既富有得賢之
盛將尤以惜失自持既窮獨決機權將尤以事不足問
則嘗所之嫌或興而專美之道可隘耳請明陳其說夫用
人也固得矣亦在知失之不足蓋為明則偽者幾而實
者勸且無傷於愛士處事也固濟矣又知謀之不必自
我為知則聰日廣而神不勞且無傷於好謀是道也蓋
掎賢用之而不竭相公得之而不疑坦懷至公自無愧
古然後文尚制科之選武先西北之處開年巳上蜀相

嘗抑簡誕以指空峻規程而拈實則病應適時之宜盡
矣此皆相公夙日所於沉實而小子雖吃悖不能向發
所發揚於片詞耳非為扶利之資也抑自古豹奇而售
跡者既多以分棲動無所合且寄負必俟臨機方見其可
一非敢率易併黷或干犯之誅則不役自同輕薄子
以為疑懼俟命拜拜

天用

材既而驚捷若不待賦而後食蓋濟己之納得以自任
也龍雖善致風雲然必有所禀而後能施其澤吾知其
不能自神矣苟專其用而汲汲於濟物亦將救禍之不
給雖川石岳靈孰可撓其所守哉噫時乎時蓋賢哲之
所宜禀唯用天之用然後功約而濟博

與王駕評詩

足下末伎之功，雖莫與於昔賢，亦未足自謂必佚於其類，而后神躍而色揚。今之執藝者，又是若矜蹕而勤其病也，唯恐彼之察，樂之我攻耳。以是率人以謾，莫能自振，痛哉痛哉！且工之尤者，莫若彼於文章，其非不死於詩者，比他伎尤寡，豈可容易較量哉！國初上好文章，雅風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江寧，宏思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敻，若清沇之貫達。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劉公夢得、楊公巨源，亦各有勝會。浪仙、無可、劉得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厥後所聞，徒褊淺矣。河汾蟠鬱之氣，宜繼有人。今王生者，寓居其間，沉漬益久，五言所得，長於思與境偕，乃詩家之所尚者。則前所謂必推於其類，豈止神躍色揚哉！經亂索居，得其所錄，尚累百篇，其勤亦至矣。吾適又自編一鳴，所集且云撐霆裂月，劼作者之肝脾，亦當吾言之無怍也，道之不疑。

詩賦

鷲雖同類，有巧拙之目。里人構其窠，始就而拙者遷，巢其間巧者，雖至必掉而逐之，俾之他室，雖童稚亦以為恨。里人不能決，比去留者益辯之不早辯耳。噫！彼之所工，豈能自固其室？已或為拙者所退，人尚惜之。然則賢不肖之取捨，其利害於天下何如耳？治亂之兆，孰易於此？乃繫於所擇後先耳，可不惜哉！可不戒哉！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一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二　一鳴集

雜著

與李生論詩書
題柳柳州集後
休休亭
山居記
注愍征賦後述
題東漢傳後
貽王進士書
太原王公同州修堰記
與東生書

與李生論詩書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鹺，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以充飢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渟蓄、溫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編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遒舉哉？賈浪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蹇澀，方可致才，亦為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幼常自負，既久而逾覺缺然。然得於早春，則有草嫩侵沙短，冰輕著雨銷；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

時天上句云隔谷見雞犬山苗接楚田又雨微吟足思
花落夢無憀得於山中則有坡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
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銜人得於江南則有戍鼓和潮
暗船燈照島幽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又夜短猿
悲減風和鵲喜遲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鵰聲帶
晚飢得於喪亂則有躁騎君故弟鄉魂失佳人又鯨鯢
人海涸魑魅棘林高得於道宮則有蒸壁花陰閉篆影
石幢幽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肅僧儀得於
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苔龕響木魚又解吟僧亦俗愛
舞鶴終卑得於郊園則有遠陂春早深猶有水禽飛上
句幽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得於樂府則有曉粧留拜
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

一鳴二　二

屋得於愜適則有客來當夜惜花發遇歌成雖然幾不
濫於淺涸亦未廢作者之喉吻也又七言云逃難人多
分隙地放生麑大出寒林又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
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又五
更惆悵迴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上句故園春歸未有
涯小欄高檻別人家又郡勸元日日歌舞又明年上句
甲子今重數生涯只自怜皆不拘於一槩也蓋絕句之
作本於詣極此外千變万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
容易哉今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儻復以全美為工
即知味外之旨矣勉旃

題柳柳州集後

金之精粗効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
則作者為文為詩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
耶思觀文人之為詩詩人之為文始皆繫其所尚既專
則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鬪者所
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為勍敵也愚常覽韓吏部
歌詩數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撐抉於天地之
間物狀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
部文集所作亦為遒逸非無意於淵密蓋或未遑耳今
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
克寄玩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
覩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　寺碑贊宏拔清厲
乃其歌詩張曲江五言沉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
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未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

一鳴二　三

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無或偏說以蓋
其全工

休休亭

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具美存焉司空氏禎貽谿休休亭
本濯纓也濯纓為陝軍所焚愚竄避難踰紀天復癸亥歲
蒲稔人安既歸葺於壞垣之中構不盈丈然遽更其名
者非以為奇蓋諭其將一宜休也揣其分二宜休也且
耄而聵三宜休也而又少而墮長而率老而迂是三者
皆非救時之用又宜休也尚虞多難不能自信既而晝
遇二僧其名皆上方刻石也其一曰顧謂吾曰常為
汝之師也皆燭於道欽而不困為利欲之所拘幸悟而
悔將復從我於是谿耳且汝雖退亦嘗為匪人之所嫉

宜以耐辱自警庶保其終始與結節醉吟第其品級於千載之下復何求哉因爲耐辱居士歌題於亭之東北楹自開成丁巳歲七月距今以是歲是月作是歌亦樂天作傳之年六十七休休休乎且又歿而可以自任者不增愧負於家國矣復何求哉天祐癸亥秋七月記

咄諾休休莫莫伎倆雖多性靈惡賴是長教閑處若休休莫莫一局棊一爐藥天意時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黃金難買堪騎鶴若曰尔何能答言耐辱撰

山居記 中條

中條疏蒲峰東顧拒虞卿幾百里亦由人之秀發必見於府宇之間故五峯頫然爲其冠珥是谿蔚然涵其濬英之氣左右函洛乃滌煩齋宜之境會昌中詔毀佛宮

因爲我有谷之名本以王官廢壘在其側今司空氏易之爲禎陵谿亦曰禎貽云愚以家世儒素之祐集于厥躬乃像刻大悲跂新構於西北隅其亭曰證因證因之右其亭曰擬綸志其所著也擬綸之左其亭曰修史勗其所職也西南之亭曰濯纓濯纓之窓其鳴皆有所警堂曰三詔之堂室曰九籥之室繪其壁以摸玉川於其間備列國朝至行清節文學英特之士庶存幾微耳其上方之亭曰覽昭㶑瀑之亭曰瑩心皆歸於釋氏以栖其徒愚雖不侫俯幸處於鄉里不侵不悔處於山林物無夭伐亦足少㓕子孫且訝知他日復覩辟容訪隱跡者非今故書廟之谿哉又於斯石庶幾不昧有唐光啓三年丁未歲記

注愍征賦後述

武宣之間能顯北者雖無如梁韓數公以雅實自任而能振拔後進然士大夫宴遊之餘猶或時道文學以飲助執事者而盧君尚以譏擿致憤於累千百言亦猶虎之餌毒蛟之飲鏃其作此雖震丘林鼓溟漲不能快其咆怒之氣且科爵之設是多於彼而喪於此修其虛而斅其實彼或亦然自憲而文以拱默相持曾不知謂殺於晷刻之間蠅翔而營營耳然則著明幸於奔戰而能以懸征爭勍千載之下吾知後之作者有歐血不能逮之者矣其所得何如於彼哉且上自聖智下至豪特之士得於文學者多矣豈一靈運之狂而可迅辱天下之奇偉哉況面墻而悸縮者何剋於此耶愚前述雖已恣

道其爲狂懷鬱矣而終不能研其才外之致是以擲筆狂叫寄之他生又常著淮英引以雪韶人之憤其首亦驚於靈君且九稟精英之氣是或有智謀起出群章一且憤抑肆其筆舌亦猶武人之逞怒於鋒刃也俾其無所控告驅於悔敵必貽家國之患矣然則援權而激善者得不常以此危慮哉

題東漢傳後

儒衣而武弁者人望而畏之是成其德也必有操戈特之者矣君子救時雖切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服其屬舒氣果於擊搏道不能化力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困哉元禮之徒終致鉤黨之禍至於張儉又不能引以區區之身殘壞天下何裨於吾道

哉陳太丘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其意未嘗沮物彼亦不厚其毒利害可見矣且螫獸不茁芽暴麟不足為仁也惡鳥不息其鳴鳳不足以為瑞也況彼二三子甘逞於權豪呶呶以至於大亂哉唯據正而能屈已者庶可與權

貽王進士書

辱示製述甚非所宜敢不以所就陳於左右哉楚宋交怨而使在其間宋人有得王於境者遇楚使適至誇示之楚人謂沮其王請先獻於宋國既獻宋果怒曰王產於吾土而價張於吾雖是欺我也不果售今吾守道困窮且竊文學之譽是邪說沽虛者之讎嫉也吾子之才固奇矣乃以所贄賓於吾懷是王者未適於市而嗥者已盈於門矣必曰不投知於司空氏必曰不受知於司空氏則雖吾子之奇必足遠得志於時矣捨是亡他術也所塈益腆不敢發押幸詳其意勿冒昧之所忌

太原王公同州修堰記

洛自西北趣大河蓋同源於積石伏而乃離發而復合耳故其水皆渾而峻暴難制然左輔土田賴之為膏壤堰雖勞不可廢也而又振泥加厚水勢益如去故治之治之勤日倍也大中末州南堰壞久不能復歲旱蝗闕歲尤困咸通五年太原王公自中書舍人出牧是邦思所以利人者亡易於此乃省公用節私費俄徙賦役躬親率勵得健吏于班授以成規亦既集事而中作雨甚川壑會流雷風蹴蕩而嚙之益肆狂嘯雖有力者歷百仞之阜自若其防亦不能禦其勢明矣公侯志誠究數旁資成功耳公晨往河壖踐陳牢醴既而陰雲潰究功倍人悅晝日堰乃成水折而東皆若導而徙令邑里交賀合樂以迓之流聞京師中外以為國歷時國家兵役屢興漕輓已絕故自淮泝至于河遡之交百教皆剝人無所仰視之者雖已鼎食亦若銜鍛而逐饉饑卒怠何以振其威力哉關中不涸之轍必本是堰公果成之以明大計雖旋亦決敗而功必足遺後人矣七年秋累自滿獲展贄見之禮出次近堰備得其事因着于篇以彰勤濟之志云

與惠生書

足下某者於天地之間三十三年矣及覽古之賢豪事跡則企不暇則又環顧壘蹇自知不足為天下之贅也噫豈非才不足而強者耶雖然丈夫志業引之猶恐自蹈誠不敢以此為憚故使文之外往往探治亂之本俟知我者縱其狂愚以致萬一之功壯心未使俛仰人群今遇先佯佯得以盡論頗備本討源然後次弟及於濟時之機也唐虞之風三代非不弊也賴聖人先其極而變之不滯耳秦漢而下時風益洗視之而不知其弊矯之而不知其變質文交辨法制失中每儒必止泥儒必削則士大夫雖有自名推道者既不足以鎮之而又激時時之怒耳漢魏之際其弊十常蘇焉諂胡廣之流頭易故李膺黨而峻試何晏植範之俗則王衍簡而清矯之而不和滯之而不顧始以類聚相扇終以滔黨見嫉

以至於家國皆痒不痞也悲夫故愚以為今欲救時之病即莫若尚通通不必叛道而攻利也隘則驅之以圭已楷政之甚莫若尚法法不必任察而嗜刑也弛則急之以陷人捨此二者伊周不能為當今之治若在位者有問於愚必先存質以究實鎮浮而勸用使天下知有所覺而不自窮以罪時爲噫有必不能辨之於言者有之矣未有無其心無其言可以垂名於不朽者且一家之治我是而未必皆行也一國之政我公而未必皆行也就其間量可為而為之當有以及於物不可為而不忘亦足以信其心必曰俟時而後濟其仁蓋無心之論夫百人並迫於水火可皆救之斯幸矣不可皆極則將竭力救其一二耶將高拱以視之也幸先生以質於時賢審其有心然後編次第之謹再拜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二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三　一鳴集

雜著

疑經
疑經後述
復陳君後書
與極浦書
月下留丹竈
與臺永書
書屏記

疑經

經曰天王使來求金又曰求車豈天王之使有私求於魯耶不然傳聞之誤耳若諸侯之使來求金則謂之求可矣若致天子之命徵於諸侯其可謂求耶且率土之人與其貨殖皆一人之所有父之財守於其子則用否莫不恭命其可謂求乎春秋之旨尊君卑臣豈聖人為魯不為周耶書云天王狩于河陽尚為諸侯諱召天子豈不為周諱其過哉縱天王制用失節多取於諸侯如欲垂誡即書於周史可矣若書於諸侯之史是悔慢其貨而侮王命也王祭亦不供矣必非聖人之文也必曰王人責其稍命則曷不書曰天子使某責貢金以取金為文曷不曰天王使某來徵貢金亦義在其中矣以是愚疑仲尼書曰天王使來句絕求金是使乎私自求而懲之也不然求與責文或相近傳寫文誤為不爾何子夏之徒不能措一言哉若是而議詞皆小小者示

疑經後述

愚為詩為文一也所務得諸己而已未嘗摭拾前賢之謬誤然為儒諳道又不可皆無也常得柳子厚封建論以為三王樹置蓋勢使之然又有晁長引之辯意其多於救時今夏縣部自淮陽獄所著新文而至愚雅以孫文不尚辭待之頗易及見其卞年論又瞿然加敬今鍾陵秀士陳用拙出其宗人嶽所作春秋折衷論數十篇賭博精緻足以下視兩漢近儒矣因激剛腸乃有証經之說亦疑經文誤耳蓋急於時病言或不得其中亦欲鼓陳君之鋭氣當有以復於我耳時光化中興二年

復陳君後書

吾既以疑經為後述矣今年夏陳君果復致累百言且援穀梁之說欲以質吾吾熟視其書率意而答之足下所復云云非不知也且夫謂之求則固當借受其譏矣雖然舅姑之疾且餓苟力不能制其悍婦則必羸其聲求哀於一飯豈忍鄙之乎吾本朝之臣耳豈敢謗其苞茅不貢之漸耶千載之下必有知言者不多譚

與極浦書

戴容州云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豈容易可譚哉然題紀之作目擊可圖體勢自別不可廢也愚近有虞鄉縣樓及柏梯二篇誠非平生所得者然官路好禽聲軒車駐晚程即虞鄉入境可見也又南樓山色秀北路邑偏清假令作者復生亦當以著題見許其柏梯之作大抵亦然浦公試為我一過縣城少留寺閣足知其不作也豈徒雪月之間哉仔歸山后看花滿眼淚迴首漢公卿人盡其春風上二句揚燕子家多如更闘下至於塞廣雪無窮之句可得而評也鄭雜事不罪章指亦望呈達知非子狂筆

月下留丹竈

詩題五字乃直真仙之詞也邵陽某縣白純人或聞其山實異術精積稔累有昭空而至者洪肇附盛父之乃賦去既而熟視木文則字皆隱起成列矣某年中康師上聞且命鑱其迹跡藏於郡府其後為刺史李岫所得今傳於孫君豈精契之所感致耶光啓三年秋八月既望愚獲觀於王官別業噫斯蓋韻奇道必體正故為物怪之所中者見之矣不疣然蓋其事自神可致也吾知侯邪佞以冒進者亦當膽慄自殆豈俟闡誅爍炷而后辭斯妖之說然掇之全篇以志誠敬且期有繼於云

泗水司空氏記

月下留丹竈坐樹羽衣飄香人不覺殘夜鶴分飛朝會初元寂遊瀛洲仙稀瑶真跡在妖邪敢楊窺

與李中丞書

中丞閣下某昔者常從其友於都邑之鄙其隣叟有善遊鼻術者或從之謁於都下未嘗不惡舊而送人謂之日里市所貨皆眷生之所聞尚有提之汲汲而不克售者今叟技往當繼末至必滞其所謁何哉叟曰謁檀之道雖本於天府亦且該於人情耳蓋視其人奔其居修

則所謂者必欲朝夕使其艶夕味其實焉彼或以勁正自處所植必蓁賢良吾皆擁之各衛其所欲焉有蹏滯之患哉今閤下前為小宗伯實振在公之譽庶不孤吾道矣况憲府僚屬榮於今朝之輕重是尤宜於慎擇也曾呂中杜牧之為補闕階賀客於孔氏之門猶欲救而前言御史丞風威在取人之得失乃薦邢群為今有邢賢者乃群之猶子雅志貞獨且以名節自任其所任其所為亦是知其所志愚以是諏有望焉之說若待吾薦之不薄矣且自古推心尚不望報於其人則未有不學於著勑者愚所任不私而已苟謂言者之輕而捨諸亦非敢以為耻又有王駕者勲休之後於詩頗工於道頗固但其所知方在頭緒之地不敢越境以輸其所耳所與論

詩一首亦輒緘獻其從胥侯閤下採人柄救時艱而后敢以志英豪之事業若達於執事庶不驅之譏敵也再拜

書屏記

人之格狀或峻其心必勁心之勁則視其筆跡亦足見其人矣歷代入書品者八十一人賢儁多在其間不可誣也國初歐陽之後繼有名公元和長慶間先大夫初以詩師友兵部盧公載後事商於因題詩和乃以書授知於裴公休辟倅鍾陵乃徵拜侍御史退居中條時李忻州戎亦以草隸著稱為計吏在藩因輟所寶徐公浩真跡一屏以為贶詩凡四十二幅八體皆備所題多文選五言詩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十數字或草或隸亦

為精絶或縱小皆於其下記之去矣後拔石湯中并李泉可以下視碧薄矣先公清且披翫若癡暇日常傍戎去正長詩英吏部筆力逸氣相資奇功無蹤家之寶貴蹤此研也但二者皆為神物所護必當奪壁中流飛鍾於烈火也殆非子孫之所可存耳庚子歲遇亂自虞邑居負之墅於王城別業因旅春丁月陝軍復入則所藏及佛道圖記共七千四百卷與是屏皆為灰燼痛今茲寓筆下於進士姚顗所居從睹書品及徐公評論因感懷追述貽信後學真異精於賞鑒者必將繼有銓次光化三年八月三日泗水司空圖衛之撰錄謹記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三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四　一鳴集

雜著

送草書僧歸越
絕麟集述
荅孫郃書
段章傳
華夷圖
烈婦傳
說魚

送草書僧歸越

儋荒之俗尤惡去伎於文墨者華民流寓而至則遽效其索狹寄札牘之類以伎既自容矣又懼沮繼至者若不勝其怨噫是華吾夷心而文甚之者矣洎天下將亂則雖吾里其風亦變果儋音嶠荒之流民亦多矣僅或未化亦其益孤不能自振苟閒志於吾伎則必躍而游之矧踵門而勤請者耶茲亮僧生於東越雖錯劫落於佛而學尤不至故逃跡適勢之外亦以詩詩以導江湖沉鬱之氣是佛首而儒其業者也雖吾荀後生豈拒之哉今數名內殿且為歸榮足以光於遠矣求諸西岑康樂勝遊之寂是行也為我以論詩一篇題於絕壁

絕麟集述

駕在石門年秋八月愚自關畿竄淅上所著歌詩累年首題於屋壁且入前集壬戌春復自檀山至此目敗痁作火土二曜叶力攻凌可知矣冒沒已多幸無大愧固非實恨而有作也尚慮道魁釋西見之慊然於我者蓋此集雖言實病於負氣亦猶小星將墜則芒焰驟作且有聲曳其後而可駭者撐霆裂月挾之而共肆其憤固不能自戢耳今之云云況持白首無復顧藉然後之賢英能喀出肺肝以示千載亦當不免斯累豈遽咄咄耶知非子述

荅孫郃書

孫君足下所睨累幅皆厚責於我是足下勤於吾道必欲起而振之也何以克當雖然始於退者皆曰吾之必誠也今愚獨以為不誠自訟亦誠在其中矣幸足下詳其旨古之山林者必窮於情累而后可久今吾少也介然不能自勝於胷中及不誠於退者然亦窮而不搖厚而不進者蓋嘗已孰雖進亦不足救時耳彼一飯之壅或請濟於其隣雖童子不可以空器給之也矧當斯否之運吾君與相方以爵秩來天下之賢材將與之共逐其可佔虛而自佚耶且自古賢達用捨之際富侯至公物情而右天意可見雖宰執大臣之推心亦不能察天下拒我之意也況足下一布衣其可獨私於我哉書曰隨後者從則人亦不違天矣足下所示勤勤如此而數奮之間果致失墜是非有物亦欲沮之耶始吾自視固欲薄今文益疑其不可妄進且持危之術制變之識非鄙懦之所克辦也愚雖不佞亦為士大夫獨任其恥者久矣其可苟而冒之耶韓吏部激李桂州之必行責楊道州元勇雖致二賢適自困亦何救於大患哉其所

為者或奮而不彼足夫足婦亦可為之孟子所謂非不能也足下粹於道義且其間亦有未盡於僕者勿多譁

再拜

段章傳

段章者不知何許人咸通十年吾中第在京章以自傭為取者亦無異於他傭也及歸蒲久之力不足以賙給乃謝去廣明庚子歲冬十二月寇犯京愚寓居崇義里九日自里豪楊瓊所轉匿常平廩下將出群盜繼至有擁戈拒門者熟視良久乃就持吾手曰某段章也係虜而來未能自脫然顧懷優養之仁今乃相遇天也某所主張將軍喜下士且幸偕往通他不且仆踣於溝瀆中矣愚誓以不辱章惘然泣下導至通衢即別去愚因此得自開遠門宵遁至咸陽橋復得韓鈞濟之乃抵鄠縣

贊曰時方治平士君子足以相濟而禍亂之作必斯役者乃能脫患古人所以安不易危耳且章之服役吾待以常備耳及瀕於死竟賴其義而獲免吾知他日吾屬報其所奉果致不愧於尔曹耶乃志于篇期以自警云云

華夷圖

辨於微而能制之者勝也審乎要而能備之者險也勢所以使用奇之智險所以濟經久之謀雖英豪復生亦亡以易此論也愚中外家世究天人之際而不肖者更文自喜不能屈巳以救時從日雖苟行亦不可退巳失之機矣苟危極而綫嘗寄之後生者且煨燼所殘尚存賈僕射耽方域之志披圖校驗成敗可知以是懇懇未能默巳千載之下必有知吾言不昧者司空氏寮鶴亭記

烈婦傳

河中竇氏朝邑令畢某之妻也四年秋同民叛其師李瑭瑭走蒲令挈其孥竄望仙里既久盜作乃仇家也捽令梟其首志必死之令妻蔽捍泣且拜益急乃持其袂垂傷猶不置令竄視竟得逃匿而免里人列狀於府賚之酒帛醫亦馳藥而至幾死者數矣逮踰月方克偕全愚寓居瀕渭得備聞於里中深生言操史牘者苟遇和平日紀王庭珍瑞之美誠幸矣然殊異之操化導宗族

里閭俾男必為貞夫女必為烈婦是有國有家者皆賴之豈徒炫於視聽哉愚以為知言者乃著其事也

贊曰甘千金之貨雖止憂患尚有不安其室者況臨危觸難何以相保哉且婦人女子私恚足以駭之而白刃之下獨不顧以免其夫是果能一於所從而不悔者也豈化術之有自耶吾知為臣為妾者必雖有其人免貽史氏之愧矣

說魚

蒲之東七十里山秀而脊故其水迅激不能蓄鱗介之族著於方志焉王城谷司空氏曰禎貽溪其巘瀑尤為階東君常泳貯於庭欲資涵泳之翫或致於他所亦不更久輒賠去前年捧詔西上復移疾華下則隣之佛者

遽至言石竇泉隙魚皆充物思熟念竟不能究其說而佛者謂吾又於是淺雖才齊而命強然概其愛育之心足以達其物類蓋斯魚之產是欲信吾心於方將耳而愚尚以為愧也且為羈游歲而居魚集於故山之泉彼能達吾之心宅幽而遠害是有物致之且感吾心之妄進姑欲全吾道而保退安耳敢不自警也哉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四

碑

文中子碑
盧公神道碑
王公河中生祠碑

文中子碑

道制治之大器也儒守其器者耳故聖哲之生受任於天不可斷之以就其時仲尼不用於戰國致其道於孟荀而傳焉得於漢成四百之祚五胡繼亂極於周齊天其或者生文中以致聖人之用得眾賢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衛數公為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宜其碑聖代之柄授必有施巨教之積濟亦厥乎子作善守賦而不私克輔於我寶為貞休之期

唐故太子太師致仕盧公神道碑

公諱某字子章范陽人盧氏出於齊齊之始祖以姬周克享於仁乃佐文武定天下弛刑之後其裔孫又能以大義匡秦且救諸侯之患宜其百代滋盛矣及拓拔僭幽冀之域士人之琢飾官姻不失其舊者推於州冀所為甲門高祖景道公為黃門遂公八世祖曾孫某官祖某官皆以德義顯本朝先公諱某某以儒術吏治歷仕終某州刺史娶清河夫人先公公植德秉仁而識致遠大濟之弼與發為文章故未就鄉學舉則時輩後生皆以為傑出雖文場梏滯然時者亦歷指要顯不敢徒以

負地侍之會府方重首薦公為主試者所强擧子未効
其業於主司則運門投贄者已數百輩時宜宗欲進文
治白衣稍出流類亦往往上門故公中選甲科者則待
制名臣亦以得人為賀皆為儒風隆替當繫於公累辟
諸侯府亦以公去就為輕重御史丞將選僚屬遞相告
約繞及外班之限臺命已行太夫人在洛乞以散秩就
養拜國子博士分務殆十年公議所迫遷侍御史專領
東臺之務徵起居轉司封員外知雜事正色讜言舉劾
不接遷司勳郎中府宰所忌出倅宣武軍以緩之未更
歲再入為某曹郎選拜乃年令大京兆每引見必優禮
言則規諷諸曹請事若秉廉師其政可知也誥命極選
所以內副百辟外副四方元和中若韓李二文公裴晉

公令狐相國元白李淮南聯處内外制之任征伐於東
陂勛大郡其後取人多以時望聲勝則人以地優用輕
則才以勢軋兼而不作乃屬於公拜某官知制誥無涉
筆委藻則同列錯聯宰相詳議大政亦使入直乃行前
後六年編録盈笥寶一時之典則世丁内憂哀毀逾禮
士大夫莫不感傷免喪拜陝虢觀察使兼御史中丞前
莅是邦或出禁旅炬畏内臣護軍劉重美寵類家後傷
硯廉使豪奸潰貨得以自專及公至鎮待之有節重美
雖滿敗東故態未鋤公舉其壞政之甚者而數以挫其
鋒氣卑俛首授教權不外奪人自蘇息矣遷江嶺治兵
邊戍之食滑州軍帥賈濬擾迴開析天旅及駢至墻下吏
士慓縮諸請閉關拒守公曰彼凍餒所迫未聞肆毒吾

因而撫之冀其遷善若首唱其惡彼畏彰聞則懷疑雖
潰矣廷議方未能制且當過有所歸奈何及開門具餼
勞召主將親諭之衆遂感悅而東逮出境人無罹其患
噫古所謂仁勇難哉其他惠愛廉平猶可微諸故老初
公報政當陟且懸文柄之命權倖所沮事未克行及此
傳聞中外推敬故宰執得申其所志冬十月拜禮部侍
郎群輩之噪衆勢門欲以浮論亂主司者迎自刻其
牙角時入貢累經引明經則美稱已謹于外遇大駕南
幸乃中轍人至今惜之明年春自郡將出二月至中條
舍於幕吏司空圖被疾決旬方至洛由漢陰詣蜀再行
廷滯尚以後至授國子祭酒公論迫然拜御史丞兼左
丞束拔端良風威益振駕迴未幾又徙太尾從於寶雞

至褒中岐蜀阻兵食供困王相深念計無所施乃拜公
户部尚書領興元留事知節度使事焚剽之後百姓逃
竄公躬自招撫且徵賦食山畛相勉貢輸軍聲大振時
議以為蕭何大勳實非公不濟上每欲寵優異許以入
輔而嶽奚公堅讓乞退至京尚以檢校司空太常卿疇
庸還尚書右僕射自古澄汰抑屬多穢於時者皆失寵
則毀制群寮驕之慷敵及為國病矣公謂執律在已足
以正人未嘗惑愛憎之言遂出外黜而尤者自去明恕
亦彰又古所謂得大臣之體者乎仁或累授依傳尋以
檢校司徒致仕從堅請也大駕移幸公自華至洛天祐
二年九月十日寢疾薨于長壽佛宇享年八十六嗣王
綴朝贈某官謚曰某蔑古之碩賢或享高位上壽蓋乃

其祐者時獨至公以警于昭幽俾為善者不悔耳公孝
於家勤於國宜於人既如是而報應又如此果使後之
追念者惟恐不逮以邀福於神明然則善人之化於人
雖沒世而弥彰矣且家邦將盛必有所鍾蒼蒼致之劾
當究其原耳初公既屬文太夫人知其友愛詔弟且命
相敦誘故諸弟子亦能師禀就其所業及公中弟即丈
孜孜指導進取果殺繼捷皆耕於曠地祿養之榮孝敬
之美一時罕及也推是而言則詩所謂施于兄弟至于
邦家公宜與聖人之徒亘百代而合契矣哉公介弟尚
書公紹光檢討亦能率其子弟俾勿無違者仲弟治考
攻郎中季弟沉右補闕從事洛都留守府盖雅族稷祐
有以保持公以其年十月某日附葬于緱氏縣某鄉某里

禮也夫人姑臧郡君李氏亦恢明淑叶公爽邱內外孫
蔘頴之後濟光公而慈孤刑部侍郎實齊推家嗣敏材
慎行而賢聲競不能入弟奕左補闕塑孳字諫日為令人
有以見綿祚無窮也自昔揭大名擁大望苟無其實然
若負重而蹈難非有力者擠之亦當自蹶矣宜懿之際
士類方競其間與公別著親友之分者蔚蔚留世止有
數輩晉退可華天下之浣風進可荷天下之大任歿則
金石之織史氏之筆端豈容易而品級哉千載之下必
得其人盖知始無愧耳今年秋八月恩詔追洛拜公床
下明日繼踵蒙手援以詩且有釋氏多言術分深之句
瞪視不言若偽意於紀述默至感悟哲踰菲才況素緩
頑偶二紀備熟雖有文筒之工亦莫能詳悉然則刀尔

信實門人焉得為讓銘曰
姜佐宗姬仁敦於誼鼎及厥裔亦映四履緜絕扶微葢
延世祀戰國振潰獨整士風漢氏之東植顯大忠黃門
既偉州黨所宗逮我太師敬義克維出入允宜萬方是
萃弥既典憲存公為瑞秉文旗擢列聲厥歷乃訓百辟
國事洞疑王旅阻飢惟公是咨冠裳亦斧禮儀是詞公
庸乃陟或黜道之亨塞孰善孰成華崇之趾吾老于此
壽祉皆極報德照彼日星摩此戴者鑴石張銘濟我淑
貞勗尔後生

大尉瑯琊王公河中生祠碑

臣伏念大人之慶靜則紛和於天化動則係定於中與
莫不攀權元符已濟昭登之佐旁徵幽契亦申叶佐之

能內著弥綸外宣風馭克延休命共贊昌期雖從地輔
登皇極誕聖人極柱斷鼇之表首靈趍鴻象之靡宿
謂元方猜勤致又至若錫六祚土賜履專征止圖九合
之威亦類五臣之佐苟奠定霸莫克任賢況頃者運属
屢危時當艱難寓縣尚搖於坱圠蜩蟓方殷於沸騰嶽
極橫流是資傑出漢庭劍履名臣之禮秩皆優烟閣丹
青上將之風稜如在我國家之御曆也厚恢周德寬富
發人蕩千古而獨駕雄圖擇八鴻而以開壽域宏材攜
屢常扶不拔之基積俗傾風盡仰外平之化皇帝明聖
恭作剛體乾行深研不測之機廣被無私之照常經多
難并亦濯征掃氛氛於靈旗碎妖星於天斧文思緯俗
郵貞觀之英風神武定基符開元之大略克諧注意李

在知臣叶風力以陳謨賀扆彭而騁積克綏中外保奉
宗祧大順三年月日首議陟明眾宣恩詔以命河中節
度使王重盈加檢校太傅兼中書令河汾蒼鬱貴胄閥閱
祥代濟賢豪業偉詩禮自標奇瑋雜蘊豹蔚之姿本俟
遭逢果振蛻螭之舉式膺妙簡允著宏規不有褒崇孰
明獎勸且自古英達致用風範相殊政則以理為先化
則以人為本雖或謙恭章昧名列循良集束觀之群儒
皆合贊俾推南山之汗簡盡使書勳尚有閒然孰當全
美道之必合聖亦罕言大易所謂無神不行而速者人
所以乖訓不令而從蓋率以身先用如撫膺公幼推至
性動必有方色養不違友于兼備本閨庭而推謹處鄉
里而無尤衛公靖幼實師儒盛蚡勇烈英公勣若能事

長衆保忠良是乃化已行於人子也且移孝資忠自家
移國信風行而草偃若傳命於置郵故亂離已前委寄
助重効彰理劇誠著謨夷謀寶敏於西河眾逐臨於分
陝軍未及境寇已嬰城偃仆如兵烟埃駭目公乃唱大
順振義聲招輯逋逃撫循殘瘵誅榛薙梗澈關梁除擾
猒驕徂溝銷沴氣徵駝東夏鎮撫西師四海播心孟攞
鯨吞之勢重關失險備富逶迤之儲壯我金湯剝其牙
角實狂僭天之惡非徒捍境之勳大寇既逃隣封其宴
邊未罷任本功歸寧坐遲成功益彰傑操是乃化已行
於人臣也且邠刑育物性哲至論於兵法之中亦叶道
家之理雖戰同九地或於危地爭先術用八門乃以生
門為上勿挫士氣方保衆心盛衰之由寬猛可驗雄名

寢敵忌唯在於殺降隆徽傳家慶本延於慎行公明雅
照意在勝殘深防巧詆之文每用惟疑之典或有狂兵
自掛網羅罪皆止於一身貝必加於百口神明洞鑒福
祐宜鍾是乃化已行於牢守也夫約已裕人招懷必信
推誠體國嫌釁自平公實寬弘且無猜阻每示坦夷之
道不行讒佞之言延納羈孤優容僚吏位雖益重謙則
惟光紀愛甘周　凡有征備禮若英盡緻於詞林
將略求材勦戟自森於武庫況路當衝要時積師徒使
車旁午於軍中將迎益至羽檄交馳於境上談笑無疲
志切匡扶義形薦獻每承詔命若覲天顏亦常因拜飛
章大集衆議若敢金石同報寵光保九重高枕之無憂
絕五夜甘泉之有警內則頒宣朝旨外則鎮撫人心竟

用綏和到於繁類是乃化已行於藩屏也且將圖豈逸
必正本源後政驕翔莫能勝弊俊唯德固乃可移風苟
曰聚人必先濟物公幼負四方之志家無一擲之資意
氣所傾英豪共感今則欲均公用不樹私恩爲有常規
賞無濫費上勤時寡下懟宙須月未及於援不士已忻
於挾纊疑商旅戮役不奪時閱市譏征肆無滯貨利每
推於近監東嶺討於傷　齊尚陳名多仍舊制雖風亭
月觀不增遊戲之華而城雉軍營見壯藩方之氣均能
勸勇俗足發惠論籍持全居豐歲約用乃化已行於閭
里也率是五者施于一方甚爲和氣無致嘉祥故得班
殲不生農桑相繼自河漫河之戰如顧避境之蝗禮讓
俱興人無邪格征徭衝減俗賴惟寬貧殘弊絕井閭嫃

咽街無促步巷有安歌壯千乘之威被冠三河之高益
閑防且啓雞候鳴雞徒侶宵行窣閒吠犬此蓋闕存小
察唯懇大綱用弘寬簡之規克贊雍熙之運景福元年
正月上自將從下逮縉黃五郡聯為四封耆艾共祈弘
庇請建生祠窣護衆陳至誠難沮五月日都押衙録事
參軍文謫護軍使特進恩猷請奏刻立碑紀上亦俯從
人願有命微臣伏以祀典關文朝恩特允雖式徵於近
史亦宜本於衆情丞相仁傑之撫疲羸僕射元振之安
夷夏皆留盛躅孰繼芳猷豈不若峻峙在前人皆仰望
洪流非遠日可窺臨所以刻石崇旌陳休德著垂昔
蒙美利並荷豐功頗申報德之誠別署褒旌之所且公
抗衡右族著籍本州顯沂水之華宗煥晉陽之貴胄盤

聯日下輝映関東前修則家諜流芳後嗣則鄉抒森列
公先君勳華早振政績頗彰已結義於鄉閭仍種恩於
部伍永言積慶實啓高門況元昆頃鎮河湟遠推表則
仲弟鎮臨此地連變朔人季弟杭性諫沖宜勞宿衛次
子今陝州相國能傳家教大濟仁聲長子瓘故蓬平陽
季子瑶今為秦牧並連諾誠共高廉明諸子等庭列鐘
鼎門傳組綬靡忘承家之訓方滋視履之祥而公文領
蒲之初也深自寬伏過於推奉越人燠亢盡虔求妥晉
國乞盟始開定難既抗言而誓衆方攬涕以登車里巷
相懽風雲動色寢而夙往寵詔近臨致圖書之允洽固
本朝之是倚况家豐克烈治陝殊尤流寓安得不歸士
庶安得不感且自漢儀重整周室再寧三載則撫被陝

區九鼎則誅盤王氣山河益壯日月猶新心務逆營畫
雷霆於北落股肱重鎮寄柱石於東門允副分憂今齊
異邑宜其挾引棟宇照奉威容上顯聖慈下諧人欲極
當時之盛美標曠古之殊榮美矣哉臣跡本寓居心非
味利久懷貧瘠竊聽謳謠搴春奬於絲綸素慙鴻筆圖
嘉庸於簡册先球貞珉方備編修敢辭紀述銘云
貞符奉我誕命維唐踐歷三古坐龍萬方雲蒸日煦黄
輩深航基仁德厚祚德通曆數有此東時興否陽海岳
摇蕩人祇憤激軒後垂衣舜勤舞戚皆安寵利且恤社
稷群凶變興運有開涵濡動植撐柱宇宙地岌重正
天旋更恢暗膺乃眷共致康哉賢將傳銘雄圖作固儀
形九牧光昭百度威濟家聲功寧國步蒲人熙之是祠

是祠勳歌且舞童顏尼有何以祝之祝公之福譽夷不
渝保是寵禄何以祝之祝公之壽丘山右河惜公克守
何以祝之祝公識壽公樂之人如酒斯育何以祝之祝
公之安公安可久附衆惟寬公之報國人亦報公提變
興維必敬必忠人之報公神亦報之拂灾御暴不流不
移通衢共仰華構崇之我冠僚表瞻物溫容蔚然景氣
靡若和風樹之可愛蒲之所賴帝慈允屬天鑒不昧倏
峯類類城在碑在

司空表聖文集卷第五

碑

王縱追述碑　華帥許國公德政碑

解縣新城碑

故鹽州防禦使王縱追述碑

夫天賦五行紫星垂而騰列靈標萬彙挺人傑以降祥或贊鴻鈞乃符玄感但運絪緼之化潛擬橐籥之和然而拂日方松必生於喬岳環天重器亦鑄於洪鑪水積厚而然鵬門俟高而容駟克蕃令緒固在華宗兆自縱賞上任堀邦委取代爲若性人不之賢或濟美於參墟或炳靈於沂水祥分鐵印系散旅源西晉殊勳則榮連郡第北朝雅望則地顯官婚皆謀各著於神家致用尚光其佐命朱輪華冕累世獨推恩甲令門風貞亮種德是資弈業詵與提衡公諱縱字希聖太原祁人也曾祖某發舍貫遊跡追高矩貞爲不失天爵近優祖湖皇任諱州端氏縣令價重儒林行執士範早推七葉筆字已偏望於公台父載皇任檢校祕書少監贈少府早振宏猷雅名奇節自激封侯之志欲垂曠代之名位贊於時霸廷其後冥鍾秀氣遐佐昌朝公幼挺英姿夙彰峻操鋒全入用百汰唯精達本標奇十齊自貞深忱祖取詩之敦睦經文緯武之材致忍家辟遂參戎右研精玉帳演祕金韜陰符必勝之機制於掌幄敵國相吞之策决在毫釐仍著三河歷爲兵郡長慶初以力戰拜兼監察御史名霑振跡初加賦賞之榮需府揚庭更帖承華之秩大和九年授河中馬步都知兵馬使別選持官教成騎陣自茲出討所向無前開成中宰相鄭公覃九屬鎮臨尤稱鑒略任賢有素授任不疑拜奏馬步都虞候摠中權之劇務示列國之上御喜動旌旗慶生里巷得人之盛他鎮罕儔會昌二年武宗以迴紇累叛潛驕邊扇酷又事梯平之計尤難將領之權既而蒲帥石公雄授命攘征授戎出塞公爲都知兵馬使捐家募義當鋒別管傍隴孤壁軍鋒利壯未振鼓行之勢空稽廟算之籌公內決一討中分千騎出其閑道擊其不虞已縱捷書方驚大帥豈俟排山之力乃成破竹之資大烈風驅震天駭地位滂大漠則傾洞長河聲積高山則直連絕塞單于傾種貴主還宮宗社之靈頓雪人祇之憤勝

擁盡巡滌氛投貯銷萬里長城允膺朝寄九重高枕永弭國難抑惟廟闕之雄孰爲上將藏擊龍庭之穢彼獨何人上乃遣中貴人劉英侍賫詔叙勞自殿中侍御史超拜兼御史中丞太尉李公久秉大權素無濫賞獨非公論旋致驟遷又除晉州司馬上黨與夜權提王旅太原崇風乘領郡俄授沁州刺史外訓驍雄內綏疲瘵殊懷既顯吾政亦聞換邢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山東救命積年人爲難理公撫循設教徐乃縣移禮讓既行里閭相勉廢而耕疾遂亦銷饋路未仲在羅無悔志距忘於蒙庶其思及於平吳又之拜右龍武軍將軍仍知事環異侵居發示徐刺州哥兹積辨羅以值於究名心矜所有衆辨自謂雖居中而持重每受寄而讓其守不呈

帝以河隴陷戎祖宗遺憤將謀恢復思注忠賢又屬益
州守臣改適人和豐連羌部雅當輦城之選仍賞衛御
之罷公簡任宸衷對於便殿伏波強記備述山川充國
勇行請圖方略仍授茂州防禦使檢校常侍俄殘之後
羇縻雜性類虜交木困於解仇漢爵已頒於延集荏服競
勸長安畫聚統而開使行邊飛章言狀上乃臨軒嘆激
累詔褒稱獨授中規希其重任鎮涼州之要塞食力熊
儲資隴右之威聲據棒漸闢和戎獲俗夷今與秦已彰
托境之勤即議疏封之賞方延優渥別化延蕃而運籌
時來福壽宜　連中峯而岳裂驟右將以星殞已悽朝
端悼沐宸極雖荊州罷市衢巷屢運而蜀郡奉詞嗚咽
未息古之遺愛無以加焉咸通三年三月三日薨于位年
六十八理命具在發遣是切益勵堅樞之誠如傳鐘鼎
之勳某月日定於某處祔先塋禮也地啓佳城儀陳昭
壯壯巍鎬既占於形勢誌識乃兆於公侯封樹崩微音英
如在昔知北祀之所昌美初大理府君娶于隴西李氏
追贈隴西郡太君俊組聯華藹藻蕭實公實爲嫡嗣娶
某郡石氏今封祁國太夫人四德兼崇六姻雅敬早貽
芳於閨範宜應禱於河靈保是鍾祥成其鼎貴五子長
曰重章少稱豪爽深究韜鈐從事凶奴著勞盟府歷諸
衛將軍終威州刺史次曰重簡今任華州防禦使檢校
兵馬尚書朗拔逸群惠和得眾左爲致捷安略居多次
口重盈今任陝虢觀察使檢校左僕射沉機中濟雅量
外夷撫寧西河鎮靜東道次曰重榮今任河中節度使

平章事明從海鏡握兵符雖雕北殄以通奇旅旁求而
聘佐鈇鉞王佐表映人宗自此府初授副車即持戎律
外師謀入危城勢連四隣明境以相猗一柱中天而獨
立首排群議決策勤王收復諸都抗撫兵將破連營以
通商路與季弟而撫其軍同葬既平關防盡闢鞬納歸
闕之衆遂成克復之功羇制奸家保安封守而又勵勞
斯進拒棒佩徒環築解城浚埤隍壘堞照遺策勳必中
機臣極宸衷議狀殊等次曰重裕勇而知義和以秉謙
從險不疑輸忠效節以任子拜左千牛將軍初先公
之捐館也清塵未遠俊朗弥彰庭薄一塵家徒四壁太
夫人保和安道演訓擇隣俾踐前猷皆能肯構且及穀
之貴自古罕兼老萊則空羅彩衣多勳然見孫奇則唯
稱壽酒同之于般爰然是同大國進封高平郡拜慶劉加二驃
衛併八龍相印師壇共觀畫錦金利玉映各服莊䄆
陳新繼之規寧軌衙門之念一女早適溫氏敦克和於
鄉族亦罕教於丹儀而又慈訓諸孫府爲令器亦外羅
秩森列庭閣方俾孫傳之盛實冠古今之盛夫力擾大
患窮致隆功廼必降祐于上玄緝熙來裔永東陛獻眾
洽仁風果培樹善之基吞遵勝殘之報司徒相公以豐
功繼志異政傳芳務崇致感於涌泉紀述欲先於表道
謀刊盛烈尊命無詞合中起淡之誠敢避非才之誚竊
以祥渾流裔文武争驅家談雖分靈根共貫至公崇上
宰靖贊中興彼江右之蟬聯昔懸不運我豊陽之龜組
今煥盛於綿祚億嗣盡雕豐砥

銘曰
維德有鄰維賢克嗣禮法貽厥勳華命瑞雅躋芳履紛
綸寶氣式列披顯儒風積被爵茂佐秦名高輔魏繼祖
興家國傑固堅
天臨我唐瑞降文昌驅隆逸發架辰雄張虹樓耀采虞
霞飛鍈英標澂俊峻節凌霜研奇制變料敵摧強量吞
巨壑威聲彌光
申命寶臣允茲薄伐壯志逾勵沉謀獨決日逐偷魂天
驕洛血魚竄寶竄鼎蟻攉披亢轅轤下碎撓蹈上史利盡
長驅聲稜有截
我武惟揚我罰用張俾侯寵錫諸帝休光和如金石著
在旂裳内司環衛外峻巨防通班石室進秩銀璫臨機
以斷視物如傷
兩地循綏五原惠愛御寇偁材難閣壤訃大日駐遷戈雲
橫出塞白虜迴降青羌自潰寬守益嚴資儲永賴軒軸
攉轄榜於姿爵
禎與襃慶疏表垂仁鄉休自遠啓昳惟莉茶荼令嗣濟
濟良臣名播邁奇暢數文苗門交華戟地鼓洪鈞推忠
致上復光榮耀
閭接雲長勝頁磋確此兆秘阡皆圖煙閻漢詔勝彼夏
鄉存渥杯蘇道鑠源深不涸刊示將來緬懷可作克濟
寵珍永述懿鑠

華師許國公德政碑 奉勅撰

臣常衮讀貞觀政要伏覩
太宗文皇帝即位之初每以爲將致洸平必先仁誼任
得賢而作乂乃錫祚而永延治古足徵格言可鑒豈不
以化馴則易服威肅則難齊者哉然政教初敷德刑具
舉文裒則削將粹也其風必偃武濆則府將亂也其政
必暴始於厚俗方克清和視今足已知昔矣聖唐照臨
萬方韜軼三代固資大力實賴豪帝圖神聖蓋不測之威
征伐被無垠之俗皇帝中興昌運丕顯耿光洞德澤於
六幽廣英聲燭仰徹明於八表日煥其文内輔外藩而
允谐上下肅而遇勸太平之祉可固矣乾符元年上
因御便殿逐出鎮國監軍使董重吾所奏前後將吏軍
人百姓僧道等懇詞爲其帥生祠祀德政表章俾揚
政狀宜允衆情宰臣亦僉謂近鎮大臣詠能推心及物
弟因宰衮又嘉乃嘉猷宜彼揄實之詞用著不蔽之治翊
日遂請詔吏前户部侍郎司空圖繼次所上列示無窮
謹按華商節度使太尉穎川郡王許昌人也汝穎標奇
動華堆美穆降祥瑞鍾而挺佐壯柱國以運策開泰逈鍾英
材卓振雄爲登鼎用作雄鎮志不忘於封侯抵唯堅於
効節累陳從衆伐須編師潔身而涉艱險屯振跡而旋
歸行在詳觀樸變乃控河潼既申匡復之謀實顯肅清
之効師徒自戢都邑晏然大駕旋迴宸衷乃暱撫綏益
至疲瘵漸蘇初王之到理所也公署僅存人烟殆絶畫
靜而狐狸傲睨風驚而雞犬茂聞王乃與賢卒吏士相
勉山秖應禱霤澤以時稍覺為獨漸知禮讓雉雞踰暮月
自彼流移兒童遊路而不驚草木雅霸而亦潤閱識無

囬紇次皆安污萊尽開荒宇蕪任其新附士衆亦爲課
藝參宗允資生取莫不蕃息加叙起公私田若干頃畜收藝
植亦皆稱足但三縣兵荒之後雖頗招懷數郡節制之
師必申威略匪招懷何以附衆匪威略何以要人動則
經戎靜則濟理治和自化別爲君子之秋營仗順撫前亦
有諸侯之功其始王之入乎京室也商州程宗楚乘虛
攘襲欲恣攻凌公馳自青門戰于赤水其衆俱臨陣剪
滅驅除而王猶并解甲綬之明年秦宗權復遣賊將閻
遍陝郊虢州刺史張存背陝迎降旋又持疑構隙遂衆
表請狀部伍振闕拜敵當未決旬遂開失守秦將張琢
席卷深入兵近五千王所統兒軍不踰六百率先士卒
隳堅克往不崇朝而收復閿城自此藩方敗覩矢又交

一鶚集六　六

鋒之際臨物猶勤遺積年盈皆令護養扶羸掌功免役
餘烏奔州乃發其當儲及天師兵征招討使以累仰請行
損揭務重壘壘固護拜昔累陳竟虞及軫士委父稽朝
旨臨危不憚赴救遠征及硤道風歎物情汎撓猶嬰孤
寨常保万全前後攏當八十五陣擒斬五六千衆并收
奪保寨之所而我軍未嘗敗衄王初發軍行旁無取濟
至於根支皆自賫持及情迅班師險夷若節所經千里
不犯一毫竟能豆抵為梁祭旗振旅俾感拊循之德遂
乎憤激之心又屬楊復恭楊守亮之在興元舉叶狂謀
驟逆狀既連閒路擬逼封畿王知其拒命不俟迎鋒立
清朝廷乃詢故實蓋委制臨嚴險乘牢嶺商俗擾及邠
岐合勢梁漢須隣殘寇雖奔兇威尚熾乃命都將選精

鋭五百赴商州閒道潛進其不意擾以殘孽以致多排
山壁仰冠渠斬首支留來身九衆擒之外其所節降并
家屬尚數万衆寶貨發穿文散因服散賞既行中外同
懽遂冊拜太尉兼刑王食邑若干戶王常思所能招撫
費必期擊[illegible]之[illegible]與齊入功於門[illegible]之陳莫肯推
武誠在永能形於詞讓故自加利印以太保及令封拜[illegible]
淋漓數上上章無不至人以為頻朝[illegible]迫論遜降
藩帝方睦勸[illegible]萬端至於[illegible]命之時猶切救水[illegible]意
為臣為子安家國[illegible]修乃能爾詞推其[illegible]莫足以及
人盡忠貞則[illegible]道[illegible]社稷則[illegible]心不隱意
亦何尤內[illegible]秋[illegible]外[illegible]此又特故一難也致政儀
則誰若義方罕[illegible]王恭勤[illegible]臨敵惟

一鶚六　八

恐貽憂居常未嘗挫怒怡顏[illegible]作勝踞影循墻此又力行
之難也誠以濟[illegible]學而敏政退公務暇開卷忘疲雅好
名論尤敦名教兼用通儒之術時開講禮之筵此又尊
勸之難也洞達物情深涵雅度飛[illegible]必服[illegible]直皆容心
惟[illegible]常遇[illegible]舉中取士必以精[illegible]下選[illegible]亦無
叔哲梁與選算用即成功此又[illegible]局之難也勝殘之本
惟[illegible]所先聽訟之明片言立辯王自治軍[illegible]政幾及壯
年[illegible]咸[illegible]情必研精慮司法吏允當陳[illegible]獄[illegible]囚等三
輩已甘刑王察其深冤果驗[illegible]所司者校奏[illegible]殊
尤不[illegible]恩[illegible]脩[illegible]贓獄之奸入無[illegible]之[illegible]惠
不費於公財利不取於私室以是訓服可齊[illegible]又常
盡種德非止恤刑[illegible]者[illegible]者必[illegible]昭報果符於冥

感嘉祥屢表於有年亦奉真宗庶能來物處有不致福
必將強斂於人唯申孝忠自畀精舍有詔設殿仍賜改
祀爲名而又朔製都開崇巖岳廟僦徒繕塑賦令修營
皆役過奪農桄能集事凡築新城若干尺增構營舍若
干間架又添主客軍額若干人至乃上勤時貢下濟朝
班每於均節之中須用方圓之術英規茂績煒爍古今
昔周人之錫彤弓漢氏之刑白馬用昭信誓論賴匡扶
故命曆之延更逾於定鼎山河之誓其慶於貽孫兩休
春臺厥爲壽域其間偶罹災數忽騁妖氛方扼發殺之
機已屈爭衡之力糾戰士兵車之會敢濱將閑精防風
玉帛之期救嬰大戮況我國家仁敷行葦澤濡泉協
宜暑作之規茂對照外之列運符幽贊寶爲生進石
俟諸所營並獲其或時兹戡定別紀脩良既允屬於當
仁宜更標於刻石今據都押衙𦈏事衆軍等狀其言乞
置生祠已令罷請其制碑事王雖遵尺詔唯飾詞累命
賓僚致書申論且道由屈已久則口惟艱舉不遵隨非
徒懷怨言而必察孰敢隱情研深本在於防微慮禍莫
先於輕敵靡忘慎恪方保初終以此持危自鍾全社勞
徹明旨載考彝猷乂副孔慈果膺異獎臣僑居鄭境備
聽人謠雖乏潤色之功夙慕陽秋之旨今則虔承綸綍
俾振寵光將致不刊敢濱溢羨仰太華捧天之跡力可
扶危築渭川潮海之瀾人知注意竊惟導戴克尺堡楊
庶用永孚斯爲熾誠銘曰
天視惪懷丕祐一人克文惟㪅克武惟神乃武乃又旬

我蹇勤興運以固萬國並親
有君有臣内撫外肅載膺碩勳以輔以牧惟此戎藩控
臨近服惟此韓王華人之福
既忠既孝上行下傚廉剛聚柔惟王之教王之士伍化
于仁勇戢之而休貿之如恐王之農夫化王勤瘁乃積
而輸乃糧而將王之吏屬化王明恕察而不煩諦而不
綦王之賓朋化王德義唯窮是恤惟善是旌王之親隣
化王服佚人有飾負官無横斂王之偏寓化王悅古蚤
夜敢我里如鄉匪剛匪卒孰濟厥瘠匪誠匪尽孰表
厥衷華夷惟鄭郭氏傷私始終敬慎千古汾陽維克繼
之旣旣韓王明且祥發尚國無疆
刊于道周於王何有銘于王心而后可久儒臣奉詔俾
罔不朽永保休光在王克守

解縣新城碑 奉勑撰

夫伏閱將象郎立長功製表堤建居必偽政國雖四陲之
可恃在內唯之難完然而事有弛張得時而後顯功無
臣細得人而後施今見之於解城矣我皇帝之御宇也
累聖勤求登賢致理雖奎執紳將𦈏歸殊作之功壽國陶
融必有挺生之佐式扶昌運對越上玄皇帝龍飛哲之
機延統和之祚高視摭外旁羅不遺從 始我湘兹穹
壤明廷垂瑞分咲古今蕭清廟之威靈坊大臣之忠力
雖鍾炎會益振鴻鈞縣在知人念兹治國内則皐夔叶
分外則方邵專征克著勳庸且貞師律其有兼膺注意
宜屬宏材正柱石於洪基感風雲於冥數蓋棟發神授

祐我吕期斯又見之於蒲師司徒王公夫大爽炳靈中
條會秀致用則牢籠三傑圖功則擬議一臣受寄股肱
僉諧夢卜遇帝車出狩天邑纓其鄧禹則封拜閫中方
之末重寇恂則撫綏河内比此寄艱轂外師之総謀導
蹤蕃之叶舉於是使星遠降詔命始通瞻日月而惟新
覺山河之自固人恐洞感軍旅益雄但跡逾邈肆且當
潘藩事徒遲王竟赴齊盟戎夏駿驪共匡京室匡風廻
於涼燎謁日費於雲布輯睦允諧供儲克辦棟持廣廈
鼎鎮歷坤始以一城之危抗移國之盜竟以致郡之力
壯勤王之師勳復舊都發迹殊深厥矣哉傳曰德刑具
奉武之經也農戰交修政之本也牧是數者方爲全美
此府自天曆貞元之隆郭公渾公继臨雖博厚靜和本

朝實較而俟德異政舊史開然公洞識古今兼資文武
弘以御物而恕以探情明以照姦而殺惟制乱人皆知
耻道不拾遺視礼法之寧由信自感之並濟猶以爲備
則無退忘在格言安則懷生命於善教是皆昭德有待
必攻言人之固護河尚齊將之經營坊北雖誅非害守
雖與義戰角之屈而利有必爭宜保馬頭之陝由是公之
初存安也即以此地北綿汾晉西過界秦造非而雖貫
積關陘嶺而匪憑山壘時當無事則鷄犬混并連儲有
戎則仵狼寄迹渾罷或渡滎帶是虞遂創新規驟成堅
壘挾洪流而作固屹斷岸以高臨事等振候勢同捍首
豈汁平原伐隴自摽威冠之名斜倚侵渦別建定護之
号及城陷濮迴西司益孤兵復奉陝川北軍方往還延未

測偵諜相控日有風傳士無人色頼我閑防夾峙津川
旁通柱兩岸之金湯堅衆心之鐵石共增聲勢得以救
栝既紛款於師旦仍撫要其新附交獲利濟並致成功
不然則所恃長川亦當奪險矣而又以解因沃驍之潤
置稚貨之司官帑委輸商徒擊會雲連里閈山峙貲財
粒歌詎稱於武城錦繡燕誇於襄邑貫夭鏹而下積
巳燼星文認寶氣而旁聽非唯劍彩所患者素無城守
難固人心惟有營於煙外邊深藏於林麓孰懲誨盜克
護周防振古所遺非公莫採既擬兩河之務值多事之
秋檢吏通商職能制用務時草俗儉以率先九立科條
皆能刻勵五使雖優於兼倅一毫不潤於私家用給工
徒遂與板築精擇主府得張郡時官聚軍儲市拉物估

欲因賦役亦以販飢夫事貴研深所以見於未兆人雖
慮始所以經於視成初公審計地宜且稽農隙裁其經
緯設以規繩吏既克勤功不假素自中和二年冬十月
奏青興役至明年夏六月九計功五十萬城高三丈周
袤九里一百六十步陛判滲迴採堞倚樓外揭高軍之
營門伴如不敵之具瞻其沙滎北比亦雄干川擁形勢而
增壯偉又衢而莫那將師遂跡古白若於寇既臣境龍
樓亦寧廣於春院其城牌餘悉什樹至公旅附上台懸
斷數務成依以賴祐著詠歌遂乞飛章聞刊殊績以圖
同徐衆士見識推誠後其雅樣律在公旭官兵琹
琢磨劝用尚於將及商人等聯狀同詣所居濮懇至於
再涕衛惟口占恢楊盛業激贊宏圖朝則帶礪傳盟家

則墮孟著誓於資勝等夫共振舒雄並代積時嘆而輕援
牧父儘虞翦離非日觀可龍片石瑞世盛臺永時將貽微
古寶在新文非非板築之工承徊拔丹之效擢甚使往
哲觀萊表上感勵知惟勸使王前遷姊營威貴喜成王
承並以磨鑿已久結構仍宗康知蹈地之誠處有滕天
之請名微是吝短于本謝於歆能事備詞陸牢讓堂申
於恭命且禁吊曰治濟衆曰仁以此視其為誠足以知
其為政衆惟同仰恭莫可凌彼或敵撑援著衿修堡障
納誇洪矣頗示將來況數仞聳底近函陝右一方增氣
旁帶關河構固用於燕虞息人勞於永逸載傳從盟弄
動隣封方屬況綿難辭紀述與崇墉而並揭豈深谷之
我遷式備昭功雁勲摭實銘云

蒲乃國樞僉惟天作挾魏控秦風河化岳蕃屏是雄勲
賢畢許顯膺帝命克振王略
上詰倚汪元臣激揚于胥作鎮跨海為梁令無不肅謀
無不臧擢彼新壘屹然巨防
川廣可踰山高可攀易以善固必資全策城郭增藏旅
發焉夕揚利害斯觀天險蹇喃
解寶近鹽貨則蘇商舉宜因軌户侈循莫免奸雄攫攘罪
食提衡二河競湊六轄皆傾
内賓通近外無固圉戒易啓雖堅何細俄或數一呼難
旋九柱雖有棟棋孰庇風雨
修葵命曰詩美維翰長空岳聳厚地雲蟠俾能再濟抑
得懷安聖憂乃豁拔跡宜刊

兆叶人謀機先神發靡於不虞守其所守岌亦貴耶亦
杤　唯此殊功翔之克久

司空表聖集卷第六

司空表聖集卷第七　一鳴集

雜著

唐宣州王公行狀

上考公

石氏墓誌

復安南碑

唐故宣州觀察使檢校禮部王公行狀并

曾祖翊皇任御史大夫贈戶部尚書謚忠

惠公

祖重皇任河東縣令贈潞州都督

父衆仲皇任衡州刺史贈司空

公諱凝字成庶太原人禮法冠冕著于雅族國朝忠惠

公克振農烈而河東衡州皆德優位下宜其集祉於當

世也公幼孤英發有神檢整襟受粲瑞氣舒狀至英

敢輕狎相國鄭公肅實公舅也一見嗟異命子以爲師

友孝愛識度宜其大成年十五舉孝廉上第既爲文根

六經必先勸誡著都邑六蔭銘盆振時譽親相國扶王

貢籍選中甲科崔公璪首辟鹽府周相國墀鎮東蜀裴

公休廉問宣城擢帶若交於門視其所知知其在矣崔

公璐從入相拜鄠縣尉校理集賢孔公溫業鎮宣州辟

爲上介尋公有莫初爲御史丞盛選僚爲公首狀拜監

察會鄂州鹽鐵吏贓狀上聞有力者持爲滯獄公馳傳

即訊涉旬辦吏傳殿中侍御史崔魏公出撫淮甸奏爲

節度判官始以省秩命服似助準的著之亞論崔太保

慎由浙西又拜按左史而大誇得人之盛遷禮部員外

宣宗朝嘗待制獨被顧問正色讜言不附權戚及內署

進擬竟爲所擠歷兵部考功員外前史稱第一流必爲

第一官唯公當之人謂無愧轉司封郎中相國蕭公真

判度支請公分佐其務俄拜長安令政無私撓奸猾革

心鄭公處誨擬憲綱公以考功郎中知雜事不示峻厲

僚吏自肅相國夏侯公用爲中書舍人旋以同列或非

清議遂移疾乞免拜同州防禦使兼御史中丞賜金紫

屬猾爲治表率列城吏民守闕乞留遷道宰相言狀上

隆璽書褒允竟謝疾其居華下中外之議謂公不司文

柄爲朝廷闕政竟拜禮部侍郎韋澹適在內廷懸入相

之勢其弟保殺千進自謂殊等不類宣附者又方援攉

亦多請託擿擠僚視人爲寒心公覈言拒絕及牓出弗

勝以爲近朝難事雖仁人之勇其可力奪哉久之時宰

竟用抗已內不能平遂致商於之命尚能御史大夫以

塞群議商㺯屬邑頗須於郎主吏驟更鼓差不給而南

鄙山阻屬役尤艱公俾悉貧籍得以均濟又治戰衆銀

例皆推佑以優集公命取贏月市驛與得役所絕謁須

益境明年加檢校常侍廉問湖外理郡如商罔不懸悅

先是內外使臣自江陵理棹則綵競數必有舁挂舟之

役公舉奏條約給官綵以佐水工自是行役不淹人遂

安逸又吏郡牧守選用素輕小大之獄不敢專輒繫驗

往復動涉歲時公命拉決以降得自歸決奇或滯冤方

許詣府陳理奸絕宿捻政頻滌煩此皆勤卹之尤旨也

上初卽位講求名德徵拜兵部侍郎至京未幾以本官
判鹽鐵峻整所職科條自振征輸之入度中無闕然賦
財制用不可以私于當路者多不便遂以秘書監分務
生徒有言於洛下者公神意無忤且曰吾豈受其任而
忌其事者耶幸非得罪於君尔何恥旣更歲時權者以
公論所歸處將復用遂以大河南縮之內國吏豪姦傲
法人不聊生公捕伏辜都下震肅初汴州畢屬之寮幣
藏一空今晉公中令雖持軍有術力且不扱時公方領
鹺務因詔公遂使便宜以漕米二萬石立賑恤給及中
令復大柄推功上前且行陟勸之典乃加檢校禮部尚
書授察宣歙池三郡公卽治未朞人知化矣旣而取寇盡
齊自九江且將入鄂至德公命偏將焚巢扼險以俟經

侍違命輕進逐斬之以徇令旣必行人亦自固淮南壞
其境皆爲盜有命公強弩據采石陳旆以爲聲援分將
馬頰又以舟師乘夜鼓譟立解和州之圍明年兇渠復
大入而都將王甫亦自永陽起敵公憂勞加禮且諭曰
盜匿詐情吾盡得之緩則抵虛以自張急則姑降而脫
死無他謀也今席勝益驕謂吾城不勞而可綴奮臂而
東前無緩駭之礙若知吾堅壁待之其勢自衄將軍勇
按甲秣威以伺其隙愼勿與之驟戰也甫竟繞自州曰
趨四舍至南陵未嘗食而陣遂死之明日中貴人復斂
敗卒尚四五千人傷痛之聲與塵埃相雜而至江南雅
自怯獨幸北軍以爲援乃聞甫敗相顧失色頓公前案
甫不足恃拒守益嚴又城中水乏而泉自躍出人心不

摇兇兇攻圍之患其後日夕撫循常若寇復至者先是
有星直寢庭而墜術者謂保境之務足以恭列於上因
遂請告災變可援公曰東南國用所資宣爲其屏吾憂
執脫禍則一方尚何賴哉誓與此城相存亡矣勿復爲
言兇寇疾猶日請監軍使親授規謀以慶後嗣其儲蓄
結郭之利到今賴焉乾符五年八月七日薨于位享年
五十八上震悼輟朝發使臨弔贈吏部尚書惟公博厚
而安端潔明敏極天人之儀品不陷於浮誕文學之宗
師不炫其價檢爲國寶以革時風訓爾門以孝慈育生
靈以仁惠固已聞乎四海矣俟資揚而后顯哉或曰
近古所謂有虧又止於棄復來舜高共以服物盡爾徵其
材則況其賢今王以爲聲足以昭於信史而狀之所述

先必功實抱益之効豈相補故愚曰君子踐修以飭其
本耳其外力或可濟豈知之而不爲公以是志其大者
非汲汲於致用也斯可蓋于閣乘跡門下義服終始兌
命撰德唯以角略爲愧易名有典敢俟至公

上考功

竊以將名校行非紐可久之規務實闡芳亦在飾終之
典恭惟故府尚書王公標誕雅道擢儒林業裕匡時
仁周濟物洛下則神仙元禮威振陪江南則譚笑謝
公勲高册府必孔喧價未浼風華中外具瞻泛深莫際
方喪鈞川之兆俄纏雅市之言慰實不齒清塵遽遼邈
楊帝益增一字而何愁猶勸可神登九原而如任共仰
推公之志敢忘劾乘之心克採羣言必先敘述狀

蒲帥燕國太夫人石氏墓誌

晉見叔德之傳多矣其有存所以保千年之義没所以固九族之安始若立家終由訓子遂致忠存報國叶宗社以儲休慶不貽親指山河而歃誓永惟作範必在擇隣今見之於太傅相國王公矣夫人姓石氏其先樂陵人也積德濬源疏封命氏勳華相繼名教所宗碩著義方勝優魯史屢稱醇謹作表漢廷武則西晉元功文則東都勝會門盛天爵代有人豪曾祖士端信合州邢磨高河嗣雖抱不侯之憤已呈騕驥之姿抱珍紫蓋干青青年溢匣早膺曳裾之選實惟拯物之仁又獻直炎非傳銘瑚戈錫袮袚聊城而聘辯倒趙幟以標奇上略攻心敵自窮於術內雄藩琬兄位實冠於軍中娶某氏生夫人生稟閑華動循禮法父兄如敬閨閫肅然行必待於勝笄聘已徵於鳴鳳年若干歸于我盐州常侍公累更鄜郡與恕身師臨危無暇於憂家抗志唯聞於避弟夫人恭勤自始輔佐必申柔以齊剛佇能周給表称有之敬我在得中成克已之名公非無助及旻當正哭室乃碧懸方里爰歸諸孤未立共誓食貧之肓唯懷翰養之慈有令子五人長曰重章呈威州刺史忘亦國讎威清寒表仲子重順呈華州節度使贈司空化為列岳功顯本朝季子重盈今在河中節度使岳立一峯波澄萬象潛施和煦則闔境皆蘇同威神明而亂根自剪報家聲以光前烈興京室以定中興益著恩威方膺倚注次子重榮重河中節度使贈太師允集大勳以光前烈次

子重益居常惟謹蹈險不疑立節教毋師嚴中子道克齊高門之慶亦符外族之禎及巨冠長驅横流執極太傅相公首與分陜太師旋鎮河中司空亦作牧華州共勤王事皆遂勳勳大厥艱難由是中使頻崇册封祁國太夫人特彰禮秩之優疊降珍華之錫而陜華與満各持龍節迹陜領原每屆歲時競先迎奉宗姻列侍士庶聳觀三鎮旌旗出迎尊潘園之樂一門鼎盛入調殷飪之滋福履既豐善基彌固而諸孫顯達者威州僕射之子某司空院某宏材入用兔名飛起群太傅相公長子故晉州刺史璀洞究韜鈐秉明吏理次子今任陜州節度使珙挺為端表嘅若長城又次子檢校僕射瑶禮備趨庭謙光待士太師院三子皆保和自聯榮善相成共弘襲裘之規不忘析弁之誡蕃衍益盛古今罕侍豈同曹氏紀行唯觀宰邑潁川列會徒仰聚星慈仁之報宜哉溫清之榮極矣光啓丙午歲八月二日薨于與教里第年八十有一期頤克享飲膳稍違方當弃養之辰犢切防危之處風雲變色里巷纒悲詔自行朝追封燕國太夫人初太傅相公遠奔喪次俄屬宗偹金革從權且麻終制運頻遷於皇猷用方叶於著蘊孝思罔極號泰先遠以龍紀元年十月遷祔于河東縣某里瑯琊公之塋禮也同盟致享備物克庭將欽之惟帳重新傅氏之或儀特盛服牛勝地非承從於公侯弔覲殊祥享車傳於簡册所以光昭懿範表識玄扃復屬短才不容牢讓仰閨儀之作則盡揭身操愧罕客之摛詞徒列幽碑銘

曰
飛星降彩德水疏瑱發于二姓兆彼百祥貴游標映賢
媛流芳同躅嚴祀備養高堂敵頌秦晉好睦循揚充閨
必顯昭社宜昌
四德具脩六宗皆敬纂組雖工紛華靡競擁室樞賁真
空喻性辛謝徽弄班惠窮映助以輸忠資其積慶御府
移珍天人錫命
五家邑里吾子封疆通衢賜第異姓稱王三牲上膳万
石奉觴庭羅鼎綴席累銀璜追軒咽軌駐日迴光兒童
意氣旌旆飛揚
榮冠一時報蔡五福達惟體順歸窀敗卜拱樹高低連
崗起伏孝子終禮行人望哭哀樂周環短脩同躅永閟

珈珮空彰明叔雖谷變而陵遷兮信唯蘭而與菊

　復安兩碑

臣聞天示武而太白不滅地育材而雄金自生高臨鑠
蚩孛之妖並用蓄干戈之銳雖域中治定文功載洽於
人祇而閫外抗稜眷略必當於弔伐是以荊蠻作叛周
稱克捷之誅越貊猾朱漢用陳平之策興軍還而飾怒
義在勝殘命貔虎以擢征吾非樂戰皇上之鄉守也
機作聖抱疑神萬千古而獨駕雄圖權八鴻而宏闢寄
域撫百年之昌運欽屬延共欽下武之耿光德脩丕顯
心貽玄燕道契衢尊金椎震有截之威玉鏡洞無私之
照蒸雲闞潤史天閣以旁流擊壤登歌嬉春臺而自樂
故得氤氳叶慶動植騈休丹葉則寄竊凝芳瑶闕則非

煙泛彩方欲停旒高視仰至道於軒丘合輯瑞摽虔著成
功於日觀綿禹跡必封之俗窮荒輸稟朔之心鳳榮方
陳羽企覲先於尊彈鍛不讓濱汚自絕於朝宗迸矣
荒陬蠢茲夷尊拒昆池而壑壞滎海以跳陳萬穴前
瞻此勢乃遥分八角陵却阻星躔則下燭五溪競蕃
奔於鋒宗府爲暮賁於鳥俗酒亦瞻雲爲社暮帶重譯以朝
周削社移珍疆三章而須漢金印示殊藩之寵銀智增
服冕之榮方毓德以羈縻克承騎而封延頻華備陪吹
喧雛錢之鄉負險挺逆盤結兒黎之寘璵川大擾同界
橫侵蛺徒之男氣干宵都護之窮兵負谷千艘發浪蘭
津之戍火宵明萬里飛塵擁縯之人煙青許奉旌何戰
猶申叩馬之忠或踵誅斷莫救跕鳶之沴既而焚夷改

趾是閃功冏兆上帥以開天逆神機而起奇鋒偶逼嘯
諸龍守於珠崖賢相拔奇命啓行於黑水於是羆門受
律杖鉞忘家虎豹飛食之憂壯士得橫行之志豈獨
英奇獨運猶客平越之庸妙略遐宣乃遠伏波之弩聲
光載路勢激疾雷下五嶺而震金鉦泝三江而飛鐵軸
中權令峻按虎節以風生上將策奇指龍編而天落賊
粹朱鳶古壘傾巢奔命負固偷安寒合蒲以連奇旦同
勞而結援雖題群衆猶叔黑亢之神整齒窮兇岂直青
丘之暴尚以哲王濟治先德後刑大聖兢懷好生惡殺
鄒戈制勝舜舞戚於兩階湯節昭宣效湯仁之一面諭
其歸首帝以禹私姑停鼎獻之機頭哲輸龍之信守逆
崇亂更宜攷蚴之群獨禍乘危猶繫蛛蝥之網亢戎然

後抑揚英武嘯咤風雲援旗而放慣衝星侚國而抽試
篤日幾刑洞妙熊韜豹略之權揮電稜越驍勇擧之
衆於是營開鶴翼石陣駭麇令前軍則浴鐵爭登後距則
跳刀截勇宣韓戟宇怯鼇柱之傾維壞氣橫提腕隳雲
之寢睢我旅方振兇徒大崩動必冰摧疾如電掃驚濤
杏鼓喧盈而跌揭爭奔烈焰羽天埃昏而虹飛忽斷駁
脩麟之決網軋累卵於排山七擒擴必勝之能九變達
無前之銳伏尸百萬未窮追北之師鄭虵三千當獨安
南之境始者以朝廷專征重寄寵鐘遐方廉切均勞詠
當易帥軍符未契猶懷捻寇之歎詔命將臣俄有歷城
之捷揚攻於後仍降優恩重委籓綏更傾經略傷夷盡
復要申借寇之誠旅拒歎衆寧止 嘉之歎未爲再蘇

紛雜還嬰宜聖澤以懷柔道和風而散百蠻榛雄梗肆
望樂邪棧毀驢狸潛銷沴氣農商並勸食力兼勞軍雄
而跡駭嘶風㘒號而蟠蛟吼匣兇渠假息倔強變廢之
塊玉孤騰裝更俟搯期之擧投機犯險委勁待時幸弼
卷之可乘永清丹徼匪慚長之可及焉用石田昔下顧
徂征寧蹄象坂虔盧掩紀纔見蚣川並同拍授長驅抜
擴右吊洿騰衢於爝火蕩危萊於衝飈利盡海隅輩長
蜀表中規克運威日捷於丹貲吉語旋開慶山呼於綃
殿匪徒抗離受首三十六之種落迎降樂木歸仁六百
萬之寶夷向化威懷益著典秩遽加茂績英姿別登盡
轄之龍帶河礪名重申白馬之盟自拜礼冠於朝倫豈
蠲榮高於冊府盛矣哉且四夷循更千右勞師折衝實

在於訴談委舒惟艱於授受昔之命將繼得其人莫如
材爲時生祥資世烈炳振星而作壯虔龍穴以騰英玉
帳金壇神授六韜之訣琱戈寶鼎門傳八命之基故能
策嗣良弓名高異俗撫士樂同於凫藻伐謀動更於韜
著麾下從容每投壺而講藝帳中談笑亦披卷以研精
必當羅馬橫矛根征南之不武詞宗學海輕穎北之無
文武是全能允膺注意故得鬬吞敵國勢峙長城廟算
戰數家聲克裕三川底定築青史於元和九郡爾齊著
洪勳於盛際 元和中裴相公黃裳李保鋤崇文平蜀今
相國夏侯公開安南公鄴遂復交阯故世 恭惟燕翼之
謀自契君臣之美幽陰雷慎疎七廟之靈謨秀宗廟清
彰一人之聖武中外提稱恐況載揚華帶者生挺篘殿

質早箸敏能之志曾無聘力之期有慙於當時明廷欲
希模草非所以褒揚休烈未始抽毫寫扎神功猶增倫
無廣悠然鷹小臣無術於頌歌龍德飛榮大國慚資於
雲雨昔年爽朗定楚絕宗勳林邑荒平隋丹磨續將欲
燿聲明之迹暢垂微跡以無窮輕叩游衍仲勝戎寶無
雕豐麗德早宮壤而長在堂俟圖功示感達之無外載
惟荒煤謹爲銘曰
昧靈快連躍幷埃壤辟衙瑞 紀風舞易年靜瀾浩汪景
祚昭延光紀寶籙受寫祥編
上喆繼又昊圖將媛得一戢姦登三韓度微網罕寬大
鎮身觀宗社遐貢淑明接旦
董駛洞冏丹窺皆傾鉤山就日截海求庭琛羅率羽貢

委耆瓊旁睨萬有駭奔百靈
乃睠荒夷獨迷玄造廼毒潛萌狼心狳豨梭激焦烟壓
羅癣嶠數命講材式資窮討
均服將投暢轂斯琛肅拜清廟臣惟寶臣熊旗曰浴貝
曹星陳機懸王琴彗迸金驛
申命長驅指麾播厲嵑嵲鷹瞵毅毅虎視豊歘蛩義山連
師畢裔俔險必夷畧堅若脆
玄代增耀赤幘發氣烽搖陴蜺火迸艘艫天聲下震神
矟沉雄高牙岌指厚陣皆空
吒咤虹擭騰淩電掃動若摧枯勢踰穿縞血浪噴洪顯
山亘島沵卷一隅霞披四表
我武既張我威載揚克遵剪命乃恢舊疆上帝寵錫元

玫休光允茲壯烈有耀群芳
遺孽偷魂數將燼滅魚窮燹鼎蟻懼投穴用寧殄偷則
爲需露歉勒頌海垠式昭天伐

司空表聖集卷第七

司空表聖集卷第八　　一鳴集

雜著

題山賦

共命鳥賦

釋怨

春愁賦

情賦

連珠

詩賦

題山賦

覽古跡以群嬉兮乃恣御於林壑窘世路之扶榛兮匪茲焉而奚託仰基峰之崔巍兮豈屏跡之彼度矧巉絝

而還疲兮亦羅勞於濬　杜神工之騁奇兮枉一峯而中擢龍蟠虬而嘘空兮湧佛螺而旁絡阜交蹠於艮隅兮俛川勝而鞹錯蹤遺埃以仰眩兮洶瀑巘而雷薄腴卉木以駢昌兮謁葩牙而蔚幄滋彩絆以紛翔兮玩韶鮮而戲濯睹群物之遇性兮澹吾躬而斯樂笑殊道以徇強兮嘉夸鵬而蹈蠖雖穴勳而志揚兮邈軒肆於宏廓借家國之未息兮鄙傑伸而函約饒身明而自勗兮行與息而靡怍

共命鳥賦

西方之鳥有名共命者連腹異首而愛憎同一伺其寐得毒卉乃餌之既而俱斃吾痛其愚因爲之賦且以自警

彼糞而　罔憎其類彼蜂而螫罔害於己惟斯爲宜稟
乎義首尾雖殊腹背匪異均休共患寧忿寧色致彼狙
猜銜堇以餌厥謀雖　厥禍孰避梟鴟殊突鳳凰愕眙
躬雖俱斃我則忘類人固有之是尤可畏或競或否情
狀靡窮或同而　鉤摩其外膠漆其中雖變色賁亦舌
弥縫緩如　迋如駿奔附強迎意掩醜自容忘其不
校竅以頑兇若茲黨類彼寶孔多一勝一負終墜禍羅
秉危逞怨積世不磨鞏救其殆棄以至和雖離爲勿
伐庭柯尓不此痛國如之何

釋怨

殉華公子與奢世豪擧紆統相遇意氣相許肖茂松心
賞徽琴緒騏騄齊驅驪驤並轡嘗風雨而不迷期始終

之可保既而眦睚有逆突睃逐移變情乜庇又耍方戲
遷青蠅翼其交妬娥眉將搖牙而構禍容弃跡以滅悲於
是領俗先生聞而諭曰夫性溫涜醨追方緣取勢執則
健名浮則忌仁以利搖情由色醉壓積勢　其來有自
謂金石而中渝惟纆纆之可愧傾室隙以離譚燕追轍
而寵韻借如標奇炫世角立爭英雄桀橫天之譽高凌
冠古之名昧豪華而喪實紛飾智以相傾而木以秀摧
鐸由貝敗主能則驕伐勝必殆豈益美而是競忘搞謙
而自愛至乃重侯盛族六貴豪門贊龍縈路虹仲要津
光鑠天地勢驅風雲指顧而傾義迴駁噓歙而翕律驚
春而盈爽交分盈裹飜覆情喜室之方開兢發機之潜
觸弹挾炭以爭奔悼傾軋之已屬况若越漢性雙楚破

神仙凝織弄冶桃上聲裹娘娟利臉波邅孌蛾月殘妒
芳紅之笑日嘆翹羣之媱蘭而物尤則妖美極則覆二
國嫣士六宗姐替或滯愛以羅刑亦寵迷而逮繫心白
色以崇姝是危家而速戾則有邪竊鼻茲環化與桂庭
羅寵壁室號望珠吏方識於賄死客有論於鉞男而佟
必貽殃聚惟延冠鑠金滅採毀玉猶鬪輕權一利以焚身
斯棒圖而損首嗟四者之是嬰詢亐多之可疾且夫黿
波悠悠人生若浮一瞬朝暮百年今古雖復角勢圖王
鯨吞虎步蓋世稜威排山逞怒壯氣俄摧雄謀倏沮凍
空擁於牛山椎巳登於驪阜夭遂研蚩於此同期芝華
莫且松子誰追鍾吟淅盡樂往哀隨花宮綺閣之觀書
脩夷湯清哇艷舞之姬月隳雲飛滴灌鎖德世千悲

是以至人達觀物我俱遺混休戚忘徒衰執盛夭孰
榮孰辱大笑幾何虛舟無怨豈蹈涉之不類蝸角之徒
戰用招三豎之端期塞兩家之難時也二子塊勲色撓
踢聽王吾袪蒙爽曙雪涕濡襟明坦衷於末路投帶芬
於清心願伸繾欵永佩良箴

春愁賦

芳艷艷兮翠綿綿泥去聲晨霞兮泊曉煙藹情條以凝睇
象愁緒以傷年群企胥悅幽棲自怜勝事而何人志返
賞心而與我相捐留其主律鶯香風拂曙晴曬小花
之道紬靄謝青門之樹綃縠相追金羈並鶩攜豔冶以爭
出指狹邪而共趣貪壯歲之娛遊惜繁華之易變豈知
伍摧上國寂寞良辰林幽鶯語院古苔新暗想歌鍾之

會出隨車馬之塵落日歸卧懸琴嘆頻孤枕役故園之
夢一霄驚白首之人江楓暮兮江水渌蕩羈魂兮勞遠
目倚蘭橈兮雨霏霏歷蘋洲兮衣馥馥千古兮此時此
地愍輸忠而見逐邊鴻下兮邊草生擁王帳兮渧龍城
折柳歌河梁之贈落梅傳戍笛之聲萬里兮此時此日
嘆積雪之徒征莫不慘澹傷神廻環縈慮念郢關以廻
首憶帝鄉之歸路雖陽和之暗攻自耿默而誰訴於是
情馳天末䰟集歛闈中徘徊暖樹從靡芳叢鶯渧滴滴而
簷壞蛛網迷迷而帳空鏻笙罷與挑錦停功愁留光之
虛擲與長夜而還同若斯者固紛分多狀浩然莫窮彼
人情之貿遷繫植物之榮悴何深衷之委辭謝圖照於
天地縈心夜焚凝魄朝醉同枯衣之莫辭豈枝之可

慰頽昭暢於春臺霄蜀肖標之滯欸

情賦

愚常賦春情數百年狀其思娟咽自謂撫衆駢之遺恨
遭亂而失今獨憶其間三十五字存於羅纓之東揔云
暖融溶兮旁曲塘扶蘭心兮牽藕腸雨絲絲兮暖帶芳
阻佳期兮日難忘情煙綿兮悄自傷

連珠

蓋聞竅奇揣識明難辨勢金石之懸已扣孰謂識微風
雲之候未形罕知能制是以連兵百萬難稱蓋代之雄
問道三千誰悟入神之契
蓋聞太和所賦植性自馴孰爲之而曰鳳孰爲之而曰
麟翔必以時肯爭鳴而作悟動惟中矩寧受族以嗌人

蓋聞濟世者材存神者道名繫遭逢之運並著抑揚之
効是以英豪未生虛傾而駿之金文雅已衰徒有游仙
之梓苟悲白首而待聘不若滄洲而寄放
蓋聞達識難窺神明有眹或推之而猶拒或抑之而必
進是以釣川釣國入兆則耳從虎從龍來時自振
蓋聞忠可制權則誠能洞感謀推體正則坐濟奇功是
以輔星連耀於將星則妖孽自殄天陣克和於人陣則
覆陣皆空
蓋聞識貿臣慾務必寵是苟貪榮而入險雖結黨而自
孤是以川上不歸皆殞羨魚之網林間已碎難追彈雀
之珠
蓋聞愧於心者或毀人而擁謗足於己者必獎善而推

公是以炫飾求容不悅端居之操危乎驕騁乃弘交讓
之風
蓋聞衆有自總界於擁情則蟻穴自開丘川或激於驚波
則能舟莫進何則明於誠而物皆難制於彼而我難
示信是以至誠未著扎非感而不通積俗無持矩有孚
而必順
蓋聞綿河礪岳之盟雖剿戮力異子孫之祚本自推
心是以嫌德常施於報而或罹潛退危機潛患希時而
無放網渠
蓋聞角力爭雄必中乾而自斃鬪權逞怨或道衰而興
師將射縱而發然是怒風而起戈所以徹吏格言先志
情於物我能仁恕百商遊滯於是非

詩賦

知非詩詩末爲奇奇研昏練爽戛魄悽肌神而不知知而難狀揮之八垠卷之萬象河渾沇淸放恣縱橫濤怒霆蹴掀鼇倒鯨鑱空擢壁崢冰擲戟鼓煦呵春霞溶露滴隣女自嬉補袖而舞色絲屢空續以麻約鼠革丁丁㮂之則穴蟻聚汲汲積而　揮上有日星下有風雅歷詆自是非吾心也

司空表聖集卷第八

司空表聖集卷第九　一鳴集

雜著

溫州仙巖寺碑銘

三賢贊

觀音贊

李翰林寫眞贊

香巖長老贊

兵部恩門王貞公贊

相國老君

今相國地藏贊

化英雕刻律䟽

澤州靈泉院記

溫州仙巖寺碑銘

嵒之巔森戟鍔天中宅靈　瀑之作風斡洞垤地洶山鑿越之奇甌之隅人逸而腴某其師某其殁地坦而復

三賢贊

隋大業閒房公李公魏公皆師文中子賓謂其徒曰玄齡也志而密靖也夷而澌徵也直而遂俾其遭時致力必濟謨庸厥後果然宜有贊激云

三賢志同夙尚儒夙以植公忠出遇太宗諷誦從容謀啄群雄君勞臣傷荒夷臣闢百千年社稷

觀音贊簽因本

萬仞我山之險争竦禍梯一坑浮世之塵長遮覺路騁雲漢而貪昧臨鼎鑊以求生慈當植善緣方希慈拯某早

堅信受凝致感通夢則可徵足見未萌之誠行而必稟
與無入最之實用建處誠永貽來裔贊云
惟仁之尤警于昭幽將政而阻將軋而游忤者以龍呻
者以謳岳抃溟　證因斯庥
李翰林寫真讚
水渾而水其中莫瑩氣澄而幽萬象一鏡擢然炯然傲
睨風雲仰公文格稱公之文
香巖長老讚
言不可無也然爲師之說者豈佐競而主勝乎且儒之
書曰率性之謂道老之書曰各歸其根而禪西之東親
授人視聽至而又至者道與本俱忘哉且忘則塵滓回
從而滯耶或者假言爲諭以安動其彼或泥於境而玩
其坡是人魚笑能自辨矣大師之言吾久得之矣若夫泥
難邊息必以其言爲狂誅誰之咎乎
彼巧則病彼愚則競堯之適妄矯之非正不雲而雷龍
何施哉不鼓而舞　何爲哉匪核執乎匪羇孰釋一塵
不覹見大師力
兵部恩門王貞公讚
發粹而文蘊和而秀德無不尊名無不壽內典外游兒
厚神全貞公在此千載肆然
相國老君
道典教主帝系仙源牢籠天壤孕育乾軒旋于孝孫克
隆垂祚分祐假宜忠賢是保
令相國地藏讚

南陽公夫人彭城郡君夏紀既祥追奉皇考吏部公靖
地藏菩薩一軀瞿曇㕔容力成至願圖於夫人爲內兄
得請而贊云
三界同倫六幽莫際聖有佛緣極之無帶相不可睹理
不可窮人有虔懇感之則通孝實女師工惟柿德成莊
妙絕中報罔極
爲東都敬愛寺講律僧惠確化募雕刻律疏印
本共八百紙
竊以化化無窮逝逝成遷深孜孜不倦方導流淪啓秘藏
而演暇尺重形香以銷煩惱風波未息横習難而難超
繩墨可遵制心術而有漸豈容穿鑿祖教紛拏雖設喻
於三乘同歸覺路盖防微於群品共煎成規況凝六塵
攝持萬行寧俟空林宴坐方爲解脫之門必令大地周
遊皆詣清涼之境盖能仁之警策也今者以日光舊蹤
龍泉孔持京寺盛避天人信受迷復學競扇異端自卷
城罔遇時交乃梵印今漸虔散失欲更雕鐫惠確無愧
專精頗嘗講授遂欽信士扣合結良緣所希銷鏡也　律
眾非絕舛定不刊之典永資善誘之方必期字字儁鉛
傳播牙而不竭生生親春遇勝會而同聞敢敗福報之
微願允標題之請謹疏
澤州靈泉院記
嚴飾同宇乃助教之方仁非存亦不固避者非欲自本
也盖不崇不修無以警動群品俾堅凑善之心耳帝夢
可徵華緣已熟山川人物罔不薦歆故自京邑以爲暇

嵩脇緊相望皆莫敢居中條發於蒲趙於良僕出而爲大行則天壇不得不冠蓋羣嶺爭勍日觀也其北川堅會流盤礴粹自高平函頓以至靈泉極矣泉之爲靈非唯利物亦當滋潤所及不育毒螫也其院東向將谿亘爲大川端門洞闢正與旭日相迎豈梵書所謂震旦者此其證哉且有爲無爲於我不礙施之則若凋其中用之則必滂其外皆極濟之大權也今禪宿洪密長老俗姓劉氏本儒家子自五諳石霜契其大指頓而不復動而必周初自清凉歷覽以至是山乃擇林捿之所遇太尉李公駐軍高平首資葺搆遂近道俗莫不歸嚮今蒲留隴西左揆鄭常因題紀亦備贊揚則李公之道益光矣凡製經樓齋堂若干間尔又塑羅漢索刻之柤以淪

化服而後曰集方丈敷演上乘自江北渡以至魏晉之郊其俗堅悍難誘今則悉爲佛人矣且善教童蒙者必指摘其書而必言及援晄論當自釋矣若與敎積於前鞭縱駭於側將竄匿之不暇詎肯說而從命哉律刑也經語也禪乃誘勸之宗猶其性而後入人耳故其道至隱其功至博不可廢也常念畜役之外隸備隷雖豢養至豐莫不苦於受制殊不知羈鞅之勞或能避免而方寸之內不形不聲牙孽年明說其分者愈莫能爭以此淪陷死生之域歷劫不能自脫其苦何如哉噫苟非三世之尊東山幹海六祖親援拔其鉗鈦長老繼作磨昏使曠則彼畏曩膏鏤而勇於自浴者雖糜爛其身猶未悔也今乃聚其徒修其居永爲一方慶仰之所俾福惠皆殖則李公之績焉可抑沒哉耐辱居士病且死不忍其門人慧依北海之勤請也直紀其事唯以淵略爲愧

司空表聖集卷第九

司空表聖集卷第十

雜著

壽星述
擢英集述
觀音懺文
迎修十會齋
雲臺三官堂
十會齋文
注愍征賦述
障車文
成均諷

壽星述

國史司馬先生辭歸潮中贈詩號為白雲集子天祐乙丑歲八月五日過傳闈云昨夜嘉祥西閣望老人星見為時明十四日朝希其日大河南府奏老人星見因學詩星日群公之作云云

自昔貞期不爽逸軌難留是天大而必容豈道獨往漢道亨而方至終亦超然未足濟時且資激俗宜經商略乃稱搜揚若某者孤立多虞羸年謝病因卅嵩而自給非欲敗山知在木而興災便當爲神莊一作莫敢致皇丘絜疑議巢由且自須求賢多因肆告壽乘運泰英顧寸難今上詰御臨元勲振服英姿贊翹勤之肯幽人荷莊貴之恩雖古例追亦謂優禮但已申拜闕况過題重於

俯知難之規免冒嚬笑之誚昔江表則賦詩而復孔令漢廷則出餞而寵疏翁時振孤芳實標勝事今也龍門迴望鶴蓋交馳落日琴罇前朝圖畫想家山之醉石認客夢之漁舟白首歸心黃花緣路來時不下漂零海上之鷗去矣自怜放慣人間之世斯乃僅能忘怨庶可息機敢希高風猥煩衆作詩家此會誰邀清夜之遊仙裝云不迴別有白雲之集後攀逸唱益愧鄙才

擢英集述

名利之機古今相軋混唯一致乱則兩忘或高視於救天或推張於擊水捨麟作鳳孰降等夷拊壁擇珠牙能輝映遇則以身行道窮則見志於言各擅英靈寧甘頓挫自招朋契選振起斯文類雖著於方將恨皆湮於既往當西施之翫鏡不發蛾眉並伯樂之停車空收駿骨乃使盛時才子湖海江山之寃異代沉魂祇擲凌雲之譽况原譏詭千載徒懸因格前規用伸來者至若金翠照灼紈綺追琢裕之則管樂通搠豉之則彭韓絶倒人人驥路家家徑之此日豪華處處嚴仙猶則當時寥落各銘鍾鼎競煙緹油恥發聲於雕蟲肯爭英於墨客世上之九霄枏級緩但爭先機中之五色烟霞無妨倍價知音嗣已作者誰尤興慰窮津用徵逸藻想其黎黄洞奏錦繡畢陳函經天緯地之源匀襟物象驕唔月吟風之態絕高華一至因當偏興牢籠忘情帶芬况牙絃入契郢握摛珍於俾賞奏之微免茹拔光之嘆固已魏心不朽撫掌浮雲探奇而角容驪泉炫彩而譔勃魚域天著

言紀事在須致於全籍賦象緣情或標工於偶句雖務
文必備方成隱霧之姿而翠羽已零猶輝凌波之玩誠
欲裒搜於筆海亦當闓掇於詞叢人不陋今予唯振帶
韻須賛於騷雅貪粉澤於風流帶稱推公益止交游之
內借將累裁益知簒采之難敢以擢英庶能聳聽有唐
儀曹外吏司空圖

觀音懺文

伏以聖感至誠祥符吉夢久期瞻仰輒用莊嚴上以報
罔極之恩下以隨平生之願亦冀仁壽成荼福必旁臻
其且白叨竊一名曉夕三省應招隱匿有負深知以此
歸心誠無偶色必也行熟暗室業陋分陰飾僞沽名未
機於惡於家則崎嶇白奉力骨肉之飢寒於國則尚且

求容喙生靈之命盡是乃神惟必照鬼得而誅敢將負
釁之身抽累無私之照至若見持齋分將觸禍機或不
幸以逢尤或求全而受毀即常希擁佑必俟扶危況積
痾初平殊恩有自冥府生日用表成功所期智盡微塵
不竭依投之願慶流末裔共成香火之緣粗寫丹誠仰
迴玄鑒

迎修十會齋

非才非望過忝過榮舉高科兩朝良任遭亂雖而脫
禍歸鄉里而獲安戶祖以簪纓免絕四十八年已往
未省欺公百千萬劫嘗來豈迷善道今終可保止絕何
傷災疾所繁古今常理但雖勤懺悔未去纏腰大宜均
罪於鼓刀小合誤償於失手況蚊虻之類屢有傷殘僕
乘之勞時加鞭楚或存或歿若重若輕並願各遂逍遙
永袪冤結自前春屬世世相逢身後林泉生生自適抑
亦此冗悊成幽顯之勝因蠢動有情沾濡共泰

零祭三官堂

蓋聞元胎肇判真極設官異天日星而同六幽冠品彙而
齊三府雷霆風雨未窮搜邏之威鬼伏神藏盡在指撝
之列察善必照暗室難欺人倫知教義之宗天道振綱
維之日察孔善積者濟群生固宜上報君親下援戚屬
祭千金而存誠於玄靈俱百寶以葬成別宗秘殿共
申虔懇永締良緣使人面狗心不殘賢而害善銅頭鐵
額自剝身而摧牙免陷危機皆進懿網況此觀地連名
嶽境勝玄都往歷覩而可知乃衆星之所集一池藏蓄

亭時而雷震其香五夜究察往往而筆前仙樂聞於暗
鄉稚合歸依今則白屬時艱多違力盤壞路宗算栝礫
難朽歷寒而衍稅全殘舜駁而天衣半禮奠能起敦但
速返殃將希冥祐之功合資修崇之營庶使丹青克煥
結構重新於德香火之因永拔沉淪之苦幽明洞感眾
疾成祛家遊不死之鄉國慶無疆之祚黑奴黯魅兕助
虐於三垂鸞鶴鸞龍笑推枯於一塵別置全天之社長
爲玉帝之神凡願列名庶同不朽

十會齋文

夫萬殊苦惱仏菩薩救於幽冥十會區分王道同歸於
平等當嚴餘求哀之跪是喻隅就涸之時開夷路於前
程過騰波於沸鼎欲使天人洞感存歿均林乃此日設

齋之意也況屬豐穰方滋仁壽宜邀大衆共締良因無
緣則三道寶階如登劍樹有願則十方淨域便越塵區
今則妙供已陳散花久雨維摩赴會捧瑞露以同沾羅
漢飛空曳危峯而亦至齋衆共等或轅門上列或金穴
豪家將鵝則驃子超群命侶則尨眉狎至軒車競路士
女傾擅法鼓雷破震泉商而動輪天香鑰口烈擁日氣
以盤空於是跪捧寶鑪連枝玉軸異將功德奉用莊嚴
伏願諸王及五道六曹賓官永作尊神益匡書道使幽
冥共仰蠢動知歸紙縛不讓於樂輸齊衆獲申於衆懇
諸曹竝受群品旁沾伏覬過去尊靈見存家眷皆還護
念免怖況論特王心而若恃私心觀地府而如觀天府
必致清凉山上逢異鳥而先告吉祥黑暗泣間遇神龍

而別迥招燭雖營魂游兮去住無常而苦海登舟穿窺
共濟生生隨願免在珠鄉處處安寧便同極樂大開鐘
梵透脫羈 用顯合嘉成緣寂有

注愍征賦述

夫斯象著文炳靈叶爽挹流宗於筆海則時如逍龍馭
摛藻於天庭則國貢雲而至若金羈角勢錦字爭妍衷
吞漢魏之雄迥跨風騷之域宏才獨振何氏無哥愍征
則會呂中進士盧獻卿者明所作華曾間生冠五百年
高視璇璣在握照十二乘非珍馭縱驂以濤篇諫驅嶂
而電鞅懸超言象持眄古今而妬江揚蛾妖輕笑鳳惜
歲之子之易晚嗟魄桂之愆期舊國蟬催激盤別怨芳時
鴉度浩蕩羈愁踐夫郢以抽毫悵征枽而傷目鄉津在

聽極槩可陳觀其志情之所施也有若霞障壁鮮金縷
晴天鴛塘回碧芙蓉曙拆潋艷思芳瓊樓詫粧煙霏晚
媚蛟綃掛翠共雅調之清越也有若縹渺鸞紅照嬋娟
空踏簫凄度羽聲玲瓏幽人嘯月雅興敵風共遒逸之
壯冠也則若雲鵬迥舉勢踏天宇翰折滄溟蓬瀛倒舞
百萬交鋒雄稜一鼓其寓詞之哀怨也復若血凝蜀魄
猿啼巫峯咽水驚夜冤 靈語空曰魂慘澹鬼哭荒蕭其
變態之無窮也則若月弔邊秋旅恨悠悠湘南地古清
眸覿處花映泰人玉洞商春澄流練直森然目極斯蓋
緣情紛狀觸興宜度迥景物之盛衰制人臣之哀樂窮
微盡美古排今且白體變江南氣芟釋下即分工拙差
可抑揚競軼寂以鏗哥則思榮飛動紋華庸而綴學則

格滯並堙唯彼敗能是稱入巧泛鯆輕絹驕弄縱橫符
雅律之未裁八音叶暢顏非湮之不染五色相鮮洞雖
絕於長淮芳魂留於終古況懸通家若分物角忘年人
中則韻仰神仙席上則價饒鸚鵡破琴傷逝無復知音
夢筆摛華頻藉彬彬談交之可作嘆斯焉之徒懸循
幸斯文備存遺蹤跡符增感涕下何從昔兩漢騎方
閒主釋二都作引即扣賢豪寄測妙以騰發屬當仁於
命世豈伊孤陋合處許論將研言遠之機已盡汲深之
力附脩名而不朽量瓌斐以多慙粗析栢歸難酬顧遇
術微明於合璧敢議爭英洞節奏於旋宮竊期學躅

陸平文

自古事冠人倫世綿鳳紀庭列鼎鍾家傳踐復江左雄

張山東閭視王則七世侍中楊則四人太尉雖榮開國
承家未若因官命氏兒郎偉我使主炳靈標英應瑞生
賢虹勝照麻鵬運摩天雕彩絃甘綴齒牙而含咀草龍
倒鳳縈肺腑而盤旋千般摹肯勞借筋萬里程可在眷
鞭不學伊呂望竿頭釣他將相不弄你李膺舡子詠道
神仙夫人班遲潘發金縷延長令儀淑德王秀蘭芳軒
冕則不競沂水官婿則別是晉陽兩家好合千載輝光
兒郎偉且子細思量內外端相事事相稱頭頭相當某
甲郎不踐甘韻小娘子何暇調粧也甚福從也甚康強
二女則牙牙學語五男則鴈鴈成行白頭繡畫拋解文
章杖手子已爲卿相敵門來盡是丞郎榮連九族祿載
千箱見卻你兒女婚嫁特地顯慶高堂兒郎偉連運祝

願一一誇張且看拋賞必不尋常簾下度開緘慄指前
勇上牙床珍纖燦爛龍麝馨香金銀器擲來雨點錢絹
粧高並坊墻音樂嘈嘈燈燭熒煌滿盤羅錯大樽酒漿
兒郎偉總擔將歸去教你喜氣揚揚更叩頭神佛擁護
門戶吉昌宜要夫人娘子賢和會事安存取不國家可
畏忠良

成均諷

臣聞元胎凝象標器府以飛芒曜魄諧神閱環天而肆
會瑤山激響沉妙聲於嶠嶰谷棲奇寫玲瓏於嬀鳳
叶六氣則生植必茂文八音則錦繡相宣既象物而有
風遐昭功而示德同旋盡美並益齊時清廣樞標鳴和
鵬而術變紫壇殷薦受繁祉以貽孫備維化之玄機契

窮神之妙用故以感動天地紀綱人倫蕩迸羽而落丹
霄帖鶴波以澄紺瀣誘歸昌於瓊樹一竅標祥導舞脩
於瑤堦三苗罷稜揄揚盛業粉飾玄猷足使鶴列呈妍
鵬飛容而合緒龍轉爽味超浩歎以遠齊而大樸久雕
迷風益扇浮音薄思雅曲沉英要乎靡漫之娛競娟嫉
婧之奏金華琴羽渝備飾於充庭去鴈吹蓬巴與貧於
易俗紛葩莫辨流僻萌生司成廢齒胄之文端委昧防
民之制雅門災起誰懲燕女之荒風從日衰無救閔雎
之亂頹波競爽詭趣繁興呷注狂會於四夷叛衍唇和
於六器瓊樓月榭爭漂止國之音翙翠花紅似若迷魂
之態況乃高臺騁望團扇傷秋少年狹路之期落日哀
蟬之感行人贈恨折楊柳以排徊隴水分流度關山而

幽咽芳樹裊相思之音管巷友追舊寵之憐爲啼則與詠
於遲遲子夜則如怜於脉脉漢殿之雲娥一去　思銷
魂淮王之仙馭不歸小山留唱鵾鷄報曉碣石中壯士
之悲寶鍔雄鳴獨祿訴分天之憤鶯鶯緒思蚨蜂纓情
襄陽之濮豔鶯神鞚下之興我忘返江天浩蕩杏春思
於龍舟綺閣驕嬪媛仙姿於玉樹莫不旁羅綴賞分被
謳謠芳情載寄於絃心巧變渝新於襟上悟晉臣之觴
視其乃莫乎微單子之格言將焉用也復有南陸寒衍
北里追隨縹軸爭奇蘭堂枳敵鬪輕盈而入玩遲吏治
以乘春名編協律之篇妙轶惱草之觀玄雲起唱絳樹
分行洗娶之新貫人間淨斑之曲諸掌上翠娥低凝
盡扇而初疑風翼旋搬蹋涂香而不印綠蘿山畔徒有

傳名金閣樓中猶歷擁𡜞輕埃漸弭泛空碧之瑞雲曳
緒黎收失凌波之迴雪既而離群凝龍紵傾夕族紅
豔於金尊凝蘭英於琥珀瑤叙迺約紛繞齊句落華凝
之新裝捧重霄之寶器妻鏘縹緲輕颸漸拂於花叢然
鵠和鳴上客潜驚於煙蹬離筵讓促玉笙橫飛聖班酣
顏牽況爨舞殘霏彩筆迹申嬿婉之情月曉連拂更亂
雞人之唱必使傾惟賓笑假歸路於太行失意況清條
霜鋒於使客口吞國啓霸先輪蟬媛之工楚劍宜輕鋒
謝德倡之拙龜山遠敵迷津則玄類吹毛魚藻陳規式
宴則唯思在鎬敬奉華詔好淪誤志歸盛德何觀雅風洞
喪愉心炫因俱媒赦禮之識異軌分流殊會相混之音
猶是史臺御沸橫況涵於裹周荀勗披丹顧儀形於治
古迺曰陛下含微提契映調露之微蹤馭道斯元凝成
兆之積潤雙龍蕭駕爰欽九辯之神八鳳迴翔再載五
英之薦非煙織媚飛玉燭以發詠皓貞依仁祭神祇而
暢律雖循機之思必無謝於繼韶而制俗之規猶未先
於放鄭夫南薰北鄙禍福相滔感物窮微與止是繫
聲飛奏建武之貞範斯存妖珫無容太初之芳塵可挹
得不親禘酌訓經慮防奢推璇璣養命之符從帝女昭
華之　探靈則化但累黍而無差田古妍幽將一變而
可任懸衡苔百合契乾必追六代之英華次百王之
滌豈容蘇變廢勢　獨見以數龍高峯霸象仰群
儒而徇已夏唯尚質貴在揚清勤以敦愉淳之仁義非
簡節繁文之制不用於明庭非崇嚴照育之姿不傳於

悉表使作力學制必修武邑之敞路獎羽將袪惑懼花江
之刺然後返歌鬻於海嶠縱舞驥於瑤臺仙洗息變衍
之陳凝譚汎兆離之獻披庭絃吹先罷賞於梓人司隸
糺繩次中嚴於權在儀蓮舟而子獨貽招隱之詩綺殿
台臣別奏登封之領唯洽禮壇無縱於流連禁則緣情
但取優於名教俾春還上苑空凝桃李之清月滿西園
寂寥笑蔡之豔式敷陶匏交暢人情洽積樂於一時靡
清風於四表豈復平陽長史薦淑麗以希恩司律中郎
恣淫哇而致寵則必三雅八佾休偕濫於豪門春誦夏
絃服祇甫於胄子白然洞元道慶開瑞曆而齊氛祲攜
俗貞華操鴻鈞而明揖讓臣業與待扣見謝識微庭鳴
之論象舜聞百行之致孤桐韶響唯均雨露之
淨汎含清未征雲韶之節編遼及素埏堙縵以存機
汗簡潛心龍蟠殊而　績貫願希風正始擬制旋宫諧
雅傷化之源克俗閑邪之範防微猷於顯晦敷茂實於
開元坐鎮洪訛式清繆蠹是用撫書疏志兼高允之貞
規企日裁成紆翊翔鄒之謙讓恭禀自殷綠符金奏之和
下由難投猗阿約天之薦耳飭砭而託咽從欲謭忠仰
覘聞以鼓視顧岡蹈切

司空表聖集卷第

翰林國史院官書

唐黄先生文集八卷

（唐）黄滔撰

附録一卷

明萬曆三十四年葉向高等刻本

黃御史集十卷、附錄一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唐黃滔撰。滔字文江，莆田人。乾寧二年進士第。光化中除四門博士，尋遷監察御史裏行，充威武軍節度推官。王審知據有全閩，而終守臣節，滔匡正之力為多。五代史稱審知好禮下士，王淡、楊沂、徐寅，唐時知名士，多依之。獨不及滔。五代史多漏略，不足據也。又集中有祭南海南平王文，稱崔員外昨持禮幣，曾詣門牆，爰蒙執手之懽，宏敘親仁之旨云云。乃為王審知祭劉隱而作。案隱初封大彭王，進封南平王，再進封南海王。據五代會要，南海之封在隱卒後一月，故此文尚稱南平王。說者或以高季興亦封南平，又不知此文為代審知所作，遂謂滔曾應高氏之聘，亦考之未審矣。唐書藝文志載滔集十五卷，又泉山秀句三卷，並已散佚。此本卷首有楊萬里及謝諤序。萬里序謂滔裔孫永豐君自言此集久逸，其父考功公始得之，僅四卷而已。其後永豐君又得詩文五卷於呂夏卿家，又得逸詩於翁承贊家，又得銘碣於浮屠老子之宮，編為十卷。是為淳熙初刻。後再刻於明正德，三刻於萬歷，四刻於崇禎。此本即崇禎刻也。集中文頗勝於詩，亦有貞元長慶之遺。雖不及羅隱、司空圖，而實非徐寅諸人之所及。其穎川陳先生集序稱天復元年，某叨閩相之辟。考乾寧四年，唐以福州為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邪王。至梁太祖即位，乃封閩王，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滔稱閩相而不稱王，則所謂規正審知使守臣節者，是亦一證也。末有附錄一卷，又載滔裔孫補遺文一篇。補字季全，紹興中進士，歷官安溪縣令。所著詩解、九經解、人物志等書皆失傳，惟此篇僅存，故附滔集以行世云。

唐黃御史集序

既竣歐陽四門集復取黃文江御史合刻之按通志歐陽詹與黃璞齊名御史諱滔璞之從弟也故御史有寄從兄璞詩璞仕而隱者也所著有霧居子初僕

官人後與御史俱遷莆以所居爲黃巷示不忘舊御史之詩曰縱徵終不起相與避烟塵又曰新詩說人盡舊宅落花頻情可見矣御史讀書在福平山之靈巖寺其碑有云貞元中侍御史

林公藻水部員外郎藴谷茲業文歐陽四門捨泉山而詣焉仍注與王式書云莆陽讀書即茲寺也愚考歐陽之蜀門與林藴分路後詩曰村步如延壽川原似福平注福平即予之別墅在

焉如是則歐陽之于莆非一日矣御史自叙葺齋東峰者十年後二十四年于舉場始忝甲第計貞元距乾寧凡百年有奇御史晚成而四門早逝杳不相及而璞之所爲齊名亦後先踵起

云爾察其意似欲以名士厚于
詹也陳振孫惡其污蔑賢者曰
黃璞何人斯豈未之考耶御史
文瞻蔚有典則詩清淳豐潤若
與人對語和氣郁郁在洪景盧
已為確論而楊廷秀摘其寺寒

三伏雨松偃數朝枝等句尤足
以膾炙人口者然其集罕傳問
之名不甚識也諸家選詩槩所
未見獨丹鉛錄載其長門一賦
誠不能傲之以所不知爾今與
歐陽集併刻之不悉傳之不廣

矣

萬曆丙午季夏之吉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南京戶
部四川清吏司郎中候官後學
曹學佺譔

唐黃御史公集序

敘曰詞章關乎氣運於唐尤驗云唐興三百年氣運升降其間而詩文因之自晉陽舉義開館宮西以延文學竟用詞賦取士士以操觚顯者無慮數百家大都始沿江左頹習競於絺繪皺披靡而乏氣骨伯玉奮然洗刷沈宋燕許輩出振響以至貞元長慶經術大明脩古彌衆于時墨儒詞匠所爲詩若文咸矩矱自然不以彫飾爲工相與贊翊道真賡颺鴻化斯爲鏘鏘爾雅

故文盛於韓柳皇甫而其衰也爲孫樵爲劉蛻爲沈顏詩盛於李杜劉白而其衰也爲鄭谷爲羅隱爲杜荀鶴御史生最晚而獨不然其文贍蔚有典則策扶敎化其詩清淳丰潤若與人對語和氣郁郁有貞元長慶風槩祭陳林先輩諸文悲愴激越交情之深不以晝夜死生亂離契闊爲間斷馬嵬館娃景陽水殿諸賦雄新雋永使人讀之廢卷太息如身生是時目擊其故爲文若是其亦可貴已方登科時適昭宗之季年猶覆試殿廷再中選然後得官未幾而朱梁移國因歸閩不復西故不克大章顯於世夫叵知八九葉之後得賢耳孫而平生作爲文章遂獲表見者邵州將鋟板于郡齋遣信謁序御史之從兄曰校書君璞者名見集中有閩川名士傳及霧居子予曩時嘗敘之矣故不辭而書御史諱滔字文江由四門博士至裏行監察考功諱公度邵州名沃慶元二年十月十四日煥章閣學士宣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魏郡公鄱陽洪邁序

唐黃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賦

周以龍興賦
明星廻駕經馬嵬賦
以不貪爲寶賦
景陽井賦
課虛責有賦
送君南浦賦

水殿賦
狎鷗賦
知白守黑賦
漢宮人誦洞簫賦賦
省試人文化天下賦
館娃宮賦
陳皇后因賦復寵賦
秋色賦
戴安道碎琴賦
融結爲河嶽賦
魏侍中諫獵賦
誤筆牛賦
省試王者之道如龍首賦
白日上昇賦
御試曲直不相入賦
御試良弓獻問賦

卷之二

五言古詩

送僧歸北巖寺

寓言
長安書事
賈客
寄友人
落花
書懷寄友人
閨怨
喜翁文堯貟外病起

寄徐正字寅
秋夕貧居

五言律詩
送李山人往湘中
書崔少府居
敷水盧校書
寄漢上友人
貽林鐸
書懷

送陳明府歸衡陽
秋辭江南
入關旅次言懷
寄鄭縣李侍御
上李補闕
傷翁外甥
貽李山人
逢友人
寄湘中鄭明府

寄從兄璞
寄李校書遊簡寂觀
寄友人山居
上刑部盧員外
送友人遊邊
和友人酬寄
下第
過商山
旅懷

冬暮山舍喜標上人見訪
關中言懷
題友人山居
題友人山齋
書事
題山居逸人
題鄭山人居
秋晚山居
遊山

題王侍御宅內亭子
題道成上人院
貧居冬杪
東山之遊未遂漸逼行期作四十字奉
寄翁文堯員外
貽張蠙同年
寄邊上從事
題東林寺元祐上人院
送陳樵下第東歸

寄陳磻隱
寄林寛
退居
送友人邊遊
下第出京
遊東林寺
晚春關中
河梁
送翁拾遺

贈懷光上人
憶廬山舊遊
別友人
陳侍御新居
寄少常盧同年

卷之三

七言律詩

送林寛下第東歸
商山贈隱者

送二友遊湘中
塞下
下第東歸留辭刑部鄭郎中諴
寄懷南北故人
關中言懷
閨怨
旅懷
別友人
寄羅浮山道者二首

喜侯舍人蜀中新命三首
經安州感故鄭郎中二首
出京别崔學士
鴈
寄越從事林嵩侍御
長安書事
旅懐寄友人
放牓日
御試二首
二月二日宴中貽同年封先輩渭
新野道中
酬俞釣
寄同年崔學士仁寶
寄陳侍御
酬徐正字寅
辭府相
寄羅郎中隱
江行遇王侍御

客舍秋晚夜懷故山
絳州鄭尚書
喜陳先輩及第
贈宿松楊明府
延福里居和林寬何紹餘酬寄
送僧
贈鄭明府
江州夜宴獻陳員外
湘中贈張逸人
寓題
題陳山人居
宿李少府園林
送人明經及第東歸
斷酒
寄蔣先輩在蘇州
旅懐
南海幕和段先輩逸韋侍御赴闕
寄南海黄尚書

送人往蘇州覲其兄
遊東林寺
贈旌德呂明府
賀清源僕射新命
浙幕李端公泛建溪
貽宋評事
催妝
寓題
傷蔣校書德山
寄楊贊圖學士

醻楊學士
寄同年李侍郎龜正
鍾陵故人
故山
塞上
烏石村
寄同年盧員外
寄同年封舍人渭

遇盧員外家
送翁員外承贊
翁文堯員外拜金紫還鄉之命
奉和翁文堯員外經過七林書堂見寄
之什
奉酬翁文堯員外駐南臺見寄之什
翁文堯員外擁册禮之歸一路有詩名
畫錦集先將寄示因書五十六字
奉和翁文堯十九員外中謝日蒙恩賜
金紫之什

奉和翁文堯員外文秀光賢畫錦三首
奉酬翁文堯員外神泉之遊見寄嘉什
寄翁文堯拾遺
卷之四
五言排律
省試一一吹竽
明月照高樓
廣州試越臺懷古

襄州試白雲歸帝鄉
省試奉詔漲曲江池
題宣一僧正院
和王舍人崔補闕題福州天王寺
寄獻梓潼山侯侍郎
壬癸歲書情
河南府試秋夕聞新鴈
和吳學士對春雪獻韋令公次韻
省試內出白鹿宣示百官

出關言懷
塞上
壺公山

七言排律

投翰長趙侍郎
鄜時李相公
成名後呈同年
投刑部裴郎中

五言絕句

輦下寓題
寄題崔校書郊舍
秋思
芳草
輦下書事

七言絕句

入關言懷
過長江
題靈峰僧院
司馬長卿

和同年趙先輩觀文
出京別同年
歸思
東林寺貫休上人篆隷題詩
寓江州李使君
遊南寓題
九日
夏州道中

經慈州感謝郎中
寓題
寄宋明府
花
閏八月
別後
嚴陵釣臺
馬嵬三首
奉和文堯對庭前千葉石榴

翁文堯以美疹暫滯令公大王益得異
禮覲今日寵侍之盛輙成一章
木芙蓉三首
奉和翁文堯戲寄
和陳先輩陪陸舍人春日遊曲江
靈均
卷簾
啓帳
去扇

卷之五

碑記銘

泉州開元寺佛殿碑記
大唐福州報恩定光多寶塔碑記
靈山塑北方毗沙門天王碑
丈六金身碑
莆山靈巖寺碑銘
龜洋靈感禪院東塔和尚碑
華嚴寺開山始祖碑銘

福州雪峯山故真覺大師碑銘

卷之六

墓誌銘

司直陳公墓誌銘

祭文

祭陳侍御
祭先外舅
祭崔補闕
祭陳先輩

祭林先輩
祭右省李常侍
祭司勳孫郎中
祭宋員外
祭錢唐秦國太夫人
祭南海南平王
卷之七
書
與王雄書

荅陳皤隱論詩書
與羅隱郎中書
啓
南海韋尚書
薛推先輩
刑部鄭郎中二首
謝試官
盧員外
庾博士
蔣先輩二首
楊狀頭
代鄭郎中上興道鄭相
代鄭郎中上恭靜盧相
代鄭郎中上令狐相
代陳錮謝崔侍郎
西川高相
蔣先輩
沈侍御

段先輩二首
賀正二首
趙起居
崔右丞二首
韋舍人
工部陸侍郎
翰林薛舍人
裴侍郎
楊侍郎

卷之八
序
頴川陳先生集序
讃
龍伯國人讃
一品寫眞讃
雜文
夷齊輔周
吳楚二醫

禱說
綿上碑
噫二篇
文栢述
公孫甲松
唐城客夢
巫比
附録
唐昭宗實録
莆陽志
五代史補
丹鉛總録
目録終

唐黃先生文集卷之一

唐監察御史閩黃滔著

賦

周以龍興賦 旋服國中位光鱗族

周以創三十代啓八百年既鳴鳳以授德復興龍而御乾奄天下之二分豈惟雨驟擊洛中之九鼎寧止波旋當其韜仁聖以表威靈湧禎祥而呈氣色歧梁燿衒耀之所泝瀧湛蟠泥之域幾年貪餌吞將呂望之鈎一旦飛天霹破殷辛

之國觀夫或屈或伸非假非真澤霈六合恩濡兆民以息虞芮作在田之跡以却夷齊爲逆物之鱗掀陸海之波濤固殊鯨浪擴（御名）九重之宮室肯類蛟人則知指縱而或仗爪牙善戰而靡資血肉火兵戈而雖假燒尾鏡今古而未嘗窺日遂使盟津契會此時莫愧於雲從羑里棲遲昔日何傷於魚服下蟄如此高翔曷量于蠻貊而蟲沙附甲忠信而鬐鬣張足以雄飛革命首冠興王駕木德於震宮荅然被彩應陽精於乾象赫矣飛光所謂建皇基立寶位模日楷月規天矩地非三聖之尤異焉可以神物取類遡罔象乘鴻濛奔霆迸電驅雷丞風非四靈之感通焉可以與周而同功豈徒角樹臣佐穴居域中拏開粟而攫散財滂淹有截壽九齡而豢十亂振奮無窮懿乎後煥放牛前光播穀愈彰聖德於王者益驗神蹤於介族則老聃之道漢祖之顏永宜雌伏

明皇廻駕經馬嵬賦 程及曉畱芳魂顧野

長鯨入鼎兮中原六龍廻轡兮蜀門杳鳳闕而難尋艶質經馬嵬而空念香魂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莫不積恨綿綿傷心悄悄逝川東咽以無駐夜戶下扃而莫曉褒雲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鳥初其漢殿如子燕城若醢驅鐵馬以飛至斸金輿而出遊謀於劍外駐此原頭羽衛參差擁翠華而不發天顏愴恨覺紅袖以雖畱鸑鷟相驚熊羆漸急千行之珠淚流下四

面之霜跡踐入神儒表態忽零落以無歸雨露成波已沾濡而不及棧閣重處珠旒去程玉壘之雲山暫幸金城之煙景旋淸六馬歸秦却經過於此地九泉隔越幾凄惻於平生釵飄彩鳳之蹤鬢蛻玄蟬之跡茲茲而今日黃壤歷歷而當時綺陌雨鈴製曲空有感於宮商龍腦兒香不可返其魂魄空極宵夢寧逢曉雉筆路見梧桐半死煙空失鸞鳳雙翔鏡殿三春莫問菱花之照耀驪山七夕休聽榆葉之芬芳大凡有國

之尊罕或傾城之遇孰言天寶之南面奚指坤維而西顧然則起兵雖自於青娥斯亦聖唐之數

以不貪爲寶賦 不騖他貨士之意哉

以玉爲寶兮寶之常名以不貪爲寶兮寶其可驚彼空矜其純粹此特稟其淸貞潔已虛中旣處一言而落落飛聲擅價終傾衆寶以鏗鏗宋人獲希代之珍子罕當連城之贄且曰伊我之寶非君莫遺提攜而日月耀手跪拜而丘山屬

意殊不知飲氷勵節如氷之色何煩匪石推心剖石之姿足棄如此則別號瓊瑰得之非荊山者哉獨爲奇美種之乃情田而已莫不掃埃垢於嗜慾擴規模於廉恥器之於國雕鏤皆讓劒之流利之於人貿鬻悉投錢之士繇是煥爛羣目鏘洋一時自叶至珍之比永辭凡口之嗤豈可輕重貴賤訊議磷緇衒寶矜華爾則以琬琰當也輝今映古我則以惇素稱之卒使民知反樸之風俗靡攫金之過從唯淸白以足謂固亦

溫良而大播所以不潤屋而潤身益非貨而曰貨則知以非貨而爲寶者少以所貨而爲寶者多少則與珪璋而合美多則與瓦礫而同科故其滌以無穢加諸琢磨採於已而不採於彼貴於我而不貴於他縱饒秦氏當時曾欺趙地爭奈楚君昔日薦刖荆和宋人於是辭默而慙顏頹而走斯言旣得以佩服吾寶乃分其姸醜誰能持確論秉貞姿問貪夫之信不

景陽井賦 擴然舊事國鄰人悲

臺城破兮煙草春舊井湛兮苔蘚新自亡跡於
天子幾興懷於路人蓋悲萬乘之尊投身到此
豈爲一泓之故舉世驚神叔寶以立作荒君在
爲亡國玉樓之絲管穷咽桂岸之兵戈晝逼御
天失措且四方之大何從沒地無慙顧九仞之
深可匿便委鴻業旁擕綠鬟奔入泓澄之內冀
逃吞噬之艱殊不知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
誠乖馭朽攀素綆而胡顏既而出作窮鱗奪歸
偏爵一時之覆轍如此千載之遺波儼若陌上

澄澈丘中寂寞暗淘人事以氷釋旁寫江天而
鏡擴青銅有恨也從零落於秋風碧浪無情寧
解流傳於夜壑徒觀其蕪沒沙逕葳蕤澤葵漁
樵汲引荊棘榮衰雖虛中而可鑒終徹底以堪
悲寶鏡休分豈有得銅之日雕筵罷設永無投
轄之期固以滌盡繁華銷平舊館猶驚鼎沸於
餘湧更弔山崩於壘甃荒涼四面花朝而不見
朱欄滴瀝千尋雨夜而空啼碧溜斯則堙塞終
古蕭條永年半竭而珠璫或出陸沈而翠蓋寧

旋莫可追尋玉樹之歌聲邈矣寂堪惆悵金瓶
之咽處依然嗟夫穿鑿豈殊淺深非異蓋悲鮒
蟄之穴不是龍潛之地所以避匿其中莫比漢
高之事

課虛責有賦 理涵空至方明得門

虛者無形以設有者觸類而呈奚課彼以責此
使從幽而入明寂慮澄神世外之筌蹄既歷乖
華布藻人間之景象旋盈昔者陸機賦乎文旨
推含毫佇思之道得散樸成形之理雖萃言互

發則歸於造化之中而一物未萌乃鑠在渺茫
之始是宜賚括玄牝冥張混元暗造無爲之域
潛臻不死之根致彼音塵莫隱於秋毫纖芥令
其影響俄通於萬戶千門然後翕作波瀾騰爲
氣色無論於遠近高下罔計於飛沈動植如鏗
至樂非所聞而遂聞若摘玄珠非所得而遂得
則知文本於道道不可量杳緲存而觸亾道散
於文文不可當乃飛鋒而耀鍔取之者取之逾
遠偶之者偶之不常故其越兎影適烏光向無

聲無臭之間陶鬨品彙於出鬼入神之際定作圓方乃使巧拙應機虧全任器考其始而始則無覩驗其終而終則有自物居恍惚牢籠而俟以眞歸精歷杳冥搜索而期乎實至所謂攎揚恬澹剖判虛空冀其神貺遠彼幽通豈惟率爾邈然散着於山川草木風飛泉湧爭飄於烏獸昆蟲夫如是則洞啓幽玄曾無險隘流亦旣自於扣寂成象還同於畫卦然知文苑之芳華亦冲和之一派

送君南浦賦 越客緣目傷歸日爲韻

南浦風煙傷心渺然春山歷歷春草綿綿那堪送行客啓離筵一時之萍梗波濤今朝惜別千里之秦吳燕宋何日言旋當其繫馬出餞候潮待月低徊而少婦對景愴恨而王孫望闕莫不撚觸竹以凄楚撥湘絃而激越且當蘋澗把芳酒以酉懽莫被薰風吹片帆而便發君不見陌上塵中奔西委東車輪似水馬足如蓬夜泊而猿啼霜樹晨征而月在煙空爭得枝間比翼更同於越鳥只應波上離群便逐於燕鴻莫不太苦行人偏傷別妾龍媒而嘶出金埒鸞扇而持歸玉篋于時莫展歌嚬全沈笑靨郊天路口愁攀夾渡之柳條採蕨山前忍看解維之桂檝是知無人免別有別皆傷使人落顏貌枯肺腸淚成雨鬢傍霜朝悲五嶺暮怨三湘夢去不到書來豈常況一川之煙景淼淼横衝楚徼兩岸之風濤渺渺直截炎荒無不銷魂如何舉目癥行而寶劒三尺留下而明珠十斛林駢樛木權誠

而敢望合懽洲曜嘉魚取信而當期剖腹及夫樂闋人散鳧飛日曛遺鞭却取解珮還分玉臆之歸步愁舉蘭棹之移聲忍聞須知赤帝之江頭兩心似火莫自蒼梧之岸曲一去如雲雖竹錦衾而贈我終擒錦字以酬君已而誰不別離別離如此誰不相送相送于是則東門與北梁不足云爾

水殿賦 以簋去日有水空亢

昔隋煬帝幸江都宮制龍舟而礙月揭水殿以

凌空詭狀奇形雖壓洪流之上崇軒峻宇如張丹禁之中當其城苑與闌煙波思起截通魏國之路鑿改禹門之水於是怪設堂殿紗盤基址屏開於萬象之外嶽立於千艘之裏還如玉闕控鼇海以峥嶸猶類雲樓拔蜃江而聳峙皆以綵飾無比雕鐫罕量裝羽毛而搖曳聳瓊璧而熒煌鏡豁四隅遠近之風光寫入花明八表古今之壯麗攢將天子乃縱巡遊極駕馭登巨艦以龍躍擴深局而虎踞旌旗劒戟以絡野珠翠

歌鍾而觸處三十六宮之雲雨須洞隨來一千餘里之煙塵冥蒙撲去百幅帆立千大腳奔上搖烏兎下窺蛟鼉天吳避迾以驚殺地軸參差而軋轢蘭橈桂檝之駢闐行辭洛口鷁尾虹梁之岌業坐徹夷門啓閉詎常登臨罔畢雷句之竹箭衝過輻湊之木蘭貯出柳絲兩岸裹爲朱檻之春水調千聲送下清淮之日既而巡鸞鬼瞰遽及神謀鑾輅而飆成覆轍樓船而墮作沉舟寶祚皇風一傾亾於下國霞膓纖柱大厦零落於東流嗟夫駕作禍殃樹爲罪咎穿河彰沒地之象泛水示沉泉之醜血化兆庶財殫萬有所以湯武推仁不得不加兵於癸受

狎鷗賦 釋意與遊逸之汀曲

海童以泛泛浮浮受于白鷗遂將窮於賞翫乃相狎以遨遊彼鳥何知苟同心而同德斯人足驗諒不忮而不求當其訪物外之高蹤得沙間之逸致雲心瀟灑以爲往鶴貌飄飆而疊至列爲儔侶肯無求友之聲御盡猜嫌皆得忘形之

意至若海鏡秋碧天藍霽青磨開桂月於浩渺畫出蓬山於杳冥爾乃瞻雪影緬風翎曲得其情此曠蕩而來依別派不言而信彼聯翩而飛下迴汀四目夷猶兩情容與曾無隼擊之患忘到鳩居之所羅列靡慚於交契固頓朋遊參差罔愧於弟兄還同鴈序斯則別號羽客叅爲水儸楊柳之江頭雨夜蒹葭之渡口霜天莫不探此景象窮乎歲年異雞群之迥處殊鶯谷之高遷掃塵緒以皆空邾虞觴綱負身弓而不綰詎

肯鶩弦則知蟬蛻是非矜翔凡俗豈鷹揚於霄漢之外乃鶵立於煙濤之曲因嗤鴻渚叠春去以秋來鷂笑鵲河竟離長而會促其父既駭於斯爰令執之纔及入籠之念已與登俎之疑潮滿滄洲游泳空期於水際日生丹壑翱翔遽在於雲涓所謂禍機中藏物情外釋且斯鳥之猶爾豈於人而能隔則包含詭給之流宜覽之而改易

知白守黑賦 爲後之則踐與顯墜

白之能知須守黑於所爲黑之能守則知白而無咎聖人所以立言於彼垂訓於後將令學者得韜光用晦之機不使來人有衒實矜華之醜是宜探厥理扣其辭豈非白也吐耀含輝稟西金而成姿或玄黃而可得或蒼赤而可期知之者必能洞徹萬物昭彰一時故爲禍患之所之黑也光沉影匿漫北水而成色既視之而不見亦曉之而莫得守之者必能混合羣象冥蒙衆惑故爲安寧之所則繇是任懷霜而懷雪不在明言縱如璧以如珪終須默識如此則準繩萬國龜鏡八區併其擅清名者若昧抱明智者如愚有於不有無於不無亦猶玉之貫虹以韞石而爲玅珠之象月以蚌胎而爲姝論於物而物且能爾驗於人而人焉忽乎是以釣璜於西渭之濱扣角向南山之夕須知刖足以招禍莫若漆身而遁跡君不見斗牛烏兔垂大明而或隔陰霾麟鳳龜龍作嘉瑞而常居藪澤則知以白藏黑兮道無不全以白離黑兮理其不然若內

包乎皎皎當外處乎綿綿故懷希代之珍者被褐負不羈之才者草玄然後弘彰典式克免危顚大如是則垂戒無垠推誠觸類靡令受彩之質或爽處蒙之意吾徒也勉之哉佩帶斯言而勿墜

漢宮人誦洞簫賦賦 清韻獨新宮娥諷誦

王子淵兮誰與倫洞簫賦兮清且新麗藻上闐於天子妍詞遍誦於宮人名價有茲寫札於御牋彤管風流無比吟哦於貝齒朱脣斯賦也述

江南之翠竹生彼雲谷甘露朝灑瑞煙晴撲般
斤遽取於貞勁夔律乃知其韞蓄既而植物惟
一樂工惟獨九重聖主俄聆於玉韻金聲兩掖
佳人爭致於瑤編繡軸受授相從形閑絳宮始
喧喧而歷覽旋一一以精通十二瓊樓不唱鸞
歌於夜月三千玉貌皆吟鳳藻於春風莫不彩
殿懸魂巫山破夢應敎墨客以心知解得紅妝
之口諷時時桂席驚飄舞雪於羅衣往往蘭臺
謨下歌塵於綺棟于時閑趙瑟寢秦箏駐雲雨

咽咸英非春而御苑花拆當夏而幽闈景清如
驚人人卻以詞鋒而勵吻雕龍字字爱於禁署
而飛聲泉噴香喉雲靡綠鬢豈貫珠之歌同調
固如簧之言別韻遂使霞牕觸處不吟紈扇之
詩樂府無人更重箜篌之引斯則琴賦與笛賦
奚過才子獲才人詠歌體物之能有是屬詞之
道如何一千餘字之珠璣不逢漢帝三十六宮
之牙齒詎啓秦娥方今天鑒求文詞人畢用有
才可應於妃后工賦足流於嬪從洞簫之作今
何代無誰繼當時之吟誦

省試人文化天下賦 觀彼人文以化天下 乾寧二年及第

明彼今古閱諸聖賢易垂言而著在八卦人有
文而形于普天用以成章既驗斯風之肅穆矚
之於物乃知厥德之昭宣吾君秉此格言恢乎
至理以爲文在天而苟可鑒文在人而誠足覩
在天則時變從之在人則化成有以故體此以
御宇取茲而敎人且文也肇自河圖見洛書陳
道德故仁義新出無爲而入有象齊父子而一

君臣既而上古遐中古邇苟流播之如此乃弛
張而若彼始則六十四位演自周王旋則三百
五篇刪於孔氏故得有國之君準繩斯文詩書
禮樂以表裏干戚俎豆以區分莫不經天緯地
芳鄰氤氳布彼寰瀛風行而草偃被於億兆玉
潔而蘭蒸然後鏗作咸韶散爲風雅調暢動植
周通夷夏車書得以合矣貴賤與而同也遂使
九州四海皆瞻黼黻於朝端望容詞人交露鋒
鋩於筆下大哉人文之義也煥矣赫矣可名可

觀唯聖朝之所擅豈悖德之能干推其時而時
或異論其道而道斯完故將垂百王而作範豈
唯充萬國以咸懽者也夫如是則屑比三王咸
銷五霸弘彰馭馬之成政克俾雕龍之揄價彬
彬乎哉郁郁乎哉有以見我唐之至化

館娃宮賦 上鶩空壕色施碧草

吳王歿地今吳國蕪城故宮莫問今故事難名
門外已飛其玉弩座中纔委其金觥舞榭歌臺
朝爲宮而暮爲沼英風霸業古人失而今人驚

想夫桂殿中橫蘭房內創丹楹刻桷之姝制鈿
砌文軒之詭狀如從渤澥徙蓬闕於人間若自
瑤池落蘂宮於地上繡柱雲楣飛蛟伏螭基扃
鬱律鉤楯參差碧樹之珍禽夏語綠騣之瑞景
冬曦吳王乃波伍相輦西施珠翠族來居玉堂
而湎洞笙簧擁出登綺席以逶迤觸物窮奢含
情愈感欲移楚峽於雲際擬鑿殷池於檻側花
顏縹緲欺樹裏之春光銀焰熒煌卻城頭之曙
色殊不知敵國來攻欃戈耀空虎怒而拏平雉
堞雷訇而擊碎簾櫳甲馬嘶蹄卷飛塵而滅沒
瓊樓百尺爆紅燼之冥濛悉由修袖舞殃朱唇
唱隟瑤堦而便作泉壤玉礎而旋成蘚石恨留
山鳥啼百卉之春紅愁寄壠雲鎖四天之暮碧
悲夫往日層構茲辰古壕香逕而同歸寂寂稽
山而杳自高高遺堵塵空幾踐羣遊之鹿滄洲
月在寧銷怒濁之濤已而西日息息東波浩浩
松楸而駢作荒隧車馬而輾通長道彼雕墻峻
宇之君宜鑒丘墟於茂草

陳皇后因賦復寵賦 古樹慕作國寶御天

陳皇后一鎖長門蕭條遲恩欲寫退宮之永恨
因求體物之嘉言蜀郡才高述遺芳於桃李漢
皇心感歸舊職於蘋蘩想夫跡墜城南寵移天
顧難期獻賦於春晝不忍解簪於日暮瓊樓寂
寂空高於明月秋風瑤草萋萋莫覩於金輿玉
輅于此蓄憤夫何釋情犀浦有多才之著上林
推獨步之名沽酒而居每樂當壚之事量金以
至爰流擲地之聲於是摛妍詞貌濃黛伴錦字

陳綺態巒芬馥於莛席悄丁當於珠珮鵲巢入搆翻成別鶴之悲馬首虛瞻不識牽牛之會振動文苑旋彰國朝既切採蘼於藻麗遂牽連理於桃夭一旦惻聖鑒錫嘉昭巳無爲雨之期空懸夢寐終自凌雲之製能致煙霄莫不傾北闕駭南國絲蘿而昨日靡託珠翠而今朝改色玉臺有恨舞鸞之影孤來金闕無恩吐鳳之才零得設使幸望顒若含情默然擢髮同論於漢殿揮毫莫購於巴川則此日前魚定作小鱗而赴

海寧令破鏡卻成圓月以昇天懿夫掞天之手雖奇麗木之珍可博苟非茲賦之讚詠奚救當時之黜削方今妃后悉承歡不是後賢無此作

秋色賦 雨作愁成然知與起

白帝承乾乾坤悄然潘岳乃驚素髮感流年抽綵筆疊花牋驅走華言寫壹鬱之懷矣搜羅萬象賦蕭條之景焉于時凄凄漠漠零露蒙作杳杳冥冥勁風吹成或青山兮薄暮或綠野兮新晴昨日金輿天子自西郊而迎入此時火旆祝

融指南極以遄征於是蹤烏滅赫顧兎添明地上落紅葉之態煙中吟玉笛之聲華嶽峯高染蓮華而翠活湘川樹老換楓葉以霞生愈碧吳山偏清漢木松柏風高兮歲寒出梧桐蟬急兮煙翠死衡陽落日和旅鴈以飛來劒閣中宵逐哀猿而嘯起遂使隋堤青恨吳嶺綠愁盧阜之蟾開石面錢塘之雪入濤頭空三楚之暮天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魚美東鱸獸獰西虎送鸞扇之藏篋迎蛛絲之織戶海上而

輕籠皓月皎潔成冰隴頭而惹着陰雲蒼茫欲雨斯則寒暑推移衰榮可知金生火死菊換蘭萎豈惟自遐及邇窮高極卑上澄鵲漢以清淺東瑩鼇洲而渺瀰數聲之玄鶴驚時九皐搖落一夜之新霜撲處百卉離披是時坐客聞之併色揣稱成言此日之摛藻更苦囊篇之秋興

戴安道碎琴賦 徒倀徽響致聚深情

拔塵俗之能琴其誰不欽戴安道之擅名斯異武陵王之慕義彌深降使殷勤將召來以聆雅

越持誠慷慨爰擊碎以示胷襟想夫名利莫羈煙霞爲賞凋松雖聳於梁棟野鶴不使乎羅網吳山越水韜物外之清光蜀軫虞絲播人間之妙響杳杳區區何人戒途白屋忽驚於嘶馬朱門欲俟於啼鳥焉有平生探樂府錚鏦之妙爰敎一旦厠侯門戛擊之徒於是貢出川聰毀於蓬戶擲數尺之鸞鳳颯一聲之風而朱絃倂斷類氷泉裂石以丁零玉柱交飄誤隴鴈驚弓而飛聚使者焉知宣言大非且異鍛珠之義寧同碎斗之譏陌上迴塵走清風於玉殿堂間釋手章素節於金徽于時野客相尙時人或陋梧離桐斷以寧顧漆解膠離而莫救至若池亭夜月之景巖谷春風之候遙當野岸肯思流水之曾彈靜對庭蕪待從幽蘭之不奏向若投綠綺以無意緬維城而有情亡一時之高躅矜六律於新聲則此日知音但仰躍魚之弄碧山煙霧寧晒藏豹之名則知藝至者不可以鏘勿拘情高者不可以王侯致終挺特以驚俗不斯須而辱志于今人語其風孰不揖當時之事

融結爲河嶽賦 形質中成人事路復

象帝以伐出物我陶開杳冥至精風散元氣雨零一濁一清旣定乾坤之體或融或結遂爲河嶽之形豈非斷乎鼇足之時剖彼雞黃之日二儀各立以交泰一氣旁流而洋溢於是蒼茫不定奔爲歸岡之墟積聚無從壘作干霄之質則今川陸天下江山域中淺深莫抹夷險難窮剛柔隨之而洶湧嗜欲繼之而降崇綠雪浪與霜濤下吞方厚拔重峯兼疊嶂上列圓空爾乃產鱗介蟲沙植毛羽草木星辰晝夜以明滅烏兎東西而往復則有龜負龍擎文籍其陽九陰六共觸愚移傾缺其天樞地軸如疏朴略波萬壑以派分似截滓和仞千巖而雲矗旋聞大禹鞭神巨靈湧身鑿通浩渺劈斷嶙峋然後惣注滄海爭磨碧旻舟檝風生航利名於世世輪轅雷起駕禍福於人人至今若帶與言如拳設喻牢籠下土以箭急控壓中洲而石固三門九曲兢

呈昇没之源太華維嵩交闢夯衢之路誰能究厥理考其情瀟瀆曷爲而散作丘陵溪補而攢成致彼至柔灑回邪而互急併其峻極于道德以全乎吾欲炭鞴陰陽鑪燃天地鼓將邐迤之濬谷寫破連延之積翠今今日之形象復當時之寤寐默默綿綿然卻歸於無事

魏侍中諫獵賦

我太宗之啓聖崇基魏侍中之推誠輔時恐羽獵以失德採風騷而屬詞瞻仰皇情欲止畋遊之事激揚丹懇爰陳諫諍之詩當其內則雍熙外無攻討閒憶擒飛而逐走靜乃搜林而索草殺傷有度雖知不損於仁心獨狩非時或慮微妨於帝道於是傾素節攄深衷何以闡禹湯之誠莫如刪周召之風願開三面之仁上行君聖遂取二南之義下効臣忠爾乃揮以綵毫流十紗墨文高而簡牘增煥思苦而煙霞動色莫不大罄箴規堅持讜直輝珠耀玉面陳丹陛之前諷古諭今袖獻紫宸之側錯落清明錚鏦雅言

敍獲獸爭禽之理述好生惡殺之源少補玄化輕稱至尊字字而請休馳騁篇篇而乞罷驅奔非不能繼子雲操賦而進非不能續司馬裁書以論蓋以詩也中律鏘金成章粲綺掬山川氣象於彼載帝王興衰于此以之刺上則上或風從以之化下則下皆草靡所以摛此章句依於典墳希一覽而思罷羽旄冀再觀而惠及毛羣庶幾六藝之妍終資府驗當使三驅之禮不越明文然後甲馬休飛騎弓莫控併百獸以率舞致四夷之入貢故其旌逸調賞清詞錫綵繒而甚衆

誤筆牛賦 從其筆以着其所寘焉

王獻之書藝精變通可驚失手而筆唯誤點應機而牛則真成用是飾非旣擅一時之妙持功補過爰垂千載之名當其圖扇羽輕素縉雲薄搦金管以如勇露秋毫而似削莫不佇思翔鸞澄神丹鵲臨風緬想滿輪之桂月鋪開對景嘆嗟一點之松煙飄着隱映瑕疵依稀漆濃旣

黑白之斯異顧東西而曷從南容之玷難磨空
傷往事曹氏之蠅可學遂展奇蹤於是逐手摛
成隨宜演出斯須亾墮落之所頃刻見下來之
質筆爲鋒也無慙賈劒之年墨作池焉豈愧蹊
田之日則知爲藝通神呈功駭人遽從無而入
有俄背僞以歸眞況乎烏文黛睹駁彩花新兔
翰初停旁起落毛之想鼠鬚尚對遙懷食角之
因足令飲穎牽懷飯黍動思坐驚踐草之處立
驗放桃之地手捫而執紖圖殊衣惹而飾縉奚

異經年不去寧生舐犢之心終日長閑豈有駕
車之意所謂取象於斯稱工在茲雖恨纖亾而
到此終持妙跡以加其刻復首尾曲盡毫釐莫
遺示不用於秋深之日自無全於縷斷之時枉
濫乃拂拭增驚周旋載顧徒見奇於手巧了貞
知其筆誤大凡遊藝之人無不卻塵而拂汚

省試王者之道如龍首賦 龍之爲瑞有符 君德乾符二年
丁第

王者以御彼萬國居乎九重既體天而立制遂

如首以循龍視聽無偏四海自看其波湊聰明
罔失兆民咸覩其雲從豈非祖述聖明披陳道
德以王者爲天下之大域中之式非澄耳目不
可以燭暗通幽非審細微不可以開基建極於
是設論斯異微文特殊以端拱之尊比義取產
澤之靈合符則而象之既不雷同於形質區以
別矣爰將首冠於寰區然後則嶽嶽高居顯顯
克定翼左右而何慙角聳鏡遠近而宛同神瑩
雖云鞋纊洪纖之狀咸觀縱使垂旒巨細之音

畢聽則知播雍熙之化爲昭理之君遠配騰驤
於水物益彰超邁於人君濬恩波而周賴典雨
呈瑞氣而非同召雲作其矯舉之形無幽不覩
嬈彼孤標之貌有象皆分故得迥拔可觀感通
自有散呈明而珠耀於領揚德澤而涙生于口
寧同荀爽只擅美於弟兄更異華歆但垂名於
朋友所謂表有截播無私乃藹然而同德非蠢
爾以呈姿言乎漢祖之顏方能比也念彼伯陽
之道未可方之今我后變見乘時飛翔叶理四

方盡入於傾聽陸海無遺於俯視夫如是則能
之首今未可論功而較美

白日上昇賦 人習道便玄空舉步

天上神仙人間得焉青囊有術白日昇玄能拔
跡之如是非稟生之偶然明明而飛出窠扃其
誰不駭去去而立臻霄漢成道奚先斯人也學
至感通質離寒暑揮毫而金簡初載端冕而玉
皇有佇綿邈而遙臺鶴浦幾切勤求參差而羽
駕竟寔一朝輕舉當其瑞景融融圓虛碧穹有

煙霞兮蓊鬱數處有聲颯兮盤旋半空競矚塵
眼誰原道風俄然乘軒后之龍朝辭水上忽爾
控王喬之鶴晝入雲中滅沒孤飛飄颻莫駐數
聲如鶴於瓊珮一片漸高於絳霧何門積學換
俗骨以輕輕此日登眞躡瑤池而步步莫不極
雲路迢天津崑丘入境閬苑尋春瓊樹之煙花
有主蕊珠之宮闕無塵翹首仰攀便接蓬壺之
士佇眸俯視大驚朝市之人得非龍虎專修陰
陽久習早成金鼎之九轉迎嚥玉鑪之一粒則

必夙居丹壑冥契浮丘卻歸蓬背之三島遠別
羊腸之九州不然者安得從地面昇雲頭當紅
塵之午景為碧落之良遊較美古今列子之乘
風固劣論功晝夜姮娥之奔月非優懿夫騰鸞
亭亭鳥光杲杲爰脫屣於方序驟致身於蒼昊
益以研鍊斯至囂煩克掃懸將駱玅域以扣玄
關學取上昇之道

御試曲直不相入賦 題中曲直相守為韻擇正邪正欲各有
好惡乾寧二年覆試

曲也者厥理惟何直也者其心可嚮一則見回
邪之所自一則非乎正而不欲故聖人立此格
言為乎懿躅俾有家而有國不與混同今自高
而自卑靡相參觸至如木也或表從繩之直或
體來巢之曲雖則含煙帶雨共呈蒼翠於巖間
而發本盤根各稟規模於山足勿言同地而錯
雜固乃殊途而瞻矚所以方能中矩俟良匠之
所知勁不為輪信奇材而可錄莫不分彼邪正
鎮於時俗且木之理兮猶不差忒人之道兮切

在忠直直也不可以曲從曲也不可以直飾行於巳而巳有異施於人而人是測繇是屈原在楚餔其糟而不爲比干相殷剖其心而可得顧惟忠讜之受性豈與邪諛而同域其不相入也理苟如是俗奚以惑小人曲媚或乘造次以得時君子直誠可仗英明而輔國今我后恢睿哲以御乾滋聖心而立極惡似鉤而在物樂如絃而比德惟曲是斥彰萬乘之準繩惟直是求示百王之楷式微臣之獲詠歌敢不佩之於取則

御試良弓獻問賦 韓云太宗問工人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於理道取五聲字次第用各雙聲爲賦格乾寧二年覆試

文皇帝以精求要義下訪良弓以木心之邪正既別將理道之比方乃同木若有邪奚副準繩之一一理如無苟必資國祚之崇崇斯蓋體元立制啓聖乘乾與禹湯而接軫將堯舜以差肩覩於物也必有誠焉言念爲弓尚窮玄於脉理豈於有國不注意於英賢否則何以弘丕國於赫赫垂寶祚於綿綿者哉則知黄帝造舟車之旨其難爲比周武倒干戈之文殊不稱美觀草木而尚此燭幽統寰區而足彰致理遂使度木掄材之子每自依依獻可替否之臣曾非唯唯今吾皇播聲教以鏘洋濬恩波而浩汗乾坤與之而合德夷夏有之而一貫斯弓不制洞其理以明明斯問克與露其言而粲粲儒有生在江嶺來趨輦轂波濤久慕於化鯤今 後闕

唐黄先生文集卷之一

唐黃先生文集卷之二

唐監察御史閩黃滔著

五言古詩

送僧歸北巖寺

北巖泉石清本自高僧住新松五十年藤蘿成古樹題詩昔佳士（滔表丈從叔有名於當時清兼四門辭博士俱曾題詩）清風二林喻上智失扣關多被浮名誤蓮扃壓月澗空美黃金布江鱗島嶼沉木落樓臺露伊余東還際每翹煙霞慕旋爲儉府招未得窮野步西軒白雲閣師辭洞庭寓越城今送歸心到焚香處

寓言

流年五十前朝朝倚少年流年五十後日日侵皓首非通非介人誰論四十九賢哉蘧伯玉清風獨不朽

長安書事

終不離青山誰道雲無心卻是白雲士有時出中林昨日擊紫泥明日要黃金炎夏羣木死北

海鷩波深伏蒲無一言草疏賀德音

賈客

大舟有深利滄海無淺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鯨鯢齒上路何如少經過

寄友人

君愛桃李花桃李花易飄妾憐松栢色松栢色難凋當年識君初指期非一朝今辰見君意日暮何蕭條人門有勢利孰能無囂囂

落花

落花辭高樹最是愁人處一一旋成泥日暮有風雨不如沙上蓬根斷隨長風飄然與道俱無情任西東

書懷寄友人

此生如孤燈素心挑易盡不及如頑石非與磨礱近常思揚子雲五藏留離身寂寞一生中千載空清芬

閨怨

妾家五嶺南君戍三城北鴈來雖有書衡陽越

不得別久情易料豈在窺翰墨塞上無煙花寧
思妾顏色

喜翁文堯員外病起

衛玠羊車懸長卿駟馬姿天嫌太端正神乃減
風儀飲氷俾消渴斷穀皆清羸尩僧誇艾灶秦
女隔花枝自能論苦器語見泗州和尚碑不假求良醫
驚殺漳濱鬼錯與劉生隨昨日已如虎今朝謁
萄池揚鞭入王門四面人熙熙青桂任霜霰尺
璧無瑕疵迴塵却惆悵歸闕難遲遲

寄徐正字寅

八月月如氷登樓見姑射美人隔千里相思無
羽翼紅蘭裛露衰誰以流光訝何當詩一句同
吟祝玄化

秋夕貧居

聽歌桂席闌下馬槐煙裏豪門腐粱肉窮巷思
糠秕孤燈照獨吟半壁秋花死遲明亦如晦雞
唱徒爲爾

五言律詩

送李山人往湘中

漢渚往湘川乘流入遠天新秋無岸水明月有
琴船露坐應通曉萍居恐隔年嶽峯千萬仞知
上嘯徐巔

書崔少府居

彔史蜀琴旁陶然舉一觴夕陽明島嶼秋水淺
池塘世亂憐官替家貧值歲荒前峯亦曾宿知
有辟寒方

鼓水盧校書

九霄無詔下何事近清塵宅帶松蘿僻日唯徐
鳥親吟高僊掌月期有洞庭人莫問煙霞句懸
知見獄神

寄漢上友人

襄漢多清景東遊巳不能蒹葭照流水風雨撲
孤燈獻賦聞新鴈思山見去僧知君北來日倜
悵亦難勝

貽林鐸

終被春闈屈低回至白頭寄家僧許嶽釣浦雨

移洲戰士曾憐善豪門不信愁王孫草還綠何處擬羈遊

書懷

退耕逢歉歲逐貢愧行朝道在愁難淺吟勞鬢欲凋破村虹入井孤館客投魍誰怕秋風起聽蟬度渭橋

送陳明府歸衡陽

雛鶴兼留下單車出柳煙三年兩殊考一日數離筵久別湖波綠相思嶽月圓翠蘿曾隱處定恐御來仙

秋辭江南

灞陵橋上路難負一年期積雨鴻來夜重江客去時勞生多故疾漸老少新知惆悵都堂內無門雪滯遺

入關旅次言懷

寸心唯自切上國與誰期月晦時風雨秋深日別離便休終未肯已苦不能疑獨愧商山路千年四皓祠

寄鄭縣李侍御

古縣新煙火東西入客詩靜長如暇日貧更甚閑時僧借松蘿住人將雨雪期三年一官罷嶽石看成碑

上李補闕

十洲非暫別龍尾肯慵登諫草封山藥朝衣施衲僧月留江客待句歷釣船徵終恐林棲去餐霞葉上昇

傷翁外甥

江頭去時路歸客幾紛紛獨在異鄉殁若爲慈母聞青春成大夜新雨壞孤墳應作芝蘭出泉臺月桂分

貽李山人

野步愛江濱江僧得見頻新文無古集往事有清塵松竹寒時雨池塘勝處春定應雲雨內陶謝是前身

逢友人

彼此若飄蓬一年何所從帝都秋未入江館夜

相逢瘴嶺行衡叟邊沙住隔冬旅愁論未盡古寺扣晨鐘

寄湘中鄭明府

縣與白雲連滄洲況縣前獄僧同夜坐江月看秋圓琴拂莎庭石茶擔乳洞泉莫耽雲水興疲俗待君痊

寄從兄璞

縱徵終不起相與避烟塵待到中興日同看上國春新詩說人盡舊宅落花頻移見深山住啼猿作四鄰

寄李校書遊簡寂觀

古觀雲溪上孤懷永夜中梧桐四更雨山水一庭風詩得如何句仙遊寂勝宮卻愁逢羽客相與入煙空

寄友人山居

斷嶠滄江上相思恨阻尋高齋秋不掩幾夜月當吟落石有泉滴盈庭無樹陰茫茫名利内何以拂塵襟

上刑部盧員外

誰識在官意開門樹色間尋幽頻宿寺乞假擬歸山半白侵吟鬢微紅見藥顏不知琴月夜幾客得同閒

送友人遊邊

虜酒不能濃縱傾愁亦重關河初落日霜雪下窮冬野燒枯蓬旋沙風匹馬衝薊門無易過千里斷人蹤

和友人酬寄

新發煙霞詠高人得以傳吟銷松際雨冷咽石間泉大國兵戈日故鄉饑饉年相逢江海上寧免一潸然

下第

昨夜孤燈下闌干泣數行辭家從早歲落第在初塲青草湖田改單車客路忙何人立功業新命到封王

過商山

燕鴈一來後人人盡到關如何衝臘雪獨自過

商山巖馬高披下哀猿絕壁間此心無處說鬢
向少年斑

旅懷

蕭颯聞風葉驚時不自堪宦名中夜切人事長
年諳古畫僧留與新知客遇談鄉心隨去鴈一
一到江南

冬暮山舍喜標上人見訪

寂寞三冬杪深居業盡抛逕松開雪後砌竹忽
僧敲茗汲氷銷湍鑪燒鵲去巢共談慵僻意微

日下林梢

關中言懷

三秦五嶺意不得不依然跡寓枯槐曲業無芳
草川花當落第眼雨晴出城天層閣浮雲外何
人動管絃

題友人山居

到君棲跡所竹逕與衡門亦在乾坤內獨無塵
俗喧新泉浮石蘚崩壁露松根更說尋僧處孤
峯上嘯猿

題友人山齋

疎竹漏斜暉庭間陰復遺句成苔石茗吟弄雪
牕暮沙草泉經澀林齋客集遲西風虛見逼未
擬問京師

書事

望歲心空切耕夫盡把弓千家數人在一稅十
年空沒陣風沙黑燒城水陸紅飛章奏西蜀明
詔與殊功

題山居逸人

十畝餘蘆葦新秋看雪霜世人誰到此塵念自
應忘斜日風收釣深秋雨信梁不知雙闕下何
以謂軒裳

題鄭山人居

履迹遍莓苔幽枝間藥栽枯杉擎雪朶破牖觸
風開泉自孤峯落人從諸洞來終期宿清夜斟
茗說天台

秋晚山居

爽氣遍搜空難堪倚望中孤煙愁落日高木病

西風山寂樵聲出露涼蟬思窮此時塵外事幽默幾人同

遊山

洞門穿瀑布塵世豈能通曾有遊山客來逢採藥翁異花尋復失幽逕躡還窮擬作經宵計風雷立滿空

題王侍御宅內亭子

俗間塵外境郭內宅中亭或有人家創還無蓮幕馨石曾湖岸見琴誤嶽樓聽來客頻頻說終須作畫屏

題道成上人院

花宮城郭內師住亦清涼何必天台寺幽禪瀑布房簟舒湘竹滑茗煑蜀芽香更看道高處君房題翠梁

貧居冬杪

數塞未求通吾非學養蒙窮居歲杪雨孤坐夜深風年長慙昭代才微辱至公還愁把春酒雙淚污杯中

東山之遊未遂漸逼行期作四十字奉寄翁文堯員外

軺車難久駐須到別離時北闕定歸去東山空作期綠苔勞掃徑丹鳳欲銜詞楊柳開帆岸今朝淚已垂

貽張蠙同年

夢思非一日攜手却淒涼詩見江南雹遊經塞北霜驅車先五漏把菊後重陽惆悵天邊桂誰教歲歲香

寄邊上從事

斜日下孤城長吟出點兵羽書和客卷邊思雜詩情朔雪定鴻翼西風嚴角聲吟餘多獨坐沙月對樓生

題東林寺元祐上人院

廬阜東林寺良遊恥未曾半生隨計吏一日對禪僧泉遠携茶看峯高結伴登迷津出門是子細問三乘

送陳樵下第東歸

青山烹茗石滄海寄家船雖得重吟歷終難任
意眠碁踈連寺柳風爽徹城泉送日紅蕉外來
期已杳然

寄陳磻隱

道經前輩許名拔後時喧虛左中興牓無先北
海鑄新文漢氏史別墅謝公村須到三徵處堂
堂謁帝閽

寄林寬

相知四十年故國與長安俱喜今辰在休論往

歲難海鳴秋日黑山直夏風寒終始前儒道昇
沉盡一般

退居

老歸江上村孤寂欲何言世亂時人物家貧後
子孫青山寒帶雨古木夜啼猿惆悵西川舉戎
裝度劒門

送友人邊遊

銜杯國門外分手見殘陽何日還南越今朝往
北荒砂城經雨壞虜騎入秋狂覩詠關山月歸

吟鬢的霜

下第出京

還失禮官求花時出雍州一生爲遠客幾處未
曾遊故疾江南雨單衣薊北秋茫茫數年事今
日淚俱流

遊東林寺

平生愛山水下馬虎溪時已到終嫌晚重遊預
作期寺寒三伏雨松偃數朝枝繇譯如曾見白
蓮開舊池

晚春關中

忍歷通莊出東風舞酒旗百花無看處三月到

殘時遊塞聞兵起還吳値歲饑定唯荒寺裏坐
與噪蟬期

河梁

五原人走馬昨夜到京師繡戶新夫婦河梁生
別離隴花開不艷羌笛靜猶悲惆悵良哉輔
鍇立鳳池

送翁拾遺

還家俄赴闕別思肯凄凄山坐輅車看詩將諫筆題天開中國大地設四維伍拜舞吾君後青雲更有梯

贈懷光上人

謝城還擁入師以接人勞過午休齋慣離經吐論高頂寒峯素髮珠鈚紅絛絡憶泉山寺聽後看海濤

憶廬山舊遊

前年入廬嶽數宿在靈溪殘燭松堂掩孤峯月欲啼平生爲客老勝境失雲棲縱有重遊日煙霞會恐迷

別友人

莫恨東牆下頻傷命不通苦心如有感它日自推公雨夜扁舟發花時別酒空越山煙翠在終媿臥雲翁

陳侍御新居

幕客開新第詞人遍有詩山憐九仙近石買太湖奇樹勢想高目地形誇得時自然成避俗休與白雲期

寄少常盧同年

官拜少常休青緺換鹿裘狂歌離樂府醉夢到瀛洲古器嚴耕得神方客謎留清溪莫沉釣玉者或畋遊

唐黃先生文集卷之二

唐黃先生文集卷之三

唐監察御史閩黃滔著

七言律詩

送林寬下第東歸

爲君惆悵惜離京年少無人有屈名積雪未開移發日鳴蟬初急說來程楚天去路過飛雁灞岸歸塵觸鏁城又得新詩幾章別煙村竹逕海濤聲

商山贈隱者

誰不相逢話息機九重城裏自依依蓬萊水淺有人說商洛山高無客歸數隻珍禽寒月在千株古木熱時稀西窻昨夜鳴蛩盡知夢芝翁起扣扉

送二友遊湘中

千里楚江新雨晴同征肯恨迹如萍孤舟泊處聯詩句八月中旬宿洞庭爲客早悲煙草綠移家晚失嶽峯青今來無計相從去歸日汀洲乞畫屏

塞下

疋馬蕭蕭去不前平蕪千里見窮邊關山色死秋深日鼓角聲沉霜重天荒骨或銜殘鐵露驚風時掠暮沙旋隴頭冤氣無歸處化作陰雲飛杳然

下第東歸留辭刑部鄭郎中諴

去違知已住違親欲發羸蹄進退頻萬里家山歸養志數年門館受恩身鶯聲歷歷秦城曉柳色依依灞水春明日藍田關外路連天風雨一行人

寄懷南北故人

秋風昨夜落芙蕖一片離心到外區南海浪高書墮水北州城破客降胡玉窻挑鳳佳人老綺陌啼鶯碧樹枯嶺上青嵐隴頭月時通魂夢出來無

關中言懷

事事朝朝委一鐏自知無復解趨奔試期交後猶爲客公道開時敢說冤窮巷任來經積雨故

山歸去見荒村舉頭盡到斷腸處何必秋風江
上猿

聞怨

寸心杳與馬蹄隨如蛻形容在錦帷江上月明
船發後花間日暮信廻時五陵夜作酬恩計四
塞秋爲破虜期待到乘軺入門處淚珠流盡玉
顏衰

旅懷

未喫金丹看十洲乃將身世作仇讎羈遊數地

值兵亂宿在孤城聞雨秋東越雲山卻思隱西
秦霜霰苦頻留宅人折盡月中桂惆悵當年江
上鷗

別友人

已喜相逢又怨嗟十年飄泊在京華大朝多事
還停舉故國經荒未有家鳥帶夕陽投遠樹人
衝臘雪往邊沙夢魂空繫瀟湘岸煙水茲茲蘆
葦花

寄羅浮山道者二首

天際雙山壓海濆天漫絕頂海漫根時聞雷雨
驚樵客長有龍蛇護洞門泉石暮含朱槿晝煙
霞冬閒木綿溫林間學道如容我今便辭它寵
辱喧

有人曾見洞中仙纔見人間便越年金鼎藥成
龍入海玉函書發鶴歸天樓開石脉千尋直山
折鰲鱗一半朧誰到月明朝禮處翠巖深鎖荔
枝煙

寄侯舍人蜀中新命三首

入都詞客漫喧然誰解飛揚詰誓間五色綵毫
裁鳳詔九重天子豁龍顏巴山月在趨朝去錦
水煙生入閣還謀及中興多少事莫愁明月不
收關

却搜文學起吾唐暫失都城亦未妨錦里幸爲
丹鳳闕幕賓徵出紫微郎來時走馬隨中使到
日援毫定外方若以掌言看諫獵相如從此病
輝光

賈誼纔承宣室召左思唯預秘書流賦家達者

無過此翰苑今朝是獨遊立被御鑪煙氣逼吟經棧閣雨聲秋內人未識江淹筆竟問當時不早求

經安州感故鄭郎中二首

雲夢江頭見故城人間四十載垂名馬蹄踐處東風急雞舌銷時北闕驚獄客出來尋古劒野猿相聚吽孤塋騰身飛上鳳凰閣惆悵終乖吾黨情

錦帳先生作牧州干戈鈌後見荒丘兼無姓買

兒童在空有還珠煙水流江句行人吟刻石月腸是處象登樓旅魂頻此歸來否千載雲山屬一遊

出京別崔學士

一從門館遍投文旋忝恩知驟出羣不道鶴雞殊羽翼許依龍虎借風雲命奇未便乘東律言重終期雪北軍欲逐飄蓬向歧路數宵垂淚戀清芬

鴈

楚岸花晴塞柳衰年年南北去來期江城日暮見飛處旅館月明聞過時萬里風霜休更恨滿川煙草且須疑洞庭雲水瀟湘雨好把寒更一一知

寄越從事林嵩侍御

子虛詞賦動君王誰不期君入對敭莫戀兎園留看雪已乘驄馬合凌霜路歸天上行方別道在人間久更香應念都城舊吟客十年蹤跡委滄浪

長安書事

一年年課數千言口祝心祠挈出門孤進難時誰肯薦主司通處不須論頻秋入自邊城雪昨日聽來嶺樹猿若有水田過十畝早應歸去狄江村

旅懷寄友人

重疊愁腸只自知苦於吞蘗亂於絲一船風雨分襟處千里煙波廻首時故國田園經戰後窮荒日月逼秋期鳴蟬似會悠揚意陌上聲聲怨

柳衰

放牓日 從此成名後作

吾唐取士最堪誇仙榜標名出曙霞白馬嘶風三十轡朱門秉燭一千家郄詵聯臂昇天路宣聖飛章奏日華 其年當日奏試 歲歲人人來不得曲江煙水杏園花

御試二首

巳表隋珠各自携更從瓊殿立丹梯九華燈作三條燭萬乘君懸四首題靈鳳敢期鸞雪羽洞簫應或諷金閨明朝莫惜場場醉青桂新香有紫泥

六曹三省列簪裾丹詔宣來試士初不是玉皇疑羽客要教金牓帶天書詞臣假寐題黄絹宮女敲銅奏子虛御日四篇酬九百敢從燈下略躊躇

二月二日宴中貽同年封先輩渭

帝堯城裏日銜盃每倚嵇康到玉頹桂苑五更聽榜後蓬山二月看花開垂名入甲成龍去列姓如丁作鶴來同戴大恩何處報永言交道契陳雷

新野道中

野堂如雪草如茵光武城邊一水濱越客歸遥春有雨杜鵑啼苦夜無人東堂歲去銜盃嬾南浦期來落淚頻莫道還家不惆悵蘇秦羈旅長卿貧

酬俞鈞

鄉書一忝薦延恩二紀三朝泣省門雖忝立名經聖鑒敢期興詠疊嘉言莫論蟾月無梯接大底龍津有浪飜今日朝廷推草澤佇君承詔出雲根

寄同年崔學士仁寶

半因同醉杏花園塵忝鴻鑪與鑄顔已脱素衣酬素髮敢持青桂愛青山雖知珠樹懸天上終賴銀河接世間畢使海涯能拔宅三秦二十四畿寰

寄陳侍御

千年二相未全誇（故劉相趙相曾從事闕下）猶闕闕城賀降
麻何必錦衣須太守別無蓮幕勝王家醴泉湧
處休論木黃菊開時獨是花九級鼎金滿樽酒
卻愁隨詣謁承華

酬徐正字寅

已免蹉跎負歲華敢辭霜鬢雪呈花名從兩榜
考昇第官自三台追起家疋馬有期歸輦轂故
山無計戀桑麻莫言蓬閣從容久披處終知金
在沙

辭府相

從漢至唐分五州誰爲將相作諸侯閩江似鏡
正堪戀秦客如蓬難久留疋馬忍辭蓮府去小
才寧副廟堂求今朝拜別幡幢下雙淚如珠滴
不休

寄羅郎中隱

休向中興雪至寬錢塘江上看濤瓶三徵不起
時賢議九轉終成道者言綠酒千盃腸已爛新
詩數首骨猶存瑶蟾若使知人事仙桂應遭斸
卻根

江行遇王侍御

數年分散秦吳隔暫泊官船浦柳中新草軍書
名更重久辭山逕業應空渡頭潮落將行客天
際風高未宿鴻此日相逢魂合斷賴君身事漸
飛沖

客舍秋晚夜懷故山

寥寥深巷客中居況值窮秋百事疏孤枕憶山
千里外破窗聞雨五更初經年荒草侵幽逕幾
樹西風鎖弊廬長繫寸心歸未得起挑殘燭獨
躊躇

絳州鄭尚書

旌旗日日展東風雲稼連山雪刃空剖竹已知
垂鳳食摘珠何必到龍宮諫垣虛位期飛步翰
苑含毫待紀公誰謂唐城諸父老今時得見蜀
文翁

喜陳先輩及第（嶠）

今年春已到京華天與吾曹雪怨嗟甲乙中時

公道復朝廷看處王司誇飛離海浪從燒尾燕
卻金冊定易牙不是駕前偏落羽錦城爭得杏
園花

延福里居和林寬何給餘醻寄

長說愁吟逆旅中一庭深雪一窗風眼前道路
無心覓象外煙霞有句通幾度相留侵鼓散頻
聞會宿著僧同高情未以干時廢屬和因知興
不窮

贈宿松楊明府

溪上家家禮樂新始知為政異常倫若非是水
清無底爭得如冰凜拂人月彼聲和琴調咽煙
村景接柳條春官遊兼得逍遙趣休憶三吳舊
釣津

送僧

纔年七歲便從師猶說辭家學佛遲新斷松蘿
還不住愛尋雲水擬何之孤溪雪滿維舟夜疊
嶂猿啼過寺時鳥道龍湫悉行後豈將翻譯負
心期

贈鄭明府

庭羅衙吏眼看山真恐風流是謫仙垂柳五株
春姬姹鳴琴一弄水潺湲援毫斷獄登殊考駐
樂題詩得出聯莫起陶潛折腰歎才高位下始
稱賢

江州夜宴獻陳員外

多少歡娛簇眼前潯陽江上夜開筵數枝紅蠟
啼香淚兩面青娥折瑞蓮清管徹時斟玉醑碧
籌回處擲金船因知往歲樓中月占得風流是
偶然

湘中贈張逸人

羽衣零落帽欹斜不自孤峯即海涯曾為蜀山
成寓跡又因湘水擬營家鳴琴坐見燕鴻沒曳
履吟忘野逕賒更愛扁舟宿寒夜獨聽風雨過
蘆花

寓題

紛紛墨敕除官日處處紅旗打賊時竿底得璜
猶未用夢中吞鳥擬何為損生莫若攀丹桂免

俗無過詠紫芝兩岸蘆花一江水依前且把釣魚絲

題陳山人居

猶自薜苔馬跡重石嶔泉冷嫩移峯空垂鳳食簷前竹漫拔龍形澗底松隔岸青山秋見寺半牀明月夜聞鐘誰能惆悵磻溪事今古悠悠不再逢

宿李少府園林

一壺濁酒百家詩住此園林守選期深院月涼

留夜客古杉風細似泉時嘗頻異茗塵心淨議罷名山竹影移明日綠苔渾掃後石庭吟坐復容誰

送人明經及第東歸

十問久通離義牀今時登第信非常亦從南院看新榜旋束春關歸故鄉水到吳門方見海樹侵閩嶺漸無霜知君已塞平生願日與交親醉幾場

斷酒

未老先爲百病仍醉盃無計接賓朋免遭拔盞郎君辱還被簪花錄事憎絲管合時思索馬池塘晴後獨留僧何因浣得離腸爛南浦東門恨不勝

寄蔣先輩 在蘇州

夫差宮苑悉蒼苔攜客朝遊夜未回塚上題詩蘇小見 詩嚴 江頭酹酒伍員來秋風急處煙花落明月中時水寺開千載三吳有高跡虎丘山翠益崔嵬

旅懷

雪貌潛凋雪髮生故園魂斷弟兼兄十年除夜在孤館萬里一身求大名空有新詩高華嶽已無丹懇出秦城侯門莫問曾遊處槐柳影中肝膽傾

南海幕和段先輩逸韋侍御赴闕

樹色川光入暮秋使車西發不勝愁壁連標格驚分散雪課篇章互唱酬魏闕別當飛羽翼燕臺獨且占風流滿園歌管涼宵月此後相思幾

上樓

寄南海黃尚書

五羊城下駐行車此事如今八載餘燕頷已知飛食肉龍門猶自退爲魚紅樓入夜笙歌合白社驚秋草木疎西望清光寄消息萬重煙水一封書

送人往蘇州覲其兄

闔閭城外越江頭兩地煙濤一葉舟到日荆枝應便茂別時珠淚不須流迎歡酒醒山當枕詠古詩成月在樓明日樽前若相問爲言今訪赤

松遊

遊東林寺

長生猶自重無生言議仙祠佛寺成碑折誰忘康樂制山靈表得遠公名松形入漢藤蘿短僧語離經耳目清莫恠遲遲不歸去童年已夢遊林行

贈旌德呂明府

渥洼步數太阿姿爭遣王侯不奉知花作城池入官處錦隨刀尺少年時兩衙斷獄兼留客三考論功合樹碑須信隔簾看刺史錦車朱紱已葳蕤

賀清源僕射新命

雖言嵩嶽秀崔嵬少降連枝命世才南史兩榮唯百揆東閩雙拜有三台南宋袁憲兄弟同爲僕射當時榮之殊未若今清源與府城並拜僕射兼帶台席之尊一天在頂家家詠丹鳳銜書歲歲來虛說古賢龍虎盛誰攀荆樹上金臺

浙幕李端公泛建溪

越城吳國結良姻交發芙蓉幕內賓自顧幽沉槐省跡得陪清顯諫垣臣分題曉並蘭舟遠對坐宵聽月犯頻更愛延平津上過一雙神劒是龍鱗

貽宋評事

河陽城裏謝城中入奧長裾出佩銅燕國金臺無別客陶家柳下有清風數蹤篆隸書新得一龕屯蒙火細紅時說三吳欲歸處綠波洲渚紫

蒲萊

催粧

北府迎塵南郡來莫將芳意更遲回雖言天上光陰別且被人間更漏催煙樹迥垂連帶杏絲童交捧合歡杯吹簫不是神仙曲爭引秦娥下鳳臺

寓題

每憶家山即涕零定須歸老舊雲扃銀河水到人間濁丹桂枝垂月裏馨霜雪不飛無翠竹鯨

鯢猶在有青萍三千九萬平生事却恨南華説北溟

傷蔣校書德山

誰到雙溪溪岸傍與招䰟䰟上蒼蒼世間無樹勝青桂隴上有花唯白楊秦苑火燃新賦在越城山秀故居荒如何萬古雕龍手獨是相如識漢皇

寄楊贊圖學士 學士與元昆供以龍腦登選

東堂第一領春風時怯關西小驥慵華表柱頭還有鶴華歆名下別無龍君恩鳳閣含毫數詩景珠宮列肆供今日江南駐舟處莫言歸計爲雲峯

酬楊學士

神仙簿上愧非夫詔作疑丹兩入爐詩裏幾曾吟芍藥花中方得見菖蒲陽春唱後應無曲明月圓來別是珠莫下蓬山不廻首東風猶待重搏扶

寄同年李侍郎龜正

石門南面淚浪浪自此東西失帝鄉崑璞要疑方卓絕大鵬須息始開張已歸天上趨雙闕忽喜人間捧八行莫道秋霜不滋物菊花還借後時黃

鍾陵故人

滕王閣下昔相逢此地今難訪所從唯愛金籠貯鸚鵡誰論鐵柱鏁蛟龍荊榛翠是錢神染河嶽期須國士鍾一觔鱸魚千古美後人終少繼前蹤

故山

支頋默省舊林泉石徑茅堂到日前衰碧鳴蛩莎有露濃陰歇鹿竹無煙水從井底通滄海山在牕中倚遠天何事蒼髯不歸去燕昭臺上一年年

塞上

塞門關外日光微角怨單于鴈駐飛衘水路從氷解斷踰城人到月明歸燕山臘雪銷金甲秦苑秋風脆錦衣欲吊昭君倍惆悵漢家甥舅竟相違

烏石村 郎林希劉故居

往日江村今物華一廻登覽一悲嗟故人歿後城頭月新鳥啼來壠上花賣劒錢銷知絕俗聞蟬詩苦郎思家謝公古郡青山在三尺孤墳撲海沙

寄同年盧員外

聽盡鸎聲出雍州秦吳煙月十經秋龍門在地從人上郎省連天須鶴遊休戀一臺惟妙絕巳經三字入精求當年甲乙皆華顯應念槐宮今雪頭

寄同年封舍人渭 時得來書

唐城接軫赴秦川憂合懽離驟十年龍頷摘珠同泳海鳳衘輝翰別昇天入行真跡雖收拾四戸高扃柰隔懸能使丘門終始雪莫教華髮獨潸然

遇羅員外家

灞陵橋外駐征轅此一分飛十六年豸角戴時垂素髮鷄香含處隔青天綺園難貯林棲意班馬須持筆削權可忘自初相識地秋風明月客鄜延

送翁員外承贊

誰言吾黨命多奇榮美如君歷數稀衣錦還鄉翻是客廻車謁帝卻爲歸鳳旋北闕虗丹穴星復南宮逼紫微巳分十旬無急詔天涯相送只沾衣

翁文尭員外捧金紫還鄉之命雅發篇章

將原交情遠爲嘉貺洎燕鴻陸犬楚水荊
山又吐瓊瑶逮之幽鄙雖湧泉思飜逸與
皆虛而強韻押難非才頗愧輒玆酬和以
質獎私
搏將盛事更無餘還向橋邊看舊書東越獨推
生竹箭北溟專足貯鯤魚兩廻誰解歸華表午
夜兼能薦子虛（洎前年蒙文堯員外以長箴薦於時相）須把頭冠
彈盡日憐君不與故人疎
奉和翁文堯員外經過七林書堂見寄之

什
朱旗引入昔茆堂半日從容盡日忙駟馬寶車
行賜禮金章紫綬帶天香山從南國添煙翠龍
起東溟認夜光定恐故園留不住竹風松韻漫
凄鏘
奉酬翁文堯員外駐南臺見寄之什
人指南臺山與川大驚喜氣異當年花迎金冊
非時拆月對瓊盃此夜圓我愛藏氷從夏結君
憐修竹到冬鮮殷勤更抱鳴琴撫爲憶泰兒識
斷絃
翁文堯員外擁冊禮之歸一路有詩名畫
錦集先將寄示因書五十六字
六纛只佩諸侯印爭比從天擁冊歸一軸郢人
歌處雪兩重朱氏着來衣閩山秀巳鍾君盡洛
水波應濺我稀明日陪塵迎駟馬定淮齋沐看
光輝
奉和翁文堯十九員外中謝日蒙恩賜金
紫之什

面蒙君賜自龍墀誰是還鄉一襲衣三品易懸
鱗鬣赫八繇展起繇章飛毀爲勝事垂千古題
作新詩啟七微嚴助買臣精魄在定應羞着昔
年歸
奉和翁文堯員外文秀光賢畫錦三首
鄉名里號一朝新乃覺台恩重萬鈞建水閩山
無故事長卿嚴助是前身清泉引入旁添潤嘉
樹移來別帶春莫凭欄干剩留駐內庭虛位待
才臣

雖言閩越繫生賢誰是還家寵自天山簡媿兼
諸郡命鄭玄虛秉六經權鳥行去没孤煙樹漁
唱還從碧島川休說遲廻未能去夜來新夢禁
中泉

君王面賜紫還鄉金紫中推是甲衮華構便將
垂美號故山重更發清光水澄此日蘭宮鏡樹
憶當年栢署霜珍重朱欄兼翠栱來來皆自讀
書堂

奉酬翁文堯員外神泉之遊見寄嘉什

含雞假家喜同遊野外嘶風並紫騮松竹迴尋
青嶂寺姓名題向白雲樓泉源出石清消暑僧
語離經妙破愁爭奈愛山尤戀闕古來能有幾
人休

寄翁文堯拾遺

唐設高科表用文吾曹誰作諫垣臣甌山秀氣
矌千古鳳闕華恩鍾二人起草便論天上事如
君不是世間身龍頭鳳尾前年夢今日須憐應
若神 洎卯年冬在宛陵夢文堯作狀頭及第又申四月十二夜在清源夢到殿前東道自西厲聲唱翁某拜右省拾遺

唐黃先生文集卷之三

唐監察御史閩黃滔著

五言排律

省試一一吹竽 乾符二年

齊竽今歷試眞僞不難知欲使聲聲別須令箇箇吹後先無錯雜能否立參差次第教單進宮商乃異宜凡音皆竄跡至藝始呈奇以此論文學終憑一一窺

明月照高樓

月滿長空朗樓侵碧落横波文流藻井桂魄拂雕楹深鑒羅紈薄寒搜戶牖清冰鋪粱燕噤霜覆瓦松傾卓午收全影斜懸轉半明佳人當此夕多少別離情

廣州試越臺懷古

南越千年事興懷一旦來歌鍾非舊俗煙月有層臺北望人何在東流水不回吹窻風雜蘚沾檻雨經梅壯氣曾難揖空名信可哀不堪登覽處花落與花開

襄州試白雲歸帝鄉

杳杳復霏霏應緣有所依不言天路遠終望帝鄉歸高岳和霜過遥關帶月飛漸憐雙闕近寧恨衆山違陣觸銀河亂光連粉署微旅人隨計日自笑比麻衣

省試奉詔漲曲江池 以春字爲韻乾符二年

池脉寒來淺恩波住後新引將諸派水別貯大都春幽咽疏通處清泠迸入辰漸平連杏岸旋闊映梅津沙没迷行徑洲寬恣躍鱗願當舟檝便一附濟川人

題宣一僧正院

五級凌虛塔三生落髮師都僧須有託孤嶠遂無期井邑焚香待君侯減俸資山衣隨疊破菜骨逐年羸茶取寒泉試松於遠澗移吾曹來頂手不合不題詩

和王舍人崔補闕題福州天王寺

郭内青山寺難論此崛奇白雲生院落流水下城池石像雷霆啓江沙鼎鼐期嶽僧來坐夏秦

客會題詩岡轉泉根滑門昇蘚級危紫微今月
句黃絹昔年碑歌鶴松伍閤鳴蛩徑出籬粉垣
千堵東金塔九層支啼鳥笙簧韻開花錦繡姿
清齋奔井邑玄髮剃熊羆極浦征帆小平蕪落
日遲風篁清却暑烟草綠無時信士三公作雲
蹤四絶推良遊如不宿明月擬何之

寄獻梓橦山矦侍郎 時常拾遺諫諍

漢宮行廟略簪笏落民間直道三湘水高情四
皓山賜衣僧脫去奏表主批還地得松蘿塢泉

通雨雪灣東門添故事南省缺新班 有新命不起 片
石秋從露幽隱夜不關夢餘蟾隱映吟次鳥綿
蠻可惜相如作當時事悉刪

壬癸歲書情

故園招隱客應便笑無成謁帝逢移國投文値
用兵孤松憐鶴在疎柳惡蟬鳴匹馬迷歸處青
雲失曩情江頭寒夜宿壠上歎年耕冠蓋新人
物漁樵舊弟兄易生唯白髮難立是浮名惆悵
灞橋路秋風誰入行

河南府試秋夕聞新鴈

湘南飛去日薊北乍驚秋叫出朧雲夜聞爲客
子愁一聲初觸夢半白已侵頭旅館移欹枕江
城起倚樓餘燈依古壁片月下滄洲寂聽良宵
徹躊躇感歲流

和吳學士對春雪獻章令公次韻

春雪下盈空飄疑臘未窮連天寧認月墮地屢
兼風忽誤邊沙上應平火嶺中林間妨走獸雲
際落飛鴻梁苑還吟客齊都省劍宮掩扉皆墐

北移律愧居東書幌飄全濕茶鐺入旋融奔川
半留滯壘樹互玲瓏出戶行瑤砌開園見粉藂
高才興詠處眞宰答殊功

省試內出白鹿宣示百官 乾寧二年

上瑞何曾乏毛羣表色難推於五靈少宣示百
寮觀形奪場駒潔光交月兎寒巳馴瑤草別孤
立雪花團戴豸慙端士抽毫躍史官貴臣歌詠
日皆作白麟看

出關言懷

又乞書題出關西謁列矦寄家僧許猻釣浦而
移洲賣馬登長陸沽衣逐勝遊桒腸終日餒霜
鬢度年秋詩苦無人愛言公是世仇却憐庭際
草中有號忘憂

塞上

掘地破重城燒山搜伏兵金徽互鳴咽玉笛自
凄清使發西都聳塵空北嶽橫長河涉有路曠
野宿無程沙雨黃鶯囀轅門青草生馬歸秦苑
牧人在虜雲耕落日牛羊聚秋風鼓角鳴如何

漢天子青塚杳含情

壺公山 古老相傳古仙姓陳名壺公於此山成道因而名焉

八面峯巒秀孤高可偶然數人遊頂上滄海見
東邊不信無靈洞相傳有古仙橘如珠夏在池
象月垂穿 山頂有池而圓秉橘樹朱實夏在 騎鶴嘗聞樂岩堯
半插天山寒徹三伏松偃出千年樵牧時迷所
倉箱歲疊川嚴祠風雨晉怪木薜蘿纏青草方
中藥蒼苔石裏錢瓊津流乳竇春色駐芝田烏
兎中時近龍蛇蟄處膻嘉名光列士秀氣產羣

賢瀑鏁瑤臺路溪昇釣浦船艦頭孳恐沒地軸
壓應旋蠲疾寒甘露藏珍起瑞烟晝工飛夢寐
詩客寄林泉掘地多雲母綠霜欠木綿井通鰌
吐脉僧隔虎棲禪 山間有井通海盈縮之候貞元中有僧號法通咸通中有僧號弘播於其絕頂獨禪氏行至降虎而法通僧下山遇兩虎爭一牛乃叱而隔之分令各散
之危磴千尋拔奇花四季鮮鶴歸玄圃少鳳下
碧梧偏桃易炎涼熟茶推醉醒煎村家蒙棗栗
俗骨換猿蟬谷語昇喬鳥陂開共蒂蓮落楓丹
葉舞新蕨紫芽拳翠竹雕羌笛懸藤煮蜀牋白

雲長掩映流水別潺湲作賦前儒闕沖虛南國
先省郎求牧看野老茸齋眠 番郎中存寔詩云雙薜牧清溪吟看壺公峯又歐陽程先輩自來史蘇君書來泉山之爲書屏云壺公之高洛陽之罪夢魂所思
寺歷興衰創碑須一二鐫清吟思却隱簪紱奈
縈牽

七言排律

投翰長趙侍郎

禹門西面逐飄蓬忽喜仙都得入蹤賈氏許頻
趨季虎荀家因敢謁頭龍手扶日月重輪起數

是乾坤正氣鍾五色筆驅神出沒八花塼接帝
從容詩酬御製風騷古論自人情鼎鼐濃豈有
地能先鳳掖別無山更勝鰲峯攀鴻日淺魂飛
越爲鯉年深勢噞喁澤國雨荒三逕草秦關雪
折一枝笻吹成暖景猶葭律引上纖蘿在嶽松
願向明朝薦幽滯免敎號泣觸登庸

鄜時李相公

秦城擇日發征轅齋戒來投節制尊分虎名高
初命相攀龍迹下愧登門夜聽謳詠銷塵夢曉

拜旌幢戰旅魂華舍天開寧有礙絲毫雖之敢
無言生兼文武爲人傑出應乾坤靜帝閣計吐
六奇誰敢敵學窮三略不須論功高馬卸黃金
甲臺迥賓懽白玉罇九穗嘉禾垂綺陌四時甘
雨帶雕軒推恩每覺東溟淺吹律能令北陸暄
青草連沙無血濺黃榆鑠塞有羆繇笙歌合沓
春風郭雞犬連延碧岫村遊子不緣貪獻賦永
依棠樹託蓬根

成名後呈同年

業詩攻賦薦鄉書二紀如鴻歷九衢待得至公
搜草澤如從平陸到蓬壺雖慙錦鯉成穿額柰
獲驪龍不寀珠蒙楚數疑休下泣師劉大喝已
爲盧人間灰管供紅杏天上煙花應白榆一字
連鑣巡甲族千般唱罰賞皇都名推顏柳題金
塔飲自燕秦索玉姝退媿單寒終預此敢將恩
嶽怠斯須

投刑部裴郎中

兩牓驅牽別海涔屯門不合覓知音瞻恩雖隔

雲雷賜向主終知犬馬心禮闈後人窺作鏡廟
堂前席待爲霖巳齊日月懸千古肯誤風塵使
陸沉拜首敢將誠吐血蛻形唯待諾如金愁聞
南院看期到恐被東墻舊恨侵緇化衣空難抵
雪黑銷頭盡不勝簪數行淚裏依投志直此滄
溟未是深

五言絶句

輦下寓題

對酒何曾醉尋僧未覺閑無人不惆悵終日見

南山

寄題崔校書郊舍

一片寒塘水尋常立鷺鷥主人貧愛客沽酒往吟詩

秋思

碧嶂猿啼夜新秋雨霽天誰人愛明月露坐洞庭船

芳草

澤國多芳草年年長自春應從屈平後更苦不

歸人

輦下書事

北闕新王業東城入羽書秋風滿林起誰道有鱸魚

七言絶句

入關言懷

背將蹤跡向京師出在先春入後時落日灞橋飛雪裏已聞南院有看期

過長江

曾搜景象恐通神地下還應有主人若把長江比湘浦離騷不合自靈均

題靈峯僧院

繫馬松間不忍歸數巡香茗一枰棋擬登絶頂留人宿猶待滄溟月滿時

司馬長卿

一自梁園失意回無人知有撥天才漢宮不鏁陳皇后誰肯量金買賦來

和同年趙先輩覯文

玉兔輪中方是樹金鼇頂上別無山雖然迴首

見煙水事主酬恩難便閒

出京别同年

一枝仙桂已攀援歸去煙濤浦口村雖恨别離還有意槐花黄日出青門

歸思

薊北風煙空漢月湘南雲水半蠻邊寒爲旅鴈暖還去秦越離家可十年

東林寺貫休上人篆隸題詩

師名白越徵秦中秦越難尋師所從墨跡兩般
詩一首香爐峯下似相逢

寓江州李使君

使君曾被蟬聲苦每見詞文即爲愁況是楚江
鴻到後可堪西望發孤舟

遊南寓題

江山節被雪霜遺毒草過秋未擬衰天不當時
命鄒行亦將寒律入南吹

九日

陽數重時陰數殘露濃風硬欲成寒莫言黄菊
花開晚獨占樽前一日歡

夏州道中

隴鴈南飛河水流秦城千里忍回頭征行渾與
求名背九月中旬往夏州

經慈州感謝郎中

金聲乃是古詩流況有池塘春草儔莫遣宣城
獨垂號雲山彼此謝公遊

寓題

吳中煙水越中山莫把漁樵漫自寬歸泛扁舟
可容易五湖高士是拋官

寄宋明府

北闕秋期南國身重關煙月五溪雲風蟬已有
數聲急賴在陶家柳下聞

花

莫道顏色如渥丹莫道馨香過茝蘭東風吹綻
還吹落明日誰爲今日看

閏八月

無人不愛今年閏月看中秋兩度圓唯恐雨師
風伯意至時還奪上樓天

別後

夢裏相逢無後期煙中解珮杳何之蟛蜞便是
陳宮鏡莫吐清光照別離

嚴陵釣臺

終向煙霞作野夫一竿竹不換簪裾直鉤猶逐
熊羆起獨是先生真釣魚

馬嵬三首

鐵馬嘶風一渡河淚珠零便作鶯波鳴泉亦感
上皇意流下隴頭嗚咽多
龍腦移香鳳輦留可能千古永悠悠夜臺若使
香魂在應作烟花出隴頭
錦江晴碧劒鋒奇合有千年降聖時天意從來
知幸蜀不關胎禍自蛾眉
奉和文堯對庭前千葉石榴
一朶千英綻曉枝綵霞堪與別爲期移根若在
芙蓉苑豈向當年有醒時

翁文堯以美疹暫滯令公大王益得異禮
觀今日寵待之盛輒成一章
滋賦誠文矦李盛終求一襲錦衣難如何兩度
還州里兼借鄉人更剩觀林簡在舉場日時曰滋賦誠文中外相傳

木芙蓉三首
黃鳥啼煙二月朝若教開卽牡丹饒天嫌青帝
恩光盛留與秋風雪寂寥
卻假青腰女剪成綠羅囊綻絲霞呈誰憐不及
黃花菊只遇陶潛便得名

須到露寒方有態爲經霜裏稍無香移根若在
秦宮裏多少佳人泣曉妝
奉和翁文堯戲寄
握蘭宮裏數名郎好是乘軺出帝鄉兩度還家
還未有別論光彩向冠裳
和陳先輩陪陸舍人春日遊曲江
劉超遊召鄒詵陪爲憶池亭舊賞來紅杏花旁
見山色詩成因觸鼓聲回
靈均
莫問靈均昔日遊江籬春盡岸楓秋至今此事
何人雪月照楚山湘水流

卷簾
綠鬟侍女手纖纖新捧嫦娥出素蟾衛玠官高
難久立莫辭雙卷水精簾
啓帳
得人憎是繡芙蓉愛鎖嫦娥出月蹤侍女莫嫌
擡素手撥開珠翠待相逢
去扇

城上風生蠟炬寒錦帷開處露翔鸞已知秦女
昇仙態休把圓輕隔牡丹

唐黄先生文集卷之四

唐黄先生文集卷之五

唐監察御史閩黄滔著

碑記銘

泉州開元寺佛殿碑記

混沌死而天地生道德銷而仁義作情軍業網始豚旋波天謂洛龜河龍文有生而不文無生乃産金聖人於西國鑽智慧火乾煩惱海理不吾吾而一貫生生其姿雹爍於周室其波泒漾於漢代緜是館移鴻臚城祟白馬斯有寺之始也寺制殿象王者之居尊其法也其後金地蓮扃周旋四海烏飛兎走或故或新至如神運之靈莫靈矣亦靡得而鑄然則我州開元寺佛殿之與經樓鐘樓一夕飛燼斯華故鼎新之數也初僕射太原公以子房之帷幄布泉城以叔度之衿襦纊泉民而冊笠乾之道與尼聃鼎宜根乎信而友乎理矧開元句字五十載之聖容實寺之冠洎帥閩也愈進其誠繕經三千卷皆極越藤之精書工之妙駕以白馬十乘送以府僧

迎以郡僧置玆之樓既而蜀而不飛識者以爲物之尤罕留於世敬之至必動乎神是必爲地祇所捜龍宮之索不然者曷與斯故新之數期厥理則明我宜悄然不已仲弟檢校工部尚書爲玆郡之秋也武則拍孫吳之背文則席夏商於前而復龍虎之内以塡以篪大聳孟龍之肯乃割俸三千緡鳩工度木煙巖雲谷之杞梓楩柟投刃以時趨功以㮚食以月粟付以心倕不朞年而寳殿湧出棟隆舊綺梁修新虹入表四

隅悉半乎丈桯盛鏡礎方珪叢斗栯承蟠螭飛雲翼栱文榱刻桷轇轕杈枒或經緯以开織或冊攢而纈耀晶若蜷窟業如鸞背風夏觸而秋生僧朝梵而谷應昇者骨氷觀者目波而五間兩廈昔之制也自東迎葉佛釋迦牟尼佛左右眞容大彌勒佛彌陀佛阿難迦葉菩薩衛神雖法程之有常而相貌之欲動東北隅則揭鍾樓其鍾也新鑄仍偉舊規西北隅則揭經樓雙立嶽峯兩危壓雲東瞰全城西呑半郭霜韻扣而

江山四爽金字駢而講誦千來是知天地日月鬼神不欲一存其物將有待於後人也設使斯殿也斯樓也不有之故其何以新我公之作之爲其何以布之哉三略六韜流通貝多戈霜劒雪爲甘露潔信英智之所措也既畢召化内之緇錫數邁于千齋而落之累中慈雲五色慧日重輪譚者以爲梵天之宇化於是矣靈山之會儼於是矣我公之倅試大理評事宋君曰駢才推博古識洞眞如請立貞珉垂於不朽公以小

儒不佞俾刻斯文僧正臨壇大德僧宣一桑門之闘楗者曰寺有記亡之矣垂拱二年郡儒黃守恭宅桑樹吐白蓮花捨爲蓮花道場後三年昇爲興教寺復爲龍興寺逮玄宗之流聖儀也卜勝無以甲玆遂爲開元寺焉嘗有紫雲覆寺至地至今凡草不生其庭大矣哉自垂拱之迄開元四朝而四易號及 句 諒兆水於木垂雲雉草（謂桑蓮之與雲草）天啓地靈之如是則開元實寺之冠斯又冠開元焉金聖人無爲也堯舜亦無爲

也誠叅錯其道巍巍聖儀永與諸佛如來俱豈不其然愚是以奮筆於一公之說乾寧四年丁巳冬十一月日記

大唐福州報恩定光多寶塔碑記

金聖人之教功與德會聖人之教忠與孝以忠孝之祈功德莫之大也天復元年辛酉天子西巡岐汴交兵京洛顯顯我威武軍節度使相府瑯琊王王公祝天地鬼神以至忠之誠發大誓願于開元之寺造塔建號壽山仍輔以經藏乞

車駕之還宮也其三年甲子以大孝之誠發大誓願于茲九仙山造塔建號定光仍輔以經藏爲先君司空先秦國太夫人元昆故司空薦祉于幽陰也大矣哉赫赫忠誠懇懇孝思以國以家以明以幽胡天地之不動歟胡鬼神之不感歟釋之西天謂之窣堵波中華謂之塔塔制以層增其敬也造之獲無量無邊功德矧我公以宏才妙略之有藩維以仁智神鑒之謀遠大謂閩越之江山奇秀土風深厚而府城坐龍之腹烏石九仙二山聳龍之角屹屹巖巖孱孱顏顏兩排地面雙立空際惟石如墉廻崗若揖東衛滄海以鏡豁西走建溪而帶縈氣色蒙茸風雲蓬勃非仙宮佛寺不可以乘龍之角大龍之腹何烏石二而九仙曠(烏石山有神光天王二寺)豈非代虛其作地祕其期以待我公況古仙鍊骨之所昇真之跡耶一旦之新城月圓(壬戌歲我公卜築其外城號月城)二山之嘉氣雲連森上介掀大旆或旬或朔眷于粉堞之上時行時止卜於煙巒之堀得峻中之

平平中之峻凸而不隆凹而不卑樹騶奮以奇姿草芊眠而別舉遂從弘願啓茲塔之基焉塔之科也恐山之偏愛地之入將塹平壤五十尺之深百有餘尺之闊杵土積石而上(上聲)退二十尺贊然虹見瑩然穴盼俄以珠寶之獲坐以金錢大不及拳光能奪目于時清風四來海天攄開煙霞翕蔚於城隅鸞鶴盤旋於林表舉閩之軍傾闔之俗以趨以走以歌以詠既而舂錘投般倕奮內甃以塼凡四十萬口外搆以木蓋百

其巧七層八面玲瓏窣窱㰌㮰欄楯轇轕杈枒雲楣翼環珪斗鱗蹙彫鏤冊騰曲盡其妙方七十有七尺高二百尺相輪之四十尺參之也懸輪之鐸一百九十懸層之鐸五十有六角尾之神五十有六其內也則門門面面繢以金像不可勝紀登之者若身在梵天聽之者覺神離聽部業業然觸圓青而直上野鶴經之而高翔疑掠其腹鱗鱗然壁峭碧而崛起地祇感之而下捧疑殫其力其相輪也我公誓願之日仲氏司

徒自清源聞而感鑄而資雖從人力悉類神功謹按妙法蓮花品自地湧塔于佛之前其幢幡瓔珞瑪瑙車渠七盤四懸乘虛耀日乃多寶之佛發大誓願之感現也繇是以斯塔取如來之嘉號號之曰定光以其感珠之現睟於自地之湧故聯之於多寶本於孝思薦鋤故冠之以報恩此其義也夫如是大雄之力出死入生至誠之神感天動地若乃沉沉夜壑浩浩世塵莫不以兹玄符承彼慧日超於三千大千之世遊乎

二十八天者哉苟不之然則凡彼經文悉爲之虛語耳又焉能垂信於百千年之後哉旣而巍巍峩峩金輝鐵牢其東則翼以經藏爲其藏也外搆以扃八角兩層刻桷攢鏤金銅飾朱漆之炳煥仍衛以華堂七間名之轉經焉致其沙門比丘比比厥跡以爲拜唱趺讀叢談聚聽之湊日繁乎月月繁乎時軒軒闐闐奚景福之不幽資乎又感應天王殿一間兩厦其天王也變毗沙之身於感通之年現神質爲龜城之助條腰

衣褐屣足乘雲雙吐目光兩飛霞彩乃千百億化身之一焉壽山草木之應今塑于此厥感寧亡其西則翼之別殿曰塔殿其塔也我公萌誓願之先因心以制十有三層之妙形匪偉而誠有爲（去聲）殿斯奇而塔斯處其比則報恩變相堂九間紫瑠璃之地等娑婆之世七寶叢樹五色騰光明明見闍提之心一一摽如來之說又僧堂五間上五間下之與茶堂五間直聯曲交冬溫夏涼又華鍾之樓逈起青音下折刀山長明

燈之臺圓籠孤光杳煇漆壤其東南之一臂復
建地藏殿一間兩厦功德堂五間僧堂五間張
如別構而制匪異其殿也坐以菩薩之麗若欲
飛動其堂也駢錯儀像或金範或幅繢千形百
質恐悉諸天之聖侶粤問去聲焉公廳四間一厦
或備旌鉞之覯止我公或四季之旦三旬之八
聚僧設會拜首追祝勤勤恪恪罔所不至舉閭
之高卑舉閭之少耋攀之望之無不動心涕聽
君子謂豈唯寘薦于先蓋以孝敎民也又庫厨

五間浴室三間接之井井重以樓焉環周輻輳
之行廊凡三十有三間惣費財六萬餘貫如山
之疊如洞之瀋嶒嶒隆隆叢爲一宮其大也琢
文石以爲軒彫修虹以爲梁其小也取良木於
靈山篩嘉壤於飛塵雖掩映乎人間實參差乎
象外其經也帙十卷於一函凡五百四十有一
函惣五千四十有八卷皆極剡藤之精書工之
妙金軸錦帶以爲之飾天祐二年乙丑夏四月
朔我公宿誠于州東烹于肆及脇降之辰大陳

法會以藏聲于其經緇徒累千士庶越萬若緇若
士一而行之正身翔手右捧左援自州之阢起
於我公傳至于藏觀者如堵墻佛聲入霄漢幡
花照乎全郭香煙連乎半空雪頂之僧指西土
之未有駘背之叟慶東國之天降可謂之鴻因
妙果者也始者我公之登壇也其一之年偃干
戈興禮樂二之年陳耒耜均賦輿三之年疊貢
輸祇寵澤萬乘臣其職四隣覩其睦百姓天其
政故一川之鏡如靈臺之月如融融怡怡愉愉

熙熙乃大讀儒釋之書研古今之理常曰文武
之與釋氏蓋同波而異流若儒之五常仁義禮
智信仁者含弘也比釋之慈悲爲之近禮者謙
讓也比釋之恭敬爲之近智者通識也比釋之
聖覺爲之近信者直誠也比釋之正直爲之近
而義者殺也其爲異諸武之七德至如戢兵保
土安民和衆之類亦猶川陸之徂秦適洛焉然
則皆謂之煩惱吾父國也子民也朝爲社稷之
討暮作稼穡之念若俾求智慧火乾煩惱海則

非吾之所能若建金地繕金文陳法會一衆僧
冀乎不可思議乃吾之所志也於是月陳三齋
時或雪峯之僧圍繞千徒臥龍之僧圍繞五百
以至萬錢之繕或間嘉蔬五袴之歌或叅雲梵
慈航駕岸法雨垂空必致菩薩化身羅漢混俗
以降也時人謂靈山之會日儼矣又以府之寺
至于清源或存或燼或抽金積俸增而新之而
府之開元大中神光曩塔之數與寺俱焉新于
大中神光乃規舊制而精燿宏壯則邁前時開

元則輔之經藏加之轉輪之盛尊大君也定光
多寶報恩於劬勞故以塼塼者專也謂山度之
材有蠹朽之日火化之壞無銷鑠之期其本乎
土也資乎火也及投諸水火則不歸乎土不壞
於水歷千秋而其質堅然乃以專至堅貞之誠
寓于是則斯誠也如是得無感乎則彼珠之爲
符驗矣且夫珠也或頷乎龍或銜乎蛇或胎乎
蚌故水懷而川媚今茲珠也不自乎龍不自乎
蛇不自乎蚌匪懷水而媚川而孕厚地之二十

尺豈非斯之感歟不然則始從融結而孕之也
若以始從融結而孕之則厥初已兆我唐之有
我公也厥初已兆我唐之有我公則我公之言
烏石之有神光天王九仙代虛其作地秘其期
以待我信矣塔之訖功顧小從事洎有禮官甲
科之忝明主研許之幸庶幾於聖人立身揚名
之道命爲之記用旌厥德於無窮洎不敢牢讓
作禮而推之言夫闔天地爲後時鎖生死於無
朕其道不可以眞虛求聲影曠應誓願於有爲

現感通於至誠其道乃可以精諦至嚴敬致今
我公以精諦嚴敬積功累德以泝流于世斯塔
也嶽嶽崇崇兼乎仁孝之鴻名偕天地日月江
山之永遂刻于貞石焉其詞曰
金聖人敎德與功兮曾聖人敎孝與忠兮巍巍
賢傑二美鍾兮建玆寶塔惟追崇兮視天瀝懇
先延鴻兮報劬薦祉祈幽通兮仙山之秀夷且
隆兮曠古爲期俟仁風兮月圓珠現契遭逢兮
融結之初兆英雄兮豈徒嶫嶫懿斑工兮火壞

之貞積磨礱兮斧材之取厥匪同兮七層八面相玲瓏兮金鈴寶鐸交丁冬兮影落澄清馴魚龍兮頂觸圓碧分鴻濛兮繢儀範像疊其中兮齊天極地爲初終兮金文貝字構重重兮講讀千來聲西東兮靈山盛會日雍雍兮甘露法雨常蒙龍兮鴻名冥祉偕無窮兮

靈山塑北方毗沙門天王碑

列藩之業有地有地之職有民有民之道興禮樂惇忠孝以行事興禮樂惇忠孝以行事然後

謀謀者也築城池居其一城旣築進道德以居之樹神祇以尸之爲一方之巨防雖永古而無疑我相府瑯琊王王公之有閩越也具列藩之業修有地之職行有民之道自乾寧四年丁巳至天祐二年壬戌凡六年禮樂興忠孝敦乃謀及城池城池及謀乃尸及神祇於是於開元寺之靈山塑北方毗沙門天王一鋪全部落巳鎮于城焉大矣哉所謂闢六韜濟七德建陽功配陰騭夫毗沙門梵音唐言多聞也始自于闐刹

利之英奇膺世尊帝釋之錫號居須彌山北住水晶宮殿領藥叉衆爲帝釋外臣以護南贍部洲其道入大乘得無生法忍任聲聞證不還果謹稽我公之築城也恢守地養民之本隆暫勞永逸之策其名舉一而生三法陽數也曰大城焉南月城焉北月城焉周圓二十六里四千八百丈基鑿于地十有五尺杵土胎石而上上聲高二十尺厚十有七尺外甃以磚凡一千五百萬片上架以屋其屋曰廊其大城之廊也一千

八百有十間自廊凸而出之爲敵樓樓之層者二十有三又角立之樓六其二者層復層焉皆欄干鉤聯參差煥赫而廊之若干步一鋪又各以鼓而司更焉凡三十有六謂之更鋪其四面之門八其南曰福安門福安之東曰清平門西曰清遠門其北曰安善門安善之東曰通遠門其東曰通津門通津之北曰濟川門其西曰善化門皆鐵扇銅扃開陽闔陰門之上仍揭以樓三間兩挾兩除修廊雙面遠碧門之左右又引

而出之爲之亭兩間一厦又匪樓之門九曰暗門焉又水門三其二樹𣝔篩波卸帆入舟鳴舷榔浦廻環一郭堤諸萬戸涯之以堰二渡之以橋九鏡瑩虹横交舫走蹄斯大城之制也粤南月城也東貯九仙西盛烏石之二山嘉樹蓄雲茂草藏獸城上之廊一千十有三間（其中七間謂之徘徊）敵樓四十有九樓之層者三其門二曰登庸門（郭璞記南臺江沙合則有宰相而我公膺期今登庸門外橋名沙合橋）道清門其上之樓其下之扉左右之引亭建暗門八水門

二其堰一其橋五及廊之更鋪二十悉與大城類其外之東西復距而出之謂之横城其東也城上之廊四十二間五厦（其中兩間是兩面之敵樓）其門一斯南月城之制也伊北月城也城上之廊六百四十二間敵樓二十有六樓之層者十其門二曰道泰門嚴勝門其上之樓其下之扉左右之引亭建暗門四水門二其橋一及廊之更鋪十有四復與南月城類又犄而出之謂之横城城上之廊五間一厦其門一斯北月城之制也其

東畫長川以爲洫西連乎南（句）盤別浦以爲潢悉通海鰌朝夕盈縮之波底浮鱗介岸泊艖艤北截越王之故山泒西湖以爲隍若鰲之負如甌之置軒軒然翼翼然眞謂天設之府神開之地也既而我公一旦膝分席校鱗軍堵壘陳大會以落之而言曰惟閩越之爲藩屏也建汀二疆東其右巖千而壑萬溟海巨流瀨其左濤雷而浪霆信乎江山奇險無以加之矧今新之以城壁城壁之以鐵石古人言得地又言守地又

言堅壁豈不以得地而居守地以城城以堅壁信不疑矣然則吾之戴恩忝土勤勤懇懇不以江山奇險之爲奇險不以城壁鐵石之爲鐵石也修道德樹神祇以居之毗沙門之天王自天寶中使于闐者得其眞蒙愈增宇内之敬旋大夫芮國公荆渚之塑也凡百城池莫不一之斯舊城之北往規也（舊天王在子城北也）斯新城之制今城也且勝莫勝於開元寺尚莫尚於寺之靈山阜寺之艮控城之乙祖僧六葉厲其下琛石一拳

星其上（廬山灣落星石上有佛舍）劒池微寫飛山奔揖足以象水精而瑩宮殿掀廟貌以衛城池爰將擇工之精披塑之妙製乎聖質俄然化出身被金甲手擎鷹塔地衹下捧天將前擁光灼灼而如將動搖神雄雄而若欲叱咤觀之者皆謂須彌拔宅於是矣于闐分身於是矣而復與僧堂而右邃膊鐘樓而左突犧錫百萃其夏午蒲鯨六吼其宵加信爲塵闍之北方連欝之靈域也迄命小從事洺刑貞石而碑之洺不敢牢讓齋戒三

日抽毫而書猗歟天王因果則釋氏猛勇則兵權啟願而願從云戰而戰勝至如揮額汗以爲童子却修羅之師擎手塔以貯彌陀解天鼓之赴爰皆肸蠁克致感通洎唐有土蕃之黷也豆面以行疹儀金以現人嚙戈以生鼠與彼時之玄應蓋大同而小異況邇則成通季蠻之侵蜀蜀人亟祈禱禾條以乘空目光燿以照地蛇將奔究龜竟全城如是則護南贍部洲豈虛言哉今我公之至誠通日月弘願質鬼神以曠世之功業託無生之法力豈昔時之有是而今日之不然哉雖體杳蒼而無言固乃昭昭而有鑒輒爲之銘其詞曰

受命帝釋封邑須彌金甲假被藥叉雄隨越七金山突修羅師入大乘妙與聲聞差于闐分身皇唐衛國若加善禱咸蒙聖力塞腐煙塵龜城戈戟虜騎猶東蠻車未北現以真儀亡乎悖德懿彼閩越大哉侯王伏鉞務本築城爲防石取它山壤塹聯崗疊百厥雉累千乎廊却鐵之觸

彼羽之祥奔馬轡並馳車軌方巢鳳於樓蟄龍於隍如嶽斯立如翼斯張不有依憑曷旌扃鐍台略俄啓神驅遽設鐵鬚卓堅漆瞳曝眹捧足神儔持劒將列月殿巍峩靈山巘辟法逮無生權唯有兵昔之若是今肯忘情閩山永高閩江永清厥宜識之盤石斯城

丈六金身碑

釋氏之稱釋迦牟尼佛千百億化身而古今之世以諸佛菩薩其或鑄成塑成刻成其或壁繪

幅繪乎像不可勝紀況多應現感通之自其非
之乎我公粤天祐三年丙寅秋七月乙丑鑄金
銅像一句丈有六尺之高後二十有三日丁亥
繼之鑄菩薩二句丈有三尺高銅爲內肌金爲
外膚取法西天鑄成東越巍巍落落毫光法相
初我公登壇之三年巳未秋一夕而歇天清風
微月明瑶兔無煙銅龍有聲俄夢天之西際爍
以照物絲雲鑄裂大佛中座獄獄以覲止熙熙
而啟言曰斷于一臂衛之一方既覺而思現乎

形昭像也斷一臂誓誠也衛一方保衆也始嘉
其異姑默其事後創其意乃命自賓席之遠將
校將校之遠步乘步乘之遠衆庶其有植信根
之深者暎惠燭之明者許一以金投吾儕中將
積于肆侯以銅易而後鳩工鴻鑪卜境擇日鑄
斯佛于九仙山定光多寶塔之右古仙徐登上
昇之地其日圓空鏡然江山四爽橐籥之上上聲
騰爲煙雲盤旋氤氳五色成文又有羣鳥或若
鴻鵠或如鸞鶴交翔而間鳴自寅而及午斯佛

也一瀉而成翌日我公禮閱之乃與夢中一類
其形儀長短大小無少差其一臂工以之別鑄
而會其像大工慮其不就計以一臂別鑄而會之乃昭符夢中我公神之而
露其夢於是迎入府之別亭磨瑩雕飾克盡其
妙朝夕瞻拜時不之怠冬十有二月丙申會僧
千千以幡以幢以鍾以磬引歸于開元寺壽山
之塔院獨殿以居之翼二菩薩于左右三十二
相足八十種好具螺髮以成髻珠隱隱以炫
顙檀信及門而膝地童耋過城而掌膠夫如是

豈非千百億化身之一乎不然者焉得入乎夢
而如乎神成乎形而如乎夢夢不之告工以之
鈌者哉其應現感通復爲之殊矣大矣哉且先
天地生之謂道後天地設之謂象道者也以無
爲爲志之也授心印於虛空象者也以有爲爲
志之者盡其志力於報應論者感句以之爲風馬
會不謂象猶道之轂也無象道不行矣始者摩
騰竺法蘭二梵僧不愼其像東其道且西耳惜
乎不與三皇五帝同世而出叙與三皇五帝同

世而出必能從容朴素遲回仁義詐僞末之成
蠱也奈何天將後之豈徒然哉豈不以仁義之
生也曰堯與舜仁義之亡也曰癸與受至于列
國之際强秦之立癸受之悖覺孼其蹈天謂仲
尼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終不能獨制之故東
釋迦牟尼於中土大陳出生入死之理天堂地
法之事以警戒之雖人世之風波萬態逆鱗而
幽府之鐵縲一無苟免上智聞之若鏡之磨中
智聞之若泉之澄下智聞之若火之燒謂之爲

有則河沙芥子之說虛誕難測謂之爲無則應
現感通之事尋常立驗故能銷嗜慾更禍福一
貴賤則爲裨教化之一源湛然不動感而遂通
者也而以金厥地蓮厥宮張法橋以度人無刑
網以東俗世之敬之可也息之可也黜之可也
縣是有委之國君委之大臣之吉既而委之則
人非常人道非常道我公曠代之生也有神僧
識伏鉞之雄也應江沙期合仙人讖築城之盛
也契菩薩說初丙午歲我公至清源未在時有僧號涅槃於衆中號石指之曰今輪王之弟二子降人間幸勉之專生殺柄又闔之侯木當至宰輔當時郭璞記曰南臺江沙合即有宰輔相我公之登台席也江沙契驗又梁時王霸怡山上昇止在府城之西王里光啟丁未歲衛之蠲柯山道士徐景立匠於其仙壇東北隅取土掘得堯瓶七口各可容一升水其中杰有炭土揔益一青塼刻文字云樹精不用伐壇東不須結末滿一千歲自有天符列後來是三皇朝水爲鼠殃巖逢一年閒木兒有銅古字孫依吾道代代封閉歸其壇東南有皂英樹古云眞君於此樹上昇其後枯矣至咸通庚寅歲復榮茂也又得山錯號大安宗生齊者竟符中曰府城之到九仙山皆其中乃菩薩行化令之有城凡爲夫神通爲佛魂
交曰夢神非夢而罕通夢非神而不感我公之
慶鍾也其如是矣其明年正月十有八日乙未

設二十萬人齋號無遮以落之是日也綵雲繽
天甘露粒松香花之氣撲地經梵之聲入空座
客有右省常侍隴西李公洵翰林承旨制誥兵
部侍郎昌黎韓公偓中書舍人瑯琊王公滌右
補闕博陵崔徵君道融大司農瑯琊王公標吏
部郎中譙國夏侯公淑司勳員外郎王公拯刑
部員外郎弘農楊公承休弘文館直學士弘農
楊公贊圖弘文館直學士瑯琊王公倜集賢殿
校理吳郡歸公傳懿皆以文學之奧比偃商侍

從之聲齊褒向甲乙昇第巖郡韞望東浮荆襄南遊吳楚謂安莫安於閩越誠莫誠於我公依劉表起襄漢其地也交轍及館值斯佛之成斯會之設俱得放心猿於菩提樹上歇意馬於清涼山中我公乃顧幕下者滔俾刻貞石以碑之滔以甲科忝第盛府蒙招刋勒之職不敢牢讓謹推於厥古經云作佛像之功德十量海以有盡塵碎劫以無窮至若青黛之書辟支一金之補毗婆戲爲之而以草木思見之而刻栴檀其

猶蜺現其生羽金其報而况今乃儼至誠從靈感銅乎萬萬金乎千千虡鼓鑄於神仙之山上貞吉於火土之數其積功累德豈可以邊以涯而言之哉或曰梁武帝之隆釋氏今古靡倫奚報應之昧乎對曰梁武帝隆釋氏之教不隆釋氏之旨所以然也夫帝王之道理世也釋氏之教化人也理世之與化人蓋殊路而同歸彼脊肝千萬有故一夫不獲若已隕諸隍中此濟度于觸類故欲凡一有情悉皆成佛梁武帝則不

然以民之財之力剎將三百祈功覬德則歸諸已喻億兆而不乳倒頂領以言覺所以私所以然也今我公爲邦則忠孝於君親（自興兵之來天下以三司之家皆名直進獨我公以俸錢爲直進三司之運悉如舊焉閭庭大稱其美）牧人則父母于生民造塔四其一曰壽山以昭皇帝辛酉歲西巡發誓願以祝熊羆乞車駕之復宮闕其二曰報恩多寶定光追薦于先世其三其四大中神光爲軍旅也爲人民也繕經五藏其二進于上其三附于壽山定光大王意同乎塔月

三其齋或千僧或千佛疏乎誠首則君親次則軍旅人民而已後焉况斯佛已之而不已與賓席將校步乘衆庶共成之故其地出明珠海出珊瑚幾於蓮花妙品之繁車渠瑪瑙幡幢瓔珞周乎多寶之涌也（開元定塔基掘地丈有五尺之深得寶珠坐以金錢又於海中得珊瑚樹凡一百餘株矣）夫其玄覬之如彼靈感之若此則斷一臂衛一方斯昭昭矣豈與彼而論哉滔是輒奮筆而無愧焉其詞曰

託入住夢鑄成鴻鑪毫光法相銅肌金膚恍惚

現形貽彰合符不有爲也其如是乎唐一其宇
越百其區伊闍之設于地之殊西域甌伽東暨
鰲隅匪德莫處惟仁靡逾懿其蘽簃飛作醍醐
焦山草木不得不蘇苦海波瀾不得不枯仙花
罔謝慧日寧徂永兹一方盤石其都

莆山靈巖寺碑銘

釋波東流湧爲花宮花宮之構咸宅靈秀靈秀
之啓其或神授則知融結之始已有待於金聖
人也粤靈巖寺乃莆山之靈秀焉神授焉懿夫

嶽立大山堆下數峯面乙臂坤石欹松瘦背梁
陳閩邑儒榮陽鄭生家之生嶷乎一堂架以詩
書既而秋一夕風月清朗俄有神人鶴髮麻衣
丈餘其狀見于堂曰誠易兹爲佛宇善莫之大
生拜而諾蹤而失旋以堂居僧像佛獻其居爲
金仙院即陳永定二年庚申也鶴髮麻衣西天之謂故號金仙
山水推其奇鶴髮增其異錫日華院落日峻
隋開皇九年昇爲寺焉左湫寒泉右擁疊巘危
樓豁壺公之翠上方視鮪海之波唐景雲二年

辛亥寺僧志彥入内背又講四分律睿宗嘉之
錫號聰明彥因獲言所居寺之自復有僧無際
持妙法蓮華經感石上湧白泉僧歿而泉變清
焉遂膺勑額爲靈巖寺太和二年殿中彭城劉
公輌慕提泉印聆寺之勝不卸而宿候吏不蔬
而午掬泉而湫盥手以涸其石今坎于上方之
上其僧復有玄悟玄準慧全省文靈敞無了悉
間生祇園堅持密行或歸壇衷懺或降虎示眞
厥衆如雲厥施若市洎武宗皇帝乙丑之否邑

之東有敬善寺民井而居之乾有玉澗寺民畝
而田之獨兹之奇豪人互以金輸爲幽宅之卜
若有之衛竟不克遂敞公了公及 句 帽首條腰
沉蹤處晦逮宣宗皇帝之復索之於石鑄雲根
歸之於蕪基燒址山靈之咸行殖之蔡投金執
斲匪挌匪勸不越閏而其宇鱗鱗其徒翼翼敞
公咸通六年秋八月云滅靡風而大樹折庭靡
觸而大殿傾瓦了公八年冬十月坐亡色身不
壞今龜陽之號眞身大師者也則知僧以行而

神其亦地以靈而感若乃軒軒月殿藹藹松門醍醐雨天瑠璃鏡地慧燭九枝而吐燄慈雲五色以垂陰推於甌越居之甲乙今僕射瑯琊王公牧民之外雅隆淨土論及靈勝以爲東山神泉之比（神泉寺在府城之東山其泉亦自僧感而湧也）繕經五千卷於茲華創藏而藏（平聲）焉即天祐二年春二月也初侍御史濟南林公藻與其季水部員外郎蘊貞元中谷茲而業文歐陽四門捨泉山而詣焉（四門家晉江泉山在郡城之北其集有與王式書云莆陽讀書即茲寺也）其後皆中珠

科御史省試珠還合浦賦有神授之名水部應賢良方正科擅比干之譽（策云臣遠祖比干因諫而死天不厭直更生微臣也）歐陽垂四門之號與韓文公齊名得非山水之靈秀乎元和才子章孝標邵楚萇朱可名寄詩以題大中中頴川陳蔚江夏黃楷長沙歐陽碣兼愚慕三賢之懿躅葺齋于東峯十年咸通乾符之際家貫塞龍門之路平人藝士十攻九敗故頴川之以家兗也與二三子率不西邁而愚奮然凡二十四年于舉場幸忝甲第東歸之尋舊止蒼苔四疊嘉樹雙亞（今東峯雙龍眼樹即往歲書齋之庭陰也）訪舊僧雲扃十扣雪頂一存於是謹祝金儀益誓丘禱以謝茲山之靈秀刻銘貞石兼補前賢之未述其詞曰

山奇孕神地勝惟靈螢窻既夜鶴髮斯形一畝請宮雙蓮建扃洞深夏寒林茂冬青松竹鏗樂峯巒豁屏鼎迷蟠宿菸眺鯖溟持經僧志湧石泉泠四分律講萬乘君聽勑飛額降寺以靈名不有地祥焉動天庭大士鴻生珠明桂馨良牧

聳聞華構藏經浩劫不泯匪茲碣丁敬祝巉巖勒石以銘

龜洋靈感禪院東塔和尚碑

三教之垂萬古也咸以師弟子授獨釋氏之師弟子削姓以名別爲父子之流葉東塔和尚葉眞身大師其道偕極不可思議以父子言克盡弓裘之善和尚法號志忠俗姓陳世居仙遊祖諱璠父諱鋳繼以好尚山水崇佛友僧生和尚自于乳抱鼻逆羶辛九歲詣眞身大師爲童子

一見之兩如宿契年十五落髮初大師之卜龜洋也雲木之深縢蘿如織狼虎有穴樵採無逕俄値六眸之巨龜足躡四龜俯仰其首如作禮者三逡巡而失遂駐錫卓菴名其地曰龜洋焉龜洋之泊也盂不及村畬不及菑山産菜號苦薟以之充卯而齋惟大師與和尚俱歲移月更名馳迹漏檀信尋而施漁獵投而事時謂之二菩薩僧其地或來人之稍乖嚴潔則立有蛇虎驚吼之恠及武宗皇帝乙丑之否禀之而條帽

潛匿大師允檀信之迎隱於數家和尚棲於巖穴之內不離玆山相伍者麋鹿馴伏者虎狼既而靡耕菑杜施丐還取苦益之卯至今玆院之逢歉歲一卯之風不泯宣宗皇帝復寺之始議者以靈巖之奇勝非我菩薩僧不可以宏就由是都人環乞大師以居故和尚獨荐龜洋之址焉松堂揭而覺路喧天金磬敲而道花滿地誠以上昇道士不受籙成佛沙彌不具戒和尚且不之然旋將西遊受具足戒於襄州龍興寺大

中十二年東還由廬陵與草菴和尚値草菴曰來自何山曰六眸山曰六通乎曰慧非重瞳和尚蓋行高而言寡是日對答如流旣及本山人地愈盛院落則不營而峻供捨則不化而來咸通三年靈巖力圓乃迎大師返于玆八年大師坐亡法身不壞南北歸敬閴然無時和尚以之傾十三年遂南五步里之山得峯之秀室而禪焉卽今南畬也廣明元年弟子智朗惠朗玄鑒藏輝景閑弘幹鴻超悉以植性秖園分光慧炬

以謂我大師承法馬祖親得心印則和尚焉今以宿曉而晦辭煩卽靜不可使六眸靈感之地留形示滅之異葉其葉而不之大乎於是迓乞歸于院將以弘張法輪式救迷津其如感通雖然現沒有數中和三年龍集壬寅三月十日示滅壽年六十有六僧夏二十有五後二旬之一日建窣堵波于東岡焉嗚乎和尚之道不粒而午不宇而禪與虎狼雜居所謂菩薩僧信矣其三月之朔語其衆曰至道之有顯晦師弟子不

欲雙立昔大師之去也留形爲之顯今吾之行
矣速藏爲之晦故將儀貌若生而益棺晦明不
逾而啓土從付囑也其上足景閑弘幹以凡紀
道名須資詞筆懇賫行實扣愚求文滔早訪蓮
扃今悲松塔敢辭拙思用刻貞銘爲之銘曰
六袢獻山二葉開蓮號及菩薩正真自然雲林
匿迹狼虎參禪仙花撲地智月懸天示滅之滅
顯晦岐焉布金左岡建塔開阡實歸上界寧曰
下泉松風栢雨空悲歲年

華嚴寺開山始祖碑銘

師法號行標俗姓方祖榮父安莆之盛族師生
于建中二年辛酉齠齔即頴悟異於諸童九歲
投玉澗寺監寺神皎出家將二年皎嘉其拔萃
命之落髪師以梵行未至不敢預大僧數至貞
元十七年方薙鬚髭翌日遠講所習涅槃經一
寺歎服既而辭其師北遊抵京薦福寺受戒品
詣章敬大師法會章敬奇之令首其衆凡十年
士君子之造者無不聳慕尋爲功德使推入道
場憲宗善之元和十一年東歸復于玉澗焉法
雨隨車慈雲被物洎武皇帝除佛舍籍釋子於
戸部師則巾華陽衣縫掖晦迹樵客廬于西巖
石室律身守道如居千衆及宣皇帝復寺刺史
瑯琊王公迎以幡花舍於郡開元寺俾爲監領
大中六年師以環足之煩擁旅之數乞歸故山
先時玉澗之北巖泉石之奇也上而居之縣令
中山甄宿與莆之士庶爭沐醍醐共隆蘭若煙
巒蔽虧朱碧掩映前俯平川後峙奔嶠地自人

勝名由道高刺史河東薛公仰其孤風復馳開
元之僧衛以入郡日扣華嚴大義幾忘食寢洎
解印與之偕至北巖題之爲華嚴院以徹祠部
焉師咸通六年七月五日示滅壽八十有五僧
夏六十有四後四十有五日建窣堵波于西岡
十一年其徒從紹疏師行實于闕昇其院爲華
嚴寺有徒三十人皆肅肅可觀不忝師門於戲
師儀梵骯髒言詞雅直沖默而明敏慈恕而剛
毅儒書皆通三皇五帝之道言未嘗及而人知

其博古也經論綜貫天堂地法之說舌未嘗舉而人皆務崇善也所至清風凜凜攻所謂釋子之高傑者也弟子道光道圓令詢悉器傳師道愚冠扣師闕壯以隨討乾寧二年忝登甲科東還荐造金地歲周二紀膠掌而拜影堂腹藥而銘遺美不可使桑門大士泯而無迹焉故銘曰

智月不缺乘虛照物道花不衰吐艷無時洞徹照灼傑然吾師稟薦福戒分章敎枝派宗得儁內庭擢之銜香徹印雲間杳期數有汙隆道無

磷緇德風徒襲法胤寧維山幽跡高身沒名垂松塔雖故竹毫可追稽首影堂敬刻斯碑

福州雪峯山故眞覺大師碑銘

大師法號義存長慶二年壬寅生於泉州南安縣曾氏自王父而下皆友僧親佛清淨謹志大師生而舜逆葷血乳抱中或聞鐘磬或見僧佛其容必動以是別鍾愛於膝下九歲請出家叶而未即十二從家君遊莆田玉澗寺寺有律僧慶玄持行高潔遽拜之曰我師也遂留爲童子焉十七落髮淳朴貞古了與流輩異暨武宗皇帝乙丑之否乃束髮於儒冠莱中而逢跡來府之芙蓉山弘照大師見奇之故止其所至宣宗皇帝之復其道也涅而不緇其身也褎然而出北遊吳楚梁宋燕秦受具足戒於幽州寶刹寺訖巡名山扣諸禪宗突兀飄飄雲翔鳥逝爰及武陵一面德山止於珍重而出其徒數百咸莫之測德山曰斯無偕也吾得之矣咸通六年師歸于芙蓉之故山其年圓寂大師亦自潙山擁徒至坐于怡山王眞君上昇之地其徒熟熟師已嗣德山

纍纍而欵關師拒而久之則有行實者始以師同而議曰師之道巍巍乎法門閫達之所不可造次其地宜若鶯嶺猴江之爲卜府之西二百里有山焉環控四邑峭拔萬仞嶒崪以支圓碧培塿以覜聳青怪石古松棲螢龜鶴靈湫邃壑隱見龍雷山之半頂之上則先冬而雪盛夏而寒其樹皆別垂藤蘿茸茸而以爲之衣交錯而不呈其形奇姿異景不可殫狀雖霍童武夷

無以加之實閩越之神秀而古仙之未攸居誠有待於我師也祈以偕行去聲秋七月穿雲躡蘚陟險昇幽將及之師曰眞吾居也其夕山之神果效靈翌日巖谷爽朗煙霞飛動雲菴旣立月構旋隆繇是梲法輪於無爲樹空門於有地行實乃請名其山曰雪峯以其冬雪夏寒取鷲嶺猴江之義斯則庚寅逮于乙未師以山而道侔山以師而名出天下之釋子不訃華夏趨之如赴召乾符中觀察使京兆韋公中和中司空潁

川陳公毎渴醍醐而不克就飲交使馳懇師爲之入府從人願也其時内官有復命于京語其道其儕之拔俗悟空者請蛻浮華而來剃信宗皇帝聞之翰林學士訪於閩人陳延郊得其實奏於是聖錫眞覺大師之號仍以紫袈裟俾延郊授焉大師授之如不授衣之如不衣居累夏辛亥歲朔遽然杖屨其徒啓而不答雲以隨之東浮于冊丘四明明年故府侍中之有無諸句魁句洗兵於法雨致敬於禪林馥師之道常東

望頂手後二年自吳還閩大加禮義今閩王誓衆養民之外雅隆其道凡齋僧構刹以之龜焉爲之增宇設像鑄鐘以嚴其山優施以克其衆時則迎而館之于府之東西甲第毎將儭油幢聆法輪未嘗不移時餘乎一紀勤勤懇懇熊羆之士因之投跡檀那漁獵之逸其或弭心鱗羽戊辰年春三月示疾吾王走醫醫至粒藥以授師曰吾非疾也不可罔子之工卒不之餌其後札偈以遺法子山翁以別王庭夏五月二日鳥

獸悲鳴雲木慘悴其夜十有八刻時滅度俗壽八十有七僧臘五十有九以其月十五日塔其藏焉其塔也其徒僉云以山之奇堂之峻法堂也大師之生也王去聲是其歿也不宜捨諸故坎其中焉若干尺之高若干尺之周皆彫珉石錯火壤磷磷然業業然四隅則環宇以麻玲瓏窣窱雲霞時入風雨罔侵其日奔閩之僧尼士庶僅五千人閩王涕之子降左金吾衛將軍檢校刑部尚書延稟始陳祭是設齋焉大矣哉大師之

見世于是罔量其僧耶自始及玆凡四十年東西南北之夏往秋適者不可勝紀而常不減一千五百徒之環足其趣也馳而愈離辯而愈惑常曰三世諸佛十二分教到此乃徒勞耳其庶幾者若干人其一號師備擁徒于玄沙今安國也其二號可休擁徒于越州洞巖其三號智孚擁徒于信州鵝湖其四號慧稜擁徒于泉州招慶其五號神晏今府之鼓山也分燈之道皆膺聖奬錫紫袈裟而玄沙級宗一大師招慶玄晤大師鼓山定慧大師之命焉其曹早曰法雖無說名以文垂自少林之逮曹溪無不刻碑而紀頌我師其默乎一旦惣其曹句首曰從智如堵而扣愚求文滔老且病刊勒之加多巳辭避欽師之道不覺聳然偉夫恭聞釋波之東注也流其象則不流其旨流其旨則不象其形厥初大迦葉之垂二十八葉至于達磨達磨六葉止于曹溪分宗南北德山則南宗五葉大師嗣句其今六葉焉雪峯之分玄沙洞巖鵝湖招慶鼓山其道

皆離貝葉以祗其七非滔之能言也但美數公葳蕤其葉衆多殷勤之請遂爲之銘而應其求

其詞曰

曹溪分派誰繼南宗一言冠絶六葉推雄無物之物非空之空不瑩而明不增而隆緇靡秋毫舒靡鴻濛不有靈鏡曷揚眞風懿彼閩越巍乎一峯洞壑斯異雪霜罕同天之有待師也云鍾名將道協跡與仙崇奔走厥徒百千其叢庶幾幾人莫不玄通分燈照耀樹本玲瓏聖君寵疊賢王敬重不生不滅曷始曷終刻貞石於斯文旌厥德于梵宮

唐黃先生文集卷之五

唐黃先生文集卷之六

唐監察御史閩黃滔著

墓誌銘

司直陳公墓誌銘

姬孔之敎與日月以懸天顏閔之矜作芝蘭而出地可不誄清塵於桂苑揭貞石於松阡敍白楊之别生悲風示黃壤之下藏嘉氣者哉漢太丘長二十三世孫南安縣尉諱眞生處士莞莞生大理評事齊忠信篤敬不類今世嘗有白雀

巢其庭宇佳蓮産其池塘識者謂其後必大有子九人皆力儒學公其長也諱嶠字延封鄙閭好學弱冠能文與高陽許龜圖江夏黃彦修居莆之北巖精舍五年而二子西去復居北平山兩地穴管寧之榻十霜索隨氏之珠然後應詔諸矦求試宗伯而以咸通乾符之際龍門有萬仞之險鶯谷無孤飛之羽才名則溫岐韓銖羅隱皆退黜不已故公自丁丑之及丙申高價馳而逸步躓既而大盜移國德公文行之深者安州鄭郎中誠孫拾遺泰嘆而勉之久乃拮輦下之屈名適蜀中之貢府致鄉士倒屣場席開路清風既彌籍為權官沽諸將求識而薦之公時已出經試比言之者字缺一築帝而亡是舉光啓二年收開三年榮登故相滎陽鄭公禮部上第大哉公爲人謹信居家純孝事繼親彌善廬先君墓泣血有聞其所爲文扣孟軻揚雄戶牖凡三百篇有表奏牘頗爲前輩推工且大唐之設網士得之於是者歲幾人焉矧復有避宦者之

節若走衝虛之車焉滎陽公自以得人其春首門人脫麻攝京兆府參軍司空太原公帥閩解楊以字缺一辟之爲大從事受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今府相繼擁于節旄益賢其參書奏大理司直兼殿中方期翻從藩屏入踐諫垣不幸寢疾浹辰不起矣享齡七十有五光化二年十月三日嗚呼將來失其龜鏡斲者喪其般倕雖登大年終恨朝露三年庚申正月十七日丙午葬于泉州莆田縣崇教里北平故山禮也公兩娶

曾國林夫人滎陽潘夫人其子三人仲曰說買
石太湖刊文愚與公同邑閩越江山莆陽爲靈
秀之最貞元中林端公藻冠東南之科第十年
而許員外稷繼翔其後詞人疊疊若陳厚慶陳
泛陳黯林顥許溫林速許龜圖黃彥修許超林
郁俱以夢筆之詞籝金之學半生隨計沒齒銜
寃曠乎百年而公追二賢之後七年而徐正字
寅捷八年而愚缺一字莫不江山之數耶徘歟昔
之負高才不以位而碑者襄陽惟孟先生焉今

也累懿德不隆位而碑者以陳夫子始愚沾巾
宿草無媿抽毫其辭曰
江山之秀鍾乎人純孝高節幷其身掬茲二美
摛爲雄文以之登桂升以之列蓮賓斯爲君子
誰曰未仁烏乎九原宜樹貞珉

祭文

祭陳侍御嶠

維光化三年歲次庚申正月庚寅朔十五日甲
辰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黃滔謹以清酌之
奠敬祭于侍御陳君延封之靈伏以靈閩之江
山莆稱秀絶首武德之科級自貞元之英哲其
後繼生碩儒疊疊鴻都交懷荊璞互握隋珠皆
指期於拾芥終慟哭於彎弧洎宣皇之後年則
夫子之斯出持曾參之孝行袖孟軻之文帙薦
賦諸侯上書聖日射宮而勁挺弦矢藝圃而葳
甤華實難亨者吾道難偶者至公管仲三奔非
戰之過孫弘十上蓋時未通七千里而辛勤上
國二十年而惆悵東風人皆一一以興憤我獨

孜孜而養蒙旣而鳳關飛塵巍城挂牓儀曹方
急於中興權官頗窺其上賞殊不知揚吟誦於
犬子景鷹延乎商鞅古爲不然吾肯斯傚誰不
奇夫子之節誰不高夫子之名氷霜却汚松柏
居貞渭水之釣有守武城之逕寧行逮夫岷峨
歲改岐雍煙清天子復含元謁見有司新都省
權衡巍巍令問赫赫嘉聲遂從賓海迴翥蓬瀛
振輝光於甲乙開道路於孤平望高而先脫麻
衣家遠而須榮鄉土十二人林君茂躅一百年

莆邑大數君侯設醴以前席里巷拜塵而如堵雷車轞轞鶴駕翩翩初命就門見東周之三語前程不日俟西漢之七遷旋以孔簿引滿徐榻解懸白璧黃金而疊矣玳簪珠履以加焉列藩所得者賢才古人所重者知己既將推珍於席上豈獨矜詞於雪裏莊周說劒則韓魏呈鐔郭隗昇臺則樂鄒覲止繡衣曜日驄馬嘶煙飛詔而賓階次第假途而棘寺盤旋莫不漢帷駐策辟石罽殿從容渥澤寵異淹延胡言薤露忽敗

椿年嗚呼石火風燭驚波逝川聖賢之不免矣古今之共痛焉滔江鄉則中外親姻帝里則參差硯席于名而後乎一紀論友而仰乎三益蟬槐結念幾同京洛之愁鶯柳看時各署神仙之籍別來輦下歸白甌中塵忝而鄙詵桂綠因依而王儉蓮紅斷金益固投漆攸同見行藏於杜史論倚伏於塞翁實期以始者文場之懿德以邇來使府之清風伏蒲北省起草南宮更雪當時之冤滯少為吾黨之隆崇是何天之喪道之窮息息大夜默默玄穹滔復曉夕以思江山之事林君則以合浦垂名夫子以申秦得意高步斯振宏規靡異前輩曠世後來遂志俱蟠使下之栢俱擅乙中之二（林端公貞元七年首闈越之科第以珠還合浦賦擅名後十年莆邑許稷繼登自此文學之士繼踵而起不偶時曠自余館鍾於廷封其文次申秦論篇指名後六七年徐正字及第兼同摯參林端公同廷封俯皆第十二人皆開路於後人皆教使府大夫官判官皆同字林恭南廷封閩中也）推是言之豈偶然耳賢哲相望今昔一致嗚呼延封昨日而氷壺仙霧今辰而丹旐匆靈雖死生之理能一終痛傷

之懇罔寧況以平生樹德幽宅刊銘無慙郭泰之賢殘毫曷措爰枉趙岐之寄涕淚交零木咽雲愁風悲日暮精靈一閉於泉壤歲月空蒼於壠樹椒壺略備蘭俎聊具申永訣於斯言庶冥感其誠素嗚呼哀哉

祭先外舅

伏以彼蒼者穹禍淫福善噫何斯言之或謬歟錢鏗壽而顏淵夭盜跖膰而嵇康刑屈原冤而文考溺冉惡疾而左喪明胡其然哉胡其然哉

伏惟明靈柳蔥松峭山嶷鶴孤落落君子行行骨儒始者辭鷗西邁希鵬北徂高高蟾桂赫赫鴻都秈贊之寧三泣宋盧之俟一呼而以氣直志大數奇道汗大中季之計車奔走成通際之名路崎嶇於是涕唾聲華亳耀簪笏枕中羆竟於名位壺裏別窺於日月東尋玉籙則龍虎差峩南訪金沙則羅浮突兀北固風淸西陵月明蘭舟泊岸金磬飛聲塵埃謝傳之叔姪夢寐茄家之弟兄古觀秋住靈蹤日行松下之齋宮肅

肅雲山之醮火熒熒鑪燃北癸鼎化西夷羽人傾蓋府帥投誠說者西周體范居陶象端適衛蓋婚嫁之須了匪貨財之所繫愈高雲鶴之逍遙益笑匏瓜之繫滯何武江都蕭墻禍儲羊腸莫守蝸角旋孤說淮南高蕭條陳蔡之圍聖賢大困惆悵崑崙之火玉石俄俱綿邈吳山蒼茫閩海遽聲沉而響絕荏時移而歲改絡秀愁積孟光泣倍山頭之鶴駕無覩木底之鯉書空待宅相征輪梁園洛濱見徐甲之移主知伯陽之蛻身海山

失翠煙樹亡春滔竊惟早歲忝拜淸塵蒙以拾靑相器投漆相親鑒義之必胥朝名士識陳平爲漢代英臣爰將淑女俾結嘉姻十載不攀於桃李兩誠空貫於松筠愚以感明靈之殊義戴明靈之至仁金重季布枝輕郄詵逡巡東越拖揶西秦實期歸釣嚴灘終棲鄭谷戶外山碧樽中酒綠將仰止於樂氷冀參差於衛玉豈意寂寥音信髣髴幽明聖人之齊始卒君子之一枯榮天上之鵲橋宜度人間之鸞被須成開簾鳥

囀迴轡蜩鳴東牀則黯黯愁色南渭則哀哀哭聲嗚呼哀哉平生氣槩昔日忠貞龜齡易昧駒隙斯驚在物之理豈人之情悉輒疑道家有形全氣全兵解木解考斯事矣或其義也不然者胡埋南祖之蛇罔念北翁之馬嗚呼哀哉列塚開阡重泉九原古之所制今也斯存伏惟明靈魏夫人遺蓮鋒而所喻葛仙翁墜竹枝以爲論固以神遊蓬島洞入桃源然則不樹松柏罔貽子孫是用葬喬山之冠劍招湘浦之精魂滕公

啓室宋玉申言曰楚山青兮淮波綠劉雞飛兮
隨鵠覆遺蹤脫屣辭彼俗楊柳霜多不堪賜螺
江淺兮甌山陰繼昇天兮徐董任風爲輪兮雨
爲轡東歸來兮北追尋陳桂席兮奠椒槳樹馬
鬣兮開壽堂千秋萬歲兮舊江鄉魂歸來兮山
之陽詞咽淚迸猿悲鳥傷東波送恨西日沉光
雪耀霜明而莫覩芝焚蘭藝以空芳孀妻捧奠
出女尸喪嗣男而杳杳江嶺鄙子而明明肺腸
紉以求心而克許樂以悲告而寧忘願明靈之

冥感鑒蘋藻於壺觴嗚呼哀哉

祭崔補闕　道融

故右補闕博陵崔府君之靈惟靈大唐有進士
升無巖穴詔故鵠版之降不易其人元和之起
也則有陽諫議城凜凜清風其不起也則盧諫
議仝昭昭高道一以權豪之忌空福道民一以
堯舜之世但樂箕潁其後陸君渗以忠勳應召
惠君寔以忠諫起徵未委起草伏蒲何如人也
洎博陵崔君之生也迴禀高奇兼之文學近則
繼李飛之蜿蜒貫遠則同毛義之志奉親東浮
謝公舊州式避戈戟遁於仙巖瀦谷克業經綸
而以美酒肉糧澤馨川媚五碎三甗懸榻開樽
不辭小國之權益切高堂之養旣而大君之思
夢說四輔之急薦雄繫三詔而旍門參七人而
列職仲舒留帝必演春秋呂望投竿定爲師傅
奈何龍蛇起陸烏兎無光莫扶劉氏之宗祧空
泣袁安之涕泗旣中越絕養素守蒙賢王之結
嘉姻時議之期良輔豈意皇天不祐白日無憑

消渴之函茂陵少微之入瑆桂芝焚蘭藝梁壞
山頹雖人生之有定期實士德之爲不幸嗚呼
閩中二月烟光秀絕脂轄赴闕餛鳳嘈囋其猶
南浦魂斷北梁涕咽而況昨日軒車今朝塗芻
唱薤露以出門飛粉旐而戒途五離擇日九泉
卜居其在樵蘇其在博沽至於路行尚皆悲吁
矧其嶽嶽之曰男子鏘鏘之號魯儒識通龜策
握耀蛇珠數百篇有唐之詩數千字中興之書
國風騷雅王佐謀訏沉光之猶銜斗垂翼之未

摶扶賞志殁地其痛何如雲物爲之無色剛忍爲之不愉滔飲風永嘉傾蓋無諸多君於士元廊廟待我以叔度陂湖交言既異投分斯殊方俟彈冠仰修程於霄漢誰云執紼悲落景於桑榆豈鬼神之害良善而吉凶之昧賢愚顔回先死盜跖後殂世之災眚生之毒痛愴恨風燭凄凉隙駒脩匪豐祖酒匪馨壺歎松喬而永往託蘋藻以聊舒明靈有感鑒而歆歟已乎已乎嚱嚱

祭陳先輩 鼎

維先化四年歲次辛酉正月二十七日祭于陳君之靈閩山秀氣會國清塵天之授受鍾我仁人阜矣生世學而立身衛玠則旁輝其舅曾參則大孝於親始者隨計歸越上書入奏擢價而矦門傾動呈功而鳳藻精新咸通之年九霄也鵠路乾符之際萬仞也龍津既而甌嶺經兵蜀川迎帝匪無隨駕之懇實切問安之計肩負樵飯志銷丹桂雖深藏豹之誠難遏化鯤之勢都堂昔日囷一千輩之交鋒大國中興作第二人之登第杏園醉後華表歸時往歲井邑茲辰羽儀旋屬姑蘇積疊句踐輿師於是挈輿避地草檄從知百越之江光海湧四明之山翠參差長鯨既剔逸足難羈東別朱門南還故里一朝而奄至泣血三載而茂聞見齒仲由此後千鍾之祿悠哉毛義終身一檄之榮已矣修程不顧盛德逾馨田園草綠戶牖山青與夔龍而抗跡追園綺而忘形且期齊鶴算壽陟龜齡是何修短

之期莫測吉凶之關難扃明神罔祐大禍斯丁士林悽怛詞苑伶俜滔始自童年至于壯歲江鄉爲竹馬之友京輦作谷鶯之會三朝被刖棲遲泣荊璞之艱十上遭時次第到瑤蟾之內誰言倏忽遽嘆存亡痛人琴之俱絕緬膠漆以空傷嗚呼用新平生德行曩昔文章近則孟浩然雖人間不仕遠則卜子夏乃地下爲郎誠以高科而貞退固從陰隲以舒張逝水東流踆烏西匿昨辰而椒桂獻酬今日而藻蘋滴瀝且彭祖

之延永壽亦至銷磨而巨卿之哭故人得無悽
惻况乎東西多故南北程違不得親隨薤露逶
別松塋旣闕殷勤而執紼空將嗚呼以沾纓謹
以依稀蔬果一二精誠願冥符於肸蠁申永訣
於幽明

祭林先輩 用渫

維光化三年歲次庚申十一月日敬祭于林君
執先之靈惟靈夫渥洼之足以千里之爲程巳
馳之而俄沮嶰谷之音以六律之爲府旣叅之

而忽泯夫不永其終始何痛如之嗚呼林君得
以言矣君負相如之詞賦慕郄氏之科名一紀
秦城千門穪刺雖衆口大馨其鳳藻人罕如焉
而三春累困於鶯喬數何奇也然則女貞而十
年必字藥靈而九轉須成果契至公克昇上第
旣巳東堂得意南國言旋龍珠則動彩於握中
鴈序則增輝於天際將冀盛淸風於吾道豈期
歎逝水於人生屈原之難問者天蔡澤之不知
者命螺江煙景方黲丁令之羽毛駒隙光陰俄

睠曾參之手足誠壽夭靡移於夙契且鬼神何
害於善人禍福吉凶悠揚睽昧淒涼物理慘怛
人情今則壽域斯開貞魂永蟄壠頭水咽山上
雲愁鄧攸之繼世無兒語留身後崔瞻之遺孤
有女詩在生前雖衰盛之同休亦存亡之至痛
滔京闕進退硯席參差幸忝先鳴彌欣繼捷未
賀桂枝之入手忽從薤露以傷心修短有玆吁
嗟何極靈輀戒路丹旐飜風遠寓丹誠聊陳薄
奠願垂冥感鑒歆於斯嗚呼哀哉

祭右省李常侍 洵

惟靈金石呈姿陂湖稟量伊彼昭代生乎德門
膺河淸嶽峻之期擅賈虎荀龍之號時稱最怒
家謂無雙月中則桂樹連枝日下則鴛行接翼
故得隣家醜婦競嚬西子之眉洛下諸生皆掩
謝公之鼻爲大廷之領袖定千古之風流旣而
魏闕飛塵蜀都迎駕雖則急賢于行在而志作
賦於閒居留連雪水之煙波容與松江之歲月
其奈珠以川媚蘭於澤馨從吳苑之琴樽疊堯

天之雨露金臺蒲省驄馬螭頭誠幾三顧以就門猶作八元而在野其後七昇赴命二妙對敭天駟呈材蛟龍得水入蓬山而侍從登鳳閣以優游名由實生位以德舉天子乃擢王褒爲諫議昇孝若於貂璫前彰潤色之功後養燮調之業旋以攙搶未落歧雍多端忘越嶺之崎嶇慕荊州而倚托東閣之醫連斯重北轅之行邁方營誰料彼穹者天俄奪之魄淳濱一晃驟苦劉禎殷氏兩楹遽錘夭子山頹梁壞璧碎芝焚雖

人世之死生實七林之摧沮今以湖湘梗澀伊洛迢遙北邙之路連天松楸莫附南巷之號至血丘壠權儀煙雲慘澹於原頭猿鳥悲涼於林際滔纍從上國徯戴殊私近慶外藩觴承厚顧每佇十旬之入拜寧期二豎以來攻彭殤雖謂其同休幽顯其如乎永隔靈輀戒路丹旐飄風昨辰而椒桂獻酬今日而蘋蘩滴瀝人生到此天道何言雙淚空流九泉無曙東波嗚咽西日蒼茫輒寓茲誠謹陳薄奠敢祈冥感髣髴歆斯

祭司勳孫郎中

惟靈超璧呈姿隋珠稟價爲乎國器生之德門劉家則三嘏揚芳馬氏則五常擅美故得數枝郄桂交茂鴒原一本田荊分輝雞樹理窟則幽臺得雋寶人則華省垂名繇是迴拔蘭宮騰光水鏡臺推二妙日俟七昇不幸岐雍多艱干戈未偃補傾乏石救濁非膠爰攀鷹序於五湖因轉驥程於百越誰料皇天不祐彌薾斯榮遽折椿齡俄隨薤露山頹梁壞芝焚蘭焚雖脩短之

有定期實彗紱之爲至痛今則江湖梗澀京洛迢遙權卜靈岡寓安壽域川上之東波嗚咽雲間之西日慘悽大夢莫迴下泉長暮滔昇於輦轂歷踐軒墀旋振羽於丘門徯陪塵於阮巷顏回短命既恨當年温氏冥婁復從今日人生若此天道何言涕淚空流幽明驟隔嗚呼哀哉輀車明發丹旐晨飛輒憑蘋藻以寓誠用薦淺芻於永訣願垂冥感髣髴鑒歆嗚呼哀哉

祭宋員外

故軍倅觀察推官檢校主客員外郎廣平宋君希邈之靈惟靈物有盛則有衰人有生則有死古今不易之數毫髮無差之理然則厥壽苟百壽終則滅厥身苟修身殁名留是以顏子夭而其言不朽原壤老而於道何求吁嗟希邈謂然清休蘭杜敗而終馥松柏折而終秋德木千尋人材八尺負雲鶴於風裁瀛陂湖於胸臆旣而臺築黄金禮先白璧爲席上之至珍運幕中之婉畫洛水波清泉山翠横優游五府輝映雙旌

兩地之隆崇物望一方之煦妸人情繇是入叀珠履出居武城尊俎克彰於今譽絃歌迴振於嘉聲才業大聞君恩薦至爰從棘寺以寵陟旋慶蘭宫之澤被丹鳳飛詔銀魚受賜雖棠陰恭地能資樹德以行春而醴酒疊觴終以持盈而戒意九仙樹碧八座塘深駐清源則一府延頸赴無諧則一郡沾襟嗚呼希邈持何道致人如斯之欽豈非秉仁義忠孝以行巳無是非毁譽以萌心者哉奈何晉公二豎漳濱一鬼惡去藥石之内樂入膏肓之裏冉耕惡疾以相攻長卿消渴而不止艾煙百冗藜杖二年禍被三彭之所迫靈非九轉以寧痊嗚呼哀哉石火風燭驚波逝水誠修短之無改矣奈痛傷之有等焉芝焚桂蘂璧碎珠捐至於路行孰不涕漣愚一揖清塵偏容瑣質初憐淡以如水後乃投而若漆十年之寒暑無變三益之金蘭愈密洎夫泰城駐跡儉府叨招竊惟上樹幸忝同寮南貳隼旟雖寄懷而稠疊北依龍節終積戀以迢遥沙岸

迎歡津樓送别且言不日之後會誰料終天之永訣人生夢幻夫復何言世路存亡難勝痛咽嗚呼哀哉昨日而牋函寓意今朝而蘋藻與詞駒隙之光陰如此蘇臺之學者何斯幽明睽隔音信無期加以道路修阻弓旌勢維慟哭寢門而莫述叫呼穹碧以奚爲聊馳一奠之椒桂用叙千秋之别離噫嚱噫嚱已而已而

祭錢塘秦國太夫人

維天復二年歲次壬戌敬祭于故秦國太夫人

之靈夫生帝王則若文毋方鍾至聖生人臣則
若陶毋方降大賢信夫韜昴宿之耀於貿襟掬
嵩山之氣爲懷抱豈容易哉伏惟明靈天資婦
道神授毋儀金石不足喻其貞明芝蘭不足表
其芬馥訓逾孟織智邁謝圍顔氏子則提育聖
人曹大家則師資諸女既作閨門之上瑞乃生
英傑於皇家立曠代之鴻勳擁兩藩之龍節食
則萬錢調膳祿則三世及親見綵衣則衣錦之
姿見氷鯉則和羹之味騰輝女史與詠國風推

於古今實無倫比乃由懿德致此大榮嗚呼靈
藥難求流光易謝本冀霜松而永壽忽驚風燭
以斯零竟成舉世之悲傷空切至誠之號慕洎
幸攀令嗣獲忝親隣論交既契於金蘭抆泣乃
同於親屬輒陳薄奠用表悲誠敢冀明靈依俙
歆鑒

祭南海南平王 代閩王

故南平王之靈惟靈五羊奧區番禺巨壤漢爲
列郡唐作雄藩摠百蠻五嶺之殷有出將入相
之盛是故地啓嘉數天生大賢濬六韜三略之
才謀韜五袴二天之政術俾其於家受詔衣錦
禡牙控二十四州之繁難當二十八齒之美茂
光揚千古冠絶一時鍾其明靈其昭昭矣至若
恢張霸業揚歎清波臺陟九層靡懈郭隗劒提
三尺授自呂虔爰持副貳之雄姿遂領節旄之
重寄緣是澤施甘露令肅秋霜掇文房武庫以
連雲騰逸氣英風而偃草上榻則阮瑀下賢則
左車從善則軾閭宣威則斷案故得越伏波之

銅柱獻欵而來感鄂公之鐵鞭呈祥以見火山
改色珠浦生光無煩處默之酌泉大鄙趙陀之
累土然後鳴鍾出入調鼎昇聞致交趾之封疆
歸石門之教化九遷渥澤克居浴鳳之池雙立
節旄遠過跕鳶之水雖士燮列第兄三地山簡
兼荆湘四州語未同年事推曠世嗚呼是何才
德之若彼功業之如此而彼穹者天不壽其齒
畢雲龍之契會與龜鶴而等倫矧天子方欲使
降皇華恩宣金册表裏東周之盛旌崇南越之

隆胡二豎之亟攻竟三醫之莫救泰山頹壞俄興孔氏之歌漢水凄凉遽罷羊公之市實國家之不幸實藩鎮之不幸某早塵興國旋忝睦隣雖瓊樹之未親若銅盤之已接方定金蘭之至分豈期幽顯之驟殊況以幸結良姻累交専介幕下崔員外昨馳禮幣嘗詣門墻爰蒙執手之懽弘敘親仁之旨今則遽悲存殁益歎彭殤故將薦舉征塵躬申薄奠九泉注望於歎逝以難勝五月指期表同盟之必至嗚呼哀哉曩馳羔

鴈今遺蘋蘩伊人事之有茲顧痛傷而何極然則荀龍賈虎大馮小馮雖嗟松檟之長歸終慶荆枝而繼茂永言歡好寧忌初終幸明靈之一臨鑒此丹赤嗚呼哀哉

唐黃先生文集卷之六

唐黃先生文集卷之七

唐監察御史閩黃滔著

書

與王雄書

蒙示盛文拜納之日焉可無言滔不業文誠可儷偶其辭以贊方寸既再而思夫儷偶之辭文家之戲也焉可責其戲於作者乎是若揚優喙于諫舌啼妾態叅婦德得不爲罪人乎是乃掃除聲律直寫一二强名曰書幸垂聽覽頃越之苧工遊蜀之錦肆錦工以之示肆人皆哂越工

曰哉紅雪之與棱霞異諸然其經緯之如此文章之若彼咸言其極滔今獲閤下之文雖莫我知亦庶幾於越工之言蜀錦至如典謨之比寧敢輙言若復韓校書兩寓沈先輩永崇高中丞安邑劉補闕已上十篇書指陳時病俗弊叙述飭躬處已講論文學興廢指切知已可否雖常人俗士聞見之亦宜感動況吾曹乎則知綿十卷而未第者抑有由也夫以唐德之盛而文道

之衰嘗聆作者論近日場中或尚辭而鮮質多閣下能揭元次山韓退之之風故天所以否其道窒其數使若作騷演易皆出於窮愁也復何疑焉今之人皆謂番禺騈寶貨遊者或務所獲滔之來也得閣下之文爲至寶奇貨充所獲豈不厚於它人哉願閣下脂轄躍轡薦討貢闈高取甲乙然後使人人知斯之寶貨異於是也元次山韓退之之風復行於今日也無令鄭濟孫泰李瑞閔廷言陳嶠數公寂寞而已幸惟志之不宣滔再拜

答陳磻隱論詩書

隔違之久每思陸凱之風雅馨香故人秦樹吳江梅花一枝爲之寓滔無陸君之風雅有故人之馨香越山台嶽去年輒以詩八首爲之贄昔陸氏茂范君之報今滔切希畋之瓊瑤不知何以勝據焉況四始六義之莫備匪萌是望伏蒙希畋錫以長牋飾之過詞不勝其驚悸而後踴躍也敢一二陳之滔始者匠故交之爲詩希劉咸通季初貢於小宗伯試禹拜昌言賦翌日罷特持斯賦於先達之門忽叨見錢之目俗云以詩爲木錢而市物以賦爲持錢而市物是時張喬許彬林希劉皆咸有詩名而退飛不已滔既竊其月尤疹二三子落空拳之所不敢俟終口遂更以賦數年以賓榻之無才盡勝景之多餘暇不能忘情於舊軏薦拔榛焉于以寓誠敢斯希畋之是知乎錫以長牋飾之過辭初捧之而驚悸旋諷之而踴躍踴躍之謂如見古賢焉何也希畋示以先立行次立

言言行相扶言爲心師志之所之以爲詩斯乃典謨訓誥也且詩本於國風王澤將以刺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詩人乎今以世言之者謂誰是如見古賢焉況其籠絡乎天地日月出沒其希夷怳惚着物象謂之文動物情謂之聲文不正則聲不應何以謂之不正不應天地籠萬物物物各有其狀各有其態指言之不當則不應緣是聖人刪詩取之合於韶武故能動天地感鬼神其次亦猶琴之舞鶴躍魚歌之遏雲落塵蓋

聲之志也琴之與歌苟爾況惟詩乎且降自晉
宋梁陳之來詩人不可勝紀莫不盛多猗頓之
富貴疊隋侯之珍不知百卷之中數篇之内聲
文之應者幾人乎大唐前有李杜後有元白信
若滄溟無際華嶽于天然自李飛數賢多以粉
黛爲樂天之罪殊不謂三百五篇多乎女子蓋
在所指說如何耳至如長恨歌云遂令天下父
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刺以男女不常陰陽
失倫其意險而奇其文平而易所謂言之者無

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哉逮賈浪仙之起諸賢搜
九仞之泉唯掬片冰傾五音之府只求孤竹雖
爲患多之所少柰何孤峰絕鳥前古之未有咸
通乾符之際斯道隟明鄭衛之聲鼎沸號之曰
今體才調歌詩援雅音而聽者愕語正道而對
者睡噫王道興衰幸蜀移洛兆於斯矣詩之義
大矣哉若滔也誠未足與言而已矣自向叨希
畋珠丘金穴口諷心降之言其復家傳與言身
周雄文者乎乃惶惕銘戴之無窮伏惟察而憐
之不宣滔再拜

與羅隱郎中書

故表丈遺文盛序古人之重存歿爰捧諸金感
涕之誠實刻肌骨然以郎中十五兄相逢京輦
得志金蘭雖備熟於行文恐未周於平昔而滔
以內外之戚始終所詳敢以少才爲之前序誠
以麟經下筆諸生而不合措辭而史馬抽毫漢
代而還陳別錄伏惟慈造必踐前言西望禱祈
可以鑒料

啓

南海韋尚書

滔伏念高爲碧落詎側管以能窺深作滄溟固
持蠡而莫測焉可爰賁瑣智直杖小才叙昴宿
之鍾蕭逝尼山之降孔既將越禮誠可加刑然
則有曠代之遭逢獲千年之際會設若旁稿辯
囿內遐言泉不惟上負於良時抑亦下辜於皐
志是致齋身搦管沐髮裁辭伏惟尚書象外三
山人間七寶體天地方圓之製法陰陽昇伏之

機自從見作人龍翔爲鳥鳳騰輝瑞諜流慶皇家文章則游夏固遷事業則伊臯周召飛揚天上踐履朝端且自古六官所重莫先於吏部逮今貳職所難無出於侍郎而尚書五陟東西兩司詮管矧復品量庶彙選度羣材載萬乘之安危繫四方之休戚晉魏則大難斯地國朝尤不易其人歷數除書少聞再命朝廷不欲止於鸞省便入鳳池須加分閫之尊用飾作霖之盛特以番禺巨壤南越名區外控蠻陬旁通番貨昔

者石門酌泉之事合浦還珠之風日月遷綿規程革易以尚書勵辭玉留錢之節執投香載土之心用將揭二賢廉潔之波新五嶺崎嶇之俗俾以佩豹韜而直下建龍節以遐征非止鎮臨且申龜鏡昭然足驗儼若可觀然後飛驛騎以徵黃降鵠書而命說恢張帝道陶冶生靈所以知高祖創基太宗纂業更得無疆之祚仍歸有截之風何以言之伏以尚書萬頃包含千尋峭拔膺嶽峻河清之數切飲氷食蘗之誠識洞古

今居無喜慍將以鏘履聲而朝紫殿擴心秤而啓洪鈞自然道跞於堯舜羲軒時復於禹湯文武百蠻向化萬國歸心雖在愚蒙亦能辯識而滔踣同魏狐凡若莊樗握無蛇口之珍頷有魚身之點今者遽持幽賤獲覩旌幢兢營方忝於拂塵獎遇旋叨於薦賦且凡開場試士就鋪屬詞從物外之課虛向燈前以應限縱若仲宣閣舉公之筆長卿華陳后之金空有所長或聞未至況滔雖勤篆刻且昧精奇張平子固合陋都

陸士衡所宜撫掌寧期尚書親廻嚴重庭賜褒稱變泥沙爲丹艧之姿植菅蒯作芝蘭之秀爵史驟榮於一字晉庭俄採於片言超越尋常震驚流輩況方今武功草偃文教風行計奔歲貢於九州摲擢詞人於都省至如生於草澤來自溝塍或能文有闕中甲乙求登殊尤選蓋止於同人延舉先達吹噓未嘗有聖日名庋大朝重德而開金口首借丹梯以此推言便宜自賀瑤枝玉幹虛倚皓月之中羽駕雲裝寧遜碧霄之外

已知蹇步可造遥程藉以宇內跡單天涯親老
一旦有茲殊遇得此吉祥買臣何愧於負薪毛
義實榮於捧檄感深唯泣喜極翻驚瀝膽隳肝
空寓鄭莊之驛糜軀碎首何裨元禮之門攀謝
兢惶罔知所措下情無任戰越悚惕屏營之至

薛推先輩

滔體物非工屬詞無取每欲効嚬於越女常思
裂撰於靈光今者先輩提江筆以雲飛擲孫金
而羽化賢愚塞望遠近騰聲凡是懷刺來人操

觚學者莫不競爲市誚爭作鏡窺所以恥不遊
門勇於執鞭遂投鄙拙上瀆精奇佇聆架屋之
譏莫俟披沙之諭豈料虔聞撫掌謬獲知音林
先輩至伏話仁恩超越涯分對彼嚚邇之侶當
于鳳集之時遽起蘭言爰開金口大垂激發曲
賜吹噓榮邁庠都事逾折簡傾身聳聽竦影瞻
風如飛冰雪以清心若韻笙簧而到耳感深旋
泣喜極增憂未知腹蟹行蹤巢蚊寓跡獲采片
言於叔向何酬一字於仲尼雖切翹瞰尤加夕

惕然而伏念近世以科網英髦牓張取捨雖例
從都試實探自衆聞故其負藝而來懷才以至
是皆闇投哲匠神拜先鳴苟有所稱便馳殊譽
然後方冲桂月遞躡蓬山如滔今則有此遭逢
受期獎錄來從特異出自非常便可釋疑永將
去惑雖慙陋質粗抱丹心既得地以戴丘倍推
誠而倚玉在面陳而莫盡於筆寫以寧周攀感
依投不任榮懼謹詣宅祇候起居陳謝

刑部鄭郎中 二首

滔學異生知才非夙構雖叨進取莫俟遭逢郎
中楔梢詞林榜航名路每慮或遺於片善常憂
不採於一言比者伏蒙曲念虛蕪榮流咳唾誨
以磨鉛未至刻楮非工寘心於雪夜花朝空徵
六義屬意於國風王澤罔造二南將令罷課緣
情廻從體物伏自穰城去騎灞岸歸蹄時邁青
陽景融朱火於是凝神扣寂閒跡探幽蓋希副
非次之恩知非敢切平生之志業昨者伏遇南
宮拜命北闕朝天豈唯上賀於高翔仍喜旁陳

其末藝永期指教畢願攀依而以淺近懷慙雕鐫積愧前而復卻决以還疑空眷戀於門墻竟遲迴於書幕今則難逃皎鏡須諧平衡冀分妍醜之姿式定重輕之品伏惟特回朝瞰之眷俯憐夕死之心薦賜發言重將辯惑臨風股慄伏紙心冲傾寫依投不任激切試賦一軸謹詣宅祗候陳獻

又

伏惟郎中樂府至音儒家上瑞既負雄文於卓

絕仍搜律韻於精微始者袖入名場騰於人口以謂若生逢孔氏偃商則失於四科出值毛萇周召乃慙於二雅實已當千莫讓而又恥一不能復以餘波濡於體物字字並淩雲之勢篇篇皆擲地之聲大使前哲懷慙專工積愧滔業非精至藝本雕鐫猥蒙仁恩曲賜借示自旬日已來齋心繕寫沐髮吟哦愈盡頭風況成心醉且杞國迴船之妙千古所稀而泥金禹（字缺）之奇三篇不偶是何摛華若是飜驚失手於斯則知用兵而管仲三奔射策而孫弘十退豈戰之過蓋時所遭此乃今古玄機聖賢定數契日月虧盈之理等陰陽昇伏之期用以否其道而泰其身窒於前而通於後逮今一人側席四輔求財則煥爛除書飛入雲山之裏昭彰懿德馳歸省闥之中徒恨傷麟終幾失馬若無往歲焉有兹辰遂使一換暄寒三更揚歷頭居東署首列西曹皆是重難無非清顯既明前事因卜將來佇當潤色絲綸翺翔近密輝飾於典謨訓誥啓陳於

堯舜禹湯鎮壓澆風恢張吾道凡居進取皆切攀沂況處恩知豈任禱祝所歸公望非自私誠賦集謹詣宅起居陳納

謝試官

伏念甯雞爲鳳有識咸驚授礫希瓊良知足鄙豈可高懸皎鏡迥揭平衡而乃呈六極之陋容掛一絲之茂質得不臨風扇面對景忡心然巧冶開罏莫遺鉛鐵精工執斵不問圓方又安可內鑰言樞上華德宇是敢因依借喻一二披誠

滔蜩甲薄姿蟻封微狀學雖勤於刻汁藝則愧於鏤氷徒以獻豕辭遜賁花躬魏稅駕而旋同飲鼈操弧而果異麗竈遂至千仞禹門額蒙點鋭兩朝楚國足被刖空竟於豐獄以沉埋誰以蜀桐而激發伏惟博士鳴歧瑞質歌郢至音憑籠而張郁風垂逈抜而秾松雪峭自提攜江筆鏗鏘孫金投身而傾動龍宮揮手而震驚蟾窟時爭墊角俗竟嚬眉今則珠履賓堦玉京羽駕欲高飛於魏闕先下壓於虞庠故得槐市三千

杏壇七十俟於考擊竊彼飾礪而滔丘錦小才路蒲末學既非禰鶚大攫溫犀固當絕望趦偶甘心滅刺然則嘗彈流水罔協鍾聽曾躡浮雲莫廻樂顧是亦雖黍雅調不號逸羣𠛬其器之正聲價懸駿骨苟叨明試不偶至公則異時何路以致身他日無門而振跡坐爲棄物立謝明時是乃洞寫血誠仰祈風鑒伏惟博士曲垂厚顧猥降隆私將憐其蜂蛤剖胎只自廻旋於鮫月蟾蜋奮臂無辭殞碎於高車非敢染黿所希留馬千瀆淸嚴下情不任惶惕屛營之至

盧員外 溥

昨輙以近試賦輕黷門墻韻匪擲金理宜謝石豈期轉禍爲福以寸獲長戶部鄭郎中伏話員外仁恩大賜奬錄拜聆嘉耗跪對吉辭感惕兢惶進退失措實以從古于時之道至今取第之由莫不路邇鼇頭程懸驥尾苟非先鳴汲引哲匠發揮縱或自強行將安適伏以員外斷籯積學計斗負才竈鏡詞林梯航陸海是故門駢鄭

市俗競郭巾爭俟栽培互希丹飾而滔牛涔淺狹燕戲微茫豈合攀投徒爲激切員外燕中市駿稷下餙人皆使有歸不言無敢猥流厚旨曲降降私滔是敢引事推言微文借諭且傑如韓信未歸漢祖以誰知美若西施不入吳宮而孰驗所以螢翎而凌虛吐耀焦桐而駭耳飛聲然後感動良知遭逢至鑒事雖小異理或大同伏惟稍降尊嚴俯垂惻隱如滔昧爲貢士淺作丈夫方今不右武功大先文教矯辭人於鶯谷鑰

宗伯於龍門其有負馬之文華韞顏之德行或栖栖以至或嶽嶽而來未嘗不坐馳日下之名立盱穀中之望是何謝玆振發而處彼幽沉頻年厠角逐之場衆口䕫姝尤之興齊國箏秃荆山眼枯漸覺途窮虛云舌在豈可堅期御李確慕依劉志空切於投林醜難逃於側管伏惟員外魏東委照軒匣揚光儻憐其刻意探幽焦心體物雖則異於披沙之說然畧幾於架屋之譚許列書符令叅撰杖今者或因薦士敢乞編名

所希從數仞牆伴二三子增輝瑣質擅價主人皆由一顧之仁翹竚百金之諾含毫汗下伏紙魂驚非切覬覦所憂誅戮叨越于犯下情無任戰懼屏營之至

候博士

滔口諷雄詞心祈藻鑒在他處則早逾一紀來上國則已逮二年常測管以推誠每持蠡而注念蓋期御李非敢希顏所以竊贊荒蕪薦塵墻仞聳蟻封於丘岳疏蛙渚於陂湖敢望吹噓佇聆誚責昨日進士林郁忽傳尊旨遽話姝私伏惟博士曲降恩知俯迴獎錄不置蓋厩之地爰興讀蜺之言事邁常倫榮過始望傾身拜命跼影聽風若聽咸韶如吞甘醴敢便認爲知巳蓋將決定贄襟實以當今文教風行詞人輻輳莫不俱陳素業各務所歸而博士負擲地鴻名標掞天逸勢吐揚雄之五藏陋班固之兩京故其接踵望塵騈肩執刺爭爲秤桂互作鏡窺或聞由也升堂賜之入室是則千門改觀萬戶飛聲

若瑤璧之飾來類金絲而振出所謂功侔造化言繫榛舒作詞林培塿之家爲陸海梯航之主必當不私其一顧誤彼衆聞以滔數載辛勤一生疑惑唯傾丹懇翹矚重言冀將卜以妍媸斷其可否今則出於門館發自齒牙事既殊常道方自信栫同痳覺負若神通呈材之獲般窺鬻馬之蒙樂顧巳逢哲匠肯愧他人蜀璧端居管牀兀坐旣佩玆聲欽益勵彼顓愚苟無疑於鏤氷則求工於刻楮忭躍兢悚罔知所裁下情無

任感恩激切之至

蔣先輩二首

滔自違門仞尋違家山拜慈親而聚族生光述弘造而一時泣下蓋以生平事業出自宗師豈惟特異之恩知仍契非常之事分昨者賫持惡賦剌謁清塵本期劉子俊家待以蓋既之地陸士衡處置於撫掌之間豈期以寸獲長鶯鶯竊價伏蒙校書先輩驚人賞録越等褒稱篇篇而踰作金聲一一而讀爲蜺字迥施異禮疊錫嘉

言及門則倒屣於仲宣侍座則授經於左氏周旋許與覼縷指揮畢令如蘿附松更使以膠投漆俾從秋賦首出門墻顯示輩流別加援引且古人之慕元禮纔獲御車學者之師仲舒未曾識面以斯修省莫有比倫永言遭逢得謂卓絶矧國朝之設科待士較文取人往歲主司則斷於獨鑒近時公道則採自衆稱繇是重望朝賢有名先達得以主張斯道梯級將來至若有負兼才且非所業或文章而稱詞賦或律韻而譚

古風猶自彼唱此傳影隨響答共況專功與善本面說人又若校書先輩鳳藻凛天鴻名傑俗今時賈馬昔日班張猶在場中多士便瞻於咳唾既行天上一言何啻於輿衮當以調啞使鳴吹寒令暖伏自歸寧膝下駐跡江干白日思惟中宵起坐既名爲得路當別議感恩況緣家遼東閩路遥北闕一廻遂計數載違親頂者累繕蕪詞歷投碩匠或蒙開口少値動心以此鼓勇無門自疑不暇今則從大藩之賓榻得當代之

主人豁如釋氏之破迷醒若神醫之愈疾一家相賀舉目增輝進取有茲肺肝可察伏以上京迢遞難於獻歲支離須俟新春方議假道進發芸馨酷烈蓮幄清虛昨陪侍於遊從今綿隔於烟水別無言語衔陳於殷浩函中空有夢魂常遶於燕昭臺下

又

滔伏念希逸知名於靈運不作門人左思擅價於士安非爲弟子雖則清風凛若懿範昭然得

將爲千古高譚未免是一時闕事𪓐思到此因
敢形言滔貫持淺無塵觸門仍遽竊披沙之論
爰蒙折簡之知事實驚時榮將越望而又謂前
賢之未至垂厚意以特殊將令別議依投用堅
恩德資今日顧憐之旨作它時汲引之由苟開
如此之懷豈是偶然之事赫赫昭代鏘鏘衆人
榮持哲匠之發揮薦向良時而角逐則何患龍
宮之杳杳何憂蟾月之高高足以雪曩歲之湮
沉恢張𤕤剌壯平生之意氣棄擲終繻如此若

不激切擎丘凄涼誓劒豈謂脩文學古何名勵
節砥躬伏自虔侍清塵仰叨殊遇未嘗一夕不
將心禱於神明縱極千言難以筆書於丹赤拳
謝感激罔知所容

楊狀頭 贊圖

滔驟持末學遽竊殊知伏自豫章數句溢浦一
路扃旅舍而夜唯假寐逐征帆而日但沾衣蓋
以虔載遭逢仰思情旨先輩主中興之文學作
來者之蓍龜伏蒙採滔所業異於等倫憫滔所

與困於曩昔大張金口精發瑤函且午火燒空
一陰司月而泉石或病乎炎毒處城池而柰彼
鬱蒸況土風則竹屋玲瓏煙水則葉舟蕩漾纔
曉而烏光赫透欲風而魚沫膧飄雖付於醴酒
酕醄或亡杯混又屬其羽書重疊時觸高明誠
知不乏餘波爭柰窄閑暇日豈可更抽秘思別
運眞蹤每摛一幅之霞牋咸滴千痕之雨汗雖
才過倚馬曾無起草之詞而字悉如蠅幾苦生
胝之筆未知單賤何補生成貴行而便是金丹

舉步而則昇雲漢剏復公言私論要訣神方一
一指蹤頭頭傳授將克周於頂踵俾無失於毫
釐以此推恩而前古所稀以此行道而方今誰
比士林名路一朝有知已如斯白日青天萬世
唯子孫爲誓下情無任感恩泣淚悚謝之至

代鄭郎中上與道鄭相

伏念石甫受知於途中羈蔑申言於堂下既情
非曩舊復地隔尊卑尚能感動至公遭逢殊禮
而滔神資所向天授其時獲曠代之因依得千

年之幸會豈可永緘丹赤上負陶鈞伏惟相公
特降恩慈俯垂惻隱昔年羽化曾陪鷟谷之春
今日雲飛俄隔鳳池之路信鶴雛之果異諒牛
驥之終懸徒增倚玉之榮幾積續貂之愧況相
公負英才而作礪持碩望以登庸始者四海傾
心一人側席朝闕坐幄暮見飛霖扇澆薄爲淳
風激譏邪歸直道均施鑪冶高揭權衡使鉛汞
之不參令錙銖之各等故得方圓任器高下隨
宜黜陟無偏賢愚有序滔早甘退跡忽喜逢時

遂從學省之前銜爰踐蘭宫之峻級已爲塵忝
誠合揣循竊思頃年九陌秋天都堂雪夜常容
披霧每許參瓊遠夫片玉昇科兼金列牓雖登
龍摯彦同戴丘山而附鳳一心偏投膠漆既以
宗盟屬意仍從知舊留情重疊依投綢繆奬錄
遂使慶鍾末路福逮今辰既預門墻仍從埏埴
宛得御車之便無煩擁篲之勞但以滔弱羽難
高幺絃易斷始自筮仕及于登朝未嘗暫識清
途略遊華貫亦人地之所拘限何窮通之切咨

嗟洎夫郢俗褰帷獲城建隼連叨竹使尤愧棠
陰雖皁蓋紅旌別過素望而霜臺粉署終繫丹
心今則榮竊握蘭幸當襆被馮唐歷踐誠知戴
白之年貢禹棲遲且有彈冠之地

代鄭郎中上靜恭盧相

伏以天覆地載縱鬼神之與皆臻陰伏陽升雖
鱗介之微必動道既如此人焉忽諸伏惟相公
持重器以爲霖負英才而坐幄傳丹青於直道
扇鑪冶於至公致一物之無遺使萬方之有賴

滔顧惟瑣陋獲忝釣鎔既契之於無私固施之
於不報豈宜速貴感激竊拜門墻但以專出非
常恩從特異若不披於丹赤則終有負於神明
伏惟俯降尊嚴暫垂聽察滔才非斂幹性本顓
愚自從振跡春闈投身宦路徒綿歲月莫致飛
馳却則窮途前皆散地是亦用之則未爲國士
捨之則益類腐儒因自揣循每加退縮然而竊
念古人不遠賢路非遥皇朝自科擢英髦爵昇
品秩其或來從草澤生匪簪裾亦常列入清途

參爲盛觀所以益持孤孑尤切兢修節勵松筠心傾葵藿常注目於煙霄之上每馳魂於省闥之中逮夫玄鬢凋空壯心折盡曾無影響空極瞻攀豈期相公纔揭權衡便垂採掇俾遭逢於聖日令允愜於平生所謂材並得宜物無遁性信造化之功不及豈推遷之令能侔義貫古今恩逾卵翼況相公峻于埏埴切彼甄諧當今士今如林朝稱不乏足得廓其公選擇以良才而滔巳懷耕釣之心近鬧雲林之跡設令漏網未

曰遺賢是何特達開懷周旋軫念青山在目方將魚鳥以同歸鴻渥連天忽歷煙霞而曲被從杏壇之舊籍踐蘭署之清資豈是常情諒非小事伏自榮叨樸被幸竊含香未肯一夕暫安片時不感常若千鈞之在頂每將孤劒以誓誠但以有地受恩無門瀝懇只聆高車而激切空持敝箒以屏營淚則洗瀾心唯恐悚瞻風拜賜對景懷仁涸彼言泉困中陳而未盡託於筆札豈寫載以能周攀謝兢惶罔知所措

代鄭郎中上令狐相

某今月四日轉授刑部郎中伏蒙相公仁恩特賜寵誨事從非次言異常倫感激兢惶進退失措伏以某材非可採藝不足稱出自門墻樹爲梯級纔榮地部復陟秋曹持鷃鶲决起之姿到鵷鸞曾棲之地相公憐其拙滯忽此騫翔疊降恩輝薦留手筆指令忝幸叙昔經過始者九遷曾假虞邦之道向來一字爰垂魯史之褒義極生成彩逾丹艧拜窺垂露跪捧隆私汗浹背流

淚盈眥下未知順風弱力撮土微形獲忝一日之高蹤何報千鈞之重意唯護緘於篋笥常誇向於搢紳爲管路之遭逢作仕流之卓異攀謝懇切不任下情

代陳錫謝崔侍郎

某啓戶部鄭郎中伏話鄭隱先輩專傳侍郎尊旨伏蒙於新除永樂侍郎處特賜薦論跪對吉辭拜聆嘉耗感激兢悚罔知所容某詞學蹐蕪進取乖拙一叨貢士累黜名場足間之刖處縱

橫頽上之點痕重疊今春伏遇侍郎精求俊彥歷選滯遺其又名礙龍頭跡乖豹變都由薄命繇負至公以此怔忪莫寧惶惑無已在良時而自失於異日以何歸謂一生而便可甘心歎二紀而徒勞苦節豈料侍郎堅垂記錄確賜憫傷令後人而副取前心指陋質而說爲遺恨將使蔡經之骨終繫仙家士燮之魂却還人世葢施陰德豈止陽功喜極鄰驚感深唯泣明年春色致身雖出於他門今日恩光碎首須歸於舊地

西川高相

相公嶽降宏才神資偉望象外而蔚然妙旨人間而凜若清風當以四三傑於漢庭九八元於堯日聖上以南澄爲水克仗英威西鎮龜城須資妙略所以未歸台輔且據重難巍峩兩地之勲冠絕一時之盛凡在中外孰不具瞻

蔣先輩

三吳煙水百越山川兵戈杳隔於音塵門館久違於趨覲空自明祈日月暗祝神祇相如微出於上林賈誼召來於宣室不然者隱於商嶺棲向傳巖克俟搜羅直膺夢寐焚香稽首以日繫時滔一滯江鄉六更寒燠都由惡命早失良時迢遞一名進取則大朝有難零丁數口退休則故國無家歸蜀還吳言發涕下

沈侍御

侍御麟鳳瑞姿蓬瀛絕境叔度與陂湖比量仲尼將日月齊明自飛翥九霄梯航陸海鄭門若市季諾如金爲學囿之芝蘭作詞林之杞梓今

則提携陳檄登陟燕臺冠張爭角以巍峩幄拆蓮花而照耀假途如此殊拜寧遙凡在人情孰不傾矚

段先輩二首

判官先輩蔚項襟神四科文行比鸞鶴而既冲霄漢喻龜龍而須瑞皇王今者賓幕清風士林重價雖欲留歡於五辟其如積望於九遷伏計即有新榮別膺殊命滔棠知既異感德常深辭違遽變於暄寒禱祝敢忘於朝夕

又

昨於道路累附狀伏計迤邐上達滔行役近巳到潮州伏以一路經過二年飄泊言則涕下靜而魂銷固非繫情於杯酒笙歌留戀於雲山煙水拋擲進趨之道遲廻溫凊之期伏計鳳鑒如愚必當知不得巳又安可遠舍丹赤莫寓聽聞且聖代近來時風愈正取舍先資於德行較量次及於文章無論於草澤山林不計於簪裾紱冕少有三舉五舉多聞十年廿年而滔自廁跡

其中且迷津不暇况乎來則無終畢意氣動則有楊朱路岐將卜一歸僅闕兩試人事如此光陰幾何先輩特賜恩知姝爲誘誨時或軫念固應動心然亦否極則通彩來自聖他日而若無好命今辰而焉有良知唯當依倚栽培諮詢可否陳琳牋檄寧容久借於外藩夫子門墻虔俟再趨於上國

賀正

伏以司雞啟朔建虎獜辰仙人則獻栢延齡詞客則浮椒獻頌伏惟相公膺茲令節納彼嘉祥邵伯甘棠蓋地之芳陰更闊亞夫細柳連天之瑞色長新與青陽而同發生揭鴻鈞而普播物永貞國柄堅律師壇

又

伏以青陽發律乃二儀革故之辰獻歲開正是四氣惟新之日伏惟僕射與春符契觸物貞亨迎瑞節於鳳銜榮兼四輔建碧幢於虎越永保千年凡於動植之間長受暄和之賜

趙起居

滔今月二十日輒以所業賦一軸陳獻清嚴持腐草之造扶桑鞭欵段之觸騏驥所宜唾而敢俟回盼伏以起居爲八韻之咸韶作九流之溟渤凡言進取須自品題而滔二紀飄零三朝困辱若不仰投門館庋佇發揚則不患疑玉以洗瀾長伴啞鍾而泯默攀託祈禱倍萬等倫

崔右丞 二首

滔獻賦命奇食貧計盡難安桂玉須逐萍蓬伏

念灞滻行塵周秦去路平言南北猶悄神寬兄
今攀託門墻依憑獎顧以坑谷蒼黃之態戴丘
山岌嶪之恩得不欲別還留將行復却丹誠聚
血雙淚流珠矧當杏苑煙晴柳潸風暖陌上而
羣英得意塵中而衰髮傷離設令勇若荆軻固
亦慟如阮籍伏以右丞弘施陰德潛哲仁心儻
或蒐枯肉骨之未忘則膠柱刻舟而敢怠寧言
今日唯惕將來遲回數仞之墻遷移時忍去愴
恨九重之城外舉策何之感戀屏營罔知攸處

滔依棲門館感激生成頻年忝極薦之書詞逾
一鶚累牓以未亨之數愧積遷鶯莫不惕息肺
肝兢惶頳面旣茲負累合在棄嫌而又薦以羇
遊仰干牋翰雖弘容之不叱且循省以何安氷
炭交懷芒刺在背今則巳莊行計卽擬出京不
唯推戴岳之誠指於皎日抑且切戀軒之志泣
向清風攀感屏營罔知指喻

韋舍人

滔近者輒持齋戒虔禱牋毫瀝南山待旦之誠
告北陸移暄之律理雖可憫罪或難逃伏惟舍
人義路無疆詞源絕岸設鑄頻之鑪冶假薦禰
之牋函今則主文侵入院之期哲匠走致書之
日儻蒙枉於公道申以私恩念滔夙陷義圍薦
臨文陣化鯤海闊乘風水以未知爲鯉年深逼
雲雷而愈懼特因薦士敢乞編名則獲從金籙
以上聞焉有玉皇之不齒立辭坑谷繫在生成
攀託禱祠涕淚沾逆

工部陸侍郎

滔伏念聚蚊響於出震之音其雖懸越奔羽族
於鳴岐之德乃不參差事旣同途理宜瀝懇伏
惟侍郎韞繡緗之奧學負詞賦之重名相如則
逸格摻天孫綽則英聲擲地播於金石流入典
謨竊以滔架屋懷慚披沙莫喻固自循揣豈宜
贄投但以水合朝宗雲須觸石繇是年貢鄙拙
首扣門墻實爲舉場之中貢士所業律詩古調
詞賦歌篇前則貞元元和之風耳聞其事近則
咸通乾符之事目覩其風求知巳則咸禱於兼

功斷否臧則須歸於本而然後人方必信道遠無疑則滔一生辛勤數載攀祝必若題品不出於侍郎金口薦揚不出於侍郎璀函縱能別契亨通固宜終慙暗昧矧以迷津未已泣刖方深比者先輩陳樵早同硯席曾將姓字虔爲啟聞伏知侍郎猥賜獎容異於倫等其後薦自同志嘗聆玉音而侍郎文學蓍龜朝廷領袖滔不敢以後來舉態近日時情僭瀆尊嚴躬陳一二今則久摧髯鬣又近風波溝隍無必出之門肝鬲

在須傾之地免叔向則他日莫議活士燮則神術所能願推恩於留馬埋蛇庶受賜於荑枯翼卵下情無任攀託依投激切惕懼之至

翰林薛舍人

滔伏以十一日纔除主文旋歷精懇罪責則可言於躁切憫傷則宜恕於單危非不三省九思沉吟歲管而以途窮日暮恐懼風波亦猶抱沉痾者悉將虔告於神毉懷至痛者無不上呼於穹碧伏以學士舍人軒鋼照膽蜀秤懸心仰惟獨臨當極幽奧且夫禮司取士寒進昇名若無哲匠以斲成未有良時而自致不然者則安得權懸至鑒代有遺人伏惟學士舍人標表士林梯航陸海凡言進取須自門墻今以文柄有歸至公弘播則精力固同於造化嘉言乃作於蓍龜而滔折角有年交鋒無託羽毛零落髻鬣摧殘若不自學士舍人推恩極山岳之隆攘臂到溝隍之底則還慙抱甕難出戴盆兼近者面獲起居親承念錄哀滔昔年五隨計吏刖雙足以

全空今復三歷貢闈救陸沉而未暇許垂敏手拯上重霄謹以誓向鬼神刻於肌骨中興教化一身免沒於風塵下國兒孫百世敢忘於廝隸下情無任攀投懇悃之至

裴侍郎

滔伏念薦孟明則子桑所能免叔向匪祈奚莫議推言及是瀝懇爲宜上瀆清塵敢希容聽伏惟侍郎中丞頃持文柄大闡至公垂爲聖代之準繩懸作貢闈之日月滔爲役無私之兩榜遂

乖必字於十年伏蒙侍郎中丞曲賜惘傷直加
賞錄連歲薦論瑣質傾極垂言而以弱植難培
么絃易斷且驚負累空費生成旣而不罪龍鍾
愈隆恩遇昨者面容跪覆親俾窺天仍加琢玉
之品題更啟如金之然諾便於此日上爇重霄
今則已除主文只祈陰德延頸於溝隍之底瞻
恩於丘岳之隆雖龜龍不瑞於匹夫而犬馬合
由於本主沾巾隕睫瀝膽披肝不在他門誓於
死節下情無任攀託依投懇悃之至

楊侍郎

伏以羲爻不兆之文何人復演魯史不褒之事
曠古誰稱厥理非遙斯言可驗伏以侍郎榮司
文柄弘闡至公歷選滯遺精求文行泉下則大
臣有感搯起銜沉場中則寒族無差酌平先後
所以如滔者曾干衡鏡經定否臧若不蒙指向
後人說爲遺恨則宰輔之爲薦舉帝王之作知
音而主且不言人誰肯信繇是須出侍郎金口
須自侍郎瑶函今則論敘無私恩加瑣質錫生

成於此日迴分付於將來早從提內以擠排便
是眼前之科第然後念以漸臨風水莫如蓬島
之音塵俾拜雲天親吐蘭言而誨諭留心及是
自古所希莫不拳踡循涯闌干抹泣頻向神鬼
誓於子孫鸞谷乘春雖託他門而振羽麋軀異
日須歸舊地以論恩瀝肝膽以無窮寓牋毫而
莫載下情無任感恩懇悃之至

薛舍人

今月二十八日張道古參軍仰傳仁恩伏承舍

人學士不以滔幽沉榮賜論薦初疑夢寐旋認
生成不知所容兢惶戰悸伏以舍人學士半千
膺數全碩負才嘉名冠絕於九流逸步翺翔於
四戶頃者重於知己遊以文闈隆行望於聖賢
畜基負於台鼎竊惟薦士豈易其人而滔蹤跡
蹉跎藝能淺薄敢期弘造遠及玆辰金口開時
講貫則處其與等瑶函發處推揚則寘彼極言
事出殊常榮非所望感深唯泣喜過懽驚不知
微生何酬厚遇中興教化餘年獲出於溝隍下

國兒孫累世敢忘於斯隸

趙員外

伏以曦轡流輝已侵窮臘禹門飛浪即到登時莫不顯多士之精誠佇有司之新命竊惟萌朕已見昇沉若滔也折角有年爭鋒無主空秉龍鍾之態仰希傷憫之求此亦有類守株其疎若網伏惟員外學士猥隆恩遇克異等倫近者面覆起居親叨然諾自歸旅舍微坐寒宵歷將往事以恩惟洞見今辰之通塞且夫春官取士寒

進昇名若無哲匠之斷成未有良時而自致不然者則安得權懸至鑒代有遺人伏以滔別無知音只投門館儻或員外學士止推言於公薦不擁贊於私恩則滔也望絕飛馳甘爲皷棄至若白雲巖谷青草汀洲敢辭依舊秉耕踵前沉釣然以來時耆舊別後交親皆謂中興雪先朝之困辱寧期上國看後輩之飛鳴必疑有過於措持無聞於卿士既顏面而斯乏須蠻貊而云行是以瀝膽披肝碎身殞首求將死節不誓他門伏惟員外學士義路連天仁心匪石敢希援拯畢賜生成殊岸盤根始作不枯之草金丹入口能還已逝之魂祈禱依投啟瞻罔盡下情無任攀託懇悃之至

黃先生集卷之七 終

唐監察御史閩黃滔著

序

潁川陳先生集序

唐設進士科垂三百年有司之取士也喻之明鏡喻之平衡未嘗不以至公爲之主而得喪之際或失於明鏡或差於平衡何哉俾其負不羈之才蘊出人之行發身名路抱恨泉臺者多矣嗚呼豈天之竟否其至公也抑人之自坎其命

邪潁川陳先生實斯人之謂歟先生諱黯字希儒父諱贄通經及第娶江夏黃夫人賢而生先生無昆仲姊妹十歲能詩十三袖詩一通謁清源牧其首篇詠河陽花時面豆新愈（瘡之如豆）牧戲之曰藻才而花貌胡不詠歌先生應聲曰玳瑁應難比斑犀定不加天嫌未端正滿面與裝花繇是聲名大振於州里十七爲詞賦作蘇武謁漢武帝陵廟賦便爲作者推伏二十爲文先生松姿柳態山屹陂注語默有程進退可法早孤事太夫人彌孝熙熙愉愉承顏侍膳雖隆雲路之望終確綵衣之戀既而及其子蔚冠太夫人勉之曰付蔚於潘岳之筵俟爾於郤詵之桂方起於鄉薦求試貢闈已過不惑之年矣乃會昌乙丑逮咸通乙酉其間以寧家乘在疚之斷絕往來吳楚之江山辛勤秦雍之槐蟬嘆嗟知巳之許與與同郡王肱蕭樞同邑林顥漳浦赫連韜福州陳皖陳發詹雄同時而名價相上下嗚呼斯八賢皆以不羈之才出人之行懇懇乎進

趨恂恂乎鄉黨而無所成豈天之竟否其至公耶抑人之自坎其命耶俾有司失其明鏡差其平衡之如是結寃氣於名路之中銜永恨於泉臺之下豈不甚歟先生之文詞不尚奇切理也意不偶立重師古也其詩篇詞賦牋檄皆精而切於官試尤工滔即先生之内姪也丱而趨隅頃隨註之歲先生下世後二十五年而忝登甲第東歸之求遺藁其季子遠泣曰兵火也少得其文三十一首賦若干首他處得詩若干首敫

俟增而後述天復元年滔叨閫相之辟旋使錢塘與羅郎中隱遇隱曰咸通初與先生定交於蒲津秋賦之場賦則五老化爲流星詩則漢武横汾先生之作也爲試官嚴郎中都之吟諷秋場五十人之降仰今遺藁可蕞顧序之既還不及求增謹以所得之文賦詩牋檄分爲五卷抹淚搦管爲之前序將寓正郎爲之後序正郎負宇内之雄名用釋泉臺之永恨時天復二年秋七月也

讃

龍伯國人讃

國人之釣也一釣聯六鼇而存者一鼇而已其猶背蓬萊方丈嬉遊神仙偉夫設六者不餌其何如哉洪濤七其洲渚塵世幾其躁妄則以古以今之君皆秦漢也推是言之斯人也不謂無功於有國故追以讃之曰

磻溪之釣兮釣更殷周龍伯之釣兮釣滅嬴劉腹濬背虛兮一聯月鉤巨骨駢累兮鴻臚疊蓋豈惟一時兮表奇東海抑乃萬祀兮垂祉中洲

一品寫眞讃

夫山嶽之隆莫隆於嵩華江海之大莫大於溟渤故天之生聖賢於百千年也乃稟其奇秀以爲之氣色包其浩蕩以爲之胸襟落落汪汪如龍如鳳然後總兵符於握内懸相印於腰間煦育生靈扶持邦國大矣哉將如是則命良工持筆之精費墨之妙寫于儀貌移於縑素不可以不敘不述小從事滔職忝文詞齋戒而獻讃曰

嵩華干天氣貌斯然溟渤紀地胸襟靡異謂如龍也至靈謂如鳳也嘉瑞列素在壁良工善移一時丹雘兩面風姿秋月寫彦同之質岸寶山分叔則之表儀松森峭壁日映咸池聖君急麟閣之繒明朝當詔旨之飛索而觀之

雜文

夷齊輔周

列位於朝無言於君曰輔歟抗跡於野有言於君非輔歟麟鳳龜龍王者之嘉瑞朝其庭乎暮

其沼乎武王聖人也周公聖人也召公賢人也天下三分以其二分以火殷辛且致夷齊之扣馬設使盡天下之三分姑至殷辛之自火然若太伯之君吳則百穀合穎於舜耕九鼎同波乎禹珪仲尼之又盡善也寧獨韶乎旣而異諸則周之道首陽之餓乃諫死作夷齊輔周

吳楚二醫

吳人之疾不救其屬善醫憫其家竭其術以治之楚人之疾救其屬善醫欲其家逆其術以治之君子痛二醫之行若乎治亂比干知殷之不救而救之仍藥之以九竅李斯目秦之救而不救之卒鴆之以二世嗚呼殷之亡也疾之甚矣秦之亡也醫之罪也後之有國有家者得不愼乎醫

禱說

天有日月民無一旦之薦地有江山歲有四時之禱得非彼之至明烏兎無得而私焉此之至大神龍其或權焉是則尊有天下無不日月其德而億兆之心咸急江山之禱

綿上碑

至忠之爲人臣君不之德怨甚爲忠乎至孝之爲人子親不之德怨甚爲孝乎苟非忠與孝則介推蓺若枯株名叅悖德又焉可祠儀忌赫于千春哉且重耳得國之初賞功之際鍾鼎鏻次獨推漏澤覺夢覺之覺然而索愬至焚林而推以一時之失爲歿身之怨可乎設終身之失特何加之別使志忠而疑至孝而惡去聲又何如哉則周公宜怨於成王大舜宜怨於瞽叟以功急賞則漁父宜腰於伍劒魯連宜釁於齊粟矧推之且養不志祿其甘乎始事君後急賞豈賣忠而賈爵乎愚謂介推之意不然以重耳之不德愈知其母之賢旣得其與爾俱隱之言從其德則其言晦逃其跡則其言彰其言彰則其母名斯大孝之志也仲尼云立身揚名以顯父母立已之身揚已之名猶冀泝流父母豈母賢之未名而已不名之乎祿親者參名親若鮮使獲其言若

祿其甘是瀆其賢推是以死其君怨取賢其毋名斯介推之意也

噫二篇

或謂聾者曰師曠也瞽者曰离婁也無不悖其辭之戲或謂魯儒曰顏閔也蜀儒曰揚馬也無不喜其辭之矣是何彼以視聽之亡而苟能自鑒此以耳目之貌而反不自知噫

芝蘭草也松桂木也喻於君子而榮之桀紂君也李斯大臣也盜跖華胄也諭於小人而耻之

則知蛇充銜珠而奚蛇龍苟醢身而匪龍噫

文栢

仲尼之道顏閔得之爲四科後人得之爲顏閔鳥獸得之爲麟鳳草木得之爲文彩故廟之堂有文栢焉頃爲官于國子者刃一枝器有司得而寘諸噫聖人之道未嘗不缺也若天之西北地之東南日之昃月之虧也故聖人窮於陳蔡宋衛顏夭麟傷皆有以也設使不有陳蔡宋衛之事則何以象天地日月之盈虛乎顏不夭則何以成子之慟麟不傷則何以明子之道時君缺之也斯栢也不爲其官者刃而寘諸則何以繩後之權者（謂必權者是取之器也）故天以傾西北而拱列宿地以缺東南而朝百谷日以昃而成早暮月以虧而見盈縮子以陳蔡宋衛而示損顏以慟而益彰麟以憂而示時君斯栢也以刃而後永則知聖人之道不缺則不全于不朽也

公孫甲松

公孫甲善畫松漢武帝時公卿牙求之或旬或

月或季得之如至寶武帝暇顧東方朔曰卿得甲之松乎對曰臣未嘗得之色沮帝怪朔徐而進曰臣見公孫甲之善畫松舉國舉朝之人奇之狂然其所棲鶴其形吟風清韻或森踈澗底或蓊鬱庭際而過者罕不或之目臣痛其假能奪真故不求之且丹青其筆物至於是枝葉其口人胡以勝臣敢以陳之昔妲巳之假奪比干之真靳尚之假奪屈原之真宰嚭之假奪伍員之真是三者皆以至真至誠卒不能制其假矧

不逮者乎武帝悄然改容翌日雪司馬史於既
刑臺戾太子於不及

唐城客夢

客有宿唐城之鄙夢一神曰吾幸以神神之道獲司茲土之休戚饗其二仲之馨今值子之有道得以休焉且北而徂山之曲乃見蒼翠一林其中則楮煙墨字椒瀝坎地羣烏胙充飛而不舉入謁廟貌乃夢中之見者也或曰不羞不繆不繙胡跡句斯廟也能倒錯倚伏肸蠁生死雖

有道與不善一焉客曰果如是乎思其夢頗憒其神神之言乃製詞以讓其略曰風雲其力溪壑其心福善禍淫賈茲反覆其神神之道耶前夕荐夢其神饜客投拜曰微子吾乃不曰爲上帝譴矣向者悉吾左右蔽爲不之察也幸子之教咸得族而併之矣客逢其里人以廟詢曰近者淫祀而罔應故不祀丘禱而無咎且二仲之馨存焉

至比

至比言妖孽之至於人無不誠而懼士言妖孽之至於國無不逆而怒何哉曰至能前知妖孽之至不能却明妖孽之由士能前知妖孽之至乃能却明妖孽之由故異也至言可褻則設淫祀指虛應故誠於可爲懼於所聞士言可褻則殺妲巳活比干故逆於聞怒於不可爲嗚呼設直士世用之如邪至鯁辭國納之如簧言則有國有家者何逮乎患

唐黄先生文集卷之八終

唐黃先生文集附錄

唐昭宗實錄

乾寧二年二月乙未勑高宗夢傅說周公遇子牙列位則三公弼諧則四輔朕纂承鴻緒克紹寶圖思致治平未臻至化今大朝方典文物湏擇賢良冀於僉選之間以觀廊廟之器今年新及第進士張貽憲等二十五人並指揮取今月九日於武德殿祗候委中書門下准此處分仍付所司丙申試新及第進士張貽憲等於武德

殿東廊內一人盧賡稱疾不至宣令昇入又云華陰省親其父渥進狀乞落下分二十五鋪分不許往來內出四題曲直不相入賦取曲直二字爲韻良弓獻問賦以太宗所問工人木心不正脉理皆邪爲理道取五聲字輪次各雙用爲韻詢于蒭蕘詩回文正以蒭字倒以蕘字爲韻品物咸熙詩七言八韻成令至九日午後一刻進納丁酉宣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制誥陸扆祕書監馮渥於雲韶殿考所試詩賦各賜衣一襲氊被等己亥勑朕自君臨寰海八載于茲夢寐英賢物色巖野思名實相符之士藝文具美之人用立于朝庶裨於理且令每歲鄉里貢士考覈求才必在學貫典墳詞窮教化然後升於賢良之籍登諸後造之科如聞近年已來茲道寖壞鶉多披於隼翼羊或服於虎皮未聞一卷之師已在遷喬之列永言其弊得不以懲昨者崔凝所考定進士張貽憲等二十五人觀其所進文書雖合程度必慮或容請託莫致精

研朕是以召至前軒觀其實藝爰於經史自擇篇題今則比南郭之竽音果分一一慕西漢之辭彩無媿彬彬既鑒姸媸湏有升黜其趙觀文程晏崔賞崔仁寶等四人才藻優贍義理昭宣深窮體物之能曲盡緣情之妙所試詩賦辭藝精通皆合本意其盧贍韋說封渭韋希震張蠙黃滔盧鼎王貞白沈崧陳曉李龜禎等十一人所試詩賦義理精通用振儒風且躡異級其趙觀文等四人并盧贍等十一人並與及第其張

貽憲孫溥李光序李樞李途等五人所試詩賦不副題目兼句稍次且令落下許後再舉其崔礪蘓楷杜承昭鄭稼等四人詩賦最下不及格式蕪纇頗甚曾無學業敢竊科名況我至公難從濫進宜令所司落下不令再舉其崔凝爵秩已崇委寄殊重司吾取士之柄且乖愼選之圖辜朕明恩自貽伊咎委中書門下行勑處分奏來其進士張貽憲等二十四人名准此處分賜陸扆馮渥銀器分物其落下舉人並賜絹三匹

中書門下覆奏伏以文學設科風化是繫得其人則儒雅道長非其才則趨競者多實在研精仍資澄汰昨者宣召貢士明試殿庭題目盡取於典墳賦詠用觀其工拙果周睿鑒盡叶至公升黜而懲勸並行取捨而憲章斯在其趙觀文等二十四人望准宣處分崔凝商量別狀奏聞丁未勑國家文學之科以華隋弊歲登俊造委之春官蓋欲華實相符爲第一用近寖訛謬虛聲相高朕所以思得貞正之儒以掌其事而聞

刑部尚書知貢舉崔凝百行有常中立無黨學窺典奥文贍菁英洎遍踐清華多歷年數累更顯重積爲休聲遂輟其憲綱任之文柄宜求精當稍異平常朕昨者以聽政之餘偶思觀閱臨軒比試冀盡其才及覽成文頗多蕪纇豈宜假我公器成彼私榮旣觀一一之吹盡乏彬彬之美且乖朕志宜示朝章尚遵含垢之恩俾就專城之任勉加自省勿謂無恩可貶合州刺史(廣擬)

言所載一同

莆陽志

黃滔字文江乾寧二年乙卯趙觀文牓進士光化中除四門博士尋遷監察御史裏行充威武軍節度推官王審知據有全閩而終其身爲節將者滔規正有力焉中州若李絢韓偓王滌崔道融王標夏侯淑王拯楊承休楊贊圖王倜歸傳懿避地于閩悉主於滔時閩中所爲碑碣皆其文也今浮圖荒隴舊刻猶存

五代史補

黃滔在閩中爲威武軍推官王審知饋之魚黃滔方與徐寅對談遂請寅代爲謝牋寅援筆而成其略曰銜諸斷索才從羊續懸來列在瑚盤便到馮諼食處時人大稱之

丹鉛總錄　明　楊慎

黃滔律賦如明皇回駕經馬嵬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疊斷腸新出于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鳥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綆以胡顏可喜也